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二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一)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一)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方禹脩陳睂公兩先生鑒定

東坡先生評選

皇明經世

文編

雲

本衙藏板
刻千里必究
行

序

文章莫尚乎經濟矣

明興

高皇帝提三尺劒攬羣策

皇明經世編

序

方序一

以定天下

聖子神孫翼翼繩繩三

百年來名臣輩出如

嶽如河如鸞如龍所

以謀謨於總章之上

諷議於簡策之下者

固已麟炳往古灼乎

來茲矣亦各挺世而

皇明經世編

序

方序二

彰際時而建故贊君

德則商霖周衰之功

弼盛猷則調燭陳符

之事語財賦則管商

桑孔不足言其能論
掌故則鄭玄王肅不
足侈其學山川險易
則裴楷賈耽之曉練
天文星律則洛下一
行之精明邊備則營
平代國不能勝其訐
謨河漕則王景韋堅

無以驕其治辨此其
人皆奮迹本朝不求
異代而又世有明哲
之后時逢不諱之朝
故直言極諫不絕於
公車草野瞽謀常叅
其末議學士家不知
近事往往是往古而

非當今然而傳曰法

後王則以

昭代之人文經

昭代之國事豈有不足

皇明經世編

序

方序五

者耶今

皇帝勤思大業宵旦未遑

仰

二祖之風猷闡

列宗之光烈將以對揚厥

美旁求俊乂而

先朝股肱胥輔之臣折

衝禦侮之士或有欽

皇明經世編

序

方序六

其績而不覩其文覩

其文而不識其用者

則後起之徒毋乃闇

汶惑昧不克當於

天子之意主日聖而臣日

愚卿大夫之辱也貢

待罪守郡十有一年

政拙心長勞輕過重

猶幸此鄉多文雅之

彥若徐文學孚遠陳

進士子龍宋孝廉徵

璧皆負韜世之才懷

救時之術相與網羅

往哲搜抉巨文取其

關於軍國濟於時用

者上自洪武迄于今

皇帝改元輯爲經世一編

文從其人人從其代

覽其規畫足以益才

智聽其敷奏足以壯

明時之獻納云爾

忠懷考其始終足以
識時變非徒侈一代
之鴻章亦將以爲

皇明經世編

序

方
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父

題

序

雲間陳臥子仝徐闇公宋
尚木所集經世編成郡守
以其書示余余讀而歎曰
猗與旨哉我

國家治安三百年

列聖之所嚮咨諸臣之所竭

思大約可見于茲矣夫士
大夫之學術知今而不知
古其蔽也凡陋知古而不

知今其蔽也迂疎必欲兼之則知古易而知今難者前代之事業有成史諸儒之所論列類聚羣分各有典要學者加歲月之功固已舉其流畧矣至于

二

本朝之所以麟炳往古焯乎來茲者雖典制多陳而謨謀未著金匱石室之所藏旣不能無掛漏于上文苑

家乘之所緝又不能無散軼于下則雖深心掌故之家窮年搜討未究萬一今三君俱以通達淹茂之才懷濟世安邦之畧採遺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間襄盛事于數月之內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統條貫以揚厲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後之君子其欲覽

三

觀于斯者豈非有不勞之
獲哉嗟乎是數十百人者
皆 國家之名公鉅卿得
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不然
則其時之不及爲而徒其
言之存也不然則其人之
不足錄而其言之不可廢
者也 本朝

四

二祖以來賢聖繼作山嶽降
靈英人傑士比有相望昌

言偉論不絕于時然求其
說行于君而功見于世如
三楊之於

宣宗于忠肅之於

景帝李文達之於

五

英宗劉忠宣之於

孝宗永嘉之於

世宗江陵之於

神宗寥寥寡儔不可槩見故
得君行道古人以爲難而

其他議出而爭起策行而
謗生者不可勝計及其事
定之日則是非得失朗然
皆見數傳之後猶可獲其
言之利焉愚嘗觀西漢之

六

隆宣帝練羣臣核名實而
丞相高平侯數上封事皆
稱上旨然其所以爲能者
不過好觀漢故事及便宜
章奏如賢臣賈誼鼂錯董

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而
已今

皇帝神聖非漢宣中庸之主
能較其萬一而十四朝之
鴻文偉畧有不止于賈董

七

諸人者假使公卿之中有
一人爲高平侯則夷狄安
足禦而盜賊安足平哉余
待罪江南未閑軍旅然於
異度之士廉勤之長未嘗

不盡心焉既嘉三君有當
世之志而又多太守能
博盡英才之意以布之天
下而即以卜諸賢異日之
所樹也於是乎言

八

東陽張國維題



讀雲間諸名公

皇明經世編有言

方今

聖明

一

天縱丙夜觀書支日通章

其於天下古今之故可

知矣一切尋常獻替如

奏十日釣天又聞蟋蟀

之鳴其誰能聽之矣古
人謂明主可以理奪大
要在聞所未聞夫事

堯舜之主而欲令聞所未

二

聞吾見其難矣唐文皇
每與群臣言其臣皆恍
惚墨食如試子鎖棘聽
有司蒞策正不知出何

典籍也惟魏徵展盡
蘊時見更端起予此
非徵之才具獨優蓋見
文皇之好學而黽勉
從事者也况乎事

三

堯舜之主而不思所以
黽勉于効忠之路也
夫欲黽勉于効忠之路
如卧

子所輯經世編其不可
不讀也魏相非條上本
朝故事而欲以傾筐倒
篋以事綜核之漢宣吾

四

知其淺瑕不難見也忠
孝之性雖不可以假人
然而聞見空疎徒知自
勉不可強也豈目不足

以研變覓腸不足以貯
理于是乎略不能以措
治道不可以格君敷奏
則隔靴詰責則透裘此
非不才不忠之過而不
學之過也故卧子之經
世編所以廣為臣者効
忠之路也非

五

神聖之主其臣莫及必不
能令群下自知不足而
盡相勉于好學而非有
識大之賢者亦不能薈

六

訏謨于繁蕪而要其歸
于明良之揆令二百七
十年之偉人呼其名于
絃上儼然廷立而議為

願忠者謀斷之先資而
取法取裁皆于是乎有
當也是則卧子之力也
夫

七

北海任濬書



序

明

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靈四暢
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瀾
淪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而
規模宏闊綱密目繁始未嘗

皇明經世編

敘

不詳明整肅而後凌遲也木

蠹蟲生薪炎鼎沸識者於是

致歎

祖

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爲簿
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

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

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

柔弱旣已論卑氣塌無當

上旨凡而咕哦誦記自章句而外

無聞焉毋論天文斗宿地脉

皇明經世編

敘

二

龍蛇通靈遐光元聲大律之

書未曾夢見卽昭彰如漕馬

鹽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刻

碁布如坵堦圖甲揭鼓如屯

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

一往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莢
於零霜丐殘羹於覆鼎縱有
所得皆出棄餘又矧嗜欲營
營本原淆混生殷憂逼仄之
時希倖於優游福勝之事懷

此道也以往卽奈何欲佐

聖王成唐虞三代之治乎同盟徐

闇公陳臥子宋尚木三君子

慨然念之收拾

昭代爰集群文彙成一書顏曰

經世觀其昭統品題宏敷理
體疏義鋪張琅琅法物誠哉
一代之鴻章千秋之盛業也
原夫三君子之用心蓋不勝
邳隆之樂江河之感焉當

二祖開天文思萌蘖意主剏革胡

元驅除內宄從龍靖難諸賢

大功旣成無煩議論迨夫

景陵恢彌天之羅

裕陵啓綢繆之纍

茂泰以還迄今

康廟家謀戶斷蓋已方軌周模備

存殷鑒

永陵在位四十餘年會當煩興雲

龍輻輳天蓋多畱賢才以啓

皇明經世編

敘

五

隆慶之治而我

皇祖適逢其盛四十年以前父老

欣欣願望太平揆厥原本良

由

聖主從容以論息哲臣誠明而抒

謹或振臂伸眉於盤錯之中

或慘澹經營於寤言之頃或

舍已而攬衆多之謀或違僉

而行獨斷之智或度事如神

赴若影響或遲應若鈍屹如

皇明經世編

敘

六

山嶽披綜排宕颯颯向人恨

不同時乃爾餽歎是猶溯泉

而達伊洛觸目而見琳瑯三

君子之爲此也蓋其樂也若

迺微茫之數兆乎陰陽治亂

之間間不容髮石畫奪造化
之功祕謀犯鬼神之忌則亦
有策勒金碑身膏銅釜
裕陵之復辟

康陵之阻轍

皇明經世編

敘

七

永陵之議禮英風偉論旣如此艱
難義命又如彼抑或韜略蘊
神多難艱事人微於身前言
徵於定後低留憫惻而莫可
誰何者未易勝數抑或所言

平平聞見忽置浸淫潰壞輒
追曩謨坐此之類亦云多矣
是故言之未必卽行及其行
之而已不可復智昧相乘循
環無已此

皇明經世編

敘

八

聖帝謀臣所以撫膺長歎於失時
也豈非魏徵之所反覆而爭
陸贄之所危坐而議者歟三
君子之爲此也是則其感矣
感之維何

國朝良法美意未變於簪士大夫矜文學之彥修儒雅之容十室獨有顧激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

天子咨嗟改容欲誦文右武有君

皇明經世編

敘

九

無臣辱在科目

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

二祖

列宗先後輝映經濟之材不借異代以余約略近輓在

英宗則以王于兩忠肅爲倡周文

襄耿清惠爲輔在

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

襄敏陳康懿爲輔在

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

皇明經世編

敘

十

文毅一人爲輔在

武宗則以王文成李康惠爲首胡

端敏爲輔在

世宗則以張永嘉爲最徐文貞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

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
文章蹕約於今爲烈功等開
躬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
諸將疑阻黃文簡之策阿魯
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
正之辨倉糧談言微中遂免
輸邊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
邊事狀略魄動指寒今猶在
星辰河嶽間其論邊漕也母
憚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

李康惠之築堡屯田劉忠宣
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
中有大美存焉若是者全篇
固資微謨隻語亦存綱略稱
此以求掄美闡幽雖層必錄
片羽碎金偶見亦鮮本
聖門不以人廢之條奉
明王言者無罪之例茲義所存梗
槩備焉矣或有難者曰大禹
疏河未聞旁搜水經咎由明

刑豈必曾讀律令若之爲是

業也糟者猶糟粕者猶粕恐

刻舟再譏於昭明膠柱徒姍

於鼓瑟曰是不然絕智奇才

不常有而中才常有患坐不

皇明經世編

敘

三

讀書耳譬彼賤工妄施琢削

必患血指守高曾之規矩寸

量尺度雖無五鳳樓之觀而

一架一椽聊備結構故曰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三君子

者豈不知

聖

明在上必有殊尤曠絕之佐厝

國事於盤石運前籌於掌握

是編蓋爲中才說法而要之

二伯餘年典章煌煌昭揭卽

皇明經世編

敘

古

絕智奇才豈有舍筏而登寶

山暴炬而洞雞鼎者張芝評

事曰一識所效有限而見聽

所及者廣柳河東亦言具方

剛之力不得馳驅疆場佐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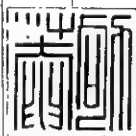
行致歿命欲報國恩惟有文章然則二三君子之從事於斯也其志意亦已較然明白於天下矣

客越盟社弟黃澍拜識

皇明經世編

敘

五



序

余每開卷恨今人不如古人然居今之世爲今之人慕說讀書上視古人其難倍之三代以來著書寢廣秦火蕩滅所存頗微漢儒興學論說日繁窮年皓首後世莫及然業有專家學者通一即享高名降而今日聚書如林談兩京則遺魏晉言六朝則闕唐宋

卷一

此詳彼畧仰屋竟夜其難一也前代文字爾雅可觀得其一篇諷詠不倦世代漸移語言俚雜卷充棟宇披排欲睡其難二也有志之士敝蹠章句放意典墳非不自命豪傑然逡巡兩難之間垂老而無一成者多矣余間語同志讀書大事當分經史古今爲四部讀經者輯儒家讀史者辨

世代讀古者通典實讀今者專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數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學必成同志聞者咸是余說而雲間徐闇公陳臥子宋尚木尤樂爲之天才英絕閉關討論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難也客年與余盱衡當代思就國史余謂賢者識大宜先經濟三君子唯唯

遂大搜羣集采擇典要名經
世文編卷凡五百偉哉是書
明興以來未有也右文之朝人
尚史學綜覽

昭代著作多塗鄭鄧體倣史記

卷八四

焦雷傳記人物典章裾於勞
徐治法述於吳鄧書雖通行
義例未顯王弇州朱烏程鄭
上饒李湘陰饒進賢周梁谿
各有論譏雅稱史裁然或功

半而人亡或身沒而言隱孰
有分別政事明白讜言如文
編者哉三子志存治世詞不
苟榮進善退惡一稟春秋文
編所載網羅稍寬有補兵食
中禮樂者殷勤收錄不忍遐
遣使

卷序五

明主見而拊髀執事聞而交儼
用其言而顯其人棄其人而
存其言賞罰自在也其思深

其文遠矣

成祖建極大典始脩

英宗紹業統志克撰

列聖相承如會典集禮諸書累

有 勅纂煌煌乎

張序十六

高祖之志也

聖人在上制作方盛設以三子

典職其間筆削良史必能覓

越前代豈特雲臺高議東觀

頌德而已哉宋時司馬文正

既作資治通鑑復與劉道原

議取其時實錄正史旁采異

聞續爲後紀後以召相不果

至今宋無佳鑑海內痛惜今

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時載

張序七

筆之始又先以 國家爲端

他日繼涑水者其在雲間乎

社弟張溥題



序

經世編者吾郡諸子志在
用世參訂往詰備一代經
濟之書也書成眎予予不
合時宜爲世所棄亦奚當

許序一

於用世而盲是問雖然予
惟學士大夫半生窮經一
旦逢年名利嬰情入則問
舍求田出則養交持祿其
於經濟一途蔑如也

國家卒有緩急安所恃哉古

今人不甚相遠古人經生
時即以天下爲已任何至
今動稱乏才也今

天子明聖急求忠良共圖治

許序二

平而人材自逆豎摧折之
後正氣甫伸邪氛未淨小
人當國災害竝至於是奴
寇交訐兵餉兩詘致煩
至尊宵旰而士大夫俛仰自

若轉展推避急則首鼠兩
端緩則泄沓一意於是

天子乃心厭薄之下

明詔使得各舉所知破格拔
用之甚者樽俎折衝封疆

許序三

禦侮徃徃思借才於草土
幽憂之中冀收萬一或然
之效雖言者以綱常大義
動色爭之而不可得豈
聖衷所繇得已哉亦士大夫

經濟濶疎積漸使然耳今
海內文章氣誼之盛恒首
推吾吳而亦以此叢異已
者之射的若諸子尚論

昭代取經世大畧表而出之

許序四

勸成斯編爰自

二祖開天豪傑挺生

列宗繼統名世輩出近如

世廟聰明獨斷蚤擅中興之

名

神祖端拱若神卒成久道之
化其間立德立言立功士
大夫彬彬經濟之效犖然
可攷蓋於文章之外孜孜
討論更進一籌其志甚銳

卷五

彼異已者即能妬其文能
并奪其志否乎予被放以
來杜門寡交臥子闇公尚
木獨時相過從臥子讀書
養氣其勁骨熱腸亟當爲

世用尚木與闇公諸子竝
以曠世才閉戶著述究心
千秋之業予嘗覽斯編一
代兵農禮樂刑政之大端
賅是矣而於忠佞是非之

卷六

際尤凜凜致辨焉以故言
以人傳者重其人亟錄其
文言不以人廢者存其文
必斥其人諸子涇渭在胸
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

裁當故足多也以予所知
閩中黃石齋先生負重名
頃抗疏歸來直聲震天下
而不能不心賞斯編聞已
爲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贅
詩序七
一詞予惟以諸子之志如
此他日出而以天下爲已
任必可以副

聖天子求賢圖治之至意洗
士大夫經濟闊疎之舊恥

則斯編固其嚆矢焉爾

同郡許譽卿題於南村
草堂之遯閣



詩序八

序

有經世之才必濟以經世之學有經世之識始抒爲經世之文才與學與識兼備而人重焉雖無文可也才與學與

馬序一

識兼備而文行焉雖欲無文而亦不可得也人之才必不能過乎天地而決不能以學與識讓之天地天地之文亦不能過乎人而嘗以學與識

懸恨乎人三代以上六經以前夫人而皆才人也則夫人而皆文人也才之所以壞則利祿之塗壞之學與識之所以昏則利祿之熒昏之吾聞

馬序二

諸班固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寢盛枝葉繁滋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人蓋利祿

之路然也不特此也利祿之路既繇科目科目之設必以文辭故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不聞有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

陽序三

數自置易博士不見有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繇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重聲韻凡音律之家不

達一音之旨何況後世設立巍科苟且俳耦所端一經反不能上口經壞而所以經世之術皆壞即在文字之中語言之內荒唐紕繆爲弊已極

陽序四

又安望其扶陰陽挽否泰審治亂之數拯迷復之凶經綸於屯始而幹旋於蠱終取天地已釋之擔而肩之荷之乎高皇帝百戰以洗羶腥當草昧

之初制科之始即曰我取士
欲得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
質得中名實相稱者而後用
之旁求所孚鼓桴交應文武
之業鬱然並興其後

馬序五

列聖薰陶治化濃郁貞臣亮士
挾節建勲咸本之以躬行汲
之以脩古先之以膽識殫之
以斐誠萋葦盈林球刀入序
披英揆藻炳虎雕龍乃浣其

質而睨之猶然白賁也至今
日而齊紫敗素什倍賈之蓋
一涉利祿猶之入紫然三入
而纁五入而緹七入而緇迄
九入而始得紫不知適以奪

馬序六

朱而消素則亦安用此燁燁
眩目者爲於是羔羊告替鵠
梁漫盈豹霧空饑鳳阿罷響
吾郡二三憂天恤緯之士起
而盱之爲之述盛軌發隆躅

懼則實之弗調則誠陳水火
慮棟橈之或折則資集拱棖
守邊果賴於當罷歸法要先
於束矢譬颺姚乘則以禮爲
樂基披奴圖則假貢爲征始

馬方七

鑒二代則悟兵爲刑端采薇
天保有外內之分江漢黍苗
有大小之別而總期於按劑
切脉探穴下砭即熙明之協
唱爲板蕩之于喁本豐美之

形儀壯瘠弱之神氣諸君子
之用心苦而用力亦滋勤矣
陳臥子徐闇公宋尚木才俱
通敏而學識淵宏其測指遠
其取義章其出謀揆慮達國

馬方八

體之宜而汲汲爲救時之用
即所纂述率取胸中成竹而
自抒寫之豈其持土鼓執塗
羹古方今病之不相當乎試
閱五百卷中條例森嚴義類

精鑿贖而不厭博而有要亦
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耳管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
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
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

馮序九

失溫公亦曰吾作通鑑惟王
勝之嘗閱終篇自餘君子求
乞欲觀讀未終一帙已欠伸
思睡矣吾願世之有志經世
者歛其才識而一用之於學

豈惟多識畜德爲世鉅儒雖
以阿衡管葛自處可也何利
祿之足云

同郡馮明玠題



馮序十

序

蓋天下有文章淹雅之家有
經術幹理之家二者其致不
同當其執卷操筆所趣各殊
矣余嘗聞諸長者云新都楊

徐序一

文忠公江陵張文忠公自釋
褐以後即棄去向所業文詞
盡取

國朝典故誦之手指心憶得
其條理及其當國沛然施之

無不如意二公當艱難之時

而能措置安平功業駿朗不
偶然也今天下學士大夫無
不搜討細素琢磨文筆而於
本朝故實罕所措心以故刻

徐序二

藻則有餘而應務則不足語
云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
余嘗得

高廟實錄副本恭誦數四雖蓬
叩鐘音不測其洪蘊而運化

之迹有可曉睹觀夫當日立制之初意與夫後來沿習浸以失之末舉而本不存目設而綱不振者蓋已多矣嘗欲探其源流別其同異條其可

徐小三

施於當今者數十事以爲能行此數十事則治平不足言矣而才識庸陋卒卒未能也又念

祖制所以浸失者雖則奉行之

吏未能虔共厥職而其變易亦有繇也蓋以法立而例生始簡而後煩或小小補葺一時一事人以爲便而移改旣多形執頓乖向者

徐序四

聖祖之制所謂如繩貫如絲連一經一緯不復可識也然則欲追復

祖制當先觀

列聖以來諸名賢之議論推其

所以出入於

祖宗之制度其爲損爲益輕重較如則今日所以補救之宜可得而知也余是以從陳宋二子之後上承

徐序五

郡大夫先生之旨收緝

明興以來名賢文集與其奏疏凡數百家其爲書凡千餘種取其文之關乎國事者凡得如千卷夫條上故事俾我

明聖光復

祖烈者輔弼大臣之事也辨論得失博采所聞以左右當事者賢公卿之責也余雅意所不欲以文士自業然而身

徐序六

賤素久無所用於世今之所成豈敢妄希兩文忠之事乎蓋賤者效焉貴者嘗焉他日有魏弱翁其人者當國省覽此書以爲有裨鹽梅之用庶

幾因是推其繇來以漸窺

高皇帝之淵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

華亭徐孚遠闇公氏題於

華隱堂

徐序七



序

古者有記事之史有記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見於記事之文矣導發其端使知所繇條晰其緒使知所

皇明經世編

陳序一

究非言莫詳甚矣事之有藉於言也而况宗臣碩彥敷奏之章論難之語所謂訐謏遠猷上以備一代之典則下以資後世之師法

不爲之哀綴後之君子何
以考焉此予與徐子宋子
經世編所錄輯也

明

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
駕周漂漢賢才輩生勛在

皇明經世編

陳序二

竹帛而遺文緒論未有統
彙散於江海蓋有三患焉
一曰朝無良史二曰國無
世家三曰士無實學夫金
匱之藏非遠臣所知然有

大纂修莫不載在方冊永
樂中命閣臣士奇等輯名
臣奏議蓋前代纂備矣

昭

代之文至今闕焉章奏貯
諸省中以待纂集幸無蠹

皇明經世編

序二

敗率割裂其義不足觀又
古者大臣沒或求其遺書
副在太史今無有也漢之
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
出懸金購書今無有也雖

欲不散軼安可得哉故曰
朝無良史六季以前無論
矣唐宋以科舉取士而世
家鼎族相望於朝家集宗
功藏之祖廟今者貴仕多
寒畯公卿鮮賢胤至有給
簡冊於嬰婢易細素於市
兒者即欲搜討文獻微矣
故曰國無世家俗儒是古
而非今文士擷華而舍實

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
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
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
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
失之際未之用心苟能訪
求其書者蓋寡宜天下才
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
積此三患故成書也難夫
孔子觀於周蕭相收於秦
大率皆天下要書足以資

世用者嘉謨令典通今者
之龜鑒謀國者之兵衛也
失今不採集更數十年亡
散益甚後歿者之責其曷
諉焉予自幼讀書不好章
句喜論當世之故時從父
老談名公偉人之迹至於
忘寢及長而北之燕趙之
郊遊京師凡諸司之所
掌輜軒之所及見其人未

嘗不問遇其書未嘗不藏
雖苦蹇陋多遺忘然布諸
載籍者概可見廬居之暇
因相簡輯徐子宋子皆海
內英俊予所稟則以幸厥
成者也雖罍漏缺失不敢
當記言之義使權家尚其
謀儒家守其典史家廣其
事或有取焉爾或曰晉漢
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大

臣以爲漢興之初謀臣奇
策地形阨塞在焉不宜賜
諸侯王今此書多議兵食
論形勢國之大計何以示
人予曰不然

皇明經世編

陳序九

祖宗立國規模宏遠

先朝大臣學術醇正非有縱
橫奇詭之論也夫王業之
深淺觀於人才之盛衰我
明旣代有翊運輔世之臣而

主上旁求俊乂用人如江湖
則是編也豈惟益智其以
教忠哉

華亭陳子龍題

皇明經世編

陳序九

學龍

鑒定名公姓氏

孫愷陽先生

錢機山先生

周杞齋先生

錢御冷先生

何象岡先生

方書田先生

陳肩公先生

張華東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一

鄭玄嶽先生

范質公先生

張石林先生

羅湘中先生

錢牧齋先生

惠元孺先生

董見龍先生

曹能始先生

陳益吾先生

孫意白先生

侯六真先生

黃東里先生

葛屺瞻先生

吳鹿友先生

方仁植先生

葉曾城先生

李素我先生

房海客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二

董邃初先生

宋先之先生

方孩未先生

徐厚源先生

許霞城先生

沈桐岡先生

李萍樑先生

王念生先生

沈雲中先生

馬瑤草先生

顧九疇先生

姜居之先生

張二無先生

蔡雲怡先生

鄭潛菴先生

曾霖寰先生

李若鶴先生

張異度先生

王澄川先生

黃石齋先生

盧九台先生

張玉筍先生

任文水先生

許朗城先生

王昆華先生

陳贊皇先生

王孺初先生

倪鴻寶先生

黃鶴嶺先生

王覺斯先生

孫松石先生

馮留仙先生

馮鄴仙先生

方禹修先生

何遠宿先生

徐寶摩先生

喬聖任先生

馮忝生先生

吳朗公先生

張六銷先生

華鳳超先生

唐梅臣先生

徐大玉先生

黃東涯先生

熊魚山先生

項水心先生

宋九青先生

鄭澹石先生

陳平人先生

翁水因先生

張鯢淵先生

侯豫瞻先生

李枯蒼先生

何玄子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五

楊方壺先生

盧德水先生

袁臨侯先生

李子木先生

周芮公先生

路皓月先生

趙匡谷先生

唐存少先生

黃元公先生

金子駿先生

管誠齋先生

金伯玉先生

史道隣先生

張受先先生

賴宇肩先生

劉胤平先生

張初叟先生

曹履垣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六

徐勿齋先生

曹峨雪先生

梁眉居先生

姚永言先生

王圖長先生

徐錫餘先生

孫魯山先生

徐蓼義先生

宋令申先生

葉大木先生

胡去非先生

李慈軒先生

周仲馭先生

陳嘿菴先生

馬素修先生

王炳葵先生

熊雪堂先生

楊機部先生

皇明經世編

朱子美先生

吳嘿寅先生

許平遠先生

屠愚仙先生

成寶慈先生

張大羹先生

張天如先生

王有三先生

陳大來先生

鑒定名公姓氏

七

羅紋山先生

吳駿公先生

劉念先先生

徐退谷先生

沈蒼嶼先生

錢大鶴先生

胡平六先生

程九屏先生

楊切麟先生

皇明經世編

李寶弓先生

李唐谷先生

吳來之先生

左大來先生

文用昭先生

陳幾亭先生

朱聞玄先生

馬培原先生

袁特丘先生

鑒定名公姓氏

八

陳大士先生

王依日先生

黃禎臻先生

周彝仲先生

姜神超先生

陳寒山先生

翁象韓先生

吳存初先生

楊扶驥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九

李香巖先生

唐損占先生

劉晉卿先生

倪伯屏先生

陳武匡先生

李戴陽先生

唐敏乙先生

錢希聲先生

陳素菴先生

廖孟符先生

唐瞿瞿先生

吳雪因先生

張公亮先生

周簡臣先生

趙景之先生

吳人撫先生

黃仲霖先生

洪西巖先生

皇明經世編

鑒定名公姓氏 十

余賡之先生

熊伯甘先生

曹秋嶽先生

吳志衍先生

趙黃澤先生

時子求先生

高梁旂先生

顧餘斌先生

牛鶴沙先生

許平若先生

袁與立先生

施沛然先生

夏璦公先生

吳坦公先生

包長明先生

張又仲先生

明經世編



嘉定各公姓氏
士

凡例

一儒者幼而志學。長而博綜。及致治施政。至
或本本眩瞽。措置乖方。此蓋浮文無裨實用。
擬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來。如通典通考。暨
奏疏衍義諸書。允爲切要。亦既繁多。乃

本朝典故。缺焉未陳。其藏之金匱石室者。聞見
局促。曾未得親記。所拜手而獻。抵掌而陳者。
若左右史所記。小生宿儒。又病於抄撮。不足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一

揄揚盛美。網羅前後。此有志之士。所撫膺而
歎也。徐子乎遠。陳子子龍。因與微璧。取

國朝名臣文集。擷其精英。勒成一書。如采木於
山。探珠於淵。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
不載。而經國所必須者。又爲旁采。以助高深。
共爲文五百卷。有奇。人數稱是。志在微實。額
曰經世云。

一

本朝

二祖

列宗聖詔相繼。作人養士。蘊毓淵淪。昌明之運。太
平累葉。人才之盛。周漢以來。所未嘗有。然異
同升降。抑亦可考。

高

文二朝開天理物之佐。大者比助皋禹。次者儼美
蕭曹。然其英謀謫論。見於文章者。寥落無聞。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二

意造膝詭辭。世莫得聆者歟。至

仁

宣而後。俗尚醇麗。士貴器度。其人類溫良而博厚。
其文多簡質而平易。此一盛也。及

英

景而後。訖於

孝宗。士生其間。所趨不同。大要以氣幹。節槩爲主。
或貞固強力。爲國家任大事。或清端直諫。爲

國家寢大奸。疆有虎臣。朝有耆德。又一盛也。

武皇之季。隙由裨政。而偉人傑士。王國克生。意天以肇。

肅皇中興之治乎。其時士大夫博通敏幹。足以倚辦。故

肅皇雅才大度。驅使豪傑。迭用迭舍。未嘗乏竭。至繼世以後。而碩輔信臣。相與解單于之辦。烽火不起。五十餘年。豈非得人之效哉。是班生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三

所以致歎於孝武也。此又一盛也。

神祖當豐享豫大之時。恭已無爲。而朝論漸分。黨議斯起。於是於重氣節。標尚議論爭。

國本。擊礦稅。辨綸扉之邪正。訟計典之枉直。以至視朝起廢。披鱗請劄。章滿公車。豈非公論昆仲。而清議足傳。歟。此又一盛也。至

熹宗在御。宵人竊柄。閉隱之歎。於斯爲極。我皇聿興。如離始照。十年之間。宵衣旰食。而太平未

臻。殷憂日切。夫國家之景運。既如彼。我

皇之聖明。又如此。必有異人金出。以助輯熙。不愧肅皇之世者。當拭目觀其盛耳。予與徐子陳子論

昭代人才之樂。而於各公貴卿。深有望云。

一天下有一定之理。有萬變之事。正心誠意之言。親賢遠佞之說。治忽之分。罔不由茲。然義簡而直。數語可盡。故集中惟元臣正士。入告我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四

后者。載數十首。以舉其餘。至於萬變之事。代不同制。人各異師。苟非條析講求。何以規摹得失。若乃方幅之內。或以迂闊見。幾廓落之談。復以功利相。擯鄙人不敏。敬聞命矣。

一天祿石渠。推爲仙苑。然圖書之府。如東觀蘭臺。牙籤玉軸。七略四部。各有副餘。至若

本朝

二祖

列宗文謨武訓制作輝煌或親灑

宸翰或儒臣纂成藏於祕館心畫所形洵足軌範百王昭垂萬代惟是紀言紀事厥有專司而治體事功人文國典關係一代夫采野史則多失實蒐家乘則恒溢美斯編折衷兩端間有標識庶竊取乎識小之義爲異日作史之資云爾

一從遊磨歌爲太平之本銘功頌德備盛世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五

之章

仁

宣以前略載其文以見我

明致治之內邳隆之運其後

敬皇泰交多握手之語

世宗制作饒典頌之文要以章疏爲重故不詮錄

一河嶽英靈誕生名世風雲之會爲龍爲蛇

或將或侯矣夫

太祖之制非係軍功不容封賞乃開國以降文臣

得封者可以指屈或因緣時會或崇尚拳武律之儒將俱非本色若劉青田王文成忠智有餘功勒鐘鼎雖有議者吾無間然

一古之傑士言足載道不爲雕飾如薛文清岳文毅劉忠宣章文懿羅文簡顧文端馮恭定高忠憲之徒有日星河嶽之望乃古人辭寡於斯足徵錄其數篇以爲模範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六

一國初武臣固多人傑下掩寇鄧上步韓陳而語言文采不少槩見後若張定典楊穎國郭定襄戚少保之流或橫棚而成或授簡記室雄心可寄壯猷足錄矣

一

本朝文士風雲月露非不斐然然求之經濟十不一二至若宋文憲之精粹李空同之諒直王浚川之練達王弇州之博識寧非卓爾之

矣。濟世之彥哉。罕有通才。未嘗一槩。其他若丘文莊。霍文敏。馮文敏。徐文定。學術淵深。足爲世用。一稱立言之家。一爲實用之準。

一士人遇合。或富貴自有才位相符。又或憤轅負乘。一跌不振。其有長才大略。橫遭謗議。賢人君子。混跡抱關者。若龐總督之弘通。林次崖之恢闢。霍勉齋之評整。徐伯繼之切實。王東溟之淹雅。葉桐齋之明密。乃鵬翼先凋。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七

驥足未展。雖跡近沉冥。而事多衝要。卽憂時之韓詩。發幽夜之遺光。要使覽者考其遺文。留連時遇。窮達之際。無間焉爾。

一異同辨難。特以彼我未通。遂成河漢。就其所陳。各成一說。如大禮之議。張桂與新都並存。河套之復。襄感與東涯各異。一審略也。或主閉關。或主授爵。一倭奴也。或主封貢。或主征討。又若軍伍之虛實。邊境之修廢。膠萊海

運之通塞。得失雖殊。都有可採。不妨兩存。以俟揀擇。

一此書非關彰瘴。彈劾之文。不能盡錄。著其大者。非名教所裨。卽治亂攸關。若乃其言足存。不以人廢。分宜老奸。秩宗之文。采其數篇。特於卷首。直斥其名。若近者熊芝岡。剛悖自用。已經服法。然籌策東隅。多有英論。無諱之朝。可以昭揭。其他大臣有陰柔之號者。邊臣功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八

足掩過者。僅以其文。不暇評論。

一

高皇詔廢中書。

文皇政歸內閣。三楊秉鈞而後。勢以益重。至嘉隆之間。幾真相矣。若洛陽餘姚之譚亮永。嘉丹徒之才略。新都華亭之弘博。新鄭江陵之英毅。山陰歸德之端方。內輔君德。外總機務。朝政之清濁。海內之安危。職任綦重。哀朝尤

論

一冢宰統率百揆然九品既設三途並登科舉重而德行衰資格錮而賢才絀此其大較也第重守令一內外均勞逸一時雖奉爲成書轉瞬咸知其虛語夫循資序級可避嫌猜精選審官不出學問是以鑑別妍醜必濯水壺裁量短長要須玉尺矣。

一國之大事惟在戎索董正六師以匡王國。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九

惟大司馬是賴強本弱枝制變弭患雖事難踰度而枕席度師或躬親簡練而旌麾改色本朝如于忠肅王莊毅項襄毅俞肅敏馬端肅劉忠宣王恭襄李康惠王康毅王襄敏楊襄教諸公之在樞密尤爲矯矯廣收詳著以資撻伐。

一國家外夷之患北虜爲急南粵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誠欲九塞

塵清四隅海燕方叔召虎一時咸慕風采奕世猶仰威名指受方略半係督撫如北摧勁

虜則許于王戚寧南伐麓川則許于王靖遠

兩廣寇亂則許于韓襄毅勦滅土達綏戢荆

襄則許于項襄毅處置寧藩則許于王文成

河套恢復則許于曾襄愍倭奴抄掠則許于

胡少保服總戎唐荆川順義封貢則許于王

鑑川平播則許于李襄毅水蘭地界則許于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十

郭青螺西征則許于楊客生東征則許于宋

桐岡若經略奴酋則許于熊芝岡探賞補部

則許于王霽宇水西本末則許于朱恒岳姑

舉數端以該遠近至于山川扼塞之形營陣

軍騎之制部落種類之異測候偵探之法凡

可資於韜鈴罔弗施夫羅弋。

一當世所急民窮本患至徵兵輸餉所在騷

騷然乞活鼠竊已經數見雖同颶風旋卽草

難。當時繚索在我，勦撫互施，取則不遠，皆爲前鑑。其謀可垂遠，事多切今者，撫采無遺，庶厲志請纓，使劍討賊者，知所審焉。

一安上治民莫大乎禮。若朝覲會同，郊祀燕享，冠婚賓射，及

天潢之裁制，外夷之賓服，莫不厥有常經，宏以通變。故凡議禮諸家，同異論難，迄無定說。苟援引經史根據，典實確然不磨者，皆爲博采。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七

豈惟多識之助，抑亦後事之師。

一司農專領度支，豐儉盈縮，必資心計。夫帝王之本務，墾土力田，富強之雄資，官山糞海，若乃出入不符，本末並失，縱憑修綆，難言巧炊矣。故廣屯種，興鼓鑄，汰冗濫，準食貨，其大端也。若徐文定之農書，袁運司之鹽法，摘其成者，良可孤行，茲特表而出之。

一明罰勅法，司寇是賴。然民狎民畏，仁人所

以救世，世輕世重，君子首宜盡心。夫一跌不可贖者，刑也。一成不可壞者，例也。罪惟五等，例有萬條，覽于斯編，失入失出，交譏焉爾。

一冬官之任，最爲繁劇。夫代材架屋，大匠爲衆人之師，利用前民小物，而衆工所聚，非精研無以鑑別，卽歷練未能周知。有若劉莊襄之造車，余肅敏之修邊，藩司空之治河，徐文定之制器，考其遺制，允爲國工。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五

一千少遊燕趙，見雄邊子弟，據鞍顧盼，心竊好之。然每遇神駿，未能辨別，向擬上自周秦，下至今茲，細而種類，年齒之殊，大而生長蕃育之道，俱爲寫其形容，詮其沿革，乃日同月轉，有志未逮。夫以走逐飛，必須良產，違害就利，莫如官牧。觀乎斯編，可知駟政廢修之因，弁識夷夏強弱之勢矣。

一郡公禹翁方師，素抱安濟之略，聿登著

作之堂。居恒揚藝論文。窮日不倦。其訓迪士
子。專以通達時務爲亟。經世一編。尤所注意。
退食之餘。有勤評閱。雖一塵出守。十年不遷。
而窮達一致。喜愠不形。亮節貞心。于斯可見。
一子輩志識固陋。解所取衷。幸高賢大良。一
時雲會。若李寶翁先生。李載翁先生。王依翁
先生。吳雪翁先生。皆具良史之才。宦游吾土。
士紳咸奉規範。此編出入。共稟鑑裁。遭逢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三

之盛。良爲倖矣。

一執友陳眉公先生。棲心隱逸。道風映世。丹
砂响嘒。渺然塵外。其孫希天仙覺才氣英邁。
甫係髫齡。熟于史學。予輩山齋信宿。時承提
命。每至夜分。因得稔識。前言往行。此編去取。
多所商確。瞻瞻黃髮。非特後輩典型。允爲
熙朝文獻矣。

一同郡先輩。若徐厚翁先生及唐繕部存少

聞予輩搜借艱苦。俱發鄰架之藏。悉供傳寫。
至許霞翁先生。移書遠近。廣收博覽。裨益尤
多。若徐勿齋馬素修。張西銘三先生。及張受
先。黃仲霖。吳志行。夏彝仲。吳坦公。搜軼編於
吳越閩浙。張訥叟。吳來之。朱聞玄。郵遺集於
齊魯燕趙。他若宛平金伯玉。鉉。王敬哉。崇蘭。
崔道母。子忠。王大合。各桐城方密之。以智孫。
克咸。臨萊陽宋澄嵐。賴澄。侯官陳道掌元。繪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十四

陳克理。元用。金沙周介生。鍾。丹陽荆實君。廷
實。樵李錢孚。于嘉徵。錢彥林。枬。錢雍。蘭。泮。黃
復。仲子錫。陸芳洲。上瀾。朱子莊。茂。服。歸安。唐
子儀。起鳳。虎林嚴子岸。漢。張幼青。東。茂苑楊
維斗。廷儒。許孟宏。元溥。姚瑞初。宗典。姚文初。
宗昌。玉峯王與游。志慶。吳江周安期。逢。于。吳
日生。易。膠水侯雍。瞻。岐。曾。傅令融。凝之。婁東
王子彥。瑞。因。吳純。祐。國。泰。張無近。王。岳。維揚

鄭超宗元勳。海虞顧麟士夢麟。彭城萬年少
善禪。皆係良友。素知瓊鸞之贈。遙睇臨風。二
酉之嫌。傾廂倒篋矣。

一四方蘭譜。若楊子常。楊龍友文題。則分
教吾土。樂與晨夕。其他諸友。或夙係同好。或
本未謀面。但曾任較。鑒名集惠寄者。俱登
姓氏。不沒其實。

一此集始于戊寅仲春。成于戊寅仲冬。寒暑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十五

未週。而披覽億萬。審別精詳。遠近嘆咤。以爲
神速。良由徐子陳子。博覽多通。縱橫文雅。並
用五官。都出一目。選輯之功。十居其七。予質
鈍才弱。追隨逸步。自嗤寒拙。以二子左。榮右
拂。奔命不遑。間有選輯。十居其二。若溯厥始
事。則周勳自立勳。李舒章。彭燕又賓。何慤
人。則徐聖期。鳳彩。盛隣。汝翼。進。及家伯氏子
建。存樞。家季。韓文。徵。典。咸共商酌。遠李子久

滯京邸。周子壯遊梁苑。彭子棲遲邗上。何子
寄跡鴛水。徐子盛子。則各操月旦。伯氏家季
則潛心論述。曾無接談之暇。未假專日之工。

若友人吳繩如嘉胤。唐尹季允。李存我待
則。張子美安茂。朱早服。蔡季直樞。單質生
抱。郁子衡汝持。沈臨秋泓。陸子玄慶。賀。朱宗
遠。顧。董士開雲申。郁選士繼垣。張子服寬。張
子退密。錢子璧。李素心。徐惠朗。桓璧。邵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十六

霏玉海芬。徐武靜致遠。李原渙。是樞。華芳乘
玉芳。皆卓然命世之姿。夙具同心。咸資討論
一茲編義在救時。無取掠美。盛者並列數部
少者僅登一脔。嘗不以所載多寡。軒輊昔賢
若乃卷帙舛錯。配合參差。則以困于酬應。未
遑一一整齊。見嗤名輩。知所不免。

一名臣爵里姓氏。具載。獻徵諸書。然多有掛
漏。遍搜羣籍。頗廢歲時。茲以卷帙浩汗。難於

稽考。分條析緒。復于卷首。另編總目。使覽者開卷瞭然。特爲詳便。此則友人謝提月延楨一人所輯。其功不可泯也。

一藏書之府。文集最少。多者百種。少者數家。四方良朋。惠而好我。發緘色動。及至開卷。恒苦重複。子等因遣使迭出。往復數四。或求其子姓所藏。或托于宦跡所至。搜集千種。繕寫數萬。至條陳冗泛。尺牘寒暄。及文移重疊。又悉加剪裁。乃成斯集。雖未敢云。

皇明經世編

凡例

七

聖朝之洪謨。亦足當經世之龜鑑矣。

一
國朝太平三百載。文獻之盛。無過今時。然而世祿之家。忘其先功。名卿之後。或降阜隸。其他湮滅而無聞者。何可勝計。如韓襄毅徐武功。皆本吳產。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瑯琊樓替累葉。代有文人。而思質司

馬之集。已失其半。靈寶四許。鼎盛一時。問宦其地者云。諸集皆已散軼。訪求之難。大槩可見。以故名公鉅卿。不能盡備。海內同志。有司空之富者。幸惠寄抄錄。以俟續選。

一此編以詳備爲主。極目賞心。初無限制。及工已告竣。而又得名集百部。子輩悉欲據錄。乃書賈捆載。遲重爲嫌。難于行遠。凡係續收。割入續集。

皇明經世編

凡例

八

一茲編體裁。期子囊括典實。曉暢事情。故閣部居十之五。督撫居十之四。臺諫翰苑諸司。居十之一。而麟次位置。則首先代言。其次奏疏。又其次尺牘。又其次雜文云。

華亭宋徵璧漫記

皇明經世文編姓氏爵里總目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元時爲翰林編修高帝徵

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洪武九年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正德中謚文憲

劉

基字伯溫青田人元時爲處州府判兼官歸

高帝聘至金陵吳元年拜御史中丞三年加弘

文閣學士封誠意伯八年賜告歸卒正德九年

特贈太師謚文成

王

禕字子充義烏人元時上書時宰不報隱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平露堂

崖山戊戌徵至金陵署中書省掾累官翰林侍

制洪武五年六月使雲南被劾去建文元年贈翰

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得

謚者自公始正統六年改謚忠文

宋

訥字仲敏滑縣人元時舉進士洪武十三年

徵至除國子助教十五年初置殿閣大學士遂

以公爲文淵閣直學士後遷祭酒此稱職二十三年

卒于官年八十正德中謚文恪

貝

瓊字廷琚崇德人隱居爰山洪武初徵修元

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

蘇

伯衡字平仲武曰各平仲字伯衡子由九世孫

全華人元鄉貢進士入明選爲國子學錄歷學

正掇國史編修以疾辭二十一年徵爲考試官

復辭歸以壽終于家

朱

升字允升休寧人元鄉貢進士王師下徽州

召見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

史洪武二年致仕

桂

彥良初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洪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平露堂

武六年徵至闕下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

府右傅十三年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右長史

十八年以疾賜歸

葉

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明經陞入太學分較平

遙縣洪武九年應詔陳言觸上怒吏死獄中

方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洪武十五年以

薦召見二十五年又以薦授漢府教授蜀獻王

聘爲師建文卽位召爲侍講學士比定官制改

爲文學博士靖難起中朝詔檄皆出公手遂死

節焉萬曆時賜諡正學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塗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第

二擢翰林修撰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即位陞吏部又改御史大夫死於靖難

解 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以庶

吉士改御史坐罪歸凡數年以違詔奔喪謫海州衛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入

文淵閣以論交阻失旨遂出爲泰議永樂八年入奉事會上北征公爲高煦所奏下詔獄十三

年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二 平露堂

王叔英字元季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累官翰林修撰靖難兵起公奉詔至廣德州遂自經楊

文貞其所薦士也

姚廣孝初名天傷長洲人至正間爲僧改名宗衍

字斯道洪武四年詔取高僧公至金陵未幾從燕王之國靖難兵起軍中進止皆公參贊悉中

機宜改爲善世少師復姓改今名上令諸髮恩辭十六年卒贈太師榮國公諡恭靖

張 輔祥符人河間忠武王子也以靖難功歷陞

指揮同知初封新城侯三下交南進封英國公

正統十四年死于土木之難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諡忠烈

蹇 義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

人建文即位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仕至吏部尚書正統元年卒贈太師諡忠定

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由鄉薦授戶部主事建文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四 平露堂

卽位陞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進尚書永樂時治

水江南謙北征繫內官監仁廟卽位復戶部尚書宣德五年卒贈太師諡忠靖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泰和人文建文以薦舉除吳府審理副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文皇北

征兩下公獄卒釋之累官少師兵部尚書工統八年卒贈太師諡文貞

楊 榮初名子榮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

編修靖難後召七臣入內閣公年壯少上更名榮以公曉暢軍旅累從出塞進文淵閣大學

士工部尚書附少傅卒贈太師諡文敏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科

授戶科給事中精勤後入內閣屢從北征榆木

川之變實護喪馬累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

德六年卒贈少保諡文靖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會試乙

科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授翰林檢討與解縉等

七人同入閣尋出爲國子祭酒洪熙元年以太

子賓客致仕年八十三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五 平齋堂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永樂中爲

給事中累官禮部尚書加少傅天順元年卒年

八十九諡忠安

黃福字如錫昌樂人元鄉貢士洪武中上書論

大計上奇其才三十一年起陞工部右侍郎

永樂初郡縣交趾公以尚書總理藩憲宣德中

累陞至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兵部留師有文臣

參贊機務自公始也正統五年卒諡忠宣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以庶

吉士授刑部主事議擢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

其官獻陵卽位公具疏諫上怒縛至便殿命

力上撫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

明日又下獄宣德元年上以公觸仁考怒命

斬公西市公得見上上憐之復其官尋陞學

士正統三年陞祭酒景泰元年卒諡文敏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以明經薦舉永樂

時官至左庶子

王翱字九臯沿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以翰林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六 平齋堂

院庶吉士歷陞會都御史正統初鎮守江西四

年贊理松番六年鎮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

遂留撫十二年出塞破虜尋陞左都御史景泰

三年召還臺加官保成化三年致仕卒贈太保

諡文肅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江

南凡在任二十二年累陞戶部尚書卒年七十

三歲文集

孫原貞初名塢以字行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

授禮部主事正統中歷陞布政以平盜功進兵

部尚書巡撫浙江天順初致仕成化十一年卒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永樂十六年進士累官至

翰林侍講學士雖以文學爲職尤注意國事前

後章論劄切

吳節字與儉步福人宣德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景泰天順中歷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尋致

仕成化十七年卒賜祭葬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七 平露堂

王直字行儉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宣德初進

少詹正統八年爲吏部尚書裕陵復位請老去

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

修諸難後爲東宮洗馬上北征宮僚輒下獄

公一繫十年獻陵卽位釋陞太常卿兼學士入

內閣累陞至少保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

定

陳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進士第一拜修撰景

泰初累遷學士入內閣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

英廟復辟謫戍遼東天順五年釋歸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由兵科給

事中歷仕順天府尹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侍

郎坐事下獄尋復陞尚書正統二年總甘涼軍

務虜引去六年征雲南大捷封靖遠伯天順元

年復兼兵部尚書加祿四年卒年八十三贈侯

諡忠毅

范濟元末人入明因事謫戍興州衛宣德初上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八 平露堂

背言事上感其言擢爲司訓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累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凡在任二十餘年諸

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意豁如也天順三

年卒年八十三謚文定

劉球字永安福州人永樂十九年進士由禮部

主事改翰林侍講王振忌公死于獄景泰初贈

翰林學士謚忠愍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二十年進士擢御史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公出爲山東僉事尋召大理少卿三楊欲公一見增振公正色拒之振誣公繫獄十四年起大理丞累擢北門復辟以禮部侍郎兼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八年卒諡文清

岳

正字季方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元年改修撰尋召入內閣曹石忌公才以飛語中之不數月內批除欽州同知復爲其黨中公私事下公獄論戍肅州曹石恐上恩公放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九

子露堂

歸田歷興化知府三年致仕未幾卒嘉靖中贈

太常卿謚文肅

于

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御史從討漢庶人巡按江西五年陞兵部右侍郎巡撫晉豫時年三十三上北狩公輔鄭王景泰時加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復辟後以構誅成化二年復公官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諡肅愍後改忠肅

朱

鑑號簡齋晉江人永樂十五年鄉舉正統十

以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四年移守鴈門

李

賢字原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元年

授驗封主事陞選郎十四年扈駕土木景帝立陞兵部右侍郎尋改戶部天順元年入內閣曹石罷公與武功伯同下獄尋釋調福建泰政瀕辭仍留吏部侍郎進尚書八年太子即位進少保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是年冬卒贈太師諡文達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十

子露堂

徐有貞初名埏後改今名字元武吳人宣德八年

進士改庶吉士景帝即位擢御史四年河決陞僉都御史治河績最著後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封武功伯世指揮使入內閣爲曹石所潛下獄謫廣東泰政行至德州復逮詔獄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崗後賜歸田卒于吳

商

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舉解正統九年會試十年廷試皆第一景帝監國入內閣歷陞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天順復辟除名成化二

集 22 - 62

年舉召至京復入內閣累歷吏部尚書謚身殿
學士十三年加少保致仕奉贈太傅謚文毅

王 恕字宗貢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

士累遷江西河南布政使成化元年陞右副都
御史正德六年進尚書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

端毅

郭 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

充勲衛正統初屢立戰功陞指揮僉事十四年

上北狩公守大同景泰初曾以八百騎破虜數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士 平露堂

萬戰功第一歷陞左都督封定襄伯天順元年

奪爵尋滿戌未幾召還充國營總兵卒贈侯謚

忠武

張 統江陵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景泰三年爲左

副都御史尋陞南兵部尚書天順元年致仕卒

劉 斌順義人正統十年進士景泰中爲給事中

楊 洪六合人副政以軍功世襲中百戶公嗣官

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正統元年以都督守獨

石十三年封昌平伯十四年 上北狩公守宣

府坐事下獄尋出公禦寇有功進封侯景泰二
年還鎮宣府卒贈鎮國公謚武襄

馬

昂字志高滄州人由鄉舉入國學薦陞監察

御史正統八年陞副都御史叅贊甘肅軍務尋

致仕景泰四年薦起總督軍務巡撫兩廣天順

二年陞兵部尚書四年致仕卒贈少保謚恭襄

李

賓字廷用順義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御史景

泰時歷陞副都御史天順初年以平曹吉祥之

亂遷左都加太子少保成化十三年致仕弘治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士 平露堂

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楊

鼎字宗器咸寧人正統四年進士授翰林院

編修常建言修防戒備通漕三邊不果行胡虜

大舉詔公撫守近畿經略有功累遷至戶部尚

白

圭向官人正統七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尋陞

荆江布政使順改元轉都御史巡撫湖廣累陞

兵部尚書以軍功進太子少保十一年卒

李

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

史景泰二年公以會都察贊宣府軍務總督遼
儲繼巡撫遼東成化二年以軍功加太子少保
還臺四年爲吏部尚書五年致仕卒諡襄敏
王 玆字公度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初爲戶科
給事中景泰初陞僉都御史守居庸二年總漕
淮上兼巡撫清理鹽法復辟謫湖江參政尋除
名天順五年起公兵部尚書未幾去位卒正德
中謚莊毅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平露堂

周弘謨字克謨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

官坊成化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十六年陞尚
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元年致仕三年
卒諡文安

取 裕字好問平定人景泰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爲工科給事中父清惠公在內臺改檢討成
化二十二年陞禮部尚書尋改南弘治元年召
尚書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弘治八年卒贈太
保諡文恪

林 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由刑科給

事中景泰三年議易儲忤旨改司直裕陵復騰
超陞都御史巡撫大同累陞刑部尚書太子少
保卒贈少保諡莊敏

項

忠字盡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邑 上北狩羈虜中伺馬走七晝夜達宣府
陞陝西按察使天順三年以剛都御史留撫四
年討平土達滿四六年討剿義流民累陞兵部
尚書汪直惡公落職尋直敗復官卒贈太子太
保諡襄毅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平露堂

章

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南京禮

部主事屢有論建景泰中疏言 上皇汪后及
沂王 上怒下公獄復辟拜禮部侍郎尋改南
京吏部成化十二年卒特贈尚書諡恭毅

鍾

同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授御

史每陳明政闕失因被杖凡三下獄竟死獄中
後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進士由翰林編
修歷陞通政司叅議兼侍讀成化二年召入內

閻累進禮部侍郎凡三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歷

官翰林侍讀與商輅同入內閣景泰初以憂去

天順元年復入內閣成化五年進吏部尚書大

學士如故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

王崇之北直滑縣人天順元年進士

張海字文洞德州人成化三年進士由戶科給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十五

平露堂

事中累陞順天府尹弘治二年陞兵部侍郎未

幾降山西參政弘治十年致仕卒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拜給事中

英宗將大用之爲大臣所忌陞汀州知府奉幸

劉翊字叔溫壽光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內庶吉

士累陞侍講成化十年陞吏部左侍郎明年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累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

士公惡鄙萬安卒爲所中二十一年致仕去贈

太保謚文和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修成

化中累陞少詹弘治元年陞禮部侍郎召入內

閣累進至少傅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儀

正德初逆瑾恨公奪公官瑾誅得復致仕嘉靖

時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李東陽字賓之奉陵人以神童景帝召見成化

三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累陞侍講學士弘治

八年入內閣十一年以太子出閣加太子少師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正德初劉謝皆去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十六

平露堂

公獨留尋致仕歸正德年卒贈太師謚文正

韓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

景泰時以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

天順二年巡撫大同或政大治七年陞兵部侍郎

天順末年坐事左遷成化元年以都御史贊

理兩廣軍務討平斷藤峽間府梧州公得承制

專決尋引疾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吏科給

事中景泰初超陞南京禮部侍郎成化七年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內兵科給

事中景泰二年陞參政督宣府軍餉天順二年

召爲金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五年陞禮部侍

郎改吏部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由監察御

史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卒督撫江西兼

撫荆襄進南京兵部尚書成化十二年卒贈太

子少保謚襄敏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七

千露堂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部

郎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十三年爲兵部尚

書凡兩出總督二十三年以左都御史致仕卒

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毅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遷

治楚有各累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正德三

年致仕五年卒贈太傅謚端肅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累官吏部

侍郎泰陵卽位入內閣陞尚書弘治七年加少

傅十一年卒贈太傅謚文靖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由司經洗馬

陞吏部侍郎屢疏請老以尚書致仕成化末卒

謚文忠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初授南禮

部主事成化十七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

二關兵事尋召爲刑部尚書請老卒謚文肅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

史勅中官降北黃驛丞累陞參政成化十八年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太

千露堂

陞食都御史巡撫宣府尋改河南弘治三年以

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四年陞南京戶部尚

書十一年致仕十四年召公以原官兼憲職巡

撫陝西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襄毅

王越字世昌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有名

天順末以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成化初陞陞左

都御史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屢出大同以軍功封威寧伯十八年奪公封編

管陞安弘治十年起公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加

少保兼太子太傅十一年卒軍中贈太傅謚兼

敏
丘 濬字仲源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累陞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弘治元年陞禮部

尚書四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八年卒贈太傅謚文莊

倪 岳字舜谷錢塘人天順元年進士歷陞侍讀

學士成化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十四年卒

贈少保謚文毅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九

平露堂

劉大夏字時舉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

授兵部職方郎中弘治六年以浙江左布政遷

右副都御史治河十年虜入塞以戶部侍郎出

經畫十三年總督兩廣尋陞兵部尚書正德元

年致仕劉瑾矯制下公獄尋赦歸瑾誅復官卒

贈太保謚忠宣

彭 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

吏官兩下詔獄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使歷陞

都御史巡撫江南順天弘治初入爲吏部侍郎

四年尚書刑部六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

安
白 昂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累官左都御史成

化七年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十二年致仕

十六年卒贈太保謚康惠

徐 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以集文莊

疏薦擢御史十一年陞湖廣參議累官至工部

侍郎卒

柳 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廿三年進士爲庶吉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十

平露堂

士已酉以公妄言朝政下獄彭韶辭疾不判免

遷石城所吏目總督秦紱重之特遣督糧年二

十六卒

楊 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庶吉

士拜給事中累陞禮部侍郎管尚書卒謚文恪

羅 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時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公抗疏劾之遂

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四年召還原官改南京

翰林院供職十四年卒謚文毅

許進字李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

史巡甘肅山東弘治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九年陞右都御史撫陝西尋以戶部侍郎提

督大同軍務正德初爲兵部尚書後改吏部爲

劉瑾所惡除籍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嘉靖初謚襄毅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

劾汪直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

兵部尚書弘治初召爲戶部尚書正德初瑾矯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王 子爵堂

詔奪公官書述詔獄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

太子太保賜詔存問卒贈太傅謚忠定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三年進士起家爲郎

建言逮獄尋復官按權璫罪三封還詔書及爲

巡撫都御史兩平大冤累官刑部尚書嘉靖初

卒贈太子少保謚貞肅

居勳字元勳平湖人成化五年進士累官至刑

部尚書正德十一年卒謚康偉

黃越字尚矩寧都人成化五年進士弘治十三

年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李傑字世賢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正德元年改禮部尚書

忤逆瑾意致仕卒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二年進士弘治十一

年任詹事尋加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楊璿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陞副都御史撫治荆襄改撫北直節制邊

關巡撫河南成化十四年卒賜葬祭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王 子爵堂

王復字初陽固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給事中

陞通政參議尋陞禮部侍郎使虜迎駕還陞通

政使成化初擢兵部尚書以陝西多故出巡邊

得便宜行事尋改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

保謚莊簡

儲懽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由考功

司主事歷陞戶部侍郎進瑾專政公尋致仕瑾

誅公起南京吏部力辭得免卒謚文懿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第一累

陞侍講學士弘治八年入內閣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正德元年致仕尋創籍嘉靖六年春復召
入閣明年乞歸卒年八十贈太傅諡文正

費宏字 鎰山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歷禮

部左右侍郎至尚書正德六年召入內閣九年
致仕嘉靖初起少保入閣累加少師六年致仕
卒贈太保諡文憲

喬宇字希大樂平人成化十八年進士由知縣
累官至吏部尚書諡莊簡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 平露堂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主
事歷陞都御史巡撫遼東總制川廣等處加官
保掌本院事後爲民嘉靖初徵爲兵部尚書加
少保致仕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授知縣入
爲御史歷陞右都御史巡撫遼東後撫鄆陽大
同陞兵部侍郎尋晉尚書嘉靖六年以原官兼
左都總制三邊累請乞休復起兵部尚書卒追
贈少保諡康毅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知太湖
縣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末請告嘉靖
中起吏部尚書尋改刑部疏論時事改兵部尚
書兼都御史提督團營八年爲木兵十年卒贈
少保諡康惠

柴昇字公照內鄉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擢給
事中正德二年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又改陝
西歷任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尋歸嘉靖元年
年八十遺官存問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四 平露堂

龔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累官南京
工部尚書嘉靖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由工部
主事歷陞戶兵吏三部尚書加少師正德十六
年下獄請戍殺德嘉靖六年起兵部尚書提督
陝西軍務尋改吏部卒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陞吏部尚書兼學士爲進瑾所惡改南京
年召入內閣十六年累加少師致仕嘉靖特卒

贈太師謚文康

楊一清字應寧丹徒人八歲爲童蒙薦入翰林秀

才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十五年歷陞副

都御史督理茶馬巡政十八年經略遼務正德

元年改總制三邊二年爲瑾所忌引疾歸五年

起公討賊寧夏投策張永竟誅瑾十年入內閣

尋歸嘉靖四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

務未幾召入內閣尋加少師兼文華殿大學士

歸八年削籍九年卒得復官二十七年贈太保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五

平露堂

謚文襄

王鏊字濟之吳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初授翰林

編修累陞吏部侍郎兼學士正德元年召入內

閣四年四月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翰林

累陞少詹學士正德二年召入內閣十一年憂

去服闋復爲內閣迎立世廟封伯爵不受一

品考績進太傅力諍大禮去削籍隆慶時贈官

謚文忠

姜洪字希範廣德州人成化十四年進士官至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正德七年卒

范珠富順人成化十一年進士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爲南京

戶部主事歷陞泰政卒號凌谿先生時顧華玉

璫劉元瑞麟徐昌授顧卿與公爲江東四才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編修歷陞禮部尚書正德十二年入內閣進

少傅嘉靖初封伯回辭議禮不合免歸隆慶中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五

平露堂

謚文定

羅玘字景鳴建昌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累陞吏部左侍郎正德

七年致仕世稱圭峯先生卒贈禮部尚書謚文

肅

何孟春字子元弘治六年進士郴州人由庶吉士

授兵部職方郎歷陞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尋遷

南吏部侍郎卒所著有餘冬錄序間日分義撫

滇條約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張文字京載新喻人弘治六年進士官戶科都

給事中

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弘治六年進士由庶吉士

累陞禮部右侍郎尋陞尚書致仕謚文僖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由庶

皇明經世編

往氏傳里

三七

下露堂

古士歷陞吏部侍郎正德十二年入內閣累加

禮部尚書加少保嘉靖三年致仕年八十三卒

贈太保謚文簡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一年進士抗疏乞

誅逆瑾請龍場驛丞堪誅歷陞金都御史巡撫

南鎮宸濠反公討平之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尋提督兩廣卒贈侯

隆慶中謚文成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由推官歷

陞江西按察使備兵東鄉抗疏劾宸濠下錦衣

獄尋請成濟陽嘉靖初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未幾召爲兵部侍郎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九年卒贈少保謚端敏

許讚字廷美靈寶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大明推

官召爲監察御史正德二年以父進家宰改編

修逆瑾惡公出爲知縣歷陞至戶部尚書去任

嘉靖十五年起吏部尚書加少保二十三年入

內閣二十五年以致仕懇辭削籍尋卒復公官

皇明經世編

往氏傳里

天

下露堂

仍贈少師謚文簡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嘗監三關被擄下獄尋得釋十八年應詔陳

言下獄正德改元爲韓文草疏請誅八閩降布

政司經歷三年以他事械赴京尋經瑾敗起爲

提學副使落職閑住嘉靖八年卒後謚景文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尋提學闕中未幾卒年二十九公八歲能

賦詩十五歲于鄉十九登進士與李獻吉齊名

受憤時事尚節義鄙學利並有國士之風

康 海字德潤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

授修撰言官以鄉里指為鄉黨罷歸卒

王九思字敬文鄠縣人弘治九年進士授簡討九

北考滿調吏部尚書謫壽州同知正德六年致仕

享年八十四所著有漢陵正續集碧山續稿新

稿行于世

劉 玉字咸豐萬安人弘治九年進士自縣令召

為御史疏論蜀璋下獄瑾誅起副使歷陞南會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元 平陽堂

都提督江陽嘉靖初以平原功陞刑部侍郎尋

以事下獄罷歸卒于家隆慶初詔贈刑部尚書

贈端毅

汪 循字善甫婺源人弘治 年進士官至順天

府判

劉 龍字舜卿襄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編修

正德初改兵部郎中擢吏部理誅復翰林嘉靖

初陞門下部侍郎六年陞南吏部尚書又改南

兵部參贊機務尋致仕三十二年卒明年贈太

子太保諡文安

石 珪字邦彦寧城人成化二十二年進士由廣

吉士累陞禮部尚書嘉靖四年入內閣閣臣忌

之欲削公權令兼學士專管制勅六年致仕卒

初贈少保諡文隱嘉靖閣臣之嫌貧亡喻公者

後改諡文介

劉 麟字元瑞安仁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以忤逆瑾除名瑾敗遷按察使嘉靖元年擢

副都御史撫真定累遷工部尚書以謙織造忤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 平陽堂

有致仕後以獻陵官殿雨漏建論落職卒年八

十三贈工部尚書諡清惠

何 璫字粹夫武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廣吉

士累官至右都御史嘉靖二十九年卒贈禮部

尚書諡文定

方良永字奇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正德時歷陞山東布政嘉靖初擢都御史巡

治郎陽尋致仕六年起應天巡撫未自寧恩諡

簡靖

孫懋字德夫正德六年進士知蒲城縣召為給

事中疏劾江彬諫止巡幸陞按察使以詰中校

下詔獄既典史累陞應天府尹致仕嘉靖三十

年卒贈右都御史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行人

改給事中歷陞藩臬嘉靖初擢副都御史尋陞

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嘉靖二十五年陞吏部尚

書明午卒諡恭肅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八年進士由庶吉士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 平露亭

累陞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兵部參贊機務嘉靖

二十二年卒諡文定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

士授給事中正德中謫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為

御史為內臣所構下獄謫縣丞遷知縣嘉靖初

歷陞右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尚書免歸

卒隆慶初復其官贈少保諡肅敏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為戶部主事遊

瑋用事謝政歸家居數年嘉靖改元起吏部郎病卒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任刑部

主事調吏部陞南京都御史嘉靖初年以言事

免官歸會湖廣貴州苗叛起公勦撫之擢南京

刑部尚書考滿歸嘉靖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一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二授

編修為劉瑾所忌出為知州遷刑部郎調吏部

瑋誅還官翰林累陞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尋落

職卒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魏校字子材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元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 平露亭

年授刑部主事轉兵部歷陞太常卿卒諡恭簡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是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

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陞侍讀學士嘉靖元年

陞祭酒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諡文

敏

夏良勝字于中建德人正德三年進士起家刑部

主事調吏部諫南巡下獄嘉靖初復其官歷陞

太常寺卿降知州八年以議禮繫獄梏成遼陽

志平衛

陸 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修撰母改南禮部主事母喪復編修

嘉靖初爲經筵講官言事簡延平尚知學督學

浙江歷陞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駕幸承天以

公掌行在院印改正曆事二十年致仕卒贈禮

部侍郎諡文裕

黃 綰字宗賢黃巖人承祖文毅公於校後軍都

事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自工部郎歷陞禮部

侍郎奉勅撫大同尋知貢舉陞禮部尚書充安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十卷 章

南王使罷歸卒所著石龍集石龍集議思古

堂筆記等書行于世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由

歷陞金都御史督理甘肅屯政尋撫陝西累陞

兵部侍郎加左都御史總理三邊軍務嘉靖十

六年陞尚書二十四年卒贈少保諡忠襄

毛伯溫字汝膳吉水人正德三年進士由都官掾

御史歷陞巡撫山西尋改順入嘉靖十六年陞

兵部尚書十八年總理三關軍務尋加太子少

保平安南晉光祿大夫二十三年爲民

韓邦奇字 朝邑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吏部主

事歷陞南京右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嘉靖二

十六年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余 珊字 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

林希元字茂貞福建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大理

寺評事嘉靖初條上新政切中時弊尋謫泗州

判官竟以抗節不屈當路棄官歸凡三年以薦

累遷大理寺丞尋以言事落職知欽州累陞兵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十卷 章

備僉事世稱次崖先生

史 道字克弘涿郡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給事中疏劾江彬救王瓊之死嘉靖初下

獄尋起備兵潁川歷陞都御史十五年巡撫大

同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三十六年卒

謝汝儀字國正鄞縣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餘干令

擢御史累陞至按察司使卒所著有果菴集

馬 卿字敬臣林慮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

士正德二年授給事中出爲大名知府歷任布

政使嘉靖二年簡爲知府累陞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卒于官

舒芬字國裳浙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

修撰會疏諫南巡廷杖幾斃謫福建市舶提舉嘉靖二年復官翰林歲禮執不當考獻帝之說杖如前尋丁艱歸卒

楊慎字用修成都人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嘉靖初爲經筵講官尋以議禮跪門哭諫下獄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卒以隆慶元年贈光

皇明經世編

姓氏簡里

三五

平露堂

祿寺少卿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爲推官入

爲兵部主事武廟南征公疏諫械杖于廷嘉靖初擢爲車駕郎中歷陞至按察使尋以莫登庸竊據據公金都御史保疊南詔陟爲大理寺卿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嘉靖初題給事中遇事盡言八年出爲衡州知府累陞福建布政使卒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

知府歷陞布政使尋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歷少

司馬晉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穆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嘉靖二年爲戶部尚書六年引疾十年復起爲南戶兵二部尚書尋致仕三十三年卒謚端敏

王以旂字十招江陵人正德六年進士授知縣擢

御史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嘉靖二十六年召爲工部尚書尋轉左都御史明年爲兵部尚書

皇明經世編

姓氏簡里

三六

平露堂

代曾銑爲陝西總督卒贈少保謚襄敏

蔣曙字全州人弘治九年進士嘉靖五年

以工部侍郎兼金都御史採木六年卒于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選廣古

士改授知州歷陞金都御史巡撫寧夏嘉靖庚戌陞本兵謫奪職歸三十九年起戎政尚書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張亨敬初名璵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五年進士

嘉靖三年以歲禮陞兵部侍郎六年以禮部尚

召召入內閣八年致仕卒天津召選十年以雷

震致仕十一年召選又致仕十三年召選加少

師十四年病乞休尋卒贈太師謚文忠

柱 夢字 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南知縣歷

刑部主事議禮稱旨累陞禮部尚書嘉靖八年

入內閣加少保十年致仕卒贈太傅謚文襄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懷吉

十改禮部郎歷陞吏部尚書嘉靖十一年召入

內閣十二年召少保致仕尋卒贈太保謚文襄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二十七

自漢書

席 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由知縣正

德中歷陞布政嘉靖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尋改南兵部侍郎以議禮稱旨陞禮部尚書

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三年卒贈太傅謚文襄

王 軌江都人開平衛籍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

十五年累陞南京兵部尚書十八年致仕卒

霍 韜字渭先南海人正德八年進士永樂引何

官歸嘉靖元年起爲職方主事尋以議禮遷少

詹兼侍講學士累陞至禮部尚書十九年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敏

唐 龍字茂佐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由知縣歷

陞太僕寺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守陞兵

部尚書總制三邊嘉靖二十五年改吏部奪職

卒贈少保謚文襄

毛 憲字式之武進人正德六年進士權給事中

嘉靖十二年卒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慶吉

士與舒芬等上疏諫南巡跪門廷杖尋出知泗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元

平糶堂

州嘉靖登極召爲給事中與張桂不合出爲江

西提學僉事尋卒學者私謚爲清惠先生

張 岳字惟喬泉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諫南巡下獄杖闕下幾死嘉靖初起原官遷任

鄧陽江西兩廣撫臣陞右都掌院事尋以楚苗

猖獗出公總督三省底寧分宜忌公降兵部侍

郎卒復其官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鄭自璧字永東祥符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十四年

由康吉上校給事中嘉靖三年陞兵部諫遇

市取古六年降江隆縣丞

張 豪字明華江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御史已後改編修累陞國子祭酒尋以光

祿寺卿致仕嘉靖四十二年卒

張 珩字 石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御史

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已巡撫寧夏總督陝西

三邊嘉靖二十五年進戶部尚書尋謫戍慶陽

已後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遷兵部侍郎卒

楊 選字 卓丘人正德十六年進士三十七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平露堂

年以僉都兩撫大同陞兵部侍郎尋下部獄卒

潘 潢字 葵源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知縣

擢戶部主事歷陞戶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

書嘉靖三十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馮 思字子仁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擢

南臺御史十一年因尋星見疏斥都御史汪鉉

詔下獄以子行可請開乙代死免死戍甯州隆

慶初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鄒守愚字君哲蒲州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陞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晉戶部侍郎三十

四年奉命秋祀河嶽卒于奉贈都御史謚襄惠

夏 古字公謹貴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山人

擢兵科給事中以議禮稱旨進翰林侍讀學士

嘉靖十五年入內閣累加少師二十年削免尋

復職二十一年又革職二十四年復任二十七

年降尚書致仕十二月論斬隆慶中謚文愍

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少與弟良傅負俊才人以

二陸比之嘉靖時貢入太學校南京翰林院孔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平露堂

目所著有布湖集

朱 統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知縣

陞職方郎調吏部累任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嘉靖二十六年改撫浙江兼福建海道有禦賊

功以海禁嚴爲閩人所構革職聽勘發憤卒所

著有覽餘集

許相卿字 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告歸十

六年授終事中華靖改元抗疏論政令不當者

數事三年免歸屢詔不起尋卒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給事中嘉靖三年伏闕請正大禮廷杖然
志操益勵先後論劾凡十餘疏六年以言事復
廷杖削籍卒隆慶初贈光祿寺卿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由御史累

陞四川參議寺以考察罷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知縣

入爲御史言九邊事凡十餘奏尋擢副都御史
督餉南畿四十二年巡撫雲南晉南京工部尚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聖

平露堂

馬歸卒

龔輝字實卿餘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

事奉勅採木屢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累陞布

政使二十三年擢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二
十九年陞工部侍郎致仕卒所著有西樵疏草

全陝政要諸書

袁袞字永之吳人嘉靖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兵部武選主事爲胡端敏公所重以失火下獄

謫戍湖州尋赦歸累陞廣西提學卒

蘇祐字允吉潯縣人嘉靖五年進士授縣令徵

爲御史出按宣大監軍討平亂卒尋陞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移撫山西二十八年以兵部左侍

郎總督宣大邊務凡十年進兵部尚書分宜忌

公削籍爲民萬曆元年復官致仕卒所著有三

關紀要通新填言奏議等書

鄭曉字靈甫海鹽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職方主

事著九邊圖誌議禮下獄被杖尋遷吏部分宜

忌之詔貶和州判官後累陞右都御史協理戎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聖

平露堂

政掌部事楊襄毅宣大還公遷刑部尚書以言

官論列削籍卒復官隆慶初賜祭葬贈太子少

保謚端簡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正德 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陞吏部尚書嘉靖二十一年入內閣二十

九年夏言以罪去獨爲首相攻者數起卒不去

至四十一年始致仕尋以子世蕃貪縱棄市削

其恩廕并籍其家嵩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

柳亦無弔者年八十六

李

默字時言歐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庶吉

士改戶部主事改吏部尋請寧國判歷歷吏部

侍郎尋進尚書分宜與趙文華忌公疏公劾誅

下獄卒隆慶初詔復官還官諭祭營葬如例

程文德字

永康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編修以

論汪鉉下獄謫典史歷歷吏部侍郎尋加學士

掌詹事府事管撰玄文不稱旨調南吏部尋削

籍卒後復其官仍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聶

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一年進士由華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聖

平露堂

知縣歷陞金都御史巡撫順天嘉靖三十一年

陞兵部尚書尋改仕卒隆慶元年贈少保謚貞

襄

翁萬達字仁大揭陽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戶部主

事歷陞梧州知府尋擢征南副使以軍功陞一

級二十二年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修築邊牆

議復河套尋以被虜陞兵部尚書丁艱起復以

疏中言談詭為民尋詔復公兵部尚書而公卒

矣隆慶年謚襄敏

錢

琦字公良海鹽人正德三年進士起家部郎

力諫南巡仕至太守卒所著東齋集

王學夔字一臣安福人正德九年進士初任刑部

主事調考功郎諫南巡跪門五日廷杖幾死嘉

靖初陞太僕卿尋陞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累晉

南京兵部尚書隆萬間兩膺存問卒年九十四

謚莊簡

毛鳳韶字瑞成麻城人正德十五年進士為御史

有直聲尋請嘉定州判官終雲南僉事有聚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陽

文集藏于家

陳時明字際豐堂邑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嘉靖元

年授給事中六年陞左參議尋致仕卒

曾

休字汝誠泰和人嘉靖五年進士授知縣選

給事中尋掌兵垣十四年爲民舉廟公愷復職

仍晉階故員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改

御史上封事兩繫獄凡八年釋歸爲民宰隆

慶元年進贈光祿寺卿謚忠介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嘉靖八年進士甲辰授編

修建言爲民

許論字廷議靈寶人嘉靖五年進士由推官爲

兵部主事上九邊圖說歷陞食都御史巡撫顯

寧明澤世編

姓氏爵里

四

胡學思兵部侍郎總督宣大諸軍二十五年

進本兵加太子太保尋復總督大軍務四十四

年卒謚恭襄

侯綸字大原人正德六年進士陞陞兵部

侍郎嘉靖二十六年起戶部侍郎總督糧儲二

十九年致仕卒

張秉壺字國鎮莆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二十

年自知縣拜給事中三十年陞尚書司卿改大

使三十五年免官卒

趙伸字放縣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食都

御史

黃佐字香山人正德十五年進士累官副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王朝用字南光人正德十五年進士嘉靖十

五年時爲兩淮巡鹽御史

屠應竣字文升平湖人文僊子也嘉靖五年進士

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尋復官翰林晉諭德解

職歸卒所著有蘭暉堂集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四

孫陞字志高餘姚人忠烈子也嘉靖十四年進

士由庶吉士累陞禮部侍郎尋晉尚書卒謚文

恪

曾銑字黃巖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縣爲

御史巡按遼東會兵變公捕首惡誅之陞太定

因不次見擢北總督陞西時首倡復食議大學

士言力諍其議分宜校旨仇鸞遂以結交迫侍

律論死隆慶初事白贈尚書謚襄惠萬曆中詔

建祠以祀之云

姚

涑字惟東慈谿人嘉靖二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議禮被杖尋復官累陞侍讀學士卒作有邊

圖海運策

張

治字文邦恭陵人嘉靖二年進士爲庶吉士

授編修二十七年累陞至南京吏部尚書明年

入內閣未幾卒贈少保謚文隱隆慶初改文毅

張

時微字惟靜四明人嘉靖二年進士初授禮部

主事歷任藩司以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改江西

三十四年累陞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歸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望

徐

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授編修以

議孔子像出爲延平推官歷陞副使尋以太子

出閣召拜洗馬累遷至禮部尚書三十一年召

入內閣嵩去公爲首揆凡七年隆慶二年致仕

卒贈太師謚文貞

胡

松字汝茂涇州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州歷

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南京兵部尚書尋改

吏部嘉靖四十五年卒于任贈太子少保謚莊

肅

魏

煥字原德長沙人嘉靖八年進士兵部職方

郎擢四川僉事所著有續九邊圖考

王

邦直字東與卽墨人由明經嘉靖中爲益山丞

上書條奏十事優旨褒答後精研律呂著樂書

正聲四十卷人比之韓洛苑云

趙炳然字

劬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御史歷

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浙江晉兵部尚書出總宣

大山西邊務尋回掌部事隆慶三年卒贈太子

太保謚恭襄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吳

趙

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選庶吉

士庚戌虜薄都城公以諭德兼御史領勅宣諭

督戰尋下獄被杖謫荔波典史累陞戶部侍郎

爲相嵩所忌奪其官隆慶改元起公官二年召

入內閣仍兼御史察院左都四年歸卒贈少保謚

文肅

茅

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爲縣令入

爲司勳累陞至大名備兵副使尋奪官世稱鹿

門先生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累官提學

副使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嘉靖五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戶部主事數上疏言事下獄爲民贖改編修

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止東宮以崇國本又罷爲

民寺以薦爲職方郎歷陞都御史巡撫山西提

督馬門關尋解官聽調卒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

事轉吏部尋以科道部屬成選入翰林公遂與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哭

馬季爲石司諫以言事爲民薦起職方郎奉勅

經略浙江倭寇陞會都巡撫仍管前事三十九

年卒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累陞國子祭酒二十四年開中地震

人民墜死者過半公亦不免焉

王鐸字孟韶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爲吉安

推官擢給事中數言事皆剴切論分宜還食事

詩落職卒有榜菴集行世

胡宗憲字 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爲縣令

擢御史巡按湖廣等以優警拜會都御史總督

浙江江蘇軍務屢戰奏捷卒以計贓罪貶侯府

悉平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以人言落

職械至京師卒于獄天下惜之已復官萬曆十

七年時予祭葬

阮鶚字 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改御史歷陞會都御史巡撫浙江與總

督胡定計擒斬徐海等尋移鎮閩坐糜費被逮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平

落職尋卒

任 環字應乾潞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知

縣尋爲蕪州同知三十二年值倭寇東南公獨

訓練民兵與力戰屢捷擢按察司僉事備兵蘇

松尋以公加副使歷一子千戶世襲陞參政丁

憂歸卒後贈光祿寺卿

唐 樞字 歸安人嘉靖五年爲刑部主事以

問李福達獄革職爲民條陳禦倭之策最爲詳

核所著有水鐘惠集

鄭若曾字

人嘉靖倭寇浙直時都御史

曹邦輔辟爲記室參軍後胡宗憲亦雅重之凡
善師與紀功之言皆其筆也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禮部

主事爲山東學憲有文名其文與唐荆川專宗
宋人世所謂晉江毘陵者是也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至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嘉靖

年進士由行人

歷陞由院副都御史尋撫應天定田賦之法凡
數十百條逮少宰未幾乞休歸卒贈工部尚書

謚恭簡

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嘉靖初鄉舉爲奉化令歸

卒

章煥字

吳縣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三十四

年累陞光祿寺卿三十八年以副都御史專督
漕運明年坐事下獄滴戍

楊

博字惟約蒲州人嘉靖八年進士由知縣陞

職方郎超拜食都御史巡撫甘肅歷陞兵部尚
書尋改吏部隆慶二年請告四年起家宰行兵

部事萬曆初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尋致仕卒贈

太傅謚襄毅

葛守禮

字與立德平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推官擢

兵部主事二十七年以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尋
總督宜大歷陞左都掌院事致仕歸卒贈太子

太保謚端肅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至

袁

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編

修歷陞禮部尚書四十一年召入內閣累加少
傅四十四年卒謚文榮

馮

璋字 慈谿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李春芳字子實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第一

累官禮部尚書四十四年入內閣穆宗初爲首
輔卒致仕卒贈太師謚文定

嚴

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累陞禮部尚書無何家宰缺上手詔用公四

十四年召入內閣尋致仕卒贈少保諡文靖

聞人詮字

餘姚人嘉靖十五年進士

屠仲律字

平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

王忬

字氏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按順天宣庚戌之變公守通州擢僉

都御史巡撫浙江三十二年發撫大同已移節

鎮薊遼進右都御史亨下獄死隆慶改元子世

貞白寬狀部復原職贈兵部尚書

蕭瑞蒙字曰啓湖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庶吉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重

士改御史按貴州疏設撫臣增試二十三年復

命卒

江東字

朝城人嘉靖八年進士南戶部主

事歷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三邊陞兵

部侍郎協理戎政兼督宣大薊遼等六鎮嘉靖

四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恭襄

王之誥字

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累官

命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十五年陞兵部侍郎總

督宣大以軍功加右都御史隆慶元年同籍五

年爲南京兵部尚書萬曆元年改刑部尋終老
歸十七年卒

薛應旂字

武進大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提

學副使

陸

擘字浚明長州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選度

吉士授給事中尋以劾衛勳張桂凡兩下獄
謫都勾驛丞遷永新知縣尋致仕歸

陸樹聲字

與古華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嘉靖四十五年累陞至吏部侍郎屢疏乞休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五

萬曆元年陞禮部尚書尋致仕歸卒年九十七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公清風高節海內所仰重

者五十餘年子司寇名彥章者能先世其家聲

云

陸樹德字與成華亭人文定弟也嘉靖三十六年

進士由推官拜刑部主事尋改給事中累陞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卒

張

翀字子儀郴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上疏劾嚴嵩父子劾狀下詔獄成都勾

陸慶初召補吏部尋陞金都御史巡撫南贛四年遷撫湖廣萬曆二年起總督漕運入爲刑部侍郎卒

楊繼盛

字仲芳保定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

吏部主事三十年遷兵部郎疏斥馬市被逮貶

狄道典史陞知縣遷戶部郎又遷刑部郎尋調

兵部武選三十二年諭嚴嵩十罪五奸詔下獄

杖一百在獄三年竟死西市萬曆元年贈太常

寺少卿謚忠愍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王

沈

鍊字純甫麗水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爲縣令

遷錦永衛經歷進勅嚴嵩請戍保安尋爲楊順

路楷所情殺陸慶初得白贈公光祿寺卿并捕

順楷下獄抵罪

王宗茂

字時育京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

人幕拜御史疏劾嚴嵩八大罪謫平陽縣丞尋

卒隆慶初贈光祿寺卿

朱

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知縣

擢刑部主事陞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召爲工

部侍郎四十一年改吏部四十二年擢工部尚
書總理河漕尋召還萬曆二年致仕卒

翁大立字元本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陞工

部侍郎隆慶五年改兵部萬曆初爲南京工部

尚書尋改兵部致仕

馬

森字懷寧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初爲戶

部主事惟稅九江出爲郡守遷副使歷陞戶部

尚書萬曆八年卒賜祭葬如例

靳學顏

字濟寧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推官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王

累官至左布政入爲太僕卿以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遷吏部侍郎卒

張

瀚字子文錢塘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工部

主事陞陞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隆慶末陞南工

部尚書萬曆元年改吏部五年忤江陵致仕二

十一年卒謚恭懿

高

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穆宗爲裕王公爲講官累遷至禮部

尚書隆慶元年召入內閣加少傅尋養病歸二

年復以原官起掌吏部與江陵協策封欽庵
後無邊患者五十年隆慶六年罷歸卒諡文襄

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選庶

吉士授檢討隆慶二年累陞至禮部尚書兼詹

事四年召入內閣五年致仕卒贈太保諡文通

劉燾字丕冒天津人嘉靖十七年進士起家都

郎四十二年陞僉都御史總督勸懲尋以軍功

加右都總督兩廣隆慶二年晉兵部侍郎四年

陞左都御史提督神樞營未任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五七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嘉靖時以鄉舉為教諭陞

知縣入為戶部主事上疏下獄隆慶登極時出

公獄還其官累陞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尋解官

歸萬曆初起都御史掌南院卒于官贈太子少

保諡忠介

陳以勤字述甫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為庶吉

士三十一年為裕邸講讀官歷陞詹事府掌書

年召入內閣累加少傅四年致仕卒贈太保諡

文端

高儀字子象錢塘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

士為裕邸講讀官四十五年累陞禮部尚書隆慶

五年召入內閣未一年即致仕正江陵新鄉用

事時也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

士陞禮部主事歷任藩臬權副都御史督餉南

畿萬曆元年陞禮部尚書三年致仕卒贈太子

少保諡文恭

林嫌字貞卿閩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諭之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三八

孫廷機字也選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國子祭酒

萬曆五年晉南禮部尚書八年卒

陸穩字汝成湖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用刑

部主事歷陞布政使四十年擢右都御史提督

南贛軍務以平賊功還兵部侍郎仍撫其地尋

改南京兵部侍郎罷歸卒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為行

人累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嘉靖四十年為兵

部侍郎尋改南工部卒于官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陞都御史巡撫寧夏隆慶初總督三邊

改宣大萬曆五年陞兵部尚書未幾歸十六年

卒贈太保謚襄毅公在宣大時畫俺答事定封

貢縛叛人約屬夷起患途息此爲蹕絕云

方逢時字行可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市知縣

累陞秦都御史巡撫大同總督勦遼把漢之降

俺荅之款與有力焉累陞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四十四年卒予卹典祭葬擬謚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羌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初任

南庫部會後薄留都公募壯士禦部之以知兵

召凡再奪情勦廣寇賊倭奴歷任督撫陝西兩

廣副邊等處尋陞兵部尚書萬曆五年致仕尋

卒謚襄敏

霍冀字克封孝義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推

官選爲御史尋擢僉都御史出撫寧夏久之晉

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四鎮兵務隆慶二年召

爲本兵四年開仕卒復其官給卹典如例

張居正字時大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編修隆慶元年以裕邸講臣召入內閣

萬曆初新鄭去位公爲首揆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輔政數年海內稱其功累加至太師卒贈上

柱國謚文忠卒爲言者追論劾奪後論定復官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市知

縣擢南臺御史首論鄒應龍及劾嚴世蕃累陞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卒

鄒應龍字翼之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爲御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卒

史巡按江西疏列分宜貪穢上納其言萬曆初

累官兵部左侍郎尋以巡撫雲南失事論奪十

六年復其官卒賜祭葬如例

李攀龍字于麟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出爲順德守樞陝西提學副使無何請

予告歸隆慶初用薦起按察使尋以憂歸卒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爲吏

部考功郎外補閩藩學副夾卒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

刑部主事陞青州兵備父大司馬忤爲分宜所
陷公棄官歸隆慶元年誦父冤起補大名尋以
副都御史撫治鄆陽累陞南京刑部尚書卒贈
太子少保

王世懋字敬美世貞弟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值

大司馬張歸隆慶元年拜禮部主事十二年累

陞福建提學副使尋進南京太常卿卒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中

書舍人擢給事中坐與王李交通浮薄外謫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空

汪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起家

郎郎歷歷會都御史撫治鄆襄隆慶四年改撫

湖廣明年爲少司馬尋卒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爲濟

縣令有政聲累陞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孩撫宣

府入爲兵部侍郎浙江兵變奉旨往鎮四月底

定被倭于溫州首兵部尚書世稱公有文武才

三十九年卒擬謚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由知

縣徵爲南臺御史三十一年疏論分宜下獄廷

杖削籍隆慶元年起御史二年巡撫貴州召爲

工部侍郎江陵用事公致位十一年爲左都御

史十九年爲刑部尚書不赴卒贈太子太保

劉鳳字子威吳人嘉靖 年進士授御史

出爲藩臬其文詰屈于騷賦尤長

徐學謨字思重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

湖廣巡撫萬曆初爲禮部尚書時宗伯久屬詞

臣公以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尋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空

吳桂芳號潭石新建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倭寇方訌出公守揚州歷陞左布政權

鄆陽巡撫尋以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滿三載召

入署部事尋督工部尚書總督河漕卒于官贈

太子少保

王宗沐字 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累官

工部侍郎公管理河漕最爲稱職

戚繼光字元敬登州衛人由指揮使征閩潮倭寇

有功萬曆初總理薊遼加左都督少保江陵復

改鎮嶺南公用兵善節制以已意制陣法南北
著大勲其鎮衙門也用南兵勤訓練凡墩臺營
壘之制至今師之時俸答欵士蠻寇遼門宴
然公是以不得封如遼東李氏矣

萬恭宇

南巴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官

食都御史巡撫山西尋陞部侍郎

塗澤民宇

漢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仕

福建巡撫

何起鳴宇

山內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陞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空

工部侍郎萬曆十三年以營陵功進尚書十五

年致仕辛卯卒贈太子少保

徐

陟字子明華亭人文貞弟也嘉靖二十六年

進士為職方郎歷陞刑部侍郎

龐尚鵬宇

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為御

史巡按浙江疏易兩役為條賴至今便之累陞

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累加兵部侍郎尋卒

楊成宇

長洲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累官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萬曆八年為南工部尚書

十年改禮部予告十七年起南兵部尚書奏贊
機務加官保致仕卒謚莊簡

宋儀望字望之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為吳

縣令擢御史未幾起為大理寺丞等落職補知

州歷陞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晉大理寺卿卒

張學顏字子思肥鄉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知

縣選給事中陞僉事隆慶五年以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萬曆六年陞戶部尚書尋改兵部累加

太子太保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空

張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三十六年進士為縣

令權給事中隆慶五年巡撫浙江已務撫保定

陞大理寺卿左遷南太常致仕卒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領嘉靖鄉薦伏闕上書論

時政授惠安令為權貴所疾中以考功法都御

史艾穆疏薦守與國累遷戶部郎中卒所著有

綱齋集

李邦義字宜之連州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知

縣提給事中四十五年陞順天府府丞歷陞太常

寺卿隆慶二年自陳調南京用卒以疾請歸卒

王得春

字茂先安邑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校推

官擢給事中四十年降太興縣丞歷陞雲南僉

事隆慶五年罷歸

霍與瑕

字子璧南海人尚書籍子也嘉靖三十八

年進士擢御史凡所論劾皆有聞實政

魏時亮

字舜卿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

書舍人擢給事中隆慶二年降太僕寺卿四年

免歸萬曆十二年奉旨敘錄起光祿寺卿歷副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奎

都御史曾南刑部尚書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嘉靖乙丑年進士累官

至太僕寺丞卒

沈思孝

字嘉興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爲刑

部郎疏論江陵廷杖譴戍萬曆二十三年爲都

御史協理戎政等致仕

吳中行

字武進人隆慶辛未五年進士選庶

吉士校編修疏論江陵奪情事廷杖削籍十一

年特旨起用歷陞諭德等乞歸起南掌院不赴

辛賜祭

張四維

字子維蒲坂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校編修累陞吏部侍郎引疾歸萬曆二年

以原官起公三年召入內閣累加少師十一年

丁憂十三年卒贈太師諡文毅

陸光祖

字與繩平湖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出濬

縣令爲吏部文選郎歷陞工部侍郎尋告歸江

陵沒薦起吏部侍郎尋改南刑部萬曆十九年

爲冢宰明年致仕二十五年卒諡莊簡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奎

潘季馴

字馬樞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陞

副都御史兼理河道萬曆十二年爲民十九年

復起工部尚書提督河道尋致仕

陳有年

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萬曆元年調吏部郎與江陵忤歸十二

年以原官起公歷遷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陞

至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介

孫不揚

字富平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授行

人選御史爲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累陞吏部尚

青萬曆四十二年卒歲

申時行字汝默吳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萬曆元年晉宮庶凡勸諫者六年累陞吏部侍郎召入內閣十二年累加至少師十九年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定

何東序字崇教衛氏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尋司餉遼東擢副使備兵紫荆超伴僉都御史巡撫榆林禦吉能賓尼奏捷晉一階丁憂歸卒所著有九思山房集檮聞奏議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辛七

姜寶字鳳阿丹陽人嘉靖三十年進士由庶吉士歷陞詹翰萬曆十五年爲南京禮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致仕

吳時來字維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擢給事中比以言事調戍馴象所隆慶元年起吏科尋以食都巡撫廣東調副使未任萬曆十二年起通政遷吏部侍郎累陞左都御史十八年卒子官贈太子少保諡忠恪後以人言追奪

褚鈇字世威榆次人嘉靖四十三年進士由郎

署萬曆二十一年累陞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理糧儲二十三年晉戶部尚書總督漕運尋致仕卒

溫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知縣隆慶二年極給事中發大瑞陳洪奸狀直聲甚振以失新鄭意出爲參政隆慶末以原官起用不數月周歷諸郡與江陵左謝病去江陵勅覆兵部侍郎巡撫浙江累陞至左都御史加太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辛八

子太保卒贈少保諡公屢拂柄相而卒以過顯終世稱其有三原之風焉

戚元佐字希仲秀水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爲禮部郎穆廟登極典禮多所匡贊歷陞尚寶司卿卒

楊俊民初名州民登第改今名字伯章襄毅子也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萬曆六年撫治鄆陽移鎮山東尋督理漕河巡撫鳳陽累陞戶部尚書卒贈少保兼太子太傅

徐元泰字大來宣城人嘉靖四十二年進士累官

右都御史巡撫四川陞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十

一年爲南京兵部尚書

余有丁字兩仲鄞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編

修累陞吏部侍郎萬曆十年召入內閣十二年

卒贈太保謚文敏

許國字維伯歙人嘉靖四十三年進士由庶吉

士授檢討累官禮部尚書入內閣十九年以力

請冊立不得有逾致仕歸卒贈太保謚文穆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充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

士授編修萬曆十二年累陞吏部侍郎召入內

閣十四年憂去服闋復任二十年致仕三十二

年卒贈少保謚文端

王錫爵字元取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編

修萬曆元年充穆宗實錄總裁累陞禮部侍郎

十二年以尚書召入內閣十九年告假歸省明

年還朝二十二年進少傅致仕卒贈太保謚文

簡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授檢討萬

曆五年陞給事中不拜喪被杖削籍十一年起

原官累陞吏部侍郎乙未之歲凡十二上至二

十一年歸尋卒謚文貞

徐貞明字伯繼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由知縣擢

給事中萬曆三年降太平知事累陞至尚書司

丞十三年陞本司少卿兼河南道御史督理陂

田水利自西北水利名莫備于公惜未竟其用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工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七

邵主事調吏部建言簡達刑萬曆二年遷南吏

部郎久之以僉都巡撫福建陞陞兵部左侍郎

三十二年卒贈工部尚書

宋應昌號樹司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知

州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萬曆二十年倭奴

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拜公兵部尚書經略

朝鮮得首功尋乞致仕歸爲言官分兩制制籍二

十三年卒詔復其官

鄭維宇

安陽人嘉靖

年進士累陞

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萬曆十一年進兵部尚書
十七年入爲協理戎政二十一年出爲三邊經
略封貢既定歸我叛人修飭邊政警備諸虜其
功最著三十二年卒贈太保諡襄敏

郭惟賢字希宇晉江人萬曆甲戌年進士爲御

史以建言歸卒起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萬曆二
十三年陞副都協理院事乙巳起戶部右侍郎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授杭州推

官擢給事中萬曆十三年陞太常寺少卿尋以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龔都巡撫貴州調雲南十七年撫鄧陽等總督

兩廣陞戶部侍郎卒于官

張位字南昌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累官禮部侍郎萬曆十九年召入內閣二十六

年晉少保尋以人言開任卒

沈懋孝字晴峯平湖人隆慶二年進士入翰林尋

陞南司業以科蕩事謫判兩淮途拂衣歸所著

有長水集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給事中十三年陞參政歷陞左布政二十五
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晉兵部侍郎卒

魏允貞字見泉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推官擢

御史以言事謫外自謫籍陞郎署累官副都御

史爲山西巡撫甚有惠政凡朝廷大事無不盡

言有乃心王室之風惜子廣微附逆敗其家聲

云

趙世卿字南渚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

部主事上匡時封事語侵江陵陞長史尋以察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去江陵去累陞戶部侍郎三十年晉大司農三

十九年去位卒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十三年由

知縣擢給事中十九年陞吏科都給事中疏陳

時政最爲詳切二十年以言事奉旨降雜職尋

爲民

王任重字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由知縣歷

陞行太僕寺卿萬曆二十一年陞雲南參政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累官山西

巡撫御史二十一年陞刑部侍郎疏陳緣造林木間礪皇店之害并上開範圖說爲邪臣所疾幾中以危法尋以病歸

沈 鯉字 歸德人嘉靖四十二年進士由庶

吉士累陞官詹萬曆十二年爲禮部尚書十六

年致仕三十年上思其忠召入內閣屢以國本

爲言凡四年累加少傅致仕歸卒贈 謚文

端

郭子章字青蠟泰和人隆慶五年進士累陞都御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圭

史巡撫貴州督服水西與李襄毅共平播四功

最著得世蔭

李三才字道甫臨潼人居通州萬曆二年進士仕

至工部尚書漕運總督以上疏劾別邪正削籍

去公懷奇自喜學本縱橫世之君子皆以爲豪

傑焉

李化龍字于田章丘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縣令

歷陞太僕寺卿尋以會都御史巡撫遼東屢戰

敗虜首少司馬楊應龍反捉總督軍務以平播

功進少保予世襲三十二年河決拜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力主開淤漕運賴以濟焉三十七年

陞兵部尚書加少傅四十年卒贈太師謚襄毅

李 植字培卿大同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爲御史

有直聲爭大峪壽陵作政府後至遼東巡撫副

都御史卒

陳于陞字元忠南充人太傅文端子也隆慶二年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二十二年歷陞至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未幾召入內閣二十四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圭

年卒于官贈太保謚文憲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給事中十九年陞太僕寺卿累陞副都御史

二十五年因征倭陞戶部侍郎總督運餉于朝

鮮二十七年回部三十年卒贈戶部尚書謚毅

敏

侯先春字元甫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太常寺

博士攝給事中累陞兵科都諫二十九年以言事

謫授察司知事歷陞文選主事

許弘綱字少微東陽人萬曆八年進士爲御史有

直聲奉以建言削籍後以薦起副都御史爲兩

廣總督四十一年以副都署院事尋致仕歸

史孟麟字際明無錫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庶吉

士授給事中二十九年陞太常少卿以憂歸四

十二年以原官起用尋致仕

劉應秋字允陽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一甲歷

聖閣子祭酒二十七年建言請外光廟登極以

東宮舊恩贈禮部侍郎諡文節

自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圭

曹時聘字

義鹿人隆慶五年歷部郎累官工

部侍郎總理河道卒與祭葬如例

楊寅秋字時中泰和人萬曆二年進士歷官四川

副使著有平播錄

徐學聚字叔與蘭谿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知縣

十七年罷給事中十九年陞僉事累陞布政使

十二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尋回籍卒

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恩子也隆慶五年進士以

職方郎起家歷任滿泉公有文章清脫而彌勤

沈一貫字

邦祿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累陞南京禮部尚書萬曆二十年召入內閣爲

首揆者凡九年屢爲言者所攻三十四年與歸

德同致仕卒諡文恭

朱

賡字少欽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由庶吉士

授編修十六年累陞禮部尚書二十九年召入

內閣四明歸德同日歸遂秉政三十六年卒諡

文穆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由庶吉士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士六

累陞禮部侍郎二十七年進本部尚書明年卒

士官謚文恪

張

棟字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授新建令

選給事中尋以國本抗疏削籍爲民卒贈太常

寺卿謚謚

于慎行字無垢一字可遠東阿人隆慶二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陞禮部尚書三十三年疏

請開立不報引疾歸三十六年召入內閣未任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馮琦字臨胸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

累陞禮部侍郎尋改本部尚書本謚文敏

薛三才字中拙定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收廢吉

士十六年授給事中陞參政三十七年以副都

御史巡撫宣府四十一年陞右都御史總督薊

遼尋卒謚恭敏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州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收廢

吉士十六年授給事中二十八年建言廷杖爲

民天啓初起太僕卿陞左副都御史推方爲圓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不滿人望焉尋卒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疏劾江陵

廷杖請戍貴州十一年起用權給事中十二年

復以言事調南京刑部照磨十二年陞兵部職

方司主事尋歸家居凡三十年天啓中累陞左

都御史三年致仕卒謚忠憲

涂宗濬字南昌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知縣

拜御史尋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緩尋總督宣大

撫卞失覓有功還朝推兵部尚書未任卒

周孔教字懷惠臨川人萬曆庚辰年進士累陞通

政司使三十二年以命都御史巡撫廣西三十

六年總理河道

梅國禎字克生麻城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爲同安

令徵拜御史會陞承恩之變公托疏請爲監軍

卒平之忤承恩以獻論功僅遷太僕卿未幾遷

撫大同進兵部侍郎督三鎮巡務卒贈右都御

史

楊道賓字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主

編修遷祭酒三十六年爲禮部侍郎三十七年

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

士爲編修累陞禮部侍郎以言事忤政府意妖

書事起爲邪人所構幾致不測得罷歸卒謚文

毅

唐文獻字元微華亭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拜

翰林修撰累陞左庶子充東宮講官與江夏郭

美命友善妖書事起公正言相明頗賴以免焉

晉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光宗惟善思等
太子少保謚文恪公在講席及掌計俱有彊直

聲

董其昌字玄宰華亭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庶吉
士歷藩臬天啓初推光祿講官舊恩召爲太常
卿仕至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卒贈太子太傅公
樂易宮物書法爲本朝之冠

焦竑字弱侯日照人呂應天萬曆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爲日講官生言事謫外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堯

許維新字周翰山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部郎
爲松江守有惠政仕至納言天啓初致仕

顧憲成字涇陽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調吏部滿判桂陽州後以舉清廉第一仍還

吏部尋削籍歸講學于龜山先生之道南祠世

所謂東林也後起光祿寺卿不就卒謚端文

孫慎行字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入詞

林歷陞禮部尚書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推官權

戶部主事尋改吏部癸巳內計歷汰殆盡致簡
籍林居三十年天啓元年以工部侍郎掌都察
院事臺綱肅清晉吏部尚書逆賢以公爲黨
魁因推山西巡撫事逐之去大禍旣作以八十
冢臣戍死代州天下傷焉崇禎時贈太子太保
謚忠毅

李廷機字九我晉江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

士歷陞禮部侍郎三十五年召入內閣爲言者

屢攻首尾四年竟未入直致仕歸卒謚文節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今

葉向高字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

士累陞禮部尚書三十七年召入內閣明年山

陰卒公遂當國凡五年教仕歸天啓初起爲首

揆逆賢擅政公引疾歸卒謚文忠

王象乾字新城人中隆慶五年進士由知縣

累陞布政巡視北口道節省款賞數十萬尋爲

川貴總督加副都御史總督鄭逢四十年陞大

司馬署家宰凡二年封印自歸天啓初起總督

鄭逢撫定播漢予告今上初復召總督宣大

以嘉靖年九十二卒

陳懿典字

嘉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貢

士署官翰林院學士卒

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年進士為庶吉

士時有文章聲與婁江新都友善後外歷藩臬

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推官

三十年擢為給事中四十年陞太常寺卿累遷

南右都御史天啓四年為民崇禎改元起左都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全

尋患病卒

宋一韓字閔遠陳州衛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推

官三十年擢給事中四十年建言降南京大理

寺評事四十二年叙兵科功陞俸一級尋卒

那侗字子應臨朐人萬曆甲戌年進士累官藩

臬善書法世稱邢董云

江若霖字時甫光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

二十八年遷為給事中三十四年陞陞禮科都

給事中是年以建言謫潁州判官尋卒

駱問禮字

武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南知

縣授兵部主事二十六年擢為御史至四十三

年告病歸

余懋衡字于伯發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知縣

擢御史三十九年陞大理寺丞天啓初累陞吏

部尚書四年奏劾尋削籍

王

紀字

芮城人萬曆

年進士授禮部

主事屢疏乞建國本歷陞刑部尚書以輔臣沈

淮詣事客氏公歷陳其好遂削籍去卒謚莊毅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全

袁世振字仲建祁州衛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知縣歷陞戶部郎中四十三年陞疏理兩淮監

法副使立新舊開撤之法人甚便之尋中考功

法錫秩去

周之龍字左卿湘潭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調工部郎中管理漕運所著有河漕一

規

黃承玄字與泰嘉興人萬曆

年進士歷陞

應天府府尹尋以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卒

朱燮元字

山陰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陞四

川布政使因之燮卽擢巡撫尋爲貴州總督歷加兵部尚書少師左柱國

熊廷弼字

江夏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推

官擢御史按遼策奴酋之必叛屢上疏陳列四

十八年東事起陞大理寺丞兼御史爲宣慰尋

陞兵部侍郎經略遼東天啓元年遼陽陷起兵

部尙書經略廣寧陷與王化貞同入關進繫論

死廷弼負氣自用然論遼事不可掩雖服國法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金

論者以爲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云

李之藻字我存仁和人萬曆戊戌年進士爲部

郎罷歸東事起以薦累陞太僕寺少卿贊理軍

務後卒于家公曉暢兵法亦精於泰西之學也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累陞少詹事值遼事起兼御史練兵天啓

中罷歸今上登極起禮部尚書修治曆法等

召入內閣卒諡文定公博學多聞于律曆河渠

屯田兵法靡不究心獨得泰西之祕其言咸裨

實用云

高攀龍字士鱗無錫人萬曆

年進士任行

人疏侵關臣降揭陽典史天啓改元起光祿丞

尋超拜左都御史與趙忠毅對掌銓憲首糾大

璽崔呈秀明歲間逮治命謂大臣莫不辱國草

遺表從容赴水死後贈兵部尙書諡忠憲

左光斗字

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

書舍人擢御史慨然以澄清爲任首上核宮俾

封疏婦寺切齒之歷陞僉都御史因楊忠烈二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金

十四大罪之疏既入魏瑞并逐公次年被逮榜

死今上登極贈太子少保公深沈饒智略數

年間力持清議故羣小之恨公甚于忠烈云

楊

漣字大洪應山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爲常

熟今舉清廉第一選給事中因論醫藥事光廟

鑒其忠遂與大臣同受顧命累遷副都御史逆

賢禍國列二十四大罪請誅之削籍去次年就

逮榜死後贈

諡忠烈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

人罷給事中力攻奸輔方從哲沈淮為邪類所嫉逆賢禍起罷歸明年被逮榜死 今上初贈太常寺少卿謚忠節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癸丑進士翰林庶吉士以忤瘖逮問死詔獄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丙辰進士由推官拜御史以忤瘖逮問死詔獄

丘禾嘉字少鶴貴州人由鄉舉歷任遼東巡撫大凌之議與軀輔不合然大凌卒不守云尋陞太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金

侯寺卿卒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啓二年進士第一拜修

撰建旨降外逆賢竊政革職為民 今上初起

侍讀數上封事論劾長垣及請重定實錄尤為

切要八年入內閣以爭言官事件首無意罷歸

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檢討逆賢竊柄革職為民 今上初起

右贊善累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卒公端直沉

疑員公輔之望與文公震孟稱舅甥一時齊名云

宋懋澄字幼清華亭人中萬曆壬子鄉試閱覽員

奇所著有九籥正續集

黃廷鵠字孟舉青浦人崇禎己酉鄉試歷任順

天經歷崇禎初年上為臣不易錄

杜麟徵字仁趾青浦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刑部主

事調兵部職方司主事卒

陳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兵部職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六六

方司主事卒所著有職方圖考

姓氏補遺

戈

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推給事中遇事敢言十八年陞大理寺卿洪熙元年免朝祭未幾陞副都御史馳驛往四川罷伐木之役宣德元年爲民尋卒

李

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五年進士由刑部員外擢侍郎尋巡撫廣西未及三年獲俘賊以萬計朝廷嘉其勳衆提督征蠻軍務事天順中卒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全七

徐廷章

字公器羅山人景泰二年進士拜給事中

章

懋字德懋金華人成化二年進士入爲庶吉士諫上元張燈左遷臨武知縣累陞福建食事尋謝事歸讀書講學凡二十年學者稱楓山先生弘治中起南司業正德初以少宗伯致仕嘉靖初陞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梁

材字大用應天籍大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

由縣令歷陞布政嘉靖六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尋總督雲貴川廣操餉晉部尚書劾胡國公郭勳反爲所中遂落職歸卒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李士翔

字汝翔長山人嘉靖二年進士拜御史累陞工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卒

錢

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行人選爲給事中公留心邊務論列治體皆歷歷言之十七年以言事罷爲民卒隆慶元年贈太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全八

常寺少卿著有承啓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登

康太和

字原中莆田人嘉靖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所著有彌峯集

方日乾

字子健福清人嘉靖二年進士爲御史

方康

新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初授南康推官爲松江守時倭奴薄城公設奇禦變中外特以爲安僉平賜金綺遇爵尋爲江南巡撫歷陞工

部侍郎卒

管志道字登之太倉州人隆慶六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歷歷僉憲致仕世稱東溟先生

支大綸字華卜嘉興人萬曆二年進士

徐顯卿字大洲人隆慶三年進士歷官侍郎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庶吉

士爲御史建言爲民天啓初歷任工部尚書遭

賢惡之落職崇禎元年復官謚恭定

楊師孔字冷然貴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初爲山

陽知縣尋督學滇中攝兵事邀曲靖之師夾攻

皇明經世編 姓氏爵里 允

安氏政之歷陞浙江左政司參議卒

侯震賜字起東嘉定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初授

行人擢給事中天啓四年調外任崇禎改元起

原官卒贈太常寺卿

吳仲

錢梗

明經世文編總目

卷一	宋學士文集一	宋濂
卷二	宋學士文集二	宋濂
卷三	劉誠意文集	劉基
卷四	王忠文公集	王禕
卷五	宋文恪集	宋訥
卷六	貝清江集	貝瓊
卷七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卷八	朱學士集	朱升
卷九	桂正字集	桂彥良
卷一〇	葉居升奏疏	葉伯巨
卷一一	方正學文集	方孝孺
卷一二	金玉屑集	練子寧
卷一三	解學士文集	解縉
卷一四	王翰林奏疏	王叔英
卷一五	榮國恭靖公集	姚廣孝
卷一六	定興忠烈王集	張輔
卷一七	塞忠定公集	寇義
卷一八	夏忠靖公集	夏原吉
卷一九	楊文貞公文集一	楊士奇
卷二〇	楊文貞公文集二	楊士奇

卷二一	楊文敏公文集	楊榮
卷二二	金文靖集	金幼孜
卷二三	胡祭酒集	胡儼
卷二四	胡忠安奏疏	胡濙
卷二五	黃忠宣文集	黃福
卷二六	鄒庶子奏疏	鄒緝
卷二七	李忠文奏疏	李時勉
卷二八	王忠肅公奏疏	王竑
卷二九	周文襄公奏疏	周忱
卷三〇	張中丞奏疏	張純
卷三一	劉黃門奏疏	劉健
卷三二	孫司馬奏疏	孫原貞
卷三三	周學士奏疏	周敘
卷三四	吳學士奏疏	吳節
卷三五	王抑庵集	王直
卷三六	楊文定公奏疏	楊博
卷三七	陳芳洲文集	陳銍
卷三八	王靖遠忠毅侯奏疏	王穉
卷三九	范司馬訓奏疏	范濟
卷四〇	陳文定公濟然全書	陳敬宗
卷四一	劉忠愍公奏疏	劉球
卷四二	薛文清公集	薛瑄

卷三八	岳文毅公文集	岳止
卷三三	于忠肅公文集一	于謙
卷三二	于忠肅公文集二	于謙
卷三五	朱簡齋先生奏議	朱鑑
卷三六	李文達文集	李賢
卷三七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卷三八	商文毅公文集	商輅
卷三九	王端毅公文集	王恕
卷四〇	楊大司農奏疏	楊鼎
卷四一	馬恭襄奏疏	馬昂
卷四二	李中丞奏疏	李資
卷四二	白恭敏奏疏	白圭
卷四二	王莊毅公奏疏	王九
卷四二	李襄敏公奏疏	李秉
卷四四	周文安公集	周洪謨
卷四五	耿文恪公集	耿裕
卷四六	林莊敏奏疏	林聰
卷四六	項襄毅公集	項忠
卷四七	章恭毅奏疏	章綸
卷四七	鍾恭肅公疏	鍾同
卷四八	彭文憲奏疏	彭時
卷四八	劉文安公奏疏	劉定之

卷四九	王二山奏疏	王蒙之
卷五〇	張司馬奏疏	張海
卷五一	張方洲集	張寧
卷五二	劉文和集	劉項
卷五三	劉文靖公奏疏一	劉健
卷五四	劉文靖公奏疏二	劉健
卷五五	李西涯文集	李東陽
卷五六	韓襄毅集	韓雍
卷五七	姚文敏公集	姚燮
卷五八	郭定襄忠武侯奏疏	郭登
卷五九	楊顯國武襄公奏疏	楊洪
卷六〇	戈中丞奏疏	戈謙
卷六一	葉文莊公奏疏一	葉盛
卷六一	葉文莊公奏疏二	葉盛
卷六一	葉文莊公奏疏三	葉盛
卷六二	余肅敏公文集	余子俊
卷六三	馬端肅公奏疏一	馬文昇
卷六四	馬端肅公奏疏二	馬文昇
卷六五	馬端肅公奏疏三	馬文昇
卷六六	徐文靖公奏疏	徐溥
卷六七	楊文懿公奏疏	楊守陳
卷六八	椒丘文集	何喬新
卷六八	秦襄毅公奏疏	秦

卷六九	許襄毅公奏疏	王越
卷七〇	王威事文集	徐廷章
卷七一	徐中丞奏疏	丘溶
卷七二	丘文莊公集一	丘溶
卷七三	丘文莊公集二	丘溶
卷七四	丘文莊公集三	丘溶
卷七五	丘文莊公集四	丘溶
卷七六	丘文莊公集五	丘溶
卷七七	丘文莊公奏疏	倪岳
卷七八	青鶴漫藁一	倪岳
卷七九	青鶴漫藁二	劉大夏
卷八〇	劉忠宣集	白昂
卷八一	白康敏公奏疏	彭韶
卷八二	彭惠安公奏疏	徐恪
卷八三	徐司空奏議	徐恪
卷八四	徐司空巡撫河南奏議	楊廉
卷八五	楊文恪公集	鄒智
卷八六	鄒庶常奏疏	羅倫
卷八七	羅文毅公集	韓文
卷八八	韓忠定公奏疏	林俊
卷八九	林貞肅公集一	林俊
卷九〇	林貞肅公集二	林俊

卷八八	林貞肅公集三	林俊
卷八九	屠康僖公集	屠勳
卷九〇	李□□奏疏	李傑
卷九一	黃□□奏疏	李越
卷九二	程篁敏文集	程敏
卷九三	楊中丞奏疏	楊廷
卷九四	原襄敏公奏疏	原傑
卷九五	王莊簡奏疏	王復
卷九六	章樞山文集	章懋
卷九七	儲文懿公文集	儲懋
卷九八	謝文正集	謝懋
卷九九	費文憲公集	費安
卷一〇〇	喬莊簡公文集	喬宇
卷一〇一	彭襄毅奏疏	彭澤
卷一〇二	王康毅奏疏	王越
卷一〇三	李康惠公奏疏一	李承勛
卷一〇四	李康惠公奏疏二	李承勛
卷一〇五	梁端肅公奏疏一	梁材
卷一〇六	梁端肅公奏疏二	梁材
卷一〇七	梁端肅公奏疏三	梁材
卷一〇八	梁端肅公奏疏四	梁材
卷一〇九	梁端肅公奏疏五	梁材

卷一〇七	柴司馬奏疏	柴昇
卷一〇八	叢司空奏疏	叢蘭
卷一〇九	王晉漢本兵敷奏	王瓊
卷一一〇	王晉漢本兵敷奏二	王瓊
卷一一一	王晉漢本兵敷奏三	王瓊
卷一一二	顧文僖公集	顧清
卷一一三	梁文康集	梁儲
卷一一四	楊石淙文集一	楊清
卷一一五	楊石淙文集二	楊清
卷一一六	楊石淙文集三	楊清
卷一一七	楊石淙文集四	楊清
卷一一八	楊石淙文集五	楊清
卷一一九	楊石淙論席奏略	楊清
卷一二〇	王文恪公文集	王鑑
卷一二一	楊石齋集	楊廷和
卷一二二	姜中丞奏疏	姜洪
卷一二三	范〇〇奏疏	范珠
卷一二四	凌駘先生集	朱應登
卷一二五	蔣文定公湘皋集	蔣冕
卷一二六	羅圭峰集	羅珏
卷一二七	何文簡公集	何孟春
卷一二七	何文簡奏疏	何孟春

卷一二八	張司農奏疏	張文
卷一二九	毛文簡集	毛紀
卷一三〇	石文介集	石堦
卷一三一	王文成公文集一	王守仁
卷一三二	王文成公文集二	王守仁
卷一三三	王文成公文集三	王守仁
卷一三四	胡端敏公奏議一	胡世寧
卷一三五	胡端敏公奏議二	胡世寧
卷一三六	胡端敏公奏議三	胡世寧
卷一三七	胡端敏公奏議四	胡世寧
卷一三八	許文簡公奏疏	許世寧
卷一三九	李景文奏疏	李夢陽
卷一四〇	王大復文集	何景明
卷一四一	王洪陂文集	王九思
卷一四二	康對山文集	康海
卷一四三	劉端毅奏疏	劉玉
卷一四四	汪〇〇奏疏	汪訥
卷一四五	劉文安公集	劉訥
卷一四六	劉清惠公文集	劉訥
卷一四七	何氏齋先生文集	何訥
卷一四八	孫中丞奏疏	孫懋
卷一四九	方簡肅公奏疏	方良永

卷一四六	周恭肅集	周用
卷一四七	張文定兩川集	張邦奇
卷一四八	王肅敏公奏疏	王廷相
卷一四九	王氏家藏文集	王廷相
卷一五〇	鄭少谷集	鄭善夫
卷一五一	萬太宰奏疏	萬鏗
卷一五二	董文簡公集	董玘
卷一五三	魏恭簡公集	魏校
卷一五四	崔文敏公江詞	崔銑
卷一五五	夏東州文集	夏良勝
卷一五六	陸文裕公文集	陸深
卷一五七	黃宗伯文集	黃綰
卷一五八	劉莊襄公奏疏	劉天和
卷一五九	毛東塘集一	毛伯溫
卷一六〇	毛東塘集二	毛伯溫
卷一六一	苑洛集一	韓邦奇
卷一六二	苑洛集二	韓邦奇
卷一六三	林次崖文集一	林希元
卷一六四	林次崖文集二	林希元
卷一六五	林次崖文集三	林希元
卷一六六	史督撫奏議	史道

卷一六七	余兵使奏疏	余珊
卷一六八	謝侍御奏疏	謝汝儀
卷一六九	漕撫奏議一	馬卿
卷一七〇	漕撫奏議二	馬卿
卷一七一	舒翰林奏疏	舒芬
卷一七二	楊用修文集	楊慎
卷一七三	汪中丞奏疏	汪文盛
卷一七四	章給諫奏疏	章僑
卷一七五	徐司馬奏疏	徐問
卷一七六	秦端敏公奏疏	秦金
卷一七七	王襄敏公奏疏	王以濟
卷一七八	竹塘集	蔣曙
卷一七九	張文忠公文集一	張平敬
卷一八〇	張文忠公文集二	張平敬
卷一八一	張文忠公文集三	張平敬
卷一八二	桂文襄公奏議一	桂萼
卷一八三	桂文襄公奏議二	桂萼
卷一八四	桂文襄公奏議三	桂萼
卷一八五	席文襄公奏疏	席書
卷一八六	方文襄公奏疏	方獻大
卷一八七	王司馬奏疏	王軾

卷八五	崔文敏公文集一	崔縉
卷八六	崔文敏公文集二	崔縉
卷一八七	崔文敏公文集三	崔縉
卷一八八	崔文敏公文集四	崔縉
卷一八九	康漁石集	唐胤
卷一九〇	毛給諫文集	毛憲
卷一九一	汪青湖集	汪應軫
卷一九二	鄭給諫奏疏	鄭自璧
卷一九三	張淨峰文集一	張岳
卷一九四	張淨峰文集二	張岳
卷一九五	張水南集	張袞
卷一九六	張襄敏奏疏	張珩
	楊中丞奏疏	楊選
卷一九七	潘簡肅公集一	潘漢
卷一九八	潘簡肅公集二	潘漢
卷一九九	潘簡肅公集三	潘漢
卷二〇〇	馮侍御算菴錄	馮恩
卷二〇一	鄭襄惠公侯知堂集	鄭守愚
卷二〇二	夏文愍公文集一	夏言
卷二〇三	夏文愍公文集二	夏言
卷二〇四	何翰林集	何良俊
卷二〇五	朱中丞暨餘集一	朱統

卷二〇六	朱中丞暨餘集二	朱統
卷二〇七	許黃門集	許邦卿
卷二〇八	鄭黃門奏議	鄭一鵬
	卓大理奏議	卓商臣
卷二〇九	李司農集	李士翹
卷二一〇	方侍御奏疏	方日乾
卷二一一	呂司馬奏疏	呂光洵
	甄□□集	甄輝
卷二一二	歐陽南野文集	歐陽鐸
卷二一三	留省稿	康太和
卷二一四	承敏堂文集一	錢薇
卷二一五	承敏堂文集二	錢薇
卷二一六	蘇司馬奏議	蘇注
卷二一七	鄭端簡公文集一	鄭曉
卷二一八	鄭端簡公文集二	鄭曉
卷二一九	南宮奏議	嚴嵩
卷二二〇	李玉樓集	李默
卷二二一	程文恭公集	程文從
卷二二二	藏貞襄集	洪豹
卷二二三	翁東涯文集一	翁萬達
卷二二四	翁東涯文集二	翁萬達
卷二二五	翁東涯文集三	翁萬達

卷二二六	東齋先生集	錢琦
卷二二七	王莊簡公奏疏	王學夔
	毛太常奏疏	毛鳳韶
卷二二八	王襄毅公文集	王邦瑞
卷二二九	陳給諫奏疏	陳時明
卷二三〇	曾都諫奏疏	曾朴
卷三三一	楊太史奏疏	楊名
	楊待御奏疏	楊爵
卷三三二	許恭襄公邊鎮論	許論
卷三三三	侯中丞奏疏	侯綸
	張給諫奏疏	張秉壹
卷三三四	趙中丞奏疏	趙仲
卷三三五	黃〇〇公疏	黃佐
	王〇〇公疏	王朝用
卷三三六	屠漸山集	屠應竣
	孫文恪公集	孫陞
卷三三七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一	曾統
卷三三八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二	曾統
卷三三九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三	曾統
卷三四〇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四	曾統
卷三四一	姚翰林文集	姚涑
卷三四二	張龍湖集	張治

卷二四三	芝園全集	張時值
卷二四四	徐文貞公集一	徐階
卷二四五	徐文貞公集二	徐階
卷二四六	胡莊肅公奏議	胡松
卷二四七	胡莊肅公文集	胡松
卷二四八	巡邊總論一	魏煥
卷二四九	巡邊總論二	魏煥
卷二五〇	巡邊總論三	魏煥
卷二五一	東溪先生集	王邦直
卷二五二	趙恭襄文集一	趙炳然
卷二五三	趙恭襄文集二	趙炳然
卷二五四	趙文肅公文集一	趙貞吉
卷二五五	趙文肅公文集二	趙貞吉
卷二五六	茅鹿門文集	茅坤
卷二五七	田叔禾集	田汝成
卷二五八	趙浚谷集	趙時春
卷二五九	唐荆川家藏集一	唐順之
卷二六〇	唐荆川家藏集二	唐順之
卷二六一	唐荆川家藏集三	唐順之
卷二六二	王槐野存簡稿	王維禎
卷二六三	王黃門奏疏	王燁
卷二六四	王遵巖文集	王慎中

卷二六五	胡少保奏疏	胡宗憲
卷二六六	胡少保奏疏二	胡宗憲
卷二六七	胡少保海防論	胡宗憲
卷二六八	徐長谷文集	徐獻忠
卷二六九	阮司寇奏疏	阮鶚
	任光祿文集	任環
卷二七〇	豐德雜著一	唐樞
	豐德雜著二	鄭若曾
卷二七一	袁永之集	袁表
卷二七二	章中丞奏疏	章煥
卷二七三	楊襄毅公奏疏一	楊博
卷二七四	楊襄毅公奏疏二	楊博
卷二七五	楊襄毅公奏疏三	楊博
卷二七六	楊襄毅公奏疏四	楊博
卷二七七	楊襄毅公奏疏五	楊博
卷二七八	葛端肅公文集	葛守禮
卷二七九	嚴文靖公文集	嚴訥
	袁文榮公集	袁埜
卷二八〇	馮養虛集	馮璋
卷二八一	李石龍文集	李春芳
卷二八二	閔侍御奏疏	閔人詮
	屠侍御奏疏	屠仲律

卷二八三	王司馬奏疏	王
卷二八四	南北督撫奏疏	方
卷二八五	蕭同野集	蕭同野
卷二八六	蕭同野集二	蕭同野
卷二八七	江總督奏疏	江東
	王中丞奏疏	王之誥
卷二八八	薛方山文集	薛應直
卷二八九	陸貞山集一	陸象
卷二九〇	陸貞山集二	陸象
卷二九一	陸宗伯文集	陸樹聲
	陸中丞文集	陸樹憲
卷二九二	張都諫奏疏	張
卷二九三	楊椒山集	楊燾盛
卷二九四	歸太僕文集一	歸有光
卷二九五	歸太僕文集二	歸有光
卷二九六	沈□□公奏疏	沈鏞
	王□□公奏疏	王宗茂
卷二九七	朱司馬奏疏	朱
	翁司馬奏疏	翁
卷二九八	馬恭敏公奏疏	馬
卷二九九	靳少宰奏疏	靳
卷三〇〇	張元洲先生敬省疏	張

卷三〇一	高文襄公文集一	高拱
卷三〇二	高文襄公文集二	高拱
卷三〇三	殷文通公金輿山房稿	殷士儋
卷三〇四	劉帶川邊防議	劉晟
卷三〇五	劉帶川書稿一	劉晟
卷三〇六	劉帶川書稿二	劉晟
卷三〇七	劉帶川書稿三	劉晟
卷三〇八	劉帶川書稿四	劉晟
卷三〇九	海忠介公文集	海瑞
卷三一〇	陳文端公奏疏	陳以勛
卷三一	高文肅公文集	高儀
卷三一二	萬文恭公集	萬士和
卷三二三	林學士文集	林燦
卷三二四	陸北川奏疏	陸穩
卷三二五	白石行先生集	蔡汝楠
卷三二六	王鑑川文集一	王崇古
卷三二七	王鑑川文集二	王崇古
卷三二八	王鑑川文集三	王崇古
卷三二九	王鑑川文集四	王崇古
卷三三〇	方司馬奏疏一	方逢時
卷三三一	方司馬奏疏二	方逢時
卷三三二	譚襄敏公奏疏	譚綸

卷三三三	崔司馬疏議	崔賓
卷三三四	張文忠公集一	張居正
卷三三五	張文忠公集二	張居正
卷三三六	張文忠公集三	張居正
卷三三七	張文忠公集四	張居正
卷三三八	張文忠公集五	張居正
卷三三九	鄭中丞奏疏	鄭應龍
卷三四〇	林中丞奏疏	林潤
卷三四一	宗子相文集	宗臣
卷三四二	李于鱗集	李攀龍
卷三四三	吳明卿集	吳國倫
卷三四四	王弇州文集一	王世貞
卷三四五	王弇州文集二	王世貞
卷三四六	王弇州文集三	王世貞
卷三四七	王弇州文集四	王世貞
卷三四八	王弇州文集五	王世貞
卷三四九	王弇州文集六	王世貞
卷三五十	王弇州文集七	王世貞
卷三五一	王弇州文集八	王世貞
卷三五二	王弇州文集九	王世貞
卷三五三	王弇州文集十	王世貞
卷三五四	王弇州文集十一	王世貞
卷三五五	王弇州文集十二	王世貞
卷三五六	王弇州文集十三	王世貞
卷三五七	王弇州文集十四	王世貞
卷三五八	王弇州文集十五	王世貞
卷三五九	王弇州文集十六	王世貞
卷三六〇	王弇州文集十七	王世貞
卷三六一	王弇州文集十八	王世貞
卷三六二	王弇州文集十九	王世貞
卷三六三	王弇州文集二十	王世貞
卷三六四	王弇州文集二十一	王世貞
卷三六五	王弇州文集二十二	王世貞
卷三六六	王弇州文集二十三	王世貞
卷三六七	王弇州文集二十四	王世貞
卷三六八	王弇州文集二十五	王世貞
卷三六九	王弇州文集二十六	王世貞
卷三七〇	王弇州文集二十七	王世貞
卷三七一	王弇州文集二十八	王世貞
卷三七二	王弇州文集二十九	王世貞
卷三七三	王弇州文集三十	王世貞
卷三七四	王弇州文集三十一	王世貞
卷三七五	王弇州文集三十二	王世貞
卷三七六	王弇州文集三十三	王世貞
卷三七七	王弇州文集三十四	王世貞
卷三七八	王弇州文集三十五	王世貞
卷三七九	王弇州文集三十六	王世貞
卷三八〇	王弇州文集三十七	王世貞
卷三八一	王弇州文集三十八	王世貞
卷三八二	王弇州文集三十九	王世貞
卷三八三	王弇州文集四十	王世貞
卷三八四	王弇州文集四十一	王世貞
卷三八五	王弇州文集四十二	王世貞
卷三八六	王弇州文集四十三	王世貞
卷三八七	王弇州文集四十四	王世貞
卷三八八	王弇州文集四十五	王世貞
卷三八九	王弇州文集四十六	王世貞
卷三九〇	王弇州文集四十七	王世貞
卷三九一	王弇州文集四十八	王世貞
卷三九二	王弇州文集四十九	王世貞
卷三九三	王弇州文集五十	王世貞
卷三九四	王弇州文集五十一	王世貞
卷三九五	王弇州文集五十二	王世貞
卷三九六	王弇州文集五十三	王世貞
卷三九七	王弇州文集五十四	王世貞
卷三九八	王弇州文集五十五	王世貞
卷三九九	王弇州文集五十六	王世貞
卷四〇〇	王弇州文集五十七	王世貞
卷四〇一	王弇州文集五十八	王世貞
卷四〇二	王弇州文集五十九	王世貞
卷四〇三	王弇州文集六十	王世貞
卷四〇四	王弇州文集六十一	王世貞
卷四〇五	王弇州文集六十二	王世貞
卷四〇六	王弇州文集六十三	王世貞
卷四〇七	王弇州文集六十四	王世貞
卷四〇八	王弇州文集六十五	王世貞
卷四〇九	王弇州文集六十六	王世貞
卷四一〇	王弇州文集六十七	王世貞
卷四一一	王弇州文集六十八	王世貞
卷四一二	王弇州文集六十九	王世貞
卷四一三	王弇州文集七十	王世貞
卷四一四	王弇州文集七十一	王世貞
卷四一五	王弇州文集七十二	王世貞
卷四一六	王弇州文集七十三	王世貞
卷四一七	王弇州文集七十四	王世貞
卷四一八	王弇州文集七十五	王世貞
卷四一九	王弇州文集七十六	王世貞
卷四二〇	王弇州文集七十七	王世貞
卷四二一	王弇州文集七十八	王世貞
卷四二二	王弇州文集七十九	王世貞
卷四二三	王弇州文集八十	王世貞
卷四二四	王弇州文集八十一	王世貞
卷四二五	王弇州文集八十二	王世貞
卷四二六	王弇州文集八十三	王世貞
卷四二七	王弇州文集八十四	王世貞
卷四二八	王弇州文集八十五	王世貞
卷四二九	王弇州文集八十六	王世貞
卷四三〇	王弇州文集八十七	王世貞
卷四三一	王弇州文集八十八	王世貞
卷四三二	王弇州文集八十九	王世貞
卷四三三	王弇州文集九十	王世貞
卷四三四	王弇州文集九十一	王世貞
卷四三五	王弇州文集九十二	王世貞
卷四三六	王弇州文集九十三	王世貞
卷四三七	王弇州文集九十四	王世貞
卷四三八	王弇州文集九十五	王世貞
卷四三九	王弇州文集九十六	王世貞
卷四四〇	王弇州文集九十七	王世貞
卷四四一	王弇州文集九十八	王世貞
卷四四二	王弇州文集九十九	王世貞
卷四四三	王弇州文集一百	王世貞

卷三四二	吳司馬奏議	吳桂芳
卷三四三	王敬所集一	王宗沐
卷三四四	王敬所集二	王宗沐
卷三四五	王敬所集三	王宗沐
卷三四六	戚少保文集一	戚繼光
卷三四七	戚少保文集二	戚繼光
卷三四八	戚少保文集三	戚繼光
卷三四九	戚少保文集四	戚繼光
卷三五〇	戚少保文集五	戚繼光
卷三五一	萬司馬奏議一	萬恭
卷三五二	萬司馬奏議二	萬恭
卷三五三	塗中丞軍務集錄一	塗澤民
卷三五四	塗中丞軍務集錄二	塗澤民
卷三五五	塗中丞軍務集錄三	塗澤民
卷三五六	徐司寇奏疏	徐陟
卷三五七	龐中丞摘稿一	龐尚鵬
卷三五八	龐中丞摘稿二	龐尚鵬
卷三五九	龐中丞摘稿三	龐尚鵬
卷三六〇	龐中丞摘稿四	龐尚鵬
卷三六一	楊莊簡公奏疏	楊成
卷三六二	宋督撫奏疏	宋儀望
卷三六二	張心齋奏議	張學顏

卷三六四	張給鍊奏議一	張序
卷三六五	張給鍊奏議二	張序
卷三六六	葉綱齋集	葉春及
卷三六七	李給鍊奏疏	李邦義
卷三六八	王侍御奏疏	王得春
卷三六九	崔勉齋集一	崔與暇
卷三七〇	崔勉齋集二	崔與暇
卷三七一	魏敬吾文集一	魏時亮
卷三七二	魏敬吾文集二	魏時亮
卷三七三	吳翰林疏	吳中行
卷三七四	沈□□公集	沈思孝
卷三七五	張鳳盤集	張四維
卷三七六	陸莊簡公集	陸光祖
卷三七七	宸斷大工錄一	潘季馴
卷三七八	宸斷大工錄二	潘季馴
卷三七九	宸斷大工錄三	潘季馴
卷三八〇	宸斷大工錄四	潘季馴
卷三八一	陳恭介公奏疏	陳有年
卷三八二	孫太宰奏疏	孫丕揚
卷三八三	申文定公集一	申時行
卷三八四	申文定公集二	申時行
卷三八五	何中丞九思山房集	何東序

卷三八三	姜鳳阿集	姜 寶
卷三八四	悟齋文集一	吳時來
卷三八五	悟齋文集二	吳時來
卷三八六	褚司晨文集	褚 鈺
卷三八七	溫宗憲奏疏	溫 純
	魏中丞奏疏	魏允貞
卷三八八	戚儀部奏疏	戚元佐
卷三八九	楊司晨奏疏	楊俊民
卷三九〇	徐司馬督撫平茂奏議	徐元太
卷三九一	余文敏公文集	余有丁
卷三九二	許文穆公文集	許 國
卷三九三	王文端公文集	王家屏
卷三九四	王文肅公文集一	王錫爵
卷三九五	王文肅公文集二	王錫爵
卷三九六	大遠樓集	徐顯卿
卷三九七	趙文毅文集	趙用賢
卷三九八	徐尚寶集	徐貞明
卷三九九	管東溟奏議	管志道
卷四〇〇	敬和堂集	許孚遠
卷四〇一	宋經略奏議一	宋應昌
卷四〇二	宋經略奏議二	宋應昌
卷四〇三	支華平先生集	支大綸

卷四〇四	鄭經略奏疏一	鄭 洛
卷四〇五	鄭經略奏疏二	鄭 洛
卷四〇六	郭中丞三臺疏草	郭惟賢
卷四〇七	蕭司晨奏疏	蕭 彥
卷四〇八	張洪陽文集	張 位
卷四〇九	沈太史文鈔	沈應孝
卷四一〇	萬中丞奏疏	萬象春
卷四一一	趙司農奏議	趙世卿
卷四一二	曹給諫奏疏	曹子什
	鍾□□奏疏	鍾羽正
卷四一三	王太僕集一	王任重
卷四一四	王太僕集二	王任重
卷四一五	呂新吾先生文集一	呂 坤
卷四一六	呂新吾先生文集二	呂 坤
卷四一七	沈龍江文集一	沈 鯉
卷四一八	沈龍江文集二	沈 鯉
卷四一九	郭青螺文集一	郭子章
卷四二〇	郭青螺文集二	郭子章
卷四二一	李修吾奏稿	李三才
卷四二二	李畏穀公撫遠奏稿	李化龍
卷四二三	李畏穀公平橋全書一	李化龍
卷四二四	李畏穀公平橋全書二	李化龍

卷四二五	李中丞奏疏	李植
卷四二六	陳玉舉奏疏	陳下陸
卷四二七	張毅敏集	張香蒙
卷四二八	侯給諫奏疏	侯先春
卷四二九	侯給諫奏疏二	侯先春
卷四三〇	史玉池奏疏	史孟麟
卷四三一	許少微奏疏	許弘綱
卷四三二	劉文節公集	劉應秋
卷四三三	曹侍郎奏疏	曹時聘
卷四三四	徐中丞奏疏	徐學聚
卷四三五	楊兵憲集	楊寅秋
卷四三六	馮元成文集	馮時可
卷四三七	沈蛟門文集	沈一貞
卷四三八	朱文懿公文集	朱旂
卷四三九	余文恪淡然軒集	余繼登
卷四四〇	張給諫集	張棟
卷四四一	于文定公文集	于慎行
卷四四二	馮北海文集一	馮琦
卷四四三	馮北海文集二	馮琦
卷四四四	薛恭敏公奏疏	薛三才
卷四四五	王都諫奏疏	王德完

卷四四六	鄒忠憲公奏疏一	鄒元標
卷四四七	鄒忠憲公奏疏二	鄒元標
卷四四八	涂司馬撫延疏草	涂宗濬
卷四四九	涂司馬撫延疏草二	涂宗濬
卷四五〇	涂司馬北虜封貢始末疏	涂宗濬
卷四五一	涂司馬北虜封貢始末疏二	涂宗濬
卷四五二	周中丞奏疏	周孔教
卷四五三	梅客生奏疏	梅國禎
卷四五四	楊宗伯奏疏	楊道賓
卷四五五	郭文毅集	郭正域
卷四五六	唐宗伯占星集	唐文獻
卷四五七	單宗伯客集	單其昌
卷四五八	焦太史集	焦竑
卷四五九	許光稷集	許維新
卷四六〇	顧端文集	顧憲成
卷四六一	孫家伯集	孫慎行
卷四六二	趙忠毅奏疏	趙南星
卷四六三	李文節公文集	李廷機
卷四六四	許茂正續集	葉向高
卷四六五	綸序奏稿	葉向高
卷四六六	王司馬奏疏一	王象乾
卷四六七	王司馬奏疏二	王象乾

卷四六五	陳學十集	陳鑑典
卷四六六	太泌山房稿	李維楨
卷四六七	宋都諫奏疏	宋一韓
卷四六八	來禽館文集	邢侗
卷四六九	汪給諫文集	汪若霖
卷四七〇	萬一樓集	駱問禮
卷四七一	余太宰疏稿一	余懋衡
卷四七二	余太宰疏稿二	余懋衡
卷四七三	饒南奏議	王紀
卷四七四	雨淮鹽政編一	袁世振
卷四七五	雨淮鹽政編二	袁世振
卷四七六	雨淮鹽政編三	袁世振
卷四七七	雨淮鹽政編四	袁世振
卷四七八	周司農集	周之龍
卷四七九	黃中丞奏疏	黃承玄
卷四八〇	熊經略集一	熊廷弼
卷四八一	熊經略集二	熊廷弼
卷四八二	熊經略集三	熊廷弼
卷四八三	李我存集一	李之藻
卷四八四	李我存集二	李之藻
卷四八五	丘中丞奏疏	丘禾嘉
卷四八六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一	朱雙元

卷四八七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二	朱雙元
卷四八八	徐文定公集一	徐光啟
卷四八九	徐文定公集二	徐光啟
卷四九〇	徐文定公集三	徐光啟
卷四九一	徐文定公集四	徐光啟
卷四九二	徐文定公集五	徐光啟
卷四九三	徐文定公集六	徐光啟
卷四九四	馮恭定奏疏	馮從吾
卷四九五	高忠憲公奏疏	高攀龍
卷四九六	左宮保奏疏	左光斗
卷四九七	楊忠烈公集	楊漣
卷四九八	魏忠節公集	魏大中
卷四九九	繆太史集	繆昌期
卷五〇〇	李侍御集	李應昇
卷五〇一	侯史垣疏	侯震揚
卷五〇二	楊方伯集	楊師孔
卷五〇三	文閣學奏疏	文震孟
卷五〇四	姚宮詹文集	姚希孟
卷五〇五	宋幼清九篇集	宋應澄
卷五〇六	希聲館集	黃廷鶴
卷五〇七	杜駕部集	杜麟徵
卷五〇八	陳駕部文集	陳組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方尚脩先生

陳眉公先生評定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宋學士文集

宋 濂

平江漢頌 平陳友諒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廷，初

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平陳友諒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

之叟垂髫之童，涇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

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饒修蒙

衛虐驅丞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

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

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播我邊方，侵軼我

姑孰，伺貨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降之力，攻而敗之，予

亦親履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滅之，

真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

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

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

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

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

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

胄，鴻轟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

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

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

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

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壟無

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

張定邊素號泉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

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遂

潛保小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

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

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

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

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

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

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

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

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

金綳有差。臣猶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

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若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

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

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平露堂

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

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

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

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

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畀。以靖

寇攘。義旅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

旌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

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

兇頑。鋒矧斧螳。輕涉我疆。以跳以踰。亦既剪刈。儼儼

覆江海。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制。閭閻

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

告在廷。是決不悅。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

爾糗糧。各整爾誠。掇光在中。夷則之月。禱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

旛旄揚揚。檣纜將將。矛戈沚沚。鏡背明明。載怒載厲。

載騰載颺。雄威所吞。已無制湘。旣與虜逢。大呼衛擊。

藥騰黎駭。星流火戟。虐譏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其蒙。

不肖咫尺。天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組。命隕弗顛。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平露堂

機旄湊驪。筍東蜩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視。

扶創而逃。聚于湖輿。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

火筏在流。掩蔽蔽如翼。越歷四句。飛走途窮。將日萬死

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勝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

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殲此首首。貫脂及顙。

仆若枯柳。大慈旣除。餘不能醜。遮相告言。我誠不振。

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拜拜稽首。

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于受。宥汝弗劔。于汝父

母。汝凍于天。汝饑于哺。昔何昏迷。今始徹蘇。奏凱而

旋騎吹簫搖形于樂歌節以錫饒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謔有聲噴噴于戈相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時能敵之惟皇明斷

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咸此駿烈

小大軍飢飽收肆尊在昔赤壁泊乎合說事以幸集

尚傳策書况茲之功後偉赫嘉探古無讓可無咏詩

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廳三代以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五 下 露 堂

還用仁興岡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鳳陽新鑄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赫萬邦咸臣用群

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

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虛不假器齊一之

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

衆志以俾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

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

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博泥成範盡其銑角衡之度

後弁爲良篆帶以方侯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

赤銅六萬五千斤釜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落

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

禮既成笙簧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鋒

液既澄氣憤雲洩衍寶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動

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罅隙以厭

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

圓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燁燁其容輝信技殫

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翼簷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六 手 露 堂

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

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

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

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

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

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浸

失故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

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乎洽神人

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

嚴昏旦之禁而已。麻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

曰：維天穆清，鼓之雷霆，迺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濟蒼生，天之烈，大鑪斯揭，元氣噴洩，睽于濛濛，眞

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

者如市，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惶惶，節之以鑄，固

敢弗恭，乃飭是氏，乃其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

氣俊明，如日之升，流亟而頽，人資有聲，彬彬斐斐，功

同神鬼，不鉏不鋸，輪圓順軌，既改其型，敢愛斯性，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學士集

忠義錄七

平露堂

舉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壑構懸樞，交扛孔輿，載

考載擊，宅兮囹圄，觸今責責，摩乾盛坤，以警斯昏，發

懿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牛穀攸遂，博碩而麗，聲

與正通，拓美集神，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

制器有赫，式和民則，情樂之原，鍾實爲先，律呂以宣，

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疆，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表

進大明律表大明律

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

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

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

後食可資，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

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

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

典，造法，終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

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宋學士集

大明律

八

平露堂

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

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

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

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群臣，諄復數千

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于言外，是大舜

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奉

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能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蒞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接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大制律

九 平露堂

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稅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

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元史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糧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于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瞰西夏。踰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大制律

十 平露堂

居庸以瞰中原。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遺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兄解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而降。幸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雖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變幸盡。惑于中。權姦蒙蔽于外。漢罔抵因於疏。調周綱。逮至于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

濱海兵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奉天承

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

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

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念言實既亡而名

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

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

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

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

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陳基臣趙璜臣曾魯臣趙汝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

黃荒臣傅恕臣王鎬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啟分科脩

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

時而曷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

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

雖竭忠勤難迹疎漏若自正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

已遣使而旁求侯續編而濂自愧其才識之有限弗

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

幸觀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筆則

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則作

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二卷表六

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

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叙

大明日曆叙 大明日曆

此統緒之始也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 大明日曆

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

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

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

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

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

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

一也元季驛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

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輯

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

百戰百勝未嘗摧師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

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詭。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手露堂

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闕。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

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纂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璉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則臣伯宗臣濂及鄉貢進士臣黃杞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手露堂

洪武正韻序

正韻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主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始未服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

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別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離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思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見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

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俱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據臣朱廉典簿臣翟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資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于方言無以達于上下實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興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侏

僅稍異於類議。君子患之。嘗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應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倚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音。受 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予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於古云。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七

平露堂

郊禋慶成詩序

郊禋慶成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卽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

壬子冬十一月辛酉日長至。復適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

有司祀掃反土。卿爲田燭。各戒具修罔敢弗肅。及期

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順。圭幣溫敏。器用

質雅。酒齊苾苾。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

文兩盡。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

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 晉府泰軍熊鳴

磨。勸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龍。秘

書監丞陶誼。 晉府錄事張孟兼。 吳府錄事吳從

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

執豆遷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適以

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傷九霄。多爲諸各賦詩一章。而

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泰

漢以來。寔涉不經。且感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

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八

平露堂

惟 皇上。壹據禮經。而沈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

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

覃及寰宇。物無疵厲。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奏歌

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

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密

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

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

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意。

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

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兄於間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應制冬日詩序

冬日應制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

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

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禮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

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畫觴

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酌固醴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九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

賦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

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

臣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

念蒼生之意乎於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

盛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

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

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

足矜後代多議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

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聖臣庶歌復以
遂像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
在上無小無大就不精自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
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
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
別以金龍箋繕贈共副尊閣於家示不可棄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京畿鄉闈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

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絕異四方乃洪武三年夏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九

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闈三月歲

旬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

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

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孫

起居注臣詔鳳尚寶丞臣湛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

幣帛而勞進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

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先 一日夜滴下十刻始命

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

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

盛際文選方聞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
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
靖者幾二十年于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誣濡文
化而囿于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帝
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絳樸之詩有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聖天子之造士可謂至矣
烝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尚思
盡瘁報國以無負于科目哉是爲序

皇明絕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一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勳尚

顧開雍偉南參閱

宋學士文集

議

宋濂

治河議

治河

本集元北平書院藏元明書院藏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
中丞李其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治河 一 平露堂
卷之二

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積用未之者乃下丞
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
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
流求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
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大敦腦兒
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瀕為阿剌腦兒二澤又
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從
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
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孫幹

譯云九度也末尚清淺可渡又東約行五百里始

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
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鷹乞里塔譯曰昆侖也

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湖
即闕提二地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

乞兒馬出二末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
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

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鉅星宿
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末也既遠其注也必怒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二

平露堂

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
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釀為二渠載之高
地洑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竭石入于渤海然
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
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伶嶺始改其故道
九河之迹漸致湮塞至漢文時夾酸棗東潰金隄孝
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沈郡十六害及
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遠乎宣房
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

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入而入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二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滿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廖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記

觀心亭記

觀心亭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我。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殿爲牆。塗以赭泥。中寘輔坐。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城。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有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于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心若有，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漂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困，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啟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所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賤則心與天爲一，祥則效政，宣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水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旨，輒稽古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五

平露堂

觀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古朝廷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萬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開闢荆南，任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百虛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達其下。上

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于載之秘，一口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攸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咸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蓋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奮而接跡而來廷，蠻琛聯局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車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蓋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戰足之煩，農女有撝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投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蓋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感興，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謂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習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廢條之恨，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蜿蜒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潮碧翻六朝之嘆，往往倚之爲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六

平露堂

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慮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治之切者勸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渤泥入貢記 入貢

濂承 古宗林曰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二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二

八頁 平露堂

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閩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偶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遣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客與相臣圖之又明日

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二

八頁 平露堂

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非中國臣邪閩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頓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閩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

行至海口王又咸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扶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殺帝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醉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敵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龍養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龍降真香查其未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同鶴書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賤用銀錢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上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肩背綰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古貝黃蠟降真魚目玳瑁檳榔煎海為鹽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瀉脂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具則京之器皆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

燕饗則割羊豕鷄鴨鳴鼓擊鉢以為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記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間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五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墩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刺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嚨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聖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足以善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協心謀慮無役不諧故卒能成功云

銘

五輪沙漏銘

少潛

沙漏之制野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重之軸端有輪

輪剛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

軸長尺。圍如初從莫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轆齒二十。

六軸。杪亦傳六齒。鈞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

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鈞四輪旋之。四輪如。

三輪。唯莫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鈞中輪旋之。中。

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

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買於湖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

盈百。斷水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

次第運益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極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

戴几履。盤露几面。勿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

亦運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畧也。

初潞陽水善水。雖變禹沃湯。不能爲焉。新安府信希。

元。巧拙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

之郭守敬七寶燈。滿鐘鼓應肘。而自鳴者。始將無媿。

乎。浦陽鄭君永興。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

請余銘。銘曰。望靈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昔始水。

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

諸惜分陰。視斯啓。

題跋

恭題御賜書後

御書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

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黼曰。老宋起

居何久。不見取黼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

于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泰以分毫人爲侍。子五

年。請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

病勢稍損否。黼對如初。越二日。又問黼復對如初。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上惻然曰。爾性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

然同處。疾必易愈。愈且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

十四日。黼至導宣。上吉。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陞

殿。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雞。以束帛賜之。自後

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

至百執事。皆爲之請。特令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

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

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綰帶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

十月。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

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親御翰賜書褒吝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縞各一命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聞于兩間者莫不沐浴神化鼓舞至行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末幾詔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述還途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母忘上恩云

茶題御製方竹記後

御製方竹記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記一二臣降諮詢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道時吏部尚書臣啓同在 帝左右歷設古帝王

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蟠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倮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簞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校以獻 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累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彙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象藉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詔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 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歸裝演飾以龍文巨軸持示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十又五年當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頃入經出史褒褒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四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五 平露堂

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數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者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助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閉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 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授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與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于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寅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跋

御製詩後 御製詩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治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六 平露堂

學之時或相與磨歌或襲以詩章或燕之內段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統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蕩興洵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皇闕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府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勝氣或慙于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啖一觴臣再起同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疑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不敢重有所賣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

宜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本御內黃綾素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頗
軟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
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
賦詩學士張云臣既退獨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
席父師明訓弗降簞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
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親日月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一

平陽堂

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
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靡無不宜
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口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
侈君之命勅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
久臣敢竊援斯義竊玉爲軸紫襪成卷什襲珍藏以
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
士大夫聞風慕臨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
月戊午朔具官臣企草宋濂謹記

皇明經世編

宋學士集

卷之十一

大

平陽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暖公

彭 賓燕又泰園

劉誠意文集

頌

祀方丘頌并序 方丘

劉基

維洪武二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卷五

平齋堂

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

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

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

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五月多霖雨少霽

足歲雨作連日至于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

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

夜一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寥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整

小不抗百禮既洽于官肅莊泮泮乎神明臨之在上

誠意懇至升降伏秋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

嘉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成喜知誠德之威格若合

符獎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貳也於是弘文館

學士臣基謹獻頌曰齊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

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聖在德匪惟其

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焉清其流本流之

祿禮儀弁鬋豈無牛牛而不以祭兮祇赫怒監觀萬

方式加人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卷五

平齋堂

二尺劍由一旅與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

江既同漢沔既朝周漸率從施及廣海外之邦望

賦占二獻其琛寶格昔龍昇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

濟臨河雲旂雲旗銀馬金戈蹴踏秦岱憑陵華嵩鋤

秦鎮燕掃獫狁莫克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

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

仁神馬之殷聞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

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 并序 平蜀

臣聞天命真王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麓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上寒沸鳴最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顧告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伐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湘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時伐中原拾宋振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蜀

三

平露堂

鬼懷匍匐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阻錄耳之因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遠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維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

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其辭曰惟彼蜀國圖自盤荒山川隔閼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岷嶺斯鑿岷峨崑崙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主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森然若戍患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洗沈虎臣受命于行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山摧堯人失魂應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壁六軍奉凱啓勅玄黃驚軍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懷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 天子萬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蜀

四

平露堂

甘露頌 并序 甘露

甘露

欽惟 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格恭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龍光歸心遐邇嚮化若夷蠻新無有弗庭 皇帝愈如謙慎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兢思與羣臣庶民咸跼維熙以承天眷教誨戒飭淳淳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薄和至情悉發悉達

承麥呈瑞年穀髮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
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
木瑩若凝脂美若醞醕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
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
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天之所
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
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
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五 平露堂

不欣憚百姓莫不蹈舞于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
歌或爲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
頌曰占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
我皇統坤握乾乾萬壽永膺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
清四邊滄溟帖清嶺嶠收殘宏功茂烈炳赫八埏郊
社宗廟享祀豐饒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
罔不宜寅畏天命翼翼虔虔臣等臣庶疊疊惓惓惟
恐弗及惟恐或愆皇天后上瞻顧式堅魂祥信禱來
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琤咏齊光粲珠蟠高

序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贈道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
俱來京師時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六 平露堂

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
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子心
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
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費字仲圭次曰璉字仲珩皆
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
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
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
相聆昧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
平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聾足蹉蹌不能趨而

先生須臾黜黑唇齒朱貝頰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
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
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
三先生素儲家無處停僕在京寓舊戚去公館彌十
有十五里惟次子建階一獨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璣
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
璣遣二弟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
璣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璣望其
即還則璣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七

下第堂

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也璣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繼承家業
故於其行乎以之五經以詩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父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
于其身揚名而爵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
之孝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

能立功立事超乎羣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
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啣子
爲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爲父母者亦
就無足心哉而當其生有之時後見其類者蓋千百
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于人也爲人
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爲何如哉是故孳孳汲
汲不遑自己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
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于鄉就試浙
江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上闕天下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八

下第堂

貢士年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席之國學使習
開朝延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殫天
下之民初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瀛
奉命修實錄先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
獲安命但讀齊庭其年冬十一月給假還金華觀
省父母其興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賦詩送
其行而歸其序於其夫生歸當於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也己試日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盛
代事聖王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園此人人之所嚮

望而不敢觀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哉其
既爲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于生相與其服膺乎
不愧不作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後已也嗚呼
生其勉乎哉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斷獄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
官審覆論報僕特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
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驟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卷之九

于露堂

俱自期不能免而衡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
稿葉之待澍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
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
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
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
哉於是人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問諸人曰
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視國子博士黃先
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因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
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

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撻豪右之持吏
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蘇公而已
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
階視其几塵積于階除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
則疆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
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
也則皆挾出之訴者悉令詰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
者由是卒護簡訟之名嗚呼與國廣矣不肯得蘇公
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簡事之實矣然後怨憤之
皇明經世編

劉誠意集

卷之十

于露堂

氣掄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
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
編其奚適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攜李王 言達庭參閱

王忠文公集

序

送胡仲淵參謀序

參謀

王 禕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恩寧

晉公鎮鄭統城公幕下有文武士曰胡君仲淵實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忠文集

參謀一

平露堂

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

藝靡不精通蓋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

見者也先是溫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畔時公以

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

謂溫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

其謀盡賊果就擒故溫城之平公之攻君之策也及

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參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

會最為江浙屏蔽自數年來勦為盜區斯民生業蕩

析殆盡今遺孽尚在軍旅仍戒嚴嚴戮撫綏之際誠

主帥所宜慎以公之明決而君以沉機遠略濟之吾

知冠不足乎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既多公能求士

為國且益望君必將為知已盡相與以有成也君嘗

為禱言今天下之弊在於南北用武未有休息而將

帥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賞罰不能明信此殆不容

言矣至于軍卒之單寡而無濟於餉發錢糧虛糜而

無所於徵需變而通之則其有衝夫軍旅錢糧皆民

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循橫斂悉不復

以病民正令民有田者苗米十五出一人為兵而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忠文集

參謀二

平露堂

今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

無遠戍之分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

又減而計之當亦不下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

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矣其操識持論真千古

當大抵此類而罔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世祖

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基以開長治久安之道規

模宏遠矣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所宜憑藉夫何僅

及百年而天下遂已日入於敝若或不可支持世而

理財制兵之術既窮皆坐視而不卹是豈事變終不

可爲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宋儒有言
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失於
有激然而一張弛文武之道意者變通之術誠不
可以非其人以任之諸葛孔明上景畧之流不世出
此有識之士之所爲深慨也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
日切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欲立
功名者寧能不見於設施而有不盡用之歎耶匪朝
伊夕恭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必又有大於今日
者矣於其行禱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爲贈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送鄭仲宗序

詔徵前民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
闕旣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視訓諭之凡天地陰陽
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
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
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
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諭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
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

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廉謹對曰自古帝王皆
身垂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爲人
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上天下爲治之
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
之於子弟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
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廉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
氏實來受訓諭爲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
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
書以廣宣聖意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之四

四

平露堂

贈仲宗卽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旣承聖
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
者矣而猶又求言於晦何耶禱也聞之三代之民人
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
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
舞聞莫不興起於爲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
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
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副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
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其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記

錢清江浮橋記

王忠文集 水利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水利

五

平露堂

溪又東北流繇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繇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鄞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爲東迴北轉則是白山陰會稽浙甌娥江繇上虞至嵊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

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用舊遺難以取悉又未嘗身校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水與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水與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蓋原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繇蕭山以達於浙江而爲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水利

六

平露堂

石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入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爲浦陽者亦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爲柯水所注卽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湖汝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陂澤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觀橋之廢慨然歎曰是不亦有

司之缺失。歟。亟命哀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爲舟十有二。上架板皮。相屬以爲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八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鉅鉅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梁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爲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又以文屬之禱。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率兵民。二枋以護臺治。成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倘論乎。是故門闕道路。廬館丹梁。修除以時。非直爲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二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又謹著之。當時說陳讓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于橋役。不以護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爲政矣。君名買。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允矣。今提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唐山云。

詔語

擬封諸王詔

其詞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聖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若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爲秦王。第三子爲晉王。第四子爲燕王。第五子爲吳王。第六子爲楚王。第七子爲齊王。第八子爲潭王。第九子爲趙王。第十子爲魯王。姪孫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制於戲衆建藩。賴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獨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款集海濱名號詔

卷濱名號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上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人神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九

平露堂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力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人神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科舉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銓納膏粱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其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十

平露堂

傳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慕科學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賁賢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悉宜知悉

免租稅詔

租稅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盛功故國家尤當

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卽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租糧尚慮凋敝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卹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皆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父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瘵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來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占城二國詔 安南占城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忠文集

經世

土

平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忠文集

經世

土

平露

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于天地神人同情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隣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廣廓帖木兒詔 招諭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夷唯西北邊徼未修蓋以廣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上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

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恒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阿都剌除回回司大少監

附法

天文之學其出于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數陳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同同厚

平露堂

格守攸司以稱予意

議

泉貨議

泉貨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于腹也食之非有補於仙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口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貲貲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即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亭廢所鑄錢流布不其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古

平露堂

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拯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起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水利行車亦既審察民情卽江制省府治鼓鑄案月之間因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兩當十大錢正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則有流布諸路者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白若也惡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五

平露堂

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開鑄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卽出銅所在置天下鑄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耳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于轉輸轉輸不便故卽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

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承運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都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六

平露堂

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湖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卽爲一鑄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偏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湖一省而已至于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鑄

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面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餘闕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可流地上異代之錢將不銷自廢夫伸國家之命以復古之道因民之利以達民之生可宜無踰此者上之人胡爲而不亟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鑑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因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銅錢重不可致遠牽皆挾用二金籍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于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識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

皇明經世編

王忠文集

卷之十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忠文集

平露堂

疏

祈天永命疏

祈天永命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固未嘗無法以據之論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于拘牽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大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于泉貨者故逮斯議廢上之人得採擇焉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

裁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以聞。無謂老生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張 宦廬中泰閣

宋文恪集

碑記

宋 誦

大明勅建太學碑

重建太學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

皇明經世編

宋月二公集

重建太學一

平露堂

均地臨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于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載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基奉明詔夙夜匪懈榘榘豫贊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興上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矣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俟廩蔬園豆門簾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

皇明經世編

宋月二公集

重建太學二

平露堂

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鑄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元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給祀以神主數百年夷習乃華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平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生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有七日上下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穀執經祭酒臣吳綱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薄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誦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靈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選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統道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

古凡我聖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飽相飴，無不
引發。若則正人端士，輩出而爲國家棟幹，昨聖子神
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臆，敢不對
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
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文懷武揚，儲慶發祥，
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楚非岡，
武輝京邑，隱若天祿，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
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効技充藏，有廟有廡，有廊有
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鐙
星明經世編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平露堂

勅建聖代帝王廟碑

聖代帝王廟

兩儀判而人誦立，天統建而君道明，越自上古，卿聖
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高

位，同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言，天經大本以之而
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
修人紀以建民極，繼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
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
相舊廟地，介乎通衢，奠而勿毀，洪武二十一年秋，始
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
尙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刻石，詔臣詢爲之記。臣忝
職冑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曰：帝王功德於
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
皇明經世編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四

平露堂

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
基，及所經履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
于今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
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禮，禮不經
而神非法者，切去之，正各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
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
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褒冕俎俎，聚
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詎日營士上御
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還豆靜嘉，泰盛豐稟，告克

告頌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

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其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

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

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

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

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

之迹與以至子元皆能混一家宇紹正大統以承天

休而爲民懷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

德不能無愧故斥而不與是可見 皇上敦名實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遠田文起序

史記

明善復初儒者之學也學以濟時行道爲心儒術輔

史以濟時矣其從事則法律焉天下亦豈有捨儒而

可以爲吏者儒道與天地並扶天經立人紀自古有

天下者曷嘗一日無所待于儒乎其矣吾儒有益

國家而成致治之功也滑縣吏田文起前以曹子八

國學師明師友益友非一日矣問學抱負濟時行道

之心蓋未嘗少替 聖朝郡縣吏多以儒選文起親

名且貧抗役乎吏以爲養親計發所藏爲簿書間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道濟時求無負明善復初之學然後爲儒者之功効也雖儒術飾吏亦何玷于儒乎文起魑魅是爲序

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分教

昔孟軻氏論王政于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

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就要于此哉是不可

一日廢也安東劉士能成童在庠序既冠始入縣學

洪武甲寅朝廷以縣試升省館之卯以國子選爲

分教上于斯時亦榮矣夫益古之謂學人材由庠序

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分教

下露堂

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

爲學者少長習熟于庠序遂序之間庠恤誨養殆非

一日有操師以苦其孝弟有党正以正其齒序至于

禮射行藝又有祭之之官占人重庠序遂序也如此

宜乎人材盛于周也聖天子以教化原于學校郡

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發

焉是即庠序遂序之學乎若士能者其一也由是大

而一郡小而一縣近而一党一鄉冠帶清濟者有焉

絃誦洋洋者有焉焉然一代之庠序之風也爲師者日

嚴于教爲子弟者日相淬厲則人材出而視古無愧必有嘉謨正論興庠序之教于天下也因士能過子告別故直書以爲序焉

貝清江集

序

貝瓊

送楊文啓序

分教

國子生入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大啓者隱黃

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于外恒言天

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分教

八

下露堂

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

之爲貴貴有尊于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于

人言也吾何慕彼哉于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

先王之風聚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

上人施院鐘湖觀禹穴得終其身與流適忘迂者爲

從洪武二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

復而不就適授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

之詩遂起而復曰子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

惜乎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于贈耶抑聞天台默齋

王公以正學爲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力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橫經止席以周公孔子之道海州州之子弟所以美其辭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極重之聯治而事一國器陳跡以發之文辭其爲迫回不與于大開也

送葉孟哲秀才赴雅州叙

四句 陸學

蜀去中國爲絕遠本難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以之不足者也劉傳言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

皇明紀世編

卷之九

九

牛露堂

劉傳言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人于高平戰于廣都而野士之死者非一總自斜谷賊在起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達今其兵之墮將可想見于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在弗暇論乎則劉以半吳餘九勇借號之明氏不遺一兵自金蜀水障劔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于前代也歟故旣命

官錄撫其人民土地而舊典銷出百貨所召又設市官以征之焉由是華亭葉養爲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使予以其得書山旁而有萬千里之役經白帝海三岐上石塘出劔門過石倉五盤應頭以窮巴聞之奇觀發之文辭同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願之哉尚望之哉

送諸忠剛

六句 陸學

洪武十年夏人郭公所陷事已錄上難其人答之在府以行府經歷會信補君爲之命既下卽治裝戒

皇明紀世編

卷之九

十

牛露堂

行信客棧租于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慄悍之士如投龍樞虎怒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于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衛有司有長惠稽諸古自罷戰而端雖其鳴弓拔劔之態不除輒將暴戾之巧可待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肅怠者爲之奮驕者爲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

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大佐無闕事，及來屬一也。詎
技無淫縱，夫以區區一丈人，克幕府之選，非素有威
嚴，敢擊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偏偏
焉聽約束于朝暮如此邪？益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
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實
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
易易然矣。于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
爲送行序，而王尚者系其後云。

三國志文編卷之終

明倫彙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星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徽堊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李之楠仙樞參閱

蘇平仲文集

制

蘇伯衡

梅思禮授大督府副使制

獎惟効順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于本兵學邦政而統六師

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

自明經世編

蘇平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襟抱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胄作鎮藩翰係

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殲籍戶爰一旦而來靖明

炳幾先忠于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而危疑克斷

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令器去遠識擬代波允

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堵

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

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之賞既肇以殊恩奮國上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

於國効

代居學士封靖西王制

此惟實融任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績舉十

州以靖唐益著忠貞之鎮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

褒嘉眷爾外藩忠于內附爲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

其美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于遐

隗撫御令宜官府各修其職恩威並著部落咸賴

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

于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藉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

境如同馬援之誠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

皇明經世編 蘇平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朕使守其祭祀謹惟保

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土不忘誠服之意榮遠能邇實

切寵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肅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宋問

問爲人君者莫貴于敦莫大于斷莫難于信其臣周

文之日晏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史之傳珍同

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管武之平吳憲宗之

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

或亡不同焉秦穆之于孟明漢昭之于霍光燕噲之

於予之德宗之子^{亦謂氏之}廢祀^名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之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敗其所以敗度有取也

問能稱而能稱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皇明經世編

蘇平仲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于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問井由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當相資旗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于古而可行于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圓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上皆人之也皆於上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于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言班資之崇庠而恥于幼一官歟抑拘于數易之制而計有不得盡歡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大安其分而專其智能于一職與夫急于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皇明經世編

蘇平仲集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遷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也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于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于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譏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于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數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

楊俊之不自以為歉而其甚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而不自以為歉而伊傳內召顧自處于常推之間抑可不可飲請考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
則樂登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淵而弗
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于學其友也獻俘獻馘
于學則兵登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
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
皇明經世編
蘇子仲集
卷之一
五
手露堂
器之本所謂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
為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能健城
闕則其習至于令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贊諸古
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
歟然六館三學之七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
明大義而不計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竄真不恤亦嘗
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豈所謂不待
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而二二
游焉鳥為空階藉行以自娛持善者以自愛

凡古法之當施于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雖限之以
條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
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
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
通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
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擬拾于煨燼之餘
至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
古則下初本嘗諱諱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
皇明經世編
蘇子仲集
卷之一
六
手露室
有入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
秦唐之政一切因襲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
秦之復非周字又周之復六官可謂萬千師乎古者
事而無救于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
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
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
恭之臨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
貴求其實不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
然豈所謂異外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虛言歟幸惟其故

送譚鎮撫歸平陽序

同初鎮撫

謝有鎮撫所北有樂無以丁戶為主將而鎮撫在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

日本諸藩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于

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佐焉聞

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

胡先生方刈羊豕傳酒饌相繼勞酒行而報至濟翁

命焉竟端滿坐咸慨然不懌曰譚侯其遂去我等矣

自今我輩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蘇平仲集 同初鎮撫 七 平露堂

上之興趣久矣求其見能且不可得尚何相切之望

乎今吾黨顧于濟翁如此夫豈不以于濟翁而復見

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

滿東諸大將能忘貌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

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實表勵焉余恒慨然以不得

趨其下風為憾辭免編摩之職來靖則李公林公

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興所見克紹其風猷

而士衆翕然嚮之者上則師長朱君下則鎮撫袁仁

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

升堂卽席必譚周旋必度語諾必讓相接以文而相

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

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遇

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

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舉吾門拜吾親而

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說猶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

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賕焉曰而之親戚猶吾之親

戚也四方俊乂遊吾上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

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蘇平仲集 同初鎮撫 八 平露堂

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湯生魁彥可

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

譽而使之增重於時于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

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

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于濟翁之別也豈不異

于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眾矣

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

洗濯以求交于濟翁而無榮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

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龍

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于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

送晉王出江古序

晉書相傳

聖天子統一四海惟治道念大爲國之藩屏在乎衆之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爲王長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樹府

寺僧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關而龍舒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蘇平仲集

晉書相傳

九

平露堂

君寶拜晉王相昔三王之于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師爲之傳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傳相其位秩差後二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關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側儻傑出之資夙承訓于家庭又嘗師武戚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卜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數歷中外惟其所

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小鳴焉今由二千石擢拜是官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爲子傳庶太宗謂李績不遺于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臺也數犯天威陞陳謫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于載同符也已鞠窮盡瘁啓沃彌綸以晉邸特爲令王保社稷與國同休永無窮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蘇平仲集

晉書相傳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乎遠開公

李 雯舒章

王會奎星宰參閱

朱學士集

序

途分憲張公序

按察

朱 升

天台張君行按來徵責言于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

皇明經世編

朱桂二公集

按察

平露堂

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于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同其職長吏于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于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若貢課林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徵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瘠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

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曠林梢之家雖竭其廩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為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權蠹弊閑隆乎委曲條陳以聞則賢于人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著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為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真有資于人言者僕別君數年瞻言跛蹙非復舊日然于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于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皇明經世編

朱桂二公集

按察

平露堂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勳德頌 完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斬渡江者蹂躪陷穢江東大擾至于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等穢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于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風威信昭著始至卽立城隍作盧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敘村曉帖

暇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給才以官治之軍民
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戊休寧
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
頌以傳之頌曰微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
以安景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于徽肆其橫劫突來
薦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猶與辨章林陵
開省動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允宛陵南復楚蜀有獻
于公請事微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最爾山城其邊
三面策者曰否彼降旣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公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定亂三 平露堂
當時張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蘭苗
其芽汝父汝兄政命邦家宣衆未降長鎗餘黨旣屯
于徽懼殘彼壞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親吾養汝家
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及叔
輩帥卽日啓行徭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僮
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緩惟微厭亂城郭久空諸軍
畢入誅其業達旣柵旣城以營以守將士分功成之
旬入乃納降附渠酒溫在受其雞豚爲之饗餐使觀
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

爲情蒙者轍我今吾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闕幕
衣冠中原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職
厥生曩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摘吹求熾然荼毒今茲
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
今日無長澆風酷爲指揮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
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于鎮靜萬喙同聲歸功
于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泥鎮靜
之道致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豎公懿質辨章
澄之進之于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人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定亂四 平露堂
我公今之高密以宛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替引我
民生微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斯精首戎將
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桂正字集
疏 桂彥良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太平治要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
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于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
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

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片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聖闕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諡之此法亦可以示其德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李治堂

五

平露堂

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族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李治堂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七

朱桂公集

平議堂

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今按察知府歲貢廖
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
有賞錄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
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
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
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
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興學所
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調詰文辭而已今夫興
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
遺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
華而尚淳樸未可驟用以啓其公競之心當自就月
將稽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猶且愚俗
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取戎狄大取
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塞貪小利斯爲

皇明經世編

卷八

朱桂公集

平議堂

下矣故曰天子有造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
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
窮兵黷武徂徠中國而無蓋隋場之伐高麗而中國
譁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
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
警史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
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丁遠哉北狄
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
俟其蒙隙一舉而蕩平之才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
之俊才或選于耕釣牧築或出于商賈屠酤皆足以
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
俊乂今于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補成農
園醫卜或以微罪困于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
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荐之聞
其自薦之路許其効忠竭忠庶可以得奇才異能之
士拔十得一二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諮訪
昔晉好問而好察通言舉取諸人以爲善政能以大
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胸成務

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
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
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開輪對，布政按察，府
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
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
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校納言之官，以
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善，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
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九

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閣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慈人

宋子建存標參閱

葉居升奏疏

疏

葉伯巨

萬言書 分封用刑求治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

皇明經世編

葉居升書

卷之二

分封 一 平露堂

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明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家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

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

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

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

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

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親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創其地而奪之機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

擁衆人朝甚則緣間而起陽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

皇明經世編

葉居升書

卷之二

分封 二 平露堂

之甚或者謠告以相刑之象歟公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昔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

孫也。當時一割其地則遽措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推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繇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禍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謂方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若人爲輔相其餘

曹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割萬世之利以銷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列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延長悉繇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其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大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

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而不幸教者人于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于民之肌膚洽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皆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常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人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王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

曹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尚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管仲使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政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皇明經世編

葉居升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五 平露堂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難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蕩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或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尚情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情。售故耳。今法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黜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願。以受中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括。務無遺片。司能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各以貌選。

皇明經世編

葉居升書 六 平露堂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官口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習。而取之盡錮錄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頌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別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故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愈求。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拍其所短。而棄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本。卒以為廉為器。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不肖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人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

謀久遠。蘇軾或事倍勉。以修也。田上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徒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信非所以奉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額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設勸。而揚旗鼓鉦。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讒之必獲。可矣。今職人徧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卷之二 七 于露堂

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遼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及易逃匿。若欲遷徙。舉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繆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走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

天下之治亂，變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假其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皇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背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片選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爭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澆，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有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則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治

九

平露堂

世有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縣守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為俗美者也。但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潦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員者多，縱使其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定，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勅諭，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僻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典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兄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求治

十

平露堂

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修舉綱目約有萬事至于聽訟獄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禁居升書
東谷
士
于露堂

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教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奉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鄧禹者固可拘于常法雖買寶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仕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各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禁居升書

東谷

士

于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何 剛愍人 唐允諸尹季參閱

方正學文集

頌

方孝孺

郊祀頌 郊祀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采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巳卯出舍皇邸尚食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方正學集 郊祀 一 平露堂

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於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泊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易登殿秉辟奠饗興俯拜跪賓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翁忽際需若欲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為勛寮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如見上帝茲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客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社苟不順冷人用弗寧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昭顯赫陽明發舒陰惠消伏浹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鮐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追租恤困窮敷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寬屈國法而不恣以法病民寧閔諸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禮而居敬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勳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純筆綴從官後躬親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祝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高邦自唐之衰夷虺中國迫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一

三

千壽堂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一

四

千壽堂

銘

省躬殿銘

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親還坐法宮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喜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欽重困細民勿苛爾刑必錄于平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玉帛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惡陰類弗脫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固以仁興敬天靡渝萬方永貞

朱熹載清九閭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制極靡上帝倭喜依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唯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需澤是施大養是庸析楊不陳罔闕虛空號紐之通美質之負厥數千億葉而勿取孰爲蟪蛄撲之除之降以風而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主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詠今辰正月壬午普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欽哉群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幽祖既豐幣玉既飭地燭輝煌祥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自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漬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思加黎庶四夷咸賀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同安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影影皇情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于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日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

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于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于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祭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統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謂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于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于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于古，豈無所由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宜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於治安者，既無覲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親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靡衆而若祖宗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周猷，靡

有弗敬，主理昭朗，邪惡消除，愛惡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罔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畀兆民，民之慘舒，繫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聖唯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官，天下順之，未旦而朝，既汗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千郊千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常被萬方，惟帝克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方正學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

循乎道。思欲其善。政欲其平。兵欲不試。刑寓奸生。下
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愷。愷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既謹。復省于事。苟
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
臨八埏。事精有嚴。寔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書

與友人論井田

井田

僕向者。借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
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寔足以乘勢有爲。舉而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七

平露堂

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
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
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
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于流
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橫爲異辭。以非之。謂不
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
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于
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
掬而飲。歃血而嚼毛。衣皮而竊革。爲巢爲窟。以相居。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
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
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
大傳。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
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于今。風俗美于今。上下
親洽。過于今。國之盛強。且久。過于今。曷爲而不可行
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
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桀紂之暴。非若
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
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
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
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
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于
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
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
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
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
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九

平露堂

而觀微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陰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煙堇夷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起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鯢身如丘山動則雷霆遊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仲其股而自託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鯢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衡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爲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鉅小民之財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配之本也或難僕以爲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爲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肯取暴征之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十

平露堂

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有締締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而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于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宜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試錄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殷文治闡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聚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于中外赫然而聲者以百計如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卷之十九

稼于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于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于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熙佑之而賜之以賢才衆賢集于朝羣才列于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于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其治中劉庸請于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迺判王子修贊其政于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于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于四方垂于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間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于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階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循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干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

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治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質質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京闈小錄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卷之十九

語名山大川者不稱其高深而必稱其出雲雨語靈區真壤者不稱其饒沃而必稱其宜黍稷論天下國家富盛昌隆豈不以賢才之衆多乎周之詩人稱周之所由興不言其它而惟及乎士君子之衆曰思皇多士生此皇國天四海亦廣矣千載亦遠矣賢士君子奚爲獨出於文王之時而聚于其國哉蓋國家之興天也天之祐乎國家莫大乎錫之以賢才賢才多而道德政教無不舉國家未有不享悠久治平之福者也聖天子有天下羣士景從海宇晏寧然聖心猶以爲未也夫設學以陶鈞士類而收之以科舉每三歲天下大比洪武丙子京府當試太學暨畿甸郡邑士至者千餘人司選拔者皆時之耆俊而某之昏陋亦忝預焉既試而閱其文通古今識正道者彬彬以

數百計監察御史及京府官僚議以爲今歲士盛于
往昔宜循舊比請于朝以定去留詔定其數三百于
是紳紳相賀以爲自開國以來取士未有盛於斯者
將錄其名與其文之美者以傳而俾序其故自唐以
降夾狄橫中國徵至五代而極宋興以太祖之雄而
不能據契丹宇內不完中葉遂割爲三至于元而又
極聖人奉天明命汎掃萬方彌天際海罔不臣順行
仁立政涵育撫馴豐功盛德在宇宙間雖前聖之粒
蒸民脩人紀者莫之能先也天道報施用錫萬年之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京師小錄

平議堂

祚賢才之盛于斯時大矣偶然哉聖人之心上與天
通凡有所欲天必輔之聖心所屬雖非恒人之所及
知然豈無所望于多士者乎爲士者幸生乎今其必
識天命之當然知其生之不偶然而効所知竭所能
以輔安宗社黎民於無窮如成周多士爲邦家之基
斯善矣苟不能然而爲科舉之學爲已足不思其遠
且大者如食焉而忘其事吾恐有媿于古人矣豈所
望于盛時之士也哉

京師小錄後序

京師小錄

皇帝既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
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盡獻咸用享廟牲禮
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友
小人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于世秋八月天下當大
比太學暨畿內士集于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
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
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
屏無黜陟選擢俊良益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子籍
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京師小錄

平議堂

將于是觀盛美焉而不敗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
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
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
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
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
賢才卽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
今高皇帝垂憲于前皇上副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
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
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于太和以

傳許于無窮詎不盛哉。據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送行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于今而有過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五

平露堂

乃獨通和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不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知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鄉小邑，皆思洗濯瑕眚以自歸于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誼，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繇是天下忻然謂太年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承解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

其生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道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仰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于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千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饒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祖齊而作，其倫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上聖明，不覩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數揚崑崙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寡，不畏強，樂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人從軍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卷之七 平臨堂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水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書不自勝如疾甚遇霖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近遠四瀕旣干戈職職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大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于民有所補益課其積效孰爲寡多烏可獨一次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嗚呼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行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况孝先卓卓良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害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

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暖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于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孫是而臣則爲忠有益于人紀豈不吾人其于爲人豈不甚可貴乎于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達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以身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方正學集 大略 平臨堂

記

御史府記 御史府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錮通組萬計去乎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平賞廉平吏罪至或者多全活之子是刑部都察院論因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

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此之文庶獄今賴祖宗神靈斷獄斷獄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亦非故命之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于爲善以刑制之則梟于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皇明經世編方正學集 御史府 元 平露堂

御史之官始于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聚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哀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于國利于民者則言之爲民之靈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瞬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合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詭行以規榮利于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者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皇明經世編

方正學集

御史府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

華亭

宋似辟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開公 周立勳勒古

何 剛 慈人參閱

金川玉屑集

策

練子寧

廷對策

命官

此文全學子難無康古之弊
臣對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之難下詢

紳士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

皇明經世編

金川玉屑集

卷之一

命官

一 平露堂

矣臣不知 陛下果能有以聽之歟抑將少布衣陳

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歟雖然

君以名求臣以實應之 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

不舉實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則

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 聖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

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應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

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

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嗟夫敬事而畏人神

一語此乃唐虞三代聖人命官之一本也 陛下能

以是求之貴命世之臣則必以是而擇夫今日命

世之臣矣臣區區管商之謀申韓之習烏足爲 陛

下道哉 陛下既有意於唐虞三代之臣臣不敢復

引漢唐之臣以爲對請以唐虞三代之臣終焉昔者

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武王之

稱布夏之臣曰惟御事厥樂有泰伊尹之戒太甲曰

鬼神無常宗享于克誠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女

詈女惟皇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則能以是而

止諸已可見矣曰欽曰恭曰克誠曰敬德又豈有出

皇明經世編

金川玉屑集

卷之一

命官

二 平露堂

於 陛下所謂敬畏之外者哉趨事以應知涉難以

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者亦誠

非敬畏之發見也是故語其大輔人君則上而唐虞

故勲重華之極治語其福臻黎庶則下而三代乃有

刑措不用之丕績舉陶伊傳周召之爲臣率足道也

伏讀 聖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

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 陛下以天錫之

資居長正之位卽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爲生

民計日夜念此至熱也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

然而未敢遽為 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
人臣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
實矣昔者皋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
測是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
而不以是為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
後順應以功必明庶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
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既得其人以居常伯常
正準人之任矣又儲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
之明經世編

全明玉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疑今也不然以謂小善而遽進之以謂小過而遽戮之
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 陛下之
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為難成之為尤難
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
而印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
而所用之人或朝奏暮召小不如意則誅戮隨之耳
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
然天下之才無窮特患人君不能用之以為武帝
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成
皇明經世編

全明玉局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授
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之戮之果庸劣也則黜之退
之又何忍于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
武帝之計為是是堯舜三代之道為不足法矣伏讀
聖策曰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而從而志異純德君
子授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求中才下士廉耻無
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
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為治臣聞
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俱全謂之

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國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禍者，舉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特而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處古於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託，諫習之不敷，故耳。故三代之教，八歲人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數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世有沒齒而不躬行其萬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爲，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覩 陛下升御以來，興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士，亦云至矣。然而教之之術，尚有未盡，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願 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各治一經，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內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者，以爲學較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不患其束手無措矣。至于下士之徒，無耻之輩，則臣所謂才德俱亡之謂也。是固宜在擯棄之列矣。陛下能詳于其始，則可略於其終，能勞于其先，則可逸于

其後，知人之道，苟無其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焉有奈何爲治之嘆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博乎處與，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陛下憐臣之愚，而欲臣盡其說也。又曰：既承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有斯舉，始必如朕意此。陛下尊臣之進，而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之所謂可否者，前旣已陳之矣。至於利鈍，則非臣所較計也。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則請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至於阿曲以求恩，逢迎以微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陛下曰：必如。陛下之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恩，受 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芻蕘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得夫名世之臣者在。陛下教之之有其友，知之之盡其道，爾惡陋之言，無足采錄。惟 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有以教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書

與葉知縣書

齊安

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正月二十一日亭港奉書大戶執事僕待從之臣今
斬然有案經中義不得與百司私接未敢一日撓執
事之論也雖然君子之于事也非所當言而言之謂
之辭於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吝俗與末皆非君子之
所為也今既有當言之義執事矣豈敢拘牽常制
而終默然而已耶執事以 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
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
期會之間而昧于清濁救亂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
於僥幸禮義生于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
僥幸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襲者草昧之初 聖
人未出泉頑之徒假號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
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于妖怪之說
而真免于禍災而其終也卒劇殛伐而為盜賊之
計故有國之典必艸薶而禽獮之而鄉守縣令尤嚴
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間鄉落益于彌
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
之責歟僕不幸居于茲土而又食 天子之祿以為
王臣其可忽于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

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言之者也處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為執事之司
者能勉焉乎曰明 朝廷之禁以備諭夫鄉邑之民
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有然後嚴責各鄉之里甲使
之更相督察以去姦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
之而命巡檢諸司各於所隸庫捕苟得其罪許諸色
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賄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仇
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
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胆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
浸始于涓涓燎原之烈延于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
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可謂滔滔而酸醎矣
執事其亦少加意焉夫移風易俗使斯民陰受其福
非俗吏之所能而賢良之吏所以見稱于史籍也執
事起身文儒其必素以古人自期矣奚待于僕之喋
喋哉僕于執事有不當私見之禮而有當公言之義
故不敢以泉迷之故而忘 邑之大憂至於條目之
委曲則尤賢吾令之所當盡心非尺牘之所能具陳
也惟執事察之
序

送自稅入京序

原

臨江當東南水陸之衝而淦又居上游凡閭閻之貨登于舟車者必道是乃得他適故關市之稅常重他縣苟可稅者不得其人則商賈之經邑者指日牽引潛伏遠去期不鬻於是而後止則用之入于上者未見其贏而民之役於是者已告病於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愼之士踰通練達之材權其輕重制其盈縮然後商賈之貨溢于市廛而民之役於是者可計日而待更焉然則征權之職雖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

皇明經世編

金川王居集

關稅

九

平露堂

武十年平陽白氏初來蒞是職于淦敏而廉介而通商賈之出於是者皆頌其賢而緡錢之入民無過病者焉於戲其亦所謂得其人者矣今年秋以秩滿將如京師士大夫惜其去者咸爲作詩歌以贈之余于君有先後之好衆以爲宜爲此序者也故不能辭

記

杏林書隱記

篇術

淦姜君彥思結屋數楹於東山麓故居之北內蓄圖書外植大松帶以清流環以群山扁之曰杏林書隱

以消息其間且志先世之舊也暇日彥思邀余過之與之周覽嘆息徘徊四顧而竊有感焉方元之盛時吳楚庶富甲天下淦號得其百二視富之居如官府如王公之第宅者不可勝數誇奇競後窮丹雘而被文綳者竟相銜地相接也當是時豈知有杏林書隱之異耶一旦勢窮運屈而向之災災赫赫者雲散鳥次數年之間欲求其敗瓦遺垣無復存者而彥思獨能守其先人之基蓋事修葺以繼其先志蓋杏林書隱之異至於如是而始見也姜之先人世以儒顯有譯

皇明經世編

金川王居集

儒術

十

平露堂

史諱某者尤嗜書積書之前件於秘閣曰昔隱者其別號也彥思雖業于醫而留意於儒術經史百氏悉窺其蘊以世之崎嶇齟齬而不合遂以醫藥而闢其聲光由是觀之姜氏之澤尚未旣也余與彥思爲同邑人而又淺聯下鄉友欲彥思之世其德而益裕其後也遂書所感以記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辟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彭賓燕又

何剛愾人參閱

解學士文集

封事

解縉

大庖西封事

昌言

上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即日具疏遂上 皇帝封事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卷之十一

一

平露堂

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能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諫親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陳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士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長百王豈宜下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卷之十一

二

平露堂

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皇變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收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待言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道敗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為淳信之本加慎獨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獻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繇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

如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顯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實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割賞而株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厚則有之矣或以陛下每多自悔之跡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漬吏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其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邵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輯穢蕪累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考閱則願集一二志士衛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閭閻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簡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一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賈金駁尤非宜及時刪改日

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犬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遍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大館閣之隆大常非俗樂之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媚僂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闕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陸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罪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伽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五

平露堂

駭痛懲法外之威刑。永華京城之工役。九十石。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兼勝。則股肱脩。而萬事皆臻。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致。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以畏民者。則未至也。且案盛之絮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脩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手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勢。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六

平露堂

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舉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因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勸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問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入。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管。救其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更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鑄。錄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洩監生進士。輕明行條。而多陷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寔踴若趨。而或布于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七

手書堂

胡貞驥歷清華雅理器悍之大間韋下愚之輩無用
刀鎗暮擬冠裳左榮宦客右給組符剔晨之應家績
繩義負販之賄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詢
有德是故賢者並爲之等列庸人悉目其風流以貪
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降罪故有無錢工役
無盤纏之俾謗煽脇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于吏部
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
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八

手書堂

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
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故百家神怪延
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
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聞不必然也一統之
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悞
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
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
衆以神仙爲徵應謂其所有某仙某神乎佐國家
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
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
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
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
誣毀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數而商
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如黠得以侵欺其
歎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粟絲有
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
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
或疾病死喪連累至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計

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徂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達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闘武備廢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擊戮奉于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九

平露堂

罪止于流竄故殛鯨而相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繇也孔子曰各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撻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蹠曲牽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皆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櫛剔東之欲言固不止此奉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鑒惟陛下幸垂鑒焉

獻太平十策

太平十策

臣聞有堯舜三代之君而法堯舜三代之治則超過唐宋而太平千萬世者理道之必然也欽惟皇帝陛下德侔天地威堯舜三代之君而令之治尚未及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太平十策

平露堂

啓者此臣所以日夜有望於陛下也。臣聞陛下之恩至深至厚，刻骨髓心，思所以補報。因思當今之急務，王政之大端，不過十事而已。一曰參井田均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歛。九曰務農。十曰講武。謹條陳以獻。名曰太平十策。惟陛下憫其愚忠，少加采覽焉。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本無難事，但以爲江南地狹，田少，不可并治。溝洫勞民而不易成。且一時動搖，令民失業。故歷代紛紛莫知適從。唐太宗固有意矣，而無其臣。周世宗亦有志矣，而無其時。則太平萬世之法，固有待于今日也。爲今之計，參井田均田之法而行之，不以拘拘于方里，而并勞民動衆，設溝治途，而事事合古也。宜令戶部會今天下丁口若干，田畝若干。令民二百丁爲一里，里同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中爲堂，右有塾，左爲庠，推其父老年高德厚一人處于中堂，朝夕告誦，而取正焉。擇有文行一人居于右塾，民年八歲者入焉，教以洒掃應對。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太平十策

平露堂

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人居于左庠。民年十五者入焉，教以詩書禮樂。修已治入之方，毋敢縱逸。每丁受田若干畝，廬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菜之地若干畝，樹藝各隨其土之所宜。一里之人各治其私田若干畝，而共耕公田若干畝。山林畜牧之地亦如之。民年二十受田，老免及身後還田，賣買田地則有重刑，朝而畢出，各事其事。暮而畢入，習學左庠，後爲中堂。婦人相聚以治女工，有地使入園，土地磽确之鄉，有司資以舟車，給其衣食，徒之江淮之間，開墾之地，孰不惟然以相從哉。如此，富何患，其不均訟詞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不治。太平萬世，理有必然也。一先將古人井田均田小宗之法，及小學朱子家禮顏氏家訓呂氏鄉約女教及今義門鄭氏家範等書類聚考訂，刊行天下。長幼習讀，有親族異產者務要即時同居共爨，如有不遵遷于化外。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夫衆建諸侯而少其地，此萬世不易之論。周家以是長久，天下之所共知也。世儒議論紛紛，不足稽考爲今之計，異姓不可甘也。惟高土所封之地，宜以

縣令主治之一循古者諸侯之制擇賢以補誰世
子襲爵其庶子十歲以上者則于水陸都會山川要
害之處別封以一縣擇賢能之人輔之如此則歲有
封建不過五六十^如年之閒州縣將盡爲侯國而天下
諸侯皆^如陛下子孫矣豈不萬年磐石之固哉一惟
帝子封王王之嫡子襲王爵庶子定封侯九年考其
賢者封王次賢者封公其有過降爲伯子男封地廣
狹並同有無子者他國庶子繼立務要親疏昭穆得
其至當一先將古者侯國制度考定成書刊行天下

皇明經世編

刑部士集

卷五

平露堂

通知先給一本諸王一古人創地之法不可行蓋創
地益地後致強弱不同三曰正官名今之六部卽古
之六官而尚書之官本漢朝內臣如尚衣尚寶之類
而以爲六卿名實不相符矣侍郎之名亦自不通宜
改從古四曰典禮樂一今天下祭祀無樂宜詳定頒
行天下一古者庶人皆通音樂今天下和平宜令百
姓並習音樂一宜令天下訪求精曉音律通究禮典
者條陳畫圖以進一天下生員每閒日習禮樂如出
陶畫圖曉示之後無能通曉者或選樂生往教或令

自求師如是數年之後今大常樂舞生及教坊司皆
可罷斥矣一禁天下胡琴羌笛一應俗樂禁庶人不
可作園社一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爲五級廣若干
步中爲御道高於地若干丈其左官員儒士行路一農
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婦人行路一使四民不
收之人無自出焉古人男女異路亦此意也並以欄
牆隔之堵高及肩於上印刻禁戒不許逾越其士農
工商之人異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無容其身士
縐布冠烏紗深衣漆爲之骨簪履襪以白皮布任用

皇明經世編

刑部士集

卷五

平露堂

黑質白緣其常服許戴今之頭巾及大明帽圓領衫
絲條皂靴等生員並用農工商賈不許農臺笠棕草
任用上衣稍長下及于膝布裳履襪以布布草任用
色以皂工帽以皂皮爲之布褶履襪以布布草任用
以皂臺笠以竹直領衫履襪白布布草任用以白
五曰審輔導之官夫輔導諸王宜擇方正之士以佐
王王必敬而禮之朝夕諮訪今後凡王府官宜審試
之一教世子之法及前後左右之官今皆未備宜先
令搜求古法及貴誼之策而行之六曰新學校之政

一每縣學生員三十人。府學百人。每歲春秋二季。選之儒士。試于學。試中曰俊士。始入縣學。縣設公宴。迎之。至其家。縣官親送。二年各縣之生員。試于府。以八月試中曰選士。始入府學。宴迎之。禮亦如之。三年鄉試。會試。殿試。如今制。始口進士。每歲府學貢十人。于國學曰貢士。試中縣官。傳榜名。至其家。府縣濫取。並有重罰。一開制科。取士。不用大臣保舉。條從宋制。宜少取數名。並賜進士及第。前進士及三甲者。詩應。一宜令天下投進詩書者。述官爲刊行。今福建各處書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太平子集

卷之十一

五

平露堂

坊。今國學見在書板文淵閣。見在書籍參考有無。盡行刊完。於京城及大勝港等處。官開書局。就于局前立牌。刻詳書目及紙畧二本。令民買閱。津免稅。每水陸通會州縣。立書坊一所。制度如前。一法帖本。亦宜求善本。類聚刻石一木。七日省繁冗。一州縣地方民戶大小不均。宜均平之。官員繁冗不足爲治。州縣緊要處。止用正官一員。首領官一員。僻遠處。止用一員。若所用得人。一人爲之有餘矣。一各處卷宗長幅大卷。常有遺失。今後每年一縣將簿十二本赴

京。用給勘合。回縣書寫案卷。其各衙門行移狀辭等項。刪去繁文。止用小紙勘合。一張。廣狹隨文多少。務要與簿相等。立卷隨即粘上於簿。歲終六本解赴京。六本收本處。一後堂設案六隻。櫺六箇。吏當官前寫辦文書。一置一櫃。於公廳。專收文簿。朝則官收之。暮則官封之。一如事多未一年而卷簿滿者。詳奏添一以里長代吏胥。禁于一年一更。此亦絕奸吏之良法也。一各宜立鑄鈔庫。一偽造鈔者。滋多。刑之不絕。宜于鈔上置半印。勘合流派字號。蓋一貫一號。兩貫同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太平子集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堂

號真偽可辨矣。入曰薄稅。歛一宜令天下錢鈔金銀穀帛金銀使用。一害買之利。有盈虧都會之地。有與廢今稅有定額。民必受害。宜令各處稅課隨時多少。從實徵收。或令百姓各人戶上。先行補納。官收稅錢。至冬均給還之。則衆輕易奉官民俱利。百姓無巡邏之困矣。九口務農。農者天下之本。而食者民之天。故蓄積多而餉先具。兵荒歲旱。誠不足憂也。及今豐歲。正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一每一里設田畷一人。

以今之耆宿爲之專一巡察以警勸情以懷柔其要
等書教之。一先將農桑集要齊民要術及醫藥水利
等書類聚考訂頒行天下令各家通曉一義倉之法
宜悉講求即今天下民自建立則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十日講武一宜依唐宋舊制開武舉蓋郭子儀之
徒亦出于于是也。一古今通患郡縣無城器械不完芻
糧不備妖賊長驅所在風靡今太平之世正宜于各
處州縣皆立城池令民冬月修築就各處立武學一
各處夜則擊柝守城各處生員尤當講兵書習武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解學士集
太平十策
七
平露堂
見五

參唐宋制一大將凱還宴于學宮凡武舉之士皆令
入學可用則受之以職其不才則罷黜之

右十策謹如前萬一可采伏望 內降手勅付大臣
施行臣復切念前者妄論邊謀下清聖聽戰兢累日
以待斧鉞之誅 陛下憐之不已赦其罪戾臣愈感
思浸入心骨知 陛下既以臣爲親臣矣臣固不敢
自同于衆人也若此陳獻非云報國以見臣一介愚
蒙拳拳之忠耳至于臣之許國天長地久皆建功立
效之時惟 陛下幸垂憐之

頌

河清頌

臣繙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
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賈政聖之徵 帝業祿是
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
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邁卽 帝位紀元
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祿是而盛高麗
來朝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前二年 皇帝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卷之一
太平十策
大
平露堂
見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河清

元

平露堂

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噴下黃河清先是榮光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連五采間日迷耀乙酉之旦河兩旁近白光湯泥如金鏤如鉛汞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擊之也居二日有玄文如縐輕幕水上如翠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注而縮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積下如蒼虬翠蛟飛舞十流衍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丹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冰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烈于璵瑜綿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流薄采鳳羽毛鱗鱗泳飛潛動金芝草文琮玉在練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紫琥珀以爲堤礪金香而注之也已迺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于是夾河觀者老倪歡呼曠古罕遇自河津傳諸下晉絡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抵平陽秦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河清

元

平露堂

人觀者扶藹肯項相望足相踞也四方之人行步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褻褻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奉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迺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臣既寄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躬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陛下卽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咸思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琉球真臘拂林覽邦緬甸波勳迤比元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繇是而極盛臣籍職司紀載猷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天啟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泥濘九土洪河孔神佳氣協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連河清獻瑞既肇龍門人戈所指六合風靡景昃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卽位紀元龍門河清應於明年東夷始服三陟

接續如何奔趨有赴無壅我皇繼統永樂紀元龍
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
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
禹功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
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漢口沃鐵闢石迴澆盤東地
底龍門天開弦激蜉起衝奔九地波電走影聲喧怒
雷漳汜沸提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
里五行之生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于此考
禋粦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翬霧密霞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四夷 主 平露堂
本之一
流條陽忽陰乍闕乍收其騰氤氲其下續續其旁固
固其隙絃絃海市青紅神僊艷淑醫鳳驤麟朝駉若
木轉盼一空伏波凝席沉沙躍金壁壘驚鷗鷺鷄
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尾星芒耀斗月影夾
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翁忽丹青黃旗紫
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米流
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
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成荝聊雲欄
垂于羽苗落第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先既策不游不

驚貢賦絡繹莫通島夷火石堯灋九河特輪濟澤浮
于積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滂曷勝舟載盈髮謙
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易知古昔於昭大明聖
聖相承殊音重澤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敷籍
寐丹書典謨金鏡詳謂不詳聖不自聖惟謙受益
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如天萬世永
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頌
四夷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興萬方共躋仁壽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四夷 主 平露堂
本之一
一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
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
海東洋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
摘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
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
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
儀權析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懼天下忭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
拱手于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

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戎狄之虜宣王逐獫狁兩秦漢及隋疲敝中國力與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入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竊宜爲義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四卷 五

五

平露堂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犬保進旅焚之訓虞廷干羽旣舞伯益有敎成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于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爲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竊竊謂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應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莫安四夷效順限山順海風氣不遏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峻阪航涉濤瀾沍寒海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

紛龍鬚髮焦赤股肱深黃狎唇猴啄黎面文身相結皮裳升巾龍披落索搗縈經窰轉殊音朱離禽言呶呶重譯舍館授餐窮物式陳珠金玉帛齒革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茲嘉會以心感人人人心自歸其來無求矧性或追隨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未是從苟得其人不爲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坑惟彼所產耽玩惑心悔之已晚 皇帝明德謙之于細慎始惟終圖難于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喜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四卷 五

五

平露堂

詎若得資照于萬里四夷畢來 庶榮之易若中夏一民無飢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序

瑞應歌辭序

補憲

臣伏惟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鉤陶顯幽自受命降神淵潛濛濛至在位七十年有一年天人洽合和應大來若所在紅光燭天絳衣神人端簡攷詞途中現疾有紫衣饋食舟師出淮則

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隨之親征發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鷄籠山有龍盤帽英丹彭孟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五緯聚河流清龍馬來廷野蚕成蠶草木孕生並帶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農主雨暘時若鴈雪應期五穀屢豐登庶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仰畏謹終慎始觀觀焉不可悉記洪惟 聖天子達孝至仁繼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同符蓋以鑄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

六山東野黍成蠶遠山谷作野黍第七北京暨門瞻嘉禾屢生作嘉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麥疊見作瑞麥秀第九禪馬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子正陽門入于宮城勅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歲者三故夜都邑已而忽不見迺知其神人也赦勿以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石呈闕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下朝天宮作青鸞第十三白鶴翔者以萬數作白鶴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十五占城白象作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兔進作白兔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盧上有文曰太平或取以獻上邨之爲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樂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四夷來第二十四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附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蹊崑崙通大漠西南距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主其

處軍衛既肅矣。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邇罷行都司。華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夾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薺者。爲上。蓋夷人肥腴。涼則羣聚。寧慮中。置金煮薺者。調以章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視酒禮反若薺茗者。其俗非一日父子。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酋。誌神禹之導。河積石寔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數千里。宋立積石軍。周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裏而損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鷄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習君寅賓。新金之玉。晉人初爲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端。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固唐虞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卷之一

毛

平露堂

三代之邦也。且以告子兄高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解學士集

卷之一

天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二

華序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遼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自

夏允彝璠公參閱

王翰林奏疏

疏

王叔英

資治策疏

富民之術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富以二事曰庶富教是

也為人若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富民之術

平露堂

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

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其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

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

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

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

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

於工商僧道有汚維之衆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未

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

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

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

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

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

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

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

既廢故民業不均至于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

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

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強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富民之術

平露堂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

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餘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

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

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

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

係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于官者其賦輕而亦

有過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

造籍徇私以肥爲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

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

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
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然係是官民之田
其實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
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
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生之
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
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
爲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
者寡實縣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
皇明經世編 王輔林疏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獲福且輟已之禾食以奉之其誠世誣民其矣昔唐
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貢
絲於此此僧道有汗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有
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
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
每病于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高
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
貸于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
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加
皇明經世編 王輔林疏 卷之一 四 平露堂

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繇于此斯二者豈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于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繇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休息繇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補州縣人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

卷之六

平露堂

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于蓋縣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補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補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畧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于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影響爲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

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于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

卷之六

平露堂

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于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謬爲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之祭物或竭已貲而致不食害之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故田虛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

頁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明經臣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賀正之術七

不露聲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三

陳子龍附子 徐孚遠閣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本 李待問存我

李 受舒章參閱

榮國恭靖公集

頌

姚廣孝

神龜頌 并序 神龜頌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陟遐以來至今永樂二年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集 神龜頌 一 平露堂

及七祀今 上皇帝陛下爲繼體之 君受 命膺

錄思念 太祖神功聖德夙夜靡寧欲立碑 孝陵

而未得其石乃召石工四出尋採而不有獲一日工

至龍潭俄遇一石長濶數丈鑲土深三丈未見其根

偶于石罅中得一石龜僅盈尺隆脊而昂首蟠尾而

藏足其靈光燁燁射人工獲之而進焉 上大悅擇

日於 奉天門賜文武羣臣觀希聖臣莫不忻忭稱

賀實爲希世之大寶也噫此豈非 聖君孝誠之至

感乎上下神祇而致斯祥哉 皇祖在天之靈得不

慰悅而昭鑒也太子少師臣姚廣孝不謹短才忝當

文職賄茲嘉禎登來默於是稽首頓首獻以頌曰

於赫 皇祖道齊遠矣 上帝錫祐肇基洪武爲天

下之父爲天下之父孰敢不來服惟 帝用實棄我

下民我民其傷如喪吾親 嗣皇爲 君桓桓孔屋

舊邦維新思我 皇祖夙夜靡有寧烈烈 神功巍

巍 聖德後古是則須以銘刻用彼玄石玄石潛密

遐搜罔得猗龍潭之陽石乃發祥嗣皇孝彰神龜是

張龜文其甲惟 天之假非果非獲非使非蔡大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集 神龜頌 一 平露堂

煥若著 君之明達維龜匪偶千歲奚久其神罕守

其神罕守微 君之靈 若青無疆服肱惟良以綏

遐荒子孫用光萬世其永昌

平安南頌 并序 平安南頌

臣齊孝頌首載并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

三十二年已來奸臣惡黨亂我家邦 陛下惟 皇

祖社稷是慮不免與兵躬行征討屢風靈冒矢石雖

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

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天下太

唐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獸。進無虛日。臣子觀之。無任忻忭。臣竊自念。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於無窮也。比者安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奏。

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賀。臣忝居文職。不愧。

年耄才疎。謹撰鄙言。以頌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

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於赫皇帝。惟古聖智。

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惟寧。于戈用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平露堂 三 平露堂

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迺緝逋。逋。逋。逋。

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効奇。獻琛輸賦。以慰元。

元。以卑安。安。鳥章惟髦。皆識不危。而賜靡厄。有秋可。

穫。萬邦同懽。率繇禮樂。蓋爾安南。盜驕食婪。不保其。

國。弗畏于天。上待以義。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猖獗。

愈肆。以侵我疆。以虐我民。天若不討。夫失其仁。

爰振師旅。極民疾苦。乃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圖。

一出。睿謀授以節鉞。無梗弗餌。天兵烈烈。威震。

百粵。狐鼠跳梁。自取誅滅。賊城以夷。厥醜以殲。海波。

不動。春日遲遲。神武無敵。光昭天德。殺以不義。以。

生萬國。羽書南來。奏捷彤墀。羣臣稽首。載踞陳詞。

炎荒既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庠。終古不泯。

平胡頌

平胡頌

臣昔聞太祖聖神文武。欽明格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繼天立極。平定四海。成大一統。分封諸。

子以蕃。王室瓘瓘。太祖見皇帝陛下。蚤具。

大智。雄武英斷。出於人上。遂封於燕。太祖嘗謂羣。

臣曰。吾王坐鎮朔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四十餘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集 平胡頌 四 平露堂

天清地謐。胡塵不飛者皆皇帝之力也。洪武戊寅。

太祖賓天。皇帝繼登。大寶應天。順人。四國仰化。

九夷來歸。梯山航海。貢犀象而獻寶玉者。庭無虛。

日。三軍萬姓。雍和輯熙。若唐虞之世。天地神明。至於。

昆蟲草木。罔不喜豫。陛下端居九重。退奸進賢。

崇德信道。以詩書為宮室。禮樂為園苑。文章為冠裳。

仁義為心臍。恭儉淵默。正己南面。方之賢王。遠不及。

矣。惟此殘頑。遺孽。梗化不庭。號頭章野。肆虐。麟殺。

皇帝曰。吁。此胡虜者。生於沙漠。昏懵無知。而未嘗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所以從逆滋惡徒欲弱厥命耳朕甚憐之且遣使賁勅書以撫諭欲其自省改惡而全生也豈意胡賊反不順命拘殺我信使寇機我邊陲皇帝不得不怒乃謂廷臣曰胡賊禽獸人也不知禮義惟務橫逆罪不可宥朕當親率六軍以討之羣臣載拜稽顙言曰最爾胡虜狐豕之類跳跟叫嗽於無人之境豈知天之大小也若舉兵討之烏足以當我熊虎之將願陛下運籌於九重之上決勝於萬里之外可也永谷雪嶺人所不堪其可枉

皇明經世編

魏張二公集 平朔頌

五 平露堂

聖駕而勞玉體歟皇帝曰吁卿等所言愛朕之過也豈不聞軒轅氏之戰蚩尤於涿鹿乎朕但知殺賊以安天下何恤此行勞苦爾卿等無載言於是即命羽帥警衛旅齊隊伍節鉦鼓馮旗纛鑿山開道輓輿飛輦百物畢備差日啓行爰于永樂庚寅二月春日載陽東風扇和陛下出九重之城御六龍之車百靈導於前萬騎擁於後金盾雕戈而耀日羽旄彩幟以遮天虎賁之士何其勇也竄麗之陳何其大也號令一出遵行恐後奉公惟厲不速而疾曾未及月即

是時一作平露堂

抵虜境羣寇噉噉無處逃命撲其窟穴盡其醜類所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甲兵不血刃誠爲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凱奏駕還山川清明父老黔黎爭拜於道昔之呻吟者皆化爲謳歌矣皇帝來鸞輅登天門御宸極告社廟天日順祥神人胥慶太祖昔封帝于燕坐鎮朔漠號知今日之明驗也如此太祖在天之靈寧不慰悅也哉皇帝陛下神功聖德當載之史冊被之絃歌勒之金石以垂萬祀此臣子之所先

皇明經世編

魏張二公集 平朔頌

六 平露堂

務也臣廣孝忝在文職雖短才淺學不足以發揮盛烈豈可默默而已乎遂作頌百拜以獻頌曰於赫皇帝蚤以雄武受封燕分坐鎮朔漠胡塵不飛四十年分太祖陟遐繼登寶位握乾符允道齊三皇子養萬姓永蘇圖分輝邑大馬珠玉金貝不爲寶分詩書禮樂制度文章是所好兮退好進賢化育流行天下平兮胡虜無知倡獮草野徬邊城兮皇帝赫怒即日舉兵躬行討兮狐豕之類彼惡敢嘗若摧檣兮六師煌煌萬騎晉晉示天威兮直抵虜境羣

克倉皇無所依兮殲厥大慈宥其徒衆何寬仁兮七
幸忒甲兵不血刃登如春兮凱奏 駕還歸馬放牛
如雲集兮父老羅拜來迎 鸞輿歌且偕兮奠於山
川告于 社廟鬼神會兮北南一覽盡歸 王化大
無外兮 神功烈烈 聖德巍巍與 天齊兮紀諸
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書

與夏尚書

太祖實錄

僕哀老欽蒙 聖恩優存在家終日杜門沉坐惟觀

皇明經世編

經世一公集 太祖實錄 七

平露堂

佛待盡餘無足言者區區所念 太祖實錄萬世法

則此是 國家至重之事屆孝年來未 命監修泰

與閣下同業然僕老且病才短識賅罔知所以不過

書名而已爾家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迹定出征伐

等項且喜蒙完主 進了當其休事類全賴閣下與

余酒字士論德諸總裁先生商議凡事訪問稽考從

實修錄補遺洞色次第成書以副 上意也如或延

緩歲月寔久亦非所宜惟謂下諒察

定興忠烈王集

檄

張輔

檄諭安南

足跡於時 安南密邇中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肇膺 天命統

一寰區其王陳日烱率先歸順錫爵頒恩傳序承宗

多歷年所賊人黎李聲父子爲其臣輔擅政專權久

懷覬覦竟行弑李李聲易姓名爲胡一元子黎蒼爲

胡春謬托姻親益彰威福手執其主戕及合家肆逞

兇暴虐于一國草木禽獸不得其寧天地鬼神之所

共怒 皇上即位之初隆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

皇明經世編

經世一公集 檄諭安南 八

平露堂

入朝挾姦請命稱陳氏宗族已絕已爲其甥暫權國

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許逆而前安南王之孫爲所

迫逐逃入老撾轉請京師訴其罪惡朝廷初未之信

後因安南使人識其非僞悲喜慰勞不忘故主遂以

璽書告諭且欲興師黎賊父子知國主之有後慮

大兵之下誅遣使陳詞乞赦誣罔請迎歸國以君事

之朝廷信而不疑略其舊過嘉與自新悉從所請遣

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包藏禍心設

伏境上遮拒天兵阻遏天使執殺前安南國王之孫

使臣以聞。皇上震怒，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惟茲伐暴之師，必著聲惡之實。賊人黎李彝父子兩統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宗族殆盡，罪二也。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國名大虞，妄稱尊號，紀元元聖，罪三也。視國人如仇讎，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使民手足無措，窮餓罔依，或死填溝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世本姓黎，背其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憑陳氏之視，妄稱暫權國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誣詞陳請，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改論而九 子露堂

迎歸本國，以臣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益肆邪謀，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其安南國王之孫始被追逐，萬死一生。皇上仁聖，矜憫存恤，資給護送，俾還本土，黎賊父子不思感悔，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寧遠州世奉中國職貢，黎賊恃強奪其七寨，占管人民，殺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上官刁古罕之將，刁猛慢虜其女，冀亦以爲虜使，強徵差發銀兩，驅役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上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戕民致一擊斃，走罪十一也。侵占思明府縣

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詞支吾，所還舊地，十無二三，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據西平州，劫殺朝廷命官，復謀來寇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即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孽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藩臣，既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賊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通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等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改論而九 子露堂

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賊以兵劫之于尸昆，索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爲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斯其大者，餘不悉言。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滔天罔既，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遭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憐憫。天兵之來，正爲弔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安堵。如故勿妄驚疑其脅從官吏，事出威逼，皆非心從，可各安職役，皆不加罪。若曾同惡，諷

謀今能改心易慮，幡然效順，亦許自新。原江官_監，仍其舊，具有各國之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皆可悉赴軍門自陳，卽與送還。國其有願留買賣者，聽其能爲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者，重加爵賞。賊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卽會集兩官員將吏國人耆老，選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冤于地下，解倒懸于國中。上以副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露布

送平南獻俘露布

平露堂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典刑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剿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孽，戕賊國王，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降叛，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怨讟之

憂，橫斂納民，家破掃庭之室，啣冤動地，任辜難天，聖恩嘗許其自新，狂悖昂終而不改，擯遇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斧以章容於原，有罪浮反，倒漢兵必事於剪除，空等恭奉，創書，擄率師旅，鸚鵡鴉先雲氣而度斗，向曉虎熊，撫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耶之城，熾夷翠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嵐高之寇，東都立平，西都馭下，餘孽如蟻螳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嚙江仙伯，市原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勳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只困虎兇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託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任悖猶欲鳴張，現知付懷不笑，傳報賊累，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條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二十日，犯賊子闕，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驍騎將軍吳莊到塔，出遊擊將軍林祐水兒神機

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氣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鵬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溺水之逆徒殲其羣兇斃其首將馮水盡赤長汀屍塞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等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之敢過銳砲雷鎗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除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驍騎將軍朱榮等乘勢追襲由嶧江至於黃江賊首敗其徒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平露堂

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歸江賊衆猶舉船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運今調前隊官軍勦殘賊船邀擊而夾岸奔走予戰爭馳而望風披靡殘賊敗歸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興史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用祇之致震船過十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沐食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遁于義安府深江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颺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至凱樂由上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寬震惶焚舟欲竄于新平餘黨離披投杖來降于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驍騎將軍劉賽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循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督騎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船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上王崇初等七人生擒賊首黎

李齊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
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叛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
日武如卿等五人于盤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滄
及其男黎柄臣晨臣彬尋跡追獲亦至日南州擒阮
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李觀并姪黎
源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
阮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謀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
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
相慶覓宥迫聯招撫流離本宜 恩命獲遂更生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公集

五

平露堂

驅寇於炎荒息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
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僻壤跳梁
狃于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於
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鄉縛于輶
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痼疾
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
全封而莫敢敵戡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
還陋六月之伐獯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
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作信人道之惡盈

是日 翠界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煌赫生牧

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賦舌之民咸歸青坡幾十里
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帝中華之
版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
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頭四
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
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列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
到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
解送擒獲并降附僞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
勞獲伸敵愾之志者遵成算得效微勩平定南夷克
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荅 神靈盛臨以賜肇
夷用昭 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水樂四海之清寧
無任歡呼欣忭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公集

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白

陳玄燾鑑先察閣

塞忠定公疏

疏 塞 義

銓官事宜疏 銓 選

在京各衙門官原有定額近因事煩額外添設不無冗員宜令各衙門依定額選留餘並送部別用在外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銓選 一 千露堂

大小衙門官亦有多設宜令所隸上司嚴行考覈其罷軟不勝及老疾食墨者悉送赴部今年所取進士諸司無缺銓注各王府教授件讀多缺擬于第三甲內選用仍令食進士八品之祿第二甲第三甲進士擬量留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進缺取用餘悉遣歸進學凡冠帶舉人亦令歸進學以待後科會試諸司歷事監生例于三月後授官近因少缺有一年未授者而內府辦事監生止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楷差數目別無政務比內官監奏准年歲授官而歷事監

生有政務者授官及遲今後宜令所司內府辦事監生月日滿者定例給賞仍令同監進學依次歷事出身

上言十事疏 時政引義

其一曰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乃心堂 二 千露堂

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闕茸貪污舉主連坐其二曰在外諸司官吏即今雖有所轄上司及巡按監察御史考察然卒苟虛故事而已宜從吏部都察院申飭務在考察嚴明賢否有別若因循苟且仍使不才者僥倖在職所轄上司以違制論分巡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各以失職論其所屬官員在任應考而黃緣推避及所轄上司不依期考察者事發各坐以罪其三曰在外軍民利病未盡上達者蓋內諸司官吏不恤下情共為蒙蔽

官宜在京四品以上文職官廉明謹厚者分行天下
詢訪軍民利病廉察官吏賢否舉求遺逸敦禮高平
存問孤窮伸理冤滯則下情庶可周知官吏有所恐
懼也其四口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
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
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
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下旨嚴縱違者一體論
罪其五曰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
錄無冤然後發落有異同者駁正之所以法得其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時政和弊 三 平露堂
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冤抑因
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其六曰
在京各衙成造海船等件所有物料雖是官給然有
匠作原計數少或該科放支斤兩不足率令軍民賠
補頭會其歛侵損非細宜令工部委官與管工官從
實覆計不足之數官爲補支不得引擾軍民該庫閤
領之際必依足數放支巡視御史等官就于庫外覆
較明白封記放出若官吏減損其數而御史等官不
行執法從公較驗一體罪之其七曰工部買辦出

色物料中間或京庫見有或非急用之物一槩派下
有司得以科掇作弊宜令工部查非急用之物皆
停止若京庫見有則就開支免致科派民受其害
其八曰各處人民賄納官物多有貧難賄償不得而
以其情告官官不爲理更加督促計窮勢迫願投充
軍原其本情豈所得已今後若有此等令准所告其
賄納官物免追其九曰各處逃軍逃囚多有藏匿
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糾衆爲非宜令兵部榜諭許以
自新就丁所在官司告與免小罪軍還原伍因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四 平露堂
所司發落其十曰各處犯罪阿發北京爲民及充
軍種田者或有逃逸例皆全家起發若有原籍丁多
糧重應當別差及充軍等項全家起發似亦未宜今
後如有此等止取一丁連家小先發赴屯如得原逃
正身依律斷遣免其全家起發

夏忠靖公集

頌

夏原吉

河清頌 并序 河清

永樂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至永樂三年春正月十

八月黃河水清凡數百里於是泰王及高平王相繼奉表稱賀上謙讓弗居群臣固請咸謂不可不承天心以虛靈既遂俯仰輿情受賀于奉天殿慶協神人歡騰朝野狗獻盛哉誠亘古以來非常之奇遇也臣伏念自古王者政平地出禮泉聖人在位海不揚波禎祥所見必有非偶然者矧今皇上以天縱聖神削平內難簡賢命良官刑薄賦恩覃乎遠邇德被乎垂魚至和氣氤氳滿無間由是嘉禾生仁獸至野麋成神龜出然猶未足以擅厥美迺致黃河水清綿亘數百里豈非天意欲以彰皇上之潔白一心歷清九有內體乾德外著陽剛故特以此而爲休徵之應哉是蓋不獨爲皇上一身之慶而且爲華夏億兆民之慶不獨爲朝廷今日之祥而且爲宗社千萬世之祥矣臣原吉奉綴六卿獲瞻盛事雖匪才淺學莫克稱揚然忻忭之餘不容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太祖孔神孔武受命自天奄有土土綱陳紀立禮備樂明熙熙皞皞民樂太平範叙上征作賓上帝群姦肆欺排難生厲移移我皇應天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平露

人嗣承寶曆大命維新迺揚聖謨建閭閻制億兆端心警夷奉贊餘狡屏息至和誕敷天錫靈昭用自具符既有嘉禾復有仁獸野麋神龜迭見先後所發未艾黃河載清亘數百里湛微虛明華彩畢呈光輝交煥澤降日星涵濡雲漢無汚不潔無垢不消無微不鑑無蘊不昭造化周旋孰爲臻此垂象從類以彰厥美繫皇秉心淵淨潔淨日新又新聖德孔宏爰熙庶務昭融洞徹光臨下土如彼日月體信達順上格于天天道不違因河以宣彼河斯清匪水所發推格于天天道不違因河以宣彼河斯清匪水所發推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

地

平安南頌 并序 平安南

聖天子以皇天眷顧之隆太祖高皇帝付託之重乃御大歷服典司神人綱舉目張禮明樂備品物咸遂福祥並臻五年于茲矣而安南賊臣黎季犛賊恭其君魚肉其民侵逼鄰邦侮辱朝使皇上以戍狄蠻貊不可律以中國憲度追誅曠罰久矣季犛

不知悔禍益肆姦狂於是內而有官外而占城合辭
請討 皇上乃徇輿情命大將帥師征之中軍稽其
中左軍折其翼右軍倚其角而占城舟師復扼其奔
逸之路季聲自知罪在不赦冒死力抗然而上下解
體兵敗身縛其脅從將領遐邇部落悉皆蒲伏乞哀
受命于吏請比內郡乃立都指揮布政按察諸司選
用守令以撫安其衆累世通寇一朝剪除報至闕庭
中外稱慶臣按周宣王平淮夷唐太宗擒頡利當時
文人咸形諸賦詠以紀宏休臣職備民曹敢不採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安南 七 平露堂
事實揄揚帝載發爲歌頌以顯示無極頌曰於昭上
帝眷命我 皇上承大統下撫萬方孰危未寧孰昧
未明數我幾典俾各遂成肝食宵衣不自滿假方吐
圓疆咸藉陶冶萬山宗泰衆星拱北駢首弭志無思
不服相彼安南椰米黑子敢爾跳梁干我天紀命將
往問出車彭彭彼頑率醜僭臂以亢乃家其徒鷄翎
是扼金鼓一鳴倒戈以北湯湯富良彼恃天塹我師
飛越胆寒心顛上崩瓦解逃生無門艸靡食猶噍類
罔存爰立司牧問守設守問無辜恤其飢餒乃句

乃宣于仁于禮簞食壺漿我 皇久俟得賴我同始
迷不知詎意今朝重覩漢儀歸語老倪服我強賦我
怙我恃父母不遠仰祝 聖主億載萬年 聖子神
孫寶祚綿綿周伐淮夷江漢歌雅宋擒劉鋹歌獻
社斯皆內地奚足揄揚矧茲駿功可無頌章爰擬事
實載陳盛美勸忠聖顯垂示無已

瑞應駒虞頌

平露堂

洪惟 皇帝陛下繼承大統克勤庶政聲教誕敷仁
恩旁洽天地既位萬物自育而瑞應駢臻不可殫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乃宣德四年春滌之來安有駒虞二見于石固山南
京守臣襄城伯臣李隆以之獻于闕下詔賜群臣觀
之蓋祝首虎軀白質黑章修尾隅目而其性甚馴真
盛世之瑞物也臣原古選而稽諸載籍曰駒虞仁獸
也天下太平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瑞常考之往古
惟見詠于周之詩人自時厥後千數百年之間曠焉
莫之觀我朝自 太祖高皇帝肇興鴻業至于 太
宗文皇帝紹承厥緒積德累仁至深至厚海內康寧
四方無警然後駒虞迭出臣獲見焉及我 皇上踐

昨以來禮樂刑政號令法度之施一遵 祖宗之舊
與民爲信無所更革故和氣充周而茲仁獸復見于
滁滁固畿內之地且又兩端並出匹休麗美何其盛
哉 聖德之所感孚 皇天之所眷佑于此端可見
矣昔者白雉獻于越裳天馬來自西域猶且紀諸策
書見于歌詠傳誦至今矧茲嘉瑞出于中國畿內之
近者乎是宜被之聲詩以昭 聖德垂示無窮臣雖
縞于文辭然躬親盛美不敢以默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惟我 聖皇總統萬方禮樂明備治具畢張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九 平露堂

萬齡

瑞應白鳥頌 并序 白鳥
皇帝臨御之五年實爲宣德之四年廣東海陽民以
舊德典頌之文未詳盛美可嘆也
二白鳥來獻進覽之次賜羣臣觀于廷雪質瓊姿玄
粹玉喙怡然馴淑之態克然慈孝之心誠盛代之嘉
禎太平之上瑞其出也豈偶然哉謹按瑞應圖曰帝
王禮敬宗廟備于孝慈則白鳥見又曰帝王肅敬宗
廟仁孝篤至則白鳥見欽惟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
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自纂承丕緒以來夙夜孜孜
勵精圖治簡任賢俊而興修禮樂旌別淑慝以振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 十 平露堂

紀綱明罰慎刑期民無愁嘆之聲薄賦輕徭與野有
謳歌之樂至于承事宗廟則尤嚴禮敬奉養 聖母
則篤盡孝誠無一事而不適中無一物之不得所是
以穹祗昭格海宇清寧和氣充溢乎兩間皇風彌布
乎六合凡諸福之祥諸物之瑞莫不駢臻疊至以應
昌期然不能一二足也故此白鳥雙見于海隅而其
民之愛戴乎上者不遠萬里貢千闕廷以兆我國家
萬萬年太平悠久之徵以昭我 皇上萬萬年仁孝
廣大之德猗歟盛哉臣叨列清班獲瞻奇瑞羅才識

疎陋不足以稱揚盛美然欣忭之餘不能自默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我皇聖神文武慕承丕圖
撫有九土九土奕奕兆姓出岷匪弘治化竹嶽雍熙
乃殫聖衷乃勤聖賢宵分而承日昃而食庭別
淑慝登崇俊良制禮作樂振紀立綱禮樂昭宣紀綱
明肅惟賦惟刑是輶是恤百度既脩成績咸熙仰惟
宗廟敢忘孝思孝思維何奉先追遠禴祠烝嘗一嚴
禮典載惟聖母壽慶天齊致孝致養前聖母希於
周有昌於虞有舜皇心之同篤畫敬順敬順既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

聖德益隆宵祇昭格神明感通尤尤兩間和氣勃鬱
靈輒薦臻嘉祥疊出乃歲己酉七月仲秋爰有雙鳥
見于海隅雪質鮮明霜姿瑩潔修喙若瓊玄眸點墨
不驚而擾不暴而侵馴淑之態孝慈之心貽以雕籠
羣以文帛遠駕星輶入貢天闕龍顏悅視臣都聚觀
權騰丹陛喜溢金鑾惟此雙鳥實國之瑞聖壽以
彰聖心以慰聖懷小兆叨際清時親此嘉瑞贊詠
敢積惟皇聖明道起三五安輯羣黎絕其祖武惟
皇聖明壽齊天地萬億子孫傳承無替

疏

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熱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南有范家洪，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柯棣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時水涸之時，修築扞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開卷三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衡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 寶燕又

盛異進騰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勅

楊士奇

勅諭文武羣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參 求言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求言

平露堂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
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
共知者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
事朕一時不能無堅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
章奏其責直沽名欲宣諸法朕特優容今在職視事
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
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
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
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豈未嘗不

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

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

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

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保舉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

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夜夜以恤民爲心

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卽位之初首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保舉

平露堂

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
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爲國事君
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
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
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
任及屆在下僚官員并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
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
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
舉聞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

爾尚慎重簡昇以副朕憇憇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戒勸外戚

此書作見聖德間漢東漢明忠孝節義諸兄者也
太皇太后致書長兄彭城伯張杲三兄都督張昇吾
起於寒微叨蒙國恩榮及祖宗顯受褒寵諸兄嗣膺
重爵厚祿合門貴富與功臣等此皆列聖天地之
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夫受非分之福豈存非
分之虞古之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不思保
全永遠之道哉吾不幸仁宗皇帝早逝長子宣
宗皇帝又繼逝矣今長孫皇帝以幼冲嗣大寶內
間保持輔翼實係於吾夙夜兢兢如執玉如捧盈不
遑寧處懼弗堪負荷上負宗廟聖靈及辱吾先人
因念外家欲令皆善二兄同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
心哉尚其循禮度修恭儉以率子孫家人伴戚慎蹈
母作愆過庶以光國家之榮命而吾先人之祀亦
永有依賴矣勉之哉勉之哉二兄自今惟朝朝聖公
朝有政議悉勿預聞惟二兄亮之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疏

請開經筵疏

經筵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
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
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
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
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
奇諭之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
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皇明經筵編
楊文貞集 經筵 四 平聲 宣
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皇上留心不幸宣
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
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
學臣等深切悵惓之至謹具令行事宜陳奏伏惟
采納謹具以聞
開經筵故事宣德初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
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
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
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

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其名陳奏取自 上裁
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舉者不得溫
預養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

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

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

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

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

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爲 皇上慎選左右

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

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

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

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

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
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慙慙愚忠不敢
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辨方政被誣疏

蒙 欽發下鎮守大同人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

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

益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 命率兵在外皆有功

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 朝廷下能撫恤

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幾到大同未及三月

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

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 宣宗皇帝屢遣

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 朝廷命方政往

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

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

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

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 朝廷當保全之欲請 勅

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處

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蟠
起。若不寫。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
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備。爲此今擬寫
勅稿二道。封進。謹題請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統

勾補軍丁

爲兵備事。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

前情詳詳訓行

此處此處

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
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
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七

平露堂

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凡其衛所去本鄉或
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
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
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爲可憫。況今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
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聖旨。北京
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
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
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

八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八

平露堂

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
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
外。其餘留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
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
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
一日。又准兵部奏。今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
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
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
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
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
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
罪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極遠充軍。所以懲
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
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
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陛
下卽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
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寧衛。又以廣西缺軍
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

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收發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 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非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得補足其缺之後再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諭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疏

勸勵上言

為激勵事該兵部傳奉 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及褒封陶贊祖母阿曩

為太淑人令臣寫 勅施行此誠 皇上旌忠報功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取夷狄之道者口守在四夷口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先以恩德結近邊之夷則遠外之夷為其所制勢不能為患於邊大抵蠻情頑犢動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於此然其中有忠義之心願奮力報 國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其陶瓚及祖母阿曩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惟陶瓚以上官知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封號臣等愚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欲乞 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使得永遠寶藏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曩同兵部已請 勅褒封賞奉 聖旨令臣寫勅臣愚見欲乞 恩旨同陶瓚阿曩一體頒給庶於邊夷有所激勵蓋所費者約而所勵者益多謹具題奏伏惟 聖裁

計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策聖

昨口太監金英傳奉 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

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智者克緯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常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安也晉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安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櫛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安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皆膺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鑒所宜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思出干下切緣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議必得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卽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恩實非出于下也此令行於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謗

為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驕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繇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人。作歌謠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明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四朝大恩。當切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公集 卷之一

平藩堂

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論遣將征勦麓川疏

計處麓川

昨日欽蒙上命。寫召李隆勅書。臣已謹遵寫稿進呈。伏竊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先朝簡拔。守備十六七年。本官謹慎小心。克稱委任。軍民獲安。朝廷無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召之。然麓川遐荒小夷。屢拒朝命。固當問罪。今以將貴之才。勇復擇

一二人善戰者為之佐輔。又以文臣王繼歷練老成。贊理之。足任其事。况李隆之才。長於守備。未聞其有攻戰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將貴新封為伯。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朝班次序。將貴當在李隆之下。若使將貴總兵。而李隆為副。似有未當。雖出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

行事。臣愚見欲俟將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人。亦未為遲。如此虛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謂異臣又有愚忠。冒瀆天聽。昔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命。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而糧食不足。猝難為力。亦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命。比先朝廷所遣撫諭。勅書恐有阻隔。未曾到彼。又雲南總兵官將彼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以此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人來近。其所遣忙怕力絲觀來。已蒙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公集 卷之一

平藩堂

齊勅回還臣竊討此勅到彼賊必遣人再來其情偽之處置近者又有勅令沐昂等將之不遣則使此賊終不知皇上天地大恩無繇改過將來必勞天兵伏望皇上體天之心今日務選將探兵積糧以備征用姑先放忙怕力線觀齋勅回彼使知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且緩其備敵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銳卽一鼓進兵勦滅以昭天討亦未爲遲况留此二三人實不足爲輕重但恐留之日久使賊之逆志益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堅而爲備愈固或啓其窺伏之計况彼烟瘴之地大軍難以久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爲出沒急難成功臣慙慙愚忠非敢爲緩兵之計但願大兵之行必出萬全以爲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論褒謫黃福疏

黃福老成

爲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奉南京參贊機務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

悉出於厚今福蒙祭營葬光榮甚盛有沒感戴矣臣等伏思黃福洪武年間自衛慕官因言事太祖皇帝深見嘉獎超陞工部侍郎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卽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新設行部命爲行部尚書及平定交趾初設布政司按察司又命黃福仍尚書之職前往交趾撫綏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福福在交趾十有餘年處事甚得人心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卽位之初特遣人齋勅召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戶部管事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贊機務中外之人皆忻悅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聖恩與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益福爲人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豈不營私舊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其比今蒙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賜諡二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勸益自古治平之朝及宣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太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謚。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郅下至少卿少詹事皆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恩今責福比前之得贈謚者，歷官尤久，功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致，伏望 天恩，特命該部依 先朝例，賜謚贈官，庶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不敢私於黃福，但欲 國家典禮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 聖裁。

論荒政 教荒

方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教荒

七

平露亭

湯之民，至于其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倦倦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糧穀儲貯其中。又在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徵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安，開游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其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頃頃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規規以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教荒

七

平露亭

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賑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昔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紀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設官廩，其原開陂塘養魚者，有墮塞爲畝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汙田堤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汴沒田禾，及開闢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厥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之。此事雖然，若經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近有災傷大虞，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稔舉行，其見今豐稔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塘堤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日，用人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塘塞，若其侵盜，澄法明白，行不服賠償者，准

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及賸價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圻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還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還還陂塘及圻圻開闢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午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繇令開報增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圻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討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屬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頌三篇

瑞應麒麟頌有序 祥符

宣德八年閏八月西南海外諸番國或其王親行或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數十萬里而來朝貢麒麟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用達誠意願齡凡四而出非一所其言曰蠻夷之人道處海外瞻仰中國如天之北比十數年來海波無虞山島所聚種作蕃阜民咸安適聞之老長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聖人奉天命主中夏施仁布義肆遷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焉老長又言是上天生以為中國聖人瑞畜其選獻焉敢祇以獻遂頌德焉萬歲於時華臣百職以及陛廟虎賁萬眾飲詔踴躍願聞自古帝王受天命有天下者能盡天之心用大之道以稱天之付畀天必悅鑒而昭答靈既歷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其效可見已恭惟皇帝陛下以大聖之德躬膺天命嗣祖宗之大寶臨御以來一以至仁覆幬天下軒食宵衣同惟時濟無間遠邇撫綏一心是以凡天之所覆或日月所照臨之處靡不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丁酉堂

歸誠向化朝覲貢獻日聚闕下四境清寧蠲塵不作此皆 陛下聖德之得人心者也夫得人心者得天心之本也是以連歲四方上奏嘉禾秀麥豐年之禮上而星文之祥下而物產之瑞聯起疊臻不可數計雖間有霖雨稍積而恤民爲祈天之寶必敷德音覃布仁澤 聖書所至其舞哉道甘露隨降田穀以豐此 陛下聖德之得天心者也亦豈必麟見而後始驗於今日哉然麟仁獸也四靈之首王者至仁則出則天下平非若其他頑祥之比今茲之出實以彰上天嘉祐 聖仁之隆且淳也而率來自遠方者又以彰 聖德之無遠弗届也臣士奇叨在侍近日睹嘉祥倍萬忻懌謹譚瑞應麒麟頌一篇上進伏惟電覽焉頌曰 天眷下民爰命仁聖俾育其生俾復其性惟 皇奉天允篤於下爰有爰調疫疫風夜日時兆庶咸予赤子仁之所施權輿于邇薄海內外爰開爰限如浸之潤繇邇漸遠惟 皇聖仁顯顯一心曰天付予子周弗欽恭昔九有仁浹義孚生息有速蹈履弗渝既富既殷亦泰以嬉仰足于公俯給于私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丁酉堂

光昭明五緯順軌四序調均百祥雜舞爰暨四方達于八紘民用康寧物用阜盈乃有靈祥應身于尾隨蹄肉向崇丈又二音中律呂步中矩規繁祭其文飾循其儀厥名曰麟四靈之首見于夷邦夷其政有曰天生之寶瑞 天王我惟祗獻用告嘉祥乃蹈鯨波乃造龍塢金門含耀紫殿騰輝在廷文武舞蹈愉懌惟天降祥允昭 聖德惟 皇施仁六合一春表仁之祥孰大於麟來自遐邦昭德覃布踰三倍二典時合數天驟在上丕顯嘉徵 皇仁在御丕隆治平簡冊有紀播示無極臣工有頌洋洋川溢臣叨禁近陳詩稽首惟 皇萬年惟 皇萬壽

出師頌 有序 許安所

永樂四年安南黎寇作亂 朝廷屢遣詔使諭之弗悛益驕賊弑其主毒虐國人甚於水火走奔訴告咸集闕下 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有弗迪而迷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迪底于再三而弗改誅惟予弗君今盜賊弗迪予必不釋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昭告

天地宗社山川 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章

幸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聲神機橫海驍騎游擊應

揚五將軍率兵八十萬討賊七月某日師行上臨

江送之既謁申命總兵能若曰汝其率師往行天討

勿忘父子沿葉悖兇神人共忿必誅不釋厥賢同惡

必誅不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汝往欽哉惟茲安南

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爾佐訴告汝其往予固有

侵害或有侵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汝往欽哉能拜

稽受命祇承惟謹遂大饗將士是日天宇朗霽雲物

皇明經世編 賜文貞集 紅安角 三 千露堂

不作戈矛耀日旗神戶雲上壯馬肥紀律齊肅巨艦

蔽江長風翼颿神龜電馳不疾而速浩浩乎已氣吞

跌盞之壤公萬里之外矣天顏悅懌豫必成功驚

旆旋闕瑞彩騰霄臣義筆從屬車親聆玉旨之敷

仁說總戎之恭命士氣之奮發嘉應之孔昭敬作

出師頌一首其詞曰 天眷 皇明咸界所覆凡厥

有生俾有得所惟 皇奉天仁懷義撫日月所照恬

嬉鼓舞遐彼交表在國而南乃有蛟螭爲孽爲厲哀

哀無辜得飲后讓慶昌神弗遷益悼 皇赫斯怒

爰急拯焚乃敷綸言乃告明神詎日哲師大江之濱

天予澄霽廓無纖氛如虎如貔師徒勁聚如雲如霓

旌旄飄颻甲冑弓矢戈矛咸于具列秩秩其氣恒桓

帝謂汝能汝仁且武其總率師往靖夷土除惡務官

綏良務進仁義之行毋違天者臣能拜稽臣敢忘敬

帝德奉天臣職奉命惟 帝之聖舜禹爲君惟能之

賢方召爲臣而交氛壘不日澄鮮王師勞勩不日凱

旋八表一統 皇明御天小臣作頌陳歌太平

御書閣頌有序 謝嘉

皇明經世編 賜文貞集 御書閣 三 千露堂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

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

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詔命令誡勅之文日

繁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屬焉 車

駕屢賜臨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趨閣治職事莫乃出

七人者士奇與焉越三月進侍講又明年冊 仁宗

皇帝爲皇太子簡內閣六人兼春坊官士奇與兼左

坊中允兩職之務敬修惟謹又明年陞諭德仍兼侍

講永樂七年 車駕將巡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簡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進輯

徐學道開公 彭 寶巖又

盛與進鄰汝公開

楊文貞公文集

序

楊上奇

一 朝聖諭錄序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

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平路堂

首府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

皆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五有官奏

事退內閣之臣造 奏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顏問

率滿下十數刻始退既建 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

士奇與焉且 上前奏事還必造東朝參侍經權

車駕其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 仁宗皇

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承

樂士奇祇事 聖 上有一年寵念厚而官愈進

賀東之觀風使歷寧馬呼 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

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哀病昏耄猶溫

帖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

奉命祇送旬月乃竣事其每旦晨敬 三陵之下追

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前所得玉旨之言者輯

而錄之附為三卷永樂居此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

蓋計平生所得此始什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

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寵可存

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懷乎慮汲吾 君之盛美是

懼而退它郵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

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

辭委曲而詳盡所以昔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

之人臣若了選選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况臣之所

錄有 聖德焉有 聖訓焉有特恩哉臣惟懼錄之

不能詳也而奚暇它郵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錄

西巡應紀時序

西巡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

上慮邊人安於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

駕自巡徭之翰林從者士奇龜仁弘濟德道士奇年

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勅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間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開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孝麻林。語誤訛也。時非虜阿魯台之眾。爲瓦剌摧敗。狼狽無息。塞下左右從史希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因入于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爲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領。問而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上慰勞再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內苑 三 于露堂

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之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觀當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于一時之扈從。而將來亦可窺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賜遊西苑詩序

內苑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有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卿傳六卿文學

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瑄。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遷。臣深。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遼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大監臣誠。奉宣聖旨。令編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前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園。殿迭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內苑 四 于露堂

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入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矚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泯。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河之珍。今

成醉而歸。又并受命。方爵致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舍庚如黃和鳴不已。眾皆以吉。相與引滿。勸醉。盡醉而出。臣間一紙。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罷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吟左右執事之勸。亦仰之。頃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于是華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詞總如干首。臣士奇預侍宴。聞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致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楊文貞集 致政 五 平露堂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文武及府州江關令京官三品以上。奏來必取廉公端厚。誠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如所舉後受賕并罰來者。皇上副統中飭舊章。而加嚴焉。由是被命之臣。咸頽頽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鏗子諫。起科日。初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來黃公奏。陞四川按察使。命初下。中外忻忻。喜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中黃公之明知人也。

咸餘子諫聲譽益起。蓋士大夫公議。今憲使之賢。子諫表表在甲乙。數子諫。宋吏部侍郎竹邨先生之後。篤志而清修耿介。而直諫有學術。明大體。嘗言事過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典利。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爲法教也。兵引水灌田。歲免夏旱之虞。廣西叛猺。督餉都司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進討。擒獲猺寇二千餘。生繫兇渠。還京師。斬于都布。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釋平人死。卒於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便民尤多。蓋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水漿之操。久益確。任四十餘年。貧如家。食貴園田無寸尺之益。而稅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二。丁朝乞致事。歸天官卿。言鏗雖老。尚舉事。實未應退。蓋重賢者之去也。上念其涉歷之久。目覩竟從之。優老之仁也。子諫既拜命。過子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別乎。嗟乎。久勞懷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二章。寄久要之情云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楊文貞集 致政 六 平露堂

記

旌義堂記

張元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上遣行人盧懋齋、璽書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民蕭義為義民，蓋自上海御以來，四方之人仰瞻。皇仁出設縣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璽書旌褒，時上奇廉嘗內制，每私怪斯舉，檄與者數而本聞，邑有一人繼者，益歷三歲始見于襄，吾與襄同邑有連，且嘗作實蕭氏義，固知襄必能為義，然猶怪其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者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公集 卷之二 鳳光七 不露

老為余言襄之圖效義久矣，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襄具材作義廩，言於縣，請以孫官，又言願出穀納廩，以備賑，飢縣吏需重賂，乃行襄私，竊歎曰：以賂吏乃如及既時，襄以賑民，予不肯賂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余君來掌縣，襄復言之，余君大喜，即日遣其佐野襄所作廩，而內其穀凡千二百石，遂闢于朝，斯其所由緩也。嗟乎，水旱有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其民不病，今民比此，能仰體皇仁為先事之備，食祿者乃有不能成，又資緣以為

已利彼獨何心，如余君之明治，其意也，卓然其今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終義，族有自來，井助於襄也，曾襄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常元季寇亂所在，靡寧，思和甫父子昆然，終各保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曰桃源，我國家靖宇內，定法制，簡富民，長萬石，區區曾輩，當賦思和甫與焉，惟義之行，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之義，及襄偕弟應又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之民有橫恣不作者，率略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鳳光八 平 堂

弗較有，禦寶不給，恒加卹之，蓋蕭氏施義其鄉，助丁襄之人父父，而至于襄，誦篤也。玉音下逮，詔光輝煌，責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興於一人，偶見於一義，而濫目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予既名襄所居堂曰旌義，襄來非京，屬書之，予惟其室書者有二，泰和之民以效義荷，璽書旌褒自襄始一也，余公之廉公明決二也，遂并蕭氏世德書之

賜印章記 楊文貞公集 卷之二 鳳光八 平 堂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

糾纒登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冰臣楊士奇至
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
不可以薄但吾有過來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
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
臣俾述所言蓋求益一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
象牙圖章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効
分寸之勞也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
貞一居士蓋取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
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
皇明經世編

賜人貞章
卷之二
九

曰此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措清方
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
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
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萬之遭
際希潤之大恩也蓋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
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曰昧進曰臣與楊榮金
初致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
再三遂賜榮初後同一章至宣廟賜清方貞靖
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

不同於乎仁廟求益之惑可嘆勞之不忘與宣
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其父見今二
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碑衿萬一徒捧遺
賜而承慚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重榮堂記

皇帝臨御之初聖書數下以恤民為首務念旱潦之
弗時而饑窘之可憫命所司存問給濟又分命近臣
四出修備荒之政於是四方之民祇體上心兢出
穀于公庾以為荒歲賑給之助無間遠邇風動雲集
皇明經世編

同貞集
卷之二
十

傳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雖褒之命
磨日不下輝映日月光華古今何其盛哉新淦界江
之鄉人榮之正統五年令刑部侍郎薛君修荒政于
江右重宣上德以風勵其民孟都躍然感激復出
穀千五百石事聞賜聖書旌為義民勞以羊酒孟
都祇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孟都荷天恩之隆
厚歸而命其庾重書之堂曰重榮介武選員外郎毛
谷美來歸記以修上賜以示其後之人予歎曰

此治世盛事也蓋自吾童壯時嘗聞老長言晉茂

國家未一區宇也民困於元季兵戈寇盜烏散而民

流離顛覆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所在皆然夫

豈計復見今日而爲太平之幸民哉言已且感且慙

既復曰何以報上之賜哉吾謹識之弗忘而自吾

之幼而壯而老至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

四境晏然民遠近咸安其業無強凌衆暴之虞而有

仰事俯育之樂朝估夕終歲泰然而恒適者皇

上天地之賜豈可一日以昧報乎民知微上心而

皇明經世編

思效義比天理之良心有在矣夫能一爲之可書如

一再爲之又其所出者加倍于前如孟都然者尤以

見好義之有誠重榮之堂其信可書哉谷吳歷官多

明于知人且屢道及孟都之先人有爲通判爲長史

爲縣尹者皆以忠厚爲政夫譬之木一本所出其性

無異則李氏之及人豈直孟都而已乎因并及之李

氏之後世尚世承之勿墮

題後

恭題 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臣皆未有得

賜誥勅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賜誥及封贈祖父

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

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蓋時甚重之也仁宗昭皇

帝初臨御循洪武之制文臣考最者悉賜誥勅封

贈而首及輔臣時制草已定上親御宸翰於輔臣

制內增二語勿處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皇明經世編

急鳴呼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祇事三

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

臣士奇心恆愧悚驚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上

有參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示子孫

恭題 天恩卷後 恩遇

臣士奇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於文華殿陳情題本

錄副時太宗皇帝親征北虜仁宗皇帝監國南

京中執政後悉聽令旨裁處臣士奇以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留輔導同母之弟羅京聞在京

種田之令（此令在書中）寓書告別士奇將行（此令在書中）益不覺已具此略陳
情（此令在書中）仁廟一再覽之以示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兼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黃淮曰士奇素無片語及私此從
之顧忠曰拜承昌軍役亦免之即迎灑寶翰題十九
字於題本之後付給事中施行十九字即所得令旨
也又命忠速行承昌衛且令官給憲口糧腳力歸天
地大德士奇之不肖何以能報也既拜恩命遂辭口
糧腳力之賜及部牒至承昌憲先數日幸衛即日發
行明經世編

卷之二

忠文貞公

十四

遺憲妻子男女五口歸奉和從京同居依先人之墳
墓哀親戚于早間優游恬靜於無事之域蓋未嘗一
日忘朝廷保全之恩也京今歲來省士奇於非京
兄弟相對皆蒼顏白顚每論往事感激之至零涕無
已京請錄當時陳情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遂并志
其采鳴呼羅氏後世尚勉思力學務善持身保家以
不忝朝廷之大德於永遠哉

恭題朱孔易所受勅命後

善占

宣德二年翰林院編修臣朱孔易所受勅命門道

孔易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易謹通錄到以藏閱
屬臣士奇識于後臣記憶永樂初詔求四方善書
士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
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易兼工
署書駁駁詹希元鉅度風韻倚然傑出也一日上
御右順門召孔易書大書殿荷渠筆立就深荷嘉獎
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
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易始後非京宮殿成禁扁
皆孔易書遂陞編修又五年始授此勅編修史官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忠文貞公

十四

勅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易歷事四朝
皆以法書破知遇受勅後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
老筆力愈勁蒼然歲寒松柏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
論章之衰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役云

恭題謝庭循所授御製詩卷後

御製詩

管我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閒游苑
書畫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
循獨見愛重恒侍燕閒益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
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

也。上素重官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爲錦衣衛千戶蓋亦兼重其爲人也。今宮車遠矣庭循珍襲此卷其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拜稽瞻誦感勸歎題并發于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倚畀盛矣若龍光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有窮乎

恭題 勅諭致仕官羅崇後

無史致仕

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勅江都縣典史致仕臣羅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崇一道臣崇既衰滿成卷又五年

上巡幸北京詔

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暫任以政崇至署麻城縣且

行出此 勅示臣士奇屬識一言臣士奇俯伏端誦

仰惟 皇上達孝推恩優禮耆德 聖德隆盛而崇

老遐邇逢榮幸欣躍感激懷報倘何如哉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者臣道之當然今 皇上

宵旰圖治孜孜焉安民之爲急崇是有誠能精白一

心以宣揚德意惠撫其民使成獲生遂庶幾盡爲臣

以忠之義臣不奉負此 勅而實識之傳于子孫光

輝恒赫其有窮乎崇尚慙敬之哉

都城覽勝詩後

卷之十一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歸魏弘

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陡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

新舊耄聚觀忻悅嚶嚶以爲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

偉萬年之盛致也于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

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

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奉壇清廟之崇嚴

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塵市衢道之基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布朝觀會同之塵土車騎連來之全集粲然明雲霞

滄然合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

哉乎游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

時僕以 賜吉甫歸不及與遊既獲觀羣什而欲觀

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嘆

凡事之成各有其時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

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已而國家屢有

事久未暇及 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霑海宇

又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 命之初下工部侍郎蔡信囑言於衆曰役大非微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解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辛萬餘停操而用之原其既廢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爲畫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則於爲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碑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北京

七

手露堂

盛慈官碑

游神

赴法 卷之二 游神 北京 七 手露堂
驗淮而濟而次兩京之通道也凡南方兩淮兩廣江東西湖湘閩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與夫海外蕃國蠻夷君長之貢獻朝覲受事請命者商賈之懸遷者往還交錯蚤暮不息而事之重且大者軍國所用租賦悉出南方郡邑永樂初命平江伯陳瑄率舟師道海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清之河以達北京以便饋運歲終數千艘每春冰泮則首尾相銜而上河隘且淺一雨輒驟溢雨止復竭加有洪

歸之艱且險舟楫不戒并覆則膠時平江公仍奉命督餉運慨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顛顛皆敬如神之臨乎前也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有作輒叩神祐靡不響應今茲祠祀未建非缺典歟遂作祠于淮非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往來公私之人有所于祠下亦皆響應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盛慈官命有司歲用春秋祭於是董饌運麥將都指揮僉事湯公節請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卷之二 海祠 大 手露堂
書麗牲之石蓋世俗所傳神學迹事遠不可質惟神者天之所命天固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無不極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然之理也既爲書作宮所自又作迎享送神之賦俾歌以將事辭曰
潔芬馨兮芳筵奠蘋蘩兮清醑吹參差兮鼓瑟紛望拜兮堂下神來降兮雲中尊靈旌兮鸞蓋從海若兮河伯錯玉節兮瑤珮神戾止兮憺安悅下人兮恟恟風泠泠兮齋肅恍若睹兮居歆神昭昭兮在上人總總兮在下紛有所兮不齊神均錫兮靈祐車道陸兮

履坦舟循川兮安流風與雨兮時若物在哉兮神之
序歲祈報兮有祀神倏違矣忽旋上徬國兮下民
生神惠同淮流兮千萬億年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海神

九

平陽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七

徐孚遠閣公 宋徵鼎上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周立勳勒貞參閱

楊文敏公文集

類

楊 榮

平安苟頌 平安南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于萬世太平之鴻業 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甸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溥海大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平安南

平安南

小蠻夷之困固不臣服歲皆貢獻襍還後先無有少

懈自歷代以來土地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今日之

盛者也我 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道率由舊章臣

民守戡風夜惟寅而海外諸蕃暨諸僻遠之邦素未

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奉表獻方物

以得瞻覲 天朝爲喜幸是蓋遠人向慕之誠寔由

皇上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黎季隆及子

蒼濟惡不木滅絕倫理欺天罔聖久蓄禍心肆厥狼

吞噬之暴典狝伐黠之謀賊弑其上侵我邊境以

逞兇劫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稱大號毒肅其生民

奸究日滋其頑益甚朝臣屢請加兵致討 皇上尚

念經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新而賊怙終弗悛復

上表欺誑請迎陳氏係管邇禍來京者歸之之 皇

上信之不疑遣使送還本國而賊乃伏兵於途要而

殺之事聞 皇上召廷臣諭之曰今四方寧靖無事

干戈惟茲安南小醜以蔽爾之地特其險遠故還兇

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羣臣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固有

常惡此而不誅何以警衆于是不得已告于神明命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平安南

平安南

征夷將軍率偏師往討其罪師行 皇上乃載謀載

惟躬詣龍江謁憲而遣之授以神謀摩其仍戒其毋

妄殺無辜毋毀人墳墓虛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

數月師駐鄰疆不疾不除紀律嚴明甲冑精餽旌旗

炫耀紅鼓有節諸將上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

迅鼓勇徑由坡壘破鷄翎飛渡富良江直搗東都遂

平西都而賊黨卽時殄滅所過秋毫不犯市肆不劫

百姓引領望風來歸者日以萬計將臣乃敷宣恩意

拯其焚溺釋其脅從迺求陳氏子孫立之已無遺類

國中官吏耆老咸請軍門請復古郡縣以隸中國設官兼治庶幾咸沐 聖朝清化以脫遐荒炎狄之陋俗以永永福其子孫於無窮也捷音入奏 皇上上從所請以其地爲郡縣設官兼理詔爲陳氏立祠設官典祀悉除苛虐用其才良而康其無告者中外聞之莫不歡欣鼓舞以爲 皇上恢弘基業之功光昭於 祀宗而安輯黎庶之恩徧及於天下也臣榮備祖統一萬邦普入率土來廷來王歲時貢獻簠俎相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丁酉年 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赫赫瑞拱而治嘉祥屢臻靈物畢至文武將相視同一體龍興雲從風行草靡南平江漢北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閭閻漸甯越悉歸版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 皇繼統一遵成憲敬天勤民登庸俊彥信賞必罰碑慈彰善碑卑熙熙茶已南面萬里邇遠如覩目前幽側荒僻無不調成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無備不宣森然向夷肆逞悖逆詭詐萬狀罔知紀極在廷臣庶皆加誅殛以振皇威以靖遠人 皇帝曰吁藐焉狂獫敢肆內

頑自致天討乃命大將以選內暴以整我師以控蠻島鎧仗煌煌旗旄旒旆央央鉦鼓喧鉦節律而撼涉彼鉅源鯨波不揚平蕪險阻虎豹遁藏雲爾爾夷最爾土壤蜂蟻之衆狐貉之黨潛形穴巢就使狂罔天戈一應量備膽喪 帝咸將臣神武不殺殲厥渠魁下人可活我師我旅毋仇毋渴縣縣翼翼其何能遏 帝咸將臣奮揚威武相其原隰深入其阻先倪毋辜載用幹撫雖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至悉諭 聖恩振揚威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懸拔厥根以解倒懸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丁酉年 以雪陳冤 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胤伊何求立續嗣容爾陪臣口無餘裔國人盡傷欷歔怨嗟 帝曰吁哉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鈞弃而弗理禍亂彌臻蹂躪湯馘紀維新邦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郡已維屏維藩牧以忠孝俾知彝倫耕食鑿飲同我夏人邦人有言荷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兄王師如拯焚溺輸誠歸向刻饒洗滌邦人有言聚噓跳脫徇天所制莫知其方今親義旗正正堂堂引拔崖石置之康莊扶携涕泣指告天日銷兵歸田裂幟

入室祛其狠暴，以儆質實。世臣妾，永保寧謐。將臣
應節，以寬以勳，征夫鼓舞，行旅歡欣。歸牛休馬，喜動
風雲。萬姓咸曰：吾皇至仁，捷書入奏，奮勳庸，功
逾劍桂，勒碑崇崇，凡在戎行，咸預顯融，莫不稽首，惟
皇之功。惟皇之功，克紹太祖，惟皇之基，起軌
前古。惟皇之德，上侔堯禹，於萬斯年，作民父母。
平胡頌 平胡頌 平胡頌

臣洪惟太祖皇帝受大明平胡元亂，爲生民主，悉
復中國。古先聖王之政，四夷萬國，罔不臣屬。獨元之
皇明經世編 傷文集 平胡 五
遺孽，遠竄沙漠，替教弗道。太祖皇帝，屢命將出師，
極加追勦，雖獲其部落，賊酋無算，而萌孽尚未盡除。
逮今皇上即位，朝廷清明，海宇寧謐，中外之國，奔
走貢獻，雖古昔所未賓服者，亦皆嚮風慕義，相率來
朝。休倘推轂，輻奏京師，惟胡寇竊處塞外，弗底于治。
皇上不忍絕之，數遣使諭以天道禍福，俾知逆順之
理。庶幾感憤，同樂雍熙，而乃悍然弗領，兇悖尤甚，輒
殺使臣，抄掠邊疆，日肆虐虐。皇上謂豺狼之性，無
厭不剪滅之後，必爲中國患。乃永樂七年春二月，經

狩北京，明年春正月，命皇太子祭告天地神祇。
二月丁未，皇上躬率六師，往征之。旌旗甲冑，綿亘
千里，塞外廣漠之地，苦鹹乏水，惟 此大軍所至，其泉
湧出，瑞雪交下。天人協相，土無渴飢，軍聲大振，勇氣
增倍。五月己卯，直抵幹難河，虜酋本雅失里，知天兵
奄至，狼狽失據，遂率其衆逆戰。皇上率師進擊之，
鉄騎躡蹙，烟塵蔽空，砲聲雷訇，矢鋒雨集，虜衆震恐，
失措，遂皆奔潰。本雅失里單騎脫逃，餘衆悉降，獲輜
重牛羊馬駝不可勝數。六月甲辰，師至靖虜鎮，虜酋
皇明經世編 傷文集 平胡 六

阿魯台復率衆潛伏險阻，來拒我師。皇上躬率廟
責數百人攻破之，殺戮無算。阿魯台潛遁沙漠萬里，
氛祲廓清，游表部落，殺戮靡遺。秦凱班師，天威震動，
乃七月壬午，還至北京。文武中外之臣，暨四方蠻夷
之國，莫不奉表稱賀。臣聞古昔帝王盛治之世，皆不
免於夷狄之患。自周以來，歷漢唐以至于宋，乃有若
獵後匈奴突厥契丹之類，數侵中國，流毒生靈，雖有
賢智之主，驍勇之將，僅得少挫其鋒而已，孰能殄滅
而蕩除之。馴至宋亡，遂入主中夏，生民幾乎左衽，而

後天生一太祖高皇帝出而挫之。夾夾羣雉，操斥戎狄，君主天下四十餘年。皇上以神武之資，輯志述聖，施鉞一麾，而龍沙萬里之外，罔有遺患。以爲聖子神孫萬年無疆之業，其於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後艱者，霄壤不侔矣。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準。夫豈淺見薄識所能形容萬一哉！然臣榮猷以菲木叨職翰墨，備員扈從於戎馬之間，親觀皇上躬御戎衣，以臨六軍，神謨廟算，機敏睿發，出奇料敵，變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掃除胡孽，易若拾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下明

七

平露堂

爲傾瑞雪，肯降甘泉，屢涌上無渴飢，悉奮號勇，直果穴萬里，長驅麗虜，大駭，收逃天誅。帝訓諸將，毋恣殺戮，彼雖殊類，均此化育，乃鋤狡獪，乃鐵渠魁，降附則釋，以懷以狎，復其輜重，羊牛駝馬，大漠其空，無有遺者。帝降遺榜，溫滌腥羶，赫赫天威，震動朔庭，秦凱龍沙，旌師振旅，士卒歌呼，萬姓蹈舞，乃平不師，乃開明堂，飲至策勳，鼓鍾鐻，帝曰：羣臣，予豈完武，實奉天罰，用昭太祖周湯徽猷，漢擊匈奴，統若我師，剪刈無餘，中葉外夷，遠邇無間，億萬斯年，罔有遺患。黃河載流，海不揚波，億萬斯年，播之頌歌。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下明

八

平露堂

記

進士題名記

進士題名

永樂辛丑，定皇上正大統之二十年，先是上巡狩北京，營建都邑，至是告成，春正月元日，乃御奉天殿，受朝，萬國來同，景命維新，而是歲適當會試貢士之期，領鄉薦而萃京師者三千人，禮部拔其尤者二百一人，三月望日，上臨軒策試，越二日以曾鶴齡爲第一，劉矩次之，裴綸又次之，賜進士及第，餘賜進

士出身有差揭黃樹于長安門外公卿大夫降士庶人咸謂都邑肇建而人才彙進如此夫豈偶然哉莫不欣欣鼓舞以爲日觀盛事誠職世之嘉題也有司復命題名于國子監上命臣榮爲記臣惟昔周之武王遷都于鎬誦學行禮以宣教化以作新人而其事孫傳緒至于永久蓋啓之者有其道也方今都邑告成之日聖天子諮詢治道登進賢良以隆文明之選迂千萬載之太平斯世斯人亦何幸歟諸君子連際明時題名於太學太學賢關天下公論所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牛孫堂

御賜圖書記

卷之九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上御文華後殿召榮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嘗祇事我皇考仁宗昭皇帝二十餘年竭誠效忠

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益加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鍍金銀刻圖書五顆曰方直曰正曰忠孝流芳者以表卿之忠實也曰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曰楊氏勉仁者以著卿族系之所自出并表其名與字也卿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臣榮竊惟人臣之義惟忠與誠乃能贊輔國家光膺寵命以享爵祿於悠久苟阿徇以取容迎合以求悅不顧事體之重輕不念民情之休戚縱已之所欲言任己之所欲爲則將無所不至矣其可乎哉臣榮自備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牛孫堂

重建孟漬河開記

孟漬河開

君子之立政有可以益國而利乎民者知無不爲爲

之有力雖疲民力而民忘其勞耗其財而民不自恤苟或役民於其所當務則竭怨隨之其能暫聲當皆爲利後世者幾希孔子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信然矣乎工部侍郎盧陵周君性奉命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漬河開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賈之舟且視河進田數千頃歲久開壞公私病焉常守吏君愚聞改自之以役費繁重弗敢專謀於周君誠以克合遂發陞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財僦工若石奴將制是山而年致之鄉民皆懼忻趨事作於舊址之有丈餘其下先列巨棧貫以長枋而後寘石焉東西石甃縱以丈計爲十有六崇以丈計爲二百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爲雁翅狀以殺水勢中央水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而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七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尺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効勞爲多皆民憚視開成而獲利如故莫若以爲荷無記述

則後世莫知所自遂因通州張齡來京請記於予予述圖誌兩浙運河貫郡域西行二十里歷舊牛呂城二渠以達京只舟行既艱而河小不足以通巨艦唐元和中刺史孟簡始令開北河自奔牛北行七十里至河莊鎮入楊子江舟無巨細皆得逕達于江而免過州之勞第其水上升運河源遠不能常賴下仰江湖去來不能常存簡于是置閘河片爲之節制使人以時啓閉其利蓋博其惠之在人可謂深且久矣人以具姓名河謂之孟漬又謂之孟子故閘亦以孟漬爲稱閘歲民失其利今得閘莫二君子協謀而更置之二君子之惠足以裕閘而流於無窮是可尚也

周安隱記

安隱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于水而治水之先者尤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跡首在黃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繫者大而帝識之內安慎其防以爲宏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南山間拘束齟齬而不

京師城內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脈

疏衝波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非道諸軍事建

武侯劉靖及子平叔侯弘宗築陂以防水患以

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陂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

流十五里距陂溝不遠有日泉窩口時復衝決漫流

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爲襟

帶水勢間屢嘗修築輒復頽圯今聖天子嗣位命

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建什厥事復命

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且勅其

皇明經世編

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羣公效命材謀

具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

二萬餘月給餼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如厚崇二

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

賜名固安隄命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廟于上有司

以時修祠禮凡督事者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

變遷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仰惟聖明至德瞻

際穹壤而珍京畿益固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

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厥功豈可久可固而利益

于世者不小皆所當書

神應泉詩序

神應泉

欽惟皇上御極以來海宇寧謐祥瑞屢臻華夏蠻

夷罔不率俾四海內外皞皞熙熙薰然泰和惟北虜

遺孽倔強梗化拘戮信使寇攘邊場皇上赫怒躬

率六師往征之三月丙子駐師于凌古峰厥地高燥

泉水歉乏是故忽天雨雪彌布于地上馬充足莫不

歡騰鼓舞以爲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遂踰錦

水噴歷歷虜川涉金剛阜所經之處平沙曠漠鹹水

悉化爲甘泉丙申駐蹕于清水源地鹹水洞忽涌泉

上出滔滔汨汨聲徹清潔斯須澎湃將士環睹驚駭

嗟異咸以爲除滅殘胡之徵也皇上召中官汲取

嘗之味甚甘美仍賜將士皆飲乃命之曰神應泉臣

以井才承恩扈從日近天顏親觀靈異莫効涓埃

之報願爲歌詩以頌公德於無窮謹拜手稽首以獻

大祀宿齋增倡和詩序

正統己未春正月十有五日甲午昧爽皇上以明

自乙未大祀天地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觀犧牲品物已乃御齋殿凝神端穆真嚴對越左右侍衛與臣工執事者亦皆秉寅清之忱思以駿奔自效罔敢或怠夜三鼓上具袞冕登壇升降裸獻天宇澄霽月星明潤大樂迭奏聲歌協和神祇洋洋來享來格禮成和風飄揚香霭芬饌聖心悅懌凡與祭者莫不歡欣以爲皇上誠敬純孝之至昭乎感格以至於此神之儲祥降福於國家者豈有窮哉予以哀邁猥承恩命以相大禮深竊慶幸乃賦二詩以紀其實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大祀部

卷之五

近徐都指揮還建寧序

鄒淵道

建寧居七閩之上游襟山環水東際汀峯北距上饒而西南之間遙控交廣凡編典衆諸諸品物之貢輸三吳兩浙商賈之來往罔不輻湊於斯邊藩要會

莫有逾於此也國朝洪武初以其地重人獨特設福建行都司以建寧左右延平汀邵五衛所隸之皆遴選武臣之賢能者以掌衛事時徐侯彥實之先公爲建寧右衛指揮范事明敏訓練有方凡都司之事有所疑弗能決者必咨問之然後行公夙夜悉心勤於所事毫髮罔敢忽忽驟是忠義聞于朝廷信實著于藩服惜其蚤塲而弗獲大施于是吾郡之士民至于今思慕之不忘厥後侯以長嗣襲職復蒞建寧蓋侯自幼皆優游邑里軍民利病罔不究心及在官之日公廉弗擾士民悉安官長咸加敬禮焉洪武壬午侯率師駐守汶上值今上舉兵靖難將渡大江而侯獨挺身來歸遂授任使擢官至指揮同知去年夏奉表至行在特蒙召見恩眷益隆留數月乃遣皇上復以爲是職本足以盡其才也遂詔升本都司都指揮僉事給驛以還凡列于朝者靡不榮之予始家居時嘗聞知于侯今承乏詞林雖遠隔千里外而心情之相契有加無替故于其歸也予秋官主事葉溥惟淵泊建之士大夫寓于此者相與出錢下郊

皇明經世編

楊文敏集

鄒淵道

卷之六

外惟淵乃舉酒屬予爲席以華其行于時以勿冗弗暇今侯之子積以隨侍皇太孫殿下練習于京師待賜歸省惟淵暨諸友復詰予請席以發揚侯之令德予不可以再辭謹撫實而復之以夫人之所以遭遇於時得以享厚祿豐爵者必其德有諸已才足以有爲而後位稱其德才副其用故能致遠大之成功而膺爵祿于悠久也侯之爲人德足以惠衆而敦僚才足以修政而立事而其威儀風裁使閭外肅然桓鼓不驚士民安堵綽然有古良將之風此其所以倚

聖明經世編

楊文獻集

部尚書

卷之七

平露堂

恩眷而承龍命也夫

雜著

題北京八景卷後

予嘗致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師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控中原之夷曠者又莫過於燕薊雖云長安有崤函之固常邑爲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會爲億萬年太平悠久之基者莫金陵燕薊若也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

皇上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安爲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巡狩榮明祿翰林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皇上適閱北京山川之樂遇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稱歎以爲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偕翰林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公仲熙考求其迹以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冊無聞今聖朝人下一統皇上建都于茲誠非往管之比不可無賦詠以播于無極於是仲熙倡爲北京八景之詩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又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頗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切時嘗聞地誌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爲之開明精神爲之飛動思欲遨遊覽觀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循歷兩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沿道大梁洛邑瞻園中以至玉門關之外及侍皇上兩率師出塞肅清胡虜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寔爲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真足以

聖明經世編

楊文獻集

卷之六

大

平露

控制萬方而爲 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祭以
 非材。叨逢恩遇。涓塵海岳效報未能。茲以北京八景
 圖并詩裝潢成。因舉足迹所至。書于卷末。具以諸景
 之樂。所以得名流于國者。誠非欲跨羅於人。人將以
 告夫來者。俾有攷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勝之重。
 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日親觀。有若千草之菲薄。
 叨承 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詠歌帝
 都之勝於無窮者。皆 上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
 感發興起。以自奮乎。明時省哉。因書此于末簡。以
 呈 經世編
 藏歲月云

得文敏集

北京東

九

千露堂

月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八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徐孚遠附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彝爰公

宋徵輿韓文泰附

金文靖集

贊

金初改

太祖皇帝御書贊

皇上宴閑出示太祖皇帝御書太祖皇帝所書御製嘉禾詩一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書

一

不露堂

諸石刻成取石本裝潢成卷越十有二月御奉天門頒賜羣臣公卿初改幸得與賜焉臣竊惟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右提一旅以靖禍亂混一六合休養羣

生修禮樂以政太平涵濡漸漬垂四十年百億效職

四夷承風惟時嘉禾慶登四郊之民無凍餒之憂廟

堂之上垂拱雍容聖情悅豫親御翰墨著爲歌詩風

溫乎洋洋乎雄偉壯麗渾然天成至其字畫之超詣

天機逸發森若飛動雖龍跳虎卧鳳翥鸞翔不足以

喻其妙此誠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皇上繼承丕

緒祗迺先猷披閱手澤如對尊嚴則勒堅珉藏之秘府以昭示萬億年永永無極顧臣菲薄而亦竊獲此賜寵榮煇耀稱頌難名謹當珍述傳之子孫視爲至寶乃稽首頓首再拜而爲贊

麒麟贊

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宰中及萬靈則麒麟見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又云王者德河淪冥化及羣動則麒麟見是則麟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麒麟

二

不露堂

之日固不可以幸而數致也欽惟聖天子嗣大歷服法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仁聲義問洽于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國靡不歸戴于是天監聖德景曜履泰而十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紜允初史不絕書乃永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剌國以麒麟貢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凡三至京師煇昭彰宸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太平之上瑞也昔者皇帝道隆德盛麟傳

出于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親其真降及漢唐寥寥無聞今 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涵浸無間而茲麟之祥屢見而不已蓋上天以是彰顯 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靈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忝列禁林目覩嘉噴不勝榮幸用述爲格以傳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賀曰猗歟仁獸異狀奇形二儀胚暉玄陽降精龍顧怪拔肉角挺生紫毛白理龜紋縱橫其質濯濯其像彬彬有趾非躡養綏是道有角弗觸相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養綏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麟 二 子露堂

撫幼熾嘉思過四時柔化其鳴弗猗是名麒麟出應于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邁載馳達光燭霄卿雲下垂重瞳展顧衆朴以嬉大明明堂坐以納之於惟我 皇法人國治聲教流行東漸西被無幽弗燭無遠弗暨川滙雲奔稽首奉贊爰集大瑞後先駢臻何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于八埏極天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爲聖匪物之珍協于仁政惟 皇奉天不顯大命聖壽萬年四方之慶

頌

瑞應龍馬頌 有序

聖天子以仁聖大德覆育四海綏緝兆民自蒞祚以來天心昭答神靈協順雨暘時若年穀屢登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諸福之物若麒麟騶虞神龜白象文犀赤豹慶雲醴泉甘露嘉禾芝艸珍奇異產之屬駢臻而至不可殫紀乃永樂車子冬十月山東諸城縣民崔受諒以龍馬來獻其色青蒼肉驥隱起背有奇文交互錯綜若龍鱗然赤黃肉尾麟臆鳳膺蛟腴潤澤狀甚奇異詢諸其民云所居之地有潭瀕海深不可測時有神物蜿蜒雲霧之中隱見潭上家有牝馬恒牧于茲忽一夕風雲驟作遂產此馬若有神靈爲呵光彩照耀上燭霄漢遠邇差異咸曰此龍馬也宜開于朝以彰 天庥爲千萬世太平之光臣載稽往牒以爲有聖人在位則龍馬隨方而至所以彰明聖德表應太平今 聖德格天和氣充周禮樂明備人文昭宣萬方又寧海宇熙洽而龍馬之至適當新都告成之日所以誕啓鴻圖光昭景運誠國家宗社

萬萬年悠久之徵臣以謏薄忝職文字每遇嘉禎必有歌詠以播揚盛美傳于後世況此異瑞所應非常豈可無述故不辭蕪陋謹爲頌一篇以獻其辭曰聖皇御天統一華夏靡遐弗靖靡驚弗化日暘日雨時序同愷自設香櫺屢爲豐年和氣交敷綢繆旁達諸福駢臻至無虛日渚城之墟近接海濱有潭汪洋澄澈翕淪雲霧晦冥雷電恍惚蜿蜒上下維此靈物駢駢馳馬來牧于茲有龍覆之孕此奇姿變化翕張瑞物斯育肉驪礪礪方瞳輝煌匪銀匪駟匪驪匪黃色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下

合玄靈實奇而蒼麟臆斑斑背負奇文縱橫參錯如龍之麟蘭筋權奇肉尾赤黃遶氣稜稜超騰馳捷維此上瑞叶應昌期龍馬之生適符盛時麒麟在郊騶虞在囿神龜游沼龍馬在廐維天降祥豈虛其應以隆寶祚以昌景命茶水獻圖源流效瑞聖皇在位龍馬斯至聖皇御統道合乾剛龍馬之來定應嘉祥嘉祥薦臻粵由聖德臣作歌詩播于無極

瑞應騶虞頌

臣聞天子有大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上天慰

悅昭答景貺以兆億萬年無疆之慶洪惟聖天子祗膺大命統承寶祚敬恭天地嚴奉宗廟輯和人民七緯順度九有寧謐乃宣德已酉在正月丙申守臣來言有騶虞二見于滁州之石固山謹上日遣人馳獻粵二月十有三日達闕下上賜文武臣僚酒四夷朝貢之使觀之自質去草膚體明潤馴擾安適弗備弗驚中外抃舞歡揚咸曰此國家上瑞天下太平之徵非偶然而致者臣竊惟太宗文皇帝以聖神文武之資統馭華夷深仁厚澤涵浸無外在位之日四

皇明經世編

六

下

方以祥瑞進者輻輳于廷而騶虞凡兩見至今日猶赫赫如前日事惟我聖天子以聖繼聖化洽宇內仁及庶類雖蒞昨以來嘉祥屢至而未有若斯仁獸者駢臻並見于一日之間彼之往牒實爲希奇自非聖天子之至仁大德足以上當天心曷克臻茲誠宜播之聲歌編之簡冊以丕昭鴻休于無窮臣不勝欣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維皇嗣統膺命上天睿如文武以馭八埏祇率舊章法祖圖治選賢簡能以希庶位五行順序三光昭明四方來同萬姓以寧治丁

幽潛跋行曠息總總林林咸被茂澤太和網羅充溢
兩儀涵鑑重祥益蕃而滋乃有仁獸踰出畿內造化
胚腠適與時會其見于何祿山之陽瑞霽祥氛爲之
低昂移移收收有白其質亦玄以文匪羣之匹不角
不牙匪兇匪羆蹈義舍仁惟德之符正月令辰榮光
四被守臣告祥山靈效異祝網既除爵羅弗張乃服
輶車載趨載行既安且馴不虺以怒祥飈汎川彤雲
載路維春二月進于九重天光低徊風日朗融于時
都人于時卿士于時蠻夷咸稱上瑞兆時聖徵有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千露堂

金文精義

卷之七

千露堂

序

贈兵部尚書陳公赴交陞序

交南南寧之屬遠限山瀕海僻處南徼萬里外自古
以來夷人相虞吞迭爲雄長漢唐之世雖嘗置郡縣
然反側叛服卒無寧歲下逮宋元遂弗能制由是厝
上錫封建國安南更歷數傳桀驁滋甚以至黎氏父

子歲殺其主乘黃屋左纛賜張狼顧將與中國抗御
歲時貢獻往來相詐益甚天子震怒命大將帥備
師往討之首惡就擒片黨與相煽結者悉緬羅無遺
遂以其地爲郡縣建交陞布政司以統之方王帥之
南征也吏部侍郎陳公叔遠實受命以從公爲人沉
默謹愿小心周密其在閩外也凡軍旅之調度餽餉
之經營邊務之計畫以至胥吏筆札之細微皆預領
而參決之暨交陞既平詔令吏新選吏以理其民公
勞來綏輯哺飢煦寒而又以宜上之德意納之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露堂

金文精義

卷之八

千露堂

方數千里，爲交南重鎮，非假大臣以鎮撫之，則不足以昭宣威德，惟公負才能聲望，于其民情，容尚之所安，政令寬猛之所宜，與其山川城守之所備，皆嘗圖回而熟察之，乃復命公以往，朝之縉紳與公游者，皆賦詩酌酒，飲饒于都門之外，而屬余敘之。予謂士之未遇也，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也，患其道之不能行，位得矣，道行矣，而上足以結主知，下足以爲民望，此尤古人之所難，而不可以必焉者也。若公之遭逢盛際，德足以稱位，才足以任事，道行志得，爲聖天子之所眷注，十年之間，出入勞勩，揚天威于萬里，馳美聲于海上，而屹然爲交南之望，方且自致于青雲之上，建立功業，以古之名臣自期待，此其志則公之獨得，而他人固有所不識也。公行矣，尚周爰諮，宜誕昭德音，以副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使交南之民，屬望于公者，如始來之日，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公行矣，尚慎重之哉。

潞京百詠集序

予嘗扈從北征，出居庸，歷燕然，追典和，逾陰山，度噴

聖明經世編

金文瑞集

九

平露堂

金文瑞集

十

平露堂

幽犬漢，以抵臚，朔河復綠，流東行，經潤樂海子，過黑松林，觀兵靜虜鎮，既又南行，百折入淙流峽，望應昌而至，潞河又西行，過烏桓，經李陵臺，趨獨石，涉龍門，出李老谷，逕遼紆徐，度餘羊嶺，遵懷來而靖，往復七閱月，周迴數萬里，凡山川道路之險夷，風雲氣候之變化，鑾輿早晚之次舍，車服儀衛之嚴整，甲兵旌旄之雄壯，軍旅號令之宣布，鴻師振武之儀容，破敵納降之威烈，隨其所見，輒記而錄之，且又時時作爲歌詩，以述其所懷，雖音韻鄙陋，不足以擬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見當時儒臣遭遇之盛者矣。予自幼聞西雲楊先生，以詩名，今觀其所爲潞京百詠，則知先生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後，因得備述當時所見，而播諸歌謠者如此，然燕山至潞京，僅千里，不過爲歲時巡幸之所，度先生往來正當有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不轉瞬間，海內分裂，而潞京不守，遂爲煨燼，數十年來，元之故老，始盡無有能道其事者，獨余幸得親至潞河之上，竊從畸人遷客，諮訪當日之遺事，猶復問其一，登高懷古，覽

故官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邁。以追憶一代之興衰。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勝其感歎者矣。因觀先生所著而徵以予之所見。敢略述其概。以冠諸篇端。然則後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盛衰之故。尚于先生之言有徵乎。

送新復古之官臨江序

都綱

我太祖高皇帝。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制禮作樂。漢宣人文。稽古建官。庶職咸備。而尤注意于釋氏之教。且復設官以釐之上。率下承。蓋將明其道。化其愚。啓其瞶。通其窒。碍而納之。于至善之域焉。永樂庚子冬。

皇明經世編

金文靖集

都綱

平露堂

臨江之都綱缺。有以復古爲薦者。遂得仕。持天寧講寺將行中。免吳公仲平相率。搢紳大夫。詩以祝之。而屬余以序。夫都綱之任。所以長率釋流。以宏其教。宗而講師之業。又所以宣明大覺。以會其指。曠兼是二職者。亦可謂難矣。復古廬陵人。自少善根。宿植。神清。夢迦勒。勒焉。嗜浮圖。以爲高遠。託跡戶外。既若干年。卽自京利之座。和衣。其食。謹持律戒。窮討秘義。晝夜不忘。造般若之典。悅三觀之旨。體用不遺。內外相資。

絕欲縱之。愆無悟誑之失。今而領都綱之任。專講師之席。將俾人崇其教。滌穢除累。通暗去碍。以同造夫大覺至善之域。上以陰翊皇度。下以揭闡宗風。庶幾不負朝家崇獎之意。而于佛氏之道。亦重有光矣。復古尚勉之。

禪者

恭題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居東宮時。尤重文學。侍從之臣。凡賜養泊有所東請。必親爲題識。當時破其恭禮者不數人。今皇明經世編

金文靖集

都綱

平露堂

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直其一也。直水樂初科進士。由庶吉士。擢翰林修撰。撰識文學。蚤已受知。前後膺賜者。陳詩者。皆仁廟親御宸翰。題識批答者。首則端午賜扇。次則以直日疾。賜藥。次則直遣喪將歸。賜白金爲道里費。又其一則。直以父在職。年老乞致仕。特勅吏部准所請。其直皆著直姓名。可謂一時之顯者矣。直謹裝潢爲卷。用彰寵貺。以貽不朽。俾初攷識之。

書楊少傳陳情題本副錄後

余嘗觀先正范文正公生二歲而孤母謝夫人貧無
依再適長山朱氏洎文正貴以朱氏長育之德每思
厚報凡朝廷所加賞輒可以逮之甚至朱氏兄弟卒
皆爲殯葬歲別致祭享嗚呼文正存心若是之厚者
其忠孝之大節豈不固足而可見哉今觀少傳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昌楊公士奇其事始與文
正公同而存心之厚又千載而相符者也公生成餘
其先君子少傳公弃世賴繼父前進士羅君子理撫
育數載之勤後子理官德安坐累謫戍永昌卒二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長憲補戍役次京家居養母母卒亦坐累當種田北
京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居東宮監
國留公輔導公念憲兄弟不幸皆以事遠役母夫人
墳墓無所託其情以聞意欲丐省京以歸奉歲時
莫婦卒之感動淵衷親酒賁翰命永昌軍役并免之
觀公之追念其親逮于羅氏洎仁廟之所以體臣下
之情垂保全之德皆本乎人心天理之至而曠古所
無之典也何其盛哉距今二十年京來省公于北京
誦錄當時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公既識之復出以

示予惟公以宏才碩學歷事 三聖勳業在 朝廷
聲名滿天下其位遇之隆倚任之重蓋有過于文正
而其平生出處之樂存心之厚則未始有異也且世
之人一隸戎籍子孫往往貽累于無窮今羅氏子孫
獲享安逸之利若此者固荷 朝廷恩德之大而寔
本于公忠孝之所推也拜觀之餘敬書此于末爲羅
氏之後人尚世世念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南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九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徐桓鑒惠朋參閱

胡祭酒集

序

胡儼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國學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爲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畧。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就計公歿而學政寢弛。師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爲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愜而去。他日有戚里爲司業者。諸生羣然舉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爲問。戚里出舍卒。未能卽對。連日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輩。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合謂二公也。其驕寒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胡文集 國學

平露堂

君師之任。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

禁戒而痛絕之。本道德以爲之訓。通典禮以爲之法。

服教條以示之約束。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

者。一歸于中正。故爲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爲弟子者。

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士。彬彬間出。

而人材治效之盛。過于前代遠矣。皇上聰明睿智。

治定功成。首幸大學。御筵講經文武。就列環橋門觀。

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

又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爲博

學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其監掌其監。其

圖書于舟。遂祖饒于道。六館師生。送之江之。祿有掛

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

之士。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

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

其徒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

立師道者。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爲。不求近效。當要

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古之道。亦曰嚴師爲難。師嚴

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

皇

之至意遵 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于詩書
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
斯文以淑諸人 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
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北征題從

房中尉足家監奉敕諭德武備堂奉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

六師問罪索虜維時冠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

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

士胡公庶子楊公實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胡文集 北征題從 三 于露堂

尚書夏公時被命留北京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

幼孜烏帽貂裘腰弓服矢驪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

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 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

出示北征詩集屬于爲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

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

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軍容之盛既得以吐其

奇氣見之咏歌矣至于沐浴德之光贊謀謨之密親

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氣詞雄句傑有麗鉅

鏘有以遠揚大聲如金鐘大鐺震乎寥廓之外而光

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爲
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
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
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友桐軒詩序 跋序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木人父肯夫爲陳氏贅

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

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爲之序夫琴

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胡文集 跋序 四 于露堂

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

下移風易俗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

亦嘗從事於斯承顏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

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

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

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

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遲遲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

有憑虛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泰

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

天清曉風鼓瓊林鑄錯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
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鈞
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
黃雲白草銜枝入塞風迴電馳霜降水落月冷江空
團沙依渚噤噤嚙嚙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於斯
爲盛乎又嘗承乏禁林得侍 太宗文皇帝於武英
道謁之餘 帝命出響泉親鼓南熏之操繼之以倚
蘭之曲和鳴蕭雍宣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驤
仰休於天廐感通之至厥儀歌舞品物咸遂于今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期文集 錢象 五 于露堂

胡忠安奏疏

疏

論虛情疏

房情

胡漢

昨譯出瓦刺番文一道令臣等詳議以聞覩其語意
專在求討使臣以爲久遠和好彼雖謫詐未保其終

然始則奉送 上皇今又還我制使虜使絡譯乎道
駝馬迭貢于廷其歸向之誠悔過之善亦有不可誣
者夫厚往薄來致治之常經今彼使再來此不一報
似非所謂厚柔遠也往年土木之事爲臣子者罔不
痛心切齒 皇上所以拳拳宵旰不能忘也然在邊
無諸積之素在野有奔亡之憂所謂將軍有生之樂
士卒無死之心者也邇者邊報稍息無一人敢言戰
者甚至張惶失措此係國家安危之大計伏望 皇
上懸邊境之艱難生民之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期文集 廣信 六 于露堂

擬造黃冊事宜疏

擬造黃冊

今天下擬造黃冊宜清理戶口錢糧此間各處逃民
有倚軍衛屯堡及藏匿別府州縣不回原籍者請調
列榜諭務在遵守違者必罪不宥一各處人戶或充
軍役并有垛集充軍其戶下人丁及貼戶畏避原籍
糧差匿于衛所屯堡者所司揆查申報上司照名行

取都司衙所占恡不發者令撫民侍郎巡按御史具奏等因一南北二京富戶倉腳夫等役于京城居住者多有逃回原籍及避他處應天順天二府卽查究挨捕若親隣里老舉首及自首者俱免罪或知而不首及占恡不發者逮問如律正逃者發口外充軍一各府州縣預民往往逃避地方該管官務究所逃地方設法招回復業善加撫恤不許生事擾害一各處若有豪戶及官員軍民之家衛所也堡隱藏逃民許其首送發回俱免罪若隱蔽及占恡不發者逮問如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文集

七

字露堂

律一但有逃民及自願爲民并爲事發爲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挾拏如有容隱不行首官發遣者拏問如律一各處軍衛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卽報官拘查發回原籍若經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隣里老俱坐以罪一逃戶彼處產業已成而原籍委無可倚或年老殘疾單丁力弱路遠不能回還或原籍有人而戶下子姪出贅他處或安于生理不願回者許于所在有司俱報原係軍民匠籍行查果無違碍就彼入籍若來歷不明并

原籍尚有產業丁多力壯路近可回者不許一槩改附變亂版籍一逃戶復業之後有被人侵占庄田地卽與迎還牛具種子或有未備必相周急若鄉里豪戶仍問取索私債并所司不加撫綏許撫民等官拏問仍杖限責令招回復業一行取逃民及軍人隱占戶丁有司里老照冊挨查仍申上司及撫民官巡按御史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立案拘取解還如容隱不發通行糾舉仍于宣德六年終各將已取逃戶口數奏聞一軍職官有陞調改降及罷職充軍者原任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文集

八

字露堂

家屬居久成業或墳墓在彼及文職官在任病故并爲事等項家屬不能還鄉或葬父母于彼守墳住坐者許于所在入籍納糧當差一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布政司所屬逃民數少俱不添設官員其三司并衛所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凡遇行取逃民軍人貼戶人丁并本處人民有逃他境者俱照前例施行一人下措造黃冊各該衙門將所管人戶丁口錢糧逐一清理不許朦朧失實違者究罪

僧道度牒疏

僧道史記

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卽爲僞冒迨今年久前今寢廢有以歿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爲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及私自替剃者奸弊百端真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明文集

僧道度牒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夏允彝璠公

何如召祖攝參閱

黃忠宣文集

書

黃 福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 謄討安南

區區安南即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
隸漢九郡置唐五莞後雖叛服不常篡弑相繼宋因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文集

卷之二十

平露堂

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圉弗寧或
納款軍門或遁潛海島子獲洪真弟降益侵頑夷傾
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
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
服蠢爾黎黎負固恃遠自爲弗靖廢厥職而久蓄陰
謀弑其主而敗爲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
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
怨既深天討不容朝廷于是出弔伐之師爲興繼
之舉戎事之大需用必多爲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文集

卷之二十

平露堂

于近境爾思明列大邊藩密邇交土休隣相喻有無
患遷未必無不可爲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爲行間
之士儲積有日備禦有方府之富庶孰有大干爾者
涉獵經史作爲文章禮士夫善騎射隣土賢之僚屬
德之守解得人欲能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
使兵或不集則曰今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
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謀未獲則曰
我計未奇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
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既去爾邊氓獲安將見
民社之安勝珪組之胤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
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
此鉅鉅然瑩瑩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只真
奇男子也不亦賢乎閣下返旆之後宣期餘孽乘間
屢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此上勞宸慮再遣偏師
致我閣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守禦無方之所
致也來書諭意斷不妄及今大軍再至聲勢非常料
彼逆賊雖相魚肉乘人之利其勢而銳我軍遠來舟
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武士卒之奮勇

區區之賊，苟能過我籌算之外哉？不爲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爲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爲尤難也。

與本司右參議莫助 交人歸化

閣下炎服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曾

若盤泥之蟬，拙林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

識順逆，知肯向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聖

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脫虎狼之口，大際

風雲之會，交趾既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忠宣集 交人歸化 三 平露堂

傑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龍渥，授重寄，拜參而回，禁

亦極矣。簡定再亂之日，棄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執

登案以賣鬻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利

器，爲有邪爲無邪，而閣下獨仗一段義氣，一片赤心

人而談禮樂，出而力招徠，論民而民循，殺賊而賊敗，

兵少却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屈，卒能收功古隴。

著績韓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哉？

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達諸天子，銘彝鼎，

被絃歌，蓋不汝擇也。今總戎諸公，大率軍馬，水陸並

進破賊子，下黃江，收盤灘數十萬之難題，敗之于一
旦，何其易也。方今東噴雲屯，西通清化，中駐重兵，嚴
號令，明賞罰，秣馬厲兵，招亡納叛，開不殺之門，行子
民之惠，是以民望後蘇，保抱携持，無遠弗屆，革舊滌
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知之否乎。人
回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爲事，以此心爲心，益盡忠
赤以行所學。母自滿假，以移雅操，勉旃勉旃，幸勿自
畫。

奉黃都督中公 交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忠宣集 交事 四 平露堂

人來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出私藏以濟人，廣軍

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數萬之賊不敢輕犯，

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軍民，固亦至矣。猶有

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趾也。今而清化以西，演

又乎順皆爲賊，有賊特勃始爭江僥倖之勝，益肆猖

獍，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行其志，向雖遣胡彥

臣等入貢，不過徭爲降附，而陰爲圖復，獨幸朝廷

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旣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

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諂詐，恐

遠 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覲覲也觀今所
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恩奉詔遣使禮之當
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
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選人探
聽并遣書催促賊降附真偽就賊果否可知其然賊
賊之爲害如此計畫如此謫詐如此果何法以制之
閣下提兵有年以此叢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
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
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夾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宣德堂

復陳武卿

文

愚嘗以事勞料之英公出師兩回首賊咸獲交趾地
去四五年來兵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所據之
衆有數所據之地不多將以升楫輕便出沒易爲兼
我見駐之兵爲數如此足以賊得延舛至于今日始

而遣人入貢實無誠心不過欲老我師而除爲求全
復舉之計 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
任并以來人勞之使回復以 明詔大赦其罪恩至
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彼自絕吾軍終不已
也必用合進水陸並行事勢至此彼將奔走不暇更
敢發一矢哉于是駐軍于演又之地取給于附近之
民分兵搜捕席捲長驅將見彼賊無寄足之地而謂
有生路哉群醜之獲于是不誣愚料如此不知人人
妙算何如惟冀熟慮使一舉事定不勞再舉可也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下 宣德堂

度

以戰守之議奉陳武卿

文 國 戰守

大人君子凡有所爲必有所慮計于始必慮其終謀
于外必慮其內苟無遠慮必有近憂且賊帥等輩水
土之服習舟楫之便利不結果以召攻伐不迎戰以

疲勝負移人畜于彼險遠之所就糧食于我復擊之地我出彼入我東彼西使我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偏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內無倉廩之實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舉宇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虛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碧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爲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僉議一軍專守一軍前征似爲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穿壁而行旣不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持勇步衆長驅而前彼必併力來搏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忠宣集

文淵閣

七

平

露

計就于所在沃野儘力耕種內選官軍七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利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士兵相參一以犯我境布置旣定我守兵無戰鬪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鎡鋸盡心賦貳限至酉戌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鹽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既足我守又備彼賊擣虛之計不行資我之糧不得風濤洶湧丹楫顛危可恃又手彼既自疲疑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餒精銳之衆計彼烏合疲弊之徒得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速成欲思渠之衆一鼓而成擒交趾之地一戰而承定卽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計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前忠宣集

文淵閣

人

平

露

奉陳貳卿

文淵閣

區區願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旣無所握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充爲懼盜賊不息爲憂編氓不安爲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內者有黔公赴赴之衆內外相資謀爲停當以吾楊

費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理糧餉而已矣。且守之之法，必立營以爲根基，發哨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機，民有被賊之擾，犬爲不可。然地方廣闊，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悞西。論至于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聞欲勉強于七月初三日親率大軍下哨，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一劉倚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又容緩造船隻，先力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說也。此帖一臨，若合符節，尤大有力。逃兵不拘原籍之例，區區亦同此心。將征者，糧差量除屯者，糧差全免。逃者許即赴官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今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楊行之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帥容之點撥利我兵分，以乘我虛，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彼已，不得行其策矣。雖然，帥容之稍點，不爲守不爲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擒虛之計。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爲聲勢，以自守爲

皇明世編

黃忠宣集

卷之一

九

平露書

表裏以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鼓柁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因糧以爲我食，招民以爲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隨潮，聲彼擊此，出大全，駐閩江，哨禁海過太平，出沒如神，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各海口皆有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橋入境，民得安業，軍不廢由，不知能是否乎？征者旣不可深入，以速成功，守者又不能全美，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前軍動靜，真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迎敵之勢，我之土兵有迎回之聲。雖云糧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趾之累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中遇，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將土兵人船擇其堅大者，留爲向導，以助聲勢，餘悉放回，就將哨回用剩之糧，使之盡船帶回，納交趾官倉兵守本處海口，仍令預爲來年夏田。此戎事之一端也。我軍若伴爲深入，實不遠行，以修船之故而欲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度日。若以

皇明世編

黃忠宣集

卷之一

十

平露書

也。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閣下何以處焉？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濱，上下搜其盜，劫掠樞人民爲父，駐之勢，我得食而厭，既彼生疑而狼狽，稽虛之計，沮擊我之勢，夫而我待至秋深禾熟，若退水乾，乃取彼糧以入我舟，聲言追賊于下流而遂班師于交趾，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聞請益，止與黔公約哨海上，一言而決，益不必直在交趾也。理固不殊，事難適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六州縣志

土

平定縣志

岑陳武卿

文淵閣

書中所喻必行之章，其目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今日而始注意也？而猶披瀝申誠，謙撝下問，懷忘日陋，謹布愚誠，大効謀効力，得土得民，鎮之以武威，緩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今日？況交州至生敵，清化及于九真，濱又達乎新平，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迢數千里，始不可以近地，日也。若以謂恤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用之地，惜我人

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民，以漸又新平爲凋弊之所，升華順化爲寂寞之地，置于度外，屬之陞封而止，清化以裏，量其要衝，添置衛所，經常舊額，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疆宇之事也？若豈驅其種類實我近境，悉夷其城邑，而波遠地，則又非仁人君子之心。平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謂既得其地，必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爲守之道，豈有他圖，必也自濱又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順化，量其山海之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衛者置衛，可立所者立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選與夫守禦總量者得人，星羅棋布，務聲勢以相應，撥此間流土官回彼處，舊酋長土官就治于有民之所，流官通治于無民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三二人，布政司官二人，置于又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發彼上兵以巡沿海之盜，並運東都之糧，兼行守哨，擇節食用，待其民情既定，治道頗張，將所在官軍專爲操守，以示全盛之武威，留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爲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饒，食足兵強，何爲不可？誠能如

皇明經世編

六州縣志

平定縣志

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焉。苟或不然，則惟分此間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留此間之土兵以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之治安。則他日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方廣闊，合守去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敷，識時務之偉人爲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公相精思熟慮，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遠度而膚料也。如解魁渠，除尤惡乃握兵者當爲之事，亦何待他人言耶？運糧民去久不見回，非惟糧農抑恐失信，宜待以寬，俾蚤回爲幸。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奉守又安徐憲訓奇齡 文明集司

愚嘗謂又安民物繁日水陸要衝爲升化之根抵清演之門屏蓋不可與他郡槩論也。所以鎮之以方面官員守之以衛所精銳故論議而上有人經營而下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于他圖亦何能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網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扼腕而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知其有爲，喜而不寐下車之日撫軍恤民令行禁止去因仍苟且之費

得辭受取予之宜左袒者近悅遠來銜觀者包羞蒙垢爲海西一道之福矣。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舍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稱方面而不知按察司者又責任之重不可與二司同日也。何者？上爲萬乘之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壅下爲百司之鑑今人曲直別人妍媸大而發人奸慝人伏創人讎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爲不能成斯固吾官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爲也。今有可爲而未爲者又不可不以告也。蓋民之所藉者兵兵之所仰者食又安積糧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疏殺河溢而督隄防其能不淪沒而漂流者饒倖爾元戎今有鈞判而閣下又能見義勇爲使有雨水可保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流亡鄉無絃誦營而私販者公然盜而寇攘者剽午避役者輒輟于豪右乘勢者毒螫于貧窮悍犯禁條蓋不一也。閣下于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予之喋喋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爲之志者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奉總兵官英國公

交南善後集

交南平定以來八年之內已有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在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帥餘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若陳元播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南善後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寬狂妄。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瀾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

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二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警報已徹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口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各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南善後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演又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令

江 銳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良等處 鎮夷關

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

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片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

今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

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磨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

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梁集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州大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監留三衛所原梁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南集卷七

平露堂

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處便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爲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今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撥彼處附近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

摘一所于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役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警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克兵及單丁貧窘自克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根籍屯田者糧微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交南集卷八

平露堂

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當實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梁若干土兵然後照數梁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何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卽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伴當亦如舊例就

予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支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証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令招出降此等反么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平文士師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平文士師

平露堂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由其有志也南人易知故取公而而其人而反其常情少亂戾志在爲夏至今爲亂而觀扈之罪明吉甫志在爲周而蠶稅之患息衛霍志于漢而沙漠平裴鄂志于唐而關陝定前輩嘗云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于人也惟其所爲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久而充濟氣不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爲之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爰陞地去中國僅萬里地多山海人尚謫詐近代土酋擅據脅教自由而黎氏之虐又甚我皇上始出吊伐之師以

新城侯進爵英國張公率而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勇稱以民社爲念仗鉞南來不以將爲榮而每以民爲念乃躬擐甲胄身先士卒不逾年而黎氏父子俘

獻闕庭其志益可知矣既守以兵復治以吏遂振旅而歸意必交趾之郡邑已同中夏之阜安也未幾有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漢後雖題應者一日千計侵漁我土蠶食我民有犯城壘勢皇上復命公將兵討之又逾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獻俘奏凱境內

皇明經世編

黃忠宣集 平文士師

平露堂

帖然公之志于此又可知矣是時也人皆曰南越從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鄧錫景異之輩又假季獮爲陳後據順化演又之地聚寇擄奸究之人出沒海口剽竊居民害又浮于簡定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爲交之遠州阻山限海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賊于土人亦有以不經涉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覆其巢穴奪其舟楫彼既計窮遂大奔散各爲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驥跋履巉巖

出入林箐，追至邏蠻境，元惡盡獲，乃復下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于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垂髫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爲何如邪？大陟至險之清，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求至愚之衆，以收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輟，將墮彼計而中途廢矣。又客以志爲言，先輩嘗論定關中必曰馮鄴，取江左必曰預滿，擒鄭賓，唐勣之長破僂張。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黃忠貞公集

五文子卿

平露堂

宋青之舅，意殊不知一平交趾，三縛渠魁，易草莽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萬然禮義之俗，儼然富庶之鄉，豐功盛烈，又豈止于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今唐虞在上，周召清朝，而公方年富力強，誠能學道盡忠，慎終如始，則將與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葵鼎絃歌銘播無窮，此又公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觀也。故于凱旋之際，不道其別，而惟推其志，公其鑑之。

送莫參議領官入覲序

文康公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鳴，而三宅三俊生，洛有龜呈，而八元八凱出，龍飛雲從，虎嘯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趾既平，居者按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體，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叅莫公來在他人之先，而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授南榮州守，未幾元戎班師歸，乃得從入覲。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蒞藩司，其所遇也，益可知矣。惟茲交趾之民，久阻中華，聲教服而畔，畔而服，今已三見矣，子乃率三府之民，共守正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膽破，撫民而民心歸，豈可之重任，辭不義之侯封，忠赤既堅乎葵雀，名譽益著于系榆，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盜既息，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遠及南越之夷，俗不變農桑，以勸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于土者，莫不願入楓宸，以覲清光，于是率郡邑之衆，吏各以土宜，將誠入貢，愚寧若臬，喜逢盛事，遂拜表以助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爲難，大叅在陳黎之際，才能無所損，而棲遲不

皇明經世編

黃忠貞公集

五文子卿

平露堂

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邪。實黎民之不幸也。今而不
隋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素蘊之奇才。參
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民。今行禁止。俗
美風移。俾萬里炎毒之域。視之如輦轂之下。噫。誰之
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陟明之公。車服
之用。畫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所遇之
人。果有過于此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黃志宜集

交響觀

五

手鑑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周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彭 容有如參閱

鄒庶子奏疏

疏 鄒 緝

奉天賑災疏 修省實政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賑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

皇明經世編 鄒季一公疏 卷之二十一 平心堂

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飭天勤民之意至深至

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

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

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

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

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

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

終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禁指

赴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

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

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

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

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途

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

時農產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斲桑

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

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

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

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從則相率欲鈔通

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

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

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之費其後既

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

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濡脂之利而不顧

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

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卽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墻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咷。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汙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遑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鄭李二公疏 卷之三 于露堂

望風應援。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食污成風。恬不爲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謫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餓殍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賈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盡。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秕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于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閑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賁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驚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復輒

卷之一

鄭李二公疏 卷之四 于露堂

今賄賂馬戶食田則在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從胡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慮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韃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覓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妄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豈肯其本土違去鄉上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第堂
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卽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官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漢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錢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士遑天意怨謫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眚反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

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第堂
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關則取用之簡拔賢才中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勵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

道立而奸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齋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千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滴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則降出十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欵料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修省實政

七

平露堂

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疑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修省實政

八

平露堂

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陛下益其殆非國家之利也

李忠文奏疏

疏

李時勉

便民事疏

卷之十一 公疏

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疏

九

十

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諂善於趨媚者反夸清職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贖稽延怠政廢職者請卽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勤得出罪生所考之官又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實罷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之便又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州縣秋糧每歲運

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河間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役使給其家又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

論政治疏

卷之十一 公疏

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大德臣身居草野心在朝廷方臥病床帷忽聞大駕有沙漠之征恨不面陳利害未幾又聞被留之報臣捐心痛哭而不能止既而皇上卽位詔下人始惟忻踴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者付之無可奈何未來之治伏望陛下殷慎以制之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唐當開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心則後來安有夷狄之禍惟陛下鑒前古之失究方今之弊留心政務加意武備以安中國以禦四夷則不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公疏

十

十

幸甚所有可言之事略舉一二以聞一備邊之道在選將練兵二者而已選將在通兵法將不知兵法雖使日練精兵亦無所用臣見今武臣子弟襲職惟走馬跳溝射箭而已京師無賴之徒多買快馬教習以規厚利就使試中問以兵法皆不能對故武臣子弟宜先令熟武經七書使知兵法者教之及至通曉令教場演武軍官既試以走馬射箭走陣之法又出題問以圍營列陣破敵攻守之事中有能鋪陳應對者卽知兵法者也可以擇而用之昔人學劍者以劍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露堂

一人敵不足學去學萬人敵今走馬射箭王所謂一人敵也兵法則萬人敵也夫爲將固當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審日時之利日時之利在用奇門蓋奇門乃黃帝戰蚩尤時所立法也專於行兵用之古之爲將未有不用此者乞擇武臣子弟年少聰明者俾學習之既知兵法又諳此術則用兵之際必多取勝也一臣聞蹈危難而殞身者人臣之至行以美名而得謚者朝廷之大恩然如宋信國公文天祥之孤忠大節而尚無謚將作監丞歐陽珣之死于使事亦無謚

元信豐尹李廉率衆保障縣境與其子先後俱死於賊至今俱無謚誠爲缺典今文武從臣扈駕北征必有橫羅兵戈仗節死義者多俱宜撫恤孤嫠優給其家其有應謚贈祭弔者令禮官稽考加之恩典以勸方來一旁求俊義固國家之盛典簡命大臣尤國家之重務此諸葛武侯所以拳拳以親賢臣遠小人爲其君告也夫賢臣日親則可以致治治之興隆小人日遠則可以免綱紀之頹廢此萬世之勸戒也陛下嗣位之初宜擇正直大臣有德望冠于當時者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中露堂

爲輔弼使朝夕納誨于前其于庶位亦以求賢能練達之才而用之以幹理庶務則政治興而萬事理矣曩者在朝用人多有出于閭閻之口是以用之多不得其人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至於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用之此誠王政之大端不可以不慎者也夫以將帥之選既得其人在廷在外又得正直有爲之才若用之以撫中國則恩澤流而人民安用之以馭夷狄則干戈振而邊患息然後特遣使祗迎大駕還於中土有日矣唐史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惟其時矣臣年老日薄西山不能負弓矢以任勞
力姑述所聞以進惟賜裁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



鄒季公疏

卷之十一

千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二

華亭 徐孚遠題公 陳子龍卧子 還輯

宋濂壁尚木 顧開雍偉南

無錫楊世愈爾韓泰開

王忠肅公奏疏

疏

王 朝

邊情事

無輯南廣貉獠

訪得兩廣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一向安妥後因黃
蕭養之徒作耗在於有司者不設法處置惟務安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無輯南廣貉獠

平露堂

兵敗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
及至戰艦抵岸瑩賊寇城又各畏縮推避略無禦寇
之謀相顧惶惶莫效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
為墟劫掠其資財繫累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
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
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
撫於賊發之後故也本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又到廣
西見彼處二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猪然猶曰獠人獠
人曰矜人曰獠人皆獠悍標疾之名曰溪曰寨曰

日臨威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
守不過依山傍險為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
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
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
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皆緣將臣所司不
得其人德不足以緩懷威不足以攝服甚至欺其遠
方無告拮据殘忍使不得安其身謂其蠢爾無知生
惻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況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二 無輯南廣貉獠 平露堂

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致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
報復私讐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
民日見凋弊殺傷殘患不能聊生上賴神謀廟筮其
首惡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党未除以致猶厓聖慮
命臣等前去撫勦除差人四散招撫耆老童老人等
總兵官會同土官土兵前來申以朝廷恩威之重
諭以善惡禍福之由彼皆稽顙俯伏歎忻鼓舞詩自
遷改禮待而歸及各處諸獠人等所在眾多不能一
一招撫亦皆轉相告戒臣又密切訪得彼皆自謂

朝廷見差大官人每招我今後不要出去作反各歸鄉崗生理且臣始到兩廣之時查得賊尚有三四起自九月以後少有報到聲息間有一一亦皆鼠竊狗偷今亦散去此皆陛下神威遠著聖化旁行遂致蠻夷之國感恩思報回邪之党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始終不出有候朝廷久遠之計蓋彼坐野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可保又安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又必難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冒瀆宸聰伏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便宜五事疏 四川事
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為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即便難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遠境平寧軍民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皇明經世編 四川事
其三四川所屬吏典自洪武至今多不給由在鄉起減詞訟把持官府良民受害若立限許令自首免罪其不自首者事發之日皆發附近衛所充軍屯田里老人等隱匿者各治以罪則訟息民安政清事理其四川諸府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爭訟多而禮讓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其四川會州衛開設銀場布政司歲運糧八千餘石供給軍夫往復數千里若以四川三司及所屬衙門所開

罪囚除文職官吏犯贓及真犯死罪外其餘皆依陝西囚人納米贖罪例日備糧米往彼納足候運碑例發遣則民省轉輸官足供給

周文襄公集

疏

周忱

起減詞訟疏

伏讀洪武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壁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下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誅賄賂者有罰果有克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

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詞騰涌一則圖賴人民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登動官府跨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竊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罷站納米運磚又復逃潛變易姓名起減詞訟臣請除反叛重事外餘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戢訟得清

鹽課事疏

松江鹽課

華亭上海二縣灶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課責不已前撫不敷灶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

二百只給與負鹽灶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助煎辦除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灶丁惟鹵丁請練煎鹽然貧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贍鹽官用洪武初雖給耕種俱起科納糧今二縣灶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灶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速運銀以所節省耗米于各場收貯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備煎逃戶頗鹽其遠鄉灶戶所貼柴鹵錢米亦于倉國收貯明白支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納之際巧生事端百計蝕削以致灶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內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用應當若有仍前刻民者遠問革役丁力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于官則在于私所以連年不完者蓋由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放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誣平民者賞罰不明人懷幸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

州嘉定三縣點巡行止服象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
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
究經過河路罪及縱容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
心而兇惡漸可絕矣

松江鹽課疏

鹽課

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通負
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
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引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
有定數今以數年通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
聖明經世編
將通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
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

折收本色疏

備荒

應天鎮江太平寧國諸府舊有石臼等湖其中港溝
淤辦魚課其外平圩淺灘聽民牧收孳畜採掘菱藕
不得耕種是以每遇山溪泛漲水有所洩不爲民患
近者富豪之家築成圩田排過湖水每遇水漲患即
及民宜悉平之又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
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于各倉收貯伏青黃不接

之際出糶于民以所得銀物上納京庫則官稅不損
民亦得濟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蘇松戶口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崇情薄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
其業蓋情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
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
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
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皇明經世編
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
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
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
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携幼競逐
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連年窳惰未盡復其原額
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
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具徭役室廬食用之乏
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
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恭

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遁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如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于轉徙天下之民由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由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怵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匿二曰豪匠月合三曰鄉居浮蕩四曰軍匠索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匿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曰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根差比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爲豪匠月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屋或開張舖店日作義男女將代與領牌上

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月令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鄉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開臨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日給隣境文引及河泊白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皇明經世編

脫免粮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匠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无軍千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序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允軍者不過數名今者與街

寒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具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耕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東。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訓。伍固有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粮差。負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子孫堂

所不行。鄉村之議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容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其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為行童。年記強壯者。稱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令作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耕闢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徧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輒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粮。則挾他名。而詭報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記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畝。詎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騷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子孫堂

子孫堂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于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宜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騫之才溫陋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許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蘇州府志

平露堂

忱事出激切不覺醜緩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甚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蘇州府志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三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書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備南

徐繼高孝若參閣

張中丞奏疏

疏 張 純

復仇疏 上本討事

一迎復 聖駕竊謂蜂蟻尚有君臣豺狼猶知報木
况將相大臣坐享朝廷之爵位詎忍 聖駕蒙塵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三 上本討事 一 平露堂

虜而不思迎復之計乎乞命在廷文武群臣朝夕計
議何人可以為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畧何策可以迎
還 聖駕何術可以報復讐耻務在精思遠慮一舉
萬全如此不惟可以報君父之思亦可以奠安宗社
矣一開廣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
氣也元氣行則陰陽順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
聞廣而庶政理今朝廷雖有言路之官而無敢言之
士者蓋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以此人皆銷口結舌其
為抱禁之蟬立仗之馬邇者夷虜犯邊上皇親視

在朝群臣悉皆切諫奈為小人所沮致勞萬乘之尊
爵滯虜廷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屏除小人進用
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如此則下
情得以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嘆矣一分兵耀武切
照南京應天濬陽石等衛官軍俱赴大教場新江口
操備限以大江阻以風濤有連日不能往復者有連
舟覆於風波者又且江井地方徒設各衛之名而無
操軍之實乞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口操備
官軍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揮一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三 上本討事 二 平露堂

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江南江
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姦宄消弭矣一考察
文官切惟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不才者惟貪已
之富貴不顧民之疾苦間有廉以律身公以謹事者
因無激勵之典視彼貪墨之徒安享富貴又則亦不
免為私欲牽制而日習為汙下矣乞命廉能公正御
史給事中分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將司府
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彼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
民心者存留管事開具上聞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

貪酷不才，罷軟無爲者，黜退爲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而有德者，愈有所勸，貪而不良者，皆知所懲矣。一、激勵武職，切惟士卒爲國家之爪牙，爲軍職者，當熱之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衛內，敵愾而禦侮。奈何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大肆肥己貪暴之心，或侵欺其月糧，或科斂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平管貪酷不才，剝削小軍，起蓋房屋，置買莊田者，或體訪得出，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各倉軍士，退回教場練操，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食點相應民人，克富斗級收支糧米，如此則奸弊自然消弭，輪納自然便道。一、彈除盜賊，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剝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寤於衣食，不得已而爲盜。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詳察，激勵其文武官有能守已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人者，文職爲民武職克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于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如此則盜息而人安矣。一、拔擢賢臣，切見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爲事克軍擺站者，有降用爲民者，益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浮歷年歲，熟於治體，今後除曾犯人命，罪私外，其一應爲事克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譽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滋事不猶愈于用初學之士。如此則國家得老成爲用矣。一、選任風憲，切惟近年以來，內外風憲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或奸狡諂諂，或紙然畏縮，或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尚何望其激濁揚清，絕惡糾繆哉。乞將御史如前項不懈盡行沙汰，出爲別

官所有缺員於進士監生內選除務得才學克士
端行潔者俾任是官如此則敗法亂紀者去矣一旁
求豪傑切惟三辰不軌選士爲相四夷不貢拔卒爲
將又何以拘拘於資級也哉符成湯泉伊尹於有
莘之野高宗舉傅說于版築之間文王舉太公於渭
水之濱是以賢才輩出天下治安乞令內外大小文
武官員各舉所知或經明行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
謀勇敢而諳曉兵畧者有司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
量授官職如此則韜光聯跡者出矣一增祿養廉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土木討事 五 平露堂

端難以致舉乞別選公正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
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可以輪班漕運如此則軍
士少得休息糧米不致虛費矣一練將訓兵臣聞欲
保治平之業者莫先于練將欲清外侮之心者無過
于訓兵切見近年以來在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員
惟務剝削軍士聚斂財物豈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
乞每都司衛所冬選有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
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嚴肅兵政修舉如此則朝廷
有所依賴海宇可以無虞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疏

土木討事 六

平露堂

劉黃門奏疏

疏

劉域

復讐疏

即今北虜雖已漸退然上皇未返大轡未復而南
方福建廣東四川寇盜未息陛下正當宵旰不遑
寢食更張萬事以新中興之治臣竊觀歷代政治陵
夷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何則古晉帝王之政全體皆
善無得而議下如漢唐宋其創業垂統大槩稍正而
不能無缺畧及其久也不能無廢墜流弊然亦惟大

賢君子知幾微之士能知之能言之從而補其缺
畧舉其廢舉較其流弊我國家法度致治最爲詳密
然數十年來政壞弊積夫以法度爲治固不可以善
治今併法度而亡之是以貴賤相欺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用大困天象屢譴變告早蝗災害薦臻去年黃
河漲今年海水枯此雖庸夫俗士俱得非議時政不
必大賢君子知幾微之士而後能知之能言之也
臣聞古之聖君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惟恐一言之
不入乎耳者無他蓋欲盡聞天下之善盡知天下之
皇明經世編

張劉二公疏

卷之二

平鑑堂

頃盡通天下之故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一民一物一
利一害罔不周悉夫然後能興至理以享太平之業
而收雍熙之效也臣奉廟言識謹將特務條陳一
政莫先於得人然得人必自大臣始今在京各衙門
惟文淵閣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乃朝廷樞機所關苟
非其人則曠位妨政而欲天下平治難矣臣願陛
下慎選賢才以克厥位選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
曰才所謂德者剛健無私忠貞自守非碌碌庸庸無
毀無譽而已所謂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賢才非包藏

隱惡持祿保位而已所謂才者奮發有爲應變無窮
非小慧辯捷圓熟案牘而已備此三者然後可勝股
肱之任至于在內百寮與在外司府州縣之職其責
又在吏部方今用人惟進士監生二途進士銓授固
有定額至如監生之除全由吏部即欲辨其孰賢孰
不肖雖聖人難之故必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
然後賢否可知今則不然考課之法不過紀歲月循
資格而已自非干犯于上師譴有罪終身不被黜陟
人亦何苦而爲善何懼而不爲惡何苦而爲廉何懼
皇明經世編

張劉二公疏

卷之二

平鑑堂

而不爲貪哉爲今之計乞分遣公正御史巡行天下
會同巡撫等官考察府州縣官之庸奸貪黷者黜
有差以慰民心一有天下者雖不可以窮兵而黷武
亦不可以休兵而偃武也我朝祖宗之於兵養之
也厚練之也精律之也嚴是以當時戰勝攻取無敵
于天下近數十年典兵官員銳銳役正衛又私役餘
丁甚至計取月錢糧不全支是致軍士救飢寒之不
暇尚何操習訓練之務哉正如公侯伯都督指揮等
官但知家室之費金帛之積輕裘肥馬之是尚兵機

「軍策之固知一旦有警令總率三軍幾何而不至于
去歸誤國也臣願陛下革積習之弊役祖宗之
制且精選敢死士五千人別紀其名與之約其爵賞
頒錄後嗣以作興其志使人持長刀各堅盛甲選驍
將領之別爲一營專任前鋒凡與賊戰先令攻以火
躍因賊少却我急麾敢死士迎戰而前以身鎗馬首
橫斫馬足踣離閑於矛矢然迫近則不得發於是大
軍乘而攻之則戰無不捷虜不難勝而上皇車駕
不旋軫可復矣一民惟邦本故人君於民不可不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孫劉二公疏 主未封事 九 平露堂

而天下悅服賞罰信則行之果而天下不疑國家十
餘年以苟且姑息爲政所賞者未必皆善所罰者未
必皆惡此所以不足示勸懲而事功不立政令不行
人主之大權幾乎息焉臣願陛下總攬乾剛一賞
一罰必明必信則威德誕布而天下信服矣一寬抑
不理亂之階也答秦以無道絕天下而人不忍其憤
故陳吳劉項起而因以覆秦今者遐方窮陬之人紛
然赴愬京師者日數十百人而天子之都士師之庭
獄訟如郡邑如此則天下之冤抑不得伸者固可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孫劉二公疏 主未封事 十 平露堂

保恤之也然恤民之道當先用窮盜困窮之民田多
者不過十餘畝少者或六七畝或二三畝或無田而
佃佃於人卓無水旱之厄所獲亦不能充數月之食
况復旱澇乘之欲無飢寒胡可得乎及賦稅之出方
役之征區長里正往往避強凌弱而豪宗右室每縱
吞噬貪官汙吏復肆侵虐雖屢屢明詔然富民沾恩
者多貧民蒙恩者少宜令各處巡撫等官覘督有司
官吏勤加撫恤抑遏富豪務使小民均蒙實惠一賞
罰人主之大權而必貴乎明信焉賞罰明則行之當

一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自皆以修身爲本。今四海之人，何肯億萬其心，惟陛下綏之而使之來，好惡億萬其情，惟陛下勸之而使之和。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當則天下從之，未善行之，未當則天下違之。陛下以一身而繫萬民也，陛下剛大厲，登大寶，而仿參天地，惟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變化交通，而萬物育，不能達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乖戾閉塞，而萬物索。是陛下以一身而繫萬化也。古之帝王，自修身齊家治國，以至于平天下，又自至誠盡性，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土木訓事

平寧堂

至于盡人物之性，而乘天地贊化育，其功用於此至矣。然溯其源實自窮理始。蓋理窮則所見者明，而天下之萬事萬物舉不足以疑其心，所見者遠，而天下之近功小利舉不足以塞其量。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明允追也。臣願陛下法古帝王，以窮理爲修身盡性之要，以修身盡性爲治平參贊之本。數御經筵，務博名儒，相與討論，以資至治究性命道德之微於六經，稽古今事變之迹于諸史，則聖學日新，舉而措之政事，將見生民遂而四海寧，天

地位而萬物育，而陛下之功業可與古哲帝王齊驅並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卷之二

公疏

土木訓事

平寧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選輯

王之翰子大參閱

孫司馬奏議

疏

孫原貞

大成

臣聞濟水微子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之自微自責如此誠宜彌天變之

皇明經世編

孫司馬奏議

卷之一

千言堂

災遂民生之福也先因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今歲春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陛下發成湯自責之詔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羣臣各以致災之由彌變之道愚臣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謂咎徵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孚上下而陰謀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上體宸衷祇畏天戒此臣所以深思熟慮仰答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願惟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與上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民只正供

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犯違之虜未實冗食之兵未沐屯墜之田未盡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馬未免追賸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于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改作必有非議之者臣願陛下日御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

皇明經世編

孫司馬奏議

二

千言堂

良規恭祖宗之成法以爲今日之經制臨機獨斷務在必行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今將所論事件開坐謹題請 旨 一論虜寇北夷之俗孳牧駝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醢食其肉衣其毛輩造弓矢刀鋌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鬪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濂去汚俗還變浮風其遺類遁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興和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瓦

此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屬。彼此疑畏。各先逃。是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元良哈之衆。俱爲瓦剌所併。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繼慕義。遣使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是蓋視我虛實。擊中國且養兵休士。畧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之大患也。况虜勢方張。督振西戎。威驚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得志之味。雖衛青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恩。殺之有法。謹烽火。置器械。固守邊疆。且間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費。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夫如絕絃。運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必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復伏兵。忽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伏於要害。充國之具也。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庶

無失也。一論冗兵。犬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于赤壁。謝玄破苻堅于淝水。李靖于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少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惟京師根本之地。宜聚重兵。以備制四方。然以前代及我朝。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國馬。服匠鑄并續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爲不多。而欲府庫充倉廩實。豈不難哉。乞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一論贖官。切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千戶。鎮撫。或承襲先靖內難。或宣德正統以至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以官。因諸處衛所官無缺。員既不如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挑役。食六品至三品之祿。充一卒之用。養之徒廩。用之實輕。在京錢糧供給艱難。亦非所以貴貴而勸有功也。乞敕兵部。回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學及驍

易於三數存留。雖管轄修然照依舊制。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郡。司中郎留守司直隸諸所。見今來京糧備軍內精選充役。就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衙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亦以人自軍儲自後。候倉儲充實。漸減漕運。減一分軍民自一分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國常足矣。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參政。疏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計二十餘萬。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往近黃河湖濬浦一帶之鄉。後河淺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通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起食恐其饑寒相聚爲盜。聞朝廷遣官賑恤。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民。始因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化。食地利而不輸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任他郡而不從約束。累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撲究。莫之如何。況今彈劾所歸。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定堂

海歸心。獨此輩特恩玩法。梗化若此。然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煽禍。其間事流百姓。故宜防之。於未然。候年穀豐登。乞敕遣近臣。先往此幾處。著洛司府州縣各委官沿村逐戶採訪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則法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唐于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疋。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百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疋。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而弱馬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定堂

其養馬一人不啻十疋。又有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牧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佐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舊。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疋。先係順天人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創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置設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革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再增幸甚。一論權幸。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達之共工。不得不流。方命圯族之鯀。不得不殛。况後世之臣。豈無共鯀其人哉。我太祖皇帝時。置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長爲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構禍。繼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胡惟庸爲左丞相。得幸。結構羣小。貪祿爲茂。後先敗露。相繼誅夷。詔罷中書。以抑權幸。太宗皇帝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併誅。其黨復繕其家。榜示天下。番戒後世。太上皇帝信任王振。得幸。專權擅作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懼。正直氣沮。莫敢言其非。邪佞朋儕。惟欲附其勢。同列應對。或至屈膝。臣僚參謁。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矜。不知用將在謀。用兵有法。輕視虜寇。意圖要功。強萬乘之尊。權數十萬之衆。雖智由天錫。然目未見敵。身未經戰。且情懷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廟筭。以授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主謀。諸軍不知將令。乃欲破虜。勦敵。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之煥。軍非不精。馬非不良。兵甲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主。爲戎狄所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姦謀國者。此雖其自取殺身赤族之誅。虜且乘勢入關。犯京都。驚陵寢。賴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虜雖遁去。尤恐上皇乘輿播越沙漠。困處穹廬。因知聖情靡寧。願以君道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尊聲色不勤，彼雖殊俗，莫不瞻感敬服，終執臣禮。陛下遣使省問，復諭虜以恭迎。上皇恩意有加，義以貢之，誠以勤之，慮方悔罪款塞，奉送。上皇法駕還京。陛下得以解錫原之憂，中國臣民得以解不共戴天之仇，實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鑒戒昭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尤宜慎之，於未然伏願陛下親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之臣，延英俊之士，訪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廣上智。忠佞自見，誠僞莫逃，然必總攬威權，自奮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善日進，內外官皆正人，而權幸者自遠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平寇堂

邊務條奏

英宗後繼之後，公撫而浙，恐其虛，故此疏具於前。切見去歲日本國王差使臣來朝，人伴動計千數，來到浙江，肆為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劫爵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遼海，港汊得知水道，今雖回還，其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恐倭賊或至，犯遼緣比先沿海各衛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艤官

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少。正統二年，革散水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汊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有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來點閱，隨即赴船聽點，其遠去者，雇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內有朽爛遺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饑，難便補造，其水寨卒難復設，若不設法，預為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失措。臣同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浙江都布按三司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食事黃泉巡海一年將滿，該督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准題，乞敕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叅政體，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政整肅，緣係處置備倭事宜，開坐謹題。請旨。一體訪備，倭拍揮千百戶中有智勇遇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管原船按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領軍勦賊一將，沿海各衛所官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弓弩槍叉牌銃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者，每船十四五人，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

平寇堂

二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旗軍照名換先過船。當先勦賊。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丁駕使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船內繩纜蓬櫓等項器具俱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隻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四百料以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退避。迅捷不便捷。得沿海魚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使便捷。速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機得用。行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勘居民并魚戶船隻。每縣定與字號編定總小甲。為憑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火銃。並船大小。每船或十數人或二十餘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船四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鈐束不許生事。一訪得邇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麂等海濤停泊。取糴合着魚船伏兵先去。此幾處捕魚為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失攻。則賊或擒矣。其魚戶稍水人等有功一體具奏陞賞。一如所選船五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方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某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某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一整點器械。旗幟全鼓。猛甲刀鎗弓弩又牌銃砲等項。逐一考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一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軍務要督率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譖某衛所與其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委失機。一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拾取石塊預備應用。一各船整備小克鐘三五百箇。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鐘多半用汗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皆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鐘裝盛石灰于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一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上着人用以勦賊。一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守二名。所守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舵者得照比先永樂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聞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於正支月糧外又增五
斗自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糧亦俱
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
器具不整臨期誤用乞敕該部照舊增支以勵勤勞
一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退船見數以憑論功高下
定給尤賞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學問為大業

十三 平定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五

亭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聞外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雅傳南
董 會逢吉參閱

周學士奏疏

疏

周叙

復仇疏 土木封事

臣幸生逢 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
事臣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擗瀝寢食不寧又無才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土木封事 平露堂

智能可以赴難復讐恨不即自殞絕謹竭愚忠有可
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默不言恭惟邸王殿下
承 聖母皇太后分爲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
一人之身也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 殿下
輔 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艱大雖
於聖王之時野屬伏立之從常如冕
日日望 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巨測時
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
此深謀熟慮之乎蓋 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
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群臣如越王之臥

薪嘗膽以報吳讐即使智若獻謀勇者効力必盡殲
虜寇而已爲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甲詞重脣暫爲
若父屈論以替時通好恩待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興
兵構怨遂失南北之歡若能即返 聖駕則結好和
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
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
者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慎
防邊疆防其再舉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
訓甲練兵分遣良將荷槍策穴擊其虜酋以伸萬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土木封事 平露堂
之情未爲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己惟陳芻蕘之言
條列于後伏乞鑒納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子明
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
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咎運哲允勵平
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王之明權
移于下致茲禍敗 殿下睿覽天賦至剛至明如斷
馬順之事中外震情稱快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
二日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
之可爲鑒戒伏望 殿下延問群臣開閣置書吏還

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軍士必設法招募。時鼓動以來之勤訓練。恤飢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幾可底成功。日夕與大臣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于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願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恥冒進。成風。其間卓然守冰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勵之。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畱之。不堪者遷調之。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五曰安民心。大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至生變。處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

皇明經世編

尚吳二公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經文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從。乞令左右大臣。選擇賢才。庶守令得人。事妥足安。六曰廣言路。在筭帝舜大聖。詢於芻蕘。好問好察。故治底無爲。人樂熙皞。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諫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奸。擅政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七曰復面奏。伏見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商權政務。盡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群臣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以致今日之禍。恭惟殿下監國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或令輔弼大臣隔日隨從于皇太后簾前。奏決大事。以權一事之宜。庶國事

皇明經世編

尚吳二公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有歸中外有賴。八日修庶政。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
非當理。但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
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
本。嚴賞罰。以算賢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
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餽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
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賞賂。
以潔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
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棚腹裏軍馬。
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領政大臣。逐一詳審。條列
施行。則內修外攘。大體可復。邦國莫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未事 五

平露堂

吳學士奏疏

疏

邊務疏

土木糾事

吳節

當其未此利之時也。先使不虞有言。發於城等
人君貢天下之大任。必令天下之衆謀而後能成。莫
大之功。建不世之業。從古以來。未有不謀而成者也。
往者人監上。限以崇歸。太平爲名。遣小人陳友等招
致非虜。連年進馬。因此探知中。得虛實。遠來寇邊。振
素不習邊務。又不納群言。輕舉興遠。出以挑誘。發

通者。猾虜又假以送。駕爲田深。開關。直低京師。
諸將大臣。既不能出奇効力。遠來疲弊之寇。又不
能料探設伏。以逆其歸路。致令一夕遁去。坐失事機。
一至于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曾趙宋以一隅之
地。尚能與虜周旋。況我國家萬方一統。金湯完固。軍
旅衆多。謀臣猛將如林。而不能得志。翫虜者千。然欲
得志。亦在乎經營籌畫之審而已矣。伏惟 陛下會
合衆謀。審而行之。邇乾剛之斷。鑒委辦之失。則建中
時。赫赫之功。端在斯時矣。謹陳邊務十事。一曰明賞
賞貴重。罰貴嚴。賞重則人勸。功罰嚴則人致命。近者
違賊臨城。總兵官石亨等。建大營于城外。各門之兵。
俱受節制。又定與賞罰之令。亦重且專矣。而亨等惟
事姑息。軍士有私自逃回而不知者。有臨陣退走而
不問者。有此軍進戰而彼軍不收者。此皆法所難容。
而亨始終不戮一人。以徇臣恐設有逆虜復至。則人
以退逃爲幸。其誰與爲戰。乞申命亨等。自今凡若此
者。即斬以徇。則號令嚴明。兵陣整肅。雖赴水火。無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未事 六

平露堂

如志矣。二曰料虜情。夫虜虜自鷄兒嶺得志以來。輕視中國。及叛人喜寧導之深入。於是越關而來。直抵都城。後雖遁去。然聞其黨尚藏易州涿水諸山中。遣人四出劫掠。此必欲據保定一路。以爲賊藪。又倚紫荆關近可爲走路。其所以四出劫掠者。蓋欲誘我逐兵。分散其勢。而取勝也。乞命楊洪孫鏗范廣諸將。勿貪小利。勿急近功。務探虜情。或與對壘。相持。或夜却其營。或設伏以邀其歸路。使其匹馬隻輪無返。則兵威振而虜虜不敢復睥睨金湯之固矣。三曰定遠謀。

皇明經世編

周吳二公疏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夫虜虜也。先深入中國。其精銳必與偕來。聞其老營尚在此間。羊猶兒莊。二虜脫脫不花王子往來其中。乞令楊俊仍往宣府將兵。蓋以附近諸衛之兵。潛遣人偵候其虛實。日夜併走其虜營。擒其王子來獻京師。則賊必駭散。而大業有光矣。四曰耀兵威。今之將臣。賊至則設兵衛。賊去則令老弱守之。臣愚以爲敵在近畿。不可頃刻怠忽。宜於城內設木馬。令軍餘習學。超距城外。令軍士披甲執弓。間列旗幟。日遣御史等官巡視。或虜人探聽見城上旗幟精明。士卒圍繞足

以折其邪心。不取輕躁京都之地矣。五曰謹和議。夫和議所以通好也。平時兩國往來。未始不可方今之際。切切不可妄議。夫城下之盟。小國所耻。執事伐宋。春秋所不恐言。彼趙宋偏安江左。秦檜王和猶爲古今切齒。況方今萬方順軌。虜雖陸梁。而吾城池疆場無缺。甲兵足用。人心親附。勤王之師日集。奚急于和哉。今使虜使再至。止可給以貲賜。勿遣人酬答。俟諸將功業就緒。然後遣人以正誼責之。感迎上皇。有日也。至若大將軍體貌尊嚴。不宜與虜使狎。自今乞勿

皇明經世編

周吳二公疏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令石亨陪宴。則虜使畏其威名。折衝消患之效。庶乎有在矣。六曰勤政務。祖宗自開國以來。設午朝。引諸近臣商榷政務。況今國家多難之餘。尤宜切切咨詢治道。復午朝之典。仍引近臣於便殿。與之計議。用人得失。戰陳利鈍。生民休戚。及古人成法之可行於今者。則君臣一體政務。罔不周知。大綱舉而萬目張矣。七曰固根本。夫京師國家根本之地。頃以虜寇內侵。近臣中多有以遷都回南爲言者。至今其議未息。夫以盤庚平時遷朕。尚不免訛言。况危急之秋。而可

輕于動提人心者乎。此其不可也明矣。八日設
饗。天壽山守衛官軍多調往各處守關。致令達賊劫
掠雞犬皆空。家屬逃竄。若夷虜復來。輕剪松栢。蹂踐
輦路。則萬世之下。何以自支。宜命大臣招集舊兵。益
以鎮守之兵。深溝高壘。以防寇盜。則皇靈安慰。而
福祿無窮矣。九日安民心。今昌平至保定一路。被賊
殺掠。軍民逃匿。無以自存。近者諸將漸有擒殺達賊。
取還人口。所得牛畜。悉送京師。宜令被掠所在軍民
辯識。給與耕種。其無人識領者。悉付有司饒養。俾有
皇明經世編

周吳二公軌

卷之一 未繫 九 平露堂

所籍以給春耕。又聞河間以南。人民妄傳虜至。避竄
未已。乞榜示諸將。殺退胡虜功蹟。以安衆心。十日獲
賊土鷄兒嶺等處戰死武臣俱係忠勇之士。已蒙遣
人焚瘞。宜令所管頭目。於官錢內支買牲醴儀物。于
其家祭勞。明著恩意。撫其妻子。如此則生者懷。死
者有勞。遇有戰鬪。雖死無憾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六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李 雯舒章 周立勳勒卣

宋徵璧尚木參閱

王抑庵集

記

王 直

常州府重建黃田閘記

常州建閘

水之有閘所以時啓閉謹蓄泄通舟楫之去來實田
疇之灌漑其爲利大矣然唯仁民愛物之君子斯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抑庵集 常州建閘 一 平露堂

因其利而利之不然則怠情縱弛苟日前之安忽經
久之利其爲民病豈小哉予於黃田閘之重建而知
其用心之厚也常州江陰城北黃田港引江湖貫城
中而出於南門凡二十里會夏港之蔡涇以達于運
河實舟楫走集之地附郭良田數千頃皆賴其灌漑
港因湖之消長爲淺深長則溢消則涸溢則舟通而
足以溉田涸則田不得受利而舟膠且敗者有矣唐
長慶中李德裕觀察浙西始建閘於城北潮長卽啓
以行舟消卽閉以蓄水人賴其利歷歲滋久繕治不

絕日就頽毀自洪武丙午以來人失利也久矣湖之
爲郡縣者數十人莫有少憚於心者宣德中工部郎
中桂林莫侯愚被簡按來爲郡上賜璽書作典刑
除害侯詢知其事歎曰此亦利害之大者也今田利
漕舟皆賴此其可後乎然以始至不暇爲久之政通
民和卽具奏其事上命巡撫侍郎周忱經度之周
公廬陵人忠以奉國仁以惠民而侯與之協議重建
于舊址南五丈許以避水之衝念役重費殷不忍賦
於下公常廣儲蓄以備災度可支數十年欲稍發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抑庵集 常州建閘 二 平露堂

備米市村儼工一切不以煩民計其費以聞詔可
之乃命通判邵武張侯齡董其役然諸調度皆出周
公買石洞庭山礬琢而後致之凡用石工五十人木
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十人役夫二千五百人石四
萬五千尺木二萬一千一百根磚三十萬一千箇石
灰四千石鐵一萬一千斤食米二千九百石經始於
正統元年八月而以其年十月成卽是歲獲大稔舟
行無害耕夫揖從商人估客鼓舞而贊誦焉郡中父
老皆大喜曰茲閘之建吾郡襟抱嚴四風氣完復吾

民其承有利哉

御書記 仁宗御書

仁宗皇帝御書五十一字臣直之所寶也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今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黃淮前兵部尚書臣金忠皆兼領宮臣職輔導臣直爲翰林修撰亦忝侍近凡朝廷機密重務軍書表奏之達行在者必使預執筆焉臣直庸瑣朴愚奉事唯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仁宗御書三

平露堂

仁宗皇帝以爲可用不之棄湛恩厚澤往往及之此御書之所由來也其編修王直四字是年端午賜扇之所題謂爲編修者蓋誤也七月臣直以目疾不能朝上聞命製藥使臣士奇持以賜其賜王直等九字蓋上所封題者也時先臣伯貞知瓊州府年六十八矣臣直以爲老言於上上俾致事而歸其王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蓋批示吏部者八年冬太宗皇帝車駕還京師臣直仍領舊職有司以先王致事年不應律亦變易不行然仁宗皇帝恩德之

在臣父子者豈敢忘哉越二年癸巳臣直扈從太

宗皇帝來北京又三年丙申先臣亦以內艱起復請行在改知肇慶府未行以疾卒臣直奉樞南還過京師見上於文華殿語當時事及先臣之故上憐之命光祿寺給在途飲食之用既辭又命內臣持白金以賜其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亦上所封題者也於乎以臣之愚得親侍者僅二年而上寵賁之如此竊論之天之覆物其雨露之潤澤日月之照臨不間於大小貴賤無不被其榮者仁宗皇帝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仁宗御書四

平露堂

德知天此臣之所以蒙幸也自是而後臣直連丁內艱前後去朝廷者六七年及其再來適當龍飛之際於是蒙恩陞學士擢庶子方致身策鈍以品報而昂湖之駕舉矣臣直所以長號痛憶而不能已也於是以前所受宸翰裝類成卷寶而藏之以寄其遐思昔蘇軾爲王舉正記宋仁宗飛白書有云寶鳥號之弓者不若藏此筆今臣直亦云蓋上之精神恩澤所寓也嗚呼攀髯不可及矣瞻雲漢之昭回仰聖神之如在臣直其何以自盡哉唯當勉修臣職以不

辱大賜，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卷既完，謹書其所以受賜之故，庶覽者有考焉。

寧夏預備倉儲記 寧夏倉儲

寧夏西陲重鎮，負山而阻河，外制夷狄，內固關隴，古所謂用武之地也。國朝既設寧夏五衛，及靈州千戶，所以發內地官軍數萬騎，訓練以重威，且命太監來公作鎮于此，而都督史公某，佩征西將軍印，總是師都督，丁公某為參將，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公濂，贊理其軍事，諸公負文武之才，秉忠愛之心，政令肅然，小大和洽，邊塵不驚，烽火幾息，而安內攘外之功立矣。皇上至仁如天，遠邇一視，謂四方雖無虞，而據災恤患，不可以無備，乃詔中外擇賢臣，發府庫之財，以益倉廩之粟，俾或遇凶歲，貧者可以不饑，而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任官者，當旌其義，復其家。寧夏之儲，則專以委金公。金公既受命，夙夜圖議，以求稱上意，而來公史公丁公，又皆與之協力一心，慎選寧夏諸衛指揮而下，廉公有為者，得王輔等人分理其事，以陝西都指揮同知張泰董之。按察僉事許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抑庵集

五 平露堂

淮，伐材為倉，屋二十六所，出官府貨賫糧糧貯其中。金公又申天子恤下之仁，與睦義之令，誕告於有衆，於是諸衛所之士，及王府之屬，與其地之富民茅貴等，皆感激奮起，曰：吾侪生於斯，長於斯，而遭遇聖明，四夷賓貢，無戰伐之勞，恭徵橫賦之擾，得安私樂業，而有餘積者，皆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以養人為務，慮有水旱之災，而豫為之防，唐堯殷湯之德，不過也。其可以負哉！即發所貯公之官，俾自為款，散共得糧六萬六千八百三十石有奇。又督寧夏河渠提舉司修治漢唐諸渠，及諸壩口，以溉田。木以根計，草以束計，總之為數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六十九，既成而右僉都御史盧公睿適來，又為之規畫處置，而功益大備。蓋始於正統五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竣事。于是寧夏之人，有當仰給于官者，皆大喜曰：上之愛我至矣。雖遇荒歉，吾不以饑死必矣。金公既還朝，問與于道，其事曰：往年西陲有不足，朝廷轉內郡之粟以給之，道途險遠，運者率費十而致一。今茅貴等所輸以饋運計之，其省費可知矣。廉何能得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抑庵集

六 平露堂

於人哉由 上爲于仁有以啓其好義之心焉耳既蒙旌褒給復矣然非記之金石則何以示久遠勸將來先生爲我記之俾刻焉予謂 上之仁諸公之惠與茅賈等之義皆不可不書若河梁之修殫力如此而思善繼永勿壞故不辭而爲書之若其人之姓名與其所輸之數及倉之所負則具載於碑陰

美靖遠伯王公功成詩序

文臣封伯

自開國以來功臣皆始於靖遠此文亦予嘗觀大古之命將皆文武之尤非特三代盛時爲然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柳庵集

文臣封伯七 平露堂

具傷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爲上及其論戰亦本于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文武異途輔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爲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識于用耶亦何其察

寥濶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爲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陞兵出塞千餘里襲虜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足累歲無定患文武之士莫不帖然服厥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上旣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皆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蹙人咸謂公無愧于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蓋風風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爲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若公之矣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而序者謂爲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 聖明在上知公之賢用公之薦是以有成功則是詩也雖爲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爲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于此有徵焉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十七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本

李 雯舒章

沈 泓臨秋參閣

楊文定公奏疏

奏

楊 溥

預備倉奏

豫野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占聖賢之君皆有預備

皇明經世編

楊文定公集

豫野

一 平露堂

之政我太祖高皇帝倦倦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欽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關

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郡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肌虛立簿籍販購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已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開闢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圯一遇水漲淤沒田禾及開渠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人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各處暫且停止候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違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放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証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前罪有司

仍將舊有貽情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

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

赦前亦免其罪卽令遐邇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

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開墾應修去處亦令有

司開奏處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

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

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

兩平支權發粟儲以備荒免致緊急倉惶失措年終

將所報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內令開報境內四

皇明經世編

揚陳一公集

三

平露堂

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

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

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

無損壞修理實蹟片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

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開不

理或所奏扶回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

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滯之虞

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

陳芳洲文集

詔

立東官詔

立東官

陳循

皇太后詔天下通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

禍速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征正其罪以安國家

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

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口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

宮仍命鄭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

若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

皇明經世編

揚陳一公集

四

平露堂

撫安軍民詔

詔曰朕以宗德嗣承大統仰惟祖宗創業之艱宵

旰餐憂國治理重以大兄太上皇帝鑒典未復

痛恨日深方語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

來請迎復者屢皆許太上皇帝詔立謂若重遣金

帛以來虜必款送還京朝廷固疑其詐而於理難

辭拒悉勉從之奈何其計愈行而誰愈焉乃十月十

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語和爲詞朕遣

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大兄鑒典所在遂焚書

斬使、擗六師、擄之、斬獲其類無算、處衆大潰、來夜奔遁、伶尊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搜獲、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遠近、聞開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宰爾生、永彰敘伐之功、共衆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勅諭

勅諭北平章院使

貢夷

皇帝勅諭北平章院使、來并大小頭目、朝廷自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貢夷

五

千露堂

我祖宗以來、至於今日、恭膺天命、主宰華夷、福

善禍淫、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

順之者、天必賜以平安、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

又天眷我朝、不待其用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

殄也、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王、僭號

曾不幾時、滅身在瞬息、豈非背逆朝廷者、天必降以

禍亂、而克惡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口暫時困窮、

終可以免危亡、豈非歸順朝廷者、天必賜以安全而

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六

千露堂

以敬願爲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福、故諭

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爾等宜體天心、一

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人讐殺、失上天好

節、盤費賞賜之物、卽足水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

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

良善自生乎、今使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則

賜給等馬、價銀幣表裏等物、及所奉討物件、一一付

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所未求糧盤費、驛馬、弓甲、一

節、盤費賞賜之物、卽足水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

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

條議疏 荐用文武大臣

自古大臣以道事君、不深于道、則必以人事君、況今

之急務、尤當爲朝廷得人、朝廷得人、莫先六卿、致仕

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年與臣等、自進士出身、歷御史

知府、至今宮臣、每見其行、已蒞官、操守慎密、至于難

進易退、不苟得患失、又皆不在人下、近日六卿之中、

擢用一二、誠當其選、若文淵者、宜召之至京、以備方

來之選、則六卿愈見得人、庶官何患無賢、且文淵甘

自引遐久矣。臣非爲文淵永再進欲爲六卿得人以及庶官故也。守居庸關副都御史羅通雖發身科目而曉暢軍事。非他人所及。竊謂京師猶腹心邊鄙猶手足其間固有輕重緩急朝廷以通爲能而妄以治兵必當就重違輕就急違緩若止令守一閤所用已小矣。臣亦非爲邇求遷秩欲京師訓練攻戰者得人故也。大同天城陽和宜府一帶邊城關石亨言一城得五百人以守虜雖衆不能破是邊城而不務戰尚矣。徒貯善戰兵將于務守之城堡何益。石亨楊洪及洪之子俊皆今之善戰者前日都人長切一聞洪父子兵來皆相與喜以其素有善戰之聲在人耳也。善戰而使之守舊善行者而使之坐豈不棄其所長乎。亨及洪父子又皆虜所畏懼而不敢攻大同宣府者也。與其虜畏懼我手足孰若畏懼我腹心臣亦非敢爲洪父子求進用欲虜畏懼京師如昔畏懼宣府等城而不敢攻故也。閤不可無守而守不必騎兵守閤不可無人而人不必要謀士。洪父子騎兵之將通善謀之士。况洪父子所領又皆慣戰之兵宜留在京使亨

皇明經世編

楊陳二公集

卷之七

平露堂

與洪通二人引置京軍之閒兼習歲餘京軍必可用矣。或今後代其父協守宣府亦可自甘用人或德或才未嘗求備而未備者聖賢之所戒也。四人者才德雖未必皆備隨大器使皆足有濟伏乞聖明齊乾剛之斷允臣所言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萬世國家之幸也。

皇明經世編

楊陳二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還輯

徐孚遠闇公

盛異進隣汝

蔡 縱季直參閱

王靖遠忠毅侯奏疏

疏

請陝西兵分班赴京疏

陝西班軍

王 驥

昨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曹敏等奏所屬衛所路當
衝要軍士差遣者多見在者少欲盡留兩班赴京操
皇明經世編

王靖遠疏

陝西班軍 一 平露堂

備官軍五千九百六十人守備有旨令臣同成國公
朱勇計議臣等以爲陝西去京路遠官軍半年一更
往復奔馳不得休息宜將操備之數分作三班更代
則一班之人在京常有二班在衛守備彼此不失庶
幾兩便

請選擇衛所官員疏

衛所官員

鎮守山西都督僉事李謙言欲嚴飭武備莫若委任
得人則事無不舉成國公朱勇亦言比者各都司衛
所俱缺老成能幹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經年離職不

思在任躬親撫卹整齊軍伍逃亡愈多虛費供億臣
詳勇等所言妄行各處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及總
兵鎮守官從公推選每都司衛所掌印官各一人及
選老成能幹佐貳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專一
整飭軍馬繕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較屯種稽考勘合
勾軍之人若有作弊即須究問軍器缺少則依洪武
永樂中舊例有司支給物料成造凡有調遣軍馬須
憑各委官員差調如軍士缺少器械不精臨期誤事
悉治其罪非有緊急重務不許輒差仍以選定官員
皇明經世編

王靖遠疏

陝西班軍 二 平露堂

職名徑自造冊回奏又天下衛所凡勾軍丁須憑兵
部勘合在外衛所則于都司填給直隸衛所皆兵部
編與拔用本部俱無稽考是以差去之人肆情延緩
軍伍久缺勘合無銷安將南北直隸衛所原發去勘
合并底簿拘回五軍都督府收掌各衛應取軍丁皆
赴府出給嚴限拘銷每至年終則所給勘合差去人
名造冊送部查理比較庶革舊弊

計處軍士疏

南京龍虎左豹韜右二衛調到軍士聞在營口衆月

雖不足養贖致逃匿者多請令襄城伯李隆審勘果有不能養贖者指正軍營家口在營仍留一丁協助生理其餘願還原籍者聽又廣西貴州二都司所轄衛所軍多逃亡勾軍官旗千五百餘人淹延在外有至二十年不還者都司亦不循例以戶丁補役致使部伍久虛調用不足比者貴州奏取廣西操備官軍有旨候逃故者勾補足用乃許發回謀欲移文總兵官蕭松山雲嚴督貴州廣西二都司屬衛勾軍官旗凡所勾軍士務欲完足有沒埋作弊者具實以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丁靖遠疏

平露堂

北虜疏

北虜阿魯台爲瓦剌所破其部落潰散外惧瓦剌內畏官軍不得已內附皇上棄其舊過大需仁恩賜以官爵給之土地及屋宇器用鞍馬牛羊等物雖三代聖王緩柔遠夷之道何以加此臣等竊觀此輩狼子野心強則侵犯邊境弱則垂首乞憐今其降者皆出賊亡之際困苦無依假名歸順心實不然若一察授之以官非惟官爵濫及而亦供億爲艱請自今以後非率部屬及攜家束縛者俱送遣江南衛所管束

以聽征調

京衛勾軍疏

京衛勾軍

在京衛所勾補軍士多無房屋居住及被官旗侵室乞勒行在工部相撥空地起蓋營房然亦不能濟日前之急差監察御史給事中各一員督五城兵馬丁原分定衛所地方將新到軍士暫于軍民等家借住給與月糧修整營房仍令原委官員不時巡視敢有私役科差者具奏問罪仍移文在外都司衛所一體存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靖遠疏

京衛勾軍

邊務五事疏

一陝西各衛操備官軍缺馬數多謀將布政司官庫收貯綿布平價買馬三千一百匹仍于在京操練馬內選摘四千匹送給官軍騎操其都督蔣貴所領官軍月久艱難定于在京官軍再選二千代回仍勒南北太僕寺選馬一萬五千匹給各營調習俟用一賞罰以示勸懲宏將甘肅折糧銀六千兩及布絹八千匹分委各總兵官掌之凡有功者量其輕重從公給賞其臨陣畏縮者即軍中斬之一爲事官各處立功

殺賊者限滿復職未嘗責其功效故玩愒歲月惟觀
滿限今議定功次獲三首級者贖其死罪獲二級者
贖其徒流罪俱令復職功倍者原衛掌事無功者死
罪終身徒流滿日雖復職仍于軍前哨備一操備官
軍衣鞋日久損敝貧乏無措請以陝西布政司及行
都司收貯大布人給二疋俾爲禦寒之具一近年荒
歉俾節邊儲軍士月支本色米五斗多係青利糧粗
糴贍不給餘折布疋米貴布賤不償所直謀支科者
加一斗其折大布者月一疋庶少裨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平虜方略疏

平虜方略

臣奉勅往甘肅集邊將圖上平虜方略今會總兵等
官鄧銘等謀兵貴合而能分若令兵于一處則賊求
或東或西我軍疲于奔命宜分兵四處各命將臣分
領守禦自莊浪西抵古浪城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
界以屬都 李安曾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
至板井以屬都會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直抵永昌
北至臚脂堡西至深溝壘以屬都督任禮自肅州東
接深溝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舍以屬都督

蕭贊俾其各守地方訓練士卒賊至則各自拒禦去
勿窮追如賊大舉入寇則五相應援併力截殺如此
則內外有備將士齊心軍無奔走之勞民省轉輸之
苦

邊務疏

邊務

一近令邊衛菜果園俱係內地納鈔然甘肅十三衛
所僻居極邊寒早晚遲雖有山麓野杏俱酸澁不堪
食又商旅少通鈔甚難得請悉蠲之一近制屯田種
子令于在城官倉上納來春復于官倉開兌播種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諸屯去城遠者二三百里往返不一遵舊制于各
屯設倉收貯及時遣官給散一征哨官軍去家不及
一月者安按月給與行糧一甘肅地方在在有鹽官
廳官軍取去原令納鈔一邊徵地方土寨五穀稀少
米價甚高西安諸府運至折損布絹設如民間所取
給之則捐軍多矣安如甘肅價給軍

覆何文淵疏

麓川叛寇

該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奏唐虞之時有苗弗率
帝舜命禹征三句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然彼不臣服于大禹，徂征之時，而來格于帝德，誕敷之日，此其慕義之心，終不可得而泯滅也。今麓川叛寇，思任發遣兇逆，聘及道效，德廷臣合詞請兵征討，臣竊以爲麓川之在南陲一彈丸之地，而已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免萬餘，以大軍臨之，固往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寬其斧鉞之誅，興我羽旄之舞，命雲南總兵官都督沐昂量調官軍同僉都御史丁瑋于金齒操備且耕且守，仍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一員躬詣彼處宣揚聖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同有苗之格心，計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如是而更真項弗率，然後命昂等調發官軍相機勦絕，豈徒王法之所不容，而亦神人之所共怒也。臣等謀得文淵所言，與今日事勢似有不同，蓋唐虞之時，去古未遠，其地不過九州，蠻荒之外，止于羈縻而已，然苗民來格，猶不免有三危之窺。今我國家混一四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思任發遣自父祖以來，荷國厚恩，長職宜慰，竊恐今六十餘年，乃敢糾集醜類，屢抗王師，雖蒙貸罪，地

思彼却怙終稔惡，釋此不誅，誠恐本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處，覩視窺覷，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貽患邊境。乞于先選定西伯蔣貴都督李安并今選都督劉聚都指揮官聚丹保內命三員爲總兵官及左右副將，其副將二員分統南京湖廣貴州四川等處官軍土軍人等教習訓練，仍命戶部左侍郎徐晞往來巡督，兵行之日，與先差僉都御史丁瑋協同，領餉餉然，猶先遣彼處通曉夷語頭目人等諭以禍福，曉以順逆，賊若革心，或詣軍門輸款，或遣子姪來貢，復還所掠，取自上裁如其不然，會令各處軍馬屯聚金齒先期遣人齎勅諭本邦車里八百緬甸人候等處起集兵，或分道或併力，或左右夾攻，或內外相應，刻期進剿，直搗賊巢，擒其渠魁，獻俘闕下，誅其黨惡，梟首蒙街，以震天威，以靖邊境，庶洩神人之怒，快遠邇之心，此實臣等區區之至願也。

貴州官軍月糧皆于四川開支，相去甚遠，舟車不通，各餉差一二人，擅領其糧，動以千數，皆賤糶之，而軍

士不過得塩一斤半斤而已。况四川之根。皆百姓肩挑背負積之甚艱。而出之甚賤。以致軍士妻子女食不給。皆剝殘狠度日。而親管官員又不矜恤。剝削萬端。按察司及御史以地方廣闊。巡歷不周。俾被害軍士飲恨吞聲。無可容訴。亦見貴州二十衛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所收子粒足給官軍而屯田之法久廢。徒存虛名。良田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餓。人不聊生。誠為可慮。乞選堂上官一人及推能幹按察司副使或會事一員。照陝西例于行在錦衣衛管事官選調一員。署貴州都司事。使其提督衛所鎮撫。兼束經理屯田。詢察賢否。庶幾奸弊可革。邊境寧謐。

麓川奏捷疏

麓川奏捷

王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去年十一月初十日。既破上江賊寨。由夾蒙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左副總兵都督同知李安領軍。隄衛臣等內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率精銳八千人。哨至杉木籠山賊首思任發令。開孟靠者罕心等率其衆二萬餘。據高山中立。

硬寨。左右山顛。連環為七營。首尾相應。左參將官聚右副總兵劉聚分左右翼。攀緣山嶺林木而上。攻之下。下臣等遂同內官蕭保由中路進。左右翼亦翼勇夾擊。賊遂潰。殺罪者罕心等。斬首數百餘級。餘賊遁歸巢穴。乘勝進受。賴龍巴至馬安山。軍勢大振。于十二月初。直倚賊巢山岡陡峻。周迴餘三十里。立柵開壑深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倚江壁立。臣令前哨官軍二千人。周視攻取。地利賊伏兵泥溝箐。驅象陣突起。為我軍所敗。賊復從水毛摩泥寨至馬安山。潛出我軍。後臣等令軍中。排得機動。即調都指揮方英等率軍六千。突入賊寨。賊首衣黃衣居帳中。麾衆拒敵。我軍擊敗之。斬首數百餘級。賊投崖谷。自相蹂踐。死者甚衆。未幾賊驅象八十餘隻。復來衝陣。我軍作却。悉整陞力戰。敗之。而原麥右參將冉保勳衛陳儀報云。已從東路會合木邦人馬。招徠夷民。一十二寨降。孟通賊首刀門顛元江府同知杜凱等。亦報率里車大侯夷兵五萬。招降孟連長官司亦保等。寨攻破。烏木弄曼那等寨。斬首二千三百九十餘級。餘黨招附火頂。

王明經世編

卷之一

麓川奏捷十

平露堂

人等率或民詣軍門降撫令復業五十餘戶差人守把西義渡以阻賊奔竄之路就通本邦信息俱初期至麓川策應臣等於是添造攻具畫圖分定地方期以環圍齊攻正遣人齎榜招諭賊營以守拒而不納遂令貴攻西中門臣驥攻西北門都指揮李信內官古祥攻西南門官聚攻南江上二門肅保劉聚攻東北門曹保攻東北出象門分遣少卿李貴郎中侯進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死者不計其數房舍庫藏皆爲煨燼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土

明日獲思任發從者詰之云賊父子三人挈妻孥七人象馬數十從間道渡江往遁孟養等處其餘老稚數萬人俱就溺浮屍蔽江獲原給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及賊所擄掠騰衝千戶所等衙門印三十二顆隨于其巢穴撫其流散臣等于是月十五日班師臣惟自賊梗化于今有年崇殺酋長私噬部落罪惡貫盈神人共怒臣等奉命伐叛王師所至無不克捷雖賊首父子窺身草野然夷醜皆其讐敵終夷貊是皆 皇上聖德神武所致實宗社萬萬年之福也

請理軍政疏

軍政

近因清理軍政查得永樂十九年分調北京官軍其戶丁寄住南京者幾四萬人緣其不服屯種保練又不聽原衛管束往往遊手閒曠恣肆爲其況俱在京生長習知軍旅之事若令發遣赴北京操守實爲有益乞將一丁至五丁者全家起發十丁以上有置成產業者五丁起發五丁存留屯操二十丁至三十丁者如例中半起留丁多不願留者聽從起遣庶幾兩京官軍各得其用屯根有增而人無閒曠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軍政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夏之旭元初參閱

范司訓奏疏

疏

范濟

詣閣上書

明楮幣

一申明楮幣。夫楮幣之法萌於漢武之皮幣。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財物不足供給。于是造白鹿皮爲幣。或爲龍爲馬爲龜。各立直而不素。凡朝聘之士以薦貢獻之物。以爲廷實之需。國用賴以少舒。至唐憲宗有飛錢之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以取號曰飛錢。楮幣之所始也。宋張詠守蜀。以錢重不便商賈。作交會法。仁宗時蜀人以交子起民事訟。議者請官自立務。可以利民而息爭競。蜀人便之。乾道中會子始行。凡民間輪納官吏俸給。並以錢金帛半之。元因之。造元統交鈔。以絲爲本。銀五十兩易絲鈔一百兩。後又造中統鈔。一貫同交鈔一

皇明經世編

范司訓疏

明楮幣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范司訓疏

明楮幣

平露堂

兩二貫同白銀一兩。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弊。更造至元鈔。頒行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大半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子母相權。官民通用。務在新者無元舊者無廢。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倒換商賈欲圖輕便。以中統鈔五貫赴庫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曰造萬錠。計官吏俸給。內府供用。各王歲賜出支者。天下日收稅課若干。各銀場鑒冶。日該課程若干。計民間所存貯者。萬無百焉。以此愈久。新舊行之無厭。由計慮之得其宜也。洎辛卯兵起。天下瓜分。藩鎮各據疆土。農事盡廢。而楮幣無所施矣。天命我國。家混一天下。物阜民安。允夷八蠻。朝貢中國。太祖皇帝命大臣權天下財物之輕重。造大明通行寶鈔。以鈔一貫準銀一兩。民權趨之。華夷諸國莫不奉行。迄今五十餘年。其法少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臣愚切稽聖人之訓。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伏乞陛下斷自宸衷。謀之勳舊。詢之大臣。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寶鈔若干。務使新者不允舊者兼行。取元日所造之數。而損益之。審國家之用。而經度之。每季印造

幾何內府供用幾何給賜幾何天下稅課日收幾何官吏俸給幾何以此出入之數每加較量用之不吝取之適宜俾鈔罕而物廣鈔重而物輕則鈔法流通永無弊又其要在於嚴偽造之條凡偽造者必坐及親隣里甲又必開倒鈔庫專收昏爛不堪行使之鈔辨其真偽每貫取工墨五分隨解各于上司又或一季或一月在內都察院五府戶部刑部委官在外巡按監察御史三司官府縣官公同以不堪之鈔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平露堂

陛下詳擇焉其二也兵要地夫要地者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獲宜令將軍兵廣屯種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虜萬一入寇毋貪其小利毋利其遠來必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俟其憊而擊之必有所獲胡夫我屋居火食寇乃單行露宿所恃者馬耳彼人馬飢疲豈能持久退則追之追則嘗防其陸或更出迭走以勞我師此亦用兵之一端也今邊境將士精銳訓練守備俱有其法胡虜遠

遜不敢南向臣愚尤慮及此伏乞陛下更留意焉其三訓練精銳夫士卒貴乎壯勇尤在於訓練近年以來多以爲故事官吏人民充軍其間白面書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糧遇征差有力者則用錢買免貧弱者乃備數而行軍裝不能措辦糗糧不能自給心寒膽怯而望其赴敵力贓是以往往自斃而脫身逃竄勢又必至今宜選擇壯勇日加訓練增糧賞以優之不堪訓練者令守城擊柝或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明倫彙編

平露堂

各官之從庶幾各得其用強弱不混伏乞陛下勅兵部五軍嚴加簡閱其四勾軍擾害臣任軍伍四十餘年諳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百戶所差軍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平日結交官長畏避征差之徒重則貪糴官吏得往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里甲既豐其饋餽又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擇之乃許爲死亡無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違限二年三年者有在彼典顧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助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朦朧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

之數欲求軍不缺伍難矣自今事故軍士各衛造
冊勘申都府兵部發勘合勾取令布政司按察司督
責府州縣保發去勾軍冊內鄉貫姓名一一勾取起
解定以到衛限期仍取衛所收管繳報年終朝覲於
實徵內開寫節次取發到某里軍人若干名死亡戶
絕者若干名具奏其官吏姓名并里甲隣人保結文
狀繳申府部以憑稽考庶免差人勾擾之弊其五勸
課農桑夫農桑衣食之本嘗聞神農之教有云雖石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市是
耕日守軍無阻飢近年調度頗繁營造日久虛有屯
種之名而田多荒蕪軍仰食粟而無養馬採草伐薪
燒炭諸役兵之力疲農之業廢矣竊嘗思趙充國之
屯先零鄧艾之屯壽春魏武之屯許下倉廩靡不盈
溢唐置府兵無事則兵寓於農有事則農歸於伍行
之日久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今國家輿圖之廣南極

交廣北至窮荒東接朝鮮西暨戎番邊城萬里烽
無警伏望陛下勅戍守之將令戍卒閒擊曠土每
百人限以幾頃耕牛田器五穀之種皆官給之守將
督勵力田勤惰明立賞罰以示勸懲則農業不廢
軍民皆有所瞻矣其六興舉學校大學校風化之源
人材之所自出其要在於明經致用三代而下至漢
唐宋為卿為相率由是出若宋之寇準范仲淹韓琦
輩以明體適用之學懷致君澤民之心出入將相功
在社稷者是也國朝自洪武之初開設學校內有監
外有學教養之法甚備士之由科第由歲貢而進者
彬彬然列於朝矣然近時士氣失養萎靡不振何敢
望其致君澤民以企及前人哉伏乞陛下勅郡縣
學簡民間俊秀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俾講習經
史俟其有成而後充貢既貢國學朝廷則優待之厚
養之祭酒司業博士則教之訓之賢者舉而用之使
其氣不餒則其志益充出而為用者豈無其人若宋
之諸賢哉其七息偃兵戈蓋開武以止戈為貴兵以
靖亂為武非聖人好用之乃不得已也湯伐夏救民

武王去商除暴因其不道民怨天怒而伐之也豈有私於其間哉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振乾剛之德舉一旅之師逐胡元之昏君除羣雄之暴虐大一統之基國致文明之盛治誠繼美乎湯武者也然治定功成不恃富彊不尚功在不窮兵不暇游不巡幸奢不踰禮儉而得中誠帝王之模範後世之龜鑑也然安不忘危者固人君所當謹以念用兵者尤人君所當戒臣請以漢唐之事言之漢高帝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帝以復讐帝以忿耻爲已事唐太宗率師禦突厥於便橋未聞靖勸諫帝以弗禦帝以忿憤而決戰此高帝太宗不以大羊之觸犯而輕用我中國之將士也洪武五年太祖皇帝合將出師討沙漠以糧餉不繼旋師卽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訓兵練將清野以待白時厥後內修政教外嚴邊戍廣屯田興學校課農桑罪貪吏徙頑民不三五歲間胡曾衆兒只把獻女不顏帖木兒乃兒不花西番三副使雙唎子等相繼擒獲納哈出亦降臣愚伏望陛下遠監漢唐近監太祖惟以安不

忘危爲戒毋以征討夷狄爲意毋以忿怒不平爲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嫖老不獨盡力於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夷之苦問里絕呻吟之聲則將無倖功士無天賜將見胡虜自服零物自至皇祚永隆於萬萬年矣其八沙汰冗員夫官者理天之工也民者國家之本也爵者君之命也受君上之爵治邦國之民以理天工豈容置繁冗之員以廢民之膏血哉在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制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城民厥後設官愈多而治救愈不及古是以官不在多而在乎得人國家平定之物因時損益以府爲州州爲縣何歟傷大亂之後土廣民稀也洪武七年以糧不及俸又減并小縣自此糧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知縣丞簿民少者止設知縣典史政教敷行民安事輯近年以來藩憲二司府州縣官比之原設倍而又增政愈不治民愈不寧奸弊日生欺詐日有其中官有不能聽斷者吏有不諳文移者乃容留繕寫之人任官既影射差徭又撥置事務詞訟繁多民受

其害賄賂公行刑獄淹滯此皆官冗吏濫之所致也
伏乞陛下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吏依洪武中額設
員數冗濫者悉汰之又嚴加考覈公其黜陟務求賢
能以蒞衆職斯足以理天工子天民而天下大治矣
○洪武中以文學爲廣西知府坐
累滿戌典州疏上時年八十四矣
上命吏部以爲儒學訓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

陳子龍附子 徐孚遠問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彭 賓燕又參閱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序

陳敬宗

附大司馬王公總杯南征奏凱序魏川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如子龍也四海臣妾萬方職貢極地固不歸心而最爾小寇麓川思任發自恃南徽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卷之一 平露堂

除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 皇上

命將出師往征之一時同拜 命者監軍則太監吉

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參將則都督李公劉公

給銀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遵軍律則會都御

史丁公益六君子皆智謀勇畧之士也兵部尚書兼

大理卿王公著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且素著西鄙

韓范之功簡在 聖衷非一日矣于是復命公總督

于其間俾專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

臣莫此爲重公遂祇奉 上命以行精選討卒堅利

戈甲整齊部伍虎十萬於其敵江而南號令嚴明

軍中肅然靡不奮騰惟恐其或後也師出順軍公命

分東南二路以進復善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

當襄糧深入諸將七月命不用命灰生所係宜共戮

力滅賊以圖報稱且與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

恃者山之險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

火而繼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衆皆然之自是南路

則破大侯州破上潞江破杉木龍破馬安山皆如初

計東路則破永帕烏木又破丙墮孟雷孟通諸寨亦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澹然全書 卷之一 平露堂

如河計師抵麓川鼓聲震響如霆如雷騎卒馳勇如

驚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爲官軍從

天而下也急欲從其震懼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

未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

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處于鋒鏑與其赴

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

巢穴爲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洗滌掃蕩妖氛廓

清乃遂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 聖上威德無遠

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略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馭豪

解以作其氣。其克成大勳。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侯行師。程子以爲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今觀公于將士。雖有專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與六君子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計謀也。得豫卦行師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徽。俾朝廷無復南顧之憂。公之功豈淺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炳然直與古之儒將爭先後。先昔周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李唐裴度平吳元。濟江漢皇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李公謂公之功業。炳炳如此。又安可無述作以紀其盛。乃屬予言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今官。公行有遭遇之極。蓋不特縉紳之光。定爲邦家之光也。是爲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三

于露室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太學

太學生石大用。前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向向謹飭。唯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衛。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爲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因首本丁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

先生老。昔弗能勝。大用蹙然。灑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懼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已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忍難。詩。歌。春。令。况師長。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難之。且慰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詔釋之。下是在廷文武。締紳。莫不嘆息。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何蕃。李儋。王魯。卿。李謙等二百人。頗皆請留城守。關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錢。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爲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誅。傳謂說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說千百年不可復。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意。惻惻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于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于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爲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于露室

爲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說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爲教無定。德弟子之爲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歸典故而已。而于三事之道。視之爲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于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若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于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導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于陽公。大用之于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爲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爲積善之報。理或然矣。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遺集全書

五

千壽堂

重建武學碑記

武學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聿新治化。首建太學于京師。暨設庠校于郡縣。以養天下之賢。爰念文教誕敷。祿乎武功之耆定。中外宣力。武臣雖已報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教養。以養世其祿。于是作室數百區于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

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堂。齋于虎踞關之北。延儒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歲久學舍傾圯。講肄中輟。乃正統辛酉。朝廷命駙馬都尉趙公。聘微而新之。飭五材。訓百工。則有若少司空。括蒼吳公。董率役夫。勸懲策勵。則有若指揮戚貴。千戶嚴武。經畫布置。總督程度。則惟出于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盡其費。有覺其楹。而如暈斯飛矣。約之閣閣。築之橐橐。而周牆聿崇矣。先聖有神。栖之殿。師生有講肄之堂。有滂總之齋。以及廊廡。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輪奐舊之一新。荷歟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書曰。侯以明之。詩曰。在泮獻賦。禮曰。受成于學。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別設武學。置武成廟。而文武之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武傳武諭。誨學者其法。則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恩也。念夫東征西伐之際。諸將官銜日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于世。而其子孫幼而寡識。使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遺集全書

六

千壽堂

君臣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勇略神機妙算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強引重越騎運梁不過一卒之麓材耳曩父祖之勲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能以俟異日朝廷之顯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者雖然不難爲弟子而難爲于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于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亦未之聞也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既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于是乎書

寧波府重修茅洲關記

寧波府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關一名茅砧硿不知創始何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關于邑之西嶼鄉綠菜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易洩歲屢弗獲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等以是關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于此上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樞灌漑甚久今耆老白于郡太守陸公謀欲遷築之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大江而西流轉繞丈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

田官庄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關沿河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博然以迭建之關或門少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關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沿洑而流關北之水未及而關南之潮已退有樞灌漑益多矣太守公聞具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於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關每關高丈間若下聯一石梁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關各下木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漑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穀五穀之資莫急于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急于開壩開壩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漑足灌漑足則五穀秀而實碩而粟雖有饑石流金焚林焦土之尤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遺集卷之九

九

平露堂

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開之遷築者，惡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焉。若漵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鉏耨，溉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溱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廩明豈弟，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下凡脩廢舉廢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惡者重民命也。茅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嗟夫太守公，其賢于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抱若干，經始于天順戊寅，成于大年 月 日，貲不科于民，工不出于官，成大功于聲色不動之中，誠可謂難也矣。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武學夫子碑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遺集卷之十

十

平露堂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效太平，武以戡禍亂，文武兼資，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熙洽矣，而猶不免于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干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嘗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樂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爲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八人，圖其像而配享焉。宋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士，論博士學諭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爲武學博士，可謂重矣。國家偃武修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子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彭鼎以爲言，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于南京教化坊，選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冀其有成也。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賢，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徐公

琦疏請復創先師孔子廟于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位于殿下廡一遵太學之制遠穆軒敞金碧焜耀凡遇朔望師生謁拜于階墀之下肅雍瞻仰莫不悚然而起敬猶歎盛矣起事于正統戊辰十月詔工于景泰庚午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費之襄之則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撫都御史張公純都督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爲記惟孔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俾日星前乎百王之既往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爲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集卷之十一

士

平露堂

而齊保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師受成于學故有罪釋奠于學以詠獻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于萬世者如此兵書云乎哉使司教者先曉之以六經行師之正而又論之以七書料敵制勝之奇講釋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爲朝廷之用蓋際茲隆策勳立業將不在于古名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作興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生勉乎哉是爲記

皇明經世編

陳文定公集卷之十一

上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徐孚遠闇公

徐鳳彩聖期

鄭重光古愚叅閣

劉忠愍公奏疏

疏

劉球

修省十事疏

修省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

皇明經世編

劉忠愍公奏疏

修省

平露堂

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
天戒，豈得不嚴於修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
而殷道興；雉雉于四，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
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
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鷄鳴，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
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
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共一勤

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

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

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遠之

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在是臣願皇

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

官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

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攻，惟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

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

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

皇明經世編

劉忠愍公奏疏

修省

平露堂

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
門或便殿，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
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皇上臨御九年，
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
權綱有歸，而政惟一。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
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故願治之
貴，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督其治，而益其
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
之分，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

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
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
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
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子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
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
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具五嚴考察以督吏治自
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
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遺綉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
察吏得失問民疾苦有大失武職人不稱善出始是以
皇明經世編 劉忠愍奏疏條脩卷三 中書堂
聖訓 力有今之每條之一定則各條內立句便建篇
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
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爲害
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
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姦墨無狀具
實黜退若有虛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
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
入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
勿畔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
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

奉 敕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神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繁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關。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通賦。以憫民窶。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卽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

皇明經世編

劉忠愍奏疏

卷之五

平露堂

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尊賞不可勝紀今恭城木稼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遇言諸廷謀諸京臺諸道而己然彼挾以為功必大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恐與之則兩夷上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乎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邊用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應此危因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之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寬寇而驅十餘萬無辜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群寇思幾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 敕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以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為宜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生寧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益能

皇明經世編

劉忠愍奏疏

卷之六

平露堂

防患於商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遠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途間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人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

諫伐麓川疏
公上此疏王愼不從其後北邊空虛麓川水之變者十餘年矣
天子之取夷狄必寬宥于其小而謹防于其大所以逆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故周伐崇不克即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獵狻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粵不利即為罷兵賜書以通好至于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入邊復命魏尚守雲中以拒之以成固西漢之力破滅崇越易如振槓皆釋不誅惟汲汲獵狻匈奴之備何也蓋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也今麓川

殘寇思任發本依山負谷。羈縻納貢之夷。遂將失馭。致動大兵。雖水殲厥渠魁。亦多殺其群醜。皇上念此小夷僻居南徼。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特降聖書。原其罪惡。使得自新。是卽周漢修教賜書之意也。奈何邊將不能寅達。聖意。欲屯十二萬兵于雲南。以急其降。不降則攻之。而不慮王師不可輕出。夷性所忌也。况江南近年水旱相仍。軍民俱困。若復動衆。恐至紛擾。臣竊以爲終宜緩誅。如周漢之于崇越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露堂

至如北。蒙古。寇。後。匈奴。世爲邊患。今雖少抑。然部曲尚強。戎馬尚衆。未可保其終不寇邊。居安思危。此雖其時適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恐沿邊將士意。定必以此虜爲不足慮。遂生怠心。弛其邊防。卒然有警。恐致失措。竊以爲宜防其患。如周漢之于獫狁。匈奴也。伏望皇上罷大舉之議。惟令大臣推選謀將。輔以才識大臣。仍舉内外文武之臣。無分見任。隨降但有才幹者。十數人。隨往雲南。量調見操。官軍分屯于金齒等處要害之地。如趙充國屯田湟中。以

降叛羌故事。且耕且練。廣其儲蓄。習其水土。固結本邦諸夷。以爲我援。一則乘閒隙。寇虛實。不特進攻。一則因便諭。以禍福撫其向化。明加賞罰。資以成功。如此將不煩大兵而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邊境。及今無事。宜教諸將及參贊。友臣。巡視。塞垣。當築者築之。溝澗。當濬者濬之。城堡。烽燧。當增修者增修之。仍勤訓練。廣備利器。器械。嚴守。望。凡備邊之事。悉令修舉。以防不虞。是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計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八 千露堂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二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吳嘉猷繩如參閱

薛文清公集

序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京營協贊

薛瑄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德誕敷之餘卽大誥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爲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贊貳其事

皇明經世編

薛文清公集 京營協贊 卷之一

千露堂

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贊員缺詔於諸將中選有才畧者以克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龔事越獨良佐者累世將家以名上詔允所請良佐卽奉命往替其營之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畧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太祖高皇帝芟除群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臣都指揮父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

寧衛指揮使後爲知者薦陞前職遂領士卒分番操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帝梁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泊夫迷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亂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畧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爲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贊之榮駿駑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贊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畧才勇爲先余獨以仁義爲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投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韜畧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其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強寇何以家爲若何與下人同其甘

皇明經世編

薛文清公集

京營協贊 卷之一 千露堂

苦若此之類悉以江義之心相行之不急即自今茲之協贊他時之重用無咎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節畧才勇于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颶風之不可遏若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勑者亦將什減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寇安民隱然爲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答 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於今而需其後是爲序

皇明經世編

上講學章

卷之一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益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探甲冑討論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思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郡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遺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刻剗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豈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入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條已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大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脩其職講讀官之職既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賜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子嘉室

聖德日明。于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効。于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

皇明經世編

薛文清公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曠日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惓之至。

岳文毅公集

議

岳正

正統己巳曆議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數。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印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且以日會。天運常飭。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法。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皇明經世編

岳文毅公集

卷之六

平露堂

辱爲忌也後果有士才之變

序

岳正

送張鳴玉詩序

許生傑校補

正法必世繼絕以嫡嫡絕以支支絕以同姓不奉
上謂古不得違自免免者非國戚黨必左右大臣不
爾亦親幸眷愛最貴重者不戚黨不左右大臣不親
幸眷愛最貴重者冠方冠被褐布衣徒馮其所餘掉
三寸之舌談笑而免焉此其人也顧不可常乎哉張
生名所字鳴玉世居錢塘錢塘人有居於黔者絕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無繼有司以鳴玉父爲同姓當往鳴玉曰奈何有親
不得朝夕繼養乃令坐苦萬里戌邪請代以行主者
以故事育德郡膠者不必遽遺貢于大司馬大司馬
上于天子天子若曰昔者明工立賢無方尚旁求
俊彥於汚賤而致拔擢焉顧可重辱吾士而內之尺
藩哉詔近臣試其藝詔大司馬去其籍詔監守臣罷
其役生乃得復故膠卒業待用嘗與游者樂生絃索
之聲相與送之作爲歌詩圖其大意彙次爲書謂正
正序所以作之者之故正不佞竊頌天子之德

儒者之足貴而著士之所脩果不相負如是也於是

序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正以罪去國比入朝七八年向之所與共事者
十得五六而所謂同年進士者僅十數人而已此十
數人者多在郎署不聞有所振拔又間有引而去者
其在給舍纔二人而闕產潘尊用其一也尊用以天
順八年之秋始用資序拜都給事中於吏科夫六科
之任古納言之官也讒說殄行無世無之而後世風
早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移俗薄較古尤甚如巷伯青蠅諸詩所言者當亮舜
在上禹稷契益皋陶伯夷相師讓於下不能不資龍
以保極盛之治後世願治之主欲比隆前古而不求
賢給舍以任之不尤難乎哉先帝在御軋綱獨運
萃臣將順之不暇在吏部者又得老成心算主之爲
吏科者固無事可駁也然容生寬寬生縱縱生姦亦
其勢之所不能無者尊用受命適承其弊初不以
聲色動之而彼各目檢點以或有過之是懼者亦存
色犬涉縮之賢未足以格天動物而自麻一下雖

郭汾陽之元勳名德亦爲之運繁幹而下不足道也。
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者如此然所謂賢者於世多
不見用生此小不官用亦不能大大亦未必能久何邪蓋賢者自
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
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若專
用者一官二十年循資級例始得一調此巧宦者之
所詛笑而正所據以知其爲賢者也雖然一給舍尚
能如此使舉而措之百僚之上則其事業炳耀上躋
唐虞九官之盛其孰能禦之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史科

九 平齋堂

王明經文集卷之三十三

學序 徐子遠問公 陳子龍以子 編輯

宋徵辟上本 何 剛瑟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議和虜不便疏

卷一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不休兵俟
八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背也先自逞梟獍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公集 卷一 于謙堂

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
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警恨庸可勝言且以
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費金縉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
騎已至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請和和不足恃以故
絕使不通違還惟 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
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
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行不共
戴天之仇和則甘 若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

和也又觀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
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
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
請實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
摧沮之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非特
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全師及奸臣秦檜
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
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
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鑒今和議之不足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公集 卷一 于謙堂
持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成蓄銳賊若
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
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守有素加以將
帥思奮臣等當盡效効力以圖勦賊以雪國耻必不
出犬羊之下具或皇天應輿圖虜自和數寇不利遣
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絕而己若欲 朝
廷先遣使臣性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
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于
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

賊即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費文切責許賁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遲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查文前赴遼西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頓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

皇明

世編

卷之

忠肅

集

部

三

平

露

堂

兵部為邊務疏

邊務

各官奏稱比先下番使臣馬清馬雲曾許賊首也先討平肅州樂會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和親一節臣等切見比年以來因稅賂不乾上并太史也先等年例遣人朝貢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為和好也豈明差去使臣

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於虜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義之大節全不顧領及回還復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為欺罔甚至遂瀕消息而除結虜人妄報根脚而希求陞賞以致賊虜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辱命緣繇雖係擒獲達賊把速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人心合將馬清馬雲拿送法司嚴加勘問明白奏請定奪處治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賊首也先說稱若中國差人講和送太上皇回來等因顯是逆賊益逞奸詐之謀故為誕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為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費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同守備雁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賊寇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安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眼差原差奏

皇明

世編

卷之

忠肅

集

部

四

平

露

堂

有二：一、賊勇餘丁卻斌不避艱險，去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

令諸將預定安邊策疏

前陳運事

照得宣府人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劫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料此賊必欲騷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朝廷所倚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輝、范廣、張軌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于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効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皇上聖明，乞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輝、范廣、張軌、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弗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安。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迂襲旬州縣及山西等處，地

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六

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六

方當何設法禦敵，或險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已長，而各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碍，亦聽各官陳奏，必期上爲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而爲承順，退有後言，敵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開農，織當問蠶，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而欲以臣等書生之淺見，以爲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謹陳愚見，伏候聖裁。其題旨令各官開高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武清侯石亨奏稱，彼處糧草不敷，已將原領馬步官軍挑選一萬五千餘員，名令都指揮田貴等率領回還保定、易州有糧草去處，操守牧放。遇有賊寇侵犯，會合夾攻一節，切詳足食者是兵之道。治內者懷外之本。今既本處糧草供給不前，而京師亦當增兵操守，令無將前項退回官軍，不必在於保定等處屯駐，令該府差人沿途催趕。

以子親令率領赴京操練。既備不許在途延緩。及
回地方。係西莊重地。合當嚴謹守備。今本處所
積糧儲有限。日逐支用無窮。又兼馬草全無。措辦而
易情。請飭屬知石亨等率領大軍在於大同城內
住紮。分遣旁索割草。牽制我軍。使其內外隔絕。應援
不繼。意在乘虛寇襲。趁此青草未發之時。賊人馬匹
疲弱之際。若不設法處置。非惟師行日久。而財用匱
乏。抑且京師有警。而缺人調用。合無請勅石亨令
官同彼處總兵鎮守等官。從長計議。如果彼處邊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手露堂

遇警調用。仍加意撫恤。不許親當官負人等生事
虐害。因而逃竄。
題覆備邊保民疏 備邊保民
參看得陳典庸奏稱。要令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
去處屯駐。運勦一節。臣等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
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
兩西莊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
所積糧儲不繼。聲息緊急。欽命總兵官石亨等往
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將軍楊能總兵官范廣等
往宣府巡視。使來一帶。爲因糧草不足。以給軍馬。難
於駐劄。以此將范廣石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
哨。及遊擊將軍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戚遠衛留一
千馬。並所留六百山陰所留五百員名。今盛暑方隆
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
餉未備。若再遣將調軍。前去宣府大同屯駐。井惟二
處糧儲。愈爲耗乏。竊抑且虛勞土馬。迄無成功。及查宣
府大同在城官軍。身行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
未可輕動。合無行移米謙郭登等。令其整飭人馬。回

守地方。遇有賊寇來攻。務要和機守戰。若是賊人深入。亦要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回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為京師之屏蔽。并今京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官軍。時常點看器械馬匹。候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調兵殺賊。若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軍務疏

照得近該宣府等處并紫荆關總兵守備官。節奏達賊糾集人眾。意圖深入為寇等因。言雖未可憑信。事亦不可不備。及照京師官軍。已經議奏。分定京城

九門列營操練。設若虜寇來京侵擾。臣等仰遵聖旨。整竭愚衷。當鼓舞大衆。相機戰守。必不出犬羊之下。京師可保無虞。但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一帶城池。外則接連關口。內則切近都城。恐虜寇深入。覘知京城有備。不敢侵犯。即時分投剽劫。各處城池。不無腹裏人民。被其驚擾。縱使京師調軍前去截殺。又恐道途遙遠。士馬疲勞。一時追逐不及。緩急難於濟事。查得涿州除原有涿鹿等三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陳旺沈真。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五百員名。保定除原有大寧都司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石端等。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員名。真定除真定神武右二衛原有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信崇習。率領在京官軍三千七百員名。易州除調茂山衛全伍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虹。率領在京官軍六百五百員名。俱各前去修守城池。應援內外。又有總兵官劉安石。與都御史曹泰。統領在京各營精銳馬隊官軍五千員名。往來巡守各城。各關。今議得雖有前項官軍。在於各營操守。然恐各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十

平露堂

官因見分定地方遇警不能相機策應雖有總兵官劉安等巡守官軍又恐地方廣闊倉卒不能周遍臨期因而誤事未便合無再於在京撥精銳馬隊官軍五千員名請 勅右都督楊俊充遊擊將軍率領前項官軍并口外原跟隨本營慣熟頭目人等前去涿州保定真定滄州河間等府州地方往來巡哨遇有達賊去處聽楊俊節制出軍截殺不許遲避輕易縱賊剽掠其總兵官劉安等令策應易州并白洋紫荊倒馬等一帶關口守備官軍相機殺賊若有機會可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集

士

平露堂

與楊俊會合亦要同心協力以圖成功不許自相矛盾因而憤事其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差官預先整理如此庶內外得以應援而虜賊不敢深入緩急得以相濟而人民有所倚仗

議處元良哈達子疏

議處吏情

照得近該鎮守山西內官懷忠都御史羅通并守備偏頭關都督同知杜忠鎮守鴈門關都御史朱鑑等節奏有達賊或百十餘人或千餘人到於山西腹裏保德等州河曲等縣殺剝人畜等因今訪得虜中走

回人口并山西奏事人員說稱前項達賊不是也先部下人數係元良哈達子約有三千餘人一向在於櫃子山屯駐四散出沒剽掠因無官軍截殺所以益肆猖獗今聖山西兄有遊擊將軍石彪率領官軍三千五百員名在於太原府又調到延緩官軍四千員名在於平陽府操守偏頭關官軍三千員名在於太原府操守俱係久在邊方慣戰人數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及偏頭雁門二關并境外大同威遠渾源懷仁朔州等處各有守備官軍若不從長設法調度官軍將前項達賊早為截殺即目山西太原府州縣人民已是被其虜掠驚疑逃竄數多慮恐各賊因米腹裏搶劫得憤發知道途險易遠近往來得肆侵掠非惟大同糧草難以饋運接濟抑恐中原人民不得安生合無各另請 勅王良羅通石彪同偏頭鴈門二關守備杜忠翁信都御史朱鑑及大同總兵官郭登都御史沈固并鎮守大同西路右參將許貴從長會議量度前賊實有若干的於何處駐劄或用官軍若干合當分為幾路何者為正兵出戰何者為奇兵掩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集

士

平露堂

襲何以分擾其前何以邀截其後何處係賊人出沒要害去處用兵若干拒截何處係賊營寨所在用兵若干開闢逐一區畫停當務在先勝後戰就令石彪統領各項官軍并各城民壯人等或令羅通等隨後策應翁信杜忠各出精兵夾擊或許貴等量調土馬按伏邀拒務在同心協力計出萬全作急勦殺以圖成功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調因而玩寇重貽邊患緣係會議調兵勦殺賊寇事理具題得旨會同各官計議得大同宣府地方自虜寇犯邊以來官軍消耗數少沿邊墩臺堡壘俱被賊坍塌無人瞭望致使出入自繇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數放出樵采頭畜餓死房屋折盡田禾不得收割草束俱被焚燒况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掃蕩賊寇人心委的不安合無請勅石亨楊洪各帶精銳馬步官軍四萬員名內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白紫荆關往大同楊洪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守備官軍人等堵塞關口修理牆檣墩堡及布列營陣暗設提備賊若勢大來攻以計破之如賊勢小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于忠肅公集

議處

三

于露堂

堂

其功之逐賊遠去依舊原守其議彼處軍餘人等耕種收成一體撥軍防守戶部官指備糧草供給軍餉候布置停當事體寧帖仍舊回京其餘計議未盡事件安從各官臨時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上足以鞏固京師下足以控制邊境今將各官寫出邊境事宜議擬開立前件開生具題

議處邊計疏

邊計

禮科抄出禮部尚書楊寧題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帶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北固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為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五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為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况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于忠肅公集

邊計

四

于露堂

堂

又安能遠供餽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雜質，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歛，奈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吳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讎。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爲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有斬獲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寇室

二百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賊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聞數者，其爲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備？至如臨陣死者，此固皆可憫然，軍勝而歎此勇進，而卒喪生，其忠可奇，軍敗而死，此退走，而使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算，今一槩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水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

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凡剽新來和好，必不卽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協力開耕，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羅寬，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糧質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非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空令各衛所府州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寇室

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倉事，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警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築嬰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且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賊賊衆斬獲首

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量有節減庶得爵賞不濫奉聖旨戶部兵部看計議來說除屯種等項戶部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昭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虜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整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輕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公

七 平露堂

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鵬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所境內底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本議將前項城池重復整飭修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今該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并將萬全都司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鵬鶚龍門等處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

抄出本部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切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虜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虜酋糾衆入寇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也先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舊以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况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并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正在營置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公

七 平露堂

之際彼處總兵鎮守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緣豈可自餒自盡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一丈則賊得一寸得失迫退之機安危治亂所繫就使于戈援援之日尙當固守封疆況于居無事之時不安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兵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勅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鵬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

區處對酌人情之勞逸相若地形之美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緩整理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循止滅定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重復體勝明白方纔定奪陞官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關及大同宣府等處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令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勵人心其有違編費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本當陞用一人況其家之事以捷勝破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節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首級不免爲賊

所制今初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究合無通行各處文武大臣今後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及奏沿邊遇有警急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憤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事理別無定奪緣節該奉 欽依兵部看計議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說事理具題

議處走回人口自請行邊疏 參照邪四女所說前項逃賊往南行走去邊不遠雖水雷是何部落及所說前項水雷虛的緣水婦係在涿水地方搶去先前也先入寇之時正從此處回還本婦被擄在彼今又帶同前來則知前賊係也先部落無疑若不早爲區處嚴謹設備卽日雨水雷尾青草長茂誠恐各賊在附近遠去處駐劄牧放分遣嘯聚四散侵擾非惟邊人不得田食而日加疲敝抑且

道路梗澗不通而難於饋運則人心終日驚疑遑備
愈難措置臣等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前賊雖侵
犯之跡未著而寇邊之意已萌防微杜漸不可不慮
除遣差乘覺夜不收星馳前去懷來宣府令彼處鎮
守總兵等官一體差遣夜不收同去獨石馬營等處
密切哨探是否帶有家小人眾即今見在何處屯駐
其人馬號色是何種類有無南牧犯邊之意作急從
實回報如果事情緊急臣等先行親詣懷來宣府等
處計議相度賊勢衆寡事情緩急仍令石彪雷通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丁東鼎集
行世
王
千露堂

勢浩大難於爭鋒務要堅壁清野待重自守差入馳
奏京師調遣大軍總兵等官統領前去臣等就便督
同隨定設法今投應援處幾有備無虞邊事不失仍
令戶部設法措備糧草本部通行大同遼東陝西延
綏甘肅寧夏永平山海密雲古北口居庸紫荆倒馬
白羊偏頭雁門廣昌等處關口總兵鎮守官員各要
整頓人馬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不許因循怠忽
致有疎虞

采類三衛入貢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丁忠肅集
入貢
王
千露堂

照得近該瓦剌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二十七名
來京進貢該宣府總兵官紀廣等問討鐵牌看驗說
無止有番書一紙差伊帶領采類三衛達子來因爲
阿魯台和寧王的跟脚在三衛來取不與著軍馬來
收三衛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朝
見今三衛老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住割
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隄備去後今照采類
三衛達子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單敗亡敢爲剽掠
觀勢強弱以爲從違先因也先犯邊各種部落多有

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出沒剽掠人畜其爲
邊患不可勝言既被也先收捕今又放令回還名爲
在邊住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爲也先腹心而爲
我邊患害况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虜寇出入要
途不可不備今既察赤經帶領來朝若使待之如常
置之不問非惟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弭其患
合無令通事都督會事昌英等將察赤輕帶來朵顏
三衛使臣嚴加曉諭備述先前擾邊之罪朝廷恩
同天地因其臣順束朝一切不問爾等當感恩思報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八 宣 三 平露堂

毋蹈前非仍請 勅令其責回曉諭朵顏三衛頭目
人等爾等蒙國恩開設衛分享有官爵務要敬順
天道尊事朝廷鈐束部落以爲我藩籬若有外寇侵
擾必須奮勇勦殺如有肅心必不吝貸如此庶使思
威得以並行夷虜知所感懼

請旨自將復仇疏

自將討虜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化與也
先營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烟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
違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焚侵擾邊境荼

毒生靈雖悔過聽誠遣使人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
容臣謹備貢總督臣亨叨在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
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耻今天羊自相吞
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
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
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
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性宣府
臣亨任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係錢過典張義
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計 宣 三 宣

平露堂

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備且兵貴乎精不
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整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
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
如蒙 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
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聚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
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開整棚軍
馬以爲督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
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勦賊之望叨受恩寵任
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涖埃之報則

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

勦賊納順疏

勦賊納順

看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近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違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各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不可測度即今彼處犯邊賊寇未必不係野人女直并亢良哈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息奸妖今寇深等明白具奏星馳回奏不許因循遲延及勘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起患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宜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提備巡警相機行事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建置五營疏

建置五營

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墮聖慮今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丁忠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負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殺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

卽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照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帶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別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助或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丁忠甫集

建寧

毛

平露堂

攻則我軍火銃火之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丁忠甫集

建寧

天

平露堂

其誰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命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

授以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開驅效死以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奉 旨兵貴乎精將
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
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爲調
用欽此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爲軍務事會議
得賊首也先忤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疆若不預
早剿絕世編

爲設法遠練設使遠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爲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輾掇前去引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爲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彈指揮一員共月三員一千名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員把總共月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月三十員每隊用管

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
驍勇之人官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官操大監
劉永成原管神機營阮讓原管三千營取自上裁
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
聲息各調軍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着某總
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
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
統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係
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 旨令照總兵官

石亭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領擦鏡銳官軍
六萬員名分作三營團操內神機營精銳官軍二萬
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畧內
要領大將軍砲十六箇并量領火砲飛鎗手把銳以
備衝敵之用俱未嘗聞領今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
亦賊人平管所畏必須下居之時領出聽總兵等官
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體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
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况今日夜不收
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達賊

駐衛其勢浩大竊料此賊候秋高馬肥氣候漸涼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爲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爲寶防患之策以預備爲要況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砲少周匝擺列不敷切恐臨期難以禦敵乞 勅工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銳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于內府開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空操演并大將軍砲十六箇斤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馳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運使賈選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臣等看議得糧兵以足食爲本。懷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內。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糧者肆劫奪。壯者流它鄉。老弱者甘心死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太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括殆盡。腹裏又侵削無遺。

一曰有專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羅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穀及遇不特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費。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于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米。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裏不得不擾矣。財費於內帑。利歸于商人。害及于百姓。未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裏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占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條。其勢必取之外。都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乞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制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生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通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腳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是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變或抵斗以借民或屯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以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未自定雖有水旱蟲蟻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五

小歸堂

華亭

徐子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顧開雍偉南

宋徵與韓文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宣府軍務疏

宣府軍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御史李秉公具題
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宣府

一

平露堂

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
體強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
氣雄壯弓馬嫻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負深知
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
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嫻熟某軍無勇而弓
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爲其生死同致其憂也
戚戚同任其責也問係其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
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尚書石璞選其精壯者一萬
十餘名定爲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爲次

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參將
楊能楊信各領官軍一千員名仍同獨石馬營等處
官軍修理邊防其參將楊能說稱尚書此時挑選軍
士止是出於已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
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恐有緊急聲息須
用合兵勦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柏玉公同管隊官
負選揀身力精壯弓馬嫻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
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至又有領馬軍人
馬堪與戰人無鬪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宣府
二
平露堂
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
軍人各爲頭撥食糧雖多而定怯懦選中過口軍人
各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半
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凡
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嫻閑者定爲頭撥遇有
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分兵應接都督
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
臣切詳看論無當否合輿情者爲確論法無定在協
公違者爲良法爲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

務使兄操官軍強弱不至于混淆勇怯不雜於並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尚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潛分兵權况卽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爲急務若不早爲處置誠恐有悞大計乞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兄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爲頭撥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各呂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剽劫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逐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用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奉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爲勝

皇明經世編

千忠齋集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聞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爲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近賊不時出沒騷擾而進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鞏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爲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爲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納月錢或種田覓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况揀選軍士定爲頭撥次撥二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柏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爲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襲事又况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安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爲至要合無一准其所奏

皇明經世編

千忠齋集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湖廣賊情疏

謝肅賊情

先該湖廣三司等官節奏見有苗賊或三五百或千餘人侵擾劇掠殺傷官軍本部已解下入行令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庭策調度官軍設法撫捕去後經今月久功効旋聞而前項賊寇聚有二千餘徒比舊愈加數多其勢愈加猖獗且聲言要打武岡城池等語而梁庭等非惟不能設法奮勇勦殺抑且並無一字奏報顯是各官因循怠忽互相推調不肯躬親督兵撫捕若不督併勦除即皇明經世編

十忠齋集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目與帥轉餉已及三年之上地方不定人心搖惑而武岡州又係有王國去處此衡州長沙岳州武昌一帶大江接連慮恐賊勢益張沿江上下聞風驚懼重貽後患未便又况寇不可玩兵不可久玩則賊情愈肆久則供給浩繁財力屈竭皆非經理之道治安之策合無賁文與王來梁庭等上體朝廷付托之重下念軍民擾攘之艱躬親統率官軍將武岡州等處苗賊作急招撫勦捕務在和同計議協力齊心以收萬全之功不許顧望遷延玩愒歲月致貽一方之患

若今日各官苟且文具倘或賊寇勢大卒難整所謀事機罪將何逭若果官軍調遣不敷空從將武岡州所在軍衛有司官軍民壯人等隨安調用務剿成功以保地方以安人心仍將撫捕賊寇盡絕緣錄具實同奏

兵部為揀選武職疏

律武職

臣等切惟兵者國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使小大將之制一本之以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一軍之中有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者也奈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之統馭之才偏裨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貪緣冒進非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兵政為等閑與士卒如仇敵失利偵事職此之舉過者恭親累勅在京總兵

皇明經世編

十忠齋集

卷之二

六

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揀任將士臣謙繆腐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石亨等祇奉 德意即將各營把總等項官員分別賢否具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姓名數目在部備照今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朝定議明心提督操練不許徇情作弊因而輕易動亦以夜營中事故調等項應令選人代替者該營把總等官務要遴選主公道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仍將選補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報本部以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陳運

七

平露堂

臣等切詳 朝廷之慶賞刑威獨天之風建而

識處賊下化禿疏

議處下化禿

中國之馭夷狄必使 恩威並行然後遠邇咸服明照下花禿原係建州右衛已故都督兀察男當正統十四年達賊犯邊之時跟隨伊父節來我邊剽掠人

畜後又糾合賊徒潛入遼陽地方偷掠馬匹射死舍丁又將走回餘丁修得受賂行殺死其為兇惡罪犯深重雖都督董山李滿住等俱係同類夷人親屬生前董山等赴京通事呂英等審得各人與要殺死下花禿以報仇怨則是下花禿非徒獲罪於 朝廷抑且致怨於同類今雖自來服罪非其本心實出於遠東幸去都指揮王武等之所誘致雖 皇上洪恩赦從寬宥奈夷情奸詐亦難姑息若不量為處置使之稍有警懼非惟外夷聞風而無所勸懲抑且此賊兇強而終為患害况獵獸出押而吞噬之性尚存飢鷹去羆而飛揚之態自若防患慮後不得不嚴令無費文與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從長計議俟下花禿回還到彼或暫且羈留遼東密切防範仍行文與海西建州各種女直野人頭目使其知下花禿先不合背叛 朝廷侵擾邊境原情定罪合置極刑 朝廷但念其躬親赴京服罪寬宥其族令在遼東隨軍聽調使其革心向化剽掠易行永不敢為非俟本人果能變惡為善另行定奪就令曹義差人將下花禿押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陳運

八

平露堂

李滿住董山等處令其牧管務在如法嚴因飭來不得縱令生事為非倘或因事發露一體生罪此外別有長策奇計可以使賊子知懼不為後患夷人聞風亦知警畏安從曹義等一面施行一面差人具錄奏報不許心懷猶豫處置乖方以致事體誤戾自貽後患緣係處置夷事具題

覆教習功臣子孫疏

刑部右侍郎江淵題伏惟 國家隆古崇德報功之

典凡勲臣之家前代既加褒銀後世子孫得以承襲

皇明經世編

子虛齋集

教習

九

子虛堂

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然彼皆出自膏粱素享富貴惟務安佚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者多當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惶失措一籌莫展不但有負 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誤天下要切之事詳其所自皆繇平日養成驕惰不學無術之所致也乞將近年襲替過公侯伯等官及木襲替其餘子弟各家除與學職正大教官一員專教其習讀經典武經等書講明君臣父子綱常之道仍令隨各管總兵官日逐操練觀用兵進退奇正之法如此實為有資

於 朝廷任用且使各官皆得展効才力不致坐享

厚祿始終保全與國成休矣具題奉 旨抄出到部

參照切詳將臣之任不博於古典無以達事理之宜

不練習於平時無以應倉卒之變比因國家承平日

久將臣子弟往往溺於流俗率于世好以致卓異者

少庸碌者多茲當多事之秋正安簡將之日所據公

侯駙馬伯之家雖間有奉討學錄訓導等項在家教

書然其中亦有不曾奏討者合無行移五軍都督麻

轉行各該公侯駙馬伯查勘各家若無教官訓誨子

皇明經世編

子虛齋集

教習

十

子虛堂

弟者令其選白具奏吏部查照明白即便簡拔學識正大相應之人奏請除與專一教習經書開導禮義使知尊卑之分及公侯駙馬伯持身處事之道并隨住弟男子姪若有年力精壯堪以操習者俱開 本部日逐赴營隨同總兵官演練武藝不許晏安怠惰因循度日以負 朝廷之恩以隳父祖之業如此庶禮義之道明而將不乏人驍射之藝熟而用不誤事緣本 欽依兵部者了來說

擒獲達賊疏

擒獲達賊

切惜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請許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生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拿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輕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為此特一俘虜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啓懷舍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再行研審妥的止足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 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賞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 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之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朔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錄及遠探隨後再無跟

隨擁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緣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 勅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怠廢軍政疏 軍政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輝等交通飲酒奸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 聖恩寬宥弗加罪責然臣等切惟衛輝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權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况終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奸若非剗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目虜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嘗寧息舊耻未雪當臣子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空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輝等所為若此上辜 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勝一己之嗜欲豈卹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繇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黃緣黨比戰鬪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讐仇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輝等又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一 平露堂

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賴等賣放遁遁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賴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 聖恩寬宥而此等馴僞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賴范廣陶華張義郭英穆成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

皇明經世編

子忠肅集

主

平露堂

並行而戎政修舉臣等猥以驚鈍叨掌兵戎顧惟將帥之用舍繫乎 國家之安危事有當言不敢緘默

獲大同守禦疏

大同守禦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各步操乞 勅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

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駢行疊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卽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俱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飢寒自管至今多於腹裏及遼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

皇明經世編

子忠肅集

主

平露堂

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世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寫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賍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愈長解又歛盤纏况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若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費奮勇殺賊以聞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

有急有緩今者非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諸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比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得表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初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初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不多

難以有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其不爲常例有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類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緣生事臣等謹奏 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懷柔遠人疏

吏科抄出吏部左侍郎何文淵題臣訪得貴州地方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司衙門鎮守其地太祖高皇帝命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事簡民安遠人畏服永樂十一年湖廣布政司參政蔣昇賢具奏於貴州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思州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管不過三四十長官司人民每司不過一百戶官多民少懸差引兵克撫門子庫子等項應答不前官吏在彼廉潔者少貪墨者多又從販索民財土民受逼日漸困窮以致去歲苗賊反叛殺官軍民總兵官官聚又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起謀逆劫殺地方燒毀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屢當交鋒殺人盈野自去

春以來米糧艱難人多餓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求必不繇於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僭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急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懇乞勅兵部計議其校賊燒毀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地方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以鈐束軍衛遣大將一員前去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便於言語者前去招撫便安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訖北胡寇宇息另行計議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等因具題奉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丁前文上爲流則難爲之則易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爲因邊將處置乖妄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屢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從復特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于聖慮勞師遠征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二

貴州

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負皆能効力死守及總兵總督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緣具奏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璉總兵官保定伯梁瑄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等項緣緣公同勸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箐而爲險劫蜂蟻而屯聚旣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孰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貴州備誦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官量與陞職請勅行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璉等相度賊勢使安招撫惟復不必差官只差人馳驛會文與侯璉公同總兵官梁瑄等審度前項賊情最宜撫捕務在日下寧帖緣奉欽依該衙門看事

皇明經世編

于忠肅集

卷之一

貴州

聖訓

兵部務求討等事疏

處置失當

巡撫四川都御史李匡咨稱訪得傳威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改號爲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與朴頭羌者木瓦石父蘭日駐陸寨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繫伊父南葛自承樂八年歸附之後凡有進貢俱從日駐等寨皇明經世編

平忠肅集 卷之二 處置失當 九

平露堂 卷之三

經過於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道下道路正統七年間草賊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勦其董卜乘時調領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逐馬匹從卓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占數過路該四川三司勘得古敦係雜州靈關其路險峻正統八年間勅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司豆若寨頭日松達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兄朵

魯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繫爲妾忿恨不承襲管其與弟觀綽達兒并松達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間董卜撥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搶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舊雜州亦行撥人守把景泰元年間董卜要進馬匹盔甲從保縣出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勢備錄具奏欽蒙勅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詣撫却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千餘衆護送馬一百餘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還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阿賞杜阿泰王侯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威州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同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威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雜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爲雜谷侵奪今爲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

可以杜董卜觀親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不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撫諭，見韓俄監聚，著將舊維州還還保縣未據回報，間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徇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虜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欲杜董卜觀親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斷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放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韋阜客與吐蕃大戰於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同平章事杜棕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即令賁勅與克羅俄監聚，著將舊維州棚房還還保縣掌管。臣在成都日久，仍乞勅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馬匹既已阻却，蓋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臣之愚見如此，具題奉旨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備務要博采衆長折以中道剛柔兼濟寬猛適宜本之以廉明濟之以通變毋生事而激變毋縱惡而長奸毋貪小利以墮賊計毋邀近功而妨遠圖必須十分用心不許纖毫怠慢致貽後患緣係處置吏情具題

兵部爲邊情事疏

卷八

照得竊卜求討書籍一節攷之唐玄宗之世吐蕃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余生交游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叶蕃

皇明經世編

卷八

兵部

書

下

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疑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部記即成部府諸書也一府之形圖閭闔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誌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方輿勝覽天下之形像閭闔於此乎載不可以此書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不若因其請

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朝廷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勅禮部計議將董卜所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令將舊維州地方還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臣之愚見如此該禮部欽奉聖旨欽遵到部除奉討書籍另行奏請給與外所據令將舊維州地方還還保縣一節移咨到部參照董卜韓胡克羅俄監燦其請許之心桀驁之狀陰懷異圖非止一日今雖要令將舊維州還還本縣誠恐木人反復多端貪戀土地人民不

皇明經世編

卷八

兵部

書

下

肯退出并雜谷安撫司達思總長官司雖稱還還亦不見著實其解印信帶出遊方等語俱屬虛詐又稱雜谷達思蠻雖得地方俱聽董卜節制則是雖有還還之名其實占管如故李匡所謂洗心向化未必不爲虛言合無行移羅綺再行公同鎮守周貴等從長計議其於夷情邊務如果重上韓胡革心向化別無變詐不實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燦以謂今令奉討書籍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係附近保縣去處亦既有恭順之心不失臣節宜將本州地方還

回本縣以表臣順。毋得猶豫狐疑自持。兩端仍令羅綺當知克羅俄監繫之始。當念地方付托之重。必審勢度情。必輕利重義。今後審夷饋送物件。雖不可遽然辭却。以生夷人疑貳之心。亦不可輕易接受。以啓夷人輕侮之意。務在處置停當。俾上下相安。緩急有濟。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邊務事疏

卷之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三

人向化之心。平 朝廷柔遠之意。兼以傳說境外事情。已示曉放人闖差人伴送。及具奏外。臣等切詳衆類等三衛餘孽。先年勢孤鼠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統十四年也先猖獗。犯邊已結成一黨。乘機搶掠。今既隨同也先遠遁。而復來本處居住。顯係也先部落之輩。假以進貢爲名。包藏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忠之變。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糾合也先之徒。而窺戎馬之虛實。卽日遼東屢被其患。麗窟之計。稍遂。天幸之慈。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相去賊巢

不遠。履霜堅冰之戒。政在今日。乞勅該部計議。今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急聲息等項。當卽具奏。許令入關。其餘來非特節。及無真實境外事情。合無照依 太上皇帝勅旨。就便阻回。候 聖節及冬節前來進貢。照例審實。驗放。伴送赴京。仍要多方密切。差人哨瞭。如或此賊勢衆。離邊遠。必須指實具奏定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搔擾。我有可爲之勢。卽便調領所部軍馬。出已相機設法剿捕。以弭後日之患。具題奉 旨。欽遵。到部。參照奏稱。兀良哈泰寧。朵顏。福餘三衛。違賊頭目。照依比先年間。勅旨。今後歸順。傳報聲息。許令入關。其餘就便阻回。候冬。年令節。照例赴京一節。臣等議得。前項夷人。自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屏蔽我邊。往來通使。不絕。後因在邊出沒。大出官軍征勦。以此聚彼。黨與之心。遂懷叛逆之意。乃者也先大衆犯邊。皆倚此賊爲前鋒。鄉道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講和遁去。而兀良哈三衛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臣有窺伺之心。未嘗明白寇擾。近又節次遣使臣赴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三

進馬。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必以爲有異謀。因懷疑。二或奔投也。先或自相糾聚。侵擾邊方。自貽後患。兼之此輩部落正在南非二邊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進非逃。則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尚且被其截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大半致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繇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况朝廷之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防奸御侮。保邊御患。長策。即目京師內外。有殺茂盛。人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我虛實。我則示以誠無偽。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誠。若果迷然。斷絕慮。恐自開邊釁。且虜寇奸詐。固不可測。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元良。哈三衛數人。遣還之間。便透漏中國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陰謀不測。此輩尤甚。揆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之手。兼措置邊務。撫柔外夷。有當守經。有當行權者。斯時虜寇也先等。吞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元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衛

平露堂

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則暗受也。先約束所宜行。權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醜虜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惟犬羊之性。無常所刊者。貨財飲食。其受制於也。先未必心悅誠服。不過威服勢迫而已。朝廷待以恩信。加以賞勞。既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爲我邊屏蔽。臣等再三籌慮。所奏難准。令無行。移永平山海等處提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宗嚴督一帶邊關守備官軍。晝夜謹愼防閑。遇有虜使到關。密問來歷。明白。別無寇擾。情跡。隨即驗放。差人伴送赴京。不許日久留難。致生疑忌。以開邊釁。其間如果虜使數多。帶有器械衣甲。及哨探隨後。別有虜騎。按伏事在不測。情有可疑。定從各官設法處置。相機戰守。仍一面星馳差人具奏。不許指此爲繇。一舉縱令入境。而失誤邊務。自取重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衛

平露堂

叢中書舍人何英疏 陝西鎮守

兵科抄出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英題。臣聞宣德年間。瓦剌脫殺散阿魯台。其治下散漫餘寇。阿魯宗兒只怕等五六百人。潛躲於甘州等處。邊境擾擾。

陝西百姓數年轉輸甚至艱苦今止賊也先殺散脫
賊脫不花部下敗殘窮寇無所依歸者甚多欲歸也先
則自相猜忌而不收歸欲往遼東大同宣府沿邊一
帶則畏懼邊軍并三衛達子而不敢往只得在於甘
涼寧夏沿邊逃避潛止臣今思莊浪達賊節次殺死
官軍搶掠人畜於近邊擾擾者正此窮賊也况虜中
多係計肅住坐回同張知地方邊境城池及楚肅二
府委馬草場去處倘黃河結凍餘寇糾合復來近邊
攪擾資爲本便乞 勅該部選差發於幹辦通曉夷
情一二入資抹 勅諭詳寫楊文前去莊浪等處跟
事殺死官軍爲惡達賊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利室
如從則招撫來降倘或執拘不改前非則量調涼州
莊浪等處見操官軍相機勅殺以除邊患便益奉吉
欽遵到部參照中書令人何英奏稱其言要差通曉
夷情一二入前去莊浪跟隨招撫殺死官軍達賊一
節議得賊虜之情謫許多端去來不常居止難定部
落星散實難結以恩信大衆軍馬尚然追之不及今
二三人却往何處跟尋兼且也先既已不使使臣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天

平露堂

却令人跟尋殘寇則是自起釁端而非安邊禦侮之
道况近日甘肅一帶擾邊達賊又未審的係何部落
設若京師差人到彼跟尋萬一疎虞未免失所受辱
非惟因而透漏邊境消息抑且隳虜謂臣將臣之無
謀徒惹邊患無益於事委的空碍難行但于邊務夷
情合無賁文與甘肅總兵官王敬公同參贊軍務都
御史宋傑等從長勸議前項賊寇是何部落有無來
歷即今應否差人前去招撫如果相應就於彼處選
差哨曉夷情人員徑自設法相機進止前去哨探得
見台明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禍福令其歸欵效順
差人伴送赴京自有重大陞賞若賊情奸詐恐有後
害難以差人亦要謹慎防範遇警隨安戰守然此事
必領斷以大義決不可猶豫狐疑苟且謀計
及輕具舉動致損軍威有乖事體仍先將應否緣緣
差人馳奏毋得遲誤若各官輕率怠忽處置不當異
日誤事罪有所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天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聞公 周立勳勳伯

錢爾進及甫參閱

朱簡齋先生奏議

疏

朱鑑

請減屯軍子粒禁革奸弊疏 屯軍子粒

據廣東都指揮僉事張玉咨呈稱節據清遠碭石雷州海南神電廣海等衛南雄韶州捷勝靖海甲子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五

屯軍子粒

三十五

等所管屯指揮千百戶楊璟等呈據各該屯田旗軍劉良受等連名狀告俱克各衛所旗軍蒙撥屯種辦納子粒連年本軍例納細糧六石切患原撥荒田每軍多有二十畝少者十數畝多係深山窮遠及濱海去遠其間有水澤澶注者火山坡者多望雨成熟旱涸不收且如民田每畝起什多者四五升少者一二升尚且辦納不前今屯軍田上每畝納糧三斗二十畝者納糧六石又有不及畝數者一畝辦納交實艱難與民爭種互相告訐連年不絕永樂宣德年間惟

納稻穀俱係各衛所自行收納虛多實少亦可追延今納細糧撥與有司見數收納俱要實米到倉誠革奸弊似軍上有新舊不同丁力有多寡不等致有典賣兒女者有貧乏逃亡者甚至不得已糾合為非尙圖衣食者况兼連年雨水不均禾稼不熟誠恐追徵細糧逼迫逃竄苦乞優恤減分辦納等因備呈據此案照先為戒諭其節該欽奉勅諭內一款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郵惠除奸去弊之事許指實直言無隱體得廣東福建俱係濱海去處瘴癘之地山多田少地瘠人貧附近好田多被頭目占種所撥旗軍屯田俱係深山窮遠處所山嵐瘴氣所侵軍民亡故不少以此懼怕前去名雖下屯實在衛所有田者少無田者多及至比較之時又將徵收銀兩送與官旗撥納一遇退佃有力者照例納足無力者典賣妻孥益之管屯等官連年春種之時指以查點青苗等項科歛打發秋成之際指以比較子粒等因案要使用計其一年所種不勻一年所需以有數之軍士悉無籍之演獵所以逃亡數多屯守無備深負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十五

屯軍子粒

三十五

上軍之盛意經國之遠圖如蒙乞勅該部計議暫將此等地方子恤減分微納以舒軍上及行各按察司專委廉幹僉事一員往來提督除革奸弊實爲便益

正寬五年上時益爲監察御史

請開設京衛武學疏

開張京衛武學

該成國公朱勇等揀選到弓馬慣熟幼官一百員銓選教官訓教歷代臣鑑及武經等書使知尊君親上之道竭忠報國之心委臣前去提調稽其進業除依奉外又該本官惟訪到曾經戰陣勇敢當先都指揮指揮一百戶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本年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也要他熟讀武經百將傳等書曉得用兵方畧以待試用吏部俱已奏除訓導楊義等六員前去行在前軍都督府兩衛空軍內各另立學分教欽遵前去幼官學內提調訓誨及去紀廣等學內稽其進業都指揮等官迭見必失等多有告稱年老不能識字難以熟讀及解說公差等項不來聽教又有訓導各另學堂偏執已見講解不一各官難以聽受恐非設學教養經久利便之成規也臣稽諸典籍成

皇明經世編

朱簡齋奏議

開張京衛武學

皇明經世編

朱簡齋奏議

開張京衛武學

朱簡齋奏議

周以射御實典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詭詐器吳之科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爲博士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觀 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於各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 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內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蓋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修不立武學之科未啓則得人之效未著况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屬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頒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興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醇厚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裴

兄男及敦敏英俊^武幼^武宜^武趁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送武^武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錄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錄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兄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今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讀用兵方畧并武經等書然後同齊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

皇明經世編

朱簡齋奏議

國及京五

平露堂

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調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式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於將用之際始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為國之用矣

請補軍民冊籍疏

軍民冊籍

正統六年三月上

國家以民數為重軍民以冊籍為先凡在有司理當

收貯洪武元年以來軍民等項戶口俱以版籍為定每次重造一様五本戶部及司府州縣各收一本存照以備日久吊查俾奸巧移易者不得售其私避重就輕者不得更其役正法之意至矣備失臣近往太原等府遠沁等州縣清理軍伍為因各處軍民告訴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梁軍冊查理分證其名該官吏推稱年久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民民捏為軍以致連年告訴互相推調空歇軍伍乞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

皇明經世編

朱簡齋奏議

重更舊六

平露堂

籍冊并節次原梁及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寫補修整完備具送失損壞燒毀無存者皆令吏書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梁丁口其克軍來歷衛所鄉貫備細錄出依式補造照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如法安置時常輟瞭庶版籍定軍伍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

正統六年三月上

撫安軍民疏

邊防

趙為撫安軍民事奉勅爾等即曉諭撫安人民各安

三。切令驚惶。但不用心撫恤。致小民失所。或因而生事。爲非俱重。罪不容誨。三司仍各委的當。堂上官作急前來鎮守代州。一帶沿邊地方。提督。總門。關。官。軍。守。把。關。口。嚴。謹。設。備。防。慎。本。司。已。委。左。參。議。羅。格。前去會同提督守備外。切照山西地方。極臨邊境。所屬官吏軍民人等。欽。蒙。皇。上。洪。福。厚。恩。不。知。兵。者。八十餘年矣。所以終歲勤動。饋運邊儲。供給軍餉。冀衛民生。豈期大同一旦失機。致賊長奸。逞兇殺虜。腹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遠勞聖慮。率師親征。人心已安。賊必遠遁。然恐此冠說。詐百端。姦計萬狀。或詐降。或請和。或去而復來。或散而復合。或設伏我要衝。或邀截我歸路。或聲東而擊西。或佯止而突南。或攻城搜山。而劫虜我民財。或出消安營。而窺伺我兵勢。雖萬無此虞。亦不可不爲先備也。如蒙准旨。乞多擇智謀大將。挑選精銳騎兵。每一營用總兵一員。參將二員。騎兵或一萬。或二萬。不可過多。多則難擇。惟在三令五申之嚴。須用四百八尾之法。布列安營守衛。行在先發夜不收。微行以潛觀其動靜。不爲近突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鋒升島以觀其隱伏。量敵而進。應勝而會。然後發兵四出。策兵繼從。分彼之勢。破彼之謀。各自爲正。向夾擊其左右。或攻其無備。或出其不意。或勦其後。後或掩其暮歸。或據險以乘之。或多方以誑之。勿拘于一營。勿局于一陣。或設伏以邀截其歸路。或出奇以夾擊其奔衝。務要左右相援。首尾相應。切不可孤軍深入。亦不可追逼窮寇。慎防佯止之詐。謹備奔衝之突。凡敢勇當先殺賊有功者。則速陞賞。畏法避遁不行策應者。則速責罰。以勵我兵勢。以奮我兵威。使彼虜無所加。聚無所用。立見狐奔鼠突。膽寒心摧。決勝于須臾。安遯于悠久。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兵法有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書之所載。理必不誣。欲求萬全。在茲一舉。惟皇上裁之。又照山西地方。即目人心未安。雖有三司事。難專主。伏望聖恩。鑒遣大臣。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馳驛前來。便安行事。撫安人心。計整邊務。俟邊境寧息之日。依舊取回。二。此。四。年。八。月。造。時。爲。在。參。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隄防建賊懲罰言患疏

卷四

欽奉 皇太后明詔題因虜寇犯邊尋害生靈、皇
帝思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
家、不意被匪賊度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上生在深宮、長於內府、不知真是凶器、將是賊官、
萬乘之尊、輕爲孤注之舉、欲固宗社、惟在尊賢使能、
後傑有位可也、欲禦虜寇、惟在選將練兵、積粟補邊、
可也、奈何舍唐虞三代之聖謨、却乃蹈懷懲欽之
覆轍、况今年五月初四日、上天垂象、凡有目者、皆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 雲臺堂
而見也、欽天監豈有不知、又可深入賊境者乎、是何
燕邪、竊弄神器、左使 皇上蹈此危機、荼毒生靈、何
留大駕上貽 聖母陛下之憂、下爲官吏軍民之苦、
誠可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也、然既在者、雖不可追、
而方來者、尤所當謹、臣恐此寇詭詐百端、奸計萬狀、
節將所獲盔甲器械等物、運去而復來、常以所掠金
銀綢段等寶、取去而復索、腹裏橫行、割掠牛羊、驅馬
動數十萬計、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
尚在關外、剝營、節揀飛報搶虜、却說而復、又云結親

意在寬我之心、實欲中彼奸計、攻我無備、出我不意、
又微因我怠而來、擊此皆兵法也、不可不察、不可不
防、前和不已、必至結姻、結姻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
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克虜虜無已之求、若
不整兵報復、若見生靈不安、欲計長治之策、長見其
可也、兵法有云、千里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而趨利
者、軍半、至今夜寇以數千里而趨利、其兵將不蹶、我
軍以佚待勞、而失利、却蹶上將軍、窺究其原、豈無其
故、復以賞賚有專、其體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殺、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下 雲臺堂
弟相殺、所掠之物、皆歸於私室、此所以乘勝長驅、莫
之能禦、我以賞罰必聞於朝廷、號令皆制於監軍、將
佐不和、士卒無恩、所得之物、必解於公家、此所以傾
力殫貨、愈見敗衄、今以結親爲由、遣使來京、一則視
我虛實、以報彼商、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所謀者
大、其志不小、假以送駕爲名、始得開關迎接、我欲出
兵拒抗、彼則指罵爲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爲今之
計、宗社爲重、急於擇將、速於練兵、擇將務必智勇之
才、任將須要權謀、由已暫停中貴監軍之制、假以生

終賞罰之權使我志無所撓計有所施重整邊戍之
兵復募壯勇之士整奸邪所積之財發太倉之儲之
粟能勦一賊者賞銀十兩陞以總旗斬二賊者賞銀
二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
能運籌制勝斬將塞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
敵陷陳安邊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
費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孫皆罔功成多惜國費
給賞自己之軍民勝績外夷之虜寇孰不奮勇孰不
當先徵取各道勤王之兵名為討賊復仇之衆京師
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荆河南山西出馬門與
大宣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進駐制大同并
力夾攻互相策應出奇擒捕相機進勦務使孤奔竄
突驚喪心摧決勝於須臾安邊於悠久奪駕回還窮
寇自遁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否則恐以送親為由來
機陷陷而進衛矣京師驚犯度窺閉門割地束手受
制諸道援兵一時難至天下大勢何日得安勿謂此
為不足憂勿謂和議為可喜苟安於一時貽悔于後
日即日雲潭應朔等州縣天城陽和等衛所官吏軍

民人畜已四兩萬月餘賊兵尚在往來道驛各處搜
掠田禾不得收成柴薪不得出採牛羊不得牧放莊
田不得照應糧食將盡薪務無遺急於索兵勝於拯
溺猶懸待解擒獲待哺尚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
攻而自援矣也先如果欲送駕回京結為親和奸
實則未為可喜害則愈當提防先令收其餘黨招回
逆騎令我軍民聞年人息令我牛羊朝收暮歸無捨
之處有安生才聚遣人通報被彼誓盟務必省去
人等要收其甲兵單人半騎方許送駕仍令易將
官兵居庸慎防賊黨乘機猖獗暫上苟安於今日再
行計整於來年伏望 聖母陛下 卿王殿下念
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臥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
取之不易守之實難豈可委任奸邪致使專權用事
切照大監上振毒亂天下震驚神靈自江南草寇生
發立意皆以誅王振為名自侍講劉球之故中外皆
以後諫官為諱為厲之所莫甚於此古云事歸朝廷
則治事歸宦官則亡吏有所蔽理必不誣胥 太祖
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机有妨國

三、

皇上波出賊庭臣下當效草野笑歌

100

牛乳、牛奶

一三二

木口事

1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格其人也。

久停于此因見大同州縣志

朱簡奇矣

無用也

平
齋
學

陰陽地理

自以平布政司爲正官故以

皇明經世編

朱國齊奏疏

卷之十一

平寇堂

晨昏鐘鼓在前今以奉大殿爲正宮長許鐘鼓不
宜在後緣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
左爲陽右爲陰左爲華夏右爲夷狄青龍安動白虎
朱雀玄武室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東青龍
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爲災住居安穩國
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蓋
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內新修理虎嫌生
角龍伯無睛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華之可也何爲
而修二浮圖胡人所搬除之可也奚爲復建加以西
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
虐耳以攷江南草寇生發塞壯犬戎衝突皆因白虎
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
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
尚欲趨吉避凶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乞勅在廷文武
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址移其人杜其門弛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果欲事佛
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
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

皇明經世編

朱國齊奏疏

卷之十一

平寇堂

遷移來東臺基殿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
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
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
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進北順天
府地方取正蓋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
武之地或得鎗服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
臣廟可助外弓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便
相應則殘朝自敗草寇不作而國安民康天下太平
矣

陳言趨務疏畧

田賦傳說虜中之言未委虛的然賊情誦詠不可不
備今訪得各處邊將罔念子孫有世襲之榮各處軍
備不思朝廷有陞賞之貴各顧身家不肯殺賊每以
軍少難敵爲辭屢以糧缺不供頻奏釀成邊患致增
軍費殊不知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
兵多則費財戰久則挫銳昔蘇建以三千而擊匈奴
二十餘萬岳飛以三千而破金兵三十餘萬是其驗
也豈在多乎惟在兵將一心號令賞罰攻戰調度之

法有如其若軍令不嚴操習無法人心不齊焉故不
利縱須百萬何益之有用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計
欺而已用之禦寇不過退走自相蹂躪而已斬首者
不過一二而被戮者則舉一而遺百生擒者不過二
三而追奪者則張百而成千微立勳勞希望陞賞况
總兵既無糧殺之積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無
辭難者相繼而逃臨陣畏敵者成隊而退習為常事
全無紀律再不以假以破獲中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
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牧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六部書公議
兵部
平心堂
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及勛得大同見有都
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將沿邊渾朔等州
山陰馬邑等縣各委能幹都指揮一員或二員統領
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一
則防運邊儲一則護民耕種賊少至寄勢相札剿殺
賊大至則通報出奇夾攻或擊其前或邀其後齊力
驍猛殊死鏖戰破彼之謀摧彼之鋒其敢勇當先斬
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在逃臨陣先退者許
令便安殺罰以警軍壯以肅軍威應得將令嚴明人

心齊。事寧之日還冊奏聞則賞功之典速見而人
樂于趨事罰罪之法速行而人惧于逃叛使或仍循
故事務拘常法若不假之以威不倡之以權雖勞苦
復生鮮有能成其功者也始見屯師日久邊儲日乏
馬無薪養人無糧食賊勢猖獗民心驚惶以守不固
以攻不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其欲賊兵自回
迨境自息是欲却步求前豈可得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六部書公議
兵部
平心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六

兵部

平心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遠軒

華亭 徐孚遠聞公 李 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泰閣

李文達文集

疏

李 賢

論太學疏

太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笑惡國家之安危定天下定時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

皇明經世編

李徐二公集

卷之一

太學

平露堂

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莊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允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

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頗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墮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

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嗟其大而私其姪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皇明經世編

李徐二公集

太學

平露堂

卷之一

太學

平露堂

平露堂

平露堂

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懷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咎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覺況佛寺無益于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太學三

平露堂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平安天下於是平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謏默冒干天譴不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退之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大馬之患私竊過慮以爲陛下

陛下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日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聖政四

平露堂

民心人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奉行若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大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前是明足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拔公道以振紀綱誦則用以

幽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懷夷狄。開學藏以遏下。儲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寒嗟夫言之逆耳

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政五

平露堂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假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慙慙。附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日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曰。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

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鏡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退贊奏。議政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聖政六

平露堂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儼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述。務考義理之真。肯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

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

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輅有敬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戒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而足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寡安爲鵠焉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聖政七 下壽堂

無教遠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道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連訓以戒大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游于田以熙邦惟正之供張繼古告大寶箴戒唐太宗曰繁不可極樂極生哀懲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會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聖政八 平壽堂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闇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諱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曰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

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時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兩旅之憂曰不佞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請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訓九

平露堂

五曰慎舉指臣嘗聞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昔曰惟皇作極益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俗可不懼哉況口王前座而後史卜筮轉作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未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謂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書有過必錄益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笑一頓一笑夫一頓一笑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動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事而心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平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而親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聖訓十

平露堂

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明帝時。帝曰。天下無事。當崇節儉。若帝堯舜。及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肯酒。非飲食。早

宮室。惡衣服。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

衣弋絺。席用莞。程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

女三千。欲營一殿。皆用已具。監泰而止。嘗曰。欲盛則

費廣。貳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

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官人首飾珍

珠。適目不觀。恐其倉華器用。止於漆素。食調止於黃

絕。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皆於前日近因。照舊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發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

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

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

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

詔欲自焚。而得雨蝗。宋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

久旱不雨。而霽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

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

朔河改地。動殷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

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羣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

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願人君修省

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況人君精誠所

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飲

大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

雖然。微臣以再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

前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

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

哉。臣區區縷縷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

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吏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勦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而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安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力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聖政上

下

之法絕勾人之交益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陛下目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輒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原法於前人踵循理好善之念有正直忠良之心藏之方則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

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在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人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諛之詩曰好事盡輪純與直謾勞煩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驚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勞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聖政下

上

以愧令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諛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

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善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錯口人情莫不欲盡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盡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遵三王師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李文達男 聖政 五 平露堂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繫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決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決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者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

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恩于禽獸況禽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上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止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購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庫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官之印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服救死往往流轉而亡抗不可勝計其達官生計亦祿施施自得嗚呼既膏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竭其力使餓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貪黷則反其職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人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有朝官員皆實開俸十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苦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祿而已根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大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固本國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是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墾工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苦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群獷幾四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血獸心貪而好利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方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朝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家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禁之不使之久處其土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而為害復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達官率東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震代顧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部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請勅疏

臣聞請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淑慝名節之良寶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堂下請勅一事至為詳備可為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進退。于是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慕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及爲貪夫所笑。日無異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竊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本仕者亦有者。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明經。臣竊竊之。

李文達集

官制考

于露堂

自以歷代治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爲國家之用矣。特之以釣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矣。有國家者本有合此而不爲也。我國朝自洪武水樂以下正是天下之士鼓舞欣無不感激道。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本。言意今後以獻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與照諸司職掌施行臣且不吝。聖意所在若以爲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爲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退矣則臣所日見保守者什九

迫奪者什一。況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詔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況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忘者多我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皇明經世編

李文達集

官制考

于露堂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伊願皇上留意守祖宗之成憲遵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詔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二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旁疏

謝肅

比旁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報無等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其議之列伏

聲。天。時。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大。主。憂。患。辰。主。身。臣。死。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鄭。漆。室。女。憂。之。現。列。於。侍。從。立。於。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牧。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門。一。大。都。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疾。牌。止。能。拒。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悉。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禦虜

三

平露堂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中有蓋。爲先驅馬。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之速須追迨其身。以甘其勝。然後發而車中不驚。畏其前卒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服。取中臣觀車制四

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六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掛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共十六條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前有腳之城。而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前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縱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官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帥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聞也。况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舉旌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禦虜

三

平露堂

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遼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刊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驟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奉奉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爲其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遼防事宜 遼防

一各邊兵備遼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防 五 平露堂

是發方殷官及貽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爲審處總兵等官職否其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點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多今之事之暇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通官子弟都指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隊以備警急

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宜增巡撫重臣而臨清一友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壯諸勅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上軍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防 五 平露堂

就勅綱於彼招集還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涼地方虜寇出沒請勅陝西巡按并都布按二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柔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水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防禦候明奉無事同營客雲鎮守指揮王榮名位尚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

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保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巡撫參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

無為碌碌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

自弘治間此議已蒙允行今歲得鎮守遼東右參將

鄭督僉事劉端巡撫延綏石會都御史盧祥俱年力

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南縣有都

指揮同知管城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

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

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璟見充泰將守備寧遠諸

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城廣祥員缺兵部另會

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

守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趙

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曾鑑鎮守未

免頭顱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閒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用者分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訓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什

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

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漳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

不可不慮宜增設謀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邊河碑記 新開邊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無欲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密東北之境控苞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餼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詞諸父老之落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法一日水套一日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皇明經世編

李文達集

平露堂

間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從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二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止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

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瀝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皇明經世編

李文達集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徽壁高木 陳子龍臥戶

徐子遠閣公 周立勳勒石

李 雯舒章察閣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古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皇明經世編

徐武功集 河灣治河

一 平露堂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闕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壅氣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衆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壅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必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

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還河之勢

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還河則可去其害而取

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成廣發河

一道下穿濃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

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間則有古大

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倚以

為濶毛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宜鋪之使黃河水

人不至泛濫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置漕運

皇明經世編

徐武功集 河灣治河 二 平露堂

一開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

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開闢昔

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自以流洩

何多於塞後平江伯陳瑄為設淺鎮又督軍丁學洩

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涸今

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亂流河上下固懸絕上比

黃河卒庭亦差夫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

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徐武五事疏

政體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彛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
其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
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今宜于每年九月
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
獨石。一出大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
塞三五百里。燒荒哨。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
每歲多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
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武功集 武略三

三 平露室

方數千里。關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
今西安入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
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
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
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爲兵。願兩三丁
爲兵者聽從。免其糧差。每府立爲一營。委廉幹官管
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開支行糧。有功之
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
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
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
舉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有無一槩
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
悞事。雖加黜責。無補前貲。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
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酌知其才能智勇。竝
以本職參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
能幹。乃可命爲參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
官爵。如此則爲將臣者皆知激勵。奮立功效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武功集 武略四

四 平露室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其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
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
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分同點選。逐隊閱視。
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
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
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並爲定法。或三年
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
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臂力者。皆能

効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
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
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間以攻
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
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奉隨使用有功之
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
憾為國家之用矣

碑畧

皇明經世編

徐武功集 武備五事

五 平濠堂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
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
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
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
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
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
濟波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
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壅焉

則不可故潰者諸潰淤者諸淤而莫之林也今欲林
之必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
爲之防以時節宜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戩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起
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
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
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
灣又三里而至于李華之漕由李華而上又二十里
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任之潭
皇明經世編

徐武功集 武備五事

六 平濠堂

乃踰范莊淤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
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開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關
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澇乃更時出
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
資灌漑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
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旣作大
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緣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倍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隄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鉗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潑之流而納諸滹遂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隄舊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皇明經世編 徐武功 五事七 十 露重 鄴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池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右員因奏潞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勳甫

馮瑞振振仲容門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 格

邊務疏 邊務

題爲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此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一 邊務 一 牛亭立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求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公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錄在京居住卽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無室家可恃

又黑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

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

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

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卽

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

原操守官軍人等久在邊境不習農桑兄在京居住者逐一查覈并其家小盡

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

前巧立名色占據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

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一 邊務 二 牛亭立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

項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

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

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

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

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等閑軍士多無田

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

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園以次空閑回

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

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大。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役軍夫。掇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乞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邊務

三 平露堂

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華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遼城充實。雖傾府庫之

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軍士。有悞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營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同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邊務

四 平露堂

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乞勅兵部。將保定宣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通相撥補。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

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逃年爲固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逃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與保定等處軍民被迭賊驚

皇明經世編

商文授集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散逃移木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革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匿回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彼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庄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閒無碍田地如蒙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皇明經世編

商文授集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右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連和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子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彈灾疎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灾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灾變迭見。臣等忝職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一

七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觀兹灾異。惶惶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典師勦粟。何以資犒。早濫飢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賜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上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鈴束懾化鄉

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置。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請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諱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計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苟搜逮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卽位之初。不怠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一物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遠。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茂。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 陛下明頒詔旨。今後除當例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又安中。以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竇遠物。則遠人格惟 聖明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足。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灾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皆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卽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僥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問閭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卽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灾之繇。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灾害。何憂不息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繆。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灾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入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棍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寫達者。豈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員。照例請勅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

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厘不爽庶入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苛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謫以興怨謫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繅鼓緩工之仁建霸臺而布庠民勿敢之令良以此而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閱總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于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

皇明經世編

前文校集

卷之一

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艱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虛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穀幾時之用該

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中鹽引招商上納轉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販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赴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立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克實庶不臨期候

皇明經世編

前文校集

卷之一

事

一傍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風竊狗偷不爲人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壓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副承平日久未免忽略今劾吏部奏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于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
工并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
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
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
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家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
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
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或情遂至
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商文毅集

下卷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運
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
尤爲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爲深憂今
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
吏部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
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
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韋西臚疏

請韋西臚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

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
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
責緣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
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大急刑網太
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梟夜搜檢家財初
不見有驚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

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司庶府之官
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
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商文毅集

下卷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汪直之失雖
爲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
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說承審責得專予奪
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
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
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
無忌憚厚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
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

爲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
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逮吳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
可爲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入
心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況今天
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
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
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
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天地
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道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五

千露堂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誅必由於
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
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
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
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
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於萬年保 皇圖於不拔
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
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生成之德實諸宥密之地

一念愛 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
條陳大略其題以聞伏候 聖斷謹俯伏伏念

序

聖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沿肅不百
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卽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籬之
設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號將帥嚴嚴巡哨
蓋制敵禦寇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入而其指
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老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六

千露堂

十世故康公有爲文臣一入者是任又難乎其入焉
皇上卽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
舉在位僉謀以山西右叅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其名
以聞 上曰是當任兵部給事中者屢進謫言可
屬大事朕固識之卽日降勅諭往謀其事時獨石
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
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
客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
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奉聖書四十餘通茲特

具錄屬輅序將什襲以爲寶訓。臣輅肅員內閣，每邊方有警，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謀，親授成算，俾樞勅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或因奏請，隨事諭旨。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臣感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圖書之外者。如立社學，置醫局，設煖舖，築義塚，利人之甚，雖於枚舉，可謂克當闡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寧，有臣如此，上復何憂？昔張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爲朕計，護北門可也。盛嘉勞勩，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商文毅集

使西南夷

平露子

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剌加國，僻處海隅，去京師不啻數萬里，蓋其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剌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享正朔，永錫鞶，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速魯擅無答佛那沙，既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詣闕。

下請命我皇上憐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水劉偕立以行人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贈言。予惟國家極御華夷，此固列聖配天之大德。我皇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以宣布，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不言，而歲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予亦曰：聖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偕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厥介有爲，可謂不辱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盛，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商文毅集

使西南夷

平露子

濠州新開河渠記

濠州新河

濠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徒桀澤，浸流州境，自臨濠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漢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饒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上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卽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況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徵後功乎。衆皆曰。然。于是都憲躬爲相度地。執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九

千露堂

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嗣其功。以永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以人力而成者。況河渠乎。管者。河決瓠子。民嘗受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壁令羣臣負薪。卒以填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爲患。稍餘浸耳。然河渠一開。而水勢有帶地利。可與民生。以道。謂非人力成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爲急。若都憲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懷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諸水。此以洩水爲用不同。而爲利一也。濮之民。寧無是而欲者乎。用書此爲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編

商文毅集

卷之九

千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閣公 彭 寶燕又

徐鳳彩聖則參閱

王端毅公文集

狀

王恕

參鎮守官參隨擾害夷方謝狀 鎮守參隨

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

軍民人等侵托公差為名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奏疏

一

平定路堂

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 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

底簿開防詐偽以盡撫綏之道 列聖相承率遵舊

章每於踐阼之初換與勘合底簿 勅諭昭昭篇首

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

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頃自太監錢能到於雲南

侮慢自賢罔遵 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

公營私需索擾擾大夫人職貢罔之以缺令灣甸

州告廟前項京官節次要伊銀兩等情臣再三體諒

委酌是實然此輩之到雲南非特攪擾外夷衙門而

腹裏地方無不被害人情大為之不堪除給勘文發

去該州禁約及已故知州景拙法解男承襲之事另

行外查得吳京官即吳源係散官江和即姜和係指

揮鐵京官即鐵聰係勇士福安即劉安與楊能俱百

戶係跟隨錢能人負錢五條錢能義明合無差官將

各犯拏解到京查全牌信符衙門勘諭事例治以重

罪就將追出贓物給該州出銀人收領如此則法令

昭明而姦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

乞嚴賞罰以禁盜賊奏狀

鎮南官軍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奏疏

二

平定路堂

照得衛所官軍本為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

而說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為觀美也且雲南地方

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為耻廝甲

鎗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

或一二百人結為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搶家

財殺斃人命或截路搶劫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

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

敵亦疎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睹 大明

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

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人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然也設若臨陣奮皇明經世編

上端藏集 卷之三 平露堂

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恤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資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照依軍法處治設或敵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必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它處數加十倍雖口習俗之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繇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爲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而爲之盜以上官并管莊之人爲主人匪俱藏於其家誰敢前去搜捕此雲南強盜所以多於

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開成該決強盜照依常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歿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歿者官給銀物以卹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援不及者不算如或有功次量加賞資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放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拿獲并見問未結強盜都布按三司會問明白同見監已問結強盜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押發市曹就便處決仍將首級發於打劫地方梟掛示衆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盜賊不敢肆矣

駕帖不可無印信號

駕帖印信

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賣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養錦衣衛百戶宋鑑臣竊有疑焉伏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王礦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齋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百戶汪清又齋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駕帖

五

平露堂

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若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閒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于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繇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効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臣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詰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 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攪擾地方之事，本邦等處節有緝書告訴，臣是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駕帖

六

平露堂

以不得不從實 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為乎？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惻，于月 天威不勝戰悚。

參提奪占南甸田地軍職奏狀

中使科擢

竊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馭之以道則歸順，馭之失策則背叛。故 祖宗時，因其慕義向化，臣伏中國，是

以待之以誠信撫之以恩義嘗降勅禁止官貪軍民人等不許假托公差前去地方擾害非徒安外夷實所以安中國也若外夷安則邊方無事而中國自安外夷不安則邊方多事而中國亦不得安今外夷南甸宣撫司百夫長刁克蠻告稱各官占伊前項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竄差發拖欠錦線蹂擾外夷地方事理若不拿問處置誠恐失夷人心因而激變引惹邊釁不無勞師費財爲中國憂所係甚大非但區區田土而已查得尹指揮係尹泉陳指揮係陳輔明指揮係明廣尹千戶係尹銘蘭千戶係蘭鑑俱騰衝司鮑千戶係鮑倫金齒司知事謝慶係土官今無將各官與百夫長刁克蠻等拘提到官坐委雲南都布按三司堂上公正官各一員押帶前去告田處所從公踏勘如所告是實即將田地斷給刁克蠻管領招撫逃民復業耕種納差發有罪之人問擬如律若有虛詐亦當宣布恩威諭以禍福使之知所警懼不敢違犯干礙太監錢能另行奏請定奪如此則齟齬畏法而詞訟自息遠人安業而邊釁不生矣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表狀

中使科擾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珍奇方術爲容悅以取寵幸者未有不壞天下之事而爲社稷之憂也切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前來江南採取藥餌收買書籍朝廷止賜鹽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銀八千餘兩却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衙門要銀三萬二千五百兩不知餘鹽八千五百引從何而來多取價利作何花銷又有鹽數十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箇江西南昌府等處官賣不知又得銀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官民取受銀三萬六千餘兩玩器藥餌等物并跟隨人員私下取受者不在其數又令蘇州府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餘疋疋疋直價銀十五六兩止給銀六兩五錢及其交納每疋反勒要機戶解扛銀五兩虧民數多使之破家蕩產含冤莫訴其在江西浙江二布政司并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金銀并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幾千萬數臣聞千戶王臣本非勳賢叨享祿位專弄左道邪術豈知經國大體而太監王敬聽伊撥置刻剝軍民舐膺

相銜滿載而歸以覲 寵幸殊不知取之不義得之
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損 國體者在此
所以傷和氣而致災沴者亦在此也若但見其易
而不思其難樂其有而不恤其無往者過而來者續
用日侈而財日屈非民之罪亦非 國家之福也况
各人假公營私明取暗受者多使 朝廷擔其名此
尤不可之甚者也除王敬等在江西等處賣鹽并取
索銀兩臣不知備細者不聞外今將臣所知者開坐
具題

皇明經世編

議事奏狀

王端毅集
卷之一
錢穀

中策
九

平露堂

一查得成化七年奏 准將江南應天府并蘇松等
府該起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糧俱撥官軍
過江就各處倉場交兌每石除原定加耗外另加過
江水脚米一斗所以軍得脚價民免遠運彼此有益
交相稱便成化十三年十四年仍令民運赴瓜淮交
兌民有盤費之損軍無加增之益緣是言之則知民
運至瓜淮不若軍到江南領運之便明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今後併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

常盈倉糧照例加與脚耗仍令官軍過江領運去
各處水次領兌庶幾軍民兩便清運不悞

前件仍照舊例民運於瓜淮及常盈倉兌納

一蘇松常鎮及嘉湖杭七府歲輸正耗稅糧八百餘
萬石租重差繁民多逃移松江一府二縣之民已包
納坍江逃絕人戶稅糧五萬有餘其他可知且杭鎮
二府稅糧雖多不過起運南京各衛倉徐州等倉及
屯軍饋運而已蘇松常嘉湖五府稅糧除起運兩京
內官監供用庫光祿寺衙門白熟梗米白熟糯米一
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餘石每石連加耗脚價盤用
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
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共用糙米四十餘萬石蘇松
常三府又起運兩京各衙門并公侯驛馬伯祿米二
十八萬餘石連加耗脚價盤用共用糙米五十餘萬
石約用運夫二萬有餘自備水糧盤費又不可以數
計况涉歷江湖過關過壩盤灘剝淺辛苦萬狀或不
幸又有遭風覆沒之虞四五箇月不得到京及至到
京或遇陰雨不得曬晾動輒守候一兩箇月不能進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一
錢穀

中策
十

平露堂

倉如遇各衙門忠誠爲國知民艱苦官負隨卽照數收受出給關單糧納受福者遇惟利是嗜不知民難官負百般刁蹬任意需索捉斛較量衝撒在地者皆不作數或百十石或五七十石一例折算照數添補以致借債賠補破產還債年年如此民財如之何不殫財殫力屈民難過活誠恐久則致生他變不特收糧之弊如此而各庫收受一應官物其弊亦然請勅戒諭兩京一應收受錢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各公乃心憫念民難如遇錢糧到於倉庫辨驗其中隨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一 錢糧 土 平露堂

即收受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而毋多稱斤重爲國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仍前不悛剝削糧納許巡倉巡庫御史指實參奏不分內外一體拿問如此則法無偏私而人自畏服東南生靈之福也

前件准擬行文禁約

一查得在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南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在京光祿寺日支飯米臣不知其數南京光祿寺日

支飯米臣頗知其槩其每日所造之飯止供南京尚寶司六科巡城都督本寺及四署官數員而已其餘則送各監局匠人本寺厨役及以此米送淮清橋三飯堂造飯濟貧人抵此米以一百分爲率官自所食不及一分而匠人厨役貧子所食反有九十九分之上且此白熟米得之非易方其初收之時鄉民選取一色好稻舂碾成米篩簸擇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勞費民力頗多實非常米可比在廷文武大臣非公差見辭奉古賜滿飯則不得食而匠人厨役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一 錢糧 土 平露堂

貧子反得食之况壕衛之士與朝廷守官禁防奸細比之匠人厨役貧子輕重不同壕衛之士止食四門倉之米所造之飯而匠人厨役貧子却食如此好米非惟人民辦納艱難抑且貴賤輕重不分乞敕該部會議合無今後兩京光祿寺合用祇待近待官員及四夷使臣等項方許會計白熟粳米其餘匠人厨役飯食與夫飯堂造飯之米另項會計次等熟米但以熟米不分顆粒大小顏色紅白一例收受支給如此非但辦納者頗省勞費而飯食亦有差矣

處置地方奏狀

明末餘孽

議得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方拒大糧易於收復各處流民僧道入等逍遙逃移其中用強結聚立查官吏不敢科徭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茲者仰賴 皇上聖德中成賊寇俱已殄滅若不乘時處置抑恐餘孽復熾重貽後患緣係該部奏准行令臣等會議區畫久安長治良策奉 請定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處置地方緣錄逐一開坐具題請 旨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永樂宣德年間俱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嘯聚為非正統十四年為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建川雲南等處征進發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該總督軍務都御史王來奏准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邊衛清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六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

致賊首千斤劉等得以伺隙為非今詳察本處實多看得前項衛所除運糧并頭班備禦官軍其二三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過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塢沙溪格兜坡潭頭坪馬腦關三扒嶺梯兒崖頭沙河沔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口馬欄吉峰壽陽柏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千斤劉等一起眾皆響應相從為非查得此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前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三

平露堂

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調遣撲滅其該所派發
運糧官軍安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營另派
數撥補如此則城池有人操守而緩急遂不致悞事
矣。

一襄陽府均州地處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
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
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戒嚴此缺守則
彼警擾自然之勢無足怪者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
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
皇明經世編 五 王治校集 襄陽 陰學 平雲堂

開奉 勅全存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
俱不差調切緣太岳太和山宮觀在前用工修蓋完
固即令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
所定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各餘丁三千餘名
雖得官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閒不曾做工合
無將止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威遇有
未患時鄰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分巡分守等官調度
捕拏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一驛差調
員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昨

仍令正軍盡數用工如此非惟可以保障一方軍民
亦可以防護各山宮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
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戶并逃軍
逃囚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逐食居住近年結構爲
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
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
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
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皇明經世編 六 王治校集 襄陽 陰學 平雲堂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漳當陽
等州縣俱各寫遠況本縣止有一里半民遇有賊盜
生發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已革去荆襄護衛官軍兄
在荊州三衛帶管令無於內查屯田近遠安各摘調
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池設
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一千戶所就
於別所轉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
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

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阻要害
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口逃軍逃囚
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
年久聚集爲非看得房縣版橋山投城縣石花街南
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枋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強
賊出沒流民經行緊關去處合無前項地方每處設
立一巡檢司照例銓官撥吏就于該縣僉點弓兵一
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往來巡視除住僱年久附籍已
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肖附籍者發回原籍
皇明經世編 于藩較集 卷四 七 平露堂

安城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
里數俱係裁減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日縣設知縣
典史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上廣闊中間越食
流民屯田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訟
日逐紛紜盜賊不時生發原設官員俱全尚且分理
不周一遇公差考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
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致事多耽悞
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
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
皇明經世編 于藩較集 卷四 八 平露堂

革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
舉無所失矣
駁議聽選官王瓚建言江北五衛免赴京操奏
狀 江北五衛
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計議照得江北應
天等衛官軍自永樂年間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備續
於景泰四年該應天衛經歷姜永奏稱本處城池無
人操守奏准將南京見操應天等五衛官軍舍餘數
內摘發一千員委南京旗手衛指揮董貴管領提

督在於江莊浦子口教場操練守城外天順三年又該南京和陽衛百戶周忠建言江莊應天等九衛官軍俱赴南京操備隨江往來風波艱苦各要將本衛官軍俱在江莊操守等因奉行該前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議得朝廷根本之地操守係于重務馬軍惟當增益若將前項官軍輕易調動萬一有倭卒難取用已經奏奉欽依將前項衛分官軍照舊存留南京各營操備今聽選官王璣未知事體又要將應天等五衛官軍放回本處浦子口操備查得江莊應天等九衛見在南京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新江口操練官軍舍餘共二千餘員名及查南京各衛見操官軍舍餘中間亦有在於江莊屯所居住而赴南京操練者又如直隸建陽等衛官軍前來南京輪班操備俱各經過大江北之應天等衛門路程尤遠若令軍士各就近便操備則江南操軍愈見數少將何守備京城而爲居重馭輕之道況江莊浦子口見有指揮黑珪在彼守禦各衛見在官軍舍餘亦足以守城操備合無將前項衛所官軍原調南京各營操備者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江莊

九

王璣堂

令照舊操備保障京師實爲良便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修舊塘水閘奏狀

閔河

臣看得揚州一帶河近南臨大江莊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山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

則河水輒爲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艤前向河

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璣堂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

萬八千餘石挑堤打堤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

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蒲南

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

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况前項堤岸

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

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

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

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二千

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跽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從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端毅集 關河 王 平陽堂

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費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潤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上垣樹水隨修隨坍

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漆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早則放水得以接濟迤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版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料價銀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但係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況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困已極倉庫錢糧不敷兼且邇來 玄象示警點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端毅集 關河 王 平陽堂

入寇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為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開座一事既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為之頗易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開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處置運糧除丁月糧奏狀

處置運糧

廣東清吏司案呈抄案 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節該欽奉 勅爾等會同將南京各該衛所旗軍并新江口等處寄標旗軍查勘酌量選補運糧若正

車數少即將殷實餘丁點添照依正軍事例免其
丁差使募貼月支米一石養贍家山行糧實賜一體
關給欽此欽遵除該年依勅選補外自是以後各
衛所餘丁因見運糧者月支米一石又有行糧實賜
別差者無行糧實所以皆願運糧而不願別差衛所
官吏受其親囑凡遇運糧旗軍逃故多不下正軍內
選差輒將餘丁撥補甚旨將在運旗軍里故掣回改
差就以餘丁更替及至逃故等項旗軍復役補役又
不送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所以食糧餘丁一年多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似一年在倉京儲一歲少如一歲又如在外衛所旗
軍有月支本色米八十者有月支本色米六十者而
運糧餘丁一例俱支米一石比運糧正軍支米及多
若不處置非惟錢糧妄費抑且恩澤不均乞勅該
部計議合無通行內外軍衛衙門今後不許將運糧
旗軍捏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仍照先奉勅
書內事理先儘操備等項旗軍查勘酌量選補若正
軍數少方許將餘丁點添如運糧逃故正軍復役補
役即令上運替回餘丁改差在外衛所運糧餘丁若

該衛所正軍食糧一石者亦與糧一石食糧八十者
亦與糧八十食糧六十者亦與糧六十不可使餘丁
食糧多于正軍其選補運糧旗軍餘丁俱于運糧完
足回營之日選補仍將選過餘丁造冊南京各衛送
南京戶部在外衛所送所在有司查照收糧敢有不
先儘正軍選補及將運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濫點
餘丁頂替虛實錢糧者參奏拿問如此則錢糧不至
于虛費而恩亦庶乎均一矣

申明茶法奏狀 茶法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為因各處茶商人等多將
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奏
該戶部依擬奏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
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開郎中等官
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
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
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買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
名開報或將引緣賣賣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
得的確名籍行追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

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

五

平陽堂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經有素思戶室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截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寧慶長沙荊州四川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繇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窮遠迢迢不從欲其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所還引該與截角人前項三所卻管實引不行批驗照還各實不稱有乖職掌臣等切惟印造茶引鹽引禁治私茶私鹽係是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修職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于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國家之課程抑恐壞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開戶賣茶及茶商典販茶貨造引給繇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繇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

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

五

平陽堂

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縣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繇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嚴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簿給與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鈔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繇造冊申達所轄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截舊引未曾繳到者楊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典販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開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貪拿問挑擔賦稅及引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車船頭窩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繇照茶依例批驗截所實舉隨將

赴任賣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原引衙門通解部查銷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修法令明而奸蠹息矣

議封贈繼母奏狀

計贈繼母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繼母顧氏兄在繼母呂氏勅命等因到部送司照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欽奉詔書內一款南京文武官員未闕誥勅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母兄在先與誥勅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得誥命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端毅集

封贈

爲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欽奉詔書恩例節比題准各官父在兼贈其母母在兼贈其父其給誥勅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憲宗

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例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

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今

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勅命塔諸天理民

彙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

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請若照繼室止封

一人例不與之奏請不審今後兄在繼母奉養有

缺及有所違犯空何如治罪而其服制空何如守也

今因文林照例請給勅命若不與之講究陳請

定奪非惟有派恩典且使爲繼母者自分彼此而

意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孝心而不能

盡非所以均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文林

封贈父母并二繼母共給勅命一軸以後遇有應

請誥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

給庶幾恩典均及而母子之心安矣奉

旨諸司職掌無盡封繼母之文止許封一人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皇上于今年三月三

日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臣爲分獻東哲官

榮幸莫大焉切觀儀注內一段開稱導引官導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端毅集

封贈

論釋奠禮奏狀

等奏

上詣大成殿階上，與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位。四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階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興，拜，與平身通贊百官行禮同贊，揖主，上揖主，執事官跪進爵，樂作。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主。上出主，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贊上鞠躬拜。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與拜，與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導引官導。上臻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自上拜陪祀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為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于陪祀官之前，贊迎神。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在殿陛下降。上獻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拜，似為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

言春官之釋奠主于行禮，非報功也。故經略又曰：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敬。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敬。今皇上親登大寶，初幸太學，即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為釋奠當用整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爵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似為未安，或以為舊儀注如此，臣以為舊儀注是則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乞下臣言于禮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聖明幸學釋

皇明經世編

王端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以傳之于後矣。

疏上准行分獻官拜禮餘仍舊儀

陳言輔治奏狀

閩實臣謹

伏覲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食，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分駐，必其大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過降，蓋驕往年過降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陛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過

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適降之。今何
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
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
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
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又罷貢獻。
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肅國亂政邪
術。欺若罔上之罪。迭逐刺麻香僧法王。佛子。國師。
革罷傅奉。冗官。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
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
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
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
內官如比。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
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
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叢也。可不慎與。况
今非庸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
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於令之際。務
要惻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

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
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
戰慄。匍越之至。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廣西土官

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奉稱本州地方與安
南國毗連。每遇交人進貢往來。係臣率領口兵迎送。
護持其間。官僑稱侯伯都督。府邸勢張。狐犬之威。欺
壓守邊官。負妄自尊大。乞照惡祥縣開設軍民府事
例。將龍州改爲龍州府。土官知府職事。長牙爪精神。
皇明經世編

王陽明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固守地方一節。臣等竊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此古昔之格言。後世
君臣之所當法守者也。緣前項地方自國初開設
州治。迄今一百二十餘年。自趙帖堅歸附。爲土官知
州子孫世襲其職。至趙源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
邊釁不生。境內晏然。今土官知州趙源欲陞百餘年
來已定之州治。而爲府治。若允所請。恐邊境自此多
事矣。非地方之福。亦非趙源之福。合無行令巡撫都
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貢。經過龍州地方。差官

開諭來使務要遵守禮法毋得才事擾害仍武諭知
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 祖宗成憲永享和平
之福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作以貽後日之悔

議修蘆溝河宮不當陞職奏狀

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爲營造
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并工完雖留効勞
是乃職分之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并成
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止查得
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橋決口工完陞把總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鑑錄集
河工
三
千露堂
例兄等十二名八月蓋造泰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
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
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陞陞
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口增月益動以千計
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爲之沸騰欲其革罷而未
之能追至 陛下卽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
十分痛快仰聖太平且如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
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
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實無精通藝業造作有

方之人亦豈無陳淳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卷之人
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修堤之功不及山陵三分之
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管營造山
陵工完未嘗陞官人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
有失輕重況日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復
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
量加賞賚以酬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

議進士石有禮除官奏狀

照得日今六月本部大選官員取到三甲進士內一
員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
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一縣之
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勝
任查得舊例中副榜舉人俱除教職中間有年未及
二十五歲者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子監讀書二十
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仍除教職蓋以未及
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爲人師範故准令不就教職
况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

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
 地居羣僚之上、終率眾職、分理庶稅、加以送往迎來
 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人司行人、亦
 係三甲進士、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不
如此可謂區區若此者一定資移付之轉讓也
 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
在職時以本司成規、付之道中、雖然若、皆友
 人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
宰教、別外、人、亦不可謂矣
 任事之職、斯可責其成績

皇明經世編

工部校書
卷之一

除職

呈

平寧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錢 毅子璧參閱

楊大司農奏疏

疏

楊 昂

通惠河舊道事宜疏

通惠河舊道

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疏 卷之一 通惠河舊道 一 平露堂

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壩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開蓄水令運糧船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銅船自備米袋揆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參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吏并各開見樹碑文所載事疏稽考回奏看得開閘原

舊開一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官塘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雖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安設閘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徑過 祖宗山陵恐於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濬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脩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苑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濶凡遇人家房屋墳塋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今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寬止深四寸泥春夏天旱泉脉易乾流水更少艱船剝運低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削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築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剝開派大修挑備水少又須增引別處

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進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池垣邊一路剝鑿溝渠亦恐有碍況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塞淺澗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決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于西湖見今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開住併流入大通橋開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蓄水短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況河道開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開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得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坐官定水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失

壞溪淺處要逐加脩濬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開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勅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兵并各營見操官軍人等自山西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腳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會議大同等處事宜

會議邊事宜

巡撫大同甘肅等處都御史殷謙等所奏事宜一太原等府州縣歲運邊方糧草因山路險遠止是輕費銀貨買納如薄收價貴則積蓄者高價以固利如有收價賤則納者侵欺肥己定今有可遇價賤則督令全買貴則使納至六七分其餘收銀給與官軍准

作俸糧一山西新設威遠衛與大同右衛相隣右衛三面幾四百里威遠四面僅六里難以撫教宜令分巡官會同守備等官查量以隣近大同右玉林二衛餘地向西南各撥二十里東北各撥一十五里給威遠衛軍種牧一陝西甘肅一帶官倉近被官攬刁竅侵盜糧料多至一萬三千餘石少者二千有奇蓋因監牧官不相交代致生姦弊況甘肅見有房糧正積蓄衛帑之時其監牧官安二年一代不許先期而還受代者亦不得託故延緩甘肅富豪之家多賂總

皇明經世編

楊司農疏 會集卷之五

平露堂

兵副參等官占奪水利妨民灌溉宜令分巡官兼管其事犯者治以重罪一陝西甘肅州左等衛甘泉等驛通并河西一帶地連驛客等處四外使人絡繹不絕宜令驛掌平鳳四府人犯死罪并徒流罪者俱發充驛通夫自備馬驢牛車相兼服役仍給口糧三斗限滿放歸

覆山東巡撫事安

山東巡撫事安

巡撫山東兗都御史牟休所奏事宜一今山東飢民荷蒙聖恩出內帑發官廩蠲逋負停役緩周恤保愛

無所不至奈民日困甚流移益多昔宋仁宗遇契丹

流民過界分送諸州以間用給種富弼守青州遇河北流民至境區畫賑恤無異上蒼方今天下一統通融有無何分彼此乞勅河南等處巡撫等官以山東流民分發各州縣務隨所在區畫蠲舍居作驗口給糧候秋成仍給口糧發遣復業以其數奏報稽考庶得彼此著濟一今山東長蘆二運司官監不行而淮浙福建河東廣東鹽課積多欠不聞稱乞撥百萬餘引於臨清濟寧等處報中不拘資次即與開支則客商明經供編

楊司農疏

平露堂

商見利必趨樂於中納而有助丁荒政矣一山東所屬該徵根艸粟米豆麥之類通年派運在京諸司并在外河間涿州臨清德州等處土納自成化六年以來連遭旱潦逋負甚多官吏以此得罪且山東仁民賑恤撫綏尚不能全其生使更差役追徵是連之厄也乞俱停止庶得少安

議覆巡撫漕運疏

漕運事安

各處巡撫漕運都御史等官所陳事安一工部以各商船失火銀糧多因旗軍侵盜俱罪或遇別商有

此故自禁海以覓免罪欲令本衛旗軍備料造船以
革此弊然風火之起眾所共見若令軍自造船恐誤
京諸請如舊例有司并提舉司相兼脩造為便一漕
運指揮等官年六十者例許更代而代者率多少年
不請清養請自今雖有年及六十筋力精健公勤辦
事者聽總督漕運官審驗仍留在運一九江鎮江安
慶等衛自永樂年來屯軍皆自耕自食後以選征施
川運者多乃以運旗軍撥補耕田三十畝納子
粒六石身既運糧又納子粒每月又赴各倉支糧誠
為不便請各軍月糧一石止闕本色二斗折色二斗
其六十存積至一年則有七石二斗以六石抵納子
粒餘為加耗各都可做此一陝西葭州縣司竹旬額
設官吏各一員歲納課錢後竹枯死而課鈔均攤辦
納各佃戶俱屬有司官吏仍舊虛設又正統時新設
站磨衛除收粮經歷一員是衛直隸布政司既歲委
有司監督出納經歷亦為虛設請俱革之一軍士運
粮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備盤剝額直之用近因
蘇浙河開并造網船已摘取其半而各軍運送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赴倉并各船所帶修通惠河磚石額直全資于此若
將七升之數一例扣除則軍士愈困今宜斟酌每石
只加四升後不為例一洮河岷三衛該解廣南永昌
武清等衛軍近清軍御史等官如例拘解土人習
性與番人不相遠恐致激變請各就近編於三衛
當軍一固原衛進北新直隸口并魏王城俱有古城
一座通寧夏肅州計周圍數百餘里內為土達居住
之寨穴外為虜寇出沒之喉咽今陝西該解福建廣
東廣西雲南軍一萬一千餘名而各處該解陝西衛
分軍亦六千四百餘名請以南北軍頂兌順其水土
之性免其跋涉之勞仍脩理魏王城設平虜守禦千
戶所其葫蘆峽口設鎮戍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
其開比尉為屯田且耕且守五年後方令納糧平虜
千戶所仍聽寧夏總兵官節制一褒城縣縣頭關汚
縣白馬關舊于漢中寧夏二衛月差百戶率旗軍守
之而各軍惟刻剝商賈縱放軍因有害無益請各設
巡檢司官吏署之一和州含山縣舊有研辦鹽柴弓
兵等以虛場水衛因於貼納令每柴一束約米四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其歲八百石有奇俱納本縣倉至天順間以三分之二起運於州每石盤運加耗多至一石四五斗請仍存留本縣以省加耗一鳳陽府廣儲等倉每歲約支中部留守司及各衛所官吏糧二十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緣本倉歲收各處糧俱爲停兌兼起運未到故支者歲增而納者歲減恐將來供給不足及南京金川門中和拾二草場所積草足用五六年恐年久腐爛請以明年河南有板州縣實徵米麥添撥鳳陽倉上納又以鳳陽淮安揚州二府實徵南京馬草量爲皇明經世編卷之一九平露堂折米亦納於此候有積蓄已之一南京應天橫海龍虎三衛俱在江北衛各有倉歲收錦衣等衛屯種子粒不過十一萬二千一百餘石而所支三衛并武德河陽江淮各衛官軍俸糧乃用十三萬九千三百石有奇往往取足于南京在城倉各軍月支不便宏以應天府所轄江北縣分并直隸沿江府州每年夏稅撥於應天等三衛倉以足每歲各軍之用一南京各衛倉糧初以地濕泄爛每石減一尖一平收約餘八升予以銀長納戶作贖從都御史周瑄請每石明加

八升正耗米俱平斛甚便近因建錄者復令如舊今欲令鳳陽及南京江北分并五府以下諸司收糧則皆如舊其在城各衛倉仍如周瑄所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一

徐孚遠問公

宋俊望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錢 毀子公參閱

馬恭襄奏疏

奏疏

馬 昂

覆陳選樂處疏

卷之十一

頃山西道監察御史陳選言北虜部落惟字來最强又審招孳頗三衛及海西野人女直相結屯任去各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寧堂

來朝要我宴賞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臣守臣多因循怠慢城堡不循飭甲仗不堅利軍士不操甚至富者納月錢而閒貧者追飢寒而逃竄是以邊備廢焉緩急無憑藉乞勅該部計議行文各關務要脩治甲仗操演軍士病革前弊候至九月清勅大臣徧歷巡視若鎮守備禦等官果有盡心所事邊備整飭而士卒愛服者量加賞賚以旌其能若素無勇畧弛弛邊務者量情降出以懲其怠違關要害之處或當益官軍守備或當設營堡隄防或當用墩臺

瞭哨而舊未有者俱要處置得宜於豐潤時月差遣

大臣巡視督責則五七年之間一帶關口無不整肅

威武無不振揚而虜寇不足慮矣宜准其言

覆時政疏

覆陳時政

頃南京監察御史鄭安等上言時政八事其一曰從

兵部事也

八事六得一事皆其餘非

戎狄以安中國西庭之內非寇盜所宜居村落之間

非豺虎所宜伏藪一四面有警則彼何變而動昔晉

人居戎內地以致五胡雲擾近日有欽用達軍謀反

其明驗也伏望 陛下覽古監今防微杜漸凡京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宣寧堂

之內所置降虜令該部設法處置或遣徙邊郡或分置外衛配隸軍伍之中治以中國之法其原管頭目亦調隔別衛分不得羣聚一處坐生其心夫人少則易制勢分則易弱庶幾中國底寧戍心永逸其一曰平寇賊以靖邊疆今天下太平兵革不用獨廣西蠻賊作耗流及廣東蹂掠人民攻陷城邑蓋由將非其人兵失其馴是以人各偷安莫肯赴剿寇至則却走以避其鋒寇退則張皇以徵其功昔秋青宜撫廣南不月而破儼智萬近時山雲為總兵而犒饗不敢

出沒今天下豈無賢將如伏青山雲者但未有以的知而用之也夫兩廣雖邊地然此賊不除則延蔓之勢漸不可遏四夷聞之恐生他患乞選良將以滅賊為期仍遣有風力御史體審先簡兵將老師玩寇之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然後申明軍法凡賊人出入蹊徑官兵不守把經過地方官兵不擱截攻劫堡寨官兵不固守所陷城邑所司不報聞皆治以重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將士奮勇賊可掃定而邊境獲寧臣等謹以為二事皆有理但從戎之論朝廷往因言者皇明經世編

馬本二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有達官不必動之詔權兩廣賊情宜另造御史體審事為可行

會議漕運事宜

漕運事宜

上

成化

二年

秋糧

三百二十六萬石

淮安

徐州

臨清

德州

倉支糧

七十四萬石

如有災傷

停免

就令

漕運官

於淮安

等倉照數支運

一兌運糧米

正糧每

石兩大

加耗平斛

其加耗則例

湖廣江西

浙江六十

石升江南

直隸并廬州府

五十五升

江北四十

十五升

徐州四上

山東河南

三十一兌運米

以十分為率

京

倉收六分通州倉收四分支運俱通州倉收一官軍

饋運如遇風水壞船百里內府州縣正官有甲例所
在官司親驗申漕運官依例處分一運糧官軍行糧
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
處支米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
陸安潯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
米麥二百八十萬石淮安人河邵州徐州左六衛俱
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百六十萬石選洋船并南京水軍左
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支米麥五萬石於淮安常盈倉
皇明經世編

馬本二公奏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者一人總理徵糧之時不許差人及親戚等役各衛
仍照紅牌例無得擅升差違者聽巡倉御史舉劾
南京英武飛雄廣武衛初撥江北下屯該納原額子
粒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九石八十有奇除起運外存
留者俱各衛收然既無監收之官又無放貯之倉故
每月雖有俸糧支冊而無扣支之數宜令本衛量脩
倉廩付經歷收支歲遣主事一人監督一南京翰林
院官吏及翰林院官員該支南京三分四分本色俸
糧九百六十餘石每歲俱於禮部關支不便請以本

皇明經世編

馬市二公奏疏

卷之五

平露堂

院空地修理倉廩每年會計糧數定撥收支庶事體
歸一河南舊添注僉事一員提督中都留守司并
安慶等二十八衛屯種近革去於額內副使僉事歲
輪一人提督事冗官少不便宜如舊添注僉事一王
府婚喪大事每歲朝廷三五次遣官行禮館穀贈遺
本免浩費請自今親王郡王并妃如舊差在京內外
官行禮具將軍驛王以下應差京官者以命布政司
官應差內官者以命本府承奉一朝廷設立倉糧預
備賑濟官吏放給之際多不用心里老書手實錄作

弊貨難缺食不得其濟而賤賣賄賂多得支給虛假
逃戶以冒支或通與皇以開用又有虛數侵盜插和
沙土者以致小民不被實惠乞飭該部出榜禁約如
有仍前作弊者不拘賧數多少察察口外爲民事屬
枉法者克軍一爲事官賊證明白問擬罷職者往往
捏詞赴京妄訴攙拾原問官吏自今在外巡撫巡按
并按察司問遇有賦官吏赴京訴冤者原問克軍者
發極邊衛分原問爲民者發口外一濟寧州至汶上
縣先因雨雪泥凍添置康莊驛設馬二十五匹驢六

皇明經世編

馬市二公奏疏

卷之六

平露堂

十頭亭以驢撥南城開河二驛改置站船而馬仍留
本驛宜革去之而以馬撥譚城晏城劉善桃園四驛
一山東所屬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大嵩嶺山靈山安
東等衛雄崖海陽登津奇山等所僻在海濱分巡分
守提督把總官經年不至致軍民被虐邊備不修設
或倭寇猝至爲患非輕乞勅山東按察司管糧副使
兼提督官軍修城池繕器械禁科擾操軍馬以備不
虞直隸宣揚廬鳳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勢卑濕不
利畜牧改解官之馬多以不堪退回乞如江南鎮江

等府事例每匹收價銀十兩類解則官民兩便矣一
徐呂二洪全藉河南彈沙岡等處水灌注接濟運船
先年該主事一員後又添設河南參議一員專理近
乃罷去兼管於河南布政司分巡官以救上源淤塞
水利不興請如舊增置參議爲便一濟寧州小長溝
至開河驛堤上接汶泗等河下通黑馬等溝導引泉
水以濟糧運元時州之西舊孫村南望二河之水設
減水閘十餘座水大量爲減泄小則流入官河甚利
今久失修堦日就坍塌且每歲山水衝壞堤岸春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季公奏疏
七
下露堂
無水後濟夏則漫流淹沒田禾舟楫難往請如前修
築一議真至通州俱係運道而淮揚一帶水路各有
專官管理惟自直沽至通州事多廢墜請令張家灣
收稅主事督同所在軍衛有司委官提調各淺大老
以時採取青草每春初糧運之時遇有水淺漫流如
法築黃欄埝遍水歸洪庶糧運無滯留之患一貴州
土官襲職有例就彼冠帶免其赴部乞照近年湖廣
考滿官吏事例令土官五品以上者納米三百石六
品以下者百五十石以備凶荒一京倉缺版收受

糧米先請營造二百間工部已於大軍倉內蓋成六
十間然猶未足聞工部所餘木植尙多通州亦然當
仍益成原額之數

李中丞奏疏

奏疏

推舉御史疏

公同推舉

李賓

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
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
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馬季公奏疏
八
平露堂
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

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
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
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
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
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
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勛者
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日出身者有旌異之
後易其初心者去稱立賢無友不可拘泥又曰薦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諂託不執偏見滿於公論自然得人況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爲御史者雖未旌異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皆包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保舉疏

賢才屈在下僚上不見知無由自達乞勅在京文臣

舉明經世編

卷之九

下露堂

四品五品官事官及六科十三道官各舉所知如知州缺則於州同知判官知縣等官知縣缺則於縣丞主簿教職等官內各舉一人該部再加詳察遇缺除用仍各註舉主職名日後犯贓違坐仍請通行各處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照依憲綱事理所至之處廣詢博采守令廉勤公謹六事克舉備荒按荒有策者或飭之糾紛之務臻實效毋事虛文若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不用心訪察顛倒是非者俱坐以罪如此則三者知所勸面益修厥職庶有知所謂而勉於

爲善庶幾守令皆得其人下民各安其生而無流移失所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馬宮公案疏

卷之九

下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二

華亭 陳子龍附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舒章

姚 臺元可參閱

白恭敏奏疏

疏

白圭

禦寇方略疏 聖鑑

一延綏邊方東西綿亘二千餘里通接察罕腦兒斷頭諸處最為要害諸營堡防守官軍俱於陝西南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潼關檣調每歲分番往來無常恐非經久之計切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係邊境要衝土地廣饒水草便宜於其地各立一衛或分調延綏慶陽三衛全伍官軍或編送內外間擬刑徒及近歲清出諸衛新軍守禦其地一虜寇近年以來殄知我邊軍馬單弱營堡寥落輒肆侵掠今河水已解尚在河套且各堡屯兵相離路遠猝遇有警不能應援切見榆林等營堡舊調諸處守備官軍強弱不齊宜於其中精簡齊力過人者馬閑習騎兵二萬分屯三路量加賞資各曰

遊擊令其五人為伍十五為隊編為伍甲籍其姓名有功則同陞無功則併戮又推舉可用武臣三人充充總兵二人充遊擊專用禦寇仍請敕文武大臣一人肅紀功勛合同總兵等官即軍中激勵陞賞假以生殺之權其所選官軍中路一萬聽總兵參將調遣其東西二路遊擊將軍各統五千或在安邊神木邊境或駐延綏環慶就糧按伏往來隄備首尾相應使我有掎角之勢敵受腹背之攻一甘寧延綏三邊操備軍士俱係西安左等衛累次選調防禦之數父子兄弟相繼戍邊離彼原衛既遠數償官馬歲治軍裝勞役不息戶有人丁亦各差操且陝西災旱連年禾食缺乏雖給口糧不足以贍故軍士逃亡殆以千計今軍旅方殷恐漸乏人守禦乞令各邊守臣查勘所調旗軍多寡等第如京軍事例或聽於原衛全支月糧一石或聽優免餘丁差役使聽助軍費或聽歲加賞資倒死官馬令守臣區畫聚為買補則軍伍無逃亡之患而人心可勸矣一延慶二府所屬環縣合水縣葭州保安州等處民居散漫城堡空闊招寇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鑑

平露堂

掠而合水白豹等川鐵邊德靖金湯諸處有城堡墩臺遺址亦有山寨險利之處乞令陝西三司堂上官親詣邊陲查勘舊有墩臺山寨之地量役軍民修築凡旁近散處軍民悉拘入堡守望相助又增撥延慶二府原額土兵分屯據守及各處間擬回徒定撥墩臺哨守瞭望有警舉火傳報則邊氓有保聚之固矣

四川盜賊疏

日者四川盜起燒毀縣治敵殺官兵而江西河南山東俱有草寇竊發南北直隸水旱相仍淮河淤塞湖水札竭所在多轉徙之民行舟被劫掠之害浙江自去年以來旱潦為患江湖溢漲礦賊竊起剽兩廣流賊未寧陝西虜寇未息荆襄流民未定此皆日前可慮之事今天下有司既不能加意撫卹以消患于未然又不能及時緝捕以弭患于已發事機一失漸不可圖則遠近騷動其憂將大惟皇上以生靈為念中較各處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嚴撫捕之禁重鳴嚴之罰凡有盜起即時捕絕仍令有司巡視撫理如所巡之地盜賊劫掠至于再三而一月不獲者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盜室

巡分守及原委官俱令停俸捕賊劫掠至三而限內不獲者令戴罪捕賊必獲乃已其或嘯聚成群事勢艱大馳奏處分如有因循隱匿者聽鎮守等官執問如此則法令嚴明盜可以戢而民可以安生矣

軍務七事疏

下

近者虜勢陸梁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越非假以便宜重權人不用命因疏軍務七事請敕越遵行之一官兵有能以募擊賊出奇殺賊者聽越取所在官庫金帛賞之仍上其功籍若畏縮失機及奪取首級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四

中塞堂

為已功情罪深重者衆將以下卽軍中斬之以徇輕者或停月俸或奪冠帶或降祿秩庶賞罰嚴明官軍用命一令陝西延緩寧夏官吏軍民舍餘人等有計謀超越習曉胡事者有運籌破賊可以成功者悉聽越詢訪舉用一體陞賞一陝西平涼及高橋等處多上達土人善射敢戰宜令越選其衆所信服之人令自招集能招千人以下者授所鎮撫千人以上者授百戶五千人以上者授千戶原有職者遞陞一級仍人給銀三兩布二疋月米一石并鞍馬器仗復其賦

役號爲義勇編立隊伍相兼調用如例陞賞事寧之日願從軍者聽不願者放歸農其官員軍民戶下有年力精壯自願報效者亦如例招募一官軍土兵人等奪獲虜寇畜產近皆以給有功官軍但虜寇所掠者多陝西軍民等將盡無以耕作後有奪獲者仍給原獲之人其餘被掠者召上還之不得侵奪一領軍守備大小將官職守各自所宜宜因其才更易之一典守糧草官怠事作弊以致邊儲空虛及委辦軍務任情避事者不分方而軍職聽卽報聞其延綏陝西寧夏鎮守總兵副參遊擊等官俱宜聽越節制如有安邊弭寇之策馳奏以聞

處置荆襄疏

荆襄

荆襄一帶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羣聚其中時或弄兵以爲民害今人幸已掃除苟不乘時處置恐餘孽復滋將貽後患臣等議得襄陽荊州等衛所官軍永樂宣德間俱于本處操守未嘗遠調房縣在蜀山中去襄陽七百餘里山水險惡其千戶所專一守禦地方均州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王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王露堂

千戶所專一控制諸縣自正統十四年以來始將各衛官軍調遣麓川兩廣等處征進及于太和等處脩造以致城池空虛武備廢弛故賊首千斤劉得以乘隙爲亂請以分調各處官軍取回操守城池有警易於調用又安遠縣西北抵房縣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二百八十餘里東南抵荊州三百四十餘里又去荊門南彰陽陽關之險小民寡遇有盜賊急難救援請于此設立千戶所以備禦地方又荆襄地方實與陝西四川河南四省疆域相接道路險遠要害去處無巡檢司盤詰以故所在流民往往起之久則聚集爲非請於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立巡檢司設官置兵盤詰姦細又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州止設知州判官吏目縣止設知縣典史且此數處民少地廣就食流民屯田軍餘數少詞訟紛紜盜賊時發請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縣丞一員俾專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覆萬翼安邊疏

文選

故事邊境封界之外軍民不得擅出耕牧過歲守邊諸將乃私令軍士於界外開種沃地於各堡分牧頭畜招寇虜掠因擄於我欲令巡按御史行邊禁約宜移文延緩鎮守諸官禁之違者聽巡撫巡按并按察司奏治山東逃民其在神木葭州諸邊管堡耕牧致生邊警俟無事之時欲審其貫籍給以口糧省今復業有居處成家願編軍伍者聽宜移文巡按并三司分巡官如所擬行之各邊將帥以損兵爲失機寇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寇章

東西地方胡寇出沒之所欲增設管堡嚴爲調守望軍馬宜移文鎮守等官令詳議可否以圖欽如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爲奇功不次陞賞以斬獲首級爲次功量加賞賚雖近年間以奮勇當先與擒斬一例陞賞然皆量賊情功次多寡處之實非舊制蓋奮勇數多恐賞至於濫宜仍如近例因功陞賞當先官軍有出衆奇功聽總兵等官擬奏區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寇章

皇明紀略文編卷之四十二

陳子龍父子 徐宇遠問公 選

宋徵聲尚本

李

李之柏仙植參問

王莊授公太疏

疏

王

論邊事疏

臣聞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犯邊朝廷用安遠侯柳清泰總兵官統大將軍趨涼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二

公集

勅諭

平露堂

州以待敵所謂正兵也又命武平伯陳友克遊擊將

軍自來截殺皆非奇兵子友等用是出虜不意劫其

老營斬獲無算至今虜聞遊兵輒懷畏避此用奇取

勝之明驗也今此虜復來入寇雖與講和終非久計

乞照前日用兵事宜令副總兵馮宗統領京營并河

南山東等處官軍為正兵從蘭縣大路徑進復分兵

一一萬人以參將一員充遊擊將軍統之仍命文臣

一員監督各給旗牌從宜調度分為兩翼各路而進

如知好已戒投兵是備不寒則與日亭等處總兵密

相糾合或斷其前或截其後或衝其腹心劫其老營使彼腹背受敵首尾難救如此則虜首可擒醜類可殄而邊民得以息利矣

覆安邊方畧疏

節選

一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拼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開閉使我有險可守寇無利可乘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頭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難以應敵

達兵猝難應援府各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敵無功可選諸營精兵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二

公集

勅諭

平露堂

十分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

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巡歷邊弱

遇警則彼此應令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

俱在腹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

必經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

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官

以備調用見今邊軍因追捕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雖

出陣傷亦違例徵併是以類多逃竄致戢守缺人乞

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

論陝西用兵事宜疏

陝西用兵

一關陝之地，風氣剛勁，俗尚武節，多有智謀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一乞給降銀牌，遇有功者，卽給賞存照，以憑陞用。一山東河南等處，見調官軍，乞如京軍例，賜銀兩犒餉。一軍中處置諸務，並無法比，可據軍士往往臨陣在逃，多方誤事。乞查洪武永樂年間行軍決罰條例，頒降軍前，以憑遵行。一乞將陝西布政司官庫見貯銀布收買戰馬五千匹，給軍征進。一乞將陝西在城及遠西所屬衛所官軍民壯舍人餘丁，皇明經世編

王季公集 陝西用兵三

平露堂

操練以備警急調用。

兩廣剿賊安民疏

兩廣剿賊

一兩廣之事，在此一舉。越輔韓雍，須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斯可望其成功。一輔等至彼，須審度賊情輕重緩急，事輕而緩者，委三司官謀勇可任者，分道守禦，重而急者，須躬親率兵從事。欲于廣西進兵，則先守潯州諸處要害賊奔之地，欲于廣東攻剿，則先據賊之歸路，務俾此賊進退無路，腹背受敵。一賊聞我軍旣集，恐浮遁不出，須築堡立柵，圍爲圍困。

五賊以賊兵上則復來此西南夷之常也須

之計，不可輒稱賊退民安，卽與班師。一須嚴戒軍士，不得斬殺幼兒婦女，及被脅來歸之人，以爲功。仍宜

榜諭脅從之人，願復業者，曲加賑恤。一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賊，當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卽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其兩廣境內官吏軍民及致仕閑住等官，有諳破賊方畧，詳詢訪舉，有功一例陞賞。一兩廣連年被賊擾害，民不聊生。今大軍徂征，復累供給，其民間應買辦解納物料，并清解軍匠，及成化元年以前逋欠糧銀商稅鈔貫，乞暫停止。皇明經世編

王季公集 兩廣剿賊四 平露堂

李襄敏公奏疏

疏

李 秉

奏虞情疏

賈 虞

近者迤北進貢使臣從萬全右衛拆塔以進，徑至宜府駐劄，沿山放放馬駝。近者一二十里，遠者四五十里，聽候辦驗馬匹。延住半月之上，方起程赴京，誠恐其覓伺虛實，變生不測。乞敕廷臣計議，今後如遇使臣到，就令將所帶弓箭行李收封在官，依例放行。駝牽馬駝選人伴送赴京辦驗，庶不令彼久駐覓伺。

奏邊務六事疏

邊務

一戶部送銀一萬兩牧貯官庫令候軍士出戰日給賞臣以爲未戰而賞則可使修器械壯士氣臨戰而賞則緩不及事雖有無益且既賞猶兵次撥軍士亦徐策應人數若全不預恐沮其効勞之心乞以前銀精兵給什之六次撥給什之四庶恩澤稍均人有激勸可圖成功一各處軍士止以有妻爲有家小其雖有父母兄弟而無妻亦作無家也減支月糧是輕父母而重妻非經久可行之法況父母兄弟俱給軍裝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邊務 五 平露堂

立墩臺多在腹裏守瞭官軍較之沿邊晝夜不得休息者勞逸不同而口糧一體支給亦爲虛費乞令住給一宣府先因布少軍士冬衣布有家小該三疋四疋者內一二疋每疋折棉花三斤近聞本地布貴花賤價直不平人心嗟怨乞令每疋折棉花四斤一宣府既添除山西參政副使等官監督收放糧米其舊差本部收糧主事一員不無虛曠宜取回部。

論邊事疏

邊事

臣材識粗庸叨膺邊寄偶有所見不敢緘嘿謹條具以聞一各處沿邊衛所舊有武學近多半廢故官軍之家雖有俊秀子弟無能教訓欲求將材不可得已乞令各衛所充軍文職有學問者免其差操或于舊學或于閒房專教官軍子弟庶俊材不至于失學將材不至于乏人一萬全諸衛所官軍自投標以來或與賊交手死于鋒鏑或勢孤力屈被賊虜去其遺留父母妻室有老年者殘疾者衛所無人養贍原籍程途寫遠形影相弔無所依歸饑寒死亡誠可哀憫乞令所在官司量與口糧布衣給其饑寒保全性命庶

廣朝廷之仁政以召天地之和氣。一古云無三年之積則不可以爲國。今口外倉庾多無三年之積。而來自永寧。西抵蔚州。多有荒閒田地。可以耕種。宜令宜府等處見操步隊。及空閒軍餘開墾。庶軍無饑饉之憂。民免轉輸之苦。一休安新城去懷來僅六十餘里。柴溝堡距懷安城僅四十餘里。鎮守內官在懷安城。則有章係陳士。在懷安城。則有田需章源。每歲今此四人者。輪流守備。更代不一。士卒苦其往來艱難。官吏厭其迎送頻數。况所在各起房屋。勞費軍民。宜令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季公集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上遼議三事疏

遼東遼事

一遼東自在安樂二州。光年投降夷人。陞授指揮等官。遇有病故。免其子弟赴京。就于都御史處覈奏。後兵部必欲其應繼之人。赴京襲替。多有貧難。經年曠職者。人心嗟怨。或因而泄漏邊情。乞今後凡有應該襲替之人。許于遼東都司轉行巡撫。都御史處覈督。其由令本司年終通煩造冊奏。欵以備查考。一遼陽開原二處。有副總兵參將分鎮守地方。緣其間所屬通遠等堡。俱係夷賊候犯之處。山路險遠。必得熟于鄉導。裨將統調人馬。分據要害。庶幾有警易于應援。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王季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賞以激勵人

整飭邊備事 防守城堡

臣聞制敵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守固特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逆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大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逆黨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北邊等處城堡係緊要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餉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掠者甚多此等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王季公集

平露堂

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有綱由此

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發軍馬照舊守

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

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王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王

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載述不從說稱沿邊墩

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

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

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

城堡即今兄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王季公集

平露堂

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寇窺

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溫膺參贊之任

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敕兵部行役鎮守等官

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

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日專一在

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兄在衆將楊

能量帶官軍千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

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

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

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限備相機行而邊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標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上卷

公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還輯

徐孚遠聞公 李 雯舒章

徐桓鑒惠朗參閱

周文安公集

疏 周洪謨

安中國定四夷十事疏 安夏定夷

安中國者三二積民食國家舊有預備倉以積穀但

有司率爲文具宜立定規通行天下凡積粟以一萬

石爲率遇大豐年官積穀十之三中豐年十之二下

豐年十之一積之之久十里小縣可至十萬石

大縣可至百萬石凡府州縣官考滿以積穀盈欠爲

殿最不幸而遇災驗口賑給凶年既散候大豐年悉

今還官不取息中豐年還三之下豐年三之一凡

民所還及官所積須使滿小縣十萬大縣百萬之數

則有備而無患矣一撫流民西漢時召信臣守南陽

流民自附八萬餘口東晉時雍州舊在陝西西安府

因流民來聚襄陽乃倚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松滋

縣舊在直隸廣州府因流民來聚荊州乃倚置松滋

縣於荊江之南其後南雍遂併於襄陽松滋遂隸於

荊州此往事之可法者也成化七年從檢計張寬之

奏流民聚此處者城歸故里適值海禁因饑渴而歟

妻女被掠瘟疫盛行船夫遁解者懼其相染故覆舟

於江後令都御史原傑招撫計死者九十餘萬人故

當時四川陝西地震五百餘大災傷徧於天下此今

事之宜鑒者也今宜著令流民與各部縣相隣者

召信臣故事聽其附籍仍復九年待其安定然後徵

之速而不可附籍者徵晉南雍州松滋縣故事設州

縣置官吏掄里甲建庠序以治教之今流民在在有

之四川湖廣尤多凡流民所存宜令附籍量爲賑給

寬徑省刑承絕戶田地者使納其糧刀耕火種者免

之則流民即良民矣一弭強寇東漢時廣陵賊張嬰

寇楊徐太守張綱單車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即降今

強寇時常有之謂宜先令人以張嬰故事備錄本未

聞諭招撫如其聽從散歸農畝否則征勦未晚也其

禦四夷者七一備胡虜東漢大將軍耿恭爲匈奴所

聞恭遣人持藥矢射之其肉如沸而死今西北一帶
守邊者俱宜用藥矢或用之弩箭邊箭神臂弓但賊
近邊境則斃其馬則敵人畏懼不敢窺伺邊境矣
一剿廣寇漢順帝時日南象林蠻反乃募蠻夷使自
相攻嶺外悉平唐明皇時西原蠻黃乾耀等叛詔募
蠻古酋領方子彈甘令輝等討之遂斬乾耀今廣西
左右兩江知府土兵不下四十萬若夷人出沒不調
中國軍馬止募土兵征剿轉輸金帛以資糧餉如通
把事有功者陞爲冠帶通把事又有功許子孫世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公集 定議定九 三 平露堂

留一半守衛移一半於山麓之下庶省一半運糧之
苦仍召松潘所轄四宣撫司長官與之約能勦掃羌
夷者陞賞皆出常格則四川大害可去矣一征剿雲
南邊境雲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
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資以餽餉約以陞
賞如唐之調雲南異牟尋以征吐蕃遠在境外尚成
大功況近在雲南省耶一經制雲南境外地方雲南
臨安縣南有野人一區內不屬雲南外不屬交阯宜
善諭其酋長與之建立衙門使自推舉主堪任知府
等官者奏請定奪止許三年貢馬免其一應差祭則
內可以屏障雲南外可以捍蔽交阯一經制湖廣漢
峒諸蠻宋太祖時辰州夷人秦再雄武畧勇健擢辰
州刺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今辰州苗賊地方宜因
克平之後如宋太祖故事使各峒酋長自擇其溪峒
可立宜撫長官司并土官知府等官則可使如宋之
無邊患矣一經制四川都掌大壩太祖高皇帝經
制雲南貴州及四夷之境設立土官宣慰宣撫知府
知州知縣等官獨廣西蠻番縣分湖廣苗蠻溪峒四

川都掌大樹三處未盡設立所以三處每有夷人出沒之患乞如 祖宗成憲設立土官爲便

條陳十二事疏

卷內治

君天下者貴乎采衆言之善而采衆善者貴乎盡力行之功故堯稽于衆而舍己從人舜察過言而用中於民禹拜昌言而方懋厥德湯若先民而日躋聖敬武王受丹書之戒致慎德之功是皆采衆善而力行者也故能致世太平享國長久伏觀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招延賢俊容受直言其與前代帝王致理之意蓋一揆矣惟在力行之可也且羣臣進言有繫百司之分理者有繫 聖躬之力行者如整軍除寇守禦餽餉皆百司所當分理至於親經筵以講聖學謹德以作化本此則 聖躬所當力行者臣聞苦藥利病忠言利行伯禹成舜有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彼唐是作伯益戒舜亦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于樂是皆謹德之功保治之要也夫舜聖神文武重華協帝其德之盛可以無加矣其治之極可以無憂矣而猶或以謹德保治如此則凡國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修內治

五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修內治

六 千露堂

之治者其可不加慎乎今羣臣所進雖不及禹益之嘉言亦當今之切務 陛下誠能取其善者而體諸身則必先大有裨益于 聖德矣近年以來星變累見挑槐之華黃河泛濫海水迭瀾此皆上天譴告有司嘗以之間 太上皇帝雖自抑畏天變未嘗至於比征之時大臣切諫以爲不可而卒莫從臣以爲若平昔因災異之言而嚴修德聽臣下之諫而免親征則安有今日之患哉今天下臣民以 聖駕未復痛恨之深切於肝腸人于骨髓所望者惟欲 陛下勵精聖學懋昭厥德以慰 四聖在天之靈以承 太上皇帝之統也然而今日之務在於外攘虜寇內安民而已外攘之功既無不舉內安之政豈容少緩臣近捧詔陝西四川水陸往還萬八千里得見民之所以疲政之所以敝者實由於內治之未修也臣叨居侍近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謹條十二事以聞一察吏治以勸懲毋使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守三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閒田地耕種免徵稅

根一興學校以悖風化各處提調學校食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以求真才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即許應試一止苛歛以恤貧窮各處有司科歛民財或餽遺上官或交通使客宜加嚴禁一均賦役以避凋瘵四川所屬郡縣差役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專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賒上司而借以軍糈宜令巡按御史糾察而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劫奪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劫財害民者乞許諸人殺死勿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各邊守堡軍官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歷者自今乞皆停免一省虛費以節民財各處驛傳什物極事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船隻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畧以遏橫暴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剽掠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請職

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令臣調度殺賊
耿文恪公集

疏

耿裕

災異疏

修省七事

一寅畏天戒自元年三月至二年六月各處奏報天
鳴地震地陷山崩風電雷雨白毛黑氣等項災異不
止二三十次其大水滄沒田禾人畜係戶部執行者
猶不在此數天心仁愛一至於此先帝大祥已屆
禋除有期陛下孝思之心當于此而益加切防微
之慮當於此而益加審備左右之人有先意逢迎導
鋒色而倡遊觀通驕阿而進珍玩者宜痛絕之庶以
益今修省仰答之誠一減省貢獻各處鎮守內官與
掛印總兵官今後遇慶賀萬壽聖節各仍舊進馬
一匹不許過多其副總兵參將協守分守守備內外
官俱不許進貢科擾違者許奏奏究治一停止折納
鷄豬鵝羊其價多寡不倫乞令光祿寺止折納豬三
千口羊五百隻其雞鵝仍舊解納爲便一革退軍廚
光祿寺廚役原額六千三百八十四名咸化十一年

奏添五百名二十三年太監山青又奏添一千名每月食銀一石又日支白米八合濫費無已乞將青奏添之數悉令革退遇大庖厨等處缺役即於原額厨役內揀選食補以後內外官不許假奏投收一慎重教職今後教職請仍舊止於科貢二途出身者考授其餘納單出身者不許置與一均平取士今後會試取士請仍照宣德年所定南北中之數南取六北取四中取二以爲常一改調官員今後有與王府結親官員除護衛儀衛司軍職照例不必改調其餘不分軍民職官但在一城居住者請俱令照例改調或致仕間住

皇明經世編

周朕二公集

卷之九

平露堂

應詔陳八事

時政典華

一曰尚勤儉勤則心不他役政事不怠聖學無間儉則志不外奢用度裁省物無妄費皇上自即位以來勤儉者聞惟日慎一日不替初心則可以感格天意二曰議宗室天下王府封冊婚葬第食祿等費皆出內帑與下民俱億本部查自今年正月至四月郡王將軍下至夫人儀賓受封薨逝已八十餘人夫

天下地有定所賦有定額加之水旱頻仍人民凋耗而宗室之費日增計三月數尚如此一年可知推而至於百年之久又將焉出宜下支武大臣會議務爲善後之計三曰減齋醮皇上臨御之初禁止齋醮雨雪未見愆期比因雨雪不降啓建醮祭齋醮動經旬月所費不貲茫無應驗以初時禁止較之啓建祈福誠爲無益宜仍禁絕以除奸蠹四曰汰冗員官多則民擾而增設衙門百費紛起尤爲不便本部自去冬十月至今歲四月僅半年間該鑄開設衙門印信皇明經世編

周朕二公集

卷之十

平露堂

工役繁興，人力困憊，祖宗陵寢，固不可不修，至於
浣衣局、果園溝渠、河岸等役，皆可少緩，宜命督工官
將完者趣完，未興工者即暫罷之。八月止差遣，近年
降虜押送兩廣，或差部屬，或進士，或通事，初無定例，
而通事在外，越禮犯分，往來騷擾，自今但差兵部屬
官及行人爲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



周敦頤公集

附錄

十一

子路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張安茂子美

無錫周如輿鴻章參閱

林莊敏奏疏

疏

林聰

敬孝勸忠疏

疏止令情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疏 聖孝篇一 平露堂

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豈可不於孝子之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勸天下之孝而我太祖高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準今創制立法父母之喪斬衰三年緣情立義度越千古而冒喪有禁匿喪有罰典制其嚴其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者至矣盡矣皇上中興臨御法祖爲治善舉善述天下臣民莫不仰戴曩以逆虜不庭國事多事內外追待方面等官聞喪權令奪情起復以共濟時艱近年過事寧謐在外方

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無或有奪情者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聖人之中制又况孝親之大節送終大事於此不盡其情惡乎盡其情惡乎愚然以謂大臣之中有一身之去就係一國之安危者聞父母喪不得已而奪情起復亦不過爲一焉之權安非經世之常典若一槩奪情造成故去其流之弊將必至於貪戀名爵不顧廉恥以奪情爲幸視父母猶路人子道既虧臣節難保綱常所關誠非細故伏望皇上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疏 聖孝篇一 平露堂

脩德弭災二十事疏

節該欽奉勅諭邇者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咨爾內外大小文武群僚君臣一體安同此心凡百致災之內皆當及求諸已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

可以恆人心。此外別有可以弭災召祥之道。竝許直言無隱。言之當者。期於必行。臣等切惟君臣上下實同一體。臣等能竭忠進言。則上下之情孚。君能從善納諫。則君臣之義洽。今皇上務於脩德弭災。而責臣等進言。此誠急於圖治。雖舜之好問好察。湯之撿身不及。不是過也。臣等敢不聲竭愚衷。以副皇上求言之萬一乎。令將衆議事件。切於時務者。昧死上言。

一曰崇聖德以答天意。臣等竊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灾祥在德。何也。蓋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萊敏疏 聖訓卷三 千露堂

異之來。固不虛發。天意所在。亦爲難知。古之王者。以禍福無不自已出之者。故每遇灾。必恐懼修德。以求消弭。而天亦應之。捷於影響。後世以天地灾異爲不足畏。置之度外。不事脩省。而天亦厭之。至於危亡。昔楚一小國耳。莊王以入不見妖。則禱於山川。曰。夫其忘余乎。是能求過於天。而安不忘危者也。邇者陰陽失和。灾異屢見。則天之不忘於陛下者。亦深矣。陛下省躬自責。虛已求言。則恐懼脩德。以答天戒者。

亦至矣。而臣等奉奉惟願。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德。耳目玩好。戒其蕩心。掖庭嬪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過奢。逸樂戒其忘遠。爵必當德。而戒其濫施。罰必當罪。而戒其濫及。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自隱以達顯。由微以至著。一此心。此德而不替焉。則動人不以言。而以行。應天不以文。而以實。庶幾灾異可消。天意可回矣。

二曰脩人事以消咎徵。臣等竊聞灾異之來。悉由人事。陰陽善惡。各以類從。志曰。惟辟作福。作威。常也。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萊敏疏 聖訓卷四 千露堂

有作福作威。亂也。大臣專政。則寒甚。而爲非時之霜雪。又曰。偏聽不察。下情隔塞。政事乏謀。則異雪。傷物苦寒。害人。又曰。臣下蒙蔽。則積陰不散。又曰。大臣專恣。厥罰常風。又曰。雷爲天之號令。非時之雷。乃號令出於下。君子爲小人所制之應。又曰。木水木介。兵之象也。近者河南等處。巡撫大臣各奏。自冬徂春。雨暘弗順。積雪連旬。窮陰彌月。或震雷非時。或木水木介。春分之後。京師風雪大作。寒氣異常。逼人傷物。探諸咎徵。皆陰侵於陽。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也。夫天地

之有陰陽猶國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
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
陰陽在內爲泰陰在內爲否是以古之聖人汲汲於
進君子而退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者無非抑陰而
扶陽也誠欲求救災之方不可不究致災之由今

陛下之臣豈無君子尚在疎遠而小人幸蒙親任者
哉豈無桀驚專恣與竊祿苟全者哉陛下所當甄
別而進退之也山東河南徐邳淮泗之間水旱相仍
貧窮無告而夷狄強橫叛服靡常此陛下所當軫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說

卷之五

平露堂

念而預防之也夫格君心之非當燮理之任大臣之
職也夫大臣每遇災異不務悔過脩職而徒以引年
退位爲辭以引年退位爲辭不務脩舉內政而徒以循默固陋爲事如
此而謂咎徵可消休徵克應者實臣等所未知也

三曰慎考察以重人才切照各處巡撫大臣考察官
員將罷軟閒茸等項官員起送赴部中間或有善於
守分而短於治才作罷軟者或到任未久而以政績
無聞爲閒茸者俱照例罷黜及百官朝覲到京而吏
部又今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報其所屬南北直隸

府州縣官并令報其同僚一如前例黜罷其間多有
不公往往下民保留及自行申辨不伏究厥所由蓋
因考察之過煩採納之失實故也臣等以爲人才之
長短不同有長於才而短於德有優於德而劣於才
有通敏而見事速者有魯鈍而成功遲者古人任人
各因其材未嘗求全責備黜陟之典必俟三者未嘗

責其連成今者各處考察官員不論久近不察實情
上官止憑各屬長官及同僚開報者或宿有讐嫌甚
者有以依稀開茸之名爲言殊無妨政病治之實即

皇明經世編

林莊敏說

卷之六

平露堂

行罷黜以致更代不時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煩
亂誠爲不便乞勅該部今後各處大臣考察官員除
貪酷顯著不拘久近即時黜退外其餘閒茸等項俱
要實跡果有守分愛民而幹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
考而蒞事未熟者並不得以罷軟閒茸等名黜退其
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過存留在任者後彼朝覲官
報作罷軟等名並須行移巡撫巡按官員體勘回報
定奪不許輒便信憑一槩黜退有傷公論如此則黜
陟以公人心畏服而居官者知所勸矣

四曰罷齋醮以紓國用。夫唐虞三代之時，饗饗之數，無有齋醮之事，無聞然而克寧。禹湯文武諸君享壽益高，傳祚愈久，未嘗祈禱而福日臻，未嘗禳災而灾自息。當時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初非因事釋道以致然也。自漢以來，頗崇尚之，或捨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專，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壽未見其隆，傳祚未見其久。治道未見其古，若是二教之無益於國也明矣。近者在京各寺宮觀，既有齋糧以餽僧，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之間，或脩齋几度，旬日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莊敬疏

七

平露堂

內或設醮數壇，甚者內府亦行脩設，供奉之費既多，齋觀之儀不少。雖曰給自內帑，其實出於民間，以爲爲民祈福，而民之艱苦自若，以爲爲國禳災，而天之灾變屢見。何嘗有補於國家之分乎？伏望皇上鑒前代之得失，辨二教之無補於其各處寺觀齋糧燈油之費，內外修設齋醮之事，悉皆停罷，庶幾當務爲急，而不惑於虛無。國用可紓，而不至於妄費矣。五日節供應以省民財。自昔聖帝明王，凡遇天變，必減膳徹樂，痛自修省，以回天意。邇者光祿寺節奏注

口等項供應，日逐數多，各處送納數少，除行律解寺又復於在京市鋪收買，雖稱開與價鈔，其實虧於奉錢，是以民被其擾，不可勝言。近該禮部題稱，照得各處累奏灾傷，其生派物件數多，乞勅光祿寺除供應外，其餘祇待等項，量爲撙節，以紓民力。方臣等訪得內府供應之數，常居十分之九，而祇待之數，止得十分之一。今止撙節祇待等項，而不行撙節供應之數，是捨其大而圖其細，雖有撙節之名，而無撙節之實。伏望皇上感天變之累見，而法先王之心，念百姓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莊敬疏

八

平露堂

難艱，而務撙節之道，其內外日逐供應，除上用之外，量爲撙節，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庶幾供應可給而無不足之虞。民力可紓，而無騷擾之患矣。六曰禁勢要之計田地。夫分田制賦，我朝稽古定法，所以供國用而養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祿以養之，豈可踰越而請求乎？近年以來，內外貴權之家，往往挾勢，不思民間沒官空閑田地，俱是起什之數，亦不思前項田地，曾操與民間，既以納糧當差，輒以朦朧奏討，該部不行查審明白，却乃依阿曲從，約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撥與其下民因見奉旨欽撥莫敢誰何其間奏討五十頃而侵占一百頃者有之奏討一百頃而侵占二百頃者有之況古者一大受田百畝不過一頃以養八口之家而又納賦於其上今以一人而納賦討百頃之田又不納糧當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頃之利其可乎哉自古開國勲臣亦不過食邑五十戶或一百戶而已今其奏討者不可勝計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祿千鍾尚稱喂馬艱難奏討田地開種草料及跟隨指揮人等求地蓋房及都督同知王瑄才方陞任前職祿非不厚却稱日食不敷又奏討田地二處又如百戶唐興奏討田地不下二三百頃且唐興一家豈能盡種詢訪其實多係在京奸詐之徒投克家人名色倚恃勢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則歸於朝廷利則歸於奸詐其他奏討田地者難以枚舉悉心道理莫此爲甚乞勅該部自正統年間以來有等勢要官員奏討田地者逐一查出差官前去踏勘明白開奏將於內田地不係撥與之數而擅侵占者卽歸還於民其果有功於朝廷而撥與者仍再斟酌多不過

五頃十頃其餘悉撥與民及軍餘承佃屯種仍行禁約如有仍前恃勢侵占於民者治以重罪如此處置田地適均而豪橫不得以兼併賦稅有徵而民均得以蒙其惠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七曰紆匠作以省民糧仰惟皇上躬畋大寶乘輿服御悉從儉約宮室制度不事華侈臣等因有以知皇上節儉之心卽大禹克儉克勤之心也且內府宮殿京都城垣俱已完美及製造軍器等項近年各處解送量不缺用日逐工匠止不過脩理損壞而已況各處水旱相仍人民飢饉京倉糧儲空當樽節照得在京軍匠等項并各處輪班人匠俱在京各衙門上工月支糧米動以數十萬計然不急之務旣悉停罷其住坐軍匠役每名按月令無止令上工十日其餘二十日聽其營生供贍家口該支月糧量減分數其輪班人匠不支月糧者亦當寬恤該罰工者暫免罰工如此則工作得以少紓而公務自集月糧不至虛費而京儲自省矣

八曰汰僧道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

矣。世矣。遊食者爲國之害也。蓋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不飢其可得乎。一婦蚕之十人衣之。雖欲不寒又可得乎。且京師天下之本。官吏軍匠等項。凡有執役之人。動以百萬計。仰給於京儲。固不勝其費矣。今京城內外僧行道童等項。皆以青綠度牒爲名。累年留京不去。或於寺觀安歇。或於人家借住。不下數萬。又有已給度牒而不回者。有托遊方而來此者。是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也。雖曰朝廷未嘗給以糧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糧也。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林氏藏
此書稿十一
于應堂

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室家之憂。又無名役之擾。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奸盜詐僞。又有不可勝計。矧景泰二年。以度僧三萬有零。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遊食者愈衆。而生財愈寡矣。其可乎哉。伏望 皇上念僧道之無益於事。懲遊食之有害於民。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於各寺院官觀。除有度牒額設者不動外。其餘遊方掛塔等項。并無度牒僧道。悉皆驅遣出京。使之各回鄉里。還俗當差。如此庶能使民趨正業。而不流於異端之教。國無

食。而自得夫生財之道矣。

九曰。減冗食。以節京儲。夫在京錢糧。未易儲積。遠而水運。則有百餘里風波之險。近而陸運。則有千餘里負載之難。其間所納錢糧。或水旱災傷。而賸賸者有之。或因人拖欠。而累納者有之。勞苦萬狀。不可勝言。足錢糧之出。實生民之脂膏。其可不知撙節。量入爲出乎。自正統十四年以來。爲回京師缺兵。各處起取軍士。前來無非資其保邦。而安天下也。今看得在京食糧官軍固有。而不得用者亦多。自古兵不貴多。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林氏藏
此書稿十一
于應堂

貴精。今或者以爲邊務方殷。正在用人之際。不可減省。說固然矣。使有名而無實。徒多而不精。則誠無益於事也。且如府軍前衛老幼軍。已蒙選取壯丁。頂替外。其老疾之人。又不釋放寧家。仍復在京明住。每月食糧三斗。未免虛費。況兵與食相爲依倚。以有限之錢糧。養無用之冗兵。則日見虛耗矣。查得京通二倉。放支官軍等項。本色俸糧。共該四百六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零。四季折俸銀。共該五十萬兩有餘。切詳前項。歲山錢糧費用。不少見。今各處災傷起。運京儲多。

告停免及沙灣河決今年漕運尤未可必是誠不可不慮也。乞勅該部及總兵等官將在京各營官軍這行嚴加揀選精壯者不動外其老弱不堪征操者空從該部計議從長處置量減俸糧如此則兵得實用而所食者寡糧有所積而京儲不乏矣。

十曰禁私役以清軍旅夫兵者國之保障所以勸禍亂而討不庭所以威四夷而衛生民者也。爲之將帥者要必訓練有方撫綏有道結其親上死長之心作其赴敵決勝之氣如此則有事之秋必得其用矣。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空私自占役以剝削之哉我祖宗舊制一軍不許

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憲。皇上中興以來慮恐各官私役數多故自總兵等官以下定其名數撥與跟隨亦未嘗許其賣放辨納月錢而不行操練也。臣等訪得各營自總兵監鎗以下把總等項官員人等不體皇上之心不恤士卒之苦將原定撥與跟隨者盡數賣放却將在營操練者日逐跟隨又行占悞數多有七八十人者有一二百人者貧者隨操富者賣放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糧餉比

至差官點閱却行顧倩頂替以帳俱各數少雖蒙恩宥不加之罪然而玩法不悛者至今猶然。朝廷畜養軍士所以防外患也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也今既私役而放閑不使赴操而演武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戰豈能得其實用哉。伏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軍士者悉皆退出俱赴操練原撥跟隨者亦以時操練不許賣放敢有仍前占悞不發雖一卒之少亦必治以重罪如此則軍不害而赴敵有必死之心糧不虛費而國家得實用之益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十一曰嚴開中以實邊儲。切照戶部榜文不分軍民官役之家許於口外缺糧倉分間中淮浙長蘆運司引蘆無非欲廣邊儲以供軍餉豈期貪利之徒不以邊儲爲重好許百出未奉明文開中預令家人伴當將帶銀兩到於口外各城堡報買糧料堆積在倉却乃虛捏情詞告稱遠運艱難何候日久及至中納正中淮蘆其長蘆漸蘆停滯不中廷延歲月又乞減去斗頭纔方上納臣等詢訪其由中間多是在邊頭且

及在京權豪之家倚勢爲奸其上納糧料既不肯實裝運往往就被買納至使邊儲湯貴軍民告饑今後凡遇關中合無將淮浙長蘆三處引鹽量爲品搭不許獨中淮鹽若全中長蘆浙鹽者聽其所納蘆米務要腹里各處裝運到於居庸關收糧主事處從實報數驗米出關不許止帶輕齋仍就彼處權買行令總督邊儲并管糧參政等官及巡按御史設法開防倘有仍前往於口外地方預買聽候關中者許諸人訐告根料即迫入官不與支掩如此則豪強知警而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容以售奸邊儲充實而不至於缺乏矣。

十二曰慎刑獄以導和氣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以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是刑不可以不慎也惟皇上自御極以來屢勅法司詳慎刑獄以洽好生之恩但爲法司者罔體此心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指迎合如聖旨批法司辨理者卽與之辨理罪雖怙終而必宥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而莫伸又有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者不與之

提對獄囚淹禁經年文案屢歲不清如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如蒙乞勅法司今後一應在監罪囚務要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鍊成獄有奉欽依法司知道其間情有可矜疑卽與辨理該提對者卽與提對該行勘者卽與行勘毋一槩立案不行視爲泛常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庶可以弭災異而導和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十三曰省班匠以紓民力照得天下各色輪班人匠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丁常八九及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銀兩絹布及至京買囑作頭人等代爲應答多者賣放或私下占役而辨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着役上工者甚少有當班之名而無當班之實況今營建造作之事比之承樂年間十不及一工作既少人匠實多如蒙乞勅工部將前項輪班人匠二年一班者改作四年一班三年一班者改作六年一班其見當失班罰班者悉免除免止當正班待其年豐裕

熟之時遇有興作，量爲起取，照舊上工，如此則工作庶可不悞，人力亦得寬紓矣。

十四曰：撥吏役以疏滯，看得在京各衙門執事吏典，皆各布政司大小衙門兩考給由到部，不下數萬有辦事二三年而不得實撥者，有辦事一年半之上而卽得實撥者，查得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州縣吏典俱與都布按三司吏典相兼，於五府六部叅撥，近止將三司吏典及府典吏撥與府部，而縣司吏典止於衛所倉場內撥充，當該雖府部有缺亦不行取撥，所以壅滯於下，率多嗟怨。其中吏典又有前考內犯罪名者，給由之時原籍官司俱已查考明白咨送前來，該部不行准信，仍行於原籍官司查勘，有守候一二年之上而回文不到者，又貧窮艱難不能生活及人物鄙猥，寫字粗拙等項，不可枚舉。乞勅該部將前項吏典照依舊制叅撥，有過名而無贓罪者，只憑伊原來咨文不必展轉查考，積久留難，其於人物鄙猥等項不堪實撥者，准其告回原籍爲民，如此則法例一而不偏，人心服而不怨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刑部

七

平盜

十五曰：戕料派以避民困，照得內府衙門一應買辦物料雖稱年例不可戕免，然當因緩急之安，量加寬恤之惠。且如油椿槐木石磨等件，例該一年一換，坐派直隸河南等處買辦所司以內府所用之物不分地，里遠近價值高低務令小民遍處尋買，雖油椿一木之微計其買辦完備而費銀不下二三百兩，臣等切惟油椿石磨皆堅固之物，非用之一年可壞者，必欲一年一換，其實勞民傷財。況今各處水旱災傷民不聊生，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合無將前項油椿等件或三五年一換，仍將景泰四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與停免，如此則供用不至妄費而民力亦得以少甦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刑部

七

平盜

說事過錢誣賺局騙人財物件作贗多端難以悉數其被害之人員屈含冤莫敢控訴乞勅該部行移各處巡撫鎮守官員將跟隨門子皂隸照例一年一換多不許過十名俱要行移本處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於相應人戶僉點其衛所軍丁軍人俱發原伍差操不許巧立名色跟隨害人如有仍前占括不發不從有司僉替者並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從公劾奏治罪如此則民害驅除而良善獲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山置廠採運後將廠那移地方不一近日方轉往真定靈壽等縣山場採運臣等切照易州去京不過百里真定靈壽等處到京七百餘里實路途窮遠加倍於易州日用柴炭不減於舊額因履遠以致拖欠數多況今多有被災去處人夫缺乏遷移不下萬餘若不量爲從寬減實是累迫人難乞將山廠仍舊那於易州就近採運便益或將供用及各寺觀等處該用柴炭量爲減省愛惜以避民困

十八曰省重役以恤人難照得軍政民匠先因營造

將各處班匠見丁起取赴京工役後因巡回充軍隨改民匠常川上工一戶見當二三名者有之三四名者有之既當常工人民匠又當該季班匠以致重役靠損人難常工者經年過去不來上工轉班者累次拖欠不見當班雖有其名朝廷不得實用乞將此等人民減去班匠止當常工人民或二三名者止當一名庶民不重困而官得實用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戶總小旗各因父祖或身自効勞陞授前項職役後爲年老事故等項各有兒男弟侄俱該衛所官吏保勘明白送部襲替職役中間或有字樣差訛事情無碍該部亦行駁回照勘二三次者有之五六次者有之似此淹延日久負累人難及天下衛所軍民同鄉貫差錯或被里書人等挾嫌妄指或被衛所妄報坐勾或因爲事克軍於例止終本身或因調衛而姓名未曾開豁該管衛所一係發冊請勾有司并里書人等不與照例辨明回覆却又朦朧起解似此之類往往赴京告訴該部俱各立案不行以致冤抑無申乞

勅該部遇有前項官旗襲替職役文書不係字樣等
樣差錯事無規避者卽與襲替共有軍役鄉貫差錯
姓名相同果被誣指妄報并例該止終本身等項查
理明白卽與分豁其被傳妄報誣指之人務要究治
毋容作廢如此則軍政無不清而下情無所抑矣
二十日省造作以革奸弊近者內外諸司不分事務
大小輕重可否一舉具奏俱要修造此蓋有等無知
官吏人等專一要得管押人匠夫工救放物料以爲
乘時射利之計豈有一毫爲國恤民之念且如南京
皇明經世編
林莊嚴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等處衙門節奉修理臣等看得 孝陵太廟二處係
緊要去處固不可缺其餘俱可暫停且今各處水旱
相仍良多疲弊抑且近年抽分在官木料欠少動經
造作輕要於民間買辦況土木之興傷財勞衆不可
勝計若有不得已而修造者必須會官議擬行移該
部并該衙門相勘的確應否修造及查在官有無物
料可勾應用明白回奏方許興工如此則修造有常
而民不勞官府有規而弊不生矣

議賜也先勅書稱號疏

切見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陛下
以也先素無可汗之號回賜勅書難于稱呼乃命多
官會議其爲安內攘外慮也至矣臣等切惟中國之
病戎狄其來久矣而戎狄之背逆天道則未有如也
先之甚者也向者率犬羊之醜類卽害隣於土木遼
留 上皇車駕舉衆入寇京師誠國家不共戴天之
讐所當枕戈嘗膽思所必報者也仰賴 皇上副位
中典威德並立選將練兵志雪國耻而逆賊也先亦
知畏威懷德悔過向化奉送 上皇還京累遣部落
皇明經世編
林莊嚴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入貢 陛下洪天地之量與其自新然而狼子野心
譎詐萬狀包藏兇禍無有紀極旣而自殺其主又卽
遣使來報使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不悞中國
之計卽稱可汗亦孰得而禁之哉彼也先之不敢輕
稱可汗而始遣使于我者將觀中國之能謀其罪否
爾雖曰王者不治夷狄而弑主之賊豈可復加遜詞
厚禮與之通問交好乎哉於斯時也召其使於庭下
數也先以大逆不道之罪却其所貢方物而并遣之
斷其往來之使絕其款塞之請內告藩鎮外告諸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莊敬疏

清議

重

平露堂

聲其罪惡而致討之則也先雖狡黠亦將歛手退避而不敵大肆厥志矣惜乎當時失此之舉因循委靡以至于今日口口兵食未足姑徇夷情明日曰兵食未足姑從其請是以逆賊驕恣今次遣使來貢稱可汗以自尊窮胡元之故號雖以入貢爲名其包藏圖大之心窺覷虛實之志隱然可見今復失之而不圖則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若賜以勅書而稱爲可汗則長逆賊之志而謂中國無人反示弱於夷狄若稱其故號爲太師恐激犬羊之怒而得藉此生釁以貽患于邊境莫若待以常禮而賜勅與其來使令之婦語也先而諭以華夏夷狄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幾不失國體之尊抑亦可以示強于夷狄必謂中國有人而不敢輕視我也今之議者乃以可汗爲酋長之稱隨唐以來夷狄之常號欲徇彼俗稱爲瓦剌可汗稽之於史謂夷狄之稱可汗猶中華之稱皇帝也此唐之時四夷君長亦稱我太宗爲天可汗也由是觀之則可汗之號豈可加於逆賊也先乎若曰不稱其爲可汗則必召致邊釁理固然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莊敬疏

清議

重

平露堂

借使稱之而復有他求不已邊釁亦生又將如之何哉正如往年也先亦嘗索我中國遣使群謀紛然亦皆以爲不遣使則釁從此生賴陛下剛明斷然不遣則我之強弱虛實彼不可得而知數年以來邊境以寧故臣等愚昧以爲今若不稱其爲可汗則彼或入寇猶可暴白其僭逆之罪於天下而揭告于神明以恭行天討天下之人亦知其爲逆賊而有共討之心焉若遽然稱之則是陛下亦與之矣又將何以號召天下義士以共事乎窮惟皇上中興臨御以來五年于茲凡百軍國重務皆托大臣爲腹心諮詢之而後行自古君臣際遇之盛倚托之重信任之專未有加于此也奈何在廷大臣罔思付托之重徒徇苟安于目前使其皆知以身殉國仰圖報稱皆有効死之心而不爲身家之謀又何患區區逆賊也先之不懷服哉況今日兵甲車馬并不足也糧餉非不充也人才非不有也紀綱非不備也時有可爲而不爲勢有口強而不強乃退縮萎靡如是謂之不負陛下之委任可乎伏望陛下俯察臣等千慮一得之

愚乞付廷議而折衷之要必專以六經爲據
於夷狄務使竭忠誠以保久固家則社稷幸甚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

林莊敬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徐子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本 周立勳勸甫

災恤錫佩遠泰閣

項襄毅公集

疏

項忠

邊關缺軍防守事

邊關防守

查得成化十一年正月內該邵亨奏稱本關官軍數少要將腰裏站揮馬驛等官軍調取防禦兵部奏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六

平露堂

鎮守代州等處都督僉事劉克家公同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防備賊情事勢十分緊急徑自調用後因北方糧食前項官軍一向在於山西操習聽用不曾調取又查得本年五月內該欽差副都左侍郎杜銘爲照虜賊在於邊界地方行竄偏以老營等堡切近邊境從宜處置將代州馬步官軍撥撥六百員名寧武關四百員名偏頭關馬隊官軍五百員名前去與現在官軍相兼防守候賊情寧息仍回原操處所依舊輪班操備成化十二年正月內臣照得黃河

水解賊情寧息照得原行事理行移左侍郎杜銘知會將前調去防守官軍取回照舊操守外臣等計議得偏頭關設在保德州邊界西隣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非衝束勝一帶先年達賊累曾在於本關地方出沒掠掠最爲極邊要害處所武寧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猪溝搭達沐河等處俱在本關西非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比肩聯絡正與援會口要路相連先年達賊節從前項地方入境搶掠觀其城池似乎偏僻窳其地方其實衝要代州屬門關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朔倒馬逼近朔州威遠爲京畿之藩籬作山西之屏障自正統景泰年間以來達賊節從馬門關東茹越等口入寇直至忻州繁峙五臺等州縣殺虜人畜考之郡志亦云外統群山中間平壤自古戰守之區論之目前則偏頭寧武地方之要害相爲甲乙關之設遠則代州屬門關隘之緊關尤當注意合行偏頭關原有常操原夏班輪操官軍上兵五千六百七十三員名即今逃故等項八百三十員名現在止存四千八百四十三員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代州鴈門關原有常操并夏班輪操官軍餘舍餘民壯六千九百五十二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三千三百三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三千六百一十九員名寧武關原無常操官軍原有夏班輪操官軍民壯三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即今逃故等項一千五百八十三員名見在止存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除分守各營堡各隘口墩臺哨瞭等項外三次見操官軍奏實俱各數少守戰不敷又查得先年巡撫都御史李佩奏調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舍餘三千名分撥三關與官軍併力防守近者又據山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江湧奏討俱各放回原衛所訖即日三關兵勢比之往年減去十之四五況今北虜部落日衆勢漸猖獗奸謀詭計最爲難料若不添兵防禦倘若大舉侵犯各關兵力寡少未免悞事臣等查訪得山西都司所屬各衛所屯田子粒辦納柴炭局料等項與空閑遊年清軍數多又有各關原操軍士畏怕偏遠艱辛往往托故投作各衛所守備操練等項名色隱占徒費糧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不得實用如蒙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按二司掌印官員將前項旗軍盡數查出挑選殷實精壯者一千二百名給與盛甲弓箭器械選委的當官員管領與指揮馬麟等官軍三百員名定爲冬夏兩班分撥偏頭關老營堡并寧武關土圍堡與舊有官軍併力防守將代州寧武等關先前調撥老營等堡防守官軍照依刑部左侍郎杜銘原議仍回原操處所輪班操備今後各官遇有賊情仍照兵部先次議行事理彼此馳報互相發兵應援如北則旗軍不致隱射贖役遼方得以有備無患等因照得偏頭鴈門寧武三關地方原有額設帶操輪班官軍民壯防守偏頭關最爲緊要寧武關次之鴈門又次之但山川聯絡烽火接連一處有警彼此皆懼所以各該鎮守守備官員凡遇秋冬之際不開地方緩急事勢輕重一緊奏討添兵互相爭執地方緊要此實積年通患今照各官前項議擬要將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額差與空閑及解到新軍帶操等項旗軍盡數查出調撥各關操守於備邊之計因爲利

益但腹裏城池十分空虛盜賊起於不測將何調度
必須設法巡修庶幾事體允當合行移仰官院轉
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員
從公勘議前項邊關地方事務孰爲緩急輕重各關
原設常操官軍若干衛寨官軍民壯輪班操守若干
見在差撥本官各該城堡墩臺若干守城操練若干
無事之日可否勾用有警之日作何定議及勘偏頭
關先因營急調取代州寧武官軍防禦即今有無見
在應否發回原鎮操守其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處置地方事

巡撫部院二司郎中

竊惟陝西乃關中重地屯駐軍民比之別處數常加
倍本處額徵稅糧馬草子粒有恨供給不前每年戶
部送江南諸處折糧銀十萬兩河南運大布十萬疋
前來贖用催發支持未見足一週邊方有欠奉關
鹽糧等項緩不及事未免動勞軍民并丁借道程章

失去了奈車推半路苦不可言臣等會勘得平涼鋪
府及寧夏慶州二處郡王極邊邊境宗支繁盛儀賓
數多因城池窄狹庫房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
今歲用祿米該三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
司群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
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
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
要將各處郡王府照依山西王代王府郡
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議奏定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改徙犯克六

廣東官吏軍民軍官立功陞階者例移居西泔邊公

本省海島山徑所在路起乏人戢守且東西相距千里而遇戍者多懷故三選難亡歸距赴廣西亦鮮實用乞循漸稍擬定發本省雷廉高肇等處沿途為便

止濟師疏 止濟師

臣等前次奏

臣等前次奏

軍及募義勇共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員各已足滅

賊况秋深天寒若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

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所且入李遇軍斷難

久留今擇九月十九日聚軍中令臣督帥諸將分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止濟師 七 平露堂

而進近巢而屯炸炮務必相接聲勢務必相應至期

又各隨機應變務收萬全之功

改固原衛建西安所及更守備疏 改建衛所

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邊

巢穴外為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

以滿回陸梁悍禦無策石城非有西安廢城相距三

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改所為衛而廢城則添一

所固陝屬清出湖貴赤水銅鼓二衛勾解軍丁三千

餘兇惡孽孽之鄉以一千實新所以二千實新衛戍

守而便又守備固原指揮同知馮傑與平涼諸衛職位相峙威令不行陝西都指揮僉事樊盛才力可用以聯姻秦府帶俸閒住然府第三百里外者固不拘今固原去府不啻千里乞令代傑守備

請予糴疏 平糶

今歲輔吳深民居蕩析雖蒙 皇上發粟賑濟然流

移道路困苦萬狀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

青黃不接必難堪命非早為區處設有不虞即峻法

嚴繩傾庫備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糴賣之術如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糶 八 平露堂

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秦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諲請

按厚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文既濟軍民

次年米賤今諸路以錢收糴復多贏羨載在史冊足

為明驗今天津涿州運倉并水次官糧動稱萬計

乞勅戶部令各司屬會計足支本歲夏初官軍俸糧

外所餘糧米豆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

按月糴米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五

分九糧至二石至來歲三月底止粟少者許就近糴多

之倉多糴美補其勸借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候麥

熟米賤即以所易銀帛月准官軍買糧自給其貧無
報者仍驗口賑濟。

報捷疏

刑憲謹疏

奉 聖 旨 以 人 傳 形 式 自 是 改 禁 山 不 許 入 也 若 論
荆襄地連數省川陵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
屯聚自洪武初 高皇帝命中國公鄧愈艾平之後

禁無人人入永樂迄今所在流移歲集月聚無慮百萬
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名謹依詔旨省論遣

散出山復業陸續共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
賊巢無籍檢査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數其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首小正洪有衆五百屯鉤州今改龍潭溝李鬍子有

衆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漢官軍分道勦剿首擒

二賊餘多散亡斬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級俘獲黨與

叛賊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已欲縣行殘恐傷至

仁誠欲戶道壯丁一人克戍湖廣逸餉計可得軍五

千片叛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戶恩咸重濟友側永

安矣

善後十事疏

一 荆襄陽河南山陽西安漢中夔州七郡所屬州

邑在山谷中者三十三不山地則者十四國初禁不
許入自禁弛致流民隨逐公 命謂其已附籍者盡

逐其未附籍者悉其後贖累如故昔 英宗皇帝
嘗命處置流民今宜申明榜諭凡已獲業者復其家

三年悉蠲公私逋負其再入前禁山者執付三司枷
示一月全家附成爲通逃主者民編口外軍調邊衛

所司容隱者按多寡而輕重罪之里老鄉佑連坐在
逃軍匠因從戍邊衛 一河南之盧嵩承寧內鄉浙

水鎮平陝西之商洛金海湖廣之鄧均上津諸境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多向故流民以竊礦聚邀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
以牟利宜嚴礦禁凡竊者枷三月戍邊衛官吏故縱

者究坐 一山漳縣之石門潞城縣之高頭山鄆縣
之南門竹山縣之土官浪四莊耳遠安縣之南襄城

白鄉縣之順陽堡浙川縣之荆子口黃鎮裏嵩縣之
下陽堡馬槽洞河陽縣之白石河凡十二皆通行要

口臣已築堡分兵守之堡二百人黃鎮裏尤要益以
一百人每二堡委一指揮提督屬河南者都指揮李

堪統之屬湖廣者都指揮柴收統之又南漳縣之金

廂坪方家塢均州之黑火廟光化縣之左旗渡歸州之興山遠安縣之金竹坪瀘川縣之花園頂高縣之沒人嶺凡八亦皆要口已各立巡檢司乞鈐官銷印令各郡會同兵巡品 一竹山縣城孤民寡壤接海向大寧正流賊往來之襟喉屯聚之巢穴宜設一千戶所分調襄陽衛軍二百遠安所軍三百選三正副千戶五百戶創立公署以時操練其官軍家屬授以無稅田自耕食三年後輸子粒 一漢西郡屬商河鎮鹽金州與四郡鄰而陝民近以輸運苦倍他所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以禁趨避由流民其衛官分屬柴政令理各處撫民官點閱前遣官軍仍飭督運管屯鎮守官提督近聘分守參將王信守備都指揮李宸提督指揮王勇張高并州縣撫民同知縣丞及新立興山縣止一里今流賊已平分守守備皆宜取回而撫民官興山縣俱宜裁革 一荊襄德安三郡皆屬巡撫楊蔭泰將王信統轄然湖廣既有巡撫與孫去刑襄非政而總兵李震亦嘗往來其地以是絕體紊亂事機不測諸司艱於遵守乞令湖廣總鎮官仍督守巡撫民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堂

參官軍不得妄翻拋荒占爲屯田及王官府莊遺者重究

撫流民疏

奏言自詳

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屢命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楊睿經畧安撫雖嘗移文散遣奈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由是日聚月猖獗起行劫掠先之以劉千斤石和尚王彪繼之以李嗣子小王洪王安抗殺官軍燬掠城郭鎮巡等官調發官軍動數十萬接踵敗衄荆襄騷擾甚於楊么

皇明經世編

項襄抄片

卷之一

下零堂

伏蒙 皇上銘及庸才勅臣總督軍務前往撫剿受命以來夙夜皇皇懼蒙厭職幸而 帝德 數天威遠震况制喪與陝聯屬而寇黨燕臣威信故臣初宜恩榜流民已有將散之勢方整軍容殲賊亦有可平之機乃彼參將王信千戶吳綬鼓煽浮言沮壞臣事臣具本奏劾蒙 皇上洞察其姦取回不用浮言漸息流民頓悟兩月之間散出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見民散難遏遂攜餘黨入藏深山仍行劫掠念謂怙終法當剿滅臣猶以安撫爲心仍行招諭又散出

者五十一萬有奇餘黨猶負固不出然後入剿夫莫非民也劫掠人財故謂之賊今聚至百五十萬結成巨黨殺傷官軍操法皆當剿者設使如前負固不出將姑息而坐視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鉞盡行撫存而一百五十餘萬之中斬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克戍止一萬二百四十三人押發止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謂殺戮太過何歟臣總督軍務實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絕逆黨而養成大患則臣殺身亡家之禍誰則當之臣秉誠報國不顧勞怨豈敢不仁不忠爲是殘殺哉惟臣才識庸淺不達時宜處置顛倒致干廷論特懇 天恩早賜放歸田里以消物議以弭天災

撫流民疏

奏言自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零堂

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逆寇不意痢疾流言仰冀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曾跌京以無罪結民作從賊誦成邊以久居僑民自無從逐還鄉至謂法殺慘酷甚於夷狄豈出早傳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經

夥不宜墜實臣若不贊何則自明竊准刑襄自
約千斤石和尚王隱就擒而後有李嗣子王洪燃燼
婦禍丁百成群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帥與李震等
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
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塘黎將王信
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誅誅簡其
丁壯滿發逸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
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子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
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閭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
皇明經世編 項襄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
主往目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墜實臣請
劉千斤尚遣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
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滿戍賊黨一萬二百
有奇陷居宋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恬然安矣先
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
沸騰反以臣爲口實皆馬援征南蒙意效之說郭艾
伐蜀未嘗卓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
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授閒賜臣致仕以終天
年以謝人口

請防甘肅屬夷疏

防甘肅屬夷

諸夷寄居甘肅久矣但所在千計及間不常雖命都
督李文通政劉文赴彼鎮撫恐不克濟近謀報厄喇
訶吉帖木兒擁衆駢近哈密糾合連糧阿力大衆搶
掠恐諸夷多復內應又上魯番差至使臣哈只馬哈
麻等密議欲偵中國情形盜甘虜馬駝逃竄勾連糧
阿力人犯且潛藏軍器謀焚草場甘肅即有鎮撫而
名位稍輕未足誦服安輯宜別推武職重臣才望素

者熟知邊務者馳會酌度

會覆監察御史薛雪學防邊疏

防邊

十二國營近以會選馬步銳卒三萬馬一萬五千匹遇餉鎮告急即刻啓行宜令戶部會計草料量預支給又居庸以東關隘甚多雖頻年修築而遇雨輒傾守備各官私役戌卒佃作自疲宜令鎮巡官嚴督官軍凡關隘頽缺者亟修築之私役戌卒者嚴執治之又鹿角懷乃今軍中所時用者偏箱車但宜於平原曠野不利於涉險乘危宜令工部如式製造試可然

呈明經世編

項東穀集 卷之七

七 平露堂

一體罷備嚴督訓練庶免後報

覆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遣散京疏

也武庫

臣嘗督撫陝西竊見彼處收蓄兵車數千計及在京開營定襄伯郭登營製小車二千五百輛俱日久毀廢今賓役計及此但宿將邊臣彼此異見謂車不可用則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非征騎兵十萬車十五萬輜致系然怖不敢南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皆御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見大捷是車誠可用矣然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焚十萬義軍歿亡殆盡宋神宗因契丹人寇取西河民車為備沈括以車行甚遲日可二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前斷不可用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承樂至今止馬步相參技閑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該部督工如式先置車梓各十送赴教塲仍令賓會同內外國營驗其規制何以馳驅如虜帳騎剽掠何以追襲如虜險陘遮遮何以迎退關闢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思俱要等

皇明經世編

項東穀集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明候中製成日以聞

肅毅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威處哈密疏
庫參將劉威議得苦谷降夷也克力指揮脫脫不花等計窮托處原非本心求索無厭帳生離間頃有同居哈密長人傳報其將乘人出投非功今果請朝貢使後計得行則患匪細若因其人求安置內地處寢如謀且姑聽進到部議得也克力自來降刊今未聞叛逆若止信傳報理即拘留恐他番聞之各生疑畏然彼子野心自不可測宜勅甘肅鎮巡官拘集哈密明經世編
卷之九
肅毅分守肅州鎮夷參將劉威處哈密疏

刑災六事疏

刑災修政

一南京為朝廷根本今災異屢見恐有奸人竊發宜行守備參將宣援如防守撫恤軍民體諒姦究凡門禁之啓閉以將軍馬之操習有領及蘇江船隻俱當點視修補其餘利弊當興革者稟前京師部堂上
什道官速計以聞 一刑災流民尚多請 一肅州為

患不測宜行撫按官於附籍者多方存恤俾安生業

新至者各給口糧遣還原籍不得聚賭

一戍西二

逸宜用舊例令文職大臣名位隆重肅練軍務者假以便宜使總副參遊二司等官選補軍馬儲蓄芻糧繕治兵甲以至城池關隘墩臺營寨一修葺以防不虞自都指揮以下不法及不勝任者許其究治臣忠與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余子俊俱曾總督陝西軍務乞簡命一人賜勅以行 一各處災傷下班官軍不能赴操者憐於罰班愈加避寬宜自今五月十五日以前暫免罰班止補該班月日仍將一切工役暫令停止 一神機營官軍缺欠成化十一年武清侯趙輔曾奏止有旗軍二百七十二名差操不乞暫停操本部奏查官軍食糧名數一向因循未見增補宜行豐城侯李勇定西侯蔣瓖按成化初年多數嚴加清理不許仍前虛應 一軍民利病多端行鎮巡官速議興革事宜申奏

記

涇陽廣惠渠記

重修涇陽志

但板閘之防不可不加意焉。蓋駝駝灣百餘步。渠身兩壁開鑿砌口二道。當時設此。恐遇湍水暴漲。及洪漲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衛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砌石四道。蓋在罷澆田之後。水既無用。遂閉此閘。退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洄湧之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講。今二司又將各閘後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疏通之功。可以減半。迄今而後。雖天不雨。而有蒙雨之休。雖地不以。而得利之美。隨所意用。自無不足。則吾軍民之仰賴。何可既邪。故名曰廣惠。後之執政者。時加修葺。可保悠久。否則予不敢知也。

皇明 齊世編

項襄毅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七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朱 灝宗遠參閱

章榮穀美疏

疏

養聖躬勤論政悖孝義疏

養聖躬

章 綸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七

養聖躬一 手書堂

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

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

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

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

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

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

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

莫切于達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

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

終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觀其諫而出

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臂欲置君于無

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

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

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

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

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

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七

手書堂

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使殿

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遽

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

成康宣王之為君早晏變稷契伊尹咎繇甘盤傅說周

召師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

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

而曰子達汝婦爾無而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上下之間史冊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

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

而治體民情實得而居也非朝 祖宗 列聖之於

諸帝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話首著君臣同遊

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

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

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

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

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如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克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

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

故人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

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

睫寢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

枕人彼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

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

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

皇太后 太后而參同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同文

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

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

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

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

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

爲 太上皇帝是爲上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

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

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定堂

上於闕望日或節旦 皇上南宮率臣朝見 上皇

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 北極

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

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

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

是以正位 中宮而率敬功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

又 詔冊世子封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

明葵倫而 中宮之位又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

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傳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
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
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
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同災異
自弭而閭閻不足平矣

上言十六事疏 時政

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政五

下諭旨

一躬挽乾綱在聖德英明臣惟人君宜法天道之運
歷英明之德羣臣之中有功罪者罰賞宜果有正直
邪佞者用舍宜當有君子所當親者有小人所當遠
者親疎宜明如此則內外得人矣二緝熙聖學在儒
臣直說臣惟經筵進講正以善可法者爲言行史料
語以應故事常由講歷代經史治亂得失之機盛衰
興廢之故則聖學日新矣三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
臣惟 皇上每早午朝退即御便殿將臣民奏題事
務公孤主意六卿論難彙陳參議巡官入閣計議臣

處如此則庶事無不理矣四爲政得人在重惜名位
臣惟方今部院史侍郎不下二三十員分鎮各處合
無止選才幹御史代之於此則官數不多而爵不濫
矣五肅正朝綱在激勸臺諫臣惟給事中卽古之諫
垣御史卽古之風憲聽言路奏得失劾劾邪已任
者賜物激勸之未任者令吏部簡擇以任之如此則
朝綱正而臺諫之任重矣六廣開言路在聽用忠直
臣惟自古中興之主無不聽言納諫今直言未見盡
行直臣未見顯用自今凡有言者當理卽行未當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政五 下諭旨
亦宜容受如此則言路開而忠直之士勸矣七敬畏
天威臣下詔求言臣惟上天災異之見在於垂戒朝
廷與災之道不在於肆赦赦者小人之幸今後有災
異臣下詔求言使知天心垂戒之故及避災之法如
此則天心回而災異弭矣八稽傳進察在舉主得人
耳臣惟爲政莫重於得人而得人必由於舉主吏部
自舉所領未與言具今令大臣待從參議郎官人衆
所知得其人則記功非其人則罪軍州州知憲在
法之待有功然後賞拔如此則承流宣化得人矣

後已悔令有司依律和贖如此罪人

[illegible]

論大臣不以邊事爲念疏

彈劾大臣

奏時面有疏請者亦在內 人子近衛章孝
此省定州署都指揮吳玉并新樂縣俞獲達賊二人
各委送道臣訊問之俱曰也先今來覲視北京軍馬
若何臨清買賣若何黃河深澗若何擬夏秋間大率
房衆從若庸關入至臨清徑往河南且也先帳下多
有兩人如山西榆次李貞外亦在彼處中國虛實靡
不知之臣聞此言深爲寒心而朝廷大臣皆恬不介
意若也先伐越而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
哺子母煦煦然相得寔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將及已
而頑不變當是時皆以子順之言爲狂後燕果敗而
子順之言驗今言不知變者大臣且然况羣臣乎臣
今言之不以爲狂必以爲愚且臣居草茅時問內臣
構惡賊其忠臣劉球由是諫官鉗口當時使有數人
委身血原必能止太上皇之行而無今日達賊之
禍饒而皇上中興謀強梁旌忠直親命六師禦敵
于是不戰而三軍之氣自信達賊喪氣饒有北賊臣
謂皇上有克勤之仁孝湯武之智勇周文之小心
足以觀提四夷坐致太平奈何達賊甫退邊患未夷

而侈心遂生伏望 皇上鑒前車之覆轍奮今日之
有爲親庶政以總成撥致倫理以厚風俗釋邪正以
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懲勅去無益
之費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無
狗于貨色無耳於遊戲然後親率羣臣躬時 郊廟
謝過如成湯之六事自責若太宗之十漸即以延攬
英雄講明方畧如此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
賊可徐圖之矣不然災異之來猶不止此而禍患之
作殆難逆料且如昔者命將師各言方畧經旬論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五事推托及邵溥石亨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
而無經世遠久之慮夫平時將帥且如此達賊之來
又何長策以制之乎此臣所以涕泗交下而爲今妨
賢病國者醒之大懼達賊之方莫先于用賢才賢才
之出何代無之顧用之何如耳昔者備信出于候夫
樊噲出于屠犬張良出于亡命衛青出于人奴皆能
樹功勳以扶國家懿忠赤以靖邊難蓋由上有若高
祖能用之下有若蕭何能薦之今 皇上雖求賢如
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誠雖屢命選賢而所舉者皆

晉梁厚祿之人親戚朋舊之子其屈抑在下者皆能爲之耶噫達賊陸梁如此朝臣欺誑如此此臣以撫膺長嘆而恐他日喙齟無及也臣父復曾任翰林院修撰臣又璫當言路父子兩世叨蒙國恩今臣又研密達賊姦細而有所感發于心寧忍緘默

世文終

世文終

卷之二十一

七

平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何剛愨人 編輯

姚燾元可參閱

彭文憲奏疏

疏

彭時

災異陳言疏

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人愛之意也皇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八

一

手書堂

憂以寸心成論群臣同加脩省是能體主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之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文武大臣已條陳矣然德者政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止蕩事必以正君心为本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正與邪而已正者帝王之道也邪者異端之教也邪正之間治亂係焉皇上聰明聖智宣不知所決擇而輒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聞者竊議以為內府一次脩齋街市

一次發投伏室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減去內

府脩齋如遇節令止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命令之出不可不慎祖宗以來凡傳旨必

專任人故責有所在事無虛假近來吉慶行光祿寺

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多違僞將來

之弊有不可言皇上凡百事宜惟令司令監官傳

宣庶幾命出于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口親接見

自古賢君及我祖宗列聖未有不懷大臣議論政

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皇上稅朝即退不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八

二

手書堂

接大臣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伏望皇上日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則聽覽日熟而治道成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慎賞罰莫先於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人濫近幸無故而受今自者多工匠無功冒官職者衆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舊章成憲所宜也伏望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守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口納諫諫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伏望皇上虛心
屈已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
即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刑不至乖失而下情得以
上通矣六曰勵官守夫百司庶府各有所職承平日
久事多因循大槩主於奉上而嫌於違覆所以事
不便于軍民者多失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謂
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下人愁怨以致天變如此
之甚乎伏望皇上戒勵各官慎脩厥職職股肱菴
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彭文憲奏疏 三 平露堂

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掊剝軍民財物者乞今都
察院嚴行禁治則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
此七事實出輿論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
自宸衷力行新正以正心爲修德之本以餘事爲修
德之助德修于上則群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
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

民情馬政疏

今天下水旱相仍人民缺食山西河南陝西三處急
於餉軍而民愈苦京畿八府迫於道馬而民愈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彭文憲奏疏 四 平露堂
賣子女流離道路者在在有之如是而不加存恤誠
恐良善化爲盜賊則邦本動搖而事日多矣然欲矜
恤非入賜之衣食家與之金帛也但省科派減力役
寬夏秋之稅而勿徵弛山澤之利而無禁使民得以
休息營生是即安養之道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
耳昔之人君有言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
之解哉斯言也施於今日尤爲切務臣等於民情不
能盡述謹條列一二千後伏望皇上念上天付畀
之重思下民仰賴之切采而行之斯民幸甚一皇莊

之名自古無有。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岡。已非理。然事因其實。猶爲有說。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莊田。亦欲立爲皇莊。深駭人情。居者懼於騷擾。不已。排者懼爲侵耕。過生。而街談巷議。咸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何獨以此之謂皇莊。臣等竊聞外議如此。恐不足爲聖德之光。乞以劉永誠莊田。令戶部籍之。俾居民仍舊耕種。以息外議。三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不爲勵禁。此先王仁民之意也。今畿內八府湖澤數多。若井官府禁地。卽爲勢家私莊。但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今人民缺乏。又乏倉糧賑濟。請命有司。凡所在湖澤。不分官私。許令饑民採取供食。諸人毋得禁制。及抽分稅錢。亦救荒之一端也。一編民養馬。已有定制。計馬徵駒。亦有定期。但今畿內田土日狹。人民艱窘。孳牧虧欠。遇遣官印烙。其骨馬官及群長人等。因而科擾於民。實於馬無益。去冬詔令。每馬四匹。聽買一匹。恩已寬矣。然及今有司追併。尚未能買。苟乞暫免今歲印烙。仍行有司暫停折買馬匹。一順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平糶堂

疏
劉文安公奏疏

天等八府夏麥早傷。秋成未卜。乞敕戶部早將夏稅勘實蠲免。勿令有司催逼。其他賦役有重難者。許有司申達。暫行減免。一近者戶部以將有事河套。必須軍餉。遣官往山西河南陝西。督運糧草。未免刻期取辦。乞令督運侍郎陳俊。以大軍未出。宜從緩行事。已起者。運赴軍前。未行者。量爲停免。庶使三處之民。稍得蘇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糶堂

建言邊務十事疏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虜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皇上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欽於虐。而不入。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今

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遠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夾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度幾不至狼狽又馬騎之來奔竄屏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揚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入胸下砍馬足因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趙超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爲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

皇明經世編

劉文忠公奏疏

七

平露堂

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晝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上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彼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爲蘊忠誠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驅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寨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

皇明經世編

劉文忠公奏疏

八

平露堂

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
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
省全俸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皇上時言之習謀
短淺不足仰勗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其五日
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
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
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
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是不
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
聲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
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置
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
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
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
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
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
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
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况守令之刻

皇明經世編

劉文泰疏

九

于嘉吉

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
所黜落三年內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
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賊私者必連舉主夫思不加
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上則舉者慎矣民
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侮而邦本
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
之緩乎其七日選將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
在於將門乎販鬻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破褐捫虱
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頑
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利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
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
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
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
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
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若
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
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

皇明經世編

劉文泰疏

十

于嘉吉

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普漢之圖恢復也而前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拔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著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乎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時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則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上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臺之領不可以倒掣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勛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諮訪互相可否以

皇明經世編

劉文安奏疏

十一

平露堂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奉本進入言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觀而況於人主臣謂經要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止於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再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

皇明經世編

劉文安奏疏

十一

平露堂

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餘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謀食而嘔噦其行而頭質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警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正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九

陳子龍臥子 徐學士問公 選帖

宋徵壁高木 張安茂子美

郁綴川選上參問

王張二公奏疏

疏

王崇之

遼陽時政疏

遼陽時政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爲東方重鎮各城有守

呈明經世編

王張二公疏

遼陽時政

王崇之

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兵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卒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照視招牌修理反又科害申缺則使人項替器械多那借應點催務逃掩遂爲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可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無舍多無門窓堡口間用土坯灰砌四月之間標軍千一隊之中常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士卒疲弊不單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護體軍馬器械大半損此損究其故憚稱邊方多事未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用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爲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亦月一奏寃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繕官即官世編

王張二公疏 遼陽時政 王崇之

不馬軍急乞 勅該部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火及將見在不堪兵甲各照舊例 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軍官爲修理既不勞不費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鎮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年查盤外如盤鐵木桶鞍馬等料俱資軍國事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查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並將該官員奏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閱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任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十歲總兵泰副等官一體奏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販人參榛松間獵野獸爲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違貢人參等項或倩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升授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

皇明經世編

上卷二公議

遼陽三

平陽堂

以規厚利常被販人虐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將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世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林杉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各得每年進用杉木正該十箱人參三百觔狐狸皮張暫賄買辦不多銷所官員却乃多方升授日今前看出產地方被賊搶虜宇虛空廢田畝荒蕪不能存活止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俱應暫且寬以十日以力以革其害待

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城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爲枷號滿日與守亭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拿問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俸軍有月糧此外

皇明經世編

上卷二公議

遼陽四

平陽堂

又有折條鈔買冬衣布花思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奉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益以陸路無虞海運察池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暖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送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剝削自奉廢職者衆

信乎其然也。如將通曉錢所軍俱無月糧。止貢貴。上官違官。間有半休。又係無子人。數專。輒休給。又巡。明官。臺書。夜有。非。尤。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幸。蒙。皇上。體。念。元。元。遣。使。分。給。賑。濟。所以。因。事。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前。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恩。典。查。得。自。咸。化。十。二。年。前。已。是。天。官。軍。休。官。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錢。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足。緡。花。一。十八。萬。二。千。餘。餘。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大。牌。解。河。倉。存。品。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未。可。查。勘。定。奪。遣。船。償。還。補。解。去。後。但。彼。處。中。官。視。爲。莊。莊。署。不。用。意。大。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以。今。道。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累。用。之。地。甚。路。也。船。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需。要。官。司。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令。頗。多。向。賣。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飢。寒。今。兵。荒。相。仍。商。官。少。近。地。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保。其。生。一。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爲。常。例。將。前。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休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司分遞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成布花鈔布另爲處置或暫折收資銀兩並支支給候造有艱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聖朝籌慮遼東因遼東也種不足發銀贖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司官以分管之奈在前官員職任重人者多好違惡勢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貪緣爲利承機逐利微及據批殺旦權買騎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辦驗好獎敗壞一清積弊還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相腐虛關於官中才家實惠折迫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開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狼儲如前也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之用海餉等衛有十年之積蓄雲等集全無一月之
支今遼陽城中旬銀十兩土糧米二石五斗前月下
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旬近
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縣官不得已恐決軍餉會
議於定遠金復等處十一付半給給運動調一萬餘
人往過一二千里每半一石價銀幾費多者要七八
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千錢河東之地遠近驟然各
官計同心催餉但山澗險阻車輻不通止是牛畜駱
駝力疲財竭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藏米
穀恐虧損官銀欲增腳錢恐庫藏缺乏卽今傳報聲
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復
餘軍迫深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
邊防屆後河間興尤難為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
按總理各官具相度賊情急緩酌量路途遠近體
裁酌量增派米數酌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
艱各倉地欠折罰糧行令布按二司督糧官酌
量各處秋收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
價預納銀市入官房爲憑置以俟目前支納俱先定

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
備之克修也

疏

安邊方畧疏

甘肅兵部

張海

一駁戎以定酋帥甘肅卽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
爲上魯番侵擾人民奔潰諸夷熟羗來歸在邊安插
積聚屯聚蕃育日多聚大豕之人而聚養之有識衆
心已覺矣官守臣欲令驅遣因彼迫逃窮處不可輕
動至今俄之尤難況此虜心性叵測今轉徙日久不
立酋長未有統攝異日釀成大寇卒受其殃今甘肅
等係鎮守分守重地屯宿重兵皆有外城分住夷人
可以安輯防微杜漸終宜驅出但未可驟可乘耳及
譯者即督克守劉卻皆僉事駕亦虎仙等皆可任
使俟哈密平復設都督一人命奄克字判治軍以馬
赤虎仙等分領諸夷則遠有真帥之託近無几席之
患夫一立法以除亂本訪得哈密夷人馬黑麻打力
凡使土魯番因數附之尋率番衆入寇狀殺等慎奉

據城池後月克番始入貢歸則糾合哈密諸夷侵領
土魯番殘滅其國至今一國夷人怨入骨此賊家
儲有奇在甘州者乞令糧吏官密爲防範俟哈密
恢復之日銅之木地以爲後時或求番者治之治以
重法則內以懲制夷人外以一番者月翼禍亂
可息也一重譯以審夷情中國之於夷狄其情雖知
如得其情思有以制之安能爲中國患哉今防之士
營番在哈密迤西七百里土城大如營者三小如堡
者十六戈甲不滿三百軍馬不滿三千親黨俱止
皇明經世編 王版二公疏 蕭崇素九 平陽堂

是二人與相繼殺左右親者十一人與治國事外無
近者可恃之國內無中國交通之人昔狼何欲約何
奴掘漢趙克國勢視諸羌牙令解仇元吳寇宋皆野
利天注一官之筆種世商以謀去之今土魯番之情
狀事勢卒難周知乞勒甘肅守臣或因其向背或跡
其虜實或用世斷之謀使彼親者相離或從之國之
計使彼仇者不解候時而動則處情前知而先定
爲一先計以遏亂里阿黑麻據西域交播叛夷以
現貢利昔車殺漢所置漢車馮奉世矯制誅之邪

支單子拘留漢使陳湯矯詔殺之今阿黑麻後平積
有漢車之罪執陝已行郵支之樂臣計此處專仰貢
賂爲生此可以計而不可以兵破若仍務告急還遣
其計中以占哈密爲利階以資其已爲奇貨詎將何
時已邪乞將今之貴賜土魯番使臣求銀兩追回
發甘州收貯封閉嚴密關防嚴密將奉書使
人男婦拘留以彰天威以守邊志縱一二人歸神彼
前自審去能責重王將練兵取糧爲經九戌守之圖
俟此虜款塞求通果有誠意賓服上南區處則內振
皇明經世編 王版二公疏 蕭崇素十 平陽堂

國威外定禍亂哈密可復矣一修邊防以固分守
由東州西三路延袤二千餘里四當敵衝盜賊南侵
無畏若不因地制利務爲悠久守備之圖恐資賊滋
蔓爲禍不可勝言臣按諸路或當增築墩臺或修
理城壘或有數百里取水之路遠者或門五十里
工程浩大或歲久乃可成功乞勒甘肅守臣督官於
農閒之暇漸次修築邊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法木
立柵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路客水之法使營壘
相望哨守相聞靖邊安堵之計得矣一預測度以星

兵食甘肅地遠寡援一有警急赴京請兵徑回萬里及調客兵緩不濟事過者議調陝西洮河峽之軍策施尋復中止然寧夏離近涼州係腹裏邊方洮河峽雖近難派係腹裏砲臺官軍用之有名無實惟延緩之軍生長邊陲尚識戰陣乞飭延緩守臣請選遊兵二員本鎮操守專聽甘肅調用及行戶部區畫糧草尚足王客兵力萬人三年之食則足食足兵久駐之策也

古阿黑麻事宜疏

皇明經世編



王張二公孫

甘肅邊防士

平竊寶

阿黑麻貢使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謹遵成案凡阿黑麻所貢方物盡數驅逐出關示以絕意其前次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一百七十二人仍舊拘留不遣原給賜阿黑麻弁使臣緣段諸物悉貯之官庫當日即封閉嘉峪關斷絕西域貢路此後如天方國或撒馬兒罕使臣來貢仍左驗放入其來自土魯番者一切拒之萬一阿黑麻自欲送死則我邊將士及合審之寄仕苦峪者自有以待之矣臣自至甘州以來苦峪城連修濬者數百丈哈密甘涼地方諸

夷住居苦峪者已二千餘人其行者有所齎來者有所止耕者亦頗有其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卷之終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上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沈 泓臨秋

張 客子還泰間

張步洲集

疏

張 寧

乞省買辦疏

省買辦

近因買辦項重該順天府宛平縣奏稱大興縣地方廣闊鋪面數多本縣地方稀少鋪戶消乏乞踏看多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平露堂

家均平買辦本

旨著戶部整理欽此臣聞此令一下物議喧騰謂將減宛平之常科加大興之新額以

近事言之似為可用而鋪財祿用之本則未盡焉切燕連歲四方多故水旱相仍糧道方艱倉儲未實而京師物價不甚踴貴京民未甚窘迫者或以買辦交通商賈四集有無得以相通置之得以和濟也若准所奏差官踏看則必搜求掣指彼此互持切恐貨易之家咸懷疑懼徵發日甚意不充足居者閉門行者散夫買運之計不行物產之來漸少官司又復點按

常額一體催科物價之踴貴可期京民之窘迫可得

況今歲秋收四方未卜加以畿甸根本設或多虞甚

非所以它中御外之勢也且今日宛平告乏既端之

大興倘他日大興告乏端之何地是猶割股充飢腹

不飽而股就廢矣臣聞古之域民或廛而不征或法

而不厘市宅貨易本非為官而設昔曹參入相居齊

後相無攪獄市其後卒成清淨之治伏望軫念民艱

思近園遠省用裕民民朝廷祭祀宴享賞賚兵戎

軍國重務遇有缺乏量給官錢均平買辦其餘齋醮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買辦 二 平露堂

賜予禁造服御不急之務得已之征無名之費悉宜

停罷以慰民困不必差官踏看

乞除調帶俸軍職 除調帶俸軍職

查得在京各衛武職官員帶俸等項數多有一衛二

千餘名有一衛千五百餘名者通計不下三萬餘員

每歲共支食米三十八萬餘石折俸銀四十八萬八

千餘兩若併胡椒蘇木折鈔總計動經百萬之數糜

費錢糧莫此為甚臣聞戰備攻守士卒當前但使主

將得入不必多官給援況其間多有老病怯弱騎射

生疎之人既無差調又無掌管徒建虛名以支實俸積歲彌年何日爲了見今府庫告乏四方飢饉仍平時錢糧仰給去處多因停免節財備用正在此特今乃以有限之資而供無窮之費設若少有緩急財賦不繼京師百萬軍儲計將安出臣訪得天下都司衛所官員多有事故及在前至今員缺不行申補亦有曾經申奏未蒙調撥者以此千百戶所印信多令總旗人等護掌行使以致奸弊百端軍無紀律乞勅兵部計議照查各處員缺將前項帶俸官員內除應合官留備禦者不動外其餘相應除任者照缺量行調補各處都司衛所常事如此則在外無曠官之弊在內省衣食之憂事體人情兩得其便若能減去一分則京師有一分之積矣

鄉試時効奏

欽陳王二輔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止人爲下焉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祗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干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呈求速以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倖僞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不談子德有所失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爲其子暴才稱屈于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稍猶不可也况無實之負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設若一舉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抑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財德務滋除惡務未用法不可以人寬人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設公濟私安得獨下其所存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人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不敢言耳。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臣，以居內閣，用昭輔弼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察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真材斯出。

答陳彥章

貴州宣慰

尺制師破敵，莫善于自重，莫不善于自輕，以敵為重，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卷之五

手露堂

則吾自備者亦重，以敵為輕，則吾自備者亦輕。自重者，始能匿其機，終能輕敵自輕者，其始先失其機，終以敵為重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生或勝敗之微，在重不重之間耳。夫處州一隅，其流竄不為不甚，其於藩鎮不為不近，出將遣師不為不專，且久其口士卒不勇，猶有所歸，苟徒曰山川不可用，武設使鷓鴣塢處，負固益甚，終不然，則棄其地耶？披覽履險，莫若劍閣，而鄧文破之，倚山靠洞，無甚恃源，而章貫破之，在得人何如耳。古人用兵，害之衆人

參之天時，吉而後舉，況乎以新乘之師，而入冷危之地，正宜按兵輯旅，士伍戒嚴，擇善地以安之，賊雖跋扈，未敢窺也。今以裨將支兵，腹甲冒刃，輜重扼其前，援兵斷其後，營壘本成，號令未施，而賊已與之接，雖有智者，亦無及矣。大將莫難于兵之所恃也，莫重于賊之所畏也，有將如是而不自重，賊其有不逞，人其有不怯者乎？所謂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此必破之機也，不此之慮，而傲然輕進，匹銳既倒，餘鐵頓然，卒至我師喪氣，無復取關之心，賊勢益張，人心益懼，其原皆起于自輕，此用兵之失一也。兵之識敵，猶醫之識証，察其腠理，審其血脈，望問切，必得其源，投之一七可坐而起，苟寒則溫之，熱則涼之，因襲陳方，罔知腠理，吾見其能處病者矣。賊以乘勢，方欲連兵，吾以前目之鑒，正宜撫慰衆心，坐定謀慮，布既往之過誤，示將來之可圖，相幾度義，遠攻近取，見其來而弗怖，舍其去而弗追，遊哨其隱伏之區，窺視其出沒之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畢知其情，然後出奇設伏，以圖之，所謂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而勝之，此警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卷之六

手露堂

險之法不此之慮而恬然自居今日出一兵而前日之兵也已損其一明日出一兵猶昨日之兵也又損其一陽氣之駁陰氣之傾也卒至折車倒轂馬困兵疲而賊尚自若本當不自於無謀此用兵之失二也夫威與信兵家所恃以爲藩籬者也然必信立而後威有以行未有威不能制而可諺以信也故名將之臨敵欲致人之必必容人之牛諺以刑害諺以順從如不用命兵日加矣若夫猶豫不決進退狐疑既慮信之不行又懼方之不贖執已之疑而欲人之無疑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方集 廣雅 七 不可得已及其鋒力既挫然後一切以招撫爲辭彼雖至愚獨不知此耶今乃奮然自來略無回互此正入與之機也正宜因其藩首招其部曲開心見誠以申彼此之情披肝露胆以釋疑懼之意呈乞詔宥以安其心復其居繼其業有年于茲然後誅首惡以申大法則餘黨不復疑矣而乃欣觀快執若獲大捷威既不行信復不立將何以固衆志哉此其失三也夫士卒將之所恃以爲手足者也將之所恃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或問之有道處之有法則寡

可敵衆弱可敵強用之無道處之無法雖衆且強無益也在今日宜勞之以禮動之以義明生靈無辜之冤以激其心衆從事跋涉之勞以慰其勤使知將之愛其命惜其死無不感憤爭欲自効然後信賞必罰以勸其功立期定會以要其成則人皆知進死得生退生必死矣若夫因人迫已然後驅而陷之或地當不備及討不致嚴營居無同甘共苦之人臨陣無勇敢當先之士皆李晟以孤軍而破強敵諸玄洩肥水而破秦兵崔勢均體敵而然有以厲臨士卒故也此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方集 廣雅 八 於處州何如此其失者四也蓋將士勵所以成其謀處置宜所以行其謀自重者必知有謀而自輕者未嘗知有謀也惟一失其機於營壘未定之時而人心無不自危再失其機于狼犬自畏之日而賊心始期必死以自危之兵而捍必死之賊此愚所以深惜其自輕也雖然姑自前目論之彼賊之負固不服初不遇來南賊之亂恃標掠之富依山道險輕吾兵之無略而已今南賊既破則標勢到矣南帥既還則士氣益矣久禦我攻則欲掠無所矣力過德踰則山川不

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
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禍嗣得福丹藥致壽假
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講香尺
楮列名其上宜揚于佛老之輒相率而升日爲朝
拜祈輻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
如是哉昔孔子之小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
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
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
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皇明經世編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
何哉伏惟 英宗皇帝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
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
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
然耳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
意不至尚沿故習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
髮言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子若能以齋醮助國
禱其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爾爾與
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

聖學不無略有所妨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親
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
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
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擺備社香於午觀行禮庶可以
扶名教振士風不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
矣

碑

海寧縣漳海塘碑

嘉靖二十一年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海上有山名楮嶺南遠有山對
皇明經世編
時如門是爲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淤涸濬濬溪出
潭若隘則口隘潮水反擊于鹽官限岸宋嘉定中潮
浸衝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內也成
化十二年二月海寧縣湖水橫溢衝地隄瘠遍鹽城
邑轉圜更別項 決數役制廟廬舍器物淪陷略盡
非不及者半里軍民趨臨奔額皆重足以待縣上其
事於道內守陳一事事于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
察御史俱 公以所上事詢諸二司布政使杜按察
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任咸集城地周視會謀區

卷之十一

手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諸會計相與祭於神具以成業托分巡金事錢曰
宜任重有所給受從平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
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
吉諸山物用林積屑屑特撰議河而至分合把總指
揮李通判何兼摠「役初用漢健奴法不就乃斷木
爲大槓編竹爲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
勢若奮趨會計以日費改月工與蠲調復爲力漸易
業可待就時感發公有念曰吾聞聖禹治水奏鉅定
賦并但疏泄而已今民蕩析木實農稼方作傾勞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方洲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行於恒淮涕而道其苦辛者 皇朝永樂九年河決
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戶淪田一千九
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費鑿
鉅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息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
錢公以一騎行邑歛不及民勞不糜衆徒以三府萬
二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事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
較之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振撼倉皇若遇勅
敵雖有俊才絕力當亦不暇苟顧公能發心蘊竭性
能紆徐委曲以庇食我以調濟我以成我稼穡以寧
我婦子凡吾輩今日得以復安此上者皆公賜也亦
之何泯沒其德遂相率具書幣走徵予文刻石予念
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於衝決激射帶
浙江地勢爲常自延祐及今纔百五十年海已三變
雖口氣孰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
終當復故使諸山之澤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
任非人文獻無效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成在其子孫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星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微壁尚本

徐子遠閣公 何剛愨人

選輯

錢爾進及甫泰閱

劉文和集

疏

劉明

慎服食疏

服食

憲宗時廟商方拉多傳陳

臣風聞近日內府有術士造紫霞杯者蓋紫霞杯以硫黃爲主本草云硫黃太熱有毒夫五臟柔脆只宜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慎服食

一

千露堂

半和不宜制此燥烈之物况金石之藥古人所忌硫黃硃砂此正金石之藥也皇上春秋鼎盛聖體方

強臣恐術士巧飾虛詞有以此杯進御一或用之倘

有後患追悔莫及臣子之心日夜憂惶伏望皇上

念祖宗付託之重萬幾之暇清心寡欲靜以頤養

則血氣自然平和可以無疾凡一切熱補之劑悉宜

峻絕弗用醫書云人年五十以前不可服補藥是也

乙將造杯之人斥逐于外無使出入內府焚或聖聰

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

免立五嶽廟碑疏 五嶽廟碑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

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鎮

海濱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

可加賚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正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

德正詔書所謂賚禮也非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

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祖宗不立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海嶽廟碑

二

千露堂

者恐襲賚故也今莫若每嶽鎮海瀆各頒賜一勅令

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道士四五

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爲香火之需載

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遵舊制以安人心疏 謹罷西廠

竊惟東廠之設實自太宗皇帝建立北京之初專

爲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之

犯十法典仍下所司究治此亦當時權宜之制一向

因而遵行未曾改易近日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

皇上特設西廠官校督令太監汪直提督緝訪朋黨不虞以安人心臣聞自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人心又至不安其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 聖明洞察事機特將西廠革罷宮殿悉回本衙庶使舊制不爲變亂而人心自安臣已與同官論奏未荷俞允故不避震怒再此申渚臣無任待罪納忠之至

聞言路疏

臣聞宋臣蘇軾曰天下治亂由上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三

謝堂

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匠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卽爲施行其或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循惡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蔽

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卽 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賞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聽人使言人尚不敢況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卽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顛望猜結乎平時設設有甚于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言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災之內殄災之策不復忌諱 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如所言果中卽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群望如所言不中亦望姑寬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知災害何憂不息哉

記

清寧中新聞記

卷三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四

平露堂

自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濟寧郡南河曰會通。元人開以漕運者。自濟寧分水閘至東昌臨流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水樂初年。詔大臣率民入往濟之。其濟寧則引泗洗及徂徠諸山谷水注焉。以後通行不易。然而官制商舶鱗集。麻櫟丁濟城之下。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于二閘南穿越河。可四里許。更爲以閘。曰上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水橋。鑄石以岸。中僅二丈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高工俄師。至此皆駢臂束肘。睨目不敢。自明經世編

自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邑之需。以百計。財因素罄。民不告勞。爰是王曹主事儲公。明謂斯傑蹟。雖由衆友。造端托始。則實志堅。不可不刻。文于河沿。以昭示永久。因以言見微。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自唐則天用李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漕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于江淮。宋漕仰于汴。元漕仰于會通。衛潞以其邇于都。時然而然也。我國家遷都于北。蓋漕元人之漕者。自永樂初年。以迄于今。凡此漕不易志。堅大父恭襄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餉運不乏。卒之上裕國用。下福生人。至今江湖臨清。人爲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

鎮戍千戶所記 鎮戍千戶所

陝西于天下爲雄。漢臨戎控處。而中國之警。自秦以來無虛歲。其間制御之術。攘却之功。隨時代爲強弱。可考見矣。聞城在平涼爲屈邑。北去縣治若干里。其地河沃肥。厚而居人多。事耕牧。舊有城基尚存。相傳以爲范文正公。李元昊諸將堅之二。紀志雖無徵。

要亦云然。南有黑水口。海刺都魏王城。章州花馬池。寧夏中衛其北。則接西安州乾鹽池。打刺赤靖虜衛。周圍險曠數百里。醜虜竊發。往往至此。亦實要害處。成化丙申。巡撫右副都御史西蜀余公子俊。建白欲設置千戶所。守禦于此地。事未報。以兵部大司馬召赴京。越三年庚子。右副都御史阮公勛爲巡撫。時整飭兵備。按察司副使王繼以前事聞。上以爲然。未幾繼陞山西憲使去。而繼兵備者。副使崔廷惠。實相與共圖之。方伯魯能憲使左任。相與始終之。于是因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七

于露堂

遺址循定制築壘。九間諸野。木石採諸山。兵民若干。道力借作。晨夜同倦。工未就緒。庭蕙丁內艱去。而副使孫逢吉。乃始繼成焉。城高凡三丈。圍僅三里。門止設其一。易防守也。千戶所置于街之中。而又置總司行臺于所之東南隅。公館倉場營舍。皆以次而改之。又設墩臺若干。隨山就險。以便瞭望。以開城在不爲虜戍軍。故仍疑其處曰鎮戎。其經始自壬寅夏四月。而告成之期。則癸卯秋八月也。阮公以城旣修。而邊有警。不可不書。乃之文。于某。某嘗考宋史矣。昔

夏人爲患茲土。往往有可除之勢。然機每至。而宋不之省。識者不能無憾焉。方繼遷不臣。勢猶未橫。固宜一番而搗其巢穴。人心斯快。宋不能然。固矣。若乃繼遷中流矢待死。自度孤危。將不免于宋。取乃屬其子德明。以歸宋。爲請。豈得已哉。當是時。宜復合番漢之衆。而壓其境。覆其人。此機也。而宋失之。卒至元昊。勢焰紛紛。橫不可遏。而寶元康定之間。極矣。其後元昊死。諒有幼弱。政專外族。當是時。可行間諜。捐數千金。誘其親黨。或許授節鉞。以啖其部。將使內自分亂。乃引兵而促之。可以得志。此亦機也。而宋人失之。卒至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八

于露堂

于終宋之世。不能去。或曰。宋不敢有加于夏者。以有契丹也是。不然。契丹嘗以黨項故。于夏有怨者。累年是時。使宋外假契丹。而擁兵西向。責以負恩背約。叛服不常。不惟威夏。而契丹亦有警。不知出此而乃復加冊封。苟安目前。嗚呼。惜哉。夫抵宋之爲。則式不勝其仁。疑不知其顧。而志不足以振其氣。是以恩慈資寇。不耻益宜矣。君臣之間。相與內修外防。孜孜求直。而仁宗得以賢君稱。亦可嘉哉。若夫。司家以武功

定天下，混一疆宇，奄有其涼，而戎虜不敢以犯天討。固非區區有宋者比。然余以爲爲文正公經畧處，故因以宋事言，以見我朝廷之所以盛也。

重修大小清河記

清河

維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源出于歷城之趵突泉，中匯清澤，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達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達于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盜徧于齊，詣道水利鮮與爲儗。自永樂初，堽塞不通，水失其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九

十露堂

衝，一值天雨，汪洋巨浸，壞民田廬，弗以數計。乃成化癸巳冬，察政府源潔分巡海右，言於經撫都憲牟公曰：「今二河爲患，守土諸君子以頻年饑饉，民不任勞，爲辭彼不知救荒之中，有可以興利者。役民之中，有可以濟民者。惠而不知爲政，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疏河之責，其請當之。」故告都憲公曰：「事當豫圖，斯無患。」豈直一河凡東藩六郡罹水患之處，卽率循理之，無食之民，食而役之，庶上下雨得告，知若必能辦此，其行無惑。源潔遂躬任其責，焦勞靡寧，撙節宵衣，相視

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濟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濟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邑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稅其河水，備淺又置瀘水閘，防淤置減水閘，閘旁各鑿月河，認登閘二十濟通水路五百二里，所役卽無食之民。當賑濟者，每人日給米三升，賞錢若干。文民凡百萬七千四百四十名，米一萬六千五百五十石，錢一百九十八萬四百文。復慮倉廩空竭，措置戶口，益五萬引，俾諸商得銀若干，易米以補前米。

皇明經世編

劉文和集

卷十

十露堂

易錢以補前錢，仍以鹽之羨利爲一切備。工造閘之費是役也，財不出于官，不取于民，而濟青之善利以完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東西轉輸之人，大稱曰：「便以甲午二月始，至十月告完，厥功旣成，都憲公爲疏源潔修河之勞于朝。公卿大夫聞不稱善，某東人也，尤便之。自夫泄荒之世，天地人並位，未嘗理水，事理之自唐虞始，以人而任天地之責，所謂經理山川，古聖賢第一功也。核大時變，地力取不窮，用不竭，旱不災，饑不困，萬世之計也。缺焉補之，乏焉繼之，一

方之入，纔足一方之出，天下之產，僅供天下之用，國
可靜也，可逸也，不可動也，不可勞也，靜以逸，固不至
彫歛，靜而勞，則雖免厚賦一時之計也，夫二河之力，
本天地自然之利，或者以爲窄于埋塞，迫于歲饑，若
終不能爲者，顧都憲公獨知遠覽，預定事機，多方設
法，既息小清之患，并通大清之波，二河如一水之周
流，斯民歷年荼毒，盡利之苦，一旦告除，非萬世之利
而何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附于 徐孚遠閣公 遠輯
宋徵璧尚本 李付閔存我

董雲中士開參閱

劉文靖公奏議

奏疏

劉德

論崇佛老疏

佛老異端聖王所禁中世人主崇尚尊奉者未必得
見丁亥卷加詳其具明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公奏議 卷之五十二 平露堂

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有如此者蓋 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屏行喧雜連朝累月以腥膻揀度驚動 寢廟 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為聖德之累不小矣若謂 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為承順以祈福壽則 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間安視牖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于神明自 天降祥有慰公遂豈必假異端之術干宮禁之制然後為孝哉伏

望速頒嚴詔將所建書壇即時撤去各寺胡僧盡行斥出使官聞清肅政教休明臣等日直禁垣職專輔
重手居無格正之攻臣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服從容
論列不勝待罪候命之至

論崇擬疏

臣等仰見 皇上委任腹心慎重機務開決壅蔽防

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正為此也臣等俱以庸鶩謬承簡任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公奏議 卷之五十二 平露堂

輔導無狀尸素有年 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
門之職所以承德弼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
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為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諮詢論議或親臨幸以召見便殿或奉
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進膝面諭以為常制臣等
不暇遠引且如 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
至今臣等不敢中坐 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
召召李賢 憲宗純皇帝亦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或
遣司禮監太監如于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上

有旨責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至今事體漸異朝參議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顏雖

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知太監太監乃達

至御前至於謄寫之職則委制勅房中書一二大臣等職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平日太監豈能保無漏

泄宜如有皇上所諭各臣等自當潯慮省躬盡忠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聖諭

補過以副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候咨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糾察本堂有所陳奏緣

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常申嚴戒飭勿致漏泄皇上若

有旨諭仍乞照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

節和叙字封下或遣太監傳傳聖意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為便益

論處情疏

卷之十一

臣等竊維日久朝廷命出師討賊已逾一月未聞

出師討賊小臣職大官亦才勇超卓可當重任者乞再降勅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

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乞其衆心不附恐終誤事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節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

代俊統領遊兵廣克有濟臣等又聞賊勢漸向東行目下正在宣蔚地方乞令都有神英統領京營官軍

五千作急前去御令陳銳等移兵前來宣蔚會合剿

心腹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裁處其一帶邊關襄城官令旗都督李潯張晟各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去許遲延誤事

論財用疏

卷之十一

臣竊維賊擾邊王師久駐糧餉缺乏上厯廟議屢遣廷臣而計無所出閣中引盡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游費官吏則名器從賄實用亦窳鄰方報買則貨輕

外患未除。而內地先解。夫官軍一出。輒已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勢不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大張。遼患大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畜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尤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旬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五十萬。宗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貴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料派。傳奉官員。俸錢。帑。肆。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乏。由。於。此。當。緊。急。關。之。時。猶。不。為。儉。省。節。縮。之。計。將。至。大。壞。極。弊。莫。能。救。藥。其。為。禍。患。何。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碍。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今。照。舊。臣。等。屢。嘗。因。事。規。諫。雖。荷。優。容。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教。各。衙。門。凡

有救荒革弊之策。盡一具奏。特賜准行。其事關財用者。尤加之意。則邦本既固。與用日裕。內治自備。外攘自舉。而區區夷虜之患。不足慮矣。

論軍功疏

陸賈軍功

有旨令擬陞賞。揚。樂。功。次。欲。將。舊。不。顧。身。二。百。一。十。員。名。特。陞。署。職。一。級。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舊。不。顧。身。等。項。又。比。賞。加。賞。已。過。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又。陞。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太。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效。冒。報。敢。勇。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一。聞。卡。流。難。塞。此。誠。為。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為。朝。廷。守。法。而。臣。等。職。在。輔。弼。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伏。乞。聖。明。採。擇。

言時政疏

陸賈軍功

近。內。各。處。災。異。伏。蒙。令。各。衙。門。將。緊。要。事。情。具。聞。所。司。必。能。仰。體。聖。心。備。陳。利。害。臣。等。職。在。輔。導。凡。事。關。君。德。者。不。敢。不。言。竊。惟。人。君。之。德。以。勤。儉。為。本。以。

國所常用也天下古今不亡之論也且如視朝奏事
舊有定期日進氣其想其事重何候人雖良等已
當要言不敢再讀但人心之志氣多在清晨覺知常
人之家至早起則子孫任便任取倫安況人君為
宗社生民之主自可與前視意謂小有寬縱則互
相做做意政器事習以爲常法則皇上益勤政務
每日黎明視朝未時兩次奏事則朝政肅清事無
壅滯又如經筵直講聖學所關講學必久然後理
有定見而其於世說不有以惑其聰明心有定繫而
皇明經世編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七
平定堂

嬉遊玩好不得以移其志趣近年每於閑講不過三
四日而止雖其虛文何益之有伏願皇上益勤講
學除節假及大寒暑外每日朝退時暫脩聖躬俯
容進講庶幾理明著至治可待則聖德之急務近
年國計空乏民生窮困皆以織造工役科派頻仍元
食盡資費用無度而內外齎應歲無虛日以赤子之
膏血填異端之日曉矣況國計空乏甚伏願皇上
上敦行節儉安生一應冗費悉加裁省庶民命少橫
節亦不固貴司者國之大柄通年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實糾言者必求功至求必付姦貪怯懦者厚
酬積賞亦得幸免日出一日不知底極皆緣上有
不忍之心下多姑息之政以致此耳伏願皇上益
加剛決斷在不寬實必加於有功無功者不得以濫
及罰不及於無罪有罪者不得以苟容則公道大行
天下咸服若有司論奏事件候至日尤願詳加省覽
速賜頒行以答天心以清變異天下幸甚

論崇仁民

近蒙發下澤遠時令冬候御製詩臣等竊惟帝王
之文章制有必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所贊頌惟可
施於古昔聖賢如宋太祖之資孔顏高宗之贊七十
二賢史冊載之以爲美事者釋氏乃夷狄之教稱爲
佛祖而金甯全無戒律尤濁亂聖世之太者自胡元
之舊其爲惡供信其體感始加崇重及天兵掃盪無
掩敗亡司爲明察本朝雖有宣德十年御製西天佛
子像贊彼時英宗新立之初冲輔導之臣不能開
陳正道七啓聖聰實難辭責仰惟陛下重道崇儒
清心寡慾卽位之初斥遣番僧禁絕私習海內聞之

固不若此。近因更興修省。不謂門官閹閹端一事。惟
頒詔古。自有門酌。中外臣僚。亦領耳扶。日以悅。聖
政者。起製。尊識之。御寶以琴飾。胡鬼。流播。夷。九國
輿所。闡識。其。細故。臣等。素讀。孔孟之書。惟當以克舜
之道事。時。若。曲。爲。承。順。以。希。容。悅。負。君。國。罪
不容。謀。失。三。聖。明。特。垂。鑒。察。收。回。前。命。吾。道。幸。甚。

論君政疏 明武

竊聞天下之治。未有不以勤勵而興。亦未有不以懈
怠而廢。是以自古聖明之君。兢兢業業。不遑暇食。誠
知夫創立之難。而覆墜之易。故雖當天下極治之日。

李陽明世宣

卷之九

月九

平露劉

而不收有一毫驕怠之心。驕怠一生。則威權下移。姦
弊滋積。政刑舛錯。災異荐臻。而禍亂之作。理有然者
矣。恭惟陛下聰明仁厚。聖質天成。卽位之初。首
度一新。是意誠哉。大有爲之君也。邇來勤勵之志。漸
興於前。每日早朝。不過數刻。而起故政。全日高宮中
奏事。止得一次。而詔本或日昏黑。侍衛接去之人。筋
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
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詔輒廢弛。羣寮玩

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
矣。臣等屢嘗言之。雖荷優容。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
同宜不見。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
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己者也。且晝勤而夜靜者。天道
之正。晝作而夜息者。人事之常。故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修令。宴息向晦。此古昔之明訓。雖聖哲亦不
能違也。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念臣民仰望之

切。體晝勤夜息之理。慎上行下效之機。願精養神於
晝夜宴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晝清明之際。視朝聽
自明經。世編 劉文靖公奏疏 時政十 平露堂

卷之九

月九

平露堂

政。省覽萬幾。一如卽位之初。守而勿替。則威權在已。
姦弊不生。刑政自清。災異自弭。理治可保。於無疆矣。

論聖政疏

法聖政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
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
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
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向外章疏。動經累
月。若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
常。卽惟皇上於慈色。常利無所睹。奸官禁嚴。臣

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見之亦有妨 聖政耳夫

神之所當祭者不遠 天且 宗廟 社稷山川及

古昔聖賢而已其聘有明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

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蓋政病

民非所當修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無時佛書道

經刊印相繼甚者或累歲刊飽於千里之外或自晝

散經於大市之間行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

則親賢之禮疎耗實其權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為

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為寬容則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子露堂

法失機者得進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

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份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蓋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曰

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正也而況

苟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 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

老子之初意洞啓 聖聰奮行軌德以萬幾為重疏

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為害政而不勞 聖慮務使紀

綱大震德化旁施下紓人心上回天意實 宗社萬

年無疆之慶也

諒遠以就 朕正通教

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藉開命驚惶夜

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

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

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

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使拘囚鑒於虜地本欲求福

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

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

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克守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子露堂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當費無算竭天下之財疲

天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

見物理乃空所藏而不惜巧民膏而不恤者蓋謂其

能禱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

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府盜賊

縱橫廣西土官侵佔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

在套復同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

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今者是為延

壽之名上惑 聖聰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

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明和氣致祥。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削財。身就工役。亦且爲之。何暇與之校論。是非。抑置則當。但決知其無是理。爾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人舍銀數漸少。光祿寺行價。累年餘欠。各邊糧革。所在空虛。災傷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爲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爲賑濟之用。卽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所福延之乎。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陛下恐不得而問。軍之病近在目前。乃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貽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行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救懸懼交併。今事關樞機。若苟爲承順。以上累聖。聘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壞。之認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寺。卽爲停止。其敕書免令臣等擬撰。宗社幸甚。

諫議道士疏

諫議道士疏

今早司禮監傳旨。賜同臣等所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封號。久不進呈。臣等竊謂異端之不可信。及誥命封號之不當。與近嘗具奏已詳。但誥命之典。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三年考稱。無過乃得頒給。今永祺等。卽與誥命。不知其何賢何能。而反重如此。至於封號。尤爲非禮。各祖宗廟。死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誥號止一室。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虛辭溢美。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之所褒獎。儒臣之所擬撰也。臣等荷蒙簡任內閣。不能弼正闕失。而坐視邪妄之徒。妨政壞俗。死有餘愧。若又呵索擬撰。則今日所爲。與前日所言。自相背戾。何以自格。告心。此臣等所以展轉遲遲。不敢仰承明命者也。臣愚以爲此等誥命。一經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論火

鄉給月號印八停止庶幾因事不失而名器不濫矣
切見近年以來災異迭出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
番經燬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離火而前日清寧
宮之災爲其九大臣言曰聖實爲寒心竊惟古之聖
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或避殿減膳或責已求言修
治政事明正賞罰然後可以咎焉爲禍變災爲咎本
朝列聖以來具有故事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臣
等又恐議者或以爲天道蕭昧受不足畏此乃慢天
皇明經世編
之說罪不容誅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
國之言死有餘責或以爲齋醮祈禱爲弔災此乃邪
妄之術適足以裒天或以爲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
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說榮
惑聖聰妨礙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
弛賢否混淆上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杜絕平民困
憊而大小臣僚彼其挾制畏罪避禍箱口結舌下情
不達上澤不宜懲歎之聲師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
之由今幸天道昭明元惡殄喪聖心開悟洞察前

非然餘志不盡宿弊未革而有一人始示含寧
而中官之
調乘此
大開雖強獨
斷在不疑
臣王病如
施行以
心以回大
宗社生民之禍也

奏爲邊事宜疏

京師安撫司官

大馬車戰軍少京師官軍到彼止可助爲聲援不
星明經世編
者邊方生長之人習品戰鬪合爲就於後處除已在
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由
戰者多予選募照依正軍給與糧餉并盔甲器械馬
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三兩養贍家口今具隨軍調
度處幾人某効死事兒有濟一大同馬匹例死數多
兵部雖會依給尚不勾用況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
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賞舍無貽太僕寺馬價銀連
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求買結實價值由榜召商則
人皆趨到各處馬自不欠一大同草糧不較近蹤已

準聞中引誘緣近來鹽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各無將太倉官銀再運一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但事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爲資格所拘一時不能超接合無著總兵等官明心訪察但有才勇可用者不拘資格隨立取用酌量殺賊仍一一具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官軍畏怯退縮謀士者多僅有一遊擊將軍張俊一勇副周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無特寫一札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

司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萬員各令都督李添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三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有人司總兵類請彼中邊務畢領前項官軍令令兵部再行高求如神英者一人以餘任用庶不誤事一京師八十里外京營官軍屯衛一安所所係至重今聞先選一萬員多已此外情說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各一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聖念 十萬人迅速賜施行庶不臨時

萬員一京營中營總兵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

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廣為傳諭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者或各具奏以脩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該軍降級帶俸差堪及爲事罷黜者中間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收其有才異領軍者就領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疏今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實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方壯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其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官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入我

司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邊內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卒息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驢馬諳曉軍事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一勞衆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而奮集穴設伏出奇乘其不設相撲而後務使痛遭挫斃畏威遠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朱徵璧尚木 還輯
徐子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顧開雅偉南泰閣

劉文靖奏疏

疏

劉 健

災異論所政疏

論新政

今年自六月以來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
舍傾頽田禾淹沒日復一日爲患未已臣等官居輔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于嘉堂

導職在變調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仰惟 陛下嗣登
寶座德格天而陰陽盛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
健陰主柔弱陽主間明陰主暗昧人事下乖天道上
應必然之禮也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列聖繼世更
化必大有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繁天下之心志昔
在 先帝初年加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賦放
鷹犬出宮人凡百 聖政固已仰之天下卽當載在
史書近者 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
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爲泛常不卽遵奉經今

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開查戒革職傳奉乞陞
等項未開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墮于上
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
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監鑄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廩
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暇今添至幾倍
朝廷養軍養匠錢糧萬萬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
武官員中有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斥內官
管監匠官御用等監書士多至數十百人濫授官職
浪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于嘉堂

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累數百萬以致
府藏立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剋不庫內官日請查義
豈可不查司輪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閑
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
寶亦爲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此鑄者照舊不動查
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其弊政皆難除惟詔書所載
盡爲空言天下之耳目將何以新天下之心志將何
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且無算宜盡放之以省
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得干預竊

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聖明俯垂采納事于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効不事虛文庶可以讀和陰陽化災爲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全闕玉闕真君祀典疏 革除監記

今月十七日冬至隋靈濟宮祭全闕真君王闕真君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奉旨遣尙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惻謹昧死爲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崇儒者所不議中世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謬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子知誥其爲其子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誥天死知謬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

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改正 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真君舊稱尙未盡革至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溫日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還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飽強從事恭遇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己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馭上升往深懷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古見新今臣等撰文稟告陛下以爲事閑治休據禮上陳荷蒙聖諭卽時撤去仰見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王善推所爲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真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僞而身與周旋則諸讀者皆成虛文輔導者更爲何事正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旣不信誠從何生強使舉地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遺教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具一應寺觀祭告自來茲不干預伏乞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

罷免令臣等行禮 先帝幸號于蒞政之初 陛下

華祭于嗣位之始傳之後世于前有光庶祀典不愆
治休無累而臣等察官失職之咎亦少逾于萬一矣

內侍隨駕疏

諸利代從

竊見去年 聖駕看牲及府亭 太廟內官內使隨

從數多今年大祀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宣德正統前尤少

祖宗深意蓋以敬天事神爲重不敢過爲夸耀且執

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爲冗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濫故也今祭 太社耕籍田幸太學等禮在通社覆

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群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

數國子監先師庭庑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

太學師徒不下數千百人伺候行禮壅塞擠雜尚恐

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

以前舊制定爲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體肅肅人

無竊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

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僉書官姓名或至七八

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覲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

簡選今則但聞開張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

混雜光祿寺傳辦卓而日近於增已至七八十卓承

運等庫閤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

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

及一年已至于此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

載無窮之祚此處何以處之況自奉詔書查革冗濫

文武官員俱曾革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

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

等因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愈甚臣等謬

皇明經世編



劉文靖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庸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懼不知所措不敢不牀死

盡言尤望 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濟將前項冗官

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于

祖宗詔令不失于天下實 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論初政紛更疏

初政紛更

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惟

惟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

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

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

路，自日役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頹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罔寵，任情作樂，謗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備閭閻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多改，迄于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卷之二

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始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惜臣等叨居重地，徒輸虛衡，或古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徒行或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傳舉，臣等心知不可，其謂當以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司，處置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俟敷

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者，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謗顧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則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訕當世，亦將貽笑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鑒，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延大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

事疏

卷之三

昨司禮監遞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議，臣等情意迫切，謹此死爲，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諱景清等肆

行賄賂。受公營私。既不肯入。詔遷官。又不肯領。同皇
貴。沮壞新政。累所后之與後。其情罪死有餘辜。況
皇親之室。既自階退。安人。此商人者。已不相干。
朝廷少信。其巧言曲飾。既空廢國法。誤遠計。而不
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以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
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
官。實京軍。戰。若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謬。多
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為從厚。乃欲躐近。弊。既。兄。至
于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皇明經世編
劉文特疏
卷九
十露室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裔。緣。傳。奉。者。奉。詔。裁。華。曾。不
幾。帝。而。遠。聞。則。臣。等。上。微。微。成。風。以。邪。路。為
當。行。祇。詔。書。為。後。其。所。聞。傳。亦。非。細。故。此。不。可。者
四。也。凡。此。四。者。或。該。智。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
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
制。以。一。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况。皇上。春秋
鼎盛。政。令。維。新。而。地。居。天。鳴。百。虹。貫。日。恒。星。晝。見。太
殷。無。先。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賄。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端。罔。寵。弄。機。作。弊。排。忠。直。如。仇。仇。保
皇明經世編
劉文特疏
卷九
十露室

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臣等聞命驚惕，余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日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而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

皇明經世編

劉美法疏

疏

來，往往皆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輒行收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榮，憂懼無地，今不敢纖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膏，而乃曲爲庇護，致使帑藏公廩，遭偷墮之，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大營先一項，舊制俱不該陞，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職爲人情，視爵祿如費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金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裁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了淨身人又選八千餘，至于

蟒龍玉帶，濫賞無算，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案缺人，乃令革退人役，遞送本監考校，凡匠官衛士之查革者，皆許做備成風，以邪路爲常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賂賄，帶領人役，騷擾地方，農民困苦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皇親家人妄奏畿民侵佔田土，徼倖由給駕帖，提解奉京，鎮撫司鞠問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鼓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章與

皇明經世編

劉美法疏

疏

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聞貪緣分索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定，且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練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士，俱經奉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俱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延轉推延，至今不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滋

請，奉詔討賊一年，又令起運來川，此政令之失十也。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累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今所奉

聖諭云待寡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聖臨之在上

皇明經世編

對文法疏 臣等謹言

主 下露堂

豈欲其日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二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歷愚衷甫仰前請伏望聖明俯垂洞鑒諱臣等爲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職或選非常之木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宗社基業之重矣

講學疏

對學疏

竊聞自古帝王未有不資講學以成其德者事傳學

皇明經世編

對文法疏 臣等謹言

主 下露堂

千古訓乃有哉詩稱學有領顯于光明皆言君之不可不學而學之不可不勤也仰惟皇上嗣承大統日新聖學今年二月二十日開經筵次日即允臣等日進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忻忻相慶以爲聖德之光明聖治之熙皞實基于此矣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餘進講之數纔得九日而已孟子曰雖有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以今計之則寒之者又不能知其幾何也且中間暫免之日多以兩宮朝謁爲詞近又云擇日乘馬臣等愚以爲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于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皇上太后皇太后俱以宗社爲念見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色今以頃刻之間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悲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痛惟先帝臨終之時特召臣等至御榻前而受顧命最後重加丁寧謂東宮聰明但未知好學先生每常常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玉音在耳死不敢忘近又蒙聖諭令臣等盡心輔導重切戰兢竊惟輔導之職勸講爲先而今瞻怠如此將

安其心哉此臣等所以憂懼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與臣民仰望之切惕然自省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庶幾 聖德日隆理治可休矣

災變修省疏

災變修省

近因災變叠見伏蒙 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請司自當開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聞君臨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

是則經世編

卷之二

聖文增補

下卷生

必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觀近日以來視朝大晚見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 陛下官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劾鈇鉞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獸不可有丁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官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問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備於前則聖賢義禮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不救其所聞甚大臣等寔切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告霆震怒正殿鳴嘯太廟春戰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大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 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已敬德勵精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選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窮究理義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變導迎和氣上回入意下慰民心誠國家萬萬年之福也

明經世編

卷之二

聖文增補

下卷生

變賣鹽引疏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來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命誥擬擬施行而 詔忽忽升事功未就恭遇 皇上頒頒明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稱爲聖明奈何清理之使另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竊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負 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勅

決不取議官。況人監官某奉司引指，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有百倍，若仍給引，却聽其支賣，必來藉端，向來自督射利之人，因而附搭，則鹽法之壞，愈甚于前。清理之官，始爲虛設，東南因敵之民，恐生不測，西非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有不止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公用不乏，鹽法可行。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河功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河功

七

平露堂

符卜家，自新開陽歸，應至徐汴入于淮。自荆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逸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枝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于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竭也，又以總督之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衛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軼本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

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青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常夏，水勢方盛，又漕舟鱗集，口布四相與議曰：「沿河之道，通漕爲急，乃于決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四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與榮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洛祥符四府築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橋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大匠，卽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璠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果，分統黃陵岡，臣與臣銳，臣大夏，往水總流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人馬等悉用命，築壘檣橈，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屬合而屢失，爲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
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二月世編



世文編

九

元

千五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四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聲尚木 宋徵輿韓文

楊澄清通侯參閱

李西涯文集

狀

李東陽

西北傳邊事宜狀附議 全陳亮清

右臣伏以北虜逆虜仇加恩蘭等備聚部黨并合群

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及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全陳亮清 卷之一 平露堂

述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

所至雄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

所喪已多况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

草佔河東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 西必復

度河曲縱今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爲患滋甚所

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

以爲夾狄劫殺固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

計未然者爲喜事圖永久者爲迂談沿襲因仍莫知

厥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

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

兵革之難者無惟乎其然也臣竊觀泰并天下而長

城新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

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蓋

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必有

兇主黠酋而君長之逮至于元遂借一統爲天所厭

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盡北遁踰時累

月朕旅而還迄今虜衆離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

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全陳亮清 卷之一 平露堂

也夫以全盛之力馭極衰之虜雖草薶禽獮亦不爲

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

困小夫有所不履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

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覲糾結爲國大患至于

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

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母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母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

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土有所恃而力故饒餉

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

固也。作止圖授豫其習也。斥候間諜豫其時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今國家經理臣盡可謂其精體統節日。可謂其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飢。廩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基布。墩臺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手。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辭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道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錢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罪。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關。然考其勸懲。則曰急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

皆使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辜哉。臣願陛下嚴簡督之法。省參督之制。嚴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眾議必同。任一人則群臣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壘可固。練習可閑。斥諜可明。號令可信。區區小慮。悉足爲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敗振其大端爲一。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具一二。後典利除。應則有司存。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西自鞏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漠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白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無所不寡藏糧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備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不過近邊其歲得我邊降規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

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延緩恐不易保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河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爲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爲中界沙地饑饉難繼或以爲設立城堡民力不堪益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論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惠城受降乘默襲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避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調騰上卒使威勢挫敵乘間而入何患

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較者則輕爲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土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克國之於渾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撥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鈔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漢以收積五歲之內可省其二十歲之內可省其二三雖推之天下可也

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張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郵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千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況日減一日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其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眞軍其乃坐名僉稱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闕則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邊陲首尾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

皇明世宗編

卷之一

李正文集

金陳雅集七

平露堂

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且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互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不細臣謹按趙克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屬門代郡東則遼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受降賊相距八百里斥候之所干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已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掇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彈矣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餼望甚厚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夫細人情微不爲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強

皇明世宗編

卷之一

李正文集

金陳雅集八

平露堂

利固在我臣謹按晁錯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子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諸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鎗仗駢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士卒之氣不勒而自倍矣

一此年命將出計多領官軍樣吏勅數百人往杜佑龍博變所遇州縣需索百端臨戎後職則更縮不暇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將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彈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不紀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鬪誠爲可用何以新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腹削得首級則苦於銜銓煩鋒鏑則藏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按陳賈言旅常衛京邑不宜戎邊不如募土人今宜古行賚以增邊賜節餼運以益邊儲糧養作屬以專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詳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爲然比年以來南則耶裏廣東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

勢脅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大功不以賞已其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不反逆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上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遇賄功夫罰而弗果則如勿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懼矣臣謹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鑒虛張竟行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敕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卑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露堂

一臣謹按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此理也亦勢也吐魯番近我非肅境外今虐奪哈密估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爲良策恐小人者投抵巇隙邀功利損威命以敗銳銳之心繼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也

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自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日復一日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爲官司給田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役其力役使爲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范致

寧夏之域在界黃河右臂賀蘭諸山在三邊爲險地

早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卷七

平露堂

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西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漠無兵城鉅壘之險自河外失據盡地以卒不遇數百里則堡分城一功而什力今虜騎之警不及寧夏乃自花馬池興武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在內北嚮之形勢可喻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西河西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卧矣然以今昔之異勢而戒之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曰擇人及由城有智則是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人不入徐州有費則燕趙之公雖齊之一國尚如

此況國家一統之盛得才之富而制遠方之勢則亦何所擇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言其所統地廣而裨將不足于用上命兵部簡于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

承也公以武曹番閑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闔幕旌鼓旂信以號令羣士策名功績遂自千戶累陟都關人以爲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効今匈奴未滅尚屢顧誤而公適以選擇承委低識者知其將建功

早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卷七

平露堂

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於所用以公之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爲之用其將有所賴而成乎東陽少負雌配之戚於公之行深有感於渭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人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記

黃州城重修記

修成

黃古州名也自九州湮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置黃州者隸京師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

上爲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衛漳諸水每雨急水溢渠不勝洩則城爲所浸久益圯成化丁寅夏六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下南門壞者二千二百餘丈州人拘懼哀泣閭閻不能定計田李君德美定知州事出諭民曰吾在其序恐惟吾所令乃桐水春上蒙瓦石以蔽水衝水小却迴薄于西門門且壞君露頂跣足籲天而號忽有棲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覆上下隆若與之會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得入乃徐決渠濬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修城 上 平露堂

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會物計費經略既定告于邵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師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施偷諸木坎而擊之湧上瓦甃以次而下下廣上綢屬于故垣樓櫓驛俱崇並峙遂巍然爲完城焉自是役之興賜輿以時未決月而上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上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保民慮以爲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

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捍衛備敵之責非守土者其誰望哉舊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爲河之塞不塞天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無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爲甚方水之闕城而入也非棲苴之來雖木石填委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輒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淫之患非其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備備患垂百歲之利哉正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固於是乎在與畿輔地干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君之功亦豈但捍備補敵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修城 上 平露堂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閔橋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連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

役夫之宜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皆此馬牛爲地。至要也。順其西則長江奔流。衝激無定。東則白石翟家二湖所派。地勢卑卑。每夏秋際。湖庭江漢。與二湖合。浩蕩掀播。苦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宿。岸自則廛山如洞。連過一十餘里。浪阻萬丈。人甚苦之。前知岳州府眉山。是次行驗。欲安隱溝。以得代弗果。臨清載。侯某諱定。始說二湖。以構木爲梁。頗利病涉。但冬置春設。歲費頗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既就緒。乃命築土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李文正集

書

平露堂

既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隱成名曰永濟。筋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營山。爲橋二千。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復慮水深。則舟不能出入。乃做規運河。甃石爲閘。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八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如作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正月。乃工。十有八萬金。二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

依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隄。宇上架屋。市貨咸漆。烟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東臨地。舊爲荻菰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然以須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振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廩計。雖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故城陵之險。惟道途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委樁居爲市集。化樂地爲膏沃。又昔之所本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其費必公。出工必儉。致慮定而事動。期赴而功集。收聽易視。而民不知。徵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隄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也。災侯之志。戴侯略施之。李侯寬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戴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李文正集

書

平露堂

宿州符離縣月河記

治河

宿州符離縣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闢。以救河

勢者也。嘉白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得張秋長隄共一出中平下尉氏其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彌得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 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募中平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決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諮議既協循視原隄得淤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據典籍得之書曰汴汴會同傳曰汴卽汴汴卽睢今睢尚各州而宿有睢寧驛淮亦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爲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管離橋見其岸不能結舟且水爲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爲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其地當驟塗爲機于梁水涸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曲徑其折而疏之爲月河者十有四爲丈裕萬餘又綠河爲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漫于河者復爲其田植藝交作貿易駢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洩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造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百人量地授役廩食爰息老弱者精飾其力病則遣之歸而貴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日至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決無常時治法亦異畧有宋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堯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僅開之邪使者至徐出示二壩一歲五歲者各一注而濇之則五歲者先濇使歸而決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被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最亦則其文哉位爲公而治者修廢達滯類觸而岸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漢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

重修呂梁洪記 呂河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者曰呂梁呂梁之爲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買船多不可勝數卒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埭經歲則船輒阻陽隘陰阻中僅可下上水勢爲所束不得肆則激爲飛流怒爲奔浪哮吼喧閤見者皆駭愕失聲不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掠瞬息不可措手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其繫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上部主事督水利丁徐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所洩處舊閘以束蒙水至則蕩爲浮梗以去用蘇所具策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筮聚徒給廩肇塊石墮壞壘爲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

不搖又觀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率饒足不能良步乃參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爲丈四百二十有竟又東則甃爲長衢爲丈七百九十而梁于壩上者以析牽輓之難而行者因以爲利呂梁之洪歷數千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劉載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於有司勸假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減蒙歲歲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隄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與君所營作數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兄者爲詳乃爲說曰天地之道必賴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山澤生禹治水周禮以中土爲川爲澤之官其利物與其利害其爲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知人審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其官以觀之則官因

草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清通地漚水屬不理孫者則游潞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爲夷則害以爲利者詎不甚難矣哉君名瓊仲玉其字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治河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一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清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澇決其壑產成流徑趨奪沒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部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鏡總督山東臣民夫在共治之會議齊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陳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剗降口黃陵岡築兩長堤廣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枋中實甕石上爲衛木著以厚板又上堤以巨石甕鐵以紆之液梗以阻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甕石甕實五梁而塗之梁

可引範實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稱蠲水則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賜興歲祿二十四石加號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爲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數內閣臣爲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廟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流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屢起往往亦以爲利利與害相備必較多寡以爲重輕若賦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高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泥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承逸費雖不能無而用明博矣徐之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時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潤流墊膏未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決之木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駭俱沒捲掃第壞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
 羣議喧闐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蓋方舉忠不暇
 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流不逆性以
 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格以圖可久之利
 第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秦徼之
 覆而思成功之難脩廢補鑄以期不墜斯固非有司
 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
 官成之怠交成之誤（此處有誤字）智餘力而莫為盡末有不貽
 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
 皇明經世編
 李文正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打江堤實以疏漲詔刻
 碑紀功者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按工始于
 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用夫萬六千巨石為有
 奇糖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
 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紹今擺右
 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選司馬王鼎揮僉
 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道員增祿者若干人皆
 刻其名氏于後云

疏

應詔陳言疏 陳言經傳

近奉勅諭以久旱求言臣被招先朝繼席侍從職在
（此處有誤字）
 講筵不問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原經傳乃政治之
 法其執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願講讀有時
 章句有限宏辭奧義未易悉陳當慕宋范祖禹講月
 令而深論誠于奉天之道林樾講禹貢而極言勤儉
 為治之理又聞唐曹師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
 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瘼臍實又遇
 之近臣于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內輪侍日講亦曰
 皇明經世編
 今文正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端切于君心
 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錄 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所
 為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陛下
 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五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三
 二年間天地降祥由賜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想前
 二年休徵弗應再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于初政
 之時有未盡令宜節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
 臣願 陛下痛明治心應諸國治實一物必思天命

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勝必思民之飢服一美禾必思民之安災異之來自郡縣者案爲卷既以備覽觀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謀朝政者不爲道旁作令之空談法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桑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詎說尤多徒費貨財復傷治體請斷自今日凡事圖祈禱假說視以下賞賽者并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九早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與重遊宴調節飲食勿朝謁兩宮裁減應政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讀書以俟秋涼仍舊講讀則義理融浹根本不搖寒而措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覽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釋始

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勞敝見在之數或不數于半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請使其精力消應志氣摧頹嗟能之聲上下和氣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陛下思其勤勞量爲停止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優免夫有可以停止者請一朝廷以督循爲各恐名實相違難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天氣稍涼再圖修治其於不急之務仍照往年詔旨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遠千里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狀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州根樹皮掘食殆盡舉以入肉荆河諸湖水竭魚荒河汴諸渠多斥溝乃州山既休木已空漸出閭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間亦省之內何以知之而況于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鎮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于田賦買辦之使亟于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閭閻之稅糞囚戶部委官張鑑

過于役制。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洞見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賢選不濫。天下歸心。但其起利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或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難泛差役。與額外科派。請下有司。前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本根。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衛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李元正集

平露堂

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達稽前代近法。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病。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益。惟陛下下一轉移。許運問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進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糶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

扣計後船。于臨清等處。水次舍分納。今收粮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爲糶本。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糶還。後年運此分帶至京。亦不爲晚。惟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則朝廷豈斬此百萬之款。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况運舟後至者。多山軍衛貧窶。力不能前。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爲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李元正集

平露堂

藩王裁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勅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誣訟之。縣鄉綿歲。年宗。號之符。震動遠邇。天生商民。累登地。有遺利。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之投獻者。謫得相仍。而陳請者。終于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自今已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稱爲空閒。輒乞管束。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功。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若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效其

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鑒賊截途，總兵方面守官橫被戕害，因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孽行，坐致奔潰，不問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效養失道，氣沮心離，故無沛之問，視爲秦越人心，固覺所繫非輕。今賊虓方張，散滿山谷，攻剛州，襲占據村落，取關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開，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士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乏。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請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謀方略，置儲蓄，審計折價，務使有餘，然後可以真斬賊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此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審過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威勢，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鑒証，緣令書學，不過以因公還職，于是簠人重者爲能吏，

殺人多者爲奸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假令以一時之暫，一二人之少議，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乃繫以囚，公自解，豈復有所惧哉？今放勸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不由此，則謂之囚公，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凡拷訊輕罪，即時至款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謀行降調，或病歿不實者，醫治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畏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賢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爲德愈大。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者之臣，如江奎、蕭顯、徐鑄者，次第敘遷，如林俊者，皆知超擢，天下之人歌頌聖德，皆以爲堯舜復出，

間有言事在直上煩謫責者詞雖太懇心實愛君既示磨礪宜加拔拭近者舉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

恩旨今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

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諂而小小過差未蒙

前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人

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復救入于前亦何惜

不宥此一二入于後以答群臣之請以慰千萬人之

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恩亦堯舜

吾君之心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自明經世編

之主皆悅而願立其詞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

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

以來二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

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

風旣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詭罔上煩聖聰

下騷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

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怨忿故爲誣罔者繁勿

施引應幾委作得專請統不系臣又見經筵乃講道

之地與朝者不同敢凡奏對之時離師保大臣必行

禮聘嚴請官拜稽之後立階于前以示優異此祖

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于坐立之間者以聖

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

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小有遺誤遠遭糾劾有

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

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

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正有侍講官御史二員給事中

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劾者先帝臨朝極嚴奏

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

皇明經世編

侍講尚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

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

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欲遵至今即是

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

引奉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干計繁文信之臣請

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

引奉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干計繁文信之臣請

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

引奉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干計繁文信之臣請

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五

徐學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壁土木 顧開雍傳古

李 愛舒亭蔡閣

韓襄毅集

記

聚落新城記

大同聚落城

韓雍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

皇明經世編

韓襄毅集

大同聚落一 平露堂

其日守豫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

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非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罷集密邇

秋境有驛傳而無城郭往來虜寇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令老稚女婦處於鋒鏑肩于驅逐者多

矣而驛史騎卒亦皆窺隙四馳因之聲援不通道路梗塞房廬通去莫敢遠歸庫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大

順中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宇請于朝謀築斯城阨而公以憂去須代之而鎮守太監王公春

擬具官彭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緩徒負于茲雖相與

謀曰是果有益于邊計之大者盡其成之則提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山羅公副總督賴

傑地官邸中羅若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亦皆力贊上其事得請而興工焉余與蔡公躬履其地相

厥地形布方方位依山而帶水手足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丈一尺作樓按日役以便瞻望作門

扁其東曰鎮安西曰望遠而後環以深隍注以流泉嚴警固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于辛巳二月二十

皇明經世編

韓襄毅集

大同聚落二 平露堂

七日落成于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蓋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于是戍卒更大比屋居止芻牧

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于邊計大益也衆幸謂雍宜

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 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起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畢心傾向惟是北

虜雖大平之旦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本貢弗敢違越茲復從臣下之請以城斯城真安不忘危之盛心

况太監公歷事累朝晏長邊境神速老成才望素著

楊公乃顯國武襄公之猶子將家傳勇而有謀卓然爲當時名將之稱首而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謀拳拳焉以未宣威德剷除邊患爲事宜其克副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曰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夷狄之難除也今斯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羽翼壯而增翰翼而鎮守機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蓋皆革心向化相引來歸聖天子不無西顧之憂必皇明經世編

詩書

卷之八

人參

下露堂

天惟諸公慎終知始兵政益修遐傳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托是所望也周記之以紀歲月且爲同志勸

總麻同設記

西廣對前

兩廣言曰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倡亂代不能無道將分國不當所治而總府之名本立國朝洪武初太祖高皇帝親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

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督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臥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版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上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週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皇明經世編

詩書

卷之八

人參

下露堂

提督五年奏雍以受制喘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葉展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于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時艱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王集謀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鏡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下標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而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

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誠督署都督僉事。夏正克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克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于總府。皆宸斷也。惟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匯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州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日千里。閱撫千萬年而一旦顯于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

皇明經世編

韓襄毅集

兩廣制府五

平露堂

義爲治。今天子繼承丕緒。蓋遵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役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合人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由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于中。四顧蠻夷。殘孽向彼而撫治之。彼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排繫。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蓋無遠弗屆。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于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寬罪臣下。而付托至重。其期望固在于此。臣子感激

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華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復予記。太監字德穎。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韓畧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

序

皇明經世編

韓襄毅集

兩廣制府六

平露堂

兩書錄序

卷之一

兩廣制府

平露堂

聖書錄。錄吾夏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其奉之勅諭。并其所受之勅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奏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華。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專經略。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沉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爲謀猷。慎密

而弘遠發之于事爲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
言者塞塞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
內敬仰受勅褒嘉推封及誤入咸以公輔期之維時
邊方多事而獨不馬爲前城孤懸東北尤爲要害廷
議以與中爲山西參政賜之聖書往從事軍事自後凡
願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中所錄者是已時
他鎮督理參贊皆爲都臺之官獨與中年職若類于
爲而與中處之有道原書措置之有方撫綏禁防之
有法故將吏輒聽卒伍精練戎器銳整城壁敦隘之

皇明經世編

韓蒙叢書

山西書

平露堂

屬同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飾義之類良法
美政不能具紀境內豐樂遐邇不驚越四載以晏去
人至于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衆
難于撫巡特起與中進位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
勛鉅烈未能悉數異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
任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有誠不
愧所崇無負朝廷有光于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
賢遠者不服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有所行雖
屢出安邊卒登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

邊陲功名滿天下十載之下猶景仰慕之不已與
中當恩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四川主幹

正統中余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儋敏
公掌臺事待余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獄獄
之奏書予與共之日恭東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
罷出則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間訪故舊亦未嘗不
同往返如是者三載共之勅級計頗凡斟酌法律討
論詞章煅煉精審長念余良多後予累出使比還與
共之皆外補未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況轉
還不一十數年間不道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
舊也成化改元秋予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爲右布
政廣西入謁聞其廉公仁恕之譽洋洋溢遠適因卽禮
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共之計共之出奇獻謀雅
相契合用致肅清大憝莫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
恤之費驗訊獄訟俘撫之煩一付之共之川周事集
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余與監軍總戎
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磨峻當大用固已簡在

皇明經世編

韓蒙叢書

四川書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十露堂

帝心，中外士大夫期共之進六卿，帝意非一日矣，公數其始發，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邦，凡廣西兵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間之皆流涕，日數千人，謂臺下乞留共之不置，抱鎮鎮守抱兵諸公巡按三司皆請余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其心而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其之同終惠矣，然蠻夷已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四川天下險地，自所司率于撫制，趙賊憤起，民皆煽動，勢帥數載始克平一，而反側未安者猶或有段，今朝廷裁去總兵，巡撫大臣而以共之爲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聲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聖天子簡任之明，與將來付托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仕焉，施其平昔欲有爲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荆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畧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近彼之患，則功益茂而樂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患以惠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歎然者，與共之相知極深，而先登有年，方未能引之同仕，視其去，不

計其行，衆皆曰：「然遂相與餞之。」江驛而書以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蔣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十露堂

今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竹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舉懷材抱德之士，上于其鄉貢諸吏部，面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婿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敏近植行，孝及稱于家，義讓稱于鄉，鄉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舉也，人皆以爲宜，皇明經世編

子自期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嘗之
馬馬駕與馬車清道而行因稱調良之驥至于用
之戰陳施之較獵非絕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
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
往哉臧章駮駁顯融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于科
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士之立志何如耳況少係
先生之道德文章舉聖天子之所倚畀百
辭之所承式海內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
君子也凡縉紳士夫間下風望餘者莫不感發興
起而出其門者皆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
又況其家之子婿當何如耶免旃臧章上諭古人若
李漢之風範端凝若李諒之苦學奉親皆以德而顯
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于昌黎此皆臧章之先
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平露堂

斷藤峽疏

臣聞猛犸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
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而終包野
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謹切
見上隆州土知州李鐸先明順子存其盜規謀兄奉
旨推勘在禁五鼠犯無祖故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
識義倫賸昧之言自自中其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
屈有詞况聞其人號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微陛下
尊尚經世編
傳表發集
七
平露堂
若其宿昔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漳州爲諸徭
之夫撫安流定暨辟苗裔後且畏法懷恩方圖稱報
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
志萌亂逆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
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捕盜
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
不諳土音不諳地里沿驛憑轉終難肅成臣今部下
土人李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
皆久參行伍亦効勦擒至士俗人情尤善陳說若

一按：驛必能停障此方峴峽江石里中有三驛上
曰驛馬丁曰驛竹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
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
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南冲巡
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驛竹移思隆巡檢司
于碧灘與館驛同隸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
使上下應接往來邇遠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
重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萬屯藤
峽之左臂也實生獠人與僞異黨洪武初獠首覃福
皇明經世編

韓文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
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旣物故而部曲散亡
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
千戶李慶招之諸獠莫不提刃而起爲官軍應援臣
以爲前轍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允棄者遠驅省界
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
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首帥以福孫仲瑛爲
之吏日纂賦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
歲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峴賊必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六

徐子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了 唐允諧尹季

陶方燦星若泰閣

姚文敏公集

疏

姚斐

陵廟事第一疏

慈憲令冬 謝廟

仰惟 大行慈憲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 慈憲皇太后蓋 先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五十六 平露堂

帝全夫婦大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

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已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

宜奉 有宮祠於 祔陵奉 神主附於 太廟此

古今不易之理亦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

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別卜葬地臣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 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當與 先帝同尊於 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

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 陵廟之制亦

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一帝

二后並祠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

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

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

文高出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

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

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

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憲皇太

后當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

若 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損前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五十六 平露堂

美况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 慈憲皇太后

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 二太后生存之

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

明之輝增我 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但臣

識見愚昧未敢以為至當伏望 皇上體 先帝之

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所言下於禮部

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具題奉旨

欽遵會議得 大行慈憲皇太后作配 先帝二十

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

先帝養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

所尊而有慈懿之微博，復推崇於所親而上皇

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

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脫然皆知皇上

克體先帝初心，以爲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爲

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

嘗備達愚誠，未蒙允答，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爲

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慈

懿皇太后以先帝之后實，皇上所尊者，皇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十一 慈懿皇太后 子露堂

太后以皇上之母實，先帝所養厚者，情無間然，

事同一體，人心大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皇太后千秋萬歲

後俱於英宗睿皇帝祔祔合葬，慈懿皇太后

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允令天下萬世至

今之前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

伏乞慨然允納，則既足以副皇王大孝之誠，亦足

以昭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先皇帝在天

之靈，慰悅歡享，降福無窮矣。

陵廟事第二疏

慈懿皇太后

該本部會同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

廟祔山，會本具題，奉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碍，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

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

一，若因此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祔陵

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知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

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聖志，既竭忠誠，以

致送終之孝，又加奏曲以承母后之命，荒僻孝弟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十一 慈懿皇太后 子露堂

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皇上有祖宗之天下，謹守祖宗

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

夫婦，各有倫序，足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

因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皇上重以母后之命，而或

置其具聞，尚有未盡，臣等以爲祖宗成法，天下臣

民不敢違也，而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皇

後尤不敢違，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皇

上焉 先皇帝與 母后之子焉

祖宗列聖繼世

承祧之子孫 尤不敢違今日之禮 稍不合宜 非 先

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未盡 皇上之孝未至 寧

獨安焉 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 母后與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先

皇帝者 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

心於 祖宗者 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 即所

以致孝於 母后也使 母后於 祖宗有賢名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 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

皇明經世編

姚文毅集

卷之五 平露堂

上之孝未至 孰甚焉如以爲 母后深居禁闥 偶未

及此 則口起敬起孝 口父有爭 子曰號泣隨之 在

皇上處之而已 如以爲 母后有言 堅持不從 則曰

尊無 上曰處親以六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 大抵

母后之命 因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 尤當重 母

后之命 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 尤不可違 在 皇

上之是之而已

陵廟事第三疏

慈寧宮

該大學士等官 彭時等奏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

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 祿陵 神主於 太廟 蒙

聖旨 命禮部會同 參議 議 議得 今 大行慈

懿皇太后梓宮 宜塋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

萬歲後 宜居 先帝之右 允令天下 後世 至公之論

等因 覆奏 未賜 允納者 臣竊以爲 人主治世 所以

固結天下人心者 唯在於禮義而已 禮義亡 則人心

離 人心離 則國非國 天下可得而治乎 且 山陵宗

廟禮義之大端 父子君臣夫婦之道 實所繫焉 焉可

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 自冊立爲皇后 正位六

皇明經世編

姚文毅集

卷之六 平露堂

宮 奉事 先帝 自始至終 如樂之和 未嘗有廢命 則

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 尊爲 慈懿皇太后 頒詔天

下 與 皇太后並尊 同養 未嘗有過舉 則 婦道全矣

今其崩逝 出於考終 發遣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拮

蹢 足 朝夕哭臨 舉大喪 一依 孝恭章皇后 體制

行事 未嘗有缺典 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 又在 先

帝時 有廢命 則 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

稱 使居 慈極時 有過舉 則 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

舉 今日之大禮 今也 婦道全於前 婦道全於後 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成則致其祭。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祭兩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祭兩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日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祭，神主不於太廟附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以爲臣等所云，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皇明經世編

說文氣集 慈懿合祭 丁露堂

順承 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官財，似難裁處。臣聞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帝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

醇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降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朕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下而不最，特焉則於恩義兩無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假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明經世編 說文氣集 慈懿合祭 丁露堂

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附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亦附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附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獻皇后同祀。此尤不然。恭獻在宣宗時已嘗遷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父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獻徽號，榜根莫及自笑。目此朕幼年事，益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

13

貌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徐情度理
合羣則是不合羣則非毋庸則是不得類則非是非
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
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
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
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
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當膠
漆之堅也何當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
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九

平露堂

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
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晉漢高祖
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執義帝而失天下皆由
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
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
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欲享於上
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
社有光天地而萬物咸降臣等不勝幸甚

衷情疏

時憲同守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
密雖微附我邊境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為西域藩
捍綠國無共王聚叛親離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
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仗朝
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
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朝廷置之不問彼將
投托別部非惟為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
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朝廷
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為
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
甥常校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親於人望為重
宜其為彼衆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
授王母今都督母難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
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
初一道假以威權另給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
行用主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為
王母所信託為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
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勅一道曉諭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卷之十

平露堂

王昇努溫答火音加 朝延旨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捷音事院

朝延旨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宣城伯爵等奏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吏曹參判高台弼等送到土擒建州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縣除將被虜人口給親完聚下隻給軍屯種等因具題節奉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國王李瑬奏稱先奉勅諭該建州三衛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建州三衛

平露堂

山等木以蕃臣世受 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遁無所以就擒殄若工能遣偏師與我軍遙相應援伺便而蹙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勵勲名時不可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中樞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康純

呈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前進本月二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澄猪江李滿住等所居諸寨三十日攻元朔府諸寨斬殺斬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記肥刺等二百八十六級半擒滿住古納哈妻等男婦共二十三名口及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男婦七名口回還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畜等件另送遼東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報使臣高台弼等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建州三衛

平露堂

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因其效勞而嘉賚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瑬能奉勅出兵以助我師剿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差來吏曹參判高台弼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紵絲衣一套書狀通事趙秤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永義等八名每人賞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得中樞府知事等官

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官員亦當賞發合無
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所據給賜國王并領
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勅選行人司官一員責
捧前去本國給賜獎諭以酬其勞

進貢疏

西番進貢事宜

禮部爲進貢事照得陝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
如中國番僧在西岷等處寺院任坐外夷番僧在烏
思藏等處居住番人有附近西沱河岷等處寄居辦
納茶馬號爲熟番者有遠離疊縣等處不入版圖自
皇明經世編 魏文敬集 西番進貢 于壽堂
行力耕火種號爲生番者今皆無間遠近效勞進貢
乃尊敬朝廷前蒙中國即古四夷咸賓之意但數
內有本處寺院番僧土僧許有烏思藏等處者有認
納茶馬熟番許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遊軍逃囚及
當地人戶托名混同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武
將瘦損馬匹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
多端難以條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
賞費之有節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
非但虛費府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衆深爲未便

所有禁約事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巡等官公同計議
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卷榜文仰陝西布政司照
刊轉發通行張掛遵行等因具題奉旨欽此今
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如左

一西寧河縣鞏昌洮岷等處羅榮崇榮等寺住坐番
僧一依天順七年欽奉詔書事例每寺許四五人年
終赴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
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轉止
皇明經世編 魏文敬集 西番進貢 于壽堂
將爲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隨番
僧番人勞以十日口糧在途倉支給俱省令同族回
土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帶別族之人
混開帳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插停當不許生事
羅織遇有進貢方物會同整飭邊務副使看驗封記
并將發名數通行呈報陝西鎮巡等官知會如有不
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行過多并裝載私已貨物
變賣者候各夷到京起驛查審得實諭以禁例一體

概退發回止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人不許
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回及當地土人并所有軍民
人等投托進貢者就便拏問監候奉品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還陝西布政司查照三邊缺馬官軍
給與騎踪不許似前客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衛等
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查照開給
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緣段下馬給與鈔貫盔甲俸像
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賞緣
皇明經世編

姚文敏集

西番進貢
五事立

平露堂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爲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者令
守衛并副使等官拘取原王給領若是守衛等官及
用事人等徇情縱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將帶緣
段鈔絹之類侵用改置夷人者並聽巡按及按察司
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烏思藏等處邊吏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
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開公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麗冲參閱

郭定襄忠武侯奏疏

疏

郭登

兵事疏

備選

用兵之法雖千變萬化不出于致人而不致于人者
其武也

皇明經世編

郭定襄公疏

卷之五十七

于露堂

以敵強怯不可以勝勇倘能度我之勢酌彼之情審
進退趨避之宜察可否攻取之利則料敵制勝之功
雖不中不遠矣比者我師屢挫虜勢方張較其利鈍
誠難為敵臣愚以為今日之勢可以奮銳不可浪戰
可以用智不可力爭其紫制等附隘及前日賊所經
道路精選識達事情之人率領號勇敢死之輩登高
據險晝夜瞭望賊行迅速多寡其涑水易州貞定保
定一帶鄉村積柴架炮使烽烟相望聲勢相接仍列
候驍傳邊情賊小至則舉一烽一砲大至則舉三

烽三砲郊居人畜悉飲入城京軍分爲數處近城四

角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彼雖百端挑釁絕勿與之交

鋒示以安閒養吾精銳多張旗幟振揚威武或夜半

舉砲似欲劫營或白日鳴鼓似欲出戰彼動我休彼

勞我逸使彼不能窺我之虛實亦安敢蔑我堂堂之

陣察禦之威而深入寇抄也哉彼既欲攻不得求戰

不能人有倦心馬無美草雖無敗軍殺將之虞必有

純兵挫銳之咎不出旬日自當走矣然後另選精騎
武選于險或躡其後可擊則擊勿求倖勝務出萬全

皇明經世編

郭定襄公疏

卷之五十七

于露堂

蓋夷狄之性貪而好利得之則志驕氣盈不得則心
灰意沮業已空還必懸再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
善之善者也

上偏第車式疏

卷之五十七

大同地居邊塞勞費不時出沒軍民艱於樵採臣等
輒出鄙見模倣古製造爲偏廂車用以防護軍民其
車棘長一丈三尺前後橫轆調九尺高七尺五寸廂
用薄板各留置銳之孔輪軸如民制二條輕車共出
則左右兩駒次第聯終前後兩頭轆轤相依各用鈞

銀互相牽搭細布爲幕舒卷隨宜每車上插小黃旗以壯軍威仍戴脫卸鹿角長一丈三尺遇止離車十五步外鈎連爲外藩每車用神鎗二人銅礮一人鎗手二人強弓一人牌手二人長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衛衣糧器械皆具車內遇賊來攻勢行可乘則開壁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各樣將軍鎗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其馬步官軍或一千或二千以爲出哨策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車制

三

平露堂

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園中又置一四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列五色旗視其方有賊以其方旗招呼聽鼓而進聞金而止然必相度地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尾俱至止爲方域四壁堅令守已制人似爲可用敢以其式進呈乞勅在廷大臣議其可否而行止之

清更換都御史疏

造方費理

左都御史沈向在邊年久法令不行致邊城經收草糧官吏大肆奸食以灰土插和米麥軍士啼飢號寒

無所投訴乞別選廉明剛正之人以代周臣竊見禮部尚書楊寧河南左布政使年富皆足勝其任乞勅廷臣會議選委一員投職來此與臣同心整理邊務庶克有濟

軍務疏

軍務

一增騎兵今近京衛分保定真定等三十四處遠者不過千里近者三五百里分班上標共五萬六百餘員各軍戶下多有餘丁乞差文武大臣并科道臣臨各衛于丁多之家選一丁壯健者爲馬軍優免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軍務

四

平露堂

丁津貼給與中上馬匹并軍裝什物委總兵官都督御史專一往來提督就彼差操不必輪班赴京仍于本衛推舉指揮一二員陞職把總降下戰陣圖式俾之悉遵京營號令每三九月一次令把總官率領赴京比較不出十日遣還仍令科道官暗行訪察有縱私者懲治之則近畿可得精騎數萬一整步伍每見官軍出征分派有司備車以爲蔽載而各營軍士亦昇鹿角隨之以行人民不勝勞擾軍士先受疲弊今擬每步隊製造人推小車六輛比今街市所用者稍

加寬大每輪可載九人資裝正用二人推輓其七人散行更番相代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上以鐵索鉤連下立木椿支柱車前張布爲盾畫爲狴首遠望則如城壘近攻以固人心一舊例每隊五十五人弓箭手三十又鎗手各十旗鎗手三人各具腰刀一今隊伍中軍器自取便利請復舊制而增損之步隊用神鎗手十牌刀手各五藥箭強弩手十司神砲及昇火藥者八雜用者七自古長技無過強弓勁弩近來營陣止有弓而無弩夫弩之爲器自古以爲中國長技其此弓爲易每隊仍用藥箭強弩手以復古制一舉將才今武臣中定西侯將琬彰武伯楊信修武伯沈煜達安伯陳麒皆年富力強才識可取馴致老成必爲倚重其次有如守涼州都指揮趙英肅州署都指揮王璠漕運參將都指揮袁佑陝西都指揮林盛佐勝馬肅威襲歸德府或久任邊方或知夷情虛實或識兵家利鈍乞勅多官計議將琬等量加陞擢或管庫或武庫或械庫有緩急使之防禦仍勅在廷文武大臣各舉所知如非其人連坐舉主一去盜民大盜之

起常隱於小姦小姦不除必至于大盜今有不逞之徒農不能力勤稼穡商不能懋遷有無士不能習句讀工不能精技藝依憑佛教假名善友繪畫無形質之像講說無根抵之言惑人易惑而難曉邪說易入而樂從男女聚觀盡惑人心致使軍士習于見聞溺于流俗手執干戈而口誦經呪一人唱佛衆人齊和有酸楚悽惋之聲無剛強敢勇之志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輩爲之乞行禁約以作士氣以除姦人

營務疏

京營

神機營原有一十六司其各司兵伍多寡不同指揮蕭英司二千七百人指揮祁昇司僅九百人諸司亦各不齊且各衛士卒有一衛分隸十數處者凡遇征調工作請給軍需籍記各目未免參錯事無統一今欲以京衛官軍分隸諸司頭撥一千一百餘人次撥九百餘人其該屬衛分各令歸併一處軍多者一衛分在兩司或三司軍少者或一衛或二三衛併在一司統令本衛官員統領隊伍又有原設前後二層刀手牌手相參布列亦爲未便今以刀手作一層牌

手作一層及將強弩一萬張分與正伍人數收執待其放演鎗銳事畢及其餘不當驛者令其輪流操放別選頭撥壯士專一教習騎射遇警與正伍馬隊神紹相兼出戰

奏八事疏

復舊政

臣竊以祖宗以來

一百古人君即位必壽齡年然後改元此以早承尊之義也切思皇上以尊臨卑若復紀景泰之年何以新天下之觀瞻伏前建元以隆萬年之統就于本日建立東宮其餘皇子當封王者亦乞封建以崇本皇明經世編

郭鶴公疏 復舊政 七 平露堂

支藩輔之盛二曰崇德報功古今不易之典也左都御史楊善嘗奉迎車駕不避艱危知有主而不知有身其回天轉日之功亘古無比乞將善陞以公侯之爵榮以師保之儀三曰兵部總督兵政當選委各望重臣以當其任臣見靖遠伯王驥年壽雖高精神猶健乞量如巡撫兼領兵部四曰各營馬步官軍雖現有總兵等官管領臣見安遠侯柳溥右都督張軫俱性資剛直人皆敬服乞將溥取回執掌陞爵又會昌伯孫繼宗忠厚醇實沉靜有為乞量加陞擢令與溥

軌同管軍馬五曰錦衣衛係爪牙之官乞將本衛百戶袁彬陞授指揮管事又會昌伯弟指揮使孫顯宗係朝廷至親乞暫令與彬同管衛事以關防機密六曰自古直言之臣求利於國而不求利於身好治之君慰藉嘉實導之使言前給事中林聰叢盛大理寺少卿廖莊御史倪敬左軾禮部郎中章綸等皆以直言觸忤時諱乞將各官重加陞擢再選如聰等者數人授以言官如此則聖化日隆而天下治矣七曰方今四海臣民思慕聖德甚于飢渴不有非常曠蕩之恩何以獎勵天下之心以慰其歡欣鼓舞之情乞於詔書內寬布條章其湖廣等處征苗官軍盡數取回八曰臣聞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官苟賢矣一人能兼數事如其不賢雖千百為難何補于事其各處總督巡撫勸農清軍修理河道債運糧儲等項添設官員悉行取回以除有司供給之擾精選三司及守令官員況理庶政以仁愛寬和使民以清淨簡默為治如此則人心自然歡悅雨暘自然時著年穀豐登而盜賊息矣

皇明經世編

郭鶴公疏

復舊政

平露堂

楊穎國武襄公奏疏

疏

楊洪

夷使疏

護討夷使

臣比奉勅同都督方政率兵護送都指揮康能指揮陳友及先刺使臣阿都赤等出野謁關得赴報知黃河迤西有警臣等猶前行數程至官山議事臺與能等議別是日風雨晦冥先刺從人不由營門行者門者難之其衆紛爭自誤擊一人傷其首臣等自詰責管隊官軍而阿都赤已知其曲在彼來謝過遂宴皇明經世編郭傷二公疏九千露堂

邊備五事

邊備

一宜府操備哨守等項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新開堡野狐嶺關最爲要害其餘白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一柴溝堡地近萬全却調自宣府等衛官軍守備其宣府城所領官軍却又調自萬全等衛彼此兩不便乞依地方對換一柴溝堡調

來備禦官軍其芻糧仍千本衛支給往來道途動經旬月乞于柴溝立倉就令山西民運糧輸納或給銀收糧或召商中蓋庶免軍士奔走負載之勞而亦不妨戍守一守邊軍器惟火器最要朝廷恐其傳習者多不許造方自造然京庫關領者多有不準而臣前在獨石亦蒙朝廷許以自造乞如前例自造應用一宣府沿邊巨躬行相度其間墩臺調遠者擇地添設古路窄狹者用石砌塞地勢平坦者真門關鎖無事則巡邏出入有警則發兵策應

皇明經世編

郭傷二公疏

十

千露堂

言四事疏

軍政

一申軍令臣以爲爲將之道在乎號令嚴明則兵之畏將畏過如畏敵孫子所謂可以使之赴水火是也乞賜總督軍務少保于謙以將權俾軍士知所以畏令一選軍操練臣見在京教場德勝安定門外兩處軍士自城南至者往回三十餘里操練時少走路時多宜於九門外各設教場將官軍選過精壯一等輒弱一等糧數揀能幹慣戰都指揮分領當時操練臣等時去比較弓馬倘或有警調用則管軍者知愛其

軍爲軍者知聽其令一成造軍器臣見在京操備官軍數多，盔甲器械數以乙勒工部段文各布政司將所屬州縣成造軍器匠人等取赴本司，市該項日則者令成造，凡合用布鐵就於各庫收貯官錢內支給買辦造完件納送京一樽節糧儲臣見口外近被連賊警故，來京官軍，優給紀錄者，多係老弱殘疾寡婦，官銀門原籍，依親優給者支與半俸紀錄者免支月糧，待出幼之時，令親管官司，起送襲職應役。

言八事疏

是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土

平露堂

一懷來永寧雷家站二處常用精兵守備除原守備官軍外，宜將在京官軍添轄一處可用五千一千守城二千耕種二千巡哨一宜府大同等衛所屯田軍餘被賊驚散未得耕獲子粒糧草無從追數臨城田地宜聽其耕種不許禁止一大同邊城俱少鐵以爲軍器官於在京官庫內開領每處給上萬斤一紫荆關城低矮淺東西受敵難以備禦合於春融土開之時移審子口修築開隘城郭其石門喀東至白陽口立抵居庸關宜遣都督一員率領曾經修築官軍將

運行人馬道路設法阻壞一大同宣府各邊隘口甚多雖設置柵柵挑糧墩堡但恐賊人窺伺越過關山西潞州出戍宜令於秋糧內折鍊鐵義茶一百萬遣人送至鴉門關候官軍自運備用一向者虜寇入境保定等處俱無火報所以人不得知宜於各村社立紫墩五座甚至邊墩俱間舉放炮火各村隨卽接應人得移入附近城中底不失所一萬全都司所常衍所原有餘丁編成隊伍宜令把總管隊官員如法操練以防不虞一永寧城宜令都指揮黃寧守城都指揮張受巡哨指揮張榮提督邊墩懷來城宜令都指揮康能守城都指揮沈禮巡哨指揮朱亮提督墩臺雷家站宜令都指揮王俊守城指揮郝忠巡哨指揮汪琮提督墩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八

陳子龍附子 宋徵賢尚本 選輯

徐子遠附公 顧開雍偉南

徐期生處柔參閱

戈中丞奏疏

疏

戈謙

恤民疏

恤民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審知爲邦之根本則栽培不可以不厚又曰寬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審

明經世編

卷之一

恤民

平露堂

知爲民之父母則撫育不可以不周臣觀克敬民事

舒勤民務禹泣罪人湯自罪己文王視民如傷二帝

三王盡爲民父母之道故其享國多者有至八百餘

歲降及漢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輕徭薄稅歛謹

節用家皆欲漢唐諸君庶幾作民父母之義故其享

國永久亦至二四百年此本固邦寧之驗也洪惟聖

朝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下凡民閭之事罔不周

知故其餘施施令本宮不爲民是以三十餘年之間

君農克積天下太平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寶恢弘

治化而拓交用以廣聖宇北詩胡寇以靖邊陲營建

北京以固中原其志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

所以爲安民之心則一但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

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愈遠近

視效海內咸風致民有不得所者 皇上宸衷惻憫

益亦久矣是以卽位之初卽罷土木之役以息劬瘁

之民棄老回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胥梁蠲逋負以

招流離賈賣子以全忠愛進廉潔退貪逆有功者賞

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其厚邦本而盡作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恤民

平露堂

母之道卽二帝三王太祖高皇帝之道矣然

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

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

人喜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

差人押司衛所布政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

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

七歲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

內買賣卒自部按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

令弟侄子婿子所部內徇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于

民部謂二十年十二月以前米炭等物今有司徵歛自如官場進民通負糧稅有司乃指爲逃敗公開歸罪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責取于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來之費有司出于百姓軍衛出于軍糧軍民至有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照發者有部運出納者詠求自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苑滿私家其間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具秘而難知者未易悉言

相保舉不徇六部六科務得廉謹老成之士授以詢察考覈之方使繩愆糾繆激濁揚清其實以聞如此則官使得人而軍自安矣舜十九官十二牧必咨薦耆而後任是以能致萬邦咸寧之盛陛下誠欲官使得人宜少置十大拜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十四布政司按察司官命各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所屬府州縣官命府州縣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其所屬官仍命監察御史給事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

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樽節共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
今界所儲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
積者從實準與俾其父母妻子不至凍餒如是若復
有不奉法守分而肆食殘于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
也大忠古有益于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
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陛下審見于此故
屢降求言之詔惟恐結臣不言然而猶有不盡者惟
陛下致誠以來之舜承堯禪天下和平舜大聖也而
禹告舜之言尤至深切禹之意誠以人君處崇高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臣之所係甚重為臣者不敢恃其君之聖而輒已于
言也陛下天授神明洞見幽微誠人勤民之心好
古法 明之誠三代以下絕無而今見之者也臣輒
敢以言為獻存蓋亦竊有慕于斯義焉伏願陛下
早朝宴罷召致廷臣討論得失詢察治忽何利未興
何害未除盜賊踪跡何以息之民傷日滋何以淳之
勿待治平之久而忘微賤之心乾乾不息日新又新
則唐虞三代之化可計日而待矣

其一經國理民固以人才為本而所係之重尤在守
令蓋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而太平可興不得其人
則民受其殃而風化以替此自古所重必審擇其人
而後任之也臣頃經北京直隸及山西陝西其府州
縣官多缺兼今歲而少夏交薄收秋種半未入土民
心愁感形見容色既無守令撫綏而上官念慮亦不
及此乞勅吏部公同五大臣于見聽選官及郎中
給事中御史行人進士監生之中選擇堪任守令者
授以郡縣之職伏願親發玉音丁寧嚴諭使之感恩
畏威不敢妄為如此則官無暴虐之政民免失所之
憂矣臣二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可給價上不及一
尺長特恩減上下糜費至于物主所得幾何名稱買
辦無異白取且一夫耕作上農不遇有配中下之農
僅有其二除夏秋二稅所有無幾尚再分外侵耗使
民不貧而困者寡矣各有司官顧望進退不敢遵候
時直意謂有益上官無患于已然不知科派頻仍民
力不支逃竄流離所謂有益上官者實所以為官損
也所謂無患于已者實所以為已患也苟不虧其價

直使民常得安生樂業如有急需應手辦集始若損
于官終實益于官始若患于已終實便于已較之于
前其功效相去不啻什伯傳曰財散則民聚又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正謂此也臣願自今以後欲有買
辦如果不係軍需急用之物乞且停止俟民力完實
年穀豐稔然後派買實爲民便民便則國家國安則
天下無事而致治之道可馴致矣

皇明經世編

大中丞疏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九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尚

吳嘉胤繩如參閱

葉文莊公奏疏

疏

葉盛

軍務疏

天津鎮早

題爲官務事訪得南京取到軍器數多俱在天津停貯即今拒守官軍見缺軍器城南雖聞有賊出沒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五十九

葉盛

非大衆乞勅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計議於在城無衣甲官軍選取二二萬委的當頭目指押三四員乘夜徑往天津將前項軍器披執就揚旗號稱援兵五抵城下合台到營以張軍威不惟可以震懾賊徒而器械亦得實用謹題

緊急餉餉疏

餉車

題爲緊急餉餉事臣聞行軍之際糧料爲急務近者皇上簡念軍士命光祿寺整理麴炒分送各營臣感激無不思報今訪得各營雖有運到糧草緣軍士

俱各披掛無暇炊爨坐視糧豆不得食用實爲可矜乞勅光祿寺并五城兵馬司官多方設法將米豆蒸熟坐派軍餘夫甲每日分送各營戶部仍差能幹郎中等官躬親提督給散務俾人沾實惠以養銳氣以圖成功謹題

軍務疏

北虜請和

題爲軍務事邇者逆賊不道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以具鋒爲不可常賊首也先逼勝其王脫脫不花掃我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荆關一從發帑山排棚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也先不約而請和無故而自仇勤倦懇切至於再三本我皇上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夷莫大之幸也然臣等聞劣竊以爲逆賊知險發議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此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五十九

葉盛

葉盛

葉盛

葉盛

問逆賊之來句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人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問見于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

孤軍深入止疑且懼故爾陽爲善意遂駕回京多索
餉費貪得全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
不然逆賊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

上皇爲急上皇既歸人心必解且我力請和好彼必
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
縱我嚴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
通州而南拔絕水陸此實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
計快固可擊示怯必擊使以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
可矣如後患何因其小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北唐紀三

平露堂

不問臣恐禍患之來只在目前不待久也昔宋舍人
入寇種師道奏依因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
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
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急勅總督總兵等官并各營大小將領仰須十
分整辦軍馬趨進糧餉衛明紀律中嚴號令厚賞而
重罰以和爲虎以戰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
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探虜騎一或退動或
苟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連籌決

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四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
疆之一快機不可失將不再來

邊關緊要疏

防守邊關

題爲邊關緊要事臣竊惟中國之取夷狄固常練兵
選將以保衛京師爲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理邊
關之爲急也蓋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且
有復來犯邊之說然逆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
有無備何如耳今之極邊地友其險要所在莫若
宣大其切近邊關要十居庸其次紫荆又其次倒
馬又其次自宣大不備則虜賊縱行略無疑懼而
直抵邊關矣邊關失嚴則大驛直達有不忍言者矣
姑以什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上皇何以臨上

卷之十一

北唐紀四

平露堂

木紫荆自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居庸不守則
逆賊何以遽奔近仰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固
不過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
遺何其如田里之民茶食何此皆明事可徵不可誣
者然禦戎之要固在于守邊而守邊之要尤在于得
人得其人則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則其備弛其

政聚故先擇良將以重委任設文臣以資參輔列士馬以備攻守運糧草以供饋餉修器械以禦衝突之數者皆關守之要務而尤重于所用之得人又皆今日所急而不可以朝夕緩也臣等竊以今日京師言之皇上命武清侯石亨以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以總督軍務允愜輿情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昨者復因近臣之請以都督楊俊都御史羅通留京操備其於經畫區處至矣以邊關言之紫制劍馬白羊等關口虜賊退後幾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差官踏勘尚未回報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尚未啓行是蓋有司者奉行紆緩所致臣知未足以稱 皇上安內攘外汲汲遑遑之盛心也在外惟大同以都督郭登鎮守可謂得人其他天城陽和等處亦皆有人可守獨宣府切近居庸實關外重地爲大同一帶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大險莫此自昔必爭之地守之者固不可無人尤不可非其人伏望 皇上念宗社至重以邊事爲心精選而信用之熟思而審處之如此則邊關充實而賊虜寒

心中國載寧而大舉可圖矣

提督軍務疏 撫治流民

竊照河南鳳陽等處流民數多而尤莫多於河南開封等府州縣俱有流民而尤莫多于陳州該巡撫河南大理寺丞李奎等爲照前項流民所宜設法區處陳州流民尤宜十分加意因見陳州衛指揮陳紀公正老成流上軍民皆所信服會奏將陳紀授與都司署職就注河南都司及布按二司各專設官一員與同陳紀招撫流民 太上皇帝特允所請陳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爲河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復簡命參議陳鑑僉事劉懷各授勅諭一道令其專一管理誠爲處置停當經久不易之圖後又該布政使等官年富等親歷州縣將前項流民盡數編成老人里甲使之各相統屬不能爲非陳紀等職專撫治往來無阻又遇年豐穀賤俱各安生樂業是皆朝廷慮事周密任用得人所致今該前因臣切惟前項流民俱係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等處人民其情不一鬪爭讐殺時亦有之即今雖已安靖所當益益防範不宜稍有懈怠循常習舊

不宜少有變更。況都司之事，見有都指揮使夏忠管
理。雖稱缺官，目可銓待其別選指揮，節實難其人。
又況三司堂上官員不可缺一，而指揮之與方面名
分又不相等兼且更改勅諭未免往復煩瀆。深為木
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令陳紀不必管理司事不許
將勅諭進繳照舊專一撫治流民仍令陳紀等官二
員今後再不許別差致妨軍事庶得事無改遷民以
寧伏望 皇上留意陳州之民惟明惟斷允臣所

請

皇明經世編

慎重名爵疏

集文莊奏疏 撫治流民
卷之七 宗革授勅復爵

七

平露堂

題為慎重名爵事。該戶部奏准許令客商人等進納
草束馬匹等項給與冠帶以榮終身。臣等看得有等
無恥之徒前因居官不律緣事革職為民一經投匭
在京揭借銀兩納草進馬意圖復任剝取民財以償
前債。近該吏部題准照家知府駁還事例致仕此固
正革其過民憤憤之弊然於名爵之重尤不可不惜
夫朝廷之名爵所以待天下之賢者甚不輕也革職
為民之人或任二品三品重職已榮欽發為民一日

納草進馬用銀一百條兩遂得以原調以什腰全承
紫綬耀鄉閭視其前日罪惡泯然無蹤且官至大
秩高品貴其在任則為廉司之法則其在鄉則為後
輩之儀刑今以冒罪之身援引客商之例致仕而還
豈惟不足為懲勸爽厲之道適足以長無耻侍選之
風乞勅該部今後合無革職之人曾犯貪暴罪名及
過惡深重者不許援引事例求復冠帶玷辱名爵其
別項為民官員納草進馬者止同常人一體冠帶不
許以原職致仕臣等職當言路事干名爵不容自默
皇明經世編

集文莊奏疏 革職復納

卷之八 宗革授勅復爵

八

平露堂

謹題

軍務疏

仍廟將士佐理軍務

題為軍務等事。該鎮守宣府都督紀廣等奏稱虜賊
近邊等因查得近該羣臣上言議遣使事節該欽奉
聖旨卿等但當廣議備邊禦寇復讐古恥長策軍馬
如何可以戰無不勝糧草如何可以用無不給草茅
之上尚思獻議國家政事況國之大臣手卿等勉之
有以知 皇上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決修權
之士計明興復之大義聖謨神漸出於尋常萬萬也

今將合言事件聞坐謹題 一件防廳將臣事項緣
多事以來軍職官員其間多有拔自行伍或起自外
藩典握重兵享有高爵而侯伯等官 皇上賜之宅
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帛衣帶賜之誥券俾世世榮寵
餘亦多榮軍功驟傳傳及于孫驍蕃之錫希闊之恩
幾以加矣其間感恩知報者固有而孤恩負國者亦
多竊思軍士俱役私門有之委之統領剝削科歛者
有之荒淫沉湎酷虐無狀者有之甚至奉兢成風趨
兩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忿爭失和肆為恠虐之言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文海集疏 卷之九

于路堂

沮二軍之氣近日保傳等官胡漢王直等所言今日
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即今邊防未修
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此者各官累犯 皇上至仁
從寬寬誠恐各官如有朝廷之恩不知有朝廷之
威凡事循常全無戰懼言曰效克厥愛允濟愛克厥
威允罔功兵法亦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
此之謂也伏望聖慈一如上頂節次聖諭勸勉總督
總兵及各營大小頭目諭以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
已蓋緣邊賊背德淪盟逼近邊境以故不特講和按

兵科馬以報大營雪國恥為急務為將臣者務須上
體聖情下恤軍士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延
中已之思玩歲愒日之念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
有功者賞不吝於褒嘉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
督大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調
令衆情振作士氣如有不俊仍前懈怠及臨陣先退
望敵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簡舉總督大臣指實
約奏六科十三道官風聞糾劾審覆足實輕則降調
重則誅戮則人心曉然皆知 皇上大計已決大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文海集疏 卷之九

于路堂

愈明恩威並行不事姑息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
盜賊不足乎也 一件佐理軍務事聞之軍馬用事
罔賴武臣以宣力必資文臣以督理是以國家行師
必先總督其次叅贊紀功叅贊者籌畫之輔紀功者
賞罰之司誠不可或缺也况建賊侵犯雲集烏散去
來無方不可測料而軍馬之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
故總督可以一人而叅贊紀功不可以一人必位望
重軍識達軍旅者然後可充其選而又預備多人庶
幾隨時足用然文臣未皆盡生類多闇於武事或者

身不慣鞍馬且不識旗幟。且臨期奏請差遣猝然受命鮮不愼事。孫晉趙麟前鑒未遠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備豫不虞兵法亦曰以虞事者勝此之謂也。伏望聖明特令吏部兵部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除掌印正官及年齡漸高精力稍減者外其餘一一具名上聞請旨點選精力強健曉暢軍事堪以參贊紀功者十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參贊等名目不必令其干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日朝退或一員或二員隨同

皇明經世編

軍文彙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總督軍務少保下謙躬詣教場監軍操練使聞見習熟下人知識凡諸操練事體亦得與總督總兵等官商確裨益既不許猜嫌生事亦不許因循悞事一或有警承命即行俾之參贊紀功緩急不致有誤

操備緊要疏

孫練官舍

題為操備緊要事訪得在京軍職官員多有弟男子孫空閒在家托其中有素習弓馬志于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于遊蕩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

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應襲之數操練少其本等况今聲息緊急京師守備為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為隨軍赴敵之資亦可為上城守備之用乞勅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男子侄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之人或錫堦等項及年未及二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開報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捏故作弊事發一體治罪候報至且陸續送赴總督軍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點選除軟弱不堪外其

皇明經世編

軍文彙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把門調用于中有願隨軍殺賊者聽有功一體陞賞仍與計議每月量支口糧庶使貧窘者樂于効力其隨軍操練及關支口糧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請定奪則官舍不至閑曠緊急不至乏人謹題

資給軍儲疏

孫練官舍

此亦與前疏相類也
題為資給軍儲事切見京城角頭等處停積客貨客店場房益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為貴近勳戚權豪勢要之家所有究其所得客商之利以歲

計之何止鉅萬。加以近年客店往往索賄無稽之徒或號稱管店。或呼名小脚。倚恃權豪。坐索勢於京城內外遠近去處。邀截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兩打死人命。靡所不為。雖會事發治罪。犯者接踵。臣等切詳即今三邊聲息未寧。軍國所需方急。納馬上草。開蓋鬻鹽。日不服給其前項貴近動戚之家。高爵厚祿富貴兼備。而又侵利土國。賄罪於人。探之理法實為不可。若不先為處置。不惟蠹國竭財。尤恐長奸。縱恣。商旅斷絕。關係非輕。伏望聖明。特勅該部。行令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入官外。其餘不分內外。貴近勳戚所有。盡數查勘得出。通行稽記。在官本席止官督委整型。該得鋪錢以備軍儲。急用仍行巡視御史。每季稽查收支實數。如容隱弊漏。訪察奏聞。庶幾絕絕豪要無厭之欲。且輩較之下兒惡不萌而實足以資給軍儲之萬一謹題。

申明祖宗成憲疏

題為申明 祖宗成憲長伏 祝 宣宗章皇帝臨御之日。欽准兵部議擬軍政條例。頒布中外。永為遵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王守仁

近者 皇上復從兵部申明。奏請通行清軍御史等

官。一依軍政條例行求。此誠聖朝良法美意行之久

遠而無弊。所謂凡聖後聖。其深一也。查得條例內開

敵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請翰林

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效。仍發充

軍軍朝立法制。大宜無自而然。蓋在 太祖高皇

帝之時。有生員陳質。宣宗章皇帝太上皇帝以來。

有生員李宗侃。沈律張府等。俱蒙 列聖體念賢布

考試。作養。底于有成。其後多由科目。布列仕途。為國

勛用。由此觀之。宣宗章皇帝之興。皇上所行。皆

所以仰法 祖宗成憲。甚盛德也。項止統十三年間。

始有生員翟麟。亦援前例。蒙發補役。不曾考試。然亦

止是一時人事例。其自 太祖高皇帝以來事例。

及軍政條例。昭然可考。至今奉行。近該江西吉安府

生員郭源泰。乙照依 太祖高皇帝行意。并軍政條

例。考試。兵部因查翟麟事例。擬奏定奪。蒙令補當軍

役。臣等欲乞聖明仍照 列聖以來各生考試過已

行事例。及軍政條例。兄行事理。將本生功實送考。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王守仁

查廣使於憲遵行賢才勸諭謹題

壑蔽賊情疏

中書政事

題為壑蔽賊情事照得年來閩浙貴廣等處往往賊盜生發茶毒生靈原其所出其本生於之移冬同貪官暴吏豪猾吏胥激變而成及既生發或由州縣官員畏懼上司畏懼于已罪重隱匿不聞或由領軍官員貪功好勝粉飾盜蹤動輒公題謂言賊情正如往年福建盜發御前司等官汪港等推稱先經該官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皇文非本疏

壑蔽賊情疏

于露章

情似何自書持仗劫掠結聚為匪姦姦妖言使人惑眾者即時一面申達合于司司引賊督捕不許耽誤上司沮匿一面隨印各另具奏以憑酌量緩急輕重照詳處置不許似前互相壑蔽隱匿情詞以致醜惡禍患貽患多人如違許諸人奏在事發聽各該衙門一體奏奏等因開治以重罪

軍務疏

具在案

題為軍務等事照得欽本勅諭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帶係口外緊要地方操兵御敵尤貴得人今朕以肅公正有為特命往彼協贊都督孫安監防軍務凡役修築城堡標練人馬戰守長策悉聽爾與孫安等公同計議從宜處置事有當奏請者來定奪欽此欽遵臣惟獨石馬營等處祖宗以來至為緊要地方孤懸口外控制北狄第一衝衝也此年城戍匪人相乘入寇遂使朝廷有大不忍言之事幸賴皇上聖明神運至明剛斷用人修復臣今已有成時事漸就緒然今日之事勢正如重危得救之人養之以康寧衛之以參苓稍恐病加小心況不以長策技之乎

皇明經世編

皇文非本疏

六

于露章

又執役器復元使如意持尚有服聖况更欲傷損之乎臣本凡劣過蒙委任遵承勅旨職在當官今將事宜開坐奏請乞勅該衙門詳議可否施行

一邊方軍中奸弊如起減日支糧料占役辦納月錢科歛害軍往年失人心疲人力緣邊事者皆由于此除指加禁約外但宜府口外係是極邊衛分管軍頭目有犯前罪例該降調充軍守墩哨瞭者或仍于本衛隨或止是酌法若役以此小人更無遷徙之苦無所忌憚合無今後除軍人外管軍頭目有犯前罪如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七

下

宜府口外者發遼東甘肅大同左右等衛所其遼東等處有犯者悉發開平衛庶使小人知畏法而重犯法奸弊可以銷除

一獨石馬營等處曩自失守以來山上荒蕪狐兔之跡交迫至今聞者尚有畏心更彼戍守之輩多係貧困逃移赴食即今雖漸修復又值天年無收官中人等謂是懼法前來戍守而妻男易奸尚多寄住他處然中間貧難困苦者固多而懷奸觀望者亦有若不立法整理終是人力不敷極邊地方事非細故合宜

行令各城堡守備都指揮等同記管衛所官旗各將所管官軍從實審勘戶下舍人餘丁老幼家人等項不拘見在未到盡數供報姓名年甲在官如隱匿不報者治以重罪備細甘結造冊通送提督協贊官處以憑視詣各屬招撫未到者拘取前來見在者加意存恤使其盡力耕種以期歲收成應襲官舍并餘丁如有情愿下場操練者是與月支口糧三斗養贍不想者聽其隨任生理幫貼軍裝房使下情願戀緩急有人

皇明經世經

卷之二十一

七

下

一是城攻守之策錢糧最為急務正統十四年獨石馬營等處拋棄糧料九十九萬有零以今較之十尚未及三四益緣往時儲蓄年久屯戍豐收自經拋棄以來雖是多方措置終然轉運艱難除行各屬將殘毀缺少倉廩等項設法修葺外合無將累次報中盈糧客商該部通查拘送提督都御史處審勘中間有力無力聽其轉換與人小許賣當私賄但係有米之人准與更名填結通關庶免久占無益及每年量撥孔布折糧銀兩再為措置糧料解赴獨石等處選擇

官房委官收掌以便年餉折色給散并緩急支用仍
于來年徵收夏稅會計之時量給有零去歲前未上
納以備出戰餉支用廉使假令自實執守有賴
一在邊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中間有將所管官
軍或貪圖小利私自放假或營幹已事私自役使令
其通關并赴各處者假以收買軍裝取討盤纏等項
符名自出州縣有憾差遣一月之內每一官員甚至
有犯差七八起每起數十人者全不顧念前項官軍
俱係邊城人數妨悞操宗甚至姦詐小人往來之間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臣等謹將

生事害人及變亂黑白交搆是非若不關防深為水
便合無今後除各衛所文引照例出給奏事人有關
文照驗外其餘內外官員一應所管官軍公幹事件
並不許自出批帖俱行所在提督協贊官處對勘審
看經批付照定限籍級仍行居庸等關口一體遵守
於後如各官自出批帖出入遠去者治以重罪各處
邊方恐亦不無此弊仍乞通行賡使人力少紆事體
得

一宣府等處旗軍舊例有家小者月支糧八十無家

小者六十以後增添八十者九十六十者七十
近以仍照舊減支查獨石馬營等八城堡口外地方
砂磧之外萬山之空居人未賦而帝親未冬而號寒
官軍十分艱苦比之宣府又自不同人所共知又況
今年嚴霜早降所在無收即日燒造磚灰採打柴木
一交春和便須借力儉完赤城雲州等處城堡包砌
工役并增置修補各處墩臺正在用工之際不得暫
時停戶令其為前項八城堡旗軍仍照九斗七斗事
例開支待後修復完令屯種豐收之日另行定奪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臣等謹將

使紀東濟利邊事可圖
一朝廷為見獨石馬營等處係是修復地方官軍數
少將犯罪充軍修守等項發來者役本是良法奈此
輩長驅邊友縱有家小隨發者亦多買囑所司賣放
或托故行改隻身前來附籍頭懸繫結不久即便逃
回其有間諺久住軍人做伴逃去以此該管官須加
意看守伏路挨拏見在官軍不得休息徒爾等入終
多逃竄合無今後例該家小隨住充軍等項所司務
要行拘到日審係正身取具解人甘結牢固責驗明

白項註批文前來兵部仍行提督協贊官處知會驗放若有故托不到并人批不同者卽係賣放將解人送問明白編發充軍庶使人有繫戀事有實効

一近該兵部議擬具奏欽准將各邊各處總兵叅將等項內外官員帶去京衛官較人等盡數發回止留老成謹厚者三名誠爲邊方軍民之幸近訪得多有延緩占候不發者似此故違禁令誠爲禍患未除合該部再爲通行催取上緊回還不可托故稽遲及該部請料遵守今後如有出外仍隨帶多人意在朋私朋比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
華文長卷
九行陳
古

昭明軍民感激
一各邊遇有緊關聲息烟火飛報到京兵部議擬或請勅或差人齎文各邊知會宣府一帶止行宣府而獨石馬營等處必待宣府或該府轉行方得知聞獨石馬營特出境外若有此邊聲息必先當知而相去宜府近二百里山路險峻又隔龍門衛關以致急之聞誠恐慢事合無今後遇有緊關邊報以宣府各另行遣使豫識敵事機不誤

邊務疏
禁忌流言

題爲邊務事臣聞守窮邊者莫急于安人心息流言者莫重于嚴號令照得獨石馬營長安嶺保安水寧一帶俱正統十四年失守地方卽今皇上中興用人悉已收復堅甲利兵謀臣猛將所在而有以故逆虜聞風知有畏憚乃有小人妄生異議鼓扇愚人或以爲守邊官員走入虜境或以爲各堡官軍仍要掣回或以邊報賊情如何嚴急以致無知之人不審虛實輒便驚疑間流言益惶無措臣與都督孫安等再一詢察多是比先棄城逃走之徒或託故存留在京或怪恨勾發原衛僥倖脫罪不知厥恩乃更造言以爲得志若不嚴加禁約必致壞事方來除會同孫安等曉諭終是愚人易惑難曉臣愚欲乞朝廷特降聖旨榜文謂此處邊方往事悉不追究卽今復守內外文武官員統理錢糧軍馬日已增益墩臺城河漸已堅完朝廷顧念邊方時刻不忘在邊之人皆爲忠誠守以爲保障如有倡爲異議流言搖惑人心或在衆城逃走悞壞大事者許臣等指實奏處以極刑示

累仍籍其家齎捧前來于各該城堡不日鼎沸并成
勢自外官員亦須潔已正身鎮靜持重以安下人
以內人功臣職守邊境事切安危豈容緘默伏望
皇上以窮邊社稷為念密切詳議特出聖意施行

邊務疏

重衛邊大將各疏

題為邊務事朝更今日防邊重鎮其大者大同宣府
而其中緊要莫先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帶地方此
曰天堡則宣府迤東居庸迤西保安懷來榆林土寨
皆為盜區雖有人同官陌道路梗絕莫如之何往年

皇明經世編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者官所不忍言追惟 聖宗在御之日寧棄開平車
營獨石增兵築堡務擇名將高其爵位付之重兵
庶深謀昭然可見前項地方自經失守以來或以為
不足守或以為人力不足未可守 皇上方排羣議
命都督孫安以復守之而孫安仰體聖謨盡心所事
即今初見功蹟漸有頭緒但雲州赤城二處包圍尚
未完今各城錢糧人馬數目未及舊日加之近日邊
報愈多賊情朝暮不保正在汲汲修為之際而管軍
大臣必須崇重其名號責成其職定庶邊事可濟

大略以 孫安 是提督守備別將兵各官
府都有總兵副將等官一則西路邊關尚多一則
石孤懸路遠緩急不能相通利害所關事體不小
孫安官至一品恩寵已極臣為此言并敢代求彈官
進職特欲加與名目使于行事便利於地方有益耳
臣愚伏望 皇上宸斷特命該部會集看詳臣言如
果不妄則乞請勅孫安九副總兵各日凡事仍依先
次勅旨與臣等公同計議而行邊境幸甚

崇要邊儲疏

上納糧料

皇明經世編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題為緊要邊儲事近該戶部為獨石馬營二處糧少
及大年不收無從收買奏准召人價運糧料八萬石
前來運入聞之不勝感激後因獨石馬營路遠無人
應召又該本部奏准于順天等一府起倩民間車輛
開與脚耗蘆席運來然亦止運糧料五萬三千石今
尚未完臣訪聞得如糧米一石京師通州直銀三錢
三分之上又每石關脚銀六錢耗米二升每三石最
席一領則是以銀一兩然後運米一石得到獨石現
兼所起車騾係順天等三府為議內根本股肱之師

兵餘之民衣食產業，自計所出一家所靠之物，雖之遠山沙漠之外，萬山之中，車驟死傷多至賤賣，比及還家，十存三四者，有車畜不給之家，將官關興耗盡，肅外，又加銀五錢，催募鄰家赴倉交納者，有至懷來全道中途車摧牛斃，重別出銀催鄰到倉者，由是而觀朝廷籌畫之焦勞，下人轉運之辛苦，臣身叨職守，覓規見艱難，不覺附涕，但今日外糧少倉分，又不止十萬石馬營倉，日下僅可支吾，全無積蓄，若以往拋棄百萬之餘，較之則今十尚不及二，雖有蓋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等項多因路遠利微，不肯完納，除儘力整理，今年耕種及用心修葺各處倉廩外，緣今歲使已回，倉鑿之心既不深遂，侵犯之虞勢有必然，若糧料不足，縱有城廂軍馬具為守戍，亦難經久，既恐夏秋緊急，緩不及事，尤恐京軍動調，必費支持，不可不為之計，看得宜府萬德申收貯折帶銀兩數多，可以措置轉換得聚入倉實，亦足邊一策，今將酌量計算，到北京宣府等處，可以上水開銀之人，地方路遠，近險場順道之宜斗頭上下多少之數，開列上聞，乞鈔戶部計議。

或可台擬給榜于在京府官，府獨石等處城堡曉諭，自今春起，直至今年秋月，屯種成熟，有米價賤之日，不拘官員軍民客商人等，隨其所有米草等項，糧料不必預先報名，妨占不必限以石數多寡，白十石以上悉與隨到隨收，照數出給，通關資赴總督邊儲官處依例發屬支與銀兩，如此則覓利之人自然營運而無怨公私，錢糧出納穩當而無失視之前項，備運并諸色措置，最為容易，倉廩可待自足，無忌可保無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平露堂

分官銀兩各倉該上米數數目

獨石廣積倉一石

馬營廣盈倉一石五升

雲州堡倉一石一斗

赤城廣備倉

龍門廣盈倉

龍門倉俱一石一十五升

鳴鶴堡倉一石二十五升

長安嶺倉一石三十五升

卷之二

置一有聲息動輒梗絕楊能乃欲以不可測度之賊情以貪難復守之士卒以轉輸有限之糧餉而爲會合之過計遠赴數千百里之期約臣誠愚昧未見其可其言似乎可聽其事未必可行可以動廟堂而不可以欺邊人可以惑一面而不可以掩衆目臣與都督孫安等在邊但知無事之時愛軍惜馬修器械謹烽火嚴兵自備慎固封守酌量人力增修墩堡于以制要害之虞衛于以便耕作之人畜近又將往年食鹽總共鎮守內外文武官員莊田數百餘頃一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字

平露堂

先逆賊將呼之而不來驅之而不行矣臣迂濶之見大馬之誠端在于此若如楊能建言所謂會合天兵蕩滅腥醜臣實未聞古人有言曰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願陛下無忘此言臣又竊有獻焉今日邊上大事臣之所憂蓋不在于宜大之不能會兵而特在于宜大之官多而不和望朝廷力爲調停早爲主張遣境幸其臣非不知和同靜默可以固位嗽收忤衆足以取禍願以疎遠之跡受恩深厚今爲此言在廟堂爲忠告在陛下爲獻忠況國之大事在乎兵戎而又爲邊臣之職宋反覆恩之不能自己乞勅兵部計議定奉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陽字

平露堂

撫服殘寇疏

文無殘寇

謹得我國家之與逆賊也先誠萬世必報之仇朝廷念邊儲未克人力未裕故問罪之師未即興舉皇上之心卽古先聖王待時而動動在萬全之心也臣等切照元良哈等衛達賊在北虜壯爲精悍驍勇戾刺等部下人馬皆所不及祖宗以來設衛安撫寬撫得宜不曾爲患後來逆賊也先潛蓄異謀妄加

皇明經世編

葉文莊集

卷之五

平露堂

本併擒擒迫逐不能寧居加之處置乖方或謂子合
功生事取掠賊寨日之迫逐狼狽窮力屈不得已
脅從也先往年逆賊入寇皆此賊爲前鋒益一則藉
其勇力一則視爲異類一則使之害其宿憤逆賊之
得以一時僥倖者蓋其善用元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賊中有信受也先約束跟隨往來爲腹心之人者有
因受逆賊賂賄偷挈馬匹前來沿邊一帶苟全喘息
者十百爲羣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來赴逐水艸打
圍過活近來邊墩上瞭見人馬及所謂野達子皆此
輩也臣等竊謂此賊殺之既有可殺且不足謂之害
於復仇不殺則恐在邊日久窺覷拾熟又復彼脅
之也先其爲患害實是不小臣等欲乞朝廷特降
安撫錢寇不獲諭以祖宗設衛養之恩與近來
撫馭失所之故若能糾衆歸順朝廷必爲區處安
插腹裡地而如其執達不悛或聽別部指使沿邊往
來窺覷侵犯則立調大軍通行剿滅上以宜君父之
德意下以離逆賊之腹心且既得其人可以先知虜
情虛實因而取勝亦可容養日久固爲我用從此聲

皇明經世編

葉文莊集

卷之六

平露堂

罪致討滅除寇伏孽皇上特召在廷諸臣詳定
可否務使錢寇見之必堅歸順之心逆賊得之亦無
藉口之望然後降式施行前面前寫血書後寫夷字
臣等依式刻成榜選差敏捷夜不收乘夜將前項
木榜離墩三四十里之外有水艸去處安放若此賊
果有生道來降臣等則當另行奏聞處置設若此賊
執迷不省仍復在邊出沒別爲構煽侵犯之謀臣等
奏請會兵夾道獎率三軍搜捕賊寇使無遺類如此
庶得問罪有名而受殺之人亦無怨無悔所據大同
宣府等處各邊可用去處亦乞裁處緣係邊情重事
代乞裁示施行

邊務

人頭使臣

題爲邊務事照得北虜今年進貢使臣于大同陽和
宣府馬營等處分道而來其驍踏路道窺覷軍馬逆
謀奸計昭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切惟進貢
一事中國近年自與夷刺通好以來止是大同宣府
兩處大路計其出入益兩處係是總鎮地方錢糧軍
馬蓄積屯聚皆非所屬城堡可止及至臨期又調所

屬城後軍馬壯觀以振軍威以攝虜心今一旦虜人分道入境如宣府地方馬營又係極邊緊關要路今年亦有虜使從此入境若不與之戒約遵守舊規聽其自行來去切恐非惟城堡軍馬被其掣制拘碍難以調發及邊方虛實被其偵伺稔熟他日託此為內分道入寇重為邊患且自此以後凡事不循舊規無所忌憚驕蹇縱恣妄自尊大無厭之求非分之欲其為禍亦豈小哉臣在宣府館侍入境使臣那哈赤及卜花叔侍郎時曾問及以為爾等今歲來朝不依常聖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藝文莊範 七 下露堂

之遠之日通行講約也先令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違貢使臣各要仍從人同宣府人路入境若仍似今年聽從各衛部屬擅自主張各因所住地方取便分投入境仰係犯邊已令邊將俱不放入止知按兵斷殺而已如此庶使虜酋知愧奸計莫施而背約違盟其曲在彼唯聖明留意

捷音疏 順府志

以下入罪案無據案時

題為捷音事先次大藤峽等各處擒殺首從賊徒三千二百餘級于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馳奏詔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藝文莊範 八 下露堂

續該會官謀得兩廣賊巢大概以交界江路龍山大藤峽五屯等處為中路柳慶為西路曹村木頭喇高肇等處為東路連賀為北路其北路會合湖廣另行即今我師總管見駐中路江上緊抵大藤峽賊巢居中節制各哨調度諸軍節次殺獲數多嚴兵固守且勦山撫山老人等詣營乞免誅係平民破脅情願領牌向化者絡繹不絕蓋賊之腹心已傾巢穴已破西北兩路賊謀既伐賊胆俱寒連日分期南北二哨高龍山等處俱已克平軍威大震地方倚安其高廉

間有出沒多係舊年越過流劫之賊五屯等處係兩廣切近要害潮州山海賊徒尼當乘早撲滅俱令分兵搜剿該征夷將軍總兵顏彪等各于天順五年十一月日期不等分投躬親督率兩京漢達并江西潮廣沿江等處所兩廣官軍上兵民壯欸夫報効官吏人等直抵漳榕廉潮等府雲山程鄉平南貴縣五屯大同等里曹邨等處通年爲惡有名賊巢攻劫有各賊擒妻負子奔入高崖峻嶺深菁密林結爲巢寨築立柵欄四圍地坑挖壘暗下荻藜荻簽專恃山險明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藝文莊疏
內附
九
丁雲堂

則溪本橋石暗則裝塘設伏搖旗吶喊架弩待標列陣對戰其潮州民賊僞稱名號妄擬官爵結聚數多尤爲猖獗當督官軍人等或用計誘致或攻圍追殺衝冒瘴毒代木運上搭橋輿路殺敗賊衆燒燬巢寨賊徒投崖落澗溺死漂流者不計其數節次解送捷報前來通查得擒斬過首從賊徒廣東潮州府等賊羅獨字張福通等木頭峒等處首賊劉公照劉公厓劉公慧等廣西五屯等處首賊周優王貌度等龍山等處首賊陳公壇覃公仲王人許覃公繼等功次案

候類奏仍行撫安驚疑并脅從向化夷民及催督各哨作急追剿未獲餘賊另行外臣等復會同各官恭照兩廣盜賊叛服不常數年以來愈加猖獗固由地方官軍不能擒殺亦由兵力單薄而然且如龍山已該一十餘年不曾用兵比先用兵每年所得或幾十餘級或數百餘級而已今年旬日之間斬殺二千餘級大同五屯等里俱係大山長谷高崖陡澗彼處被害父老迎接王師以爲從小至老不瞻目見以此覺賊知懼一聞神機銃響輒疑大雷迅砲一見明盔官軍輒稱白棚天兵聞風雲集無處逃生乞免來降赦款不暇出師將及半年所向辟不克捷此皆仰賴皇上神功聖德所致

地方事疏
沐軍將官

題爲地方事准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手本天順六年十一月二十九等日節據各處飛報廣西流賊分宗水陸前來肇慶新會等處流劫且聲言劫掠官密廣城等因謀得兩廣先年止有廣西猶獍久爲民患因有征蠻將軍掛印鎮守後因宣德以來廣東官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藝文莊疏
內附
九
丁雲堂

軍輒稱白棚天兵聞風雲集無處逃生乞免來降赦款不暇出師將及半年所向辟不克捷此皆仰賴皇上神功聖德所致

不爲後慮招引廣西獐蠻越境佃種空閒田地自此漸生流賊勾引出沒近年廣東黃蕭葵作耗始設副總兵鎮守查得猛獐蠻賊二十年來攻破兩廣州縣二十餘處雖仰還散修復軍民受害已極前年廣西攻破非流縣廣東流劫珠池官寓事勢危急伏蒙欽命大軍特下斬首萬餘今半年之上僅得稍寧軍民稍甦不料今秋廣西自撲古河毛喇賊遂驚疑弱動又聞復征各地棄巢穴流過廣東行劫與昔無異臣等切惟廣西賊巢其于附近鄉村人民屢經遭劫家既貧薄又多防備兼之本處官軍時常與賊廝殺素號強勁又有土兵狠兵賊頗知懼其廣東地方比之廣西數倍寬濶山川隔遠經賊尙少富庶猶多人民輒弱兵力亦然且全無土兵狠兵其所在官軍僅勾守城所以流賊行劫如黍食桑廣西已徧潛過廣東避強就弱內近及遠蓋亦理勢之常又兼兩廣將官各無統攝東省惟曰廣西流賊貽害廣東失機之罪廣東受之西省則言各守地方止能本處剿賊不能照管別境東省若謂廣西撲剿致賊流劫西省則

言界內賊徒如何不勦甚至廣東以西將爲放賊廣西以東將爲怯懦謗毀日增遂成隙隙爾我不類若非臣等極力調和諷喻不待今日今臣等看得廣西梧州府是兩廣交界地方北抵會城南抵交趾崔各半日東抵廣東省城而流而下僅逾十日此爲緊關中路控扼兩廣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由梧州北南兩江水面險度因無將官重兵總制其間又因先年原守廣西地方貴州湖廣官軍一萬五千俱不赴調舊守營堡俱已廢棄以此不能守把賊人肆志伏乞皇上特勅該部會議令無干梧州立爲帥府掛印征蠻將軍總兵官鎮守節制兩省會官專管軍馬盜賊事務其兩廣各止設副總兵一員廣西柳慶潯梧等處照舊設立左右參將二員廣東高雷廉州設立參將一員肇慶韶州設立參將一員悉聽鎮守總兵官調度如此處得耳目一新號令至愛將體貼一地方有事纔得爾我相和彼此相和實爲經久便益謹題

邊方用人疏

臣等謹題

題爲邊方用人事照得宣府地方控禦胡虜切近京

師實爲非門解蔽而口外獨石赤城等八城係孤懸
境外尤爲宜府重地往年逆虜入寇守將匪人雲州
失守人心動搖從而掣回獨石馬營人馬以致憑陵
無忌直犯居庸使當時入城得人固守必不至此由
是觀之其爲重地可知已但八城相離宜府寬遠蓋
自正統景泰以前俱用副將分鎮仍有文臣一員在
彼協贊行事故得事體周當兵食有方前行之已有
明効然所用文臣又必管理軍中事務若止管糧亦
爲非便今若得彼中今鎮右參將都指揮黃瑄慨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禁文
禁道
平露堂

頗嚴素有執守可謂得人惟無文臣協助辦理未免
規畫未周臣雖潛叨巡撫不能專在彼處即目虜酋
變詐聲言入寇且龍門所侵化二次獨石馬營累有
奸細踪跡雖即退回其謀不測緩急之際難保無虞
訪得監察御史張鵬曾經巡按口北戶部郎中王青
曾在本城常根兩人俱負才能俱有潔操口外軍人
傾慕風采臣一介庸腐素不知人但薦賢爲國歸區
寸誠可對天日伏望 聖恩軫念邊方重地用人重
務特勅該衙門會同右詳臣言倘無妄謬將各官定

奪一員量陞職事各月仍照往年事理宣勅前來管
事兼管糧儲則邊方之幸也

官牛足邊久計疏

題爲官牛足邊久計事案照先該提督守備周賢泰
稱聲息不絕乞將口外獨石等處先年領銀四千九
百五十兩買到現在官牛一千八百四十五隻共六
百五十二具馬步每隊量留一具共牛三隻梅撥款
窮軍人養種照例上納餘糧買補馬牛措置軍裝賑
濟貧軍等用其餘俱給與缺牛原額屯軍并復業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禁文
禁道
平露堂

餘領養等因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本部欽遵查
得前項官牛係是本部議行并總督邊儲右僉都御
史李秉建議節次奏准行令彼處監收根解參政等
官葉盛督運勘給整理去後緣前項牛隻給與各軍
自種均收餘糧入官易買馬匹措置軍裝等項今以
後恤邊軍且耕且守今參將周賢泰稱口外本有
無相應合行彼處總兵等官會議前項牛只如果豐
石等處堡軍人領種上納餘糧應低買補馬牛措置
軍裝等項於軍有益仍照舊例施行者是有妨各軍

擇守流便取勘原額缺牛屯軍及復業舍餘從公給
依耕種等因具題奉 英宗皇帝聖旨該總兵官都
督楊能詳得且耕且守經國遠謀不可輕察況且大
同宣府自經兵以來人畜蕩盡田廬荒蕪幸而 朝
廷大發帑金特差京官于河南山東等處買牛給發
以爲足邊之計其數不敷又發邊庫官銀充買數年
以來邊儲稍積人得聊生夫何法立方行便益良多
而立法之人去尚未遠何乃奏稱勞軍未便要行改
廢今會詳得未可遽棄合照舊例施行等因在卷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耕種官田

平露堂

今會詳得臣等丁成化元年分通查得前項口外并
宣府合屬地方先年原買前項官牛共該五千餘隻
中間有例前例後例或老弱變賣不曾買補及官員
役占何處之數俱各查勘得出設法陸續買補又將
舊有餘糧添買牛隻現在共分爲一千八百餘具嚴
行參督等官督令各該守備堡等官摘撥馬步隊無
爲軟弱不堪出戰軍人那克給領耕種官田今年雖
有災傷亦頗收成查得軍中騎操戰馬自天順八年
正月二十二日詔書例後至今今年九月十五日止各

哨傷架砲倒灰應該買補還官騎操官馬共該二
千六百餘匹此係緊用征操每匹或用銀七八兩或
十餘兩纔可收買常年各處俱于原領軍人名下仗
併買補中間貧苦邊軍計窮力屈朋合科歛或不得
已而典兒賣女又不得已而除糧扣糧究寬馬匹難
完十欠六七軍士逼寬十常二三上下難爲公私俱
困今年因有前項官田餘糧設法銀兩頭運差人于
山西保定等處買馬約一千匹之上即今秋田粗細
糧食並除牛料子種等用次運再行發買雖有欠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耕種官田

平露堂

計亦不多而官府不煩仗併之勞貧軍不知朋合之
苦不動聲色遑事可了此皆官牛官田所致明効大
驗然非 英宗皇帝日月至明戶部當時參詳明白
宣府總兵等官楊能相王徐敬等力持公論則良法
美意廢壞久矣臣等切惟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蓋任
官用人更代不常而流言異說易于搖惑伏乞 聖
明特勅該部計議前項軍中官牛官田事宜請勅宣
府邊方守臣著立定規具現在官牛務要時常禁革
奸弊用心查點孳牧設法買補不失原數所收餘糧

嚴切稽考買備官馬及買補事故官生暨諸軍裝器
濟食糧等用不許役占受欺各官不得假公徇私因
同沮壞則食官有損憂忠克濟而先皇帝之良法
美意永永不隳

修復屯堡保甲事宜

竊爲修復屯堡保甲軍民事查得宣府各衛舊經修
前府內該奉經共官武安侯等劄付永樂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節該欽奉勅諭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
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頃刻少怠欽此永樂十九年六
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勅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文莊疏 修復屯堡

平露堂

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
一般朕將親來巡視欽此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日
節該欽奉 聖旨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
口盡數收管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
野使寇無所得必然就擒欽此臣等以爲爲愚
自古有之欲聳其罪狀則不可勝數欲絕其種類則
勢有未可久安長治之美止在備守之有其道耳臣
等已上 太宗文皇帝言自薛瑄功效可見自後

平日久有司奉行未免懈怠正統十四年遼賊侵犯
如河間涿州等處因是城池不固尚自驚疑不守其
餘屯堡不言可知臣等近因巡歷邊口海峽年高還

聞見在庄屯召住軍民等言本年賊搶之時其
屯堡或有牆壁稍完人畜藏躲在內賊人雖是窺伺
不敢進入亦得保全但升家上山者不分險易俱被

搜殺慘毒難言又如近年毛家溝達賊入境凡本庄
聲完好者人畜無虞無牆去處即被慘掠以此觀
之屯堡之有益于人多矣臣等竊料虜酋即今肆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集文莊疏 修復屯堡 平露堂

搶掠西邊日下各邊難保無虞操軍練馬固是本等
而修理屯堡誠亦急務宜府一沿邊一帶自副總
兵孫安修復至今逾年於案閱要害去處修築堡子
通計五十餘座俱係附近屯種軍民在內各有壕頭
敵臺深軍相兼固守名曰拒敵堡亦頗周至惟是四
該及廣樂屯堡因循年久牆壁未完愚民習懶不爲
後慮若謀修築愈謂勞人妨農不知一勞永逸且被
賊殺剽較之勞一時妨一業者重何如欲乞
聖明特勅該部計議行令嚴督都司衛所屯守等官

省今此等原有屯堡及庄嘴去處。越此春和生熟。或秋成農隙之際。各隨居住居民。大以成人。小以成小。或酌量并轄。俱要高築牆壁。墜潤五尺。頂收三尺。其頗有築城址。及中稟上司。築立拒敵堡者。聽各爲保障。晝夜謹慎。有警之時。量賊多家。或併力固守。或一時躲閃。求間投入城堡。成使賊人。侵境野無所掠。且知有備不敢深入。亦可少紓生靈荼毒之苦。其各邊并非直隸。先年原有屯堡。今見在村庄去處。合無一體責成修理。

皇明經世編

經書邊儲疏

卷之二
藝文類聚
經書邊儲疏

九

平露堂

題爲經書邊儲事。成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勅。朕惟思患預防國家。至計近因各處水旱災陽。賦稅減免數多。戶部已行節次議擬通行區畫。去後第恐自可視爲泛常。略不究心。初至爾即督同司府官。見照依戶部節次議擬。准安保定等府并兩廣四川納米事例。通行斟酌。酌量召人。丁缺。糧去處上納。以備官軍支用。且備巡撫一方。則一方安危。係爾一身。可不思患而預防乎。凡可以安民弭盜之術。聽爾熟思。

審處而行之。必使人民安妥。盜賊屏息。斯稱巡撫之職。臣竊聞之。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言理道貴乎變通也。唐虞之治。蓋莫不然。我朝列聖所行。多亦從時損益。臣一方雖小。莫非王事。累奉勅旨。曰。聽爾從宜處置。曰。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臣亦自謂苟利國家。不敢避事。但緣邊儲事宜。委官人等。頗多拘守常例。揣備焉。惟是畏懼該部奉駁。雖欲興利除弊。實難見諸行事。臣謹經畫數事。開陳特勅該部看詳。計議定奪。

皇明經世編

計開

卷之二
藝文類聚
計開

十

平露堂

一件以陳易新。免壞。紳末事。臣惟管理錢糧。固是煩雜。管紳一事。更無善法。以其難于蓋藏。易于朽爛。故也。邊方紳有二等。爲僻劣馬軍。自備。紳不出通關。候馬半半。隨馬隨了。於中則有役占。賴南有馬。無紳之弊。一爲預備。積聚。紳出給通關。有磁方支。不許擅放。但緣邊方俱係小城小堡。中間上納堆聚。既無京師慣熟之人。其或警急。無聞軍馬。不到無由動支。雖經年年揀補。苦盡坐見朽爛。循環之虛數尚存。在場

之艸末無有負累收艸官撥數十餘年不得了結或告謗防燒窩糞田或經赦宥免追免問糜費錢糧甚爲可憎前件合無今後不拘常例以陳易新抵數收放止知官府有城馬軍隨馬自備艸末每年不下一百萬春秋期採打完日卽令送場上納堆垛出給通閱聽候有警支用別將逐年採陳艸內酌量抵數放支喂馬則備冬之弊可革官辦之累可免馬得飽騰艸得食川新艸得以耐久舊艸得以支銷不致委有用爲無用公私有益經久可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一科收糶糧料利于蓄積事查得正統十四年夏季宣府糧料二百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三石五斗五升今成化二年春糧數相等惟是欠少糧豆二十九萬有餘合當多方措置務及先年之數又照尚書年官部御史李秉先在宣大時將官庫銀兩或春初給發耕種之家至今還納糧料或秋期出榜收糶納獲過關後領官銀俱隨時價定立斗頭上下利便蓄積數多近戶部因防官家貪利作弊有例停止臣惟地方官家不過鎮守總兵等官其各官若敢仍前作

弊既有臣濫叨巡撫又有巡按御史及戶部官糧委官犯官常憲孰敢容私未可因噎廢食致候錢糧大吏須覈數往年發運官銀纔可勾覆臣先已移咨具奏通乞發銀前來未未明降前件合無俯就邊方發運銀兩仍照舊例許照特糶糧以爲防患蓄積之計假糶有餘糧該部查照量減山東山西艱難邊運其利不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一件暫折送艸官民兩便事查得宣府預備積垛艸束正統十四年夏季不過一百萬有束初不以爲少今成化二年春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之上猶不以爲多而恒慮其少者以當時犯邊賊少不動京軍今開賊屢犯邊動調京軍故也每歲坐山西納艸五十萬束草束粗重難于遠運初年本處運來車催牛斃十分負累近年小民賣價自至宣府地方近者本處遠不過蔚州等處買艸上納州縣科歛盤纏使用其弊已多及其既到或奸貪軍舍或官豪勢要從中包攬其弊尤多入場之草有數彼此之弊百端疲民不勝遠勢官府被其撓擾今年大原縣委官能幹本縣該

納草二萬五千束。每束止收雜銀四分五厘。一官赴宣府具告令其買納。極爲省便。前件合無今後兩項。卽來行令彼處巡撫等官。于本布政司。每州一束。折收足色白銀四分。煎銷成錠。委官送至宣府官庫。交收候秋收之際。臣等酌量時價。許令諸邑人等。先上納米。納獲通關後。領銀兩。若遇價高。另有議添徵補。若價賤。積有餘銀。本庫作正支銷。倘值宣府年歉。艸少之時。仍令徵運本色。如此。庶在官在民。兩得便利。山西小民。可以少避。而艸場亦可以絕包攬之弊。

皇明經世編

藝文莊疏

卷之二

手露堂

一件呈減鹽糧足給馬料事。照得戶部先因口外獨石等四倉。急缺糧料。奉聞淮浙長蘆河東官鹽共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引。止因牛頭太重。無人上納。臣曾具疏。亦已量減。若使有人上納。亦可得糧四十餘萬。今查得自開中以來。將及三年。止有淮鹽上納過米豆三萬之數。其浙江長蘆河東之鹽。並無一人告報上納。訪得宣府上鹽比之大同不同。宣府准抽每一千引。用銀五百兩。以下大同止四百兩。以下益緣宣府軍衛地窄。糧少。而產鹽更少。又兼口外山

路險遠。非大同路道平坦。地方寬濶。人民繁庶。止其獨石馬營。先因宣府官軍在彼駐劄。殺賊支鹽料。艸至今料豆十分缺少。又通查官商各倉。計豆視正統間尚少二十五萬有奇。誠爲急需。臣惟商民中益非爲私圖其心。止于謀利。今至虧折資本。豈肯陸險開中。前件合無再加減輕牛頭。多定黑豆分數。令其急于趨利。於居庸關南人同等處。糧運前來。爭先上納。庶使虜情不測之際。萬一有警。馬料充足。不致快事。

皇明經世編

藝文莊疏

卷之二

手露堂

一件照舊添設管糧州官事。查得宣府倉場二十餘處。正統間。每倉添設衛經歷一員。提調收放三年考滿。守文盡絕。起送益緣錢糧重事。而倉場官撥職小。名輕易下。挾制亦易于自益。添一各分稍重之人。互相防範。爲良法。迨尚書金濂等。以各倉局軍衛管轄。作弊多端。具奏。改隸直隸。隆慶保安二州。其經歷改自各州判官吏目。倉糧弊害。十去四五。後經裁減。近年雖爲缺官。提調奏請判官四員。分投收放。但每員分管四五倉。道路往復。動百餘里。奔走不便。故敕

報等候則山東山西遠近前來有信牛歇車買糧賃
屋經月不丁之苦欲委衛經歷等官既妨本等職守
又且不係守支愈加作弊查得入順五年獨石倉官
掛爲包攬奸人挾制虛出通關事發都御史韓雍委
郎中王育前去查盤虧折糧米一萬七千有餘切照
倉官吏目一員每年俸給銀布本色米不過二十餘
石今以一倉官撥作弊幾至虧折還報二萬得失多
寡較然可見前件倉無仍照正統間事例戶部行移
吏部解倉除授判官或吏目一員前來提調收放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重 平露堂

見在判官稅與計定倉分俱照例收放滿月起送如
此庶得倉報弊少遠運稱便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題爲陳言邊務等事臣以平恩待罪邊方溫預臺職
十年于茲願實事功無能効報宸病之餘似忘言
真今略據邊方所見條列上陳犬馬之心芻蕘之見
伏望 聖明憐其迂腐而察其曠忠俯賜採納施行
計開

一件糧輿被虜走回人口棄將得各邊虜中走回被

虜男子在虜年久或頗知虜情者奏送赴京送審單
御馬監驗克勇士小賊若殺賊胆軟弱不堪發回原籍
應當本等差役係是見行事例臣惟被虜走回之人
俱若赤丁邊臣不能保障以致被虜連年陝西等處
被虜人口不下萬計多有父母妻子已被殺歿孤子
一身沒入腥膻之地極打使令百般苦楚故思慕中
國設計逃回聞有走至中途被賊捉回殺歿其走回
者百中一二耳今者發回應當差役倘遇軍衛有司
不知艱難不加憐恤差役煩擾愈加若楚致其自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考 重 平露堂

逃回甚者發點之徒能現虛實復走虜地因而作孽
若宋范仲淹之才智尚致張元吳吳叛婦西賊亦不
可不爲之處再照走回人口間有拐帶馬匹回者因
無定例多令隨同送京或因走傷中途例外更爲累
負公私無益前件乞物該部計議合無今後聽其自
行貨賣盤纏或令所在官司價買給領騎牌支過其
走回人口不堪克勇士者沿途給與口糧還回原籍
該管官司議認完聚除糧稅徭課正差外免其終身
雜泛差役庶使再生之人知感人言而救虜之人奉

風而歸矣。

一件獎勵人臣事。照得前鎮守宣府總兵官永寧伯譚廣達事。太宗皇帝功在漢北。時歸譚家馬。仁

宗皇帝命守宣府二十餘年。是境寧謐。修理邊防。遺跡猶存。後人得以因而整飭。且其公忠亮厚。識達大體。譚所遺之祀崇學校之政。至今見章婦女皆知其爲賢將。然未聞本官得有世襲。臣因而有感。將近年耳目所及。舉其一二。如廣西都督山雲。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名。皆不知其後何如。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子露堂

如政事文臣中純誠利忠。如王直胡濙高穀等。清德王學如儀智薛瑄楊者吳訥等。風節凝峻。如錢習禮李時勉等。廉恭體國。如師達古杓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樞信民軒輊王守等。公勤才望。如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鄭恭王汪王色侯瑾徐琦王士嘉水嘉段民陳璉焦茲令同韓琦王杓張鳳沈翼年富賈管等。臨學校範。如胡儼陳象宗黃潛等。他如魏驥陳泰李敏馬謙等。未知有古要皆恪盡臣職。出于誠實。又有破于王事有足矜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攀

等亦皆未知其恤典之議。洪惟我國家有道之長。

百年矣。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竊觀之下。不能悉知。惟譚廣之賢。後來將臣勳績未居。此一未

得世襲。至于文臣先朝曾有贈謚廕敘者。雖曰一時特恩。寔皆可行盛典。且近者朝廷舉行。祖宗未

行之盛典。凡原文臣。凡任三品以上官。俱得遺子入

監。其卽唐虞三代敬禮臣下之盛心。思慮渥矣。臣竊

聞古人云。死之日。足非乃定。凡任官員。勞績未極。是

非賢否未可。前期尚蒙異典。既成諸臣。未蒙旌勳。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子露堂

升。聖明優禮大臣之心。前件伏請。聖裁。特命儒臣。繕閱累朝紀載。或斷自宸衷。定立程期。大集廷臣。博采公議。內除贈謚廕敘已備者外。其餘論其行能之大小。勞績之淺深。歷年之久近。取其衆所共知。名實昭著之尤。如譚廣王直等。武臣或襲或贈謚文臣或贈謚。或另選用子孫一人入監。或俱令自陳定奪。將見漢晉之報功。至及蕭何平祐之妻。唐太宗特官楊突道張道源之子。不得專美于前。行之衆觀。感誠。爲勸多矣。

一侍書籍事臣近見武經總要四十卷者臣仁宗
侍制曾公亮等編定宰臣丁度成之其爲書兵政邊
防略備故事十五卷自列國以至于宋兵家成敗精
官得失皆在焉但有據依非他書比誠兵將所不可
不知者宋嘉亦嘗欲下此書以教武舉卽今詩書禮
樂之將固有其人然儲材以爲他日之用必先教養
乞勅該部計議兩命儒臣看詳此書略加較定刊刻
模印分給武學官舍人人講習流布中外誠亦兵戎
之一助臣又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菁蘊言言藥石
皇明經世編
聖心默契所得多矣臣以爲今日
儒臣進講之餘
聖心默契所得多矣臣以爲今日
之事人所知莫先于攘夷尤莫先于弭災然衍義所
載辨人材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取夷之
法固在其中其所謂修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災之敬
則弭災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今日所急况又伏觀
五倫書所載太祖皇帝命侍臣書此于新城內殿
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画余司此以薛朝夕
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又即楊士奇云仁宗皇帝
監國時嘗于翰林院取問此書卽令翻刊間賜臣下

此又皇上祖宗家法伏乞聖神留意特旨近臣
簡會上項書板或列行翻刊賜及學臣將欣戴聖
恩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
之方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
皆不可不知大學之深意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
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一

華亭

宋徵辟尚水

徐孚遠閣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周季勲成子參閱

余肅敏公文集

議

余子俊

議軍務事

是時一糧草

臣自出居庸門，歷覽宣府、大同山川形勝，仰惟祖宗設武備，宿重兵，誠爲西北重鎮。但經王統十四年

皇明經世編

今應錄集

卷之六十一

一露室

戒嚴之後，虜賊播遷，自遼東以至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涼諸處，不東則西，習我水土，投我邊方。臣等議得所在兵民委的，疲敝只合先具所急，修理邊備。成化十年，臣巡撫延綏時，曾奏起陝西民夫五萬名，相兼所在官軍，因其地勢，或削山築壘，或築墩抗壓，民夫每名免其遠運邊糧一石，給與食糧一石兩月之閒，邊備即成。到今十餘年，虜賊不敢犯，爲今之計，類而推之，宜府山川比人同險，處爲多，若不惜小費，使兩處邊備早成，遇有警急，少煩各兵，不幾年閒足償

所費，休兵息民，實爲經久。今將修邊添官懲惡等事開生。

一修理邊備。如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關接界去處，正東西地遠六百餘里，地勢平坦，無險可據，會議得四月五月賊馬多瘦，以往年較之，未能大舉深入。除調集中西二路征探馬步官軍并屯種官軍舍餘人等，做與墩樣從中路起，隨小邊放址，每二里築立墩臺一座，每座四面，根腳各濶三丈，高三丈，對角做懸崖一座，長濶各六尺，空內挑壕塹，濶一丈五尺，深一丈，計用做工人五百土匠，若十日可成一座，姑以一月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連絡二百四十里，各以十人守備，非但瞭望得真，多備鎗炮等器，可以四面擊賊，以平日試打鎗炮驗之，可致三四百步，今以兩墩鎗炮共守一空，中停去處土有三百六十步，決無不可擊至之理。但邊人疲敝，除馬隊防護外，做工人不多，今無二照，是綏修邊大同量爲役糧，仍給口糧及大同東路另起一工，宜府從西路與大同接界去處，總起一

工價力次第爲之優恤等項一體施行若兩月內不能畢工附近山西腹裏人民多因連年荒旱加以供給大同等處糧草貽累遼東可望其撥補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比照景泰年間借用京營軍人擺壁運糧接濟宣府邊儲事例借撥外衛輪班步軍三萬各備布袋鐵鑊等器令把總官領來聽臣分撥調度撥工完得一墩得一墩濟若聲息緊急兩月滿日卽爲放回如或稍緩量留過久照例優恤等項不使失所或疑二里一墩相隔太遠如俟下年空內再補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餘肅敬集

千露堂

理往自施行

一關防邊儲照得大同宣府屯宿重兵隨處設有倉場連年收受河南山東北直隸各府糧草以備供給歲用不敷者動支戶部官銀羅買正收正支實係軍國至計本部年例會計糧草明白俱令運納本色如十分路遠者聽其徵收輕費銀貨於倉場附近去處羅買本色上納務要潔淨有司早獲通關軍民兩得

其便近年以來各處官旗諸色人等號爲攪頭預料納戶起程分投差人接至中途巧言哄惑必欲包攬撮放沿途供給酒食加意奉承延至倉場城堡住處明白令大提頭主張私自許伊乾納幾石不討價物逼令小提頭盡數攪與上納或撒放以至下年了結俾得價物到手任意花費或克還宿債或代納舊糧納戶上門動輒倚恃官府情勢顯明則危言罵詈暗則隱面潛藏貽患司坑陷良民臨敵缺乏弊端在此又有等挾勢賤買或起滅官軍休糧不行關支就留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餘肅敬集

千露堂

在倉過挾該倉出給實收却行增價關支官銀并攪糧過久因爲有司差官守併通關方與備辦三七四六籠米稱和沙土進倉該倉官撥平日破誘吞餉只得收受養軍無惠弊端在此其他料草之弊千態萬狀俱此一律乞 勅法司合無今後攪頭有犯盡將產業折剗賠償糧價完日旗軍舍餘人等杖罪以下者照常罪發落徒罪以上者廣西克軍武職官員杖罪以下者調廣西差操徒罪以上者廣西克軍庶使奸貪警懼還儲完足官軍既得所養戰陣所向成功

一急缺修造器具照得大同宣府地方不產鐵料即今修理邊備合用熟鐵打造鎗礮等器兵民疲敝無從措置近因招募壯勇已有次第鎗礮刀等件官無給領必合成造乞勅工部量送遵化所產或南方熟鐵十萬斤而來分送兩處應用庶幾民兵不致貽累

一急缺神鎗火藥照得大同宣府原降神鎗硫黃木到多餘即日修理邊原招募壯勇重為地方矜戒虜賊至計惟神鎗之勢所向無前大率須得神鎗一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室

五百餘把硫黃一千餘斤方勾兩處應用乞勅工部奏請欽定神鎗硫黃各給若干差官運送前來交付有司見有監鎗內臣收掌給用恐後虜賊不敢南侵大懼服勁敵百戰百勝必須神鎗多備所向無前及照各邊先年俱各給有手把銅錠以木為矢其長短似神鎗一頭以鐵為鐵一頭本身三面拘陷類如箭翎曾用火藥點放僅去一二十步不能遠致賊前六款不如神鎗以竹為翎本身兩頭不失輕重之故乞勅再給神鎗一千把量分大同宣府兩處監

鎗內臣嚴密收用更將手把銅錠木矢試造以竹為翎用火藥點放果能去遠令其多造以為守墩一助勁敵雖眾所至寒心懾服之機或不出此

軍務等事

邊防

驗得遼東山川險阻林木茂密地方窄狹虜賊間或侵犯難於久住陝西延綏邊備頗固少見賊入寧夏特賀蘭山之險甘肅止一線之路且屯堡數多賊人不係惟大同宣府一帶山川曠濶水草便利往過來續未有寧歲臣奏准修理邊備訪得宣府墩臺止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六

平露室

石砌墩砌不用漿泥坐纔又無懸樓臣於本月十四日行令總兵官周玉即照原發墩臺樣式每墩摘撥礮然神鎗五把礮二值長槍四根并弓箭等器共用十人守備非操熟者勿用如果懸樓長木未曾採有及或採有丈尺不勾者或二根三根接長一根用之給還官價及令宣府公差都指揮孫成仔細相看大同輸溝新墩修築方法回還傳說依此而行續據京若部指揮賈剛等一十二員管領京軍二萬到來臣

有客大同直路陽和城六下六百有零在宣府者本

月二十四日丁在陽和者二十九日上工令倣輕省工役如劇山挑壕之類其餘築墩打窩勞甚之事未曾使令近因天氣炎熱本年二月二十五日令去

渾源蔚州山場陰林採打懸機木料每人日採樣二

根木一根據山場堆放聽候載用續報達賊近邊日

遣輕騎窺伺攻敵等項臣先機調度地方以獨石爲

首崇溝堡爲尾軍馬以總兵官所領者爲首遊擊所

領者爲尾鱗次分布其一總兵官其二鎮守巡撫官

自明經世編 七 平露堂

其三副總兵其四遊擊務要聲勢相援會同所在城

堡軍馬相兼防禦相機戰守其參將宋澄所守四海

冶等處切近天壽山又在統兵等官會議處置本月

二十八日行令總兵官周王會同鎮守巡撫官趙

威攻圍改多行令總兵官周王會同鎮守巡撫官趙

威營順遠前項墩臺應該作何防禦及早計慮每

墩該撥幾人該用何等器械不致墩臺失陷明白回

報毋得臨問推托除京營做工官軍二萬令其將所

木料見數堆垛明白隨即放回外候遞事稍寧將

新整閱實奏報施行

爲軍務議造戰車事

照得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嘯桓

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

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

不成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

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

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

皇明經世編 八 平露堂

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

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

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

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伍百餘

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亡則橫以

爲營營車空閑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

勞馬駟乾糧不煩自資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

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

步技能我用鎗砲勁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

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遇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兩相應成造大同以一千兩宣府以五百兩為則計算每車用砲四箇每箇生銅或生鉄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兩鉄椿鉄箍等項用熟鉄一有餘斤除木料近蒙朝廷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所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臺懸樓官鉄成造戰車百輛鹿角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肅敏集 九 千露堂

廢敵之甚分毫不可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退乞勅工部量支條官生銅生鉄熟鉄各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兩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守臣處顧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椿繩式樣及畫下營壘營圖本開具

一戰車式樣一輛 一鹿角式樣二副 一椿繩式樣一輛 一戰車五

百兩每兩腰長一丈二尺下管圓一本檣營圓一本可製萬餘 一鹿角柞五十副每副長五尺下管圓一本檣營圓一本檣之用 一檣千餘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長五丈濶一丈下營圓一本檣營圓一本可製二

一下兵車營圖馬副用車五百兩挑車者每兩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餘 一檣兵車營圖馬副用車五百兩挑車者每兩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

鹿角柞營圖周副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丈濶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餘 一檣兵車營圖馬副用車五百兩挑車者每兩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肅敏集 十 千露堂

官軍四五千人之上 一下椿繩營圖周副用椿繩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餘 一檣兵車營圖馬副用車五百兩挑車者每兩一丈營內可容馬軍官軍一萬五千之上車外檣濶深各一

為邊務事 照得榆林一帶二十五營堡東西紮廷二千餘里額

設官軍兩班守備每班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員名在在無險可據因為哨軍出等熟知鄉道自成化五年以來秋冬則舉衆為寇春夏則潛退河套延遲軍民

多賊其旁之軍民因之不安，仰賴朝廷憫念陝西，中安危所繫，延緩為陝西切急。請添調京營并大同宣府寧夏甘肅陝西等處軍馬，通計數萬，用勦前賊，頒給銀兩，起借陝西山西河南三處軍民或借運或借橋或羅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設法整理糧料草束，以濟軍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議財力費耗，恐致他虞，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等處并兩班軍馬相機戢守。又於去春料彼賊馬勞疫，將前項軍馬陳放休息，以此兩年之間糧料草束，可支持。即今黃河將開，臣等議得若使此賊即日盡散過河過去，見在糧料草束已破費支治盡萬一不日不惟寇疾軍民轉輸過勞，抑且遠來客兵久累於地方。勅該部計議，合無趁今賊馬勞疫，比照上年事體，將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并本處頭班官軍俱於本年正月終旬暫放休息，通行陝西山西河南三布政司上緊整理。今次奏討糧草，該部仍與右都御史王越面議將來或留兵搜勦，或照舊防守。至本年六月初旬，賊馬漸肥之時，通行星夜前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全明徵集 禮部 十一 平露堂

軍中事若前項休息月日遇有小寇，俱令本處軍馬相機戢守。若是大舉入寇，不拘前限，一面併取附近山西寧夏并大同宣府軍馬兼程前來策應。一面奏報令王越星馳前來，用濟緊急無事之時，令官軍牧放馬匹，量支銀兩以償草價。此外預料不盡事宜，又在臨期處置。

處置邊務等事

臣會同右都御史王越并鎮守總兵等官議得虜酋寧忽始則與阿羅出等，同入河套，侵擾邊方。次則阿羅出勾引仇加思蘭聚眾為患，後阿羅出被仇加思蘭殺散遊去。今寧忽又引毛里孩男阿扯來，黨眾搶掠。前後四年，雖累被官軍追殺，終不退去，推原其故，內是此虜熟知延綏地方險遠，便於窺伺。河套散漫，易於潛住。且知我軍數少，分守不敷，為今之計，必須多調人馬相機勦殺，俾其進退窮迫，必然遁歸。但延綏二十五堡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俱係連敗緊關處所，馬草支費將盡，安邊等策預難定擬。即日賊馬疲弱或難深入，且自正月被我官軍挫殺之後，利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全明徵集 禮部 十一 平露堂

今雖邊遠去別無烟火所休原調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并本處頭班官軍宜照上年事例暫發回還本處休息以省支費俱限本年六月初旬前來限內若有小宅臣等設法截殺萬一大舉深入又在隨調隨至不拘前限其王越合當乘此賊情稍寧起身赴京賊三司管糧官多方設法饋運此及賊馬漸肥時月臣等通查預將運過糧草數目開奏聽王越與兵部查照面議是緩某城見積糧草若干可也軍馬若干可勾幾時支用或糧草充足當圖大舉搜剿或糧草不足當令照舊防守及軍中機務或事有當行而難爲人有可取而未任臨時逐一開擬奏請定奪仍令王越隨時前來以終其事

地方事

一歲地一歲地一歲地

諭該奉 勅朕惟武備所以折衝禦侮衛國保民自古有國家者莫不恃此以安茲者各處地方災異迭見加以戎寇逼臨臣等聞其危急慮此正其時勅至爾等即便會同巡按三司等官從長計議彼處彈盜安民之術遇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事機重務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十五 兵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十五 兵部

逐一條陳以聞務在擊堅可行不許浮泛不切爾等其欽承之欽此欽遵會同鎮守總兵巡按三司掌印分巡等官議將裨補軍機重務開列奉旨施行一衛國之計據西安府中陝西城池自古無水且城中井水苦鹹人吃多病崇禎從東引龍首渠水入城年久渠道崩塌上岸致成壞致水或斷或續利用日少缺用日多勞民傷財難以紀況城中之用不能周備成化二年復從西引洛河之水自地名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座轉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遠有一十五里穿城而過僅勾居人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勾役一年積滯過安水面與城郭相若如人之一身水緩有出有入方無滯塞頭項雖小有入無出恐勢不待日下即有浸蝕城郭害民此損厥民居之患似前此力費財勢所宜至原係一過根本親藩所至不可不慮今無從本城西西北角地勢低窪去定亦如丈八頭開渠一渠上通西項或壕餘水益過漢時是誠以達於渭不過二十里單節財省力其實在此臣等議得前項軍民別告事體相應若依今年秋收

之後志書操練軍餉民工入等再行添轄城中火夫併工修挑不必旬日工可就緒乞 勅兵部施行一保民之計據西安府中延慶境外卽係河套正統初年鎮守守備等官貪開地名深井園場寬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畜牧地上肥饒易於收穫於此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規利幹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向後逢賊每遇河凍賂水過套不特入家搶掠鎮守守備等官不過束手閉門只圖失機未聞得提成化年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成化九年蒙鎮守分守等官計議量留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發軍馬那入近裏地名中山坡卽深溝兒就險守備深溝陡崖遠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雖有遠賊在套軍民耕牧自若高城深池隨修隨固近該陝西布政司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共五萬三千四百束零起運抵安邊營便利倉將及起運開墾延緩鎮守分守等官不肯照發前項草束仍要近去深井舊倉上納百姓不堪告乞施行等因臣等查得巡撫都御史

馬文升等各照地方歷舉安邊之策內一款延緩西路定邊安邊一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於打牆挑壕近年因是相去路遠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一百餘匹接濟飛報軍情及鎮靜堡軍馬原守寨門今那於地方單家梁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多生疾病馬不長膘內定邊新與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是處實軍馬難於出入前項鎮靖堡已行奏准仍守寨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我固便利彼無降投合當照舊不動合無將新興堡那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那於迤南地名中山坡永濟堡那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寨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前項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爲城因欲伏兵放馬俱已削城修有門寨就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決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三三丈遠有一百餘里事成之後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入營堡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不須民間運納投草但得均

就被採打野草足勾供給該兵部題奏欽遵外今告前因乞 勅兵部行令照依前該會官連名奏請施行

一安民之計據西安鳳翔二府所屬咸寧長安鳳翔等州縣里老連名狀告延慶邊方正統初年蒙上司忌軍民境外種田引惹邊警理立石界嚴加禁約人知避家邊境晏然向後官豪人等越界種田頭前偏野遠賊窺伺拾掠蒙 朝廷西顧重以爲憂遠勞禁兵交回禁大同宣府甘肅陝西軍馬併方戰安老師費既難以數計幸而達賊海邊退遁河外卽今軍民瘡痍未復稚弱未成復聞沿邊把總守備等官未審本朝明文又將邊牆以外割截以裏填種地土丈量（此等官未審本朝明文）引惹邊警又似往年遠近聞之無不驚疑（此等官未審本朝明文）等因臣等議得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該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鑑經申邊務理立界石彼時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今聞難過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引惹賊寇節該建議嚴禁皆蒙俞允今前項人民所

皇明經世編

余肅敕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幸果實緣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耕種百里者誠恐此弊一開永流無所不至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歲有旱澇而追租無旱澇人有逃亡而追租無逃亡往時覆轍今猶在日爲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爲輕重況堅壁清野古今禦寇一策卽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恐於時政未宜合無將原降 聖旨楊文并各官建議邊牆圖本內事理重與申明乞 勅兵部施行

皇明經世編

余肅敕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一選將之計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人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厭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引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被奸人排陷如選勘問官員長避嫌疑不肯擔代卽罷職銀後雖改過終身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在在缺員職此之故合無今後此等官員三五年後果能改過自新照依舊例聽鎮守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從公奏保前項官員有一

不願者恐非公斷不許輕易施行所保官員再犯貪淫等項者方纔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敢無下率之理乞 勅兵部施行

一善後之計照得近該都御史原傑等奉 勅諭處置荆襄等處流民編排里甲納糧當差既設都司衙所控制又設府縣管束百戶遺逃一以安撫弄兵扇動之輩盡變耕田鑿井之民但事方垂成原傑物故雖是新設巡按御史難行便宜之事誠恐前項盛舉無官督責未成者中止已成者遽廢臣等境內如山皇山經世編今增敘集 城邊隘 充 平露堂陽南南等縣亦在處置之數固已就緒使別處未效壤地相接亦為無益合無仍 命廷臣一員亦如原傑所未 勅諭加重付託務資三二年內完報如此則前功不棄後患潛銷乞 勅戶部施行

地方事 部陽

巡按湖廣御史吳道宏等題照得荆襄鄖陽西安漢中南陽六府州縣數千餘里皆深山大箐窮谷茂林其中土地肥美物產富饒自古及今聚隱盜賊臣得歷所屬督修道路自鄖陽一抵西安一抵漢中一抵

自陽一抵鎮南合跪鑿險阻今商旅絡繹不絕公文則達而居民樂業改令流通尚慮接境四川一邊而

起夔州北連保寧其間所屬大寧巫山廣元等處崎嶇千里險惡萬狀物產茶鹽杉鐵之利往者剽賊石和尚劉千斤皆自大寧巫山突入荆襄小楊兒輩亦自保寧潛跡漢中決及流民勞我師旅合無行令四川鎮守巡撫等官會臣計議督令各巡分守等官通將前項接境地方踏勘體量要見何處可以開修道路舖舍何處可以增置巡司軍堡各照地方如法整皇明經世編今增敘集 附 平露堂治務使萬山之中烽報相接行旅無虞四通八達悉畏陽陽遇有賊情亦要彼此開報會合應援倘若違誤亦請糾舉奏抄到部奏照吳道宏奏要會同四川鎮守巡撫官將夔州保寧兩管地方開修道路舖舍增置巡司軍堡以達鄖陽以便彈壓一節深為有理但夔州保寧二府地方廣闊人民稀少若將所擬數事一特並舉不無人心惶惶近效合無行移梅忠張瓊吳道宏各委四川湖廣三司分巡分守官員依四川者親詣夔州保寧二府所屬大寧巫山廣元

等處係湖廣者親詣四川前項地方接界去處各再從宜勸諭先其所急如果道路可開將該修道路量如地方居住人役令自備器具於今年冬末來年春初農閑時且用工如法開修平處修濶丈五險處亦濶六七尺俱要達於鄖陽具實回奏如或轉委屬官政事無成聽吳道宏糾舉候人心喜見成功無所疑慮然後經書何處應修請令何處應增巡司軍堡另行奏請定例

添設將官事

處事添設將官

皇明經世編

余肅武集

卷之五

下露堂

鎮守遼東太監葉連、題稱會同總兵巡撫等官殿信、陳誠等議得、建州三衛夷人、世受官賞、今明印信、管束人民、先在幹木河地、河居住、近有匪徒、奪掠、糾又與本處為惡、被其征納、無以自衛、節次赴京具奏、朝廷嘉其忠義、准令那來、賜進東蘇子河一帶居住、過年往來朝貢自成化二年、皆負國恩、許集醜類、累犯遼陽等處地方、搶掠五十餘次、人畜不下數萬、以觸天威、震怒、遂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勅調大軍、抵巢征勦、但

為總兵等官、速兩班師、未及屆底、成功、遂今節次、構結、河西、東、東、國清、河等堡、宿教屯寨、人言、若不早為設法、剿殺、不免又似昔年之患、今看得分守錦義二賊、右叅將崔勝、生長遼陽、頗有謀勇、熟知地里、下人信服、乞將崔勝、命克遼寧將軍、於各城、選取精銳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并召有東寧等衛土人、俱令本官統領、前去遼陽沿邊一帶、駐紮、遇有警急、就便相機、應守如賊勢聚大、一面量調、附近賊堡、官軍、分投抄剿、一面令副將管斌、周俊、併力夾攻、仍飛報臣等、以應援務、要謀有素、定事出萬全、但處軍馬數少、今山不敷、廣寧原有京營調操官軍三千員名、俱係承平年間、奉天征討人數、到今五十餘年、近於成化八年、為因邊方稍寬、取回京操、仍乞添調前來、隨同進剿、將軍殺賊、賡使、醜類、備服、邊境寧謐、奏抄到部、臣等切惟、建州等衛、女直、木以大羊賤類、皆荷朝廷、設官降印、使在、賜賚之類、迭往迎來、以示懷柔之恩、自餘年間、遼東一帶、將官得人、兵衛整飭、以時朝貢、無敢輕犯、近年以來、兵備弛弛、鹽草盡耗、致伊輕

聖諭 本年自九月到京，舉衆深入清河，發陽
等營，見人如蹈無人之境，人畜被其搶掠，官軍被其
損折，今葉達等思患預防，要行添設遊擊，召募土兵
減爲地方至員，行遊兵一設，未免於各營僱挑選團
操以軍士一身兩處爲家人將內顧情，或不堪其退
回京營，論軍官軍一千四百員名團操甫定，又復更
張，恐致嗟怨，徒勞無益，數目不多，縱令盡去，不爲
輕重，今無准其所奏，毋以傳報真情爲虛言，毋以近
行撫諭爲足恃，添設中路廣寧參將一員，就將所舉

勅責與欽遵於總兵官所守地方內挑選
官軍二千於副總兵所守地方內挑選官軍一千再
旨召募土人令崔勝親領於遼陽地方賊犯去處會
同副總兵韓斌往來殺賊聽都御史陳鏡親臨節制
各官戶部整理糧草定奪給賞土人銀兩候地方寧
謐官軍撤回原處土人疎放寧家崔勝令於廣寧駐
紮以後有警亦依前例行事無警於該操防月往來
總兵所部官軍二千提調操練附就軍士以遂安養
另召募將一員代替崔勝分守地方

外夷侵佔地方事

總鎮兩廣太監顧恒照得委官勘過龍州原泰安南
邊境侵爭田地立營近河添兵看守等情內稱行勘
該州日老農楊等審得本州所轄羅回峒原於江南
立險其對添營傍那郡三村俱係守隘村分到江爲
界地名丘沐一帶地土交人不曾耕種三村人民先
年遇江私自開耕成業成化六年交人譚莫等在於
丘沐嶺一帶沿江埋立排柵起蓋營盤成化十一年
又行栽添竹木接近江邊不曾越界侵占三村人民

只是不得過江耕田因此告爭再三研審交人素係
自守疆界別無越境侵占田地情緣臣等議得龍州
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河
、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閒之地先年龍州官
民與彼夾民往來和好以致割訟等村居民遇河開
程向禾埋塋墳墓後如偷竊往來招嫌致怨但安南
假此字邊之名迫近龍州之境聚設管柵屯兵哨
守使剝淪村民驚疑嫌怨摺結至此合無請 勅安
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原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

夷民多要照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蓋將龍州所屬片等處附近置回割淦等村沿河一帶管棚兵守俱各掣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在過河越境種田牧養偷竊生事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

增訂國體事

日吏通事

武選清吏司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陸續開設衛所及官軍宜與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第懷柔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肅敬集

文無印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官門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來訪得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能專其事誘敗夷人貨財中間有不與者動輒交過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為詞說務動其心與其捏寫番文連篇奏進及查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畧其罪責甚非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案呈到部照得通事之設本為傳言四夷言語以通其情有一句傳譯一句有十句傳

譯十句不要為加增不曲為減少庶盡本等責任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合無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御前咨應大通事都指揮等官唐昇等會同本部該司官督令小通事逐一當面審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某人自寫就行給與筆畧令其車寫如其不能就行追究何人代寫其代寫之人得到是何賍物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奏送法司問罪仍明白將夷人省諭姑宥之罪今後再不許聽信交結此等奸人哄惑如違治以重罪雖悔無及仍行遼東甘肅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緬廣廣西等處鎮守總兵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各行所存起送官司今後凡有夷人進貢印便拘其來路有印無印番文用所在官司印信護封另行具本付送官門差通事伴送官舍貴進候到鴻臚寺報名即便通大通事親自審勘前項護封番文數目相同本寺照依常例引見以後有求討大通事仍會本部該司會同夷人令其當面親筆將前項事情自寫番文大通事與其封進照例查譯送科抄出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肅敬集

修葺邊備事

余肅敏集 卷之十一 兵部司馬

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巡何松潘東南二路番夷作惡年復一手制禦之策惟在撫剿兩盡而已自洪武初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門擇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以撫之也而未嘗不勦焉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帶溪小河各置一所東出二路各立關堡積蓄糧儲屯駐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揭其綱有提督巡守之職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剿之也而未嘗不撫也撫剿兼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盡矣但查松潘生齒益繁而戎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而岸之豈容少緩內關堡牆臺倒塌橋梁道路傾圮軍士赴賊行糧等事節經會同鎮巡等官計議次第禁治修復不敢煩瀆聖聽外共申明五事皆切要邊備緣責任在人乞勅該部詳議舉行

申明恩典

前件照得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例具在順天八月初八日欽奉詔書之中

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勘定明會奏行令

冠帶襲職及有戎化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申明奉行例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上者納穀一百五十

石以備荒其間有洪武永樂年間各因撫安頑民或因從征進有功除授土官以後子孫為因襲殺

或以爭職等停革土官做把事冠帶舍人等項名口停革逐年者毋

舊止襲把事冠帶等今孫仁奏稱松潘一帶安撫司長官司土官人貧窮者無未俱不承襲私自冠帶

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拘審勘應襲明白代其奏請奉有明文就被冠帶管事一節上以尊崇國體

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之策但恐前項土官中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之數合無行令

本官會同鎮巡等官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土官通行查勘不究已往之罪分豁其人該襲把

事其人該襲冠帶舍人無力納米某人因為某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具不扶保結繳報就因定

名會奏另作施行

申明經世編

余肅敏集 卷之十一 兵部司馬

申明經世編

余肅敏集 卷之十一 兵部司馬

選練官軍

前往四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隘能知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爲二等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不許私自更代敢有故違卽於戶口年貌籍貫冊內查驗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巡等官往來提督征撫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擬施行

鎮守往來

皇明經世編

余肅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前件孫仁要將副總兵亮戎右參將傅泰務要照舊立界往來巡視剗傅泰一巡直至松城堯戎一巡直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撫按官參究則官軍知畏邊備修舉况各官往來隨從并各關堡官軍動以千數百計若將爲惡案賊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相機設策以攻剿之一節悉如所擬施行臣副參分守地方界內關堡城臺橋梁道路等項各官督令所部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節抑可以確籍所守職業其餘往來耀武揚威設策

擊夷等事不許互分彼此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來不爲虛應故事

提督巡視

前件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舍關堡尤爲總要比先各添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帶官軍三百員名在彼駐劄各照地方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追捕截殺及護送糧運其法甚良近年以來不知添設之緣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各該關堡或私役賣放不過行文

皇明經世編

余肅敬集 卷之一 平露堂

虛應故事視賊縱橫若無干涉但每處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情弗堪要行鎮守巡撫官公同議參堪任提督都指揮或指揮千戶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爲兩班一年一換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親率巡視守備官員相機追勦截殺不許似前將帶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送委都指揮指揮十員分爲兩班各帶官軍往來巡視一年一換若所委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視息事者

印法依法治之不必謂之千計或百計服人心

一密行間罪

前件孫仁所言各者舉案悉在馬耳深谷地險人
強若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說番語曉番
情事覺之人以爲通事或令其往彼調寨或覘其
家我圍堡陣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
以投其行以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欲謀
官軍求將汝殺向彼寨則曰某寨番牌欲謀官軍
未將汝擒便之自相猜疑互生嫌隙然後欲攻此
則謀之彼欲攻彼則謀之此或以其人爲鄉導或
用其寨爲老營或募彼壯健克我先鋒果或成功
厚賞勿吝要行鎮守巡撫轉行總兵參將等官務
要宣行問之人審處攻剿之策及令四川布政
司量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用一節但攻夷間
之密止可用之於一人行之於一時前項所擬俱
所忌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經世文編

王露堂

皇明經世文約卷之六十二

華

徐孚遠問公 宋徵祥尚本

陳子龍卧子

何 潮憲人

選輯

黃子錫復仲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題爲正心謹始以降繼述事疏

馬文升

正心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在乎敬馬爾若敬有不存則心放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正心謹始

正心

正心

心放則德不識而萬事俱不立矣何望其凝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逮我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克克仁克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

聖朝也恭惟皇上養德春宗益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足以卽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祖不遑罄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降大孝於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傳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實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靡不有初斷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之所當察也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皇上接見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正心謹始

正心

正心

臣下是亦也愛之至臣以爲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曰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德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

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使人君之意，此正法古循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顯養天和，潛心靜思，以默思治道。日御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人學，務義或誦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稽勸，事帝有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參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而貴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饋。大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闕，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敕，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敕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爲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持爲之優隆。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知，必詢其所從始。凡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由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駁之。

大臣之中察其忠長者，委任之，不致使後者望之無疑。於用后之家，重如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酷。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顧恤，不必修建。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賞而薄來。讓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上，暫免踏勘。凡百用度，悉從儉約。一應邪僻，罔爲眩惑，克繇之道，亦不過此。

題爲豫教皇儲以降岡本事疏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臣惟太子國之儲，後世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于兩宮，聲色之不通，貨利之不殖，是以皇天眷德，祖宗垂佑，誕生皇子，實出中宮，爰自去春，已正儲位，神器有歸，宗祧是託。此誠國家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之教養也。昔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爲叔，與遊目不聞淫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

庸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爲君也克紹文武之業而爲有周今主此其像教太子之明驗也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係抱扶侍於凡言語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而非禮褻狎之語不使之閒於耳於行步必教之端莊愼重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像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龍山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禮教

五 平露堂

觀其像而信之篤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迨夫稍長嚴敎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輩呂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于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嚴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敎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臣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克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官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于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菲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去歲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惴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他日足克負荷庶幾少盡臣職分萬一而免冒瀆之譏大教太子之道禮記文王世子篇賈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禮教

六 平露堂

誼傳篇載之詳矣宋儒真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矣近日儒臣亦常進講於上矣臣猶以此爲言者良以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蓋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至也

致懷恭以安四夷疏 賜寶

竊惟四夷來貢者募化之誠朝廷優待者余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咸來朔漢四夷入蠻閭不來貢賜以詠以衣服待

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

作弊尤甚。凡遇門吏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

之酒食。大宴節物頗可。而訓導見辭酒飯甚為菲薄。

每樛肉不過數兩。而習居其半。飯皆生凍。而多不堪

食。酒多攤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夾人到席無可食用。

全不舉箸。且菜蔬等二衛海西等處遠子。女直固不

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誚笑。臣昔往遼東

整飭邊備。曾聞夷人然言。亦當具奏。蒙 憲宗皇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

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

不再。自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

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敕禮部查照。洪

武水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詔旨。行今光祿

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訓導見辭

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

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攤水。今後除筵

宴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

但以前親減酒肉十分菲薄者。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等問。如此。廢使。係系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題為選輔導像防閑以作全宗室事疏 宗室

竊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體理

格遵。祖訓者。朝廷祀祝之恩。為益為。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

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

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

之於鄆。縱彼所為。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

秋。蕪之。一則事十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豫防

閑。而貽親視之義。或恕或議。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

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至聖

龍飛淮甸。祚除胡元。奄有中夏。功德之盛。非後世之

所能及。故本支蕃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

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

諸子俱為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為本國中尉。藩王

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與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察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七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九

千露堂

蜀襄淮德古徽學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闕外其餘王府內官有闕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至全闕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大名符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无無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缺巡司官員懼其捏奏欺侮離間動輒差官訪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恣淫不道者有強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

而致成讐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有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祖訓事十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府秩者有革去祿米者若使原設內官不闕其員早爲扶持輔導外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而鎮巡等官豫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欲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十

千露堂

乞較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闕不必具奏外其餘闕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仍教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內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闕給賜前去以後有闕具奏除他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闕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官閣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教吏部今後有闕務要訪察岡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如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事情重

者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數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事情輕者降敕切責若事干宮闈重者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至日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遇專差輔導官員郡王有遇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關防事無過舉其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送請王于書堂內講讀經史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看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多人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方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存留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藥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蓄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誑騙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遠克軍色長依律問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伏望 聖明留意

添風憲以撫流民疏

臣聞防患于未然者易除患于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衛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于未然也切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產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并陝西所屬入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長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仕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即日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之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煽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見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巡撫禁治聽其自在生理俟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過惡緊急又恐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于竹塲流民之多不減于襄鄧雖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添官以專其任。或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州南陽之間流民數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率校專一撫治。至于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慮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干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出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衛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姦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軍集
撫民
三
平陽堂

恤軍士以蓄銳氣疏 撫軍

切惟克敵制勝。莫先于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將。所以與士卒同其甘苦。而頻勞者。蓋以此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操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箇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鄉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

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腳力或馬或騾壹匹。頭其軍上。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如此懼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置買。或差頭爲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勒索。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又有倒死官馬。詎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債。或木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錢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木利三四兩者有之。彼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闕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爲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弱。倒死之分。一槩令軍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至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散軍士。莫甚於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軍集
撫民
四
平陽堂

以瘦損形貌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
城目所親視者如此而欲望其用命效勞克款制勝
蓋亦難矣所以一遇虜寇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
奉討京軍若不肯者實優恤諸將誠誠恐因循年
久終加用致此窮窵何我軍虛實據眾犯邊重有以
貽國家之大患也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大監總
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
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聽息肥壯者列爲一等驍
勇瘦者列爲二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
皇明經世編

馬政疏集 卷之十一 主 手 卷 堂

若有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喂養之弊其三次
點視有緊急病証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
士艱難一官如果倒該買補木軍在邊艱難者行移
原籍各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部司差人解送前
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營從容
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纓頭旗號損壞預
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
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
不計分毫科擾于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

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並腳力隨其貧富或囑或驅
或二人共買鹽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
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于所管軍士今家人前上
各衛取計逼軍迫竄聚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
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
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
功夫

存遠軍以實兵備疏 前漢軍

切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胡虜西抵番夷南通漢中
皇明經世編

馬政疏集 卷之十一 主 手 卷 堂

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爲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
足虜寇犯邊必先于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
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疲瘁衛所
軍士以十分爲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之二上除各是
操備及屯田外見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
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危軀不甚于戰
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克發遠方不服水土遠
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軍回臨洮延
安慶陽人民選作上軍則陝西軍士誠爲之闕少而

各邊操備者益爲之不敷矣。近年闕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爲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杜絕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爲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爲因水土不服多爲瘴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爲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烟瘴死亡之患兩懷總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卷之七

七

平定堂

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着役間有解到又多體氣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即逃離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闊兩無所益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貴廣東廣西福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見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累到累死累解累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

逐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累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關軍衛所補伍操備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闕軍而有操守之實矣

禁通番以絕邊患疏

李通書

切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啟患之原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啟召之也照得陝西泚泚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邊夷即古之吐蕃其性褻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爲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

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卷之七

七

平定堂

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爲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令家人將鐵鍋食茶段正銅器等貨買求守把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

正置造軍器及戰餉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讐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仇隙及各寨堡守把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肖爲惡吐蕃耶又安摩不與番切等情恐時時贖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爲惡引惹邊患皆由于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日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爲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劫不聽撫化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通番

平露堂

節次爲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做假一舉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乞收部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逃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夫起張掛曉諭但有仍前作過者依律處治庶使法度嚴明人知儆懼而邊患爲少息矣

爲思患豫防事賊

撫恤流民

臣等切惟四川地方僻在西隅萬里之遠番漢雜處水陸二塗俱各險阻比之他省不同建昌地方尤在

四川西南西連諸種番夷南接雲南麗江平民等府昔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卽此之地且四川地方自漢唐以來往往奸雄竊據殘元之季爲因荒旱明氏據有其地我朝賊首趙鐸等所聚爲患數年始克平定死人性極悍易於倡亂今本處地方荒旱軍民餓食餒殍盈塗已爲可慮而又有非常災異建昌尤甚亦不可不爲之深憂臣等訪得建昌原有銀號別無有司止是本處衛所軍餘煎辦歲辦銀課數多十分困苦嗟怨之積已非一年災變之示或由於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撫恤流民

平露堂

此犯本處不通舟楫尤艱于食及訪得四川飲食之人民流入陝西漢中者不下十數餘萬而湖廣飢民流來河南盧氏永寧者亦不止此其襄陽竹山等處潛住者亦衆前項地方往年無事之時尚有劉千斤李廟子等之患況今飢饉之際難保無虞誠恐陝西河南官員止顧本處人民而外郡流來者既不積糧賑濟又不設法防閑缺食待死之人因而聚衆劫掠其患非細萬一有此未免動調官軍糧餉從何仰給其四川飲食人民日下雖是遣官賑濟頗可度日若

不種有秋苗秋成亦無所望將來所憂又不止此必
須隨卽量給種子方可濟其將來伏乞降敕河南陝
西湖廣巡撫鎮守等官作急前去漢中盧氏永寧并
竹山等處聚有流民處所將各處流民俱取見數一
面多方設法量爲賑濟一面嚴加曉諭防閑務令流
民得所不致貽患地方及請敕四川鎮守巡撫等官
將見在官軍壯手嚴加操習振揚威武用防不虞仍
較尸部將差能幹郎中二員星馳前去四川一員專
在是日賑濟撫恤一員同先差郎中分投賑濟及行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九
主 手露堂

通爲釐正祀典事疏
臣等職總風紀事關地方苟有所聞不敢緘默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益每
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

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
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
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
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
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
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
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
海門黃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懷
慶府濟源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
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于此淮
黃之神在今田陽府潯陽縣江黃之神在今四川成
都府河濱之神在今湖州濟濱之神亦在濟源縣三
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于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
河北之地未有天下未能祀一北爲吳丹所有後以
白溝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
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于何處蓋宋建
都汴汴而真定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
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九
主 手露堂

聖典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嘗廢正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
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于曲陽縣惟北鎮仍祭
于廣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
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
二十里卽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
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
武初定嶽鎮海濱之神廟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真可
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于帝都之首非其故封之
皇明經世編

山誠爲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本真但係國家重事不
可不爲釐正乞敕禮部再加詳攷如臣所言之爲是明
自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
置錢糧于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脩葺北嶽神祠務
在不侈不溢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繕造止可修葺
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敕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
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于此行禮庶數百年
之闕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
世矣

題爲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疏

臣等謹

臣等得東鎮東鎮西鎮中鎮北鎮北鎮等
祠廟俱有御用監太監陳喜太常寺卿鄧常恩安造
石函一座周圍俱有符書內放泥金書寫道經一卷
金銀錢數箇各色寶石十數顆五錢各一升似乎麗
鎮之法及有外官所撰皇帝遣御用監太監陳喜
致祭于東嶽泰山等神祭文石碑一座臣切觀歷代
并我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并因水旱災傷朝廷命
翰林院撰寫祭文分遣近臣前去致祭五嶽五鎮四
皇明經世編

濟四海之神祭畢所有官司就將祭文刻于石碑以
昭盛典並不曾有遣內臣令在外官撰寫朝廷祭
文致祭五嶽等神事例雖秦皇漢武之封禪亦未有
於五嶽等祠廟安置石函之理前項二事俱屬不經
此皆鄧常恩恣逞邪術熒惑先帝所致今鄧常恩等
已置憲典前項石函石碑若不除去不無取譏將來
貽笑後世有虧先帝聖德乞敕河南陝西山西山東
遼東各處巡撫等官將前項鎮鎮等廟但係陳喜鄧
常恩安造石函并所立石碑俱各折毀仆倒磨去文

其原安金銀錢寶并不道經，若人齎進赴京，慮免後世之議，以塞將來之釐。

題爲因火爰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

疏

臣切惟南京鳳陽乃祖宗根本重地，皇陵、孝陵、寶、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太廟、

乃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皆民衆重事，所係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年樹木吹倒，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溺死軍民，皆

皇明經世編

馬端緒集

卷之一

五

不語字

併見于中都南京是誠非常之災變也。禮部奏奉明詔，羣工言之已詳，臣恐猶有所未及者。竊以國家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胡虜之猖獗，一則南都之無備。且胡虜雖強，四賊之疾密邇神京，兵馬成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撐。況戰守之備，素亦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阻，爲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此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終復遷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乃于湖廣地方設

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并江西沿江又多設

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

設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喉

襟。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

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如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

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

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并湖廣江西沿

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

皇明經世編

馬端緒集

卷之一

不語字

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駭警，又無飛哨巡邏之船隻。江賊出沒，劫殺官商，鹽徒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哨聚之輩，長艘巨艦，酒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昔宋齊梁都于金陵者，俱有故事。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

京沿江一帶衛所兵備以防不虞。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竄。猶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大有不同。竄伺覬覦者安知無之。況患生於忽。禍起于微。平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負留鑰之任。各營軍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爲隄防。毋塌城池。作急修築。損壞船隻。早爲措備。凡防姦禦侮之事。用心經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敕皇明經世編

馬端臨集 卷之十一 不露堂

吏部推舉頗諳新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教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建陽衛。一帶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飭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理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闕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計處停當。徑自具奏定奪。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

謹成爲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疏

追究

照得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大行 皇帝聖旨。朕偶感風寒。欲調理數日。暫免視朝。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連日問安。至五月初七日。忽聞聖躬升遐。臣等五內分崩。叫地號天。不勝哀痛。既而風聞原命醫人用藥非當之所誤也。雖九重深遠。莫知其的。伏思大行 皇帝平昔節膳寡慾。善養天和。縱感風寒。豈宜遽爾至此。臣等哀恨尤深。且 朝廷設置太醫院衙門。訪取天下名醫。授以大官。養以厚祿。又設御藥房於內府嚴密之地。尤選上等之醫。日支酒飯。正爲調理聖躬之用。今臣等風聞之言。內外相同。臣子之恨。何忍遽已。伏望 殿下行奉斷薦。醫并用藥非宜。有誤聖躬。官醫人等。合行革送法司追究。節次所用藥餌。有無當否。擬罪如律。上請發落。庶上有以紓 殿下痛悼之心。下可少釋軍民無窮之恨。臣等不勝哀悼之至。

題爲釐正封贈事疏 生母封贈

切照我朝諸司職掌內一款。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

婦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蓋古
 一人生二子俱任官當封其親若長子官五品次子
 官七品當從其長子五品者封贈其親是謂兩子當
 封從一高者其婦人一子任官當封其母而父亦任
 官若夫之官五品子之官七品當從其夫之官而封
 贈其母若子之官二品父之官四品五品當從其子
 之官而封贈其母是謂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此
 指嫡母而言一代定制間載甚明不知始自何年有
 父任尚書或侍郎都御史其次室所生子或中進士
 皇明經世編

馬氏遺集 卷之十一 子爵贈元 子露堂

或由監生等項出身任郎中主事評事太常寺典
 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該封贈其生母當依母以子
 貴隨其已之官品封贈今擬其從一高者往往將生
 母從其父之官不分有亡但封贈大人或淑人是以
 夫貴而封贈其妾非母以子貴受封之義也不可不
 爲改正切惟致治莫先于倫理倫理莫先于名分必
 名分正而後倫理可明前項封贈殊爲未當若不釐
 正誠恐因襲年久有紊舊制而貽譏後世合無今後
 若父任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次室所生子或任郎

中主事評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滿稱職請給品級該
 封贈生母者依母以子貴照已之官品封贈不計再
 行比例從其父之官封贈其母成舊制不違人心允
 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



馬氏遺集

卷之十一

子爵贈元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三

徐學遠閣公 宋徵祥尚水 選輯

華亭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愬人

楊李黃孟淵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各貴臣

切惟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嘗不以愛養斯民爲首務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奄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二 平露堂

一

奄以仁愛養民凡遇災傷即免稅糧雖豐收之年度其倉原有餘之處亦量蠲免地畝稅糧什一而稅凡一應供用果品牲口顏料等項俱于糧石內免糧買辦未嘗分毫重什于民視彼成周尤爲過之列聖相承咸遵是道所以人民殷富而天下晏然自成化以來科派不一均徭作弊水馬驛站之赴客戶口鹽鈔之遺徵加以柴薪草課銀兩砍柴樵柴夫役與夫買辦牲口厨料夏秋稅糧馬草每省一年有用銀一百萬兩者少則七八十萬兩每年如是所以百姓財賈

力竭而日不聊生也一遇荒歉餓殍盈途嗷嗷起

若痛不加減省大爲蘇息誠恐將來之患不可救

者矣乞敕戶部將天下買辦并均徭各照地方從長

計議書爲一定之規行令永爲遵守及將洪武年間

原報食鹽戶口通行各該布按二司通吊戶口文冊

備查洪武年間原報食鹽戶口數多今前批數少者

着實減去比先戶口數少今殷富戶口數多者量爲

增添十分貧難下戶免其報口務足原數每三十年

一次造報及一應革弊良法從宜舉行以蘇民困而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二 平露堂

二

固邦本仍乞敕禮部行查光祿寺見今收貯歲用牲口價銀如果數多時值收買比之往年價值果賤將派去各處原定價銀酌量再行減去若干行令作急徵收銀兩依限解部轉送光祿寺交收隨時收買應用不致賒欠于人凡百藥材等項不係上納本色者一體減價納銀庶供用不誤而民蒙其惠仍乞敕兵部將民間水馬二站及遞運所馬價鋪陳工食銀兩數目及合用庫給口糧各學齋夫膳夫俱定爲則例通行天下遵守并將養馬地方或論地免糧或較丁

朋合者備查節年奏准事例再行斟酌盡爲定例務在均平南北兩便使民不受害而馬無所虧及乞敕工部今後凡內府派出買辦木植顏料皮張等項查照往年奏准事例估計太多者具奏量減其數其成造軍器弓箭弦條通查在京該庫收貯有餘者量免成造祥襖褲鞋出征軍士多不關領亦暫且免派折銀及不係急用之物俱要斟酌停止庶財不妄費而民困少蘇矣

清屯田以復舊制疏 清屯田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爲治首定民田驗畝起科以備軍國之用次定屯田上納子粒以給軍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緊要制度行之萬世而不可廢者也故工部設屯田一司專掌屯軍牛具犁耨耜齒等項彼時天下衛所軍士邊方共處七分下屯三分守城腹裏去處八分下屯二分守城雖王府護衛軍人亦照例下屯每屯軍一名有撥屯地一百畝者五十畝者或三十畝者所收子粒內除一十二石准作本軍月糧仍納餘糧子粒六石上倉所

以各衛所倉廩充實紅廟相因而軍士無乏糧之虞迨我太宗文皇帝其於屯田尤爲注意創置紅牌事例示以激勵良法冊籍明白無敢欺隱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所以各該衛所軍士月糧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近該廷臣會議奏准差給事中御史并戶部官一員請敕前去清查各衛所屯田隨該戶部郎中等官王勳等將清查過在京并在外保定等衛所屯田頃畝及該子粒數目奏行戶部會官計議定奪臣因看得本官所奏清出在京在外衛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項共四萬一千餘頃該徵子粒四十萬八千餘石中間尚有未能清出者以其未知某衛所係洪武年間舊設某衛所係南京并口外調來一例清查又多委有司官員踏勘下人作弊以此未得其詳不能清足原額其南京并南直隸江西等處衛所屯田清出者尤少況今軍士月糧緊歲不得關支而歸怨于朝廷勢官豪軍侵占屯田而又享厚利軍士嗟怨人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四 四 平露堂

心未平若不再行查冊設法清理則占地之家終爲已業而屯田之制終未得復將來無所憑據軍士月糧何從仰給事之所重莫先於此乞敕該部一面咨行南京戶部於後湖冊庫內檢査洪武永樂洪熙年間屯田黃冊向行查南京衛所某係舊衛某係新設某係各處調來某衛所幾分下屯該地若干頃但係屯田一應事例通查明白仍查先差官員已行回報未足原額數多者并未經清查去處各再差官請飭前去設法清查若清出七八分去處不必差官止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清忠堂

五 平露堂

請飭巡撫都御史督令管屯官員清查務足原額方許造冊回京戶部候各處清查完日通行計算停當仍仰各該衛所備造文冊戶部及都布按三司并該衛所各收一本仍造黃冊一本齎送南京戶部轉發後湖官庫如法收貯每十年一次照民冊事例造繳庶使冊籍明白將來有所持循而祖宗舊制不致廢墜矣

屯鹽法以傳急用疏

鹽法

切惟鹽課者國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

之傳緊急之軍餉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誠有國者之大利濟時之急務也各處鹽課兩淮爲急若使法不嚴而利歸於下人必致用不足而患貽於不測所以歷代相因必重其法仰惟我朝建創之初其於鹽法尤爲嚴重行鹽各有地方販賣不許越境勢要中納者有禁例軍民私販者有重刑所以鹽法通行無敢沮壞至宣德正統年間鹽法漸弛朝廷屢命內臣同在京堂上官員前去清理祇除奸弊懲治豪強使存積鹽課常有數十年之用或遇緊急用兵缺乏糧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六 平露堂

餉卒不能至或地方水旱災荒軍民缺乏糧賑濟方纔召商中納糧米賴其飛輓以備急用上納完足通關繳部就給引文隨到隨支得利數倍所以客商樂於中納而緩急得其所濟此我朝鹽法之定規也自成化年間以來有乞恩求討者有織造支用者加以南京往來勢要船隻夾帶私鹽數多又况行鹽地方之不拘私自販賣之無禁雖有中者及至到邊多不上納糧料止是折收銀兩一遇緊急缺糧復命大臣前去督理重復勞民買運所以祖宗鹽法壞之極

矣。若不通行整理，誠恐有誤大事。乞敕戶部通查，隨法始末舊規，并今日廢壞之由，徑自處置停當。上請定奪。務俾鹽課有餘，而後急得濟。法令嚴明而奸弊盡除，緊急之軍餉不致有誤。飢荒之民命賴有所活。法定之後，永遠遵守，凡一應緊要之家，權豪之人，敢有乞恩沮壞者，許六科十三道官指實劾奏。皇上斷自宸衷，必置於法。庶祖宗舊制不至於廢弛，軍國重務弗被其沮撓矣。

撫流移以正版籍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切惟戶口以版籍爲定。人民以撫字爲先。民雖有流移，法貴乎招撫。若流移者不能招回，則見在者日見消耗。而軍匠理沒者多矣。我朝洪武初，招撫流民，俱有定法。彼時人民安業，無多逃亡。遇有灾荒，流移他所者，所司卽委佐貳官員帶領各里里甲分投前往，有救去處。尋訪招撫，帶領回還。更加存恤，或給與雞豚，或量免稅糧，蘇息數年，方當差役。高載流民者，有重罰。既占不報者，有嚴禁。所以流民易于復業，而版籍不至于有虧。軍匠不至于理沒。此誠安民之良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八

平露堂

也。迨至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年間，民困財竭，一遇大荒，流移過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撫，任彼居住。詭冒附籍。南方州縣多增其里圖，北方州縣大減其人戶。軍匠消耗，率由于此。年遠者卒難得回。返還者尚可招撫。若不申明舊制，着實舉行，誠恐數十年後，逃移稅糧，併于見在。人戶賠納日加，困苦無以聊生。誠非治道之所宜也。乞敕戶部通行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各行所屬大小州縣，各查自正統元年以至弘治十六年。某州縣逃移人戶共若干。曾經招撫復業若干戶。一向未曾復業若干戶。及行湖廣四川南直隸巡撫官，亦通行所屬州縣各查某州縣安插某布政司某州縣人戶共若干。軍匠民籍若干。添設若干里圖。各州縣備造文冊，俱繳送巡撫官處。咨送北方前項布政司巡撫官卽行所屬州縣查對相同。委有前項逃移人戶，仍各差佐貳官帶領里老甲首前去各該州縣關取如已生成家業者，分房前去承種田地，納糧差其餘願在彼居住者，聽從其便。此外別有招撫良法，從宜具奏施行。

如此庶流民復其原業而版籍不至于大虧矣

華大斡以蘇軍民疏 馬快船

照得洪武年間建都金陵一應京儲四方貢賦蜀楚江西兩廣俱順流而下不三二月可至京師而建浙江直隸蘇松等府雖是逆流地方止遲不一二月可抵皇都北方賦稅止俱各遑不勞遠運所以民不受害而得遂厥生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數少尚未有馬快船隻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以後或裝載薦新品物及南京所造皇明經世編 馬快船集 馬快船 九 平露堂 飾簾等項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其夫俱係附近州縣衛所出辦銀兩雇覓少則用銀十數餘兩多則三五十兩一年之間自儀真抵通州所用雇夫等項銀不下十數萬兩俱係小民膏脂而不係賦稅洪武年間裏河軍民未嘗遭此困苦來京馬快船隻其弊固多而進鮮者其害仍甚且進鮮乃朝廷敬奉祖宗之意固不可闕今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笋蓮藕苔菜宣州梨荖因太祖高皇帝南京踐阼之時所用故猶進不供薦今京師果品菜蔬雲

梨青杏比之南京所產者其味尤什隨時供薦亦可將敬又奚待于南京者臣任南京兵部尚書之時將知內府針工局通年將在南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該用絹布俱于在京該庫關出用馬快船裝載差內官或內使管運前去南京織染局漂造差去官到彼俱支庫給下解一年該用銀數百餘兩俱係上元等二縣出辦待具漂完南京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來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鋪陳仍關支絹布復用馬快船隻一同裝載差官管運前去南京澤造交割歲以為常此裏河軍民受害第一大弊也臣思天下之弊有大小有遠近若弊之小而近者革之而遠且大者不革豈能回天意而蘇民困哉況裏河實南北喉襟之地我朝鴻圖億萬年若革裏河前項馬快船之弊則軍民蒙億萬年之利若前弊未革則軍民受億萬年之害利害之間向背所係又況我列聖相承咸以愛養黎元為心雖皇上篤於大孝以奉祖宗但祖宗在天之靈憫念軍民困苦亦必為之不憚伏望皇上將臣所言乞勅乙夜之覽斷

皇明經世編

馬快船集 馬快船 十 平露堂

自宸衷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宜州黎善臺之尤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其餘楊梅枇杷鱖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奉供薦其兩京內官內使合用該滿布絹每年該局行移該部計算一年該用若干數俱千南京該庫交收該局每年預先奏行南京該部并南京守備太監再行查算明白照數就於南京該庫支送南京織染局漆造完備該南京內官內使者就彼支與應用免其運來以省勞擾

爲嚴武備以伐北虜奸謀事疏 接符員使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士

平露寺

切照北虜自成化十三年遣人進貢之後迨今一十二年屢在邊方爲患今無上事而自遣使進貢此蓋我皇上卽位以來任賢選將勵精圖治德化溥及於四海威名遠振于外夷之所致也抑或北虜聞我憲宗皇帝上賓皇上嗣登寶位故來窺我虛實亦未可知也且北虜之奸謀詭計固難測度而在我之預防誠不可不嚴故兵法有曰上兵伐謀往年故事北虜進貢京營差撥官軍接至居庸關既至會同館必照人數多寡撥與馬匹騎坐上直官軍必貼班

侍衛皆所以壯軍容而振國威也其迎接軍馬并騎坐馬匹及上直侍衛軍人并撥去居庸關防護者俱係步軍中間老弱相半盔甲不鮮明器械不鋒利而侍衛軍人老弱者尤多又刀長鎗短甲大半損壞人所騎馬匹俱足瘦損而軍多老弱且在京各營軍馬乃朝廷之六師也侍衛軍士乃朝廷之禁軍也居重馭輕兵之至強莫過于此彼虜在大同見我邊軍精強如此若見我前項軍馬其敢彼輕視之心也必矣必須揀選精壯軍馬另關新鮮軍器盔甲庶可壯國威而伐彼之奸謀乞敕兵部先將上直官軍預爲揀選老弱之數暫爲退出另選精壯之人補數臨期關與內府鋒利鮮明盔甲軍器仍令把總管領官員嚴加鈐束其隊伍立站之間行伍疎密俱要如法務有精銳之氣不許似常喧嘩錯亂其該去居庸關防護軍馬乞敕該管總兵官亦要選撥十分上等馬隊軍人并在京擺隊官軍俱要關領內府收貯上等盔甲軍器其部伍進退務要其止如山其行如雲凜然飾制之兵而有不可犯之勢其差去把總官亦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士

平露寺

要驍勇老成使彼望而畏之。如其爲中國之將而不
敢萌侵犯之心。會同館答應。使人騎坐馬匹。亦要撥
與上等有膽好馬。精壯有識軍人。不可將瘦小馬匹
罷弱軍人。繫擒去。後使輕侮。本館在久損壞床帳
器皿不全。乞救兵部量爲修理。以備應用。仍救禮部
行令大通事。選差善曉夷語之人。假作館夫名色。混
入館夫之中。專一密聽北虜言語。察彼心事。每日報
與大通事密切具奏。以憑防閑。仍乞救光祿寺。將今
次進貢夷人飲食。酌加豐厚。以敦懷柔之道。彼虜咸
皇明經世編
馬編集
卷之六
三十八

爲駝房廷出不以方後忠事疏

駝房廷

弘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巡撫延綏都御史黃紱
差舍人房正奏事到京。前來木院投文。臣當臺詢問
地方事情。本舍說稱虜賊俱在河套。近邊塘居住。日
逐對巡邏。通事回話。各說並不攸賊搶掠。到明春要來
進貢。一切惟胡虜爲患。自古而然。勢盛則搶掠。勢衰
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於延
綏寧夏。其西則在於甘涼。越逐水草。時或出沒。此虜
賊之常態也。以今日虜勢論之。部落分散。固不足深
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在所當憂。成化四年
皇明經世編
馬編集
卷之六
三十九

虜酋阿榮出化。加斯蘭上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
命將出師。往彼征剿。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
由偏頭關經大同赴京。朝廷賞賚甚厚。回套之後。
大舉入寇。仍前剽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遂出套。復犯
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於轉輸。幸而
虜賊自相讐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啟。蒙總兵
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仰惟皇上嗣
登寶位。威德遠及。虜酋向化。遠貢闕廷。今此虜居於
河套。近邊牧獵。聲言春間又要進貢。臣切思河套之

皇明經世編

馬溪甫集 卷五 平露堂

中地方千里草木茂盛禽獸繁多北有黃河近我邊河水開後彼藉黃河之陰而不慮零賊之伺其馬匹又得時常出沒以掠我之生畜欲皆河套之心無時少忘近年水結之後虜必擁衆進入但野草燒燉已盡馬無所食不能久居隨復出套所以套中十數年餘又無邊患今此虜居於套中不復給掠意在緩我之兵春初卽來進貢必須似往年從榆林南偏頭關經大同而來爲詞不從則阻彼向化之心從之則貽我邊無窮之患彼既進貢餘衆居于套中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芽已茂馬臆已壯欲令彼出套彼必藉言河水已開倘此虜背我國恩入寇剽掠陝西邊患何時得已況今各處府庫未見克實陝西人民未獲蘇息供給轉輸之何人及甘涼一帶現今亦有聲息而哈密地方又被殘破萬一如臣所慮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敕兵部再行查訪果有前情另行計議請敕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一面用心操練軍馬嚴加防禦一面令通事與彼答話既安進貢早爲出套還從大同赴京朝廷自有重賞彼若又

以由榆林進貢爲詞緩我之兵人張兵勢改明有司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可容彼久住貽患邊方寒官軍免征戍之苦生靈無轉輸之勞而朝廷亦無西顧之憂矣

爲預防虜患以保重地事疏

爲甘涼

皇明經世編

馬溪甫集 卷六 平露堂

臣切聞事貴蚤圖患當預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于未亂此皆防患于未然圖事于未萌也凡事固然虜患尤甚切照甘涼地方乃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合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臣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于戈後至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戾將賈哈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套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陽字源七 平露堂

師未能剿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虜賊入于河套。侵掠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迨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此虜知彼將不得人。生畜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有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擄出者。不可勝計。況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達賊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日追至某處。路途遠天晚。恐置賊計。軍兵回還。必日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鈞拖去。訖未嘗見其奏有俘斬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特虜衛官軍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况邇因甘涼等處關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陽字源七 平露堂

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僣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令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達賊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達賊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達賊連年搶掠。每得厚利。趨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此賊窺知我邊糧閫兵寡。卽日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固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其趨無傷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被賊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愛。乞勅兵部計議甘涼各城。見有馬步官軍若干。若達賊擁衆犯邊。有無足徵調用。如或兵數不足。預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住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士馬。遇賊入寇。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賊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畧。據其初來之鋒。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賊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畧早定。人馬直集。務使此虜大

遭挫輒不敢犯我邊方用紆 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于必行

爲慎守備以防不虞事疏

守備官章

切惟南京祖宗根本重地陵寢官闕之所在百官衙門之攸存永樂洪熙年間俱命 皇太子監國至宣德年方命武職重臣與老成大臣守備後又添協同守備武臣并參贊機務文臣各一員無非欲修飭武備總理機務統攝人心而防不虞其任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自來四處操練軍馬操江船者在于上新河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馬場營集

守備官章

卷之九

大教場與神機營俱在城南小教場在于城內不知比先何等武官坐營管操近年以來有係指揮坐營管操者間有都指揮都督者其守備內外官員止是每年春秋二次親詣各教場閱視軍馬所以軍馬未其精強其各門守門官員亦不十分嚴謹臣昔年亦嘗在彼參贊機務所以備知其詳況南京城內城外四方週遊并赴食等項百種之人俱集于此門禁之寬嚴軍馬之強弱無不知悉矧居大江下流而上有荆襄武昌豫章俱係重鎮自古必命重臣鎮守其地

正以屏蔽金陵且如近者寧王固居上流乃敢蓄異謀使其異謀果成順流而下南京城中無備倉卒之間何以支持事之可愛莫大于此幸而天佑國家纖彼凶殘早爲敗露今四方水旱災傷民財因竭奸凶之徒難保必無而所在兵食又多不足任南京守備之責誠宜日夜關心而嚴爲預防也預防之道修武備謹門禁察奸宄爲先此非臣之過慮實亦職任當爲近南京神機營小教場闕坐營官管操至今半年之上不見其奏補官不知軍馬付之何人管理誠恐闕官日久武備廢弛乞降敕南京守備內外官員各要同心戮力彼此協和操練軍馬振揚威武嚴謹門禁防察奸宄照依在京提督太監總兵事例不時輪流親詣各教場提督操練務使軍馬強盛威武營揚門禁謹嚴關防詳密足以懾服人心而潛消奸宄紆九重南顧之憂保國家萬年之業其於委任斯無所負

爲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

許承茂逢木

切惟帝王之有天下禦外侮固賴乎兵威之盛亦藉

平山川之險故周漢都關中得四來之固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平陽堂

趙宋都汴京無險阻之利而虜寇患陵仰壁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定鼎金陵統馭夷夏其於四方之險無所不飭而於北虜尤注意焉故于甘肅大同宣府大寧遼東俱設都指揮使司并于寧夏設立數衛以屯重兵又建封肅慶代谷寧遠等王以爲第一藩籬其寧夏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復自偏頭鴈門紫荊歷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延袤數千餘里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實爲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平陽堂

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衆入山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中間鎮守分守等官或收買而起蓋淫祠或賄後而修造私宅或修葺不意衙門或饋送親戚勢要私役官軍入山砍木牛拖人拽艱苦萬狀其本處取用者不知其幾何販運來京者一年之間豈止百十餘萬其大木一林必數十年方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爲之一空矣萬一虜寇深入將何以禦是自失其險阻而撤其

天下危矣。昔殷高宗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爲盛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下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皇明經世編
宿兵清下，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營駐未可，邇來軍士消耗，下去四五，雖營差官前上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克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凡在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倭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

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討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軍加餒餒，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共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工項日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糶糶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于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令支料，俾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間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卽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趕牧中間多有潛回京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箇月止，團草二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迥不設一月支用，且人無食

必死馬無艸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艸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艸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國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恰頭銀兩亦不能買備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充敘制勝固在乎士馬精選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廬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廬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軀多不堅備長腔盾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仰人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寸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被甲在身手不能擊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引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已間有成造

皇明經世編

馬政彙編

京師武備

平露堂

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延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異任大將者甚少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于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佳操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閉熟蓋亦霄壤之不作矧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近日北虜大

皇明經世編

馬政彙編

京師武備

平露堂

衆近遠通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人不。要減去一人。似有辱衆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如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大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也。

爲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疏

刑印武經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于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脩。兵威不振。可以攝伏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之爲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刑印武經

平露堂

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究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況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敵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畧。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日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畧素諳。固有。其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君頗仁。求其洞曉韜畧。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固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防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机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鑄板。所以武職官

員多未得見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選
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
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
倉卒之間乏良將將何以禦乞敕內閣儒臣檢尋
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仍乞敕司禮監
將此書從新刊版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數百
部頒賜南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
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
部令其如法收貯在各邊者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
呈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刊印武經 元 平露堂

許帶去及損壞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覘十分精熟
毋得視為虛文庶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四

華亭 徐早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愨人 選輯

楊李黃孟淵波仙參附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爲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疏

御上
方畧

照得先該兵部題議得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思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虜遁沙漠警息遼陸實萬萬年無疆之鴻業也迨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歛塞入貢

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泉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覓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權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仇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木東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時或遣人進貢未敢大肆猖獗其虜酋脫羅干之子火篩比之也先泉雄尤甚今歲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于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于大同本部繕甲利兵募軍給馬更易將佐振奮威武經略半載期于挫虜以絕邊患不意此虜十月擁衆侵我大同西路我之三鎮精兵戰將約有二萬會聚于此儘有可乘之機奈何將佐畏彼聲勢嬰城自守無敢出門與戰者使彼得利而去竟無擒斬之力輕我之心出

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卽日被虜見在河套延綏守臣具奏走回人口傳說十二月十二日會事當月明亮時要搶榆林地方且彼聚會謀事其勢必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一日而我之修攘戰守或作或輟矧今海內百姓散困已極邊方軍士艱難亦甚府庫空虛郡縣無備加以各邊將佐乏人而京師武備未振彼虜往牧處所相去京師密邇實賴大同宣府爲之藩籬今彼二鎮將佐官軍往往不能禦虜而敵彼之驕肆誠恐此虜養成日久明春過河復來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平露堂

大同舉衆南侵將何以禦京師未免震驚國之安危實係于此臣等才識短淺誠恐將來有誤國家大事必須廷臣集議庶得禦虜奇謀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等將所詳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伏乞俯賜施行

計開

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哨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剿平若

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代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頌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達賊兩廣諸蠻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官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爲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平露堂

掠更緩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剿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惡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朝馬昂王越事例伏望皇上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卽所在調度剿殺使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其右都御史史琳仍作提督軍

務名色。若監督太監苗達、總兵官朱輝，如果赴還本官一同前去，止提督京營大同宣府二鎮軍務，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候命下之日，兵部會官，于兩京諸曉諭畧，曾經邊方文職大臣內，推舉二員，上請簡命一員，照例請敕而行。事所貴威權頗重，虜寇可滅。

一將者，一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得其人則四夷畏服，而國家安；非其人則四夷猖獗，而國家危。所以自古欲安中國，而備服外夷者，必以選將爲首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馬端肅集

兵部考

五 平露堂

今各邊主將如甘肅之彭清、延綏之張安，固不爲今之名將，亦頗稱其委任。其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勣，中間有或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者；有驍勇有餘，而謀畧少聞者。內張俊士論，猶不歸暇，但目下卒無武官可代。謀畧兼全之將，近來委的少見。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之後，就以主將自尊，遑勿稍寧，惟知謀營已私，貪圖賞利，或耽晏樂，或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而驍勇日耗。夫合無兵部通行各

邊總兵官彭清、張安，益加勉勵，以副委任。若張俊、阮興等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弱官，或有諂曉驕畧，曾經戰事者，徵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于心，熟之于已。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勒操演常以無勇爲耻，而蓄策欲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驍騎制中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益進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閭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其期成功，以圖任用，不可苟安。甘於下品，及訪得閑住都督馬係、驍勇絕倫，久經戰陣，但年踰七十，精神頗衰，劉寧謀略兼資，敢丁殺賊，但久患腳疾，艱于騎射，其馬係如果大同聲息緊急，本鎮守臣取赴軍前咨議軍事。劉寧候鄢疾痊，愈另行舉用。兵部仍通行訪取軍職有過不係敗軍誤事，及屈在下僚，并曾經保舉，將材再加訪試，或令坐營坐司使之閒，廣聞見，蓄養威銳，遇警委任，領軍勦殺，庶驍勇之將自此可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馬端肅集

兵部考

六 平露堂

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河南山西
陝西遼東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
艸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供運供給。必
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其財力不置。緩急之緊。方
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甘牲
口及燒造官轎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
過于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
終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
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充足。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御覽卷七
平定堂
正在勞民饑遘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連年
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
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及今後凡
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
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
營官軍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
常有一十二萬。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
數多。不及原數。卽令除欽命總征總兵官朱嘩等所

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內
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出。際此之
外。再無可用之兵。況京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
等四衛月報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得
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差役。見今雖有同衛
管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外。儘有空閑。緣今虜
寇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乞勅
御馬監提督四營大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
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撥一萬員名。就在
本營分爲兩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
殺賊戢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畏矣。

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廷。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
和則謀慮僉同。否則互相矛盾。欲望成功。益亦難矣。
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
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誤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
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
憂患。見今虜寇未退。終欲出師。合無兵部行移聽征
監督總兵。并提督等官。保國公朱嘩等。如果出兵。到

邊之日，凡事務要公同裨將從容計議，行兵方略，勝
廟機宜，彼言可用，則竟爲用之；彼言難行，則從容止
之，不可專執已見而必于用亦不可忌彼所長而輒

爲沮，平心易氣，以共成主事，爲念忌勢安分，以剿滅
虜寇，爲心將官既和，軍士長思奮勇，以殺賊，捐
生而圖報，何人虜之不滅，而大功之不成哉！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
怠玩，而多致敗績，昔阮侯晉師，必曰威克厥愛，愛克
愛克厥威，名固功行，軍貴嚴，自古爲尚，故古之人，戎

皇明經世編

馬市集 卷之九 平露

九

命將必曰，罔以內家人制之，罔以外將軍制之，蓋許
其官，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
心，且萬人之心，係于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
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制勅，所關正以軍法
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不敢輕
誅，人以政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生主將，無益
于軍，伏乞 聖明，下聽征總兵官朱聰等，并凡欽命
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
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安生，詭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

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令行
軍令，各開條款，令五中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
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
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銳
砲，觀其規模，似有可收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
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彼虜圍以爲自守之
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
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

皇明經世編

馬市集 卷之十 平露

十

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
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
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垂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
奉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橫竹長牌，計二
千面，該部裝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而
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令無
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橫竹
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角樓收放，如遇出征
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難虜賊遠遁，邊方無事

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法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兵馬熟閑武藝超絕平時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口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鷁官方爲可用故兵法曰一八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教千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王吳乃具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軍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于赴敵禦于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仍行在京圍營內外提督大臣兵部往選兵等官未暉等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習以備征調其於委託斯無所負

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候臨虜境藩屏京師同家安危實繫于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復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

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役占已有數千大半納銀眼用絕不操練防邊鎮巡等官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同居行事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于事有擾于邊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累該廷臣會議要將前項多設守備內臣裁革俱未蒙俞允伏望皇上念虜寇連年之猖獗遼方軍士之寡少照依遼東等處事例通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乞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爲分守各色照例與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斷自宸衷俱暫取回別項任用庶軍免役占而少助戰守之用官免掣肘而得遂行事之權

一足是備查得提督軍務左都御史陳道振戶部文冊大同一鎮各處倉場見在糧米一百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石零料豆六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零草九百二十二萬三千四十束零宣府各城倉場見在糧一百一萬二千九百石零料豆七十四萬二千四百石零草八百五十五萬零計二鎮糧料草束見在之數頗爲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發三四年之用少者亦可發二三年之需況大同并各城堡卽今亦多餘銀絹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

皇明經世編

馬端緒集

卷之三

平邊堂

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機必項再爲斟酌措置東城有儲無患查照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取引額調中一百五十萬引合無行移戶部差官同去人同宜會同各該巡撫及管帶官官酌地方糧料草束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極要緊城堡倉場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收銀兩大同除買鹽引之時務要先行西路并坪平勝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商人認引和等處以濟一時之急臣等又看得

臣等一有宗廟專爲舊提而設餘實有地方私

販有禁例是以商人一聞各邊聞中樂于趨赴喜端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營造段元皆于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巧欲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邊儲開之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其邊報緊急不關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

皇明經世編

馬端緒集

卷之三

平邊堂

要之家業載私鹽越界發賣就聽各官徑自查盤究問照例發遣于候內外官員指實奏奏置之于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致難矣

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國管邊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最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水陸等會同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

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二指揮俱充
束督令殺賊庶上下相維大小相統易于成功不
誤事仍將選定總領官員職名徑自具奏

爲大修武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臣等謹將

切惟胡虜爲中國患其來非一日矣洪惟我太祖
高皇帝膺天眷命汎掃胡元以一四海功烈之盛亘
古莫匹乃以北平實殘元之故都密邇胡虜故于大
同宣府大寧遼東各設都指揮使司以統重兵于四
處封建代谷寧遼四王以爲藩籬復慮後來忽其虜

皇明經世編

馬市集

平露堂

患被其侵犯故以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藏之祖訓之
內其禦虜之計亦已切矣迨我太宗文皇帝肅清
內難之後合金陵之華麗卽遷都于北平聚天下精
兵于此居重馭輕虜意有在時征胡虜出塞千里胡
虜畏服不敢南牧其防禦之謀亦已深矣至宣德年
間老將宿兵消亡過半而武備漸爲廢弛至正統年
來虜酋也先生有大志收併部落其勢甚盛餒以進
兵窺我虛實我之備禦全不介意一旦舉衆犯順宣
府大同勢不能支王師遠討十數餘萬土木之敗其

禍甚慘胡兵直抵京師幸而諸將勇戰左右周旋天
佑中國卒保無虞至今輒思土木之役言者長不
一我之邊方累次失利而彼胡虜未嘗遭其大挫迨
來虜酋火節宋雄糾眾同來進貢帝欲犯邊減恐部
落歸從養威蓄銳擁衆南侵是亦昔之也先也我之
所恃以捍禦北虜者惟大同宣府二鎮以爲藩籬但
各領軍馬不過六萬而十分精銳亦止二萬有餘
所守地方一千餘里兵分勢寡彼聚而侵我散而守
以聚攻散其敗必然其次所恃者惟以京師爲應援
皇明經世編

馬市集

平露堂

但京軍勞敝已甚加以教習之未精強弱之相半卒
遇大敵豈能支持臣等于邊方之事京營之軍節次
奏行各邊但將官少諸謀畧士卒不知節制加以鎮
守官大肆貪殘巡撫官少振風紀若遇小寇則漫散
而退僅能斬獲一二如遇大敵輒墮計中而爲之喪
敗今大同宣府并各邊之兵其勢大率類此原其所
以實由操練之日少而教習之無方也邊方尚然而
京營之兵狼狽尤甚欲望克勝大虜實以爲難臣等
聞之永樂年間士馬精強甲兵堅利官軍出征所

之物多係官給。今軍士出征。公用物件。十無一二。雖
貴官銀一二兩。臨時豈能逐一精辦。所以遷延月餘。
不能起行。倉卒之際。豈不誤事。此尤大可愛者。臣等
今將整飭武備十事。條陳上。請代乞。特賜施行。

計開

一北虜自十歲以上。就學弓馬。生度日。不待督責。
所以弓馬便捷。我之軍士。弓馬自不能及。凡遇小寇。
固能擒斬。其一二。若遇大敵。多不能支。以其無可勝。
彼之器具也。昔金兀朮以拐子馬衝我堅陣。無不敗。
皇明經世編

馬政前集 武備防虜 卷之七 不露堂

者。兵飛以麻札刀勝之。金人大懼。今各邊軍士。止用
弓箭腰刀。何以勝彼。往往致敗。先該本部。奏准兵仗
局造樣。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將各衛局匠。俱于布政
司。團局。成造斬馬大刀。盔甲弓箭腰刀。長牌等項。近
有陸續解到者。僅爲可用。數亦不多。已經奏給宣府
大同。鳳甲。等項。各二千副。件去訖。今聞北虜俱用長
刀直衝我軍。所以軍輒敗。北是我之所長者。彼已得
之矣。以今觀之。滇每隊給與一十把。臨時出奇制勝。
使彼前鋒大遭挫敗。彼方知懼。不敢輕我。合無通行

河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并直
隸府州將原造軍器。作急起解前來。俱在工部收貯。
以備出征應用。仍照前歲成造軍器事例。通約各衛
匠役。在于本城支給官銀。買辦南鐵。照依今發去式
樣。斬馬大刀。山東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
千把。南直隸二千五百把。福建三千把。江西一千五
百把。俱限今年九月以前。解送工部交關。俱收九門
城樓。以備應用。違期不到者。三司官員一體參究。
一團營軍士。近年以來。爲因做工頻繁。累及艱難。平

皇明經世編

馬政前集 武備防虜 卷之七 不露堂

昔不曾置有兩具。鹽衫等項。今夏天不得已出征。隨
身軍器。等項。若無鹽衫。萬一卒遇大雨。蓋爲所濕。必
致損壞。臨時豈能應用。鹽衫一事。最爲軍中急務。闕
少之際。用銀一兩四五錢。方買一領。而賞賜銀兩。已
去十之七八。所以只得顧備。臨時應點起赴之時。依
舊無有。因而在邇者。亦多。除今次出征外。合無行移
陝西河南山東北直隸保定等七府。分派所屬州縣
一總。做造鹽衫。陝西山西各四千領。河南山東各三
千領。北直隸共三千領。每領長四尺。闊一丈五尺。務

要緊當如法止用椒礬水洗不用麵糰便生蟲蛙完
日布政司并直隸府分一總差官管解沿途應付車
輛裝運前來本部告交俱收于九門城樓如法堆放
國管差檢官軍看定每年夏大臨臨如遇國管官軍
出師不分冬夏軍給與一領回日交官一體收貯
晒晒

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見在民壯係正統十四年因此
虜也先擁衆犯邊官軍喪亡甚多京師戒嚴兵部建
議添設民壯以備守城等項以後事官有司官員遂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武備類

將民壯補項差使以役人多不堪補民壯如文是軍
近來州縣不過視為早課專令接官棹打雖非軍人
終係在官之數已嘗行令所司教習武藝遇警聽調
今大同達賊侵犯恐腹裏地方人心驚疑一時無人
防守城池不無誤事合無行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
鄧御史各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直隸委各府
佐武能幹官各親詣所屬將原有民壯逐一揀選年
力精壯者分爲三等河南二千名山東二千五百名
北直隸二千五百名解開年甲籍貫在冊仍編成總

小甲隊伍定委各州縣佐貳官一員管領各軍器藏
什物用心操練習熟武藝分巡官不時往訓每戶優
免人丁三丁幫貼盤餉不許私自更替仍將選過民
壯等第各造冊繳送本部備照鎮守太監總兵等官
將在鎮見操軍馬自行揀選爲標下名色有四五百
名者六七百名者凡遇追剿賊寇本官前去方纔跟
隨其餘副參等官俱不敢帶遊兵亦不敢選以致殺
賊之時精兵數少此乃各邊通弊合無通行各該巡
撫都御史將前項各官標下之兵盡數查出歸于本
管當選遊兵者一體揀選敢有挾私占恤不發許
其明白具奏以憑參究其遊兵中間果有老弱不堪
者亦要公同揀選一體選補仍各將選過遊兵并查
出標下官軍數目造冊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武備類

千

一胡虜以弓馬爲先我之禦胡亦當有備處不至于
敗挫昔吳璘與金人相拒于興元璘置拒馬木以禦
分番輪戰而金人卒不能逞其法以長木爲身長八
尺徑過五六寸如鹿角木樣中鑿小孔安小鎗鎗桿
如維子大行則束縛馬上可帶如遇賊衆我寡則此

爲營機之流行，登山赴城，賊不能得。今所造大體，體重難用。舊樣用苗竹斷截爲片，用生牛皮爲條，縫穿之外，用牛皮裹之，書以五彩虎頭，取其體輕，遇警最可。革矢石此皆軍中之要務也。乞敕工部，成造拒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家刀五千把，定日收於九門城樓，凡有出軍，領與軍前應用。嚴先事有備，臨敵無失。

爲成造堅利甲兵以防虜患事疏 步虜

照得克敵制勝固在乎官軍之奮勇，尤在乎甲兵之堅利。甲不堅，則不能以遮矢石；兵不利，則不能以挫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三

三

賊鋒。故古人云：甲不堅，是以共卒與敵也。本部因天下衛所年例成造軍器，有名無實，徒費錢糧，俱不堪用。已經奏准行移內府兵仗局成造，應甲腰刀斬馬大刀長牌弓箭等項，發去浙江等都司團局照樣成造。已有解到之數，俱爲可用。今看得凡京營官軍每遇出征，圍與軍器局所造應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袖口太寬，又多皺，肩不掩心，則不能遮矢。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而甲紫不

堅，軍士豈能披之而盛？又平常甲面有多藍色，不足盛軍容，而振軍威。辭敵誠爲誤事。況今邊方多警，正係結甲利兵之日。臣文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之時，南京軍器局所造軍器，每年內外守備參贊官員親詣本局試驗其甲頗堅，甲面布色亦青，但甲亦重二十斤以上，袖亦壓肩，不知前項軍器置之何用。即今京庫關少，應甲乞敕兵仗局成造上樣，應甲各二項，副腰刀二把，其甲重十八斤，盛二斤半，發與南京軍器局，着令管局內外官員照樣成造，務將甲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卷之三

三

華冷端數百鍾，使之十分堅固，擲地有聲，方爲得法。甲面務要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線穿者，其線亦要精緻，而盛要低矮，不宜太高，亦須端利，自不生秀。在京軍器局所造軍器，合亦照南京事例，團營提督內外官并工部堂上官每年公同給事中御史試驗一次，如有不如式者，令其依式成造，伏乞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

爲豫防黠虜奸謀事疏 防虜分謀

臣於六月十七日聞京報，顏爵進貢夷人到京，該大通

事詳審得，說稱本衛大頭目阿兒乞魯與小二子
親和好等情，其事未知的確。臣先思往年三衛達子
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投說，我每
在大達子營偷馬，回歸營中，臣已知的知道，今將
一年宣大邊守臣俱不曾查，前因臣已疑有彼
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余等三衛達子與虜
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即日
俱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
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重復，
又各有精兵，康調延緩，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
間，彼此各有所傷，或被虜頗衛爲彼鄉導，引領大衆，
俱到本衛地方，割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
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
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卽係
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彼賊朝入搶掠，夕可
計歸，彼處軍勢孱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
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搶
至永平地方，如蹈鍾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

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畿民爲之驚擾，其爲國家之
非細也。乞敕兵部，一面于團營揀選馬步各營官軍
三千員名，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員名，前去密雲，
各整點器械，齊備，令知兵武臣管領，候一兩選差
平覺舍人，或衛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
官，哨探大虜印信，在行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
府地方，爪探的確，作急回奏。如果東行，卽將原定二
處軍馬，就便起行前去，所據地方，標守遇賊侵犯，相
機截殺，務在度時審勢，不可輕率誤事。又恐此虜謫
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
兵，恐難捍禦，俱此時遄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狄亦
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將及半年，令無
兵部奏差，協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天
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限八月初起程，
取便俱赴永平，聽候欽差武臣，一併提調操守，及將
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
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
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真定各如法操練仍乞欽命知兵武職士一員前去往來提調防守若大同宣府聲息緊急先將兩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候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剿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日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介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不可空虛若只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防虜

卷之三

依前擬或又調遣赴邊征剿未免京師兵少非居重馭輕之計臣思得順天并保定等入府原有選定民兵八千餘名比先真定府知府張取大名府知府李璣俱能操練儘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再無應援之兵若將此等民兵用心操練臨時亦可調用合就令兵部差去官員一員在下真定等四府一員在于保定等四府將各府所屬原倉民壯俱從容調取赴府逐一揀選分爲二條一體操練一則可以振揚威武一則可以守護地方亦可以爲

京師之援揀選單日造冊在官仍每名免戶二丁專一供給盤費其馬匹廐甲弓箭什物官從兵部設法整理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斟酌上請定奪

爲經畧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馬端肅

職方司史司案呈切惟忠實豫設事貴有備故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詩曰迨天之未陰而徹彼桑土綢繆繭只是皆思患豫防之意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加以意焉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爲邊患故於甘肅設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全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葉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脈之相屬以捍禦夷虜又分封肅慶代谷寧遠六王於甘州寧夏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凡百軍馬俱聽節制以藩屏王室遇有寇賊侵犯就命各王掛印充總兵官征剿各邊初無總兵鎮守巡撫官之設彼時胡虜遠遁邊方寧謐聖祖于西北設兵禦虜之謀深且遠矣迨我

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防虜

卷之三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明登寶

份之初遷都北平親率六師將勇兵強武備極盛所以虜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將大寧都司掣去直隸定府所屬營州等十數衛俱掣于畿內寧王亦遷於江西布政司却將其地分與今參政等三衛達子居住除官降印爲我藩離神謀庶幾固有在矣且三衛達子每歲朝貢來京朝廷優待降厚彼時固不敢爲大患但彼狼子野心終存夷性往年虜囚也先犯順彼曾爲之鄉導以犯我京師且甘涼亭夏俱在河外人同宣府內有偏頭寧武馬門紫荆居庸等關其險可據外有邊牆市兵可恃遼東亦有山海關之固惟永平薊州一帶因掣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所再無藩籬所以與胡虜止隔一山不及二十餘里內俱畿甸之民生齒繁多素號殷富宜如各邊鎮巡等官同居一城團操軍馬大振威武外以幘服胡虜內以拱衛京師乃爲上策但先自正統九年大軍征剿三衛達子之後止命都指揮一員在於獅子峪鎮守至景泰年間方命通政鄒來學往來整飭邊防以後漸添募守內臣并總兵官巡撫都御史今總兵太監都

御史各居一城相離寫遠分統軍馬會集急事止是行文況設立邊營四十四處關一百一十二處寨七十七處俱要分布軍馬在內兵分勢寡應援實難其與各邊鎮城事體大有不同而分守門寨官軍見在者少賣放者多總兵太監都御史所統者多不過三四千各參將所統不過二三千各城操練又無一定之規徒使兵分無益於事目下鼠竊狗偷之賊固不足慮倘遇大虜兵難卒集憑何捍禦況今虜囚火節部落日衆奸謀日深往往敗我邊兵得其厚利已有輕我之志其三衛達賊最爲狡詐永平道路無不周知萬一彼大虜收併爲彼前驅從燕河營等處平沒地方而入相近京師不遠其患有不可言者矣且永平自古爲虛龍大郡曾設節度久屯重兵今本邊關係甚重而防守疎略有識者爲之寒心已嘗具呈本鎮奏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各邊地方俱分三路以守本鎮守臣各居一城各領軍馬不分地方恐難商度仍看某城寬大可容鎮巡等官團操軍馬會談邊事听守地方應否分作三路各有所司續該各

官以奏別無大城可居雖居一城有警分設守禦
亦使反覆論議意在從舊臣等看得承平一歲
起京師切近胡虜委的藩籬軍薄武備廢弛軍馬夫
精選培少同事體不一他日必誤大事必須差遣大
臣往彼經略或保經久無虞合無此名上請簡命識
達事體諳練老成官一員不係憲職者兼以憲職諸
較前去薊州會同鎮巡等官自密雲起直抵山海關
逐一相看某寨某關不係緊要去處應當減去止令
修築牆垣或斬削偏坡務令高堅陡峻不通人馬某
處當修築高墩以便瞭望某營寨合當移於某處某
處可總屯軍馬若干某處營寨軍馬當減去若干某
處當蓄糧草若干其太監總兵官都御史副總兵各
處一城於事務邊務有無便利今若將退出各將關
寨營堡并二屯建昌二營官軍并鎮守太監總兵官
巡撫都御史協守副總兵同處一處當居何城或可
在水干城內或於三屯建昌二營某城可以增展以
容或當另築一大城同處如各邊事例會詳邊事同
操軍馬其三屯建昌二營官軍或當量留各積糧草

遇有緊急以便軍馬駐劄互相應援其沿邊小營應
該若干里存留一營其餘盡行減去凡百合行事宜
輕者從宜處置重者具奏施行

爲申明舊章以正罰條事疏

司本

伏覲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罰見因受君朝會行
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依此又伏覲大明令
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
月俸錢米如遇罰俸令與民官一體扣算追罰俸錢
欽此此我 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
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

之得以養其妻孥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
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今內所載年久未
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 朝
廷寬宥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
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况邇因水旱災傷倉
糧數少卽今各官月俸止支本邑米三分折已錢鈔
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帝
祝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 聖朝頒條養贍

古者既富方殺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款戶部遵依人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錢該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康熙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蒙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職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爲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疏

弭盜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弭盜

平露堂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辨數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殫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

姦注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乎以強盜係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強盜鄉赴御前引奏者俱奉諭旨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養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奏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

馬端肅集

卷之二

弭盜

平露堂

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不決。死處決之際。因是罔象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覺。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 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解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伏。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皇明經世編

馬端肅集

刑部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

馬端肅集

刑部

平露堂

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况辟以止辟。刑罰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五

宋徵璧尚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王元珍青城參閱

徐文蔚奏疏

疏

徐溥

論選庶吉士疏

比給事中涂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

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

皇明經世編

徐文蔚奏疏

卷之一

手露堂

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

限分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謂吏部同

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

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

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敘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

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

與輔世之佐咸有賴于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

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

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

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

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有志學古者

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

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

號目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

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于東

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掇之文扣摺即收

以預選若其詞意鉤輅而說解者不在取列中間有

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于

皇明經世編

徐文蔚奏疏

卷之一

手露堂

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

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

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

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論撰便堪供事將來

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

者思造言之謬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

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論時政疏

方衛

臣等伏觀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敦大勛民兵

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
近年以來視朝漸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
嘗屢言不敢遽論內殿奏事舊例每日二次若有緊
急事情不時開奏今止一次遂以爲當批答之出動
經畧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
多壅滯下得仰行且本朝 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
年間時召面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
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
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方術三

于露堂

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
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
秋冬經筵止得一次校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
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十既疎
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
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
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村儀符錄一時
鼓盪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作法平使乘輿
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特賞賚無算黜退遊官復昇與人賜以玉帶
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
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人腸腑爲
禍百端唐憲宗藥發政疾遂隕其身雖杖殺柳泌何
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
仙人盡奴妾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
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誼師
殿及內府番經殿皆焚毀無遺如神有靈何不自保
天厭其偽亦已其明况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方術四

于露堂

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
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日足以感召嘉祥
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
上自古姦臣妄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
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相李絳有言憂
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
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利派
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疲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恐嘆
之聲上干和氣災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

妖其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臣。皆畏罪默。臣等苦復不言。肯爲。門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誼。復秦事之勤。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止崇王朝見錄

今日早朝。禮部太監奉傳諭。聖意以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命臣等查照。襄王

自明經世編

入朝事。朝臣等仰惟太皇太后之聖慈。皇上之聖

孝。皆天理人情之至也。但分藩建自有成規。本旨入

朝。原非常例。襄王之朝。乃在英宗皇帝復位之後。與

今日事體不同。憲宗皇帝聖孝純篤。所以奉養

太皇太后者。無所不至。而臨御二十餘年。亦未聞崇

王等入朝。蓋以母子之情。一時之私。朝廷之計。天下

之公。故寧喘私憾。而存大計。此誠聖子神孫萬世

所當法也。況今國用繁重。府庫未充。天災流行。民力

已竭。山東河南一帶。霜雹交作。春田告荒。而二三年

間。親王之國。朝廷篤念親親。恩禮加厚。船隻中饋。信於往時。加以輔導。非人罔知約束。需求財物。夾帶私鹽。所過地方。賄害非細。官吏惶懼。人民怨嗟。流土之國。又在八月。往來但億。何以堪之。又况今年。當天下朝覲之期。各處王府。具奏入朝。俱蒙皇上賜書諭止。若此。端一開。各府親王。無不欲動。爭相陳乞。朝廷雖欲止之。恐亦難分彼此。縱能止其入朝。未免曲加賁賚。以慰其心。費用不貲。事體無益。不可不添思而預慮也。伏望皇上益積孝誠。婉容陳說。如太皇

太后聖情。切至。特遣內臣量賚。賜達加慰問。則

皇上皇族之仁。與朝廷定分之禮。兩盡而無遺矣。臣

等慙慙。爲社稷生靈。至計。偶有所見。不敢不盡。伏乞

聖明裁處。

論占城安南事宜疏

占城國乞差大臣。往本國將安南所侵境土。盡數退還。各衙門兩次會議。皆以爲不必請勅。續該司禮監

傳示。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皇上。一視

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臣等竊以事理。探

之春秋傳有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今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特險負固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爲意若占城者尤小而疏臣等伏祝 皇明祖訓有曰占城高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誦詠故祖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後於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來奏訴 憲宗皇帝屢勅總鎮南廣都御史爲之區處而安南上奏疆域謂已還其侵地貢米常輸情伏罪今若降勅遣官迄至其國徒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下

掉口占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助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則使臣無以復命于朝邊將無以揚威于外政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爲處若置而不問損威愈急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聞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服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日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

時戰功無故與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 聖言誠爲世如見之論也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廢不貲之財滋不毛之地爲無益之舉尤不可也且哈密爲土魯番所奪二三十年間命官遣將隨服隨奪至今未寧及各處土官互相讐殺亦不能樂以王法爲斷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於理難盡詳得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屋 聖慮特爲遣官覘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

羣臣者今衆口一詞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於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文移簿籍外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爲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 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勞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爲此逆耳之言哉

論三清樂章疏

樂章

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選出祭三清真樂章令臣等陳

補延皇世等語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爲貴物以簡爲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三祭并不欲煩煩則反演物并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繫于祭祀時謂非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爲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大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天樂器之清濁樂音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徐海文請

卷之九

平露堂

高下有制度有節奏亮離之際不容少去差則反以召禍得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稟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通出樂章雖一出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入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爲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似太祖爲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黷禮事天臣等

議儒書窮聖追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師築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以連日憂懼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此舉也且古之帝王必資輔弼以成治化舜大聖也其命禹之辭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蓋惟恐臣之不盡言也仰惟祖宗所以置文淵閣簡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論講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良之違也臣等待罪此地積歲累時今經筵早休日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徐海文請

卷之十

平露堂

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以乘間而入此皆臣等講讀不勤輔導無狀不能事事規正以啓陛下之聖心保陛下之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聞于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性情實忠愛似此者多伏願陛下垂日月之明廓天地之量俯加鑒察曲賜依從臣等益當勉策駑鈍庶幾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

卷之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六

徐乎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水

周立勳勒尚

楊 葵子常參閱

楊文懿公奏疏

疏

楊守陳

題禮儀事

臣廟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裕太廟當定九

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臣廟

一 平露堂

以為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

乃以 仁宗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

純皇帝為七廟別為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

三歲一祫以後則自 仁宗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

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

庶無停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上而行祫

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

為始祖而不遷故但祧 德祖與臣議異臣退而

思之竊以為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

為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言

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

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

祖尚矣夏之顓頊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

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

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

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證其高祖曰高祖高祖

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證景皇帝有功實號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太祖

一 平露堂

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

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

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

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將無

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宜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宜簡而

益為獻祖并證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

又祧光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

祫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廟之列當時人心猶歎

議者於然卒遷獻室之祖于與聖廟不預祫祭而太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三

平露堂

廟正東向之位而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禘祖于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祧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祧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甫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真祖徽宗又祧宜祖而傳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余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僞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禧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裕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于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宗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四

平露堂

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亨則諸帝皆南向而各尊惟裕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裕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恨必有傳聞達禮之儒曰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殿密邇太廟而裕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于興聖廟宋遷僖祖于四祖殿而遠隔別廟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

意廟議竟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信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意亦謂莫若以信祖爲稷契而祭于太廟之物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信祖爲稷契而合于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信祖不可下附于祧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信祖於別廟以葬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于宋者而必欲行之于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祧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會議改歲暮時享爲祧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祧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設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自古而室于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于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寔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揭約本乎天又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還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楊公奏疏

七

平露堂

設者僖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于無事者皆其功也安尊奉為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于生民不明被于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楊公奏疏

八

平露堂

億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祀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祔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則若億祖神主則宜畧像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祫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簡遷處士主于國邑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歟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億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億之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億祖不當比契稷無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于太祖今遷億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廟則祔禘之口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于此請以億祖之廟爲太祖則合于先王之禮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者爲宗豈繇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
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
祀之于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
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
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終乃欲以無功者立其
既毀之廟而又贊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
謂禮者今何禮也終本傳云終有感名而無特操在
翰林館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終之此
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謙禮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
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
而必迭毀誠令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
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
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
違歲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改若稱主之職則歷代因
時損益故有不同安石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
所論亦損益之安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
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固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
以夾室在右謂于宗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
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于是遵奉僖祖爲
太祖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
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祀主異
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禘嚌公春秋識其逆祀
宋禘禘始有跡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祀之亦因循舊
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

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
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
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皆莫必虛東向之位
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
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
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
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
祖而加於太祖之上更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
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

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力也。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史稷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殆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榮、太常寺丞王晉皆請祧信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才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告祭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祫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祫熙寧不經之論，請祧信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信祖嘗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卽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綸、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饗。太廟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平露堂

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于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令食，而禘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昔，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所謂自當或二人廟小不如此而大卑之。又群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令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典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繼，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損，傍俾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四 平露堂

矣。又況僖祖祧于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後本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受祿其所尊親而事成于如生存之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思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順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禋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卷之一
十六 平露堂

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議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後始封於邵而不屈已自竄于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則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

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思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順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禋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禋祖於太廟二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禘主不敢毀之棲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於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

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令祭於廟無所謂受損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魯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德祖而嘉尚在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損傍徨踟躕恐未必然嘉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降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七

下

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何必以此爲嫌則泰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誣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論倍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祿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

情而力爭之後世豈禁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逆經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嘉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等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倍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載記有是言

皇明經世編

楊公奏疏

八

下

矣然倍祖既祀之後嘉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說事於下如生有之說似矣然倍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願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倍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啟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

皇明經世編

楊公本疏

九

平露堂

豫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太極而不記才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蓋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信祖擬稷而居初室稷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信祖爲義固當

皇明經世編

楊公本疏

十

平露堂

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祀其主而不毀不遷乃遷居別殿且享稷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益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善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喜華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禘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禘順以下禘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于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于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

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河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青莪宋之倍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閔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閔爲太祖可矣何必祀炎稷耶然則復立倍祖之廟固非得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千歲堂

而安石遠聖鑒古所見豈高于世俗之儒也願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書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章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于衆人之口故

公論謂之輿論意不考孔子之言如章玄成等教自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也夫諸賢之不從也蓋面秦劄子曰倍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爲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屯底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牽攬倍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于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嘉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倍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倍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願所謂天下之基本蓋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倍祖有之順夏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允盛哉若倍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主 千歲堂

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嘉嘗作
韓文考異於神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
始祖其王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
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
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于室室白爲尊
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
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
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
韓公禮學精深審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
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
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于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
時卽祫獻懿二祖王於夾室而遷太祖居于初室禘
恰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
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遷恰祭則暫出居
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
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恰居東向并是
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廢或遷而
不使之合食以偁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

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其向耳
非謂獻祖不當祫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
祖爲始祖其王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卽是嘉之所
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合羣卑之意然
獨爲太祖後耳嘉謂室白爲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
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
尊是獻祖居而太祖伸也恰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
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將享嘗舉而太
祖常居初室故愈爲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
多也恰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爲合祭
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主少也至如嘉言獻祖居初
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
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
屈少矣商周起于契稷廟以契稷爲太祖莫有尚者
故時享恰祭無不尊之唐興由于景帝廟以景帝爲
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恰
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
嘉言獻祖居初室而恰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

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 玄宗廟號其

言唐之廟制甚明謂 國朝九廟之制法 之文太

祖景皇帝始爲唐公擊建天命議同周之后復高祖

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

皇帝神武應期道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

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只是親之則愈之本意

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薰

之說哉嘉同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

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聯袂議與遷廟議實同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意可通行者嘉惟王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

究韓文而遂以已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

之哉觀安石與嘉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

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

之殿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

祧王藏丁後寢裕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恰

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

泥其文豈不豐哉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七

草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愨人

朱有標子建泰閣

椒丘文集

疏

覆禪補治道事疏 刑律

何喬新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稱要將內外大小
間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
皇明經世編 椒丘文集 刑律 一 平露堂

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
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
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
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
近衛分充軍及民人誣告十人以上發口外爲民舍
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平初產業發原籍爲民者俱
各免其選徒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并孥獲贖賊
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
等因臣等將所奏事件逐一參詳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十八日本部尚書何等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 依欽此

計開

一編罪囚以足兵戎臣聞兵者國之所恃以爲安者
也充足精強邦家攸賴臣看得河南衛所軍士消耗
十分已五六矣各處雖有充軍官員但以歲久人亡
版籍更易百名之中清無二三日在揆之天下大抵
皆然若不量爲處置兵政何自而足查得見行事文
皇明經世編 椒丘文集 刑律 二 平露堂

職官吏監生有犯枉法濫貫殺罪者充軍其餘軍職
令餘民匠等項犯該一應雜犯死罪者立功哨瞭運
炭做工納米擺站等項發落切詳此等囚犯二日兇
暴貪與殺視 憲章犯罪至此已該減性雖有准贖
之例終係死數之人及照各該有司地方有等丁多
財富依衆行兇欺打良善把持官府攙奪行市厚取
債利侵奪平人產業強臺欠戶妻女豪民及竊盜俱
係梗化爲惡之人合無乞 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
大小間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

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 前件看得御史文貴要將犯該准贖斬絞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及豪民欺打良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律

三 平露堂

把持官府攬奪市利侵佔田產強奪妻女犯罪至流

者竊盜得財犯罪至徒者俱免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原籍附近衛分充軍蓋以兵備多缺欲以此等囚犯填實軍伍也切惟兵戎之備固當寬心然祖宗之法尤當慎守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制爲律書輕重適中度越前代其後以死刑條目頗多又定爲真犯雜犯之等真犯以時處決雜犯照例收贖經今百有餘年罔不稱便今要將吏民人等有犯前項斬絞罪名及豪民竊盜有犯前罪至徒流者俱

發附近衛分充軍非惟人情驚駭亦於舊制有違不若照舊爲便

一改遷民以助兵食臣聞保邦大要以兵爲先守國良規以食爲本查得見行事例凡民人誣告十人以上者發口外爲民令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爲民臣於成化二十年蒙先帝差牲口北巡按到於保安州查得彼處自景泰年間以來遷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戶見在其餘俱各隨到隨逃其舍人發回原籍者又百中無一而去是徒有遷發之名而無遷發之實也切詳此等囚犯刁詐隨惡或誣陷良善或殘害宗枝罪惡深重實當遷徙但多顧戀鄉土不肯遠離潛栖故廬不敢顯出官府不得其用本犯不安其生兩無益也合無乞勅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有民人誣奏十人以上該發口外爲民令人妄爭嫡庶官職侵奪卑幼產業該發原籍爲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處附近衛分充軍督令屯田辦納子粒如此不惟犯人得免遠離鄉土之苦抑且衛所小得足食足兵之助 前件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刑律

四 平露堂

得誅告十人以上及舍人妄爭承襲官職侵奪早幼產業俱係誣陷良善殘害宗枝罪惡深重之徒誠如御史文貴所言然此等囚犯或發口外爲民或發原籍當差法如是足矣若發附近充軍彼無離鄉去井之苦將益肆其誣陷殘害之心視潛植故慮不敢出官者不侔矣但發口外者隨到隨逃發原籍者百無一去誠有此弊合無行移戶部查通年發去人犯姓名轉行原發官司逐一查究中間在逃并未到者除遇例赦免外其餘俱要行原籍官司照名拘解前來編入圖籍責令里老收管毋致逃竄則前弊可革矣一發礦賊以實選衛臣問立法尚嚴爲政貴簡切照河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開礦洞往往各處人民聚眾盜取查得見行事例偷採銀礦囚犯初犯枷號三箇月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不問軍民全餘係河南籍貫者發遼東邊衛浙江者發福建沿海衛分福建者發浙江沿海衛所各充軍家小隨住切詳此等囚犯結黨聚眾玩法非爲其初犯間發哨瞭擺站之人往往逃回又行恣肆侵盜雖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賦役文集
刑律

五
平露堂

再獲原無刺字之律俱各變易姓名更改鄉貫查對是終無充軍之日也卽今前項山洞礦賊又復滋蔓若不量爲處置恐後糾聚日眾不無貽患地方合無乞勅該部計議今後但有拿獲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衛司南所充軍庶使賊徒不遂許變之謀違衛不得填實之助前件查得先該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保奏稱軍民偷採銀礦初犯枷號發落再犯發遼衛充軍已經通行遵守去後近年以來河南浙江福建等有等奸頑之徒嗜利玩法往往聚集兇徒少者二三百人多者七八百人強採銀礦甚者憑據險阻拒敵官軍擾擾地方訪得先年處州葉宗留亦因聚眾採礦驅至攻劫府縣況河南等處連年饑饉人民流亡者多誠恐屯聚山谷採礦圖利漸生厲階御史文貴所言誠爲有理合無依其所奏通行各該布政司等衙門今後但有糾集兇頑盜採銀礦百十爲群者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發原擬地方充軍若有逃回潛住者許令自首仍發原衛着役不首者着該管地方里老緝拿送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賦役文集
刑律

六
平露堂

照依兵部見行事例柳號三箇月滿日改發糧邊衛分充軍里老隱情不首者一體治罪如此雖未能足兵亦可以徵惡矣

書

答余司徒

舊徵山書卷後

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紙由總軍務蓋朝廷以北虜爲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爲邊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爲歎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下左右乎山西之民凋

皇明經世編

歐正文集 卷之七

七

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于叔姪相食姻婭相皆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稼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糜盡槁井甯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奇嵐保德二州與嵐臨河曲四縣災傷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該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慮爲已累但將平陽府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

徐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但沿邊各營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爲盜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弔贊皇帑將平陽府屬十五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悞國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來加意賑恤流逋復業者十纔一二近聞貴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受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爲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瘡已甚矣飼之以粥尤恐其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皇明經世編

歐正文集 卷之八

八

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耶且數州原派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敢煩閣下憫此方贏餒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徵者暫候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飢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艱單主事所運糧此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同祿米僕已均派煩諭各府赴藩司開領平簡繁委不勝悚懼

與少司馬李公勉

劉除什談

臨鎮以來邊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饑公私匱竭茲因
條陳救荒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內軍職比試
一事議事本內禁冒襲設軍站二事皆屬貴部掌行
會議之際萬望維休簡得准行山西軍民之幸也

前者因泰事人去已曾奏書想達左右矣區區備員
巡撫村薄識劣無足爲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弊極
矣荒歉之餘加以疫癘而戶部催徵糧草正急軍民
流亡不知其數死者相枕藉于道殆不忍言嚮者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平露堂

陳救荒事宜及請蠲除科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
抑馴至今日公私匱乏所謂末如之何矣萬一飢民
嘯聚攻剽劫奪侯之罪固不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
今王府祿米尚欠二十三萬鎮西潞州澤陽等衛
并儒學驛通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有糧十萬石
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兩戶部
行令買金解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鬪布三十餘萬
疋及戶口食鹽尚多未開者大捐三十萬疋之帛與
數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爲利害

孰爲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聞奏
乞蠲除科徵但恐催奸沮撓則累日之患有不勝言
者伏惟閣下爲天子之股肱爲朝廷之著蔡諫
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望維休而施行焉

寄劉太保

山西邊防

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
鑾座謹以
潰聽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戰則民疲兵不可
分兵分則勢弱北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
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平露堂

人以聞朝議達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
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
出而幾戰平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
應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關果何爲乎
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得無可慮
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全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
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
生近閱視爲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銳
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

無益弱乎况聞其地之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水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故以獻諸左右

記

新建巡撫院記 南嶺撫院

皇帝卽位之七年汀嶺姦氓合爲寇其始甚微雀荷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是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寇堂

墟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閭閻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千西勒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剽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適合辭以聞 皇帝命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于嶺而

到江西之南安鎮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嶺而嶺舊無巡撫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 勅巡撫一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適請于 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公魁鈞授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卽嶺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牆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爲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于弘治八年十月落成于明年閏三月 宮堂峻宇高閣崇墉規制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賦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輒遂爲重鎮公既蒞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洵忠爲近宜以隸公 朝議皆以爲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嶺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內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平寇堂

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于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誅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爲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並加注者不以誤解爲失也聖天子納用群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祇奉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父馳一使而列閭罔敢差池異時群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鑒貞而垂竹帛豈直追蹤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山名進士歌聲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爲之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敬丘文集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沈 泓臨秋泰閣

秦襄毅公奏疏

疏

秦 紘

獻戰車疏

戰車

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車戰乃夷狄之所短古有元戎小戎武剛偏廂諸車制猶未周臣推廣其制另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戰車

一 平露堂

一車車高五尺四寸廣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寸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并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過險但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獸幟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兩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掎角夾攻或邀賊歸路庶可謂萬全之策

邊備事宜疏

陝西是備

公多二邊光祿寺卿九十年於任事一萬四千

蓋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為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

像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

此皆建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

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鞏州烽火相傳互為應援此

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為隨山修堡

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

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大牙素錯此第三阨也又進

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

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

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

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為牆仍各置

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用鐵裏牆上各建營房分

兵屯戍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第四阨也夫賊路固

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迷人馬

力疲況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宋攻者易賊欲入

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為得策今將應修處置所畫圖

具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論固原邊事疏

增卷七

臣自到固原。凡事必詢謀僉同。復折衷已意。臣見固原人烟蕭條。城池湫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鹽立爲定價賣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驛子川。獅子川。石破口。韋州。豪延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十萬頃。韋州進東至花馬池。亦不下萬頃。但曠野近邊人無城寨可依。盡爲拋荒。况腹裏商民輪納貨賣。寧夏有野淩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失陷。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增卷七

三 手露堂

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五百人。驛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住種計頃。徵糧姑以十萬頃爲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之往來者。遇警有所依避。計畫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正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牆厚三丈。高二丈。牆之內外各掘溝塹。深闊各三丈。以爲防禦。若使此牆果能阻賊。牆盡之

處。卽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水。亦徒勞無益。且臣議築堡用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牆。寧夏延綏共三百里。牆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千人修二里。工役難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至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之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土馬精。寧夏土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土馬怯弱。堡疎遠。賊一入卽至固原。而入腹裏。故花馬池必當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等處必當增築。住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柳楊墩紅山墩迤西二百里。該築一堡。而寧夏官租於偏黨危言阻擱。然功已垂成。勢不可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今臣巡撫寧夏。督軍以成此邊防。爲便。

許襄毅公奏疏

疏

許進

勇士名額疏

裁省勇士

勇士名錄養馬實爲禁兵防盜聚備關繫爲重近進克者五百五十人未論其身力武藝其中尚多稚子年方五六歲者此類以牧養則未能執營以操練則不任荷戈每歲月糧爲六千六百石而冬衣不與焉卽今災異頻仍倉儲告乏可復啓糧收之門而增坐耗之竊乎望收回成命俱各裁革或勅部馬監內官會同本部從公閱其年貌膂力堪養馬操練者留之而裁其短少羸弱及家有二三名以上年十五以下者若前此查革詐冒之人仍復賞綠進充者宜請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邊衛況內臣進充勇士側在身後未有生前進充亦未有一時並進至四五百名之多者乞通行戒諭仍如前例施行

興革事宜

內臣積弊

此流漢人等內臣積弊公在吏部時雖不無舉到一重爵賞以救時弊捕盜陞賞尤朝有定例近緣聽人報効貪冒功賞名器太輕宜掣回令供本役止責成東廠錦衣衛并義井各官軍旗校分地巡捕其大勢兇賊奉有特旨緝獲者卽時論奏餘尋常賊犯俱以三年爲期查例論功一減皂隸以蘇民困各處倉

解京班皂隸爲七千四百五十餘名除分撥諸司之外尚餘四百四十餘名今擬留柴薪六十名直堂諸色三十名以備增置官員取用餘各照地方分派減免一遵成命以振兵威近清查內外諸司役占官軍應裁革送操者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太監魏典蕭壽貴綠阻格而各官效尤不遵一軍送操清查之舉徒爲虛文請如前旨斷于必行與利除害此其大者一革冗員以清門禁皇城各門內官原額正副各一員後雖漸增亦不過三四員且無餉錢之例也後雖聽其稍取餉中錢亦有定數近來冗員數倍誅求過多軍士守門三日用錢萬二三千壁直米月糧猶不能辦京城九門守卒各二百以官多占役者半之是使禁衛之兵重爲私卒望查舊例止選廉謹者四員餘還回別用仍嚴禁科擾一嚴比試以復舊法武官襲職比試弓馬中者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聽小旗告替併給得勝收補若不併及併不中亦革充軍此舊法也近來徒存故事多出姑息是以官軍人員多不開于武藝今後本部奏堂上官一

員公同內外監比官嚴加較閱仍行各省鎮總官查出未併鎗旗役俱照舊制施行一蘇困苦以隆繼述內官司苑局種菜裏外牛房養牛旗軍先年因所司占用侵起逃亡數多一軍逃則衛所官月償銀一兩卽見役亦助米一石議者病之乃請立嘉蔬蕃牧二所選官管理于事最優未二年司苑局以不便已私奏革嘉蔬所乞如舊復立不許該局干預庶貧軍得免科尅之害一清文引以祛宿弊內官家人出外例給順天府文引近射利之徒投托告結前往宣大遼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內官禁集七 平露堂

陝各邊城堡倚勢爲奸擾軍罔利宜嚴加禁約其非往邊方者照舊給典亦必覆實而行年終該府仍通將內官家人給過文引總目奏繳庶人有所警一禁泛濫以省驛傳各處驛傳疲困已甚宜著爲定例凡遇內官差出惟本身照例應付廄給馬匹車船人夫其奏帶之人止應付口糧驢匹紅船不許違例奏擾王府及鎮守分守內外官并三司所差奏事人員非飛報軍情諸重事毋得泛濫起關多助夫馬需索酒食折乾之類

求旌毛忠疏

立祠

故伏羌伯毛忠生長遼疆性資忠勇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泰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因原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勦與姪孫毛愷等奮勇當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晝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失色皆自謂死不旋踵而忠威激論衆殊先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嘆服降者甚衆至於石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疏 立祠 八 平露堂

城之戰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已勦平向日隨戰老卒憐悉其情每時言及莫不流涕凡遇調祭出境皆相聚叩靈乞成今見聖朝賜立忠義表坊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行乞于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爲名行今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勵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